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逃虛子詩集十卷續集一卷逃虛類稿五卷逃虛子道餘錄一卷逃虛子集補遺一卷詩集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姚廣孝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逃虛子集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提要

卷第三

七言古詩

卷第四

卷第五

五六言律詩

卷第六

卷第九

七言絶句

卷第十

樂府

歌行

賀蔣用文陞太醫院判

寄鄭書記二首

遁菴子詩集目錄畢

遁菴子詩續集目錄

逃虛子詩集卷第一

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

五言古詩

雜詩八首

仲尼昔在魯里呼東家丘誰知百王師聖德與天侔
要令臣子懼筆削成春秋遺經勸後來一變乃從周

二

祖龍并六國勢大莫與爭欲愚世上人肆暴阬儒生
群經化灰燼法令從吾行劇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
鴻鵠驟一舉四海如沸鐺不逢赤帝子天下誰能平

三

翩翩豪遊子錦衣耀青春時來洛陽陌走馬不動塵
百金一朝盡惟仗歛隨身氣驕誰敢犯睚眦猶殺人
遇主固應難何由樹奇勳白日倏而逝青雲志莫伸
有恩非不報不報婦人仁

四

逍遙綠鬢翁服食金光草朝遊上瑤池暮宿返蓬島
蟠桃幾見花朱顏不知老真常曾未解眇質徒自保
何如趨聖途悠悠樂天造

五

曾聞青雲士馳聲似奔雷闔國人仰羨欽崇高崔嵬
吁彼蓬蓽徒砥行更多才居然不得遇老死良可哀

六

幽花在深井夭夭艷春柔獨有兒女憐不及路旁草
一朝涼飆至繁枝盡枯槁自嗟生處偏非是色不好

七

志士守苦節達人滯玄言苦節不可貞玄言豈其然
出處固有定語默非無緣伯夷量何隘宣尼智何圓
所以古君子安命乃為賢

八

威鳳不常有來時必覽德祥麟不常生待聖乃一出
二物非最靈應世曾弗急堂堂美丈夫寧肯事干謁
際遇會有時何須重感激

雜詩二首

夜蛩鳴已歇陰火斂凝寒寂寂林莽間悄坐復何歡
掩卷念同心去我良會難不憂山川隔但傷日易殘
何如東流水瀉此長恨端

玄冬正慘慄林氣凝更滋寒冰泣磵壑涼飈中宵吹
重衾尚砭骨無褐當何為嗟彼倦遊子間關惜群離
微吟坐待旦迥眷望朝曦

擬古六首

同心復同邑一會還一歡如何去萬里杳々會面難
昔為比目鱗今作孤飛翰日夕慮不息離緒入雲端
攬帶未暇結腰瘦傷團寛玆時在遠道霜霰日已寒
諒無同心友誰為勸加飡

二

良辰念難遇開筵當綺戶會我同門友言咲一何驩
素弦奬清商餘響繞樽俎緩舞出吳姬輕謳來越女
但欲客挢醉觥籌那肯數流年嘆焱馳有力誰得阻
人生須歡樂勿使長辛苦

三

晨露散庭樹衆葉何旖旎繁陰蔽階除蔚若張綠綺
行將掇其芳歆以貽彼美彼美與我違迢々萬餘里
微物固非珍意遠亦可喜奈何時不待徒使人興喟

、四

還車候明發靡々經山谷念玆道路難況彼時序促
昔驚衆葉枯今顧蕙叢綠榮華非可貴飄忽即過目
人能保貞德流芳亦自足毋將日虛棄腐化同草木

五

遠行惜無侶覧々出都閫不念人滅蕉但見蓋多新

松楸未成拱樵牧已侵煩悲風日蕭々逝寬豈長存
踟蹰起歸思寧免泪沾巾

六

林桐氣蕭瑟敝驚已深秋月色生夜寒象緯光不流
零露團衰蕙居人念重裘蛩聲階下泣鴈影波間浮
嗟彼意中人倚塗若淹留諒非樂新知遂令棄旧游
箕斗去離遠牛女會有由浮名雙時事不如恭綢繆

初登雞鳴山二首

秋山路梯空一磴復一磴游人不倦行因貪境多勝
顧我不羈流吟觀盡餘興

重閑無客來紅葉擁林路幽禅不出嶺雲屋高低住
忽遇解空人喚我喫茶去

陪方厓翁綠水園游賜

熟游境已常偶到興偏適園廬依古閑扉掃塵迹
芳景變清和群植怡滋息雲綿曲渠水苔泓陰堦石
叢筠減舊綠蔓草餘新碧游蜂却采香歸翁自知夕
臨幽憩煩躁遠思展芳席雖怡靜邊趣未達喧中跡
玆因逢高士庶以樂無斁

陪方厓翁游重綠水園

林園方新雨夏氣欝已浮環池芳草積綠水自悠々

癸心注旭媚蒽葉轉風幽相從昨日人重作今日遊
蹤蘇承步屐陳蹤就未收深構足容與水雲共綢繆
欲乘隱君暇賞詠為淹留

奉答高啓季迪

清晨長松下聽禽坐逈深蘭章忽遠寄光華麗空林
諷詠得家意展玩慰離心春晴見猶簡況茲逢暮陰

寄谿上諸友

獨坐白雲深常懷二三子幽齋俯花竹長溪渺烟水
遊〻不可到惻〻那有已尋訪定何時短棹秋風裏

海上田與芝雲法師遊龍井次辯才法師寄
東坡翁韻

遠行遊瀛海長嘯揖浮丘葛衣掛白月鐵錫橫清秋
烟霞已成性塵寰豈容留大鵬奮玄極神龍躍靈湫
所以辯才師飄然居井頭蘿龕雲影合竹閣泉香浮
堂〻大蘇公曾賞此境優豈知百年後山荒水空流
茲行景先賢題詩紀清遊因悟無所住不起人間憂

奉答楊基孟載

悽〻泊城南春深抱幽獨餘花猶綴紅衆樹已滋綠
茲因塵内居始憶山中屋何時陪騎遊吟看舊題竹

妙上人習靜軒

風嶺照深屋雲松翳閑門鳥啼鶯囀白花氣覺春溫
以茲迥塵境自可澄真源冥觀了無法何有寂與喧

送友人之松江潟曙字

潮來沙磧平月落海門曙汀蒲轉風葉堤柳搖煙絮
江頭春可憐天涯人獨去有歌送君行無酒留君住
雪浪沒沙鷗雲帆出江樹回首讀書堆青山不知處

宿福智精舍懷南鄰張羽來儀

我客悵無依君居欣在迩清談夕散歸獨臥松軒裏
露香檻前桂月色池上水懷尔正沉〻不知暮鐘起

聶口夜歸

日沒渡口昏水風著人熱漁燈帶螢火微光互明滅
舟人報水程路遠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盡心力絕
遥想山中人待人仍待月

分金墩

夷吾坐窮乏鮑牙計餘贏託友心相知義重黃金輕
得利詎敢私當道分還平獨遺一杯土尚肯千載名
氣和產靈草秀色常青〻至今往來者因之感交情

鳴琴磵

磵上松瑟〻磵下水涓〻山人來磵阿宴坐拂冰弦
風松共流水一奏一冷然

清冷閣

綠池湛無底高閣凌空明虛幌映脩竹曾梧翳緹桯
遠林接滄灔軒飈日夜生夏深凌氣薄秋迥凉氣清
鏡空留鳥影檻曲繞波聲芳辰潔華觴嘉賓肅塵纓
賞詠既自適寧慕世上名吾欲時来此縱目一閑情

蘿逕爲陳惟寅賦

攀騎隘難通縈〻循磵曲蔓引紆蘿步葉容邀禽宿
影分夜嶠白色帶春烟綠何當携孤琴閑行追妙躅

茶軒爲陳惟寅賦

千苞凜冰雪一樹當窓几晴旭曉微烘游蜂掠芳蕊
濸香匀洛露繁艶照烟水幽人賞詠遲無恨殘紅委

訪霽師不遇

波澄一谿霜紅半山樹荒烟滿空林疎鍾在何處
不遇採樵人復抱孤琴去

鍾秀閣

依巒結曾構芳辰集霞氣朱甍除遥漢碧几翳春雲
隙屋顯故跡陽岡煥新文繁條晨泫露野水夕含曛
眷予久忘世羈禪遠離群願訪尋佳士撫闌陳僧聞

和徐一夔游龍山雜賦六首

遠過桃花関䂓上桃花嶺関深嶺亦峻雲烏樂幽静
窮高見市烟始悟在人境
前山低易登後山陟難度乱石礙僧扉藂篁隘樵路
行〻倦欲歇寧待日西暮
倏〻一禪宮樓臺隐金碧松関掩唄音花龕鎖雲迹
群僧礼祖餘香燈自長夕
崇壇起芳郊山川勢增壯神来氣氤氳神去風滄蕩
奠享不移時庶以答靈貺
路入龍岡来一澗復一磵迢〻花石邊孤猿度雲棧
深處忽逢仙相携坐談幻
出崦不逢山長江波淼〻落日下遙汀寒雲翳沙鳥
延佇目難窮孤帆来樹杪

登錦峰

奇峯起蒼旻秀色欝可采靈石麗文華晴空炫霞彩
襴斑駁青暈絪縕雜芳靄朝陽映猶輝夕陰膏還藹
或云神州仙鞭驅過滄海不經野火焚詎逐歲年改
肅辰曉飛陟昂然立如待延矚洞幽抱架广時有在

題種妝圖

維時屆芒種原野鳴布穀朝来山雨晴農事日應促
彩秧平田間岸水清谿曲彼姝且饁餉之子當放妝
頓忘塵鞅纒自樂淳龐俗天意恤我勞年〻有秋熟

初春坐晚南軒喜王山人過訪

春陽勢未舒林深暮還冷開軒悵久坐獨對青松影
石龕江閉雲苔井響寒綆驚客鳥翻〻照佛燈耿〻
華輈尋遠過襟迴破幽靜臨風笑語溫相慰不及警
交遊情未洽道念心已領忘彼區中緣樂此塵外境
諒惟高世士元非戲光景遠送出林扉新月懸西嶺

味苦詩為一初賦

甘腴衆所歆苦毒吾乃喜味之曾勿厭八珍同其美
單瓢能久如鐘鼎豈常爾昔賢有遺戒刀蜜不可舐
願言膏梁人於斯當染指

石經山并序

石經山在燕之范陽郡峯巒秀拔若天竺山故稱曰
小西天隋大業間有法師靜琬首處是山思全教有
難不能流通於是發願募緣數工鑿石為板刊造一
大藏經儲積于山以備其後法師刊至唐貞觀初僅
成大涅槃一部而法師乃卒其後子孫繼〻化億萬
人乞錢粟刊造餘部歷遼與金然後完此一大藏貯
于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門閉之穴以浮屠鎮
之自隋唐遼金及元碑碣森列照映岩野然而累經
干戈無秋毫之犯洪武二十一年歲在戊辰春正月
廿一日余奉
旨往觀念法師之願力宏大堅固是山之泉石靈異
清勝故賦是詩鐫于華嚴堂之壁雖未足彰法師之
幽光庶以紀茲行之歲月而託其不朽也詩曰

峩〻經石山蓮峯吐金碧秀氣鍾悠題勝槩擬西域
竺境五千卷華言百師譯琬公惧災厄鐫筆寫蒼石
片〻青瑤光字〻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籍萬人力
流傳鄙簡編堅固陋板刻深由地穴藏高從巖洞積
初疑神鬼工乃著造化迹延洪勝汲塚防虞猶孔壁
不畏野火燎詎愁蘚苔蝕茲山既無盡是法寧有極
如何大業間得此至人出幽明獲爾利乾坤配其德
大哉弘法心吾徒可為則

萬歲山

超然出海上巍〻與天齊仰看衆山拱始悟泰華低
瑞露散蒼翠靈光發虹霓琪樹暎琵〻瑤草春萋〻
蓬萊在人間梯磴乃可躋上有廣寒殿凌虛立罘罳
斗星繞朱甍雲龍護旋題明時泰
聖主長夕耀文奎巳金事酣宴殘元財哥姬不德天
靡輔所以帝業隳　大明務恭儉　親王鑒在茲千
秋與萬歲端拱樂無為

海子

海子乃天池舊開為太液泉源出地底湛湛深莫測
上有蓬萊小下有鮫人室清秋起涼飆天水惟一碧
波心芰荷淨岸口菰蒲密魴鱮縱游泳筌釣豈能及
烟霧晚溟濛落日見雁集量覺渺江漢何弃滿愁溢
龍舟泛双櫂虹梁跨千尺瑤池未足侔靈沼應难匹
帝子勤古道為樂知無逸出游自有度豈待時日
吉

居庸關

兩崖青入雲關設天下險一人自足守萬夫徒勇敢
山高壁壘危野曠旌旗閃天塞軍指墮霜重鼓声吟
虎豹動成群雄勢破鬼胆况復遠行子驚悼愁切懔
朔漠萬里外胡虜已席卷從今不用關南北南歸一
覽

燕臺驛

燕城舊都會館宇廣且深萬方來使客四座雜言音
停車粉垣下立馬翠柳陰池流出潛鯽危烟起鷙禽
前王好吳者築臺置黃金黃金未足貴所貴待士心
燕馹乃有由禮遇古猶今他邑量难並過者加歆
欽

婁桑村

悠悠范陽郡蔚蔚婁桑村村深民居稠雞犬日相聞
閭巷貝擗讓古來風俗淳猗歟蜀先主皇矣漢祖孫
孰知生此地一日乘風雲武侯阮道合關張乃君尊不
逢權與操天下豈三分英雄為時出功德被生民邈
焉千載後遺廟今尚存丹青圖素壁凜凜如生神
烟蘿覆其宇雲松翳其門秋風重過客感激復何
言

拒馬河

大河挺長淮湍急去如瀉未足限南北猶能拒胡馬
牛羊飲其淡鮫龍蟄其下洄漩拍遠天漫演散平野
中流淡子多兩岸居人寡從來燕趙間紛紛戰争者
以茲壯其固固守晋不舍河伯願揚靈終古保民
社

駐蹕寺

太宗真英主英英龍風姿天策四海空况復有東夷
親征渡遼水曾此駐旌麾後來好事人乃以名招提
晴園景澄霽曉殿香霏微林深埃壒遠僧子多禪栖
幾經干戈際荆榛秀頹基功業今何在蒼苔綉斷
碑

盧溝橋

濟水自山出到海一何遠逵秋霖泛溢如春潮宋師
五十萬北来事攻遠駐此不得進佽貲懟徒勞金源
重遊幸難石起危橋〻上乱輿騎橋下豕鼉鮫闌干
雲霧濕閑柵氣勢高征裘行曉月仙旆度良宵至今
燕南門極目誇雄豪俛仰成陳迹流水自滔〻

劉文貞公墓

良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終世不怨讟
偉哉藏春公箪瓢樂巖谷一朝風雲會君臣自心腹
大業計已成勳名照簡牘身退即長往川流去無復
佳城百年後鬱〻盧溝北松楸烟靄青翁仲靡蕪綠
孫枽不敢犯何人敢樵牧王侯墓壘〻廢不待草宿
惟公在民望天地同傾覆斯人不可作再拜還一哭

文丞相祠堂

凜〻宋忠臣烈〻元世祖礼遇各有道声光照千古
舊祠燕城東松柏森牖户荒霣日月勁氣鼓雷雨
有司奉朝命維時薦芳醑客来拜庭除歆退復延佇

金太祖武元帝陵

金源古肅慎太祖當龍興戡遼如反掌想見武且英
嗚呼大宋國在德不在兵未逐并吞志六年即殂崩

瞻彼涿鹿山埋玉起高陵長松擁崔塋重出蔽佳城
秋風嘶石馬夜雨泣山靈蕪沒已百年今幸遇
皇明芻蕘不敢入楸梧喜再青歲時營一祭亦足慰
幽明

分菊

嗜菊詎成性仍非慕前脩籬边夏雨足芳叢生已稠
分蒔携短鍤溉灌屏清流白黄因葉知間列自成幽
英後百卉落苗隨衆草抽不有今日勞那得慰深秋

移竹

客居悵無竹尋植得佳本乘兹烟雨餘解帶親荷畚
苦懐風所資西護根不損離叢嫠失恃捧授恐風偃
旭節影散新雲泛色迷遠君来俗慮消延賞愧移晚

送護西堂還武林

昨朝武林来今朝武林去流水與行雲何曾知去住
雁送秋風帆蟬鳴夕阳樹悵望天東南青山形何處

晚步

晚步出門去林端見新月牛羊下嶺来疏鍾何處歇
行〻且復佇遠对西山雪

寄前太常寺丞袁柳莊

幽居南城下老年得所依既遠市井諠況復笑容稀

古槐蔭苔砌蒼筠護荊扉朝光旭掩映夕氣烟霏微
芸窓宿燕銷梁田燕歸散慮飲壺漿怡情整琴徽
優游隨靜跡消遙亡是非嗟我属知深抱病長相違

偶会柳莊李泳

同居一城中経歳不獲見雲山千里外信知難会面
今朝忽相逢握手情眷忘呼児急置酒丁寧休厭勸
要須酔復酔戯笑矣暇美此會豈易得但恐聚即散
彼此皆皓首滄桑頃刻変與君且尽歡莫問日乘晏

寄天禧堂竹庵上人

終朝理清泉不出長干山奈此秋風高何似白雲閑
乱蝉鳴竹塢孤鳥度松関愧我老病翁無縁能往還

奉嵩張天師二首

恭唯無為子玄々道之精虬鬣森張神辟電争明
號令屏鬼妖叱咤驅風霆靜遊浮黎上妙樂芙蓉城
屢拯洞化元辰年守黄寧翰采昭雲漢文藻敷天英
道義金玉重声利塵毛軽奉先秉教樞尊崇列仙卿
左肩拍洪厓右袂挹初平微生亦有幸相遇得真情

又

余少頗好異毎慕神仙家惟子守止一與世遂群邪
玉池與常清金庭榮無瑕靈液濯丹芝顥氣飫黄芽
煉烹肅水火採擷凌烟霞道映秀嘉禾玄圃蘂珍葩
悵漢弘鴻範沖虚去浮華五気自凝合入閬望相要遮
環坐擒雲屑游遨駕星槎消搖居物表瀛又何加

故友張羽画金華山居圖

張君留侯孫游心在雲山飄飄神仙姿濁世孰可扳
廿年不相見或云鬢成班豈期歘長往墓土埋黄菅
幽明既夐隔何由聞佩環死生知有数大丹空九還
緬成千歳翁寧忠虚無間争如尋竺仙為叩黄龍関
一法不可學且須尊孔顔

逃虚子詩集巻第一

逃虛子詩集卷第二

笠澤舟中讀陶詩

扁舟泛烟渚凉森襲我裳推蓬坐其下四顧心茫々
斯須展陶集諷詠殊未央儼同千載上携手游柴桑
先生得真樂厥志出羲皇四時晉宋人萬々空相望
況彼後來者應多聘孔墻身栖草澤中心存名利場
乃欲學其言擬和誠斐狂未諳織組工何能雲漢章
里婦効西顰可咲醜愈彰應物趣頗合子瞻才足尚
允言究臻極二子在其旁偉哉梁蕭統至論何昭彰
於焉天地間萬古垂休光

二

登真定龍興寺閣

南行由鎮陽暫息登高閣歘焉眼境寬頓使胸懷廓
金容照天宇璇題俯城郭宿雲冪朧紗微發裊搖鐸
霜林出遠樹霞空送孤鶴四山當社席千里在掌握
宋祖昔龍興在運成傑作淨深真梵刹巍峩儼靈岳
上為天齊壽下與民同樂嗟我後來人臨風徒感作

題洪崖先生像

昔聞絕世士獨羨洪崖翁心存白雲外迹混紅塵中
常時跨雪精千里走西東或携六角扇或握九節節
寥霞陟玉屋披雲上空同肩拍赤松子袂挹浮丘公
浪芝飲沆瀣千歲顏如同童世俗曾未識高明動主
宗岡形金殿上萬古揚真風

送昶公還越

昶公越中來耽詩似靈徹不同世內人皎々如氷雪
昨朝遠過我開口論生疵孰知道理勝頓使塵心歇
興盡即還山去路忘秋熱

夏四月余因清理佛教事自燕還吳客于西
麓主者家事忙不暇問於花木也今歲後山
後生靈芝庭蘭忽結實秋海棠多被蒙取皆
下鳳仙叢生如蓮麻瑞香被蝸牛傷其嫩莖

余課佛之暇因感而賦詩五首

靈芝本無根其生豈定方昔聞産盛德為瑞世乃昌
嗟彼野人家屢歲發宗岡焉知衆草沒秀色不得彰
揆予忽采送爗爗粲金光詎無善可感何以致嘉祥

二

猗々庭下蘭花開正春日幽香自襲人乃有君子德
詎知雨露滋今年結其實青々纍佳果園丁曾未識
何如南畝稼可給飢人食為物不適用雖貴有何益

三

婧々秋海棠人言斷腸草神農有圖經誰能為稽考

麦陰乃荣茂近陽則枯槁其毒過於鴆不経亦可晩
如何富貴家盆盎争尋討不畏能殺人但愛顔色好

四

鳳仙匪名品草中亦幽花白者如璠玉紅者如丹砂
今年子散漫満地秋蓬麻不理奈荒穢芟去念佳葩
慎捧留数本照眼發清華載看秋雨餘芳數媚山家

五

瑞香壓衆蕊春初已争芳花開錦熏籠馥郁且異常
豈但児女愛亦使蜂蝶忙山中有佳本培養乃弄方
蝸牛果何物新條被其傷柔良難自持在人能保障

白蜆江阻風夜宿江口兼懐徐貢

顛風江渡难停棹依芟葑涛烟依翳咲光灘月侵寒
夢湅驛候火明危眠忌芦動邁陈更思君陡覺離愁
重

題友鶴軒図

幽人遶埜竟崇軒起山隈涼風響澗木精霞明砌苔
荆扉夕不掩多應放鶴来

劔池

湛盧埋伏深涯際立危壁波含金氣清苔吐鉄華碧
龍光日夕浮蛙黽俱潜迹臨翫復何時吟餘溉今昔

琴臺

崇臺起雲岑夫差日游宴七弦石上弾閑花落餘片
風清松苔響烟荇草成蕣至今想餘音泠泠散秋院

百花洲

水灔接横塘華多礙舟路波紅晴漾霞沙白寒棲鷺
緑汀漁網集隔渚菱歌度不見昔游人風烟自朝暮

上方

蓮宮擬山樹岩嵬去天咫風香花雨新僧行白雲裏
幽沉樹楽静蕭散煙鐘起人登石路迷依依緑澗水

白雲泉

陰泄白洛洛綿流仍脉脉輸練隔山青飛璠混天白
澗草帯幽香壁蘚漬餘滓昔曽汲飲来依松駐金策

澣溪

青山両岸分夕渡舟横口夏雨歇生蓮秋風先到柳
聲残烟寺鐘香餘茆店酒相見無別人唯達耕釣叟

竹院聴渭公琴

虚斎倚脩竹七絃弾更幽歘如一葉落萬壑皆驚秋
依微寒鴻帰宵渺湘水流無営自深聴滔然忘去留

師林精舎遇盈師恒坐

空林長掩関悶雲去無迹偶来值禅侶清談忘永夕

坐久磬声沉松堂一燈寂

送雲隠欽老

昔従冷泉遊今見冷泉主逍遥来石城袈裟帯松雨
去住自無意何暇計出處官舎晩相看竹邊不知暑
尚論古人心還叅尊宿語歎尓返故廬惆悵独延佇

奉訓王右丈蘊徳

少時事孔學長日遊儒林朝披手中巻暮横膝上琴
無成即従佛浄業乃所任棲遅楽巖谷交游喜緇簪
君多妙文藝声價重球琳行蔵雖異迹言咲却同心
相忘隣里間携詩夕還尋窓明透垣月庭喧争樹禽
展席白雲際啜茗青松陰幽情既有得外物詎容侵
會當效支許悠然時対吟

春日過迺忠墓

維時春服成縦歩城南路逶迤繞水流来尋乃忠墓
阡隧非往昔川首原豈如故蕭條惟荊杞惨黙籠烟
霧翁仲不可見日午走狐兎憶昔龍鳳姿四海服威
起東征撫小沮忠良若顛仆君臣既一心死者寧不
慕遺骸瘞荒壌期如金石固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
寓事業水上漚功名草頭露死生詎莫測栄華何足
顧不如保貞徳歌欹自朝暮

恒岳廟

五嶽時伸維独恒最早小名如泰華齊庶数安敢蔑
霊気通紫極神耀燦玄昊尊崇自古礼封建乃鴻造
形宮凌烟霞瑶堦映芝草羣々揚霓旌鶴々集霊島
香靄繞重扃蒼松蔭方沼登覧人盡恭進謁我肯少
極目仰天高縦歩忘路杳郡侯時奠享庭燎燭清暁
黔黎頼眞貺安祥毎虔祷惟神既昭彰国社當永保

春雪

青陽始交泰瑞雪来天庭整斜奔逐隊高下積隨形
點梅疑是白封苔誤如青長空飛漫散田風舞娉婷
地温銷易見人静響偏聴烏愁無哺啄農喜断蝗螟
高楼歌未歇豪家酒不停懇同韓吏部捜吟思入冥

詠　自阜平県過大派山二百里抵五臺遊覧成

阜平従西来大山與連谷曽閲歴千重一磵過百曲
劍鋩露遠峯練色舒寒瀑虎跡屡驚人鳥道長仄足
霞光閃危嶠雲気迴崇麓乱蝉唱陰吹幽禽響佳木
断径鳴孤猿平坡走群鹿萬蘤雑紅紫衆葉紛青緑
木皮野客衣石广山賤屋遐方日尋勝空林暮投宿
漫遊許自知縦覧愜所欲會當登五臺清涼我心目

館中公暇讀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子厚詩
四首

輞川治別業來迸少習纓幽遠勝紫禁泉石有餘清
揮洒自為樂吟詠得真情邈焉千載下孰不慕高名

二

襄陽耆舊閒放情獨夫子塞卧城市中短褐風塵裏
有時詩興發高山共流水閒澹意有餘鮑謝焉及儗

三

少時事豪横中年道頗知焚香日宴坐隨處樂無為
交游泉石間感物自成詩古淡豈易學五字真吾師

四

覓溪非舊業幽棲亦超然放逐豈不畏所樂乃在天
寓意一於詩出語何清妍恨不生同世日夕與周旋

寄題聽松菴

俗士嗜繁管哲人尚焦桐開心雖不二所聞諒難同
嗟哉彼上人堂堂性海翁習了如幻耳根具圓通頌
忘世喧啾惟聽泉上松鎮庐倚雲巖繞屋蟠虬龍森
森挺鬆戟日夕来清風蒼陰翳崇丘翠濤越長空大
音寔希世非商亦非宮声来本無始声去渾有終禪
翁已深悟焉能動乎中我也山澤臞年老耳巨聰何
由摻塵緣竟歲長相從團蒲坐深夜寂聽開心聾今
我客千里細想孰有窮詩成聊一咲奚用托冥鴻

游龍泓洞

偶携虎林僧潛入龍泓洞盤桓竟忘返游矚從教縱
泉声風籟襍雲氣烟嵐共寄跡由人成靈瑞乃天送
巖深匿猨蹤竇曲應樵咲壁仄小蟲蟄不謝古苔凍
不來爭免思作別翻疑夢踟蹰感舊遊令人歎悲慟

謝金山長老惠中泠泉

金山天下奇江心一拳石水雲相面環氣勢王京國
中流古道場主者多名德于今有衛老長年樂禪寂
或云頗好事曾不混塵迹惠我中泠泉瓶置誇座客
石鐺沸松風香味壓康谷瀹茗試一嘗令人竦毛骨
詩成為寄謝感慈意難得共我帰泉頭尋訪當有日

張真人墨竹為蔣用文題

墨竹衆所好識者余自許吁嗟近代人紛紛幾堪數
房山端可尚薊丘誠足鄙惟竹本清物俗狀竹亦恥
無為寫遠心枝此意頗相委蔣子索余題奚窓正風
雨

送璟師赴杭之下天竺住持

春來苦積陰長空凍雲鎖委巷斷行人雪泥深沒軻

嗟余老而衰病足似跛瘦且効維摩詰終日杜門坐
鬚逢炎暇椰頭寒帽重裘轂席棄蒲冊奩幕附炉火
環師重道義冒雨來扶我告別之武林即日駕輕軻
緇白競相送豪樓車左靈山據視床來參侍敢惰
對衆闡宗乘微異天花墮野鹿獻奇鶴山猿捧珍菓
頻伽送妙音蓉峰呈小朵慈雲肆冥蔭去住自無碍
愧余不能住問道求印可請師堅願輪高名期遠播

澥溪草堂

徐侯家吳下舊業依澥溪作堂溪之深後以澥溪顯
靈巖峙其東具區漾其西據茲山水窟宜與紫霞齊
曲流自田環列岫相高低陰陰松桂林藹藹桃李蹊
磵草猗蘭芳池樹枯楊梯前陂時網釣後壠春鋤犁
編籬護若園課竪翻蔬畦溉花汲古井灘水脩長堤
茆簷竹露潤草逕蘿烟迷風晴噪燕雀沙煖眠鳧鷖
晝檻綠陰繞晚庭黃鳥啼常時有弦誦經歲無鼓鼙
營家羨令子內饋誇夫妻襟懷好賓朋門巷填輪蹄
西建且為樂歡呼惟恐暌庖羞剪春韭盤飣烹黃雞
啟奩出鱸膾味嗟辨薺虀既有酒如澠何妨醉如泥
縱情忘白首散步扶青藜身安得地利心游乃天倪
頃承
天子詔重上青雲梯榮達紆組綬顯貴交簪珪行當
報國恩慎毋思舊棲

送王琦還天台侍親

王君赤城來燁燁露文彩一見心已歡久語不小厭
結為方外交余老亦無忝朝尋及暮訪敬愛情忍歉
東軒頗幽閒賦榻每分占譊譊論稱儒同異欲明驗
君備我得攻我病君能砭此道期有成志在探厤塹
有時杖青藜散步衣從襜循林引鶴儔觀魚喻踈槐
結雲陰幽葵帶烟艷歘然動高興浩浩孰能斂豪吟
瀉揮洒健筆快霜劍篇章掃石壁穿待出鉛槧或壯
如雷霆或疾如電閃或清如霜華或滿如川灧圓瑩
珠絕類璧失圭有玷諷詠災忻躍延欵之醲醲一朝
奉親歸告別成噫欠列家必戲綵豈但甘旨賭留君
君勿留念我我還念握手不忍違睽翩過小店

陳節婦

學學陽閔竹嬌嬌陰凝松吁彼節婦心凜若松竹同
幷方二十餘懿德一何柔良人樂行商四海一船通
烟濤計習慣容易逾飛鴻豈期陽侯怒沒入蛟龍宮
訃聞邀離得魂歸亦夢夢譬彼雙棲鸞歘爾雌失雄
擗踊地欲裂迸血春蕪淬滕前兩小兒嬌騃未成童

孤婁命苟活黍纖日不空即乎偕老頻粧叢任塵蒙
惱怀迷歲月何能抹青紅用躡芺萋誓之死天勿重
倘恍顏微影慘々霧房櫳望歸每憑高注目扶柔東
遙逝等黃鶴安得奮翼從海波無盡日此恨何時終
只今已六十雙鬢如秋蓬子喜慕先哲滑瀨時親伏
高堂春菲々戲綵悅慈容婦節子能孝死者憾亦銘
幸逢太史筆作傳垂無窮余才愧荒陋傾總爲[illegible]
工

園隱爲方山人賦

方君厭早喧擕對依別島鋤耘遂初心賞咏適沖抱
山境在人說奇處屬天造峯巒笄峩々溪練紓皓々
磴險足艱躋泉清耳宜澡春明物倍鮮秋高氣逾顥
雨盈沃稻澮雲連護村堡谷風夕陰々林曦朝杲々
尚朴茆作堂取美蘭爲橑菲蘿謝客板砂蘚卻童埽
晶闌集聚蠟黍室詒生柔鴝巢互迁居蟻垦競征討
花潑擬湘娥鳥語學秦穠筠森屯翠幄柔大撐羽葆
松秧倩工薙菊本索譜考爵舌味新茶鴉心識團冬
蕙芬陋膚腈梅韻等龍腦沿途發細蕤漫墄熟香稻
初萌忌羔戕餘芳惜蜂惱渚燕晴掠芹池鯽寒潛藻
風承隨水鳶浪起眠沙鴇犢負禪服田賸脫襏淹皂

哄兒嗾山尨弃女含村媼膾鯉樂親知刑羊祀神保
筵蔬献陳新庖肴進鮮羹剪韭循断畦采蘋涉行潦
佇吟撫磵杉坐酌藉庭草歌罷琴孤調酒盡尊傾倒
檢書臨匜窓舞雩向晴昊積薪供火然儲杭借泉搗
不憂飢無粮已喜寒有襖紅鮮女裙茜素濯仙氅縞
非惟慕人吳亦乃羡鳥好室以礼爲羅隣以善爲寶
古洛凡怡神放曠能達道心倅竹芬歷身擬木同槁
槁人生弃易衰我歸志已浩欲從乞餘基卜居以終
老

送僧榮歸日東

榮子日東人姿性穎而妙英年過中國尋師乞禪要
扶棄乘風艘絕海怯霜鷁洪濤曉鯨奔神山夕烽耀
渺漭天莫辯巖島兕雖嘯撤蕩失所依出入仰靈曜
鉅商與信使遇者輒驚叫諒彼何人斯蹈險足不掉
應知爲求法急若救眉燎便欲走康莊何暇但循徼
已解離言說無復誦周邵偏游謁碩宿僻不遺蓬藋
萬衣犯風烟川谷入嵁窕名山古勝幢九到靡待召
首叅登乳竇炎々度雲嶠入門問三玄當机涵一竅
以茲守藏鑰應不愧年少雖賭絜星輝未睹孤月照
重來吳城西雲巖覓危峭試將劍鋩拂再覓虎頭料

偉哉照怙吏一葉衆痲瘵従游幾経歳嶜款亦頗肖
分坐禅月堂中外荼無詭孤高擬松崖清句越琴調
今年動歸只恨肘無翼翻相逢龍河上餞送同翫翫
煑茶邀我坐不語惟一咲将違返卿國欲餞不飲醻
短章聊贈行祖道宜自紉

送王桑太史還祁川

大朝定九牧汲汲求英髦旁捜復遠索不使巌穴韜
桑也負偉器亦乃人中豪神觀清而奇華嶽秋争心
胸羅萬卷辨口欺霜刀偏居祁川上為楽従畊陶一
朝徃應詔光風曳軽袍正欲纂元史椽筆遅尓採尓
能法春秋一字為貶褒有如鑒當空媸妍不可逃衆
口共称良遷固宜與雪或乃勧之仕操香辭漠橋我
嘗聞其故云有親二毛予昔侍親側何曽遠游遨但
得饘粥奉餘受州県労史畢即告還無計留空嗥不
肎走官騎一棹衡烟濤歸家拜堂下嬰若號乳羔廢
屢為親壽捧觴進両鰲賡以慰朝夕吾方自慙之釣
惠臨而沚覩椽循東皋不為楚之原窮野吟離騷子
才時訪望豈容老蓬蒿

寄王四教達善

乾坤果何物閑闊従古有來乜乾非容雖会豈云偶
嗟予蓬蒿人鄙猥逃林藪自慚駑蹇姿寧牛馬走吳
山窮而深養性甘老朽且共木石居冰孽志堅守人
云鳳棲枳豈同魚在罶叢蔡充我腸衣敝露両肘藜
龍在高位誰来聞可否盤旋草莽間熟敉日相叩嘯詠
擬寒山惟以道自負不忍殊塗抹乞媚効里婦山靈
不容藏辟歷破岡阜出門睹天日行也焉肯苟一举
即北上
親藩待惟久天地忽大变神龍起氷湫萬方共忻躍
率土戴元后召我来南京爵賞
恩加厚常時荷
天眷因愛不知醜光紫人所欲且慰平生友王君卿
中彦為善說衆口力學三十年曽不悲含糗文章乃
所尚製作誠老手清雄通籍況嚴謹抗韓柳餘声揚
湖江時克當其右僑居梁溪上置彼宮一畝嘉桂貫
晴簷芳葩照寒牖闢閑歎日無事呼朋楽琴酒行高
景伯鴬来徃禦村叟昔余客寰宇一見恨何淺論文
多胎合定交如杵臼西連思分袂時踰午及酉望期
别我去北行共誰某沙陀若寒地土屋犹蹇龍讀書
咲豪侠胄雪縱鷹狗追逐各天涯一别年逾九夜光
沉泥中識者還見取孰知週昏主砂礫混瓊玖胡為

棄黃鍾反歌鳴瓦缶胡為宋康瓠反歌戕殷卣思少
曾無知屢々興評詬使子困畀枝局促如鉗杻朝歎
及暮嗟沉坐情愀愀時未遇
聖明鵝薦尓為首光芒忽顯著皎々星中斗登膺入
史館筆削何趑々
聖寵日已新使我心亦惻行將見高擢量應宜大受
喜子髫尚玄我老貌同壽巴年会諸生大好陳組綬

東遊別鄉中諸友

我生四方志不樂鄉井中范手守宙内飄轉如秋蓮
孰云無所挟耿々存吾胸忍為魚止濼宵作禽囚笼
三登及九列歎與古德同去年客淮楚今往浙水東
㻞身入雲衢一錫如游龍笠衝霏々霧衣拂颼々風
行李惟詩囊佩之得黃童四明共天台曾從華與嵩
中有至道場青瑤削群峰欲尋白足僧為謁黃眉翁
豈愁海波濤何畏山穹窿透迤路莫盡縣桓興無窮
江天正秋清山水亦改容沙鳥烟除白嶼葉霜前紅
標空向高絕極覽舒雙瞳優游平生友恨不長相從
邊知當此日念我情千重後夜有佳信好託南來鴻

與袁廷玉戴元直及庭玉子忠教游小西天

馬上賦

春來已一月寒威尚侵肌閉門不敢出褉坐如蹲鴟
忽逢二三子欲赴同禊期邀我西山遊孰謂非其時
游行未足樂所樂新相知聯騎晩出城積雪盈皆埤
涉野踏蒼莽梯山歷層危載君乃秀士遠志尚未衰
安行保遺體緩轡任馬遅袁君抱英才動氣吐虹霓
見佛或止酒立馬每賦詩胸中何磊磈出語犹嶔奇
阿教年十五膂力勝胡兒走馬愛長坂翁欲如星馳
嗟我山澤臞跨鞍亦相随陂陀若登頓寛袖風披々
翻思支道林馬癖良可嗤争如振槁枯嗒焉坐忘机
豈期遂嬾性倦游即言歸畑遠但新霽極目心神怡
落日照大野山翠横雙眉飛鳥逐我馬游絲縈我衣
但恐分手去明朝各天涯此行難再得堪嗟還堪悲

江貫道百牛圖

江君画百牛爰態詎能測寓筆工是師獻墨誤非式
金羌軀可恠桃林放堪則幻乃有生意妙豈在顏色
群犹奚販售彩或頓滋頭毛横蝟紾々角聚鹿觭々
使金計代爾尾火陣金墨九十犢無騂八百里多犆
濕々樹能化昂々氣雖侯罷畊釋犁禪出同縱縣纍
喘月夕乱歸眠雲午才息止檢奚搖樂觸角横楅
牽行步参差抹闘進扶服吐舌相圉功榜腹牧豢戰

犢童未駁黃將老漸翻黑賭堪宗廟享瘠俾田翁盡
坎坑任騎騠坡陀沿趁陟後先小隨大行次斜後直
迅遠千里蹄任重九夫力牀厓趺砺砆傍樹犹繫栈
逢溪浴清漪過草喫香芳隻鳴或求偶並立似相龔
首垂氣欲举尾掉行不亟韓如逐磨旋奔若加鞭通
東咽耳捆項疥痒角搭肋駟戍学安徐甯反畏剛愎
闠野為争雄同闌豈相得懶散童草拘怒奮侍能抑
夜飢飯思芻著渴飲尋涯過嶺驚跳梁倒地尉僵踣
春陰雨作歌東事日已即非尔勞畎畝何以飲稼穡
邦典籍后土天産助神稷斯国殊有壟後世詎無識

祐陵錫美書翰苑進文飾頼師匆容易子孫共珍匿

送完上人還武林

我性如野鶴好入雲林游雲林無佳士雖往不淂留
哲人固多愛膚部終見雛以訪所到處識熟恒难周
憶昔往銭塘湖山縱探幽楊来天竺上岌岌高斗牛
濯彼泉石清翁然山木稠祥靄晚氤氳意此多名流
維時用拙翁大坐闡玄猷群英自圜繞款聚如魯鄒
鼓鍾震巖谷奔走公與侯再揮魯陽戈声光藹南州
完也翁之孫清羨欺琳璆好古衆所慕力学曾無休
奇材擬楩楠逸足趁驊騮青年志何壯德業邁前脩
世称穎沙孫秀拔莫與儔行峻道應粹実果名不浮
况尔樂嘉賓款頓揚青冊我来欲相見一語鉞芬披
揚我坐澗石呼我登巖椄度跪聽至容野步聆雄謳
松堂延深夜孤燈樹冉舞篆香烟裊嫋茗華雪凝甌
殷勤函信次煨寒侯永袤應知念老友義均骨肉儔
但恨各天涯常時會無由一朝翁應詔說法近
冤抗戒途學星馳子能侍行斷始登鳳凰臺載上白
鷺洲旅泊古禪林俄尔逾三秋嗟余由外学被
召誠堪羞扶策来 京師見子即解憂相看能河上
終日與綢繆肆言暢我怀蔡倒如傾湫詩章勝田作
綢爛珊瑚鈎形儀更清楚字畫犹勁道我喜殊尋常
抃舞病亦瘳似逢荊山璞如獲棠溪鏐幸從共道聚
歡遊終身諶豈期翁奉
音賜還樂林丘子遂理行裝日夕催歸舟天高秋氣
迥凉風暮颼颼菊荒摧古道荷老欹深濟征鴻影歷
歷倦鳥声啾啾此時作遠別如何不興愁人生若無
根漂漂水中鷗誰云聯息間離会亦難籌况茲十年
内世事何悠悠我歌送子行令人成白頭

次韻答張天師

久別思一見急若農望歲昨朝睹高標連雨忽逢霽

不期自偶合宼同执右契嗟余衰病翁過蒙俯青睞
塞拙何足取齒録加品第文人逢畫仙不肯忘道義
神章遠寄我望鋒竪降幟光燄共日月金篦除眼翳
寶此古罍洗遂將充磔弃辞意兩非凡拳拳見誠至
好丑金玉堅陋彼瑠璃脆久飢得美饌渴心豈不慰
走也好於文土炭病所嗜老而不知休何如性姜桂
引流固用渠入鑿宂為枘居官已皓首行倦思小憩
甚欲從赤松且李絶附驥微聊果何物有幸得沫呴
泛泛宇宙間
帝德航廣被頗言留侯孫永矢昌本系

贈金山惶公長老

我昔游金山秋盡空江寒西風忽作恶扁舟畏驚湍雖
隔一帶水对面千里看斯須風始定到岸魂乃寬翩
然遂入山倉皇整衣冠山僧出遠接慰我心方安塵
縁若羈絆勝境遇亦難世事當整轡登臨且盤桓杖
藜與陟磴要盡平生歡主者更愛我泉頭坐團欒為
施三昧手鄭泉烹月團中泓一品貴舊井雙龍蟠矗
矗雲巘碧焯焯霜楓丹江山趣無盡我興何由闌西
題記歲月苦吟雕肺肝安能繼蘇子佳句青琰刊別
來已十載每想興長嘆頓我七旬餘白首居

京官惶公欻來訪觸熱無他干高致似文暢為慕昌
黎韓才氣浩江漢文采奇鳳鸞君山得是翁景物愈
可觀載游當有日紓懷憑琅玕更上妙高臺長嘯一
凭欄

逃虛子詩集卷第二

迷虚子詩集巻第三

七言古詩

河清詩

黃河逈天淼無極遠過龍門由積石巍峩砥柱屹中
流疏鑿神工存禹迹盤四九曲泉入海古来周武沉
曾璧何似當今
聖人出飛龍在天沛天澤自古渾渾今見清良由信
德天人格圓淵浪静緑如苔野曠風平天一碧或擬
長江如練淨遠映晨霞形岸赤跣鮪王鱣可窺蹤掠
水群禽美輕翻雲駛虹揚神鬼駭熒光五色欲河伯

三

有虞之世今復見會看黃龍負圖冊
聖人曾不恃
功德巽瑞斉祥冠今昔欲將作頌獻
宸庭萬姓高呼手加額

白象

金精孕靈象中美南海蓄王獻
天子懇然其形移玉山雪色毛鮮湛秋水脩牙困當
花時白咲彼灰褐空多肉朝飫香芻飲清洲正色寒
芒照林麓此日宇來仙仗裏百獸欲驚緣異已賓奴
唱拜即低頭馴良有礼

天顏喜　勅歸
上苑揚嘉声周宣白狼奚足栄惟此奇祥古無有普
天率土歌昇平

題太白觀月圖

我觀謫仙非小仙胸隘八極空塵緣金釜揮毫天子
前一飲斗酒詩百篇歸来江上放雲烟水光月色相
嬋娟横琴偃仰蒼松邊醉看明月懸青天掀髯一咲
三千年

贈鄭叔美

海宇生民餘萬姓義門猶有金華鄭宗族千口惟一
心廿世同居宜天从浦陽上邑是其家自古相傳山
水勝青蘿山峯擁若翠白麟溪水明如鏡草木清妍
巖壑奇宜尔此中文物盛春官宗伯髩成雪
帝念其衰令致政年来問學更老成閑巻常時对吴
至與我同庚况同志但恨不能長侍聽叔美英英乃
親姪脩纂赴　京承
上命始登館閣一相見楚楚冠裳猶可欲家規欵守
不少懈骨貴声势相奔競鄧林之木材不凡昆岡之
玉色終瑩胸終經史既淹貫下筆有神才力横文章
浩汗抗藉湜妙得潛溪派顛正天下和平要用吳黼

巖

皇獻子應稱青雲志遂已有期四海声揚顯家乗

與王止仲游穹隆山西題顯忠寺

堤楊飛花三月後残紅已無濃緑有湖山風物尚可人臨登又喜同心友攀回迭仄不用輦凌空曳杖盤旋走峯飛天外曉雲騰瀑流谷底春雷吼烟蘿叢薇啼鳥羽風林果落飢猿手望中隱〻蘭若出僧子相逢信非偶暫西倦作憩孤榻欲谿吟眸啓虚牖詩聯羡景意逾畫乳擁新茶味勝酒咲歌俯仰真自得盤桓不計時交酉去来奚足住余心減否何曾掛君口却嗟昔日不羈人今得微官即鉗杸我於奇勝儘窮討再理謝屐君須趣只恐天公忤人意風雨頻連不堪久明當歸去草堂眠軽榼仍繫沙邊柳

江湖夜雨圖為王生題

三江微茫五湖暝水雲倦舒風不定到夜俄驚黑雨鳴扁舟遠客那堪聽風韓颯〻雨声急魚龍騰波鬼神泣鷗星漸沒灘叢荒漁火不明短蓬濕烟樹低垂舟亦重欹枕孤眠寧敢動悽〻忽起十年愁耿〻難成五更身自說平生為遊宦冷落光陰歷曽慣何似歸家載酒行趣取柳塘春水漫

五色雀并序

洪武三年春正月六日余病才起試步庭除小憩晴檐下俄有雀自被五色飛鳴于前坐客咸奇之而謂余曰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異日文章當有大進矣余因咲而賦是詩云

五彩全彰欺衆鳥肯求燕伴離雲表斐然自喜不同群何慮此身盈握小日暖風軽長戢翼恥向籬根鳴啁〻銜書呈異漫誇朱却火蒙恩徒羡黑綺翰曽拂瑶池水未嘗生于空城裏形微敢望丹丘寫文明已似山梁雉午出庭除幸相遇煒〻光輝来又去野田能果綴高飛他年仍看栖瓊樹

登夕佳樓

西湖西上餘林塘北南相望山蒼〻風晴雨雪景俱好惟有日夕殊尋常残陽明滅樹間影衆峯紫翠烟凝光道人結樓依勝処要縱天眼窮遐荒雲深微磬吟牖寂径樾移蔭禅龕涼禅眠不出愛月早鶴歸無侶愁天長此時此景豈易致非有静者晴能常我暫乗閑一登覧心便與境俱相忘悠然坐久不知夕忽聴疎鐘来上方

讀書室

山人嗜古忘營冤竹素隨身事周孔結屋臨流任打
頭松桂林高翠陰擁竹床烏几兩幽々縹悞牙籤絲
抛々閉門不出手披卷朝誦夕吟神鬼欬窓破風鳴
韻雜絃空指月過去流來悠然樂此竟忘倦學慮無
成心每思推求與理似尋源剖析嚴詞如決堤不馳
虛遠務誠實要擇精華去繁冗過惡思懲爭驅病鬼
善歡為家貫勇有時掩卷出池上叢嗽寒泉毛髮動
幽栖既已得真趣石渠天祿名徒重囊螢聚雪今無
人知君歡繼前昊蹕

蒼石山房

山人采山惟采石為糧供日食室幽適斗鎗半
升磵底荊薪課童撿爐炭鎗沸松風清香聞隔屋知
青精純真自可全六氣瀹泊足以驅三彭不似人間
飫魚肉自然室內生珠玉雀芝咲枣姿莫貌商皓安
期可奴僕吳淞蓴蒸豈足高蕪菁豆粥空成豪功名
千古長已矣正味一飽忘貪饕詎特令人顏色好石
既無窮身不老煮砂成饌非我為肯覓刀圭上孫鼻

雨中過西湖訪演福玘法師漫游雲隱謁天
鏡禪師留別一首

踏雨尋幽度湖曲履滑泥深阻行躅心事忽々眼眩
花熟路不知重問牧遂經麥嶺披荒烟卻投靈石恭
臞禪徑攀送我疾於馬不謀菽取蓮臺仙四山雲氣
晴拖練九里松風涼拂面磵橘泉合走龍蛇林葉陰
分露臺殿到門欵尔閒鐘声舉頭頓覺消凡情故離
陟巘恣游歷一身不抵孤猿輕拉伴入巖求石乳還
訪冷泉々上主試將蘚磴作禪床更折松枝代談麈
羨師氣岸摩雲霄此日不歎杭之標菽山增重良可
貴高名已似山岩堯頓余晚進知無術青眼相看論
文筆三生緣契非偶然留題要訂重來日

題雪樵藍閣園

千山一雲亂飛雪藍闕蕭々行迹絕可憐係孫韓退
之匹馬度關腸欲結嬌妻稚子無消窺羅奴老僕能
相隨得失於人既有命文章驚世將何為孰謂當年
罵宗惑視緣千言陳佛骨若云佛怒禍斯人佛也為
人誠可忽潮陽去此八千程兇蓋已失春花榮作詩
示姪成一咲披圖千載為含情

白雲泉次芝雲法師韻

白雲飛來化為水欲然湧出蒼崖底初疑銀漢自空
墮忽驚攪沫因風起流來磵曲隨方圓有時不動為
雲眠氣通昆侖石中玉光挹泰華峯頭運斗星倒影

清可数小池分出閘榛莽涓瀵下飲駝両足霊禽丞
潔數雙羽雨餘更覺且深雪除欲汲應難尋洛〻散
野豈有意滔〻出岫胥無心嗟我重遊不知處应喜
樊人列杰翁霞裾沾潤帶天香徙然領浮山中遨遊
傾一勻調枯桐千叔熱惱須臾空期與雲泉作老叟
日〻来此聽松風

苦寒　壬正庚子年作

歲十二月當窮冬頊冥司權沓威雄左指蜚廉肆暴
兕右麾滕六相加攻玄陰霆霹八表同神愁鬼泣民
呻恫獰焱怒焚為先鋒勢摻若木撼衡嶽急雪壓乱
来群我矛戟銛㷀紛長空雲旗錯雜殺氣澴堂〻之
陣孰可衝霾泛曦馭仆六龍鱗甲氷脫聲㲋氈㷀戚
樊屬深潜淙何由睹尓神之馱乾坤閉塞江湖封千
巖萬壑俱𠦄〻僵彼赤豹熏黄熊詎數狐兔獐猩從
寫鶴閻荓鵰鵠籠啁哳群爵死萑蒹蛟鯨黿鼉凍深
洪鰷鰭那有来唫喝飛蠕蠢動無所容豈曰尓數遭
其終群材摧殘無梓橦巉坂草髮如飛蓬圍燎若蝟
駒脫駿方舟閉槽車膠釭長安冨兒羔羊縫軟纊觸
体犹金銅縮形鉗口不露凨沸酒尚未開喉嚨誰能
穩坐居房櫳窈窕促膝圍炉紅色尓烈焰胸可烘頂
背如鐵堅難銘况乃貢士窮檐中多年布褐空重〻
腸胃凍結氣不通安得湯餅朝炊充鼻流酸涕両耳
聾齒牙交戛疑磨礲巾櫛不暇心忡〻奴僕血指慵
樵舂我居局促如寒蛩中宵行吟西復東吟肩如山
足音跫那得摘羽學羽鴻力排閶闔投帝宮泣訴上
帝哀微衷未知時能代天功坐使鬼充沾有窮

題恬上人松風閣圖

萬松蒼〻幡嶺峻久向那谿誇絕境道人曾栘萬松
間宴坐長年樂深靜靈焱欻来巖谷口聲君忽作蛟
鼉吼喧豗直得嶺猨驚振迅或合山鬼走須臾瑟〻
復蕭〻初如笙竽載如韶裂石声欺匡阜瀑犇雷勢
壓錢塘潮清奇自適烟霞侶冷落豈肖箏笛耳長恒
寥〻四壁空瀛得此心如北水黄鶴中山淨名老援
筆圖成遇荊浩金華太史槃雄文秋色南山两相好
須知道人曾返聞六根旋復消声塵我待明年試登
閣無絃琴奏桃花春

釆邁為余唐卿賦

余君抱奇言不誇種菜擬學元脩家臨溪築庐號詠
草傍路樊圃多編蔽長鑱短钁自成列不與文筆相
交加畦界條〻任衡縱溝洫一〻随行斜種多不減

三十品分苗撒子時無差溉灌未能親抱甕設計巧
欲翻車一畦既傳渤海薤五色更接東陵瓜新菘脆
美初斫膾嫩菘肥白純蕁䶪馬齒忽驚薺菝莧牛乳
始識駢垂茄芳心纏絲惡網蛛老葉畫籀忻涎蝸自
能壅土不蕪穢便可應候登柔嘉長奴芟夷脚自赤
老婢採擷頭還禿不令筐筥混蓼藿任影狙氣熏
蝦菹羹自遜頗豪邁葅虀可辨何咄嗟誰云小摘畏
傷指我歆大嚼嘗採牙何時攜杖叩君室且需木耳
并槐芽尚能真率見情親溪鄰酒薄魚尊汙一飡自
足飽空腹豈特薑桂烹鷄鶩丈夫不能知此味五鼎

日侵成溪庵君今指事慕諸葛羹菁隨處為生涯

題三香國

湘江水寒天雨霜梅兄礬弟嗟同芳當年山谷曾有
詠趙子儗作國三香瓊妃綽約如冰雪翠袖輕盈美
明月江干寂寞抱天真寒影波微共清絕故山惜花
埋衆草年來零落誰能保我生已解色是空到處何
曾花惱容莫謂無相知采美尋芳還自怡午窓夢破
鳥聲殘披圖一咲為題詩

山行

山前雨晴山後陰桂籬花繁蘿逕深燒烟無數人烟

少頃子兩三來遠林斷橋流水不可度落日孤筏空
候吟

迷虛子詩集卷第三

題玘法師還山圖

法師雙瞳秋水清妙解卓絶凌台衡講筵高張羅俊彦自言為法非干名前年首膺天子詔扶徒来騂朝　華京貝書箋成古無及義路廣碎愉　皇情天廚美膳玉盂溢　御爐祥霧羅袍縈湖江奔波走龍象宜尔道俗心皆傾　賜還吴山衆舊業一舸直入秋濤輕山容蒼々沙樹碧日色杲々駱花明猿啼鶴舞岩谷震弟子歡咲船頭迎翛然如雲自来去能使人間塵夢驚松高欲擬南山壽蓮

四

香好結慧林盟會汲冲泉煮春茗對床共聽風篁聲

呂梁洪

呂梁之險昔耳聞誰料老来今眼見岸旁亂石抻狼牙灘下奔流飛羽箭百步衝開散烟霧千夫噪動驚鳧鴈連行鉅艦若蟻椽衆挽長繩駕牛李莫将来往等尋常須信安危争一線憒經壯士亦神懾作見卽夫宜胆顫馬馳蜀棧未足稱龍透禹門方可羡此生此險不再逵過眼流光如掣電

且停寺 并引

寺在内丘縣西山中晉佛圖澄之所建也奇峰喬林清泉脩竹境致幽絶非他山可並昔鋪太子於寺駐馬曰且停從是人呼為且停寺有碑在焉

老年落魄猶非昔破帽遮頭誰識得不問水郭與山村杖藜到處尋陳迹西丘地勢一何壯建國當年誇石勒竺師頼有佛圖澄問道從容降詞色至今禅刹遺祠阿松森畫掩叢烟蘿水流涓々水樂奏山木黙々山禽歌樵人牧豎不敢到竹逵雲斷惟僧過有碑千年字漫滅恐使老眼空摩挲神僧去久山無主誰聽塔上風鈴語古往今来一笑間不用悲歌泪如雨

留題頓悟寺

我愁三月鷄塵市尋幽直入深村裡村々門巷畫柴荼不獨無山更無水無山何以豁吾目無水何由洗吾耳欲然歸路見佳林中有蓮宮倚雲起但想松筠且共清豈期山水能兼美我如久旅得帰家足未到門心已喜山中衲子六七輩相見寒温通古禮驅童開逕掃莓苔呼我循渠看秋蘤須臾具蔬寫長句筆底雲烟驚滿帘好待春風花蔵時再整青鞋重踏此

折杏花一枝寄白范兼懐東都故友

庭前雨杏春撩亂未到清明花已放鶴軒初訪火雲張禅室恍鶩霞倚律林深自無狂蝶恋物外乃有幽

人望爛然羞勝碎錦坊丹青妙筆愁難狀去年折花
寄鄰叟今年鄰叟無何有可憐見花不見人腸斷東
風繞花走但願東風休作惡且使北人相与守一枝
送尔表情親倆花得句何須酒

看杏花有感舉答童中州見寄之什次韻

江南三月清明節萬紫千紅鬧阡陌遊人秉燭夜忘
帰香輿畫舫送行楽我来燕城将十春城北城南盡
葵麦閉門不出日高臥惟恐黄塵污双脚獨有臙前
杏雨株歲〃春深慧離索前年吟翫得数子瑰奇絶
是文章伯悟菴兄弟真機雲妙句立就壓元白舒君
吟肩亦高聳月下花前猶雀躍葉領二子更風流興
来峥嶸如戟飲呼豪叫鬼神泣放浪曾嬉天地窄
今年数子各西東杏花爛熳湮如昨緗葩含笑怯曉
寒梢頭向日紅先折雨中穠豔應更好簇〃鮮明錦
初濯貧居不有碧紗籠只恐顛風便零落金華先生
老而逸欲作山中看花客野鶴樊籠久暫羈病裡吟
懐殊不惡寄来長律氷雪清往〃丁寧看花約花堪
供奉意有餘莫恠對花無大嚼

再次韻答童中州魚蘭梅雪居士

春来已過中和節雨雪漫〃暗衢陌一歲韶華夢裡
過不知何處堪行樂逢廟金城成土丘但見東風搖
燕麦朝来跨驢出門去雲未頭撗雨垂脚興盡而還
也自歌翻笑啟期行帯索自家樂地知有餘不用借
酒為歓伯山中何年植双杏花發後先紅映白貧僧
愛看拄屡支背介游探馬頻蹀中州老人似少年胸
次森嚴戻戈戟招邀衆友共過我坐處却言禅榻窄
前年吟賞多措仲益意今朝又如昨天生此花真可
惜嫩蕊愁寒未全折山捲日下漫天〃池柳雨餘室
濯〃但得東君肯見怜不使相随衆芳落看花感激
付一笑誰道坐中俱是客梅雪風流似蘇子有語應
嘲主人悪得意從教載酒過柔興何須賦詩約此詩
弢和莫細覩蠟味本無空咀嚼

畫松為相士表廷玉賦

江南地煖松多直参天矯〃逾千尺豈㮣有似富家
子膏粱養就非凡質朔方之地多苦寒蒼松下作校
虬蟠局促何如蓬蓽士肢躰困折精神瘁蘇公此論
亦可笑物形天賦誰能料清奇古恠陋與妍達人大
観無不妙我観此松何偃蹇畫手渾疑董北苑掛君
高堂素壁間只恐風雷一夕捲

題趙象臨高彦敬青山白云圖

前朝畫師那有数家中獨数房山高房山氣勢凌八極下筆每見胸中豪白雲萬重山萬疊烟嵐拂翠如春濤長松落中(十)礀走瀑掩耳不聽孤猨嘷小亭獨坐誰氏子超然好似帰田陶人間何處得此境钱塘门外多林皐趙君爱屋亦無匹縑楮積按寧辭劳廼知房山與神會點綴不到無秋毫吳中名家每見屋惟有此幅宜加褒為題長句付一笑春風兩鬓飛霜毛

訪席鍊師

杖錫出門天尚早度水尋仙秋正好道院無塵多桂苍福地有香皆藥艸垂蘿縣石雲自護落葉滿壇風為掃童顛礀水湿青衣雀瘦秋風凋素縞道人曾悟此性空對客不懋潑髪皓風流直學賀監狂鑁鑠已欺彭祖老但於刹處作兒嬉那用此身同木槁秋随常飲似瓮醪盤出或献如瓜棗我本浮屠自有師時肯(空)同来問道欲将耳目廣見聞要使心胸盡傾倒雖然未暇學長生暫許從游上蓬島

秋日遊濂括山礼祖塔

發悟人生如寄耳不計流行與坎止只縁山水寀中人此心未肯忘山水策蹇肩山朝出城葛衣已怯秋風清白雲横谷微有影黃葉墮礀寒無聲作登峻嶺寧知倦古寺重經應悉〻渾能熟水遁千丈空鳥去天才一線老禪寂滅無處尋孤塔如鶴栖喬林岩峦幛開豁病目嵐霧翠滴消塵襟燕山如此起物表下睇群峰一拳小它年乞地息餘蹤不學鳥巢居木抄

白起廟

将軍廟前多古木黃沙茫〻迷人目醜酒燒钱遠近来千載猶能作威福當年趙卒四十萬犬羊衆〻甘受戮至今坑土血未干雨湿天陰鬼群哭豪傑一時無与比豈料後来秦火鹿等閑鴻鵠奔秋風天下紛紛競馳逐将軍功業今何在庭下残碑蘚痕緑古苔成敗不須論邯鄲梦斷黃粱熟

櫛隠

隠農長應輸官苦隠商亦受擾市估或隠漁樵更可憐水畏風波山畏虎争如張生櫛隠高不居丘樊住城府得钱糊口即往櫛肯撐蓬門與朱户畢譲玩世無人知長年自得如春熙有時弄笛入短巷山月皎風披〻陳留市隠可同傳浩翁見此能無詩昨朝過我適消息彈鋏高歌倚竹枝

送李鍊師還吳

為仲吳下真洞藪獨欣東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頡

頎形服相忘歲年久閑止文章力追古宗帝問學曾
無苟求像才廣班馬倫從衡筆下蛟龍走吹臺倜儻
如逵之豈特百萬成斗酒莱邁讀書猶滿腹議論風
飛錯衆口幼文詞翰俱清俊處歎溫潤渾如綉仲廉
居冨曾無驕為學孜孜能謹守吁嗟諸子皆妙年自
信黃鍾非瓦缶一時敲戛乾坤萬丈光芒射牛斗
鶴麩先生清且秀深擇道術持樞紐山房每與吾儕
會范然共入無何有我念拙緇道不同豈知見覺情
尤厚何如簡寂慕慧遠至竟高名傳不朽原脩迺是
先生姪道學向知能授受先生尸解已多年不意原
脩今白首余客朔方將廿稔故交零落存誰某形影
相看我尚留命危脆若驚霜柳原脩忽作燕山遊此
會須知信非偶鐙前笑語不肯歇舊好雖忘長握手
今秋欲返江南去鶴馭凌風如馬趣嗟我老矣不同
歸雨泪如傾風怒吼

題觀音巖

高閣凌虛如覆地長江萬里來無際世人可到不可
留只許禪僧深覓住亂帆來往逐雲飛陽岸淮山擁
翠微大士巖間常宴坐一燈夜照客船歸

贈筆生陸繼翁

吳興筆生誰第一陸家孫子今無匹湖海知名購者
多惟有能書始能識取材妙選中山毫揮毫圓轉猶
霜力快如飢蠶食老葉驟若巨峽翻秋濤助賢喜得
中書力稱心奚問千金直縱使材良製未工玉堂蘭
蕋空名色陸生遺我老兔毛得之貴比瑛瑤嗟余
好書久成癖細寫咲作鶯歌嬌薦紳先生多刮目文
章進贈斗腰軸今朝忽過索吟篇筆底生花夢方熟

題江行風浪圖

憶昔絕江適荊楚高浪觸船雖著艣黑雲黯黯北風
顛篙師魄丧惟呼天世人知險是風波那識人心險
更多人心對面九疑山一笑殺人俄頃間貧賤安居
良不惡名利紛馳有何樂此日披圖心為驚老年無
事不江行

題曹霸百馬圖

古今畫馬知幾人唐朝獨數曹將軍南薰殿上揮輕
素紈忽落筆生風雲開元一見誇雄壯催賜黃金鐵
稱賞八尺龍媒若逼真況乃驊騮并驌驦挺之示我
百馬圖殊相奇形絕代無會須善守此家寶傳遠不
在神靈扶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望過楓橋登天平山白

雲寺謁圭上人翌日到西麓時林園靚深庭桂
盛開天香滿屋可愛因懷韓奕先生不得共玩
遂賦此詩以寄

我年已老宜逍遙北還未得心搖、盡言山中秋正
好眺望不待山人招清晨拂衣出城去籃輿直過江
村橋：西泉山環紫翠巉坂惟見苑、苗人家門巷
盡杂芋徑過始竟先蕭条溪流路狭曲難認僕子每
问有紫樵庯岩深伏樹蓊蔚龍门斗起山岩尧白雲
泉頭暫游目飛楼湧殿凌霄霄珪翁留我共禪悅且
向竹裡開山寮菓傳石鉢貯圖眼飯来香積炊長腰
盤桓自足世外樂兩髩不計清霜凋竹、又復過西
麓山深那得聞喧囂松堂晝閑人不到庭桂花發羅
烟消沉、泉底日影動冉、雲外天香飄此時獨恨
無良友豪吟謔浪從逍遥蒙蒙先生舊曹约路遠恐
使兒童邀先生有道我所愛縣身不冗如芭蕉逃禪
性、入深谷交往雲畫并抗探何由柔興忽来此把
手歡笑今應饒使當沽酒劝慧遠且留靖節傾山瓢

賀琇公住徑山

徑山主席非公誰山靈但恨公来遲今年山中王氣
迴公忽自至逢其時凌霄峯頭日杲、喝石岩畔風

披、當年國一心為喜冥與諸老相追隨陞堂妙闡
第一義緇白圍繞如蕃熙諸天散花無路入老龍獻
供仲髯眉棋槃石刹舊苔蘚洗硯池發清漣漪僧殘
屋老因非昔入門尚見亭然碑坐看檀越施金粟飛
楼湧殿重維持嗟余老病不出户終日兀坐如蹲鴟
安得來雲到山頂援筆載和蘇公詩

紫竹杖贈翰林典籍梁用行

高節亭、如紫玉昔日移栽自西麓春雨年来長子
孫稱檀林裡無他木霜饕雪壓色愈鮮隨彼猗：淇
上綠中虛有似古君子天然性直誰能曲裁成柱杖
何奇哉入手輕、莫恐觸貞堅有力可扶老吾得長
年慰幽獨倘宜仙翁與釋子雖稱芭鞭并艸服有昔
卓地金石鳴招雲引崔相隨逐溪家壹壽空可貴太
乙青藜馬足錄不學湘江帶泪痕自有光華照人目
嗟余愛之如伴侶何日能同走山谷却笑庸人不知
貴規圓方竹何其俗今朝贈子永為福玉堂歸来挽
帽屋置酒花前復来共對月擔爾吟六足

三月初一日與諸友期遊靈谷因公務不得遂
其往故賦此詩

壓垂流光嗟忽、況是難逢好時日得來山水窟中

游窮探須儘平生力偉哉靈谷天下無氣勢磅礴雄
皇都禪林虛朗白月淨佛座高廣青蓮數最愛
入門風景好清池照我須眉皓此身却許在滄洲獨
坐悅閑籍瑤草老禪出迎貌古蒼便令携手行長廊
壁間名畫絢霞彩碑上妙畫添玄光僧子養高真實
所日上東林聽粥鼓樓畔不見圓悟闍閑口且論玄
沙虎硐東雲樹深復深茂林脩竹如山溪便欲投閑
謝塵事草庵借榻求安心今朝諸友期游賞以務羈
縻不能往從來世事人難料搔首踟躕空鞅掌何當
再約陪軒蓋得遂此游方暢快詩成寫寄一掀髯好
把芳尊且寬待

乘化室 并叙

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晏璧預卜壽藏于故鄉之麒
麟原名曰乘化室欲余文故賦此詩以貽之

堪輿鴻蒙萬物剖化機肇啟紛生落滄海桑田俄頃
間濁世貪夫幾能覺古來達士皆聽天壽夭如客隨
推遷劉伶荷鍤到處瘞莫問螻蟻與烏鳶人生讀書
既知命一去一來當委順漆園夢蝶惟自然莫浩高
談長華競求齊晏子儒之雄經史萬卷蟠胸中官居
僉憲氷壺月名動朝野生清風年踰耳順人皆仰預
卜宅穴存歸想麒麟原上近先塋芝蘭叢生松柏長
羨公之高邁爭倫生順死安期古人聞說生平多種
德宜爾傳芳有子孫

逃虛子詩集卷第四

迯庵子詩集巻第五

五六言律詩

天界寺

香刹依天極彤雲擁地維龍蟠新賜額龜負舊刊碑
金鐸鳴風殿珠幢影月墀遥瞻晨祝罷處々藹春熙

登楼二首

迢遞来南國登楼破旅顔目随天共遠心與鳥倶閑
雨意呉宮樹雲情楚甸山故園如有信一棹復東還
自昔辞家日曾期萬里遊半生同泛梗今日獨登楼
山靄風前合江烟雨後收何由乗小艇随意押軽鷗

五

龍河逢祥師

自恨長為別逢時袂惜分道交非在酒禅悦不須文
草宿龍河雨松留鳳閣雲夜窓承演妙默々似無聞

送友人之越

雪晴江路濶撃鼓送行舸柳色沙頭酒谿聲棹尾歌
烟花随地少山水近城多君去還仍定登臨奈酔何

舟次松陵

一上松陵道秋懐便不同櫓鳴漁浦雨帘曳酒家風
沙鳥淒飛白江楓半帯紅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

送鏡上人

山館暮蕭々扉烟淡欲消歳闌残臘盡人憶去程遥
屐度還衝雪杯浮肯待潮自縁身在客離思不勝饒

黄三謫欽州死於逆次哀之以詩

萬里携妻去危亡恨昨非身應随地葬魂擬故郷帰
天末人家少雲深鳥道微指之不可得徒自涙沾衣

次寒山

暝色連群壑孤舟但去程寒山惟塔在古路断人行
弱燕風停舞残農雨罷耕慚同問津者奔走去餘生

送友人之武林

我住城西寺君帰湖上山馬声知驛路樹色認郷関
遠戍霜鴻惨荒汀雪鷺閑自憐堤畔柳愁緒不禁板

寄陳二

海留城下寺潟盡又経春旧是尋芳客今為避乱人
清江明雪柳紫陌暗兵塵自覚衆賓際相看意益親

與碁勉二師登南屏天鏡楼

歳月疾如流江湖浪作游相逢倶在客此日共登楼
雲氣千峰合林香一雨收只因帰思促無復為遅留

春日遊霊谷寺逢高節菴楊宗晶同登泚

春来霊谷寺縁逕百花明飛鳥迎人語遊蜂趁馬行
境幽忘路遠心浄覚池清幸得逢佳友登臨具尽情

養魚池

野水通深處應多畜細鱗波心紫綠藻岸口亂青萍
分食每從主投竿不許賓誰能了機事覷濠慕昔人

晚霽郊行

雨到西郊歇人家起暮烟夕陽低竹樹歸鳥後谿船
白水平田外青山古渡邊閑行因感旧吟步亦悠然

重經常熟縣

鉅邑當呉北官無接送勞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
僧寺餘庭柏人家盡野蒿重遊逢日莫惆悵促回舠

答張文學

君家婁水上絃誦自髫年詩寄相知後名傳未識前
交心擬石結空社意圖蓮此日玄譚處多應在竹邊

鄭氏山莊

水石幽奇處何年結草堂新畬偏種秫廢壤却栽桑
渚晚魚潛煖林春蝶採芳客來無異歎應只在琴觴

重過師子林

閒扉近水邊竹石枕堪憐遂想蓮如夢重游却信緣
蝶翻紅藥雨鳥度碧蘿烟即境自忘慮何須更習禪

登冶城山

旅懷無可遣尋山冶城山禁宮雲漢上禪刹水雲間
窮高始縱目過勝暫開顏從茲歎齒異日莫不知還

題虞部巷鶴巢詩墨迹

上疏辭丹闕歸耕樂故山鶴巢詩有在蟻國夢先還
光燄明天上声華藹世間嗟余後來者聽咏似承顏

野航

曉濟人何少飄飄一葉輕蘆汀愁水急柳港喜風清
蕩漾無拘繫紆迴不計程何由得似汝蕭散過餘生

新秋

江淨橫銀漢天空散素烟雲峰才変巧荷翠欲傾圓
涼色含風樹商音帶雨蟬如何蕭瑟意偏是客驚先

寄高編修季廸

濟濟登明日雍雍際盛時朝迴仍載酒講罷即刪詩
尋竹思龍阜看花憶鳳池自忘形服外游

過澗東贈馬生

素抱厭塵緣林居自澹然鳥啼清澗曲樵唱莫鐘邊
香几流松雨書帷閟竹烟常時賓客至隨意煮山泉

壽春李德聰父子四十年不見一日來北平相
見同歸閩中

李君賢父子白髮異鄉愁路隔五千里年逾四十秋
久離情共切忽會淚潛收想到高堂上歡觴不計籌

訪道榷上人宿城南

遠尋應不憚况尓只同城一榻留人處孤燈照雨明
葉添新覓句琴発旧弾聲此夕諧歡笑无非狥俗情

折梅

蒼蘚護岩梅遥尋折半開手分孤影去袖引遠香来
榷藥林翁惜扳枝野烏倩莫将千里寄留取作詩材

五九菊

采々葉凮裊英々復傲霜占先紫午日應候媚重陽
早晩還同色炎凉不改香雨閑看揔喜知尓越羣芳

諼草

草類萱猶貴何如向背栽近闌依紫藥穿土破青苔
鵲觜應頻吐雞冠不並開自無憂可解非為看渠来

薝蔔

林下親移植今年始看花心黄存玉色膚素絶纖瑕
六出應堪貴孤開更可誇縱萎香六在自足勝群花

蜀葵

佳本傳西蜀何年别遠林動人知異態傾日見芳心
曄々敷霞艷層々間翠陰自将容色露不恠蝶蜂尋

芭蕉

清高与道合僧舎樹宜稠凉葉春陰積虚心夜氣浮
邇燋凮處碎畫喜雪時幽有物皆凋謝非惟不耐秋

贈邊将

結髮来從戰當年獨解圍試弓山石裂剌劍嶺泉飛
塞月明丹幟邊塵暗鐵衣封侯應有日莫歎已降帰

五溪逢鶴瓢山人施藥

逸思知無匹逸々過水隝禦妖常佩劍訪病不携琴
既有通神術能忘濟物心相逢坐溪處重賦鶴瓢吟

夕次同川

長江接遠天一望一茫然夕靄迷沙樹寒鴻落渚田
林香通佛寺岸語到南船野路偏難識経過况隔年

送邵表

還家因憶母十月出燕城去載雲同遠行裝雪共清
水溪知過處山色記来程落葉兼飛鳥絲々惣別情

陳怡過禪室夜坐

懶應前朝聘閑依古寺僧烟霞同一室風雪共孤燈
煮茗忻爐火題詩恨硯冰無心元是道不用問三乘

詠柳

軽柔不足貴栽處易成林雨後猶加色霜餘竟減陰
喜兼凌燕舞愁帶乱蟬吟無那離情畔花飛攪别心

贈虎溪僧

家住虎溪邊相尋信偶然忘兹一夜話知是幾生緣
爐霜花間霧琴声竹下泉明帰無可贈聊賦碧苔篇

石林為金道遠賦

泉石何森列蒼然自古成過雲騰玉氣長日斷樵声
嵐逼衣裳冷苔侵几案清他時来借坐對此説無生

陳山人與淳禅師遠訪臨別口占

詞客共禅翁期行徃返同躡凫辞海上相鶴到山中
黄葉沾衣雨青蘋拂櫂風此回非暫別應是恨無窮

別山

巍然倆入望秀色自重々清絶非天姥孤高異雪峰
過田分硐響隔岍断樵蹤不与他山並須知有伏龍

贈道避書記

長日浄塵襟禅居山寺深白雲林鶴影青靄硐松陰
古教偏留意虚名不動心秋風残暑退杖策一来尋

送蘇州府都綱還呉

綱教臨呉郡安僧自有方北山松桂秀茂苑芙荷香
杖錫辭天闕袈裟上鄂航相看嗟別去渺々水雲郷

逃虚子詩集巻第五

逃虚子詩集巻第六

題張山人適楽園林館一十首

去官帰故里僑隠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
幽通西崦曲涼入北牎深此處堪清賞時来一解襟

二

巷僻無車馬閑扉掩薜蘿籠馴傳信雀池畜換書鵞
閑逐曾妨竹移栽欲避荷子雲曾好古載酒屢相過

三

虚舘何幽絶深藏世少知椰雲堆夕檻蘭雨積春池
戀客飛存酒廻神局罷棋餘生無一事不用慕安期

四

室中無長物左右盡圖書不共漁樵侶還同水竹居
弟曾呈蠟鳳客欲棄銀魚我獨長来此清談得緒餘

五

閑牖依林樾迢々去雨還翠低承雨竹緑砕受風蕉
夕嶺還侵户春流欲断橋主人緣愛客時為出山樵

六

遠々依山郭荊扉向竹開聚螢兒懶出相鶴客頻来
坐飲杯浮月行吟屐破苔春深花満逕蜂蝶為遲細

七

花逕斜通巷榆林遠隔溪曉庭軽騎集春閣乱鶯啼
野水流城北雲山峙屋西晩来吟興發独佳杖青藜

八

一軒開小圃近水更悠然杏棟紫花霧芸窓宿篆烟
竹叢鳩子哺苔砌雀雛眠此地多風景幽深似網川

九

松桂園林屋遥知處士家疎簾宵湛月虚幌暁承霞
藥味園中木詩材檻外花尋幽須到此毋惜去程賒

十

林居無俗韻琴史引来賓逕狭難容轍池深可縦鱗
登山新製漉流酒田栽巾我亦耽幽者他年願托隣

玄明精舎訪呂山人志學

閑房近竹邊行李亦精妍避客因坊俗依僧為李禅
陰堦偏積雨風樹不蔵烟別去仍遡辞留居駐日前

圓城中登瑞光塔出循遊諸山

宝塔乍登臨霊巖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独遊心
遠水勞帰棹長空倦去翁自非嬰世縛何不遂幽尋

読孤山法師閑居篇

孤山無復見展巻已知心落々潜夫詠皐々古剣吟
江雲隂遠嶠野雪霽高林莫謂千年後人間絶賞音

題紙扇

越楮新裁素齊紈欲競鮮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
染翰宜増價塗鴉却未便霜裁非可近那用恨人捐

湯泉

源流常滾々何代蘊炎精氣蒸成霧彩波沸襍松声
浴令羸女徤飲使渴麋驚不同傾国汚蓮花漫有名

贈呉山樵者

生涯惟一斧採処不同群浪迹来呉岫帰心入楚雲
独負出林見長歌隔澗聞還酔茆屋底落葉暮紛々

登天平山訪圭禅師

遠帰呉下寺重上白雲泉勝地遊非偶名山到是縁
僧行晴雪裏席帰夕陽邊開士情何厚茶餘話昔年

毘盧寺二首

禅宮城市裏世事幾曽聞素壁揺春浪疎檻宿暮雲
隔林僧磬響緣石起炉氣爾後無来客経行到夕曛

其二

城下午時寺鐘声自暁昏一燈明古殿衆鳥集閑門
宋世碑猶在金源栢尚存惜無陶謝輩来此共清論

重遊白雲観

琳館経年別重遊喜可知狭蹊樵競路高樹鳥争枝

井碧燒丹井花紅向日葵子因訛僻靜宴坐每移時

與薛十二穆過壽寧精舍得歌字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僻蘿草香疑蕙䔥鳥韻識鶯歌
暖日花陰少晴濤樹杪多不緣經歲約那得此相過

鳴皋亭

苔堦流素月桂宇泊閑雲霜禽寒自唳山客醉還聞
徑烟籠竹影林吹度蘭氣能容方外士清談坐宵分

詠燈

良夕然畫字緹幕護春融縷縈烟裊𦻏花殘粟墜紅
光教渾助月影動舊驚風徹焚一室內难与九華同

雨中題山館

暫駐遊方屐羈孤動客心歡時春意謝愁狹雨声沉
山暝花含夕林寒樹積陰埽苔尋旧句一一為重吟

晚過師子林

無地堪逃俗乘吞復到林半山雲過磬深竹雨留禽
觀水適禪意聞香去染心叩門鶯有客想亦為此尋

悼立禪師二首

一衲老雲深迢迢訃寐音不離生滅相已絕去来心
僻冷孤峯影龕閑漫樹陰夕陽依磬響依旧滿空林

二

未列高僧傳名先入祖圖燈殘窓下暝履剩榻前孤
宿露封新塔餘香起舊爐蒼蒼泉上石遥對想加趺

訪震上人

不辭江路遠尋子異何濃桐院傳秋詠苔扉掩暮鍾
沙痕鷺鳥迹林氣評雲蹤應許同來客禪餘共聽松

秋日重遊穹窿山海雲精舍十首

昔年曾駐錫此日喜重遊樹影兼雲合蟬声帶雨收
澗循松下砌峯繞竹邊樓後到嗟難偶吟蹤去復留

二

歷歷青山裏曾厓倚曲房竹雲時駐影桂露夕團香
未暮先垂暝方秋已荐涼莫言今索莫自可勝它鄉

三

巖栖還傍塢複嶺自層層叩戶頻來佃尋幽每到僧
苔深終隱甃樹老尚懸藤但可行吟處題詩記我曾

四

林屋藏深密盤盤石迳斜過樵驚吠犬迴牧亂鳴鴉
垣碧蘿樹葉籬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五

逍遙青村外崎嶇紫邏間過林才見日到渡不逢山
一室依岩險漫扉傍竹閑曾看雲際雀向暮自飛還

六

勝地初遊日長疑別有天樓開扉納月庖接筧通泉
鍾散群峰外禽回漫樹邊也知宜晚坐不獨可安禪

七

地遠塵難到人家半隔溪放禪還候磬起曉却児雞
雲度随山窮泉行赴澗底披蘩尋鮮辟更為刻新題

八

積雨秋初霽林園鮮護扉葵妖花愈盛橘病實還稀
逕露香沾屐嵐烟翠上衣山翁能引客徐步向斜暉

九

一逕通林遠時聞長者来水光摇定室松影落香臺
櫻為防彫設軒因放宿開若將吟遠興満眼是詩材

十

山人無所事泌堵只栽松黄葉深深屋青烟遠遠峰
苔蹊乞鳥迹石广宿雲蹤留客同迂步乘昏欲聽鍾

八月十四夜𪻐塘口待潮

海昏潮未至久待野塘边候問曾来客濤驚乍到船
風生声遥後月上勢争先自咲門行險還同利役牽

送印法師之海寧講経

旅館獨海留那堪送別愁江通雲際寺城掩雨中樓

分袂嗟人遠弘經喜地幽故山惟老檜寒盡望歸舟

過房山清安精舍

寂寂前朝寺林深一逕分鶯花含夕雨龍石起春雲
照佛燈微見呼僧磬遠聞老禪因愛客同步向斜曛

沙河道中

古道繞河濱平沙浸棘薪水雲汀宿鴈風雨路行人
杳杳家林遠依依伴侶親艱難為尋勝專肯一跋辛

日暮沙上口號

寂寂村深路人家盡掩扉平沙縈鳥篆疎樹絡雲衣
無興從南去多情向北歸老年行履倦宿不待斜暉

寄周鶴林

廿載離吳下人傳少俊豪久羈燕地遠長想隺林高
池影涵秋月松声鼓夜濤南还如有日尋訪肯辞劳

登惠山觀泉

古寺連西郭尋泉步澗苔為憐僧独逕因書客重来
晴鳥臨流集秋花夹岸開懿祖須盡興隨処有茶杯

初夏過城南神樂觀訪張真人無為

遠訪無為子琳宮路入雲緑陰移席就黄鳥隔簾聞
清賞消凡慮玄言發妙熏賦歸非盡興高樹閉斜曛

遊甘露寺

欲上唐朝寺先登北固山天涯青嶂遠樹杪白雲閒
烟碧熏潮遠凤帆趂鳥還衹回多景致過客自開顔

椰胥莫歸

歸城心欲速短艇夜還乘僧寺烟中落漁家水際燈
還天昏訝靄高樹聳疑陵隔岸山偏好徐看想旧臺

常春堂

淑氣滿庭戸時々二月天炎涼無復見華椰自長妍
和暢慈親樂芳菲過客憐斯祥知孝感宜尓子孫賢

舟中懐年慧二子

相違總半日相憶近中宵兩處同看月孤舟獨待潮
漁人帰浦急雁旅入雲遥欹枕愁方集清吟遣易消

深翠軒

芳構依岩竹幽深六月寒蘿烟迷翡翠松露挹琅玕
秀色侵帷畔清氛集座端晩来無客過琴詠自成歡

者山菴為張真人賦

者山高莫極絶似文人峰虎踞岩前石龍蟠磵底松
有仙多着迹無俗可留蹤為愛菴中趣吾儕亦願從

寄王光菴

學優何不仕奉母向桑榆今古書千卷乾坤宅一區
竹臨窓更密蘿繞徑偏紆坐上賓朋少無營且自娯

晩過池上南軒

南軒人少到緑池水自深荷香偏恋客雲影不随禽
竹逕田凤響蘿龕宿雨陰閑来為乘興遅坐且長吟

初夏登鷄鳴山訪定岩

蕭寺鎖烟夢迷人襟珮珂半山紅艶盡一塢緑陰多
探勝時應到乘閑暮亦過禅翁深祖道誰解問如何

新椰

裊々臨江郭依々傍苑墻眼舒春後雪眉蹙暁来霜
㜸舞腰争細鶯遷色並黄低垂連草帯乱拂和梅香
雨滞枝猶弱烟牽縷共長隋堤千万樹日断意凄涼

瓜圃

辟地成瓜圃綿々傍碧淙東陵名有在西域種難逢
蔓緑迷烟遠花黄帯露重夏成先薦祖春播却随農
棘護人難盗竊盛稚每供知君當明適無意李孫鍾

紫牡丹

得名非數本魏紫最堪誇絶艶知川種穠芳訝洛花
争開縁向日微動欲流霞畫斷紅粧看宵迷翠幄遮
天香同玉版国色異硃砂燁々應多采熒々絶點瑕
不居桃李下難使蝶蜂賒彼美貧猶愛非惟冨貴家

欽賜玉帯

聖恩新賜帯玉淵出藍田釆擇知惟允攻磨喜至圓
琢良欺角贱精衣勝金堅圓体　恩光重凝降雪色
鮮解邅回永日懸久為朝天自显彰斯任非惟壯老
年　寵榮寔異等瞻頌識尋頭
帝德將何報徒慙賦短篇

嘉禾

聖主安天下嘉禾瑞正宜殊丘天靡间聯蒽雨時滋
玉粒香偏美紅鮮色更奇姬周曾記異炎漢特名垂
差勝花双萼何如麥两岐豐年人飯飽農父不知疲

騶虞詩并序

上即位之三載永楽二年歳在甲申秋八月騶虞見
于河南　皇弟周王殿下獲之九月八日親献于
朝閣因歡頌且闻騶虞似虎白質黑文形状偉傑不
咲生物不践生草仁獣也非君王有至信之德則不
出見于世所以秦漢以來至唐宋及元而未嘗見之
也惟我
聖朝
太祖高皇帝継天立極子養萬民成一大統
皇帝陛下紹隆
祖業平治海寓親ゝ仁民善ゝ悪ゝ以孝友至信之
德感乎天地人神草木昆虫之類嘉祥異瑞莫不迭
興四夷八蛮莫不争貢今騶虞見于周国是彰
上之同氣孝友至信之德也哉　太子少師日姚廣
孝翦才陋学備員文職睹茲盛事無以稱頌謹稽首
頓首惶恐百拜陳之以詩曰

騶虞不易出自古獣中珍應世為奇瑞彰君有至仁
昔賢曾記異曠代不逢真間出還因地潛藏亦有辰
貴聞名在德強致力非人剛克威無猛柔居性本純
咲餐寧食活行履不萌新猊首應欺豸貓声亦怖麐
玄文光異墨素質色如銀不使偎為導還覧倆佐鄴
圖形勝白讚獻尾贖姬身貞觀曾無見熙寧豈有臻
聖朝宏至化星象應秋旻　皇弟因蒐獲　明庭用
献陳侁ゝ来洛下燁ゝ起河濱瑞氣低丹鳳祥奇勝
白麟雕龍芳靄幕玉砌紫雲屯天降歡多士時逢楽
庶民罷観新遇
主禁示遠来賓　天苑繁華盛仙鄉孝養厘四靈端
可配六擾豈同馴氣象新　黄屋祥光壯　紫宸日
臨敷異彩風動布香塵莫謂行無侶須知護有神兒
桃寧作駭人侮靡生嗔毛介沾濡厚賢良拔用频
邦家當愛育山野起沉淪宜有良史漢奚容尹在華

德崇歸
聖上詩咏厲徽目 鑄鼎蔵
宗廟名流億萬春

朝天宮

六代興王地 千年上帝宮 絳扉随日啟 黄道与天通
左掖龍咸盛 西垣帍勢雄 瑶壇依碧落 貝闕際玄穹
飛閣璇題迥 迴廊西辟崇 迷開群竹裏 亭起襍華中
靈近金庭異 仙游玉局同 瑞雲春匼匝 香霧晚渟濴
森矣低瀛閬 清虚鄗華崧 纛翻空冪𪒠 旌曳下方紅
樓響鍾初叩 臺明鏡乍磬 丹光晨掩旭 劍氣夜成虹
寶籙吳紗閟 陰符蜀綺籠 炉氛烟縹緲 旛影月玲瓏
偃盖松承露 垂瓔檜引凤 神龜時出沼 儀鳳暮栖桐
綠髮柔兒客 青衣放雀童 辞凡修素默 望聖達淵冲
定錄思茅固 全生慕葛洪 尋真須到此 不用問崆
峒

奉簡宋學士

起婺辞三洞 登瀛近九天 雍雍金殿客 濟濟玉堂
仙 光岳英靈氣 乾坤造化權 博通推李府 善解擘經
筵 應制機鋒電 搞文思湧泉 皇猷資黼黻 點首荷
陶埏 褒貶無私断 春秋得妙傳 歐虞甘在後 班馬耻
耻居先 貴世欺雙辟 勤朝咲八博 美才膺内相 殊
寵過前賢 對奏龍顏動 趨蹌鷺序聯 華裾承 雨露
綵筆走雲烟 錫宴花簪帽 陪游錦作韉 裘分
裁紫綺 炬送出金蓮 石昂聯春夜 常編閱晚年 乞閑
終解印 佚老却歸田 白髮栖林下 丹心忘日边 樂賓
長就飲 愛佛每逃禅 欲放蝇随驥 曾同蝗慕羶 固知
公有道 要結此生緣

送戴醫師元禮還金華

多士家依婺 豪門祖系良 高年逾七十 妙學異尋常
衆仰緣眉白 尊居匪鬢蒼 怡閑甘澤藪 趣静効柴桑
老去摩銅狄 仙游起石羊 濟生心毎切 為物意何長
術有神傳訣 醫随病製方 世稱今緩鵲 人鄙昔刘張
道在能弘施 丹成肯秘藏 常時忻養士 此日幸賓
王 藹藹聲華盛 雍雍德業昌 雖承新雨露 不改旧冠
裳 金闕心長戀 丹谿道愈彰 鼎書留紫府 高論刘青
琅 夜雪辭華館 春凤返故鄉 地遥人在望 家近雁成
行 芳权紫蘭露 軽裘帶杏香 惜君重別去 顧我独
情傷 袂判形垂阔 神交迹自忘 秋来剛菊圃 候訪掃
禅房

試蝘

砂質誠何用徒勞造化生飛時偏忌冷集処却嫌清
癡着應無悟危踏自不驚近陸方寀〻倚午正當〻
風引膠蛛細香牽溺釜羹循窓求路出入戸遊人行
窺隙模宵盗分行夯陣兵翅軽羞勝蝶觜利豈如虻
玷白同讒賊姚汙丞俗氓咂務双似約吮血衆猶争
和雨華前墜依烟草際縈惱書頻繞筆撓飲数縁触
斂逐心何惱文憎意不平揮將撥制拂獵敉扇逢錫
點几疑飛墨鳴空訴沸鐺何須變月至過耳便死
聲

師子林三十韻

上士栖禅地精藍故有名勝踰林屋洞奇冠闔閭城
岌〻諸峰秀青〻萬竹榮室同岡藻麗地等布金平
刹頂靈光集幢陰瑞靄縈果飛晴練現礦踞獃猊猙
近悦果匡擁迷憐琊珮橫桂臨經閣瞑蕉傍佛龕清
井甃氷壺淨池開玉鑑明鉢拘龍伏卧亭接風來鳴
曇彎遷珠莿須伽詎類篤庭梅新着彈軒柏老垂纓
槲葉欺螺翠榴英妬罽頳露晨知蕙吐日午覓葵傾
櫚馥叢生芳渠陰樹列檉藥蘭悴惢繞蘚砌蟻艱征
風顆吟双迷天花雨兩極炊香馴鵓戀𫗦響睡尾鶖
日下幡交影雲深磬一声蘭燈長際暁蓮漏不遠更
煖觸松煬竈清喧若沸鐺篆烟垂翳愰鏡月独懸檠
僧出齋房静童歸化器盈蟬號隨梵奏雀舞逐經行
慕境人屋過忘形客倦迎谿時機較客定處步宜軽
躁澗縁方絶孤高道始成遠間思結社潜醉預枝盟
要適林中趣應存物外情會須来掃石宴坐李空
生

送堅上人帰濾溪

爱爾同門友相逢未十年教從天竺講詩自鎮屋傳
才俊名還重身閑地亦偏槎溪山寺近濾水海塘連
蘿屋寒迷月松龕夕閉烟雨花沾白氎飛霧濕紅蓮
錫近辭東郭囊隨憩北禅雨多停去旆風順促帰船
離思當門柳秋深到处蟬相思似潮汐日〻過祁川

周倬惠温石茶壺

巧分雲母斷雅用月團煎固外嚴防敦居中受若顛
氣温同玉潤質混肖瓜圓火蔟爆秋芋湯鳴響暮蟬
缺吾嫌鈍陋有耳貴鐺全奇絶疑天造渾侖合自然
竹房清可称金屋冨非便持寄承英彦随行慰老禅

夏日游天平山白雲寺二十韻

地靈山勝絶觸熱試迷探斗近龍門険岩深虎穴嵌
厓縣藤絡石波静竹臨潭谷響風前澗巒光雨後嵐

松寮華盖麗泉出白雲甘夏寔知青李東枯識老柟
嶒巍嵯匽飑鸛搏草樓鶴椽迷猱行疾遮涂蟻戰酣
岫伸眉細々苔布鬚鬖々沼旭疑盥沐湖天訝鏡含
婦樵仍佩斧游子無停驂一淵分高下双峰自北南
煌々忠烈廟寂々遠公菴桂蘂香爲室蘿縈翠作龕
函文殊貝葉庭篝影侵曇剎影晴杓遠鐘声夕度龤
東西廊兩々前後衆三々法自齋餘說禪從浴罷參
歷奇寧有倦玩勝已成耽便欲携瓶錫相依詎不堪

寄山中僧

鋏錫惟行磵谷蓏衣不受埃氛百丈泉边坐石千頭
松下眠雲飡芝無呼樵伴采菌時鷲鹿群孤蹤既由
世外高風肯使人聞

張山人邀見訪暮歸口號

隔水茆堂塵静臨溪松戸時開烟碧磵邊非州白雲
山前是梅琴爲知音一曲酒緣得意多杯今日柔𦁣
且去明朝帶雀重来

春日西溪即事二首

雲断山峰遠々樹迴溪路斜々酒旗風颺村店斗衣
日晒田家喚婦鳩鳴蒸竹引雛鴨聚圓沙人晩櫂歌
帰去争先去折汀花

人家半依山觜舟子長停岸豆楊柳三株五株桃花
一簇两簇斜陽濇々李黄遠水盈々潑緑老翁忘却
投綸因看晴鷗對浴

延虚子詩集巻第六

逊虛子詩集卷第七

七言律詩

元旦朝賀喜晴

北風雨雷正陰時獻歲新晴景最奇雞唱聲頻催日馭鴛班行整列　天墀燎明金戶舒和氣仗擁瑶階著令儀此際　龍顔喜色想應不獨近臣知

元夕大祀

聖主臨壇祀玉皇粢盛精潔娃名香風翻彩幟雲交影星列華燈月讓光孚感神祇多錫祜福歸　禁籞倍迎祥千年盛典今能見應尔斯民樂太康

三月旦日　駕幸太學

鑾輿詣學喜良辰麗日晴光上廟堂冠佩雲從分鴛序旌旗風動耀龍章柳蕉碧水溶溶綠花帶爐烟靄靄香

聖世繼興敲教遠攀莫無不頌陶唐

白鹿

風孕搖光骨有仙雪毛耀日角嶄然氤氤香氣浪芝草濯濯清姿洗玉泉身被曉霜登　帝闕時逢　盛世樂賓筵斯祥已應君仁壽垂拱昇平億萬年

三月二十日欽授　太子少師

分甘巖壑事浮圖此道何曾記有無自念上天遺一老誰知今日預三孤困禽縱翮風雲會枯枿田萌雨露濡深荷

皇恩無以報爐香晨夕効嵩呼

與友人登金山寺

八月凉生白苧袍偶同多士過江臯楞伽室中尋旧迹妙高臺上聽秋濤靄靄渚烟迷去鳥依依沙柳繫田船人生無事須行樂莫問頭边有二毛

秋日登海雲致道觀

琳館無塵真福地門前萬竹自青青丹成井底飛雙鶴檜老壇邊布七星寉舞出林朝每見龍吟歸壑夜還聽我來祇爲避秋暑非是尋仙問道經

書院獨坐懷王學士

深巷無塵鬧小齋環栽竹樹景猶佳到門不有人過風隱几惟應伴西櫚社燕雛成辞旧壘午雞啼罷啄陰堦相知近得王摩詰時過談詩慰老懷

題萬松金闕圖

山水名邦王氣來倚天金闕勝蓬萊雲移松嶺旌旗動日轉楓宸戶牖開玉樹影摇丹鳳集翠濤声起六龍廻問行幾度觀陳迹愁聽春風杜宇哀

江頭暮歸

鴻鳫池頭落日低倚筇吟望路東西雲山盡處潮声歇烟樹陰遶塔影迷江市有塵車過乱野樵無約檐歸齊水禽飛斷千林靜不覺隨鍾度遠溪

龍翔宮

琳宮虛奐接薇垣玉樹陰深隔市喧日轉松壇人影寂春四花殿鳥声繁仙乘風去閒環室龍帶雲歸鎖洞門福地年来猶落寞人間消息底須論

羊祜廟 廟在吳城南

探環宗下悟前身幼節知君不酏人秖使才謀扶晉室宵施德澤吳被民荒祠積雨爐生蘚古屋無風辟受塵今日經過思峴首舊碑剝落泪沾巾

賀高啟生子

吉夢維熊得孕馨精神秋水骨英靈試啼此日期成器學禮他年想過庭抱弄向人爭惜玉咲呼孤坐嘉添丁好看頭角嶄然起應效韋賢授一經

春夢

昏〻一枕漏將沉似絮飄揚豈有心蘭燭半明華館靜梨雲重鎖綠窓深蝶形化就還留桐鶯語驚回欲展衾世事與亡只同此何須論古復論今

訪高啟鍾山寓舍辱詩見貽

一江風雨泛孤舟到岸尋君始散愁樹色映闌知白下山光入戶愴青丘兒令洗垢更衣見虎瘍踊躍佳飯留不是別來情愈密經句咲語為相投

京口覽古

譙樓年来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〻眼倦看

喜陳見廣東回京

詩滿行囊興未窮来時還与去時同鷗波窈〻孤雲外馬路迢〻夕景中衣潤尚含榕葉雨帶香曾著荔花風那知此日龍河會却話聽猿過峽東

白蓮花燈詠

分得東林一朵来亭〻午夜佛前開蘭膏吐燄微添馥銀燼含輝絕點埃烟護水仙遊貝闕星隨月姊下瑤臺光凝禪几多清韻羞勝金闺照酒杯

王畊雲過西麓見訪二首

煌〻閥閱世封公更喜賢孫節義崇節屋風清群竹裏石田雲暖萬山中探花過嶺長攜子采菌窺園每課童有道不煩僧舍靜幽尋終日興無窮

人物風流似列仙每来鄰刹訪幽禅忘形共坐三生
石洗耳同臨百丈泉山意欲留雲作雨逕陰随步樹
連天只濃不忍乘昏別猶自含毫賦短篇

亂後入城有感

槐柳陰残第宅隳行看不忍步頻移歌鍾寂寂無今
日誰皷琴琴似舊時人改衣冠逢罕識寺亡臺殿到
還疑故交況盡東西去獨立斜陽倍感悲

春日過天平與上口占

楽遊那厭去程賒穩穩籃輿勝小車烟柳青邊疑野
店露桃紅處是山家澗分燕尾泉来細嶺轉羊腸路
入斜趣既有餘吟易就此行應不負韶華

再寄王畊雲

鳳凰山下足棲遲袍笏盈床想舊時青李来禽曾有
帖白沙翠竹豈無詩燒畬熟黍開黄壤鑿硐分泉貯
綠池却与野僧情最厚常時来往不相期

病猫

嘶蝉踏雪世難尋欣飲毛摧苦病侵既倦終宵巡饕
下帷思長日卧花陰欲魚快啖非無意縱鼠横行豈
有心誰念前功能保愛夜寒收汝入重衾

京都送雲海上人還山

朝辭　魏闕返家林秋半江南尚綠陰鍾阜雲帰山
寺近石城潮落海門沉僧中不有興亡事世上寧存
去住心此別似難期後會且留茶坐撫孤琴

與乾上人游鑑湖

清流曲曲与天長乘興游趣晩涼柔櫓不驚鷗鷺夢
軽橈还觸芰荷香百年風物朝露兩岸雲山自夕陽
勝処更宜逢狎友放歌濯足且尚羊

昌國縣

東接雞林遠帝畿新城如鐵海山圍島民自楽魚鹽
利縣令惟忻獄訟稀雲外鐘声僧寺遠風前帆影賈
船帰畫傳此地無對佛日暮人家不掩扉

寶陀翫月

補陀形勝即蓬萊待月中宵岩石臺玉宇帰空清露
下氷輪出海綠烟開洞宮雀侶吹笙過水府鮫人献
寶田莫怪癡棋耽翫賞此生此夜不重來

挽席道士

冠佩翛翛八十秋天風忽送返瀛洲青斗不駕依新
壠白鶴仍巢守故丘看劔燈前思道論聽璈雲外想
仙游禅心已久忘生滅若莫應無涸横流

十月一日金陵謀舡之北平

石頭城下水茫〻獨上官船去遠方食宿自憐同衛
士衣西誰咲雜軍裝夜深多櫓声揺月曉冷孤燒影
帯霜歷盡風波艱苦際無愁應只為賓王

寄虎丘蟾書記

聞道蟾公似費公一瓶一鉢寄山中雲封灘屋長疑
雨泉響松岩半是風履破只縁行脚久囊空非為作
詩窮逸思短簿祠前夜共听寒鍾出硼東

題呉原範墓銘後

哲人長往絶言音朋友含哀作楚吟平日著書存旧
舘今朝埋玉向中林斗眠雨沃新松長馬鬣雲封宿
草没只有一経傳与子名成差勝滿籯金

題平波寺二首

路経西崦覚紆回隠〻林光拂曙開出郭不縁持鉢
去過山只為施経来樹蔵古殿横紅葉硼仆残碑蘚
緑苔坐久却思朝野士馬蹄終日走塵埃

平波香〻把西湖径断樵行敗葉鋪泉落石河声愈
急雲帰沙樹遠疑無夜堂風静紆帷幔璚井霜寒響
轆轤那得餘生辞世綱捲衣来此日跏趺

贈張行人宗海

人才筆出美琴川之子真能継昔賢書〻臨池無古

帖詩多刻燭製新篇入朝　北闕恒循序出使南藩
屡奉宣自喜年来深雨露編摩才就有高遷

遊西湖登玉泉洞

青雀黄龍去不迴湖頭風物揔堪哀茫〻周士成禾
黍浩〻昆明起刼灰香刹有名碑尚在玉泉無主洞
長開到門頃刻衡叢發應是山靈候客来

送啟東白住松江延慶

風雨泥途来叩関師因飛錫赴雲間華亭船子名猶
在鉄遂仙人去不還三泖清光堪照膽九峯秀色可
怡顔此行莫厭僧牢落好闡宗乗且住山

舟中送戴伯兼還金華省親

中呉山水舊同遊上國辞帰復共舟青色数家烟
火夕黄河両岸荻花秋素弦聲帯離鴻怨杜酒香銷
遠客愁明日帰家想歡慶双親華髪未盈頭

大雪中過淅溪訪徐達左

乗興尋君路欲迷扁舟泛雪過山西平田白料非点
地曲水渾疑是剡溪老去畊漁存旧隠客来琴詠出
新題匆〻一見愁成別相送河梁手毎携

玉簪花

五夜瑶妃步月行玉簪遺地蝶蜂驚却憐翠袖施粧

巧不着烟鬟照眼明影過宪同孤隺白香飄寧讓澧蘭清老夫久矣忘声色坐對高吟亦動情

舟中贈琴士徐和仲

南湖佳處樂幽情鷺鴦親藩藹俊声妙學傳家琴有種高年玩世酒為生還鄉白幸来舟便歸路争看衣錦栄愢我迂疎林下士秋風瓶錫喜同行

春雪寄友

春醸微寒作雪飄化工渾似剪鮫綃雨薫薮〻穿檣響風颺輕〻到地消粉蝶楪人成隊乱玉麈逐馬去程遥欲呼鄭谷同吟賞且与鄰沽酒一斟

寄清凉長老

招提住近石頭城境界清凉旧有名雲樹难藏秋殿影烟蘿還隔曉鐘声出门即見江山麗閑削時瞻日月明丟喜禅角新補処未由来聴說無生

謝友人恵紫菌

秋圃積雨多生菌恵我盈筐藤一金溉釜旋烹薫木耳堆盤能食慰逢心大官未必知香美野老惟應識味深不似毡根人得鄙歲期同享樂清吟

遜虚子詩集卷第八

與金華戴元禮黄山人期登石経山謁道陵山人期不至時四月廿一日也

天時人事正相宜尋勝寧辞石逕危鞭影頻揺催馬疾山光徐引到家遅道陵斜日懸松栝経洞歸雲帯鹿麋有美無如黄叔度料應惆悵負幽期

京口夜泊懐衡上人

遠浦微茫月未明江船無火斷人行疎鐘潮渡金山寺孤角風傳鐵甕城歸路近家愁已盡枕流怀旧夢難成披衣自起推蓬坐忽聴林雞報五更

送吴知州

涿鹿三年報政成宦情誰似使君清一錢不受存公道五馬将行上帝京考績定知推課最復官應見賜金紫田蛛千里人争賀不独妻棄父老迎

春日謁劉太保墓

芳時登壠謁藏春兵後松楸化斷薪雲暗平原眠石獸雨荒深隧泣山神残碑蘚蝕文章旧異代人傳姓氏新華表不存歸寉怨幾多行客泪沾巾

過順德城

遥望邢臺僅一程草枯木落曉霜明山川已屬今

燕主父老猶言古趙城寺為神僧還樹剎橋回国士
尚存名蕭〻門巷無人問過客乘驟自在行

邢臺客舍長至日懷東吳諸友

蕭〻矮屋近城闉寒氣朝凝辟上塵客裏幸逢長至
日座向寧見舊交人不愁老眼翻經暗自喜衰年出
語新慰藉多承東道主地炉添火喚茶頻

東昌道中

凍合長河阻去舟四山寒氣壓重裘雪深林路驪難
進火煖田家客易留且學杜陵詩遣悶寧為粟里酒
消愁艱難不悼歸燕地因感 親王寵顧優

次韻荅天平復菴師二首

清晨荷笠出江城乘興來叅肯待晴雲起東山藏剎
影水流西澗帶鐘声茶燒活火嘗新味詩寄長箋寫
舊情便欲泉頭分半榻相依談咲盡餘生

獨客燕山近濁丘隨身瓶錫數年留昨朝過魯非無
樂今日還吳却有愁屋老郊園蛙産灶窓寒風雨鼠
侵裘故交猶得師存爱握手歓呼慰白頭

春暮與行書記過師子林

偶同看竹過林廬素抱忻從此日舒浅碧雲虛泉落
後孤紅霞澹潤芳餘放禪時至鐘鳴室施食人四鳥

下除勝地每嫌山水隔不應乘興到應蹤

夏日謝 賜衣履

素服青鞋 賜野人春官傳 勅出 楓宸絲絢巧
飾輕宜步絺綌單縫穩稱身當夏暑來渾卻暑近天
行去不沾塵自慚四體多疎陋猶荷 君王寵渥新

奉 旨歸山中

蘿龕雲煖且棲遲忽拜 徵書且暫離不仕還從禪
子志無才終荷 聖君知食供美膳飢應厭衣賜
輕絺暑正宜此日承 恩歸舊業坐看松長萬年枝

淮安覽古

襟吳帶楚客多遊壯麗東南第一州屏列江山隨地
轉練鋪淮水際天浮城頭鼓動驚烏鵲胡口帆開起
白漚跨下英雄今不見淡烟斜日使人愁

遊定州學

中山名郡亘當時黌舍蕭條亦可悲雪浪翻騰産子
石丹青零落魏公祠無門過客聴絃誦庭有諸生治
禮儀頗我為僧無異教坐來惆悵一題詩

虎丘寺火後重遊有感

勝境天然圖畫開千年禪剎一時災清泉白石銷金
氣碧殿珠楼化劫灰輿騎不遊猿寉怨鐘魚無听咒

仙袁重經短簿祠前望使我愁腸日九迴
蒲飯次童中州韻
紫茸裂破出東阿遙想千將委碧波閃閃光芒因月
照青青鋒刃豈人磨舞風有影游魚怖斫水無痕感
客歌堪笑闔廬先殉葬三千池底未爲多
全室禪師使西天竺取經回　朝奉賀
竺乾萬里歸來日庭下松枝已向東皓皓厖眉踰雪
白翩翩毳衲帶雲紅曇花瑞現傳天界貝葉文翻進
帝宮千手大悲博意氣護龍河上舞春風
南翔寺
齋師不返鶴南翔梵剎如雲始白梁衛法天臨朝椎
殿放禪僧出夜循廊碑殘亭下思皇宋檜老街前識
李唐事業已經千載久空王誰道有興亡
送袁廷玉
昔遊西崦喜隨君馬上清吟思逸群委迤通陵同濕
雪暮栖梵剎共眠雲泉頭掃石琴三疊谷口尋花酒
半醺今日相逢又相別到家毋惜寄音聞
山月軒爲俞嘉言賦
秋到平軒夜色清更殘猶聽讀書聲江雲澹澹回風
散山月娟娟近水明城漏已沉織女息鄰舂忽動宿

烏鷺境幽人勝真堪賞過客宜忘利與名
杏園
千樹成園護短墻深紅淡白艷春陽近城盡識繁華
地照日渾疑碎錦坊輿騎每來緣採信蝶蜂頻入爲
偷香休言未及朱陳盛且稱山人日詠觴
游雅宜山
遙睇群峰紫翠開竹邊曾屋樹邊臺烟花亂騎分叢
過空鳥追人掠翅來雲泣石陰山色重風旋磵曲水
縈回溪翁不掃門前葉應恐登臨屐破苔
寄金山長老
三年不到龍游寺拂石題詩想舊遊海湧奇峰離地
立江掀洪浪際天浮元師昔住金山重種子曾將玉
帶留何日尋公談釋部携錫淪茗坐泉頭
送馬博士
年高七十眼猶明詔起閑中播令名　上國觀光
忘旅況　宸庭敷對慰　皇情春風來路輪蹄穩今
日還家衣錦榮遙想咸寧多故舊定應持酒遠相迎
昆陵覽古
城下當年戰馬屯城中民物豈全存譙樓鼓罷雲歸
歸酒館歌殘月到門季子廟荒惟有碶獨孤楷死已

無根却憐旧日登臨處草滿横塘水繞村

寄趙御醫彥如

舊業東陽接洞天移家三洲已多年醫方妙得丹谿
授詩句紬非欽史傳友結金蘭惭我老心存常布羡
君賢秋清莫悼 朝迴晚須過談玄坐竹边

四月重過天界寺

閑行古寺躡陳蹤天氣清和與味濃風尾喜看長新
竹龍形驚見旧垂条深〻蓮宇離山近窈〻蕥龕隔
澗重珎重禅翁苦留坐倚闌同聽晚条鐘

寄題松雲軒

上人 棠構接谿山獨占松雲杳靄间萬里暗宜紆雪
練九峰寒翠聳烟鬟曉騰碉水疑龍起暮暗庭柯想
寉還我恨有山歸未得細懷高致一开顔

永楽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 京都放燈甚盛
賦近體一首

元宵最喜雨初晴盛放華燈滿 帝城花市月移珠
翠影綺楼風度管弦声煌〻火樹連雲燦耿〻星橋
映水明 聖主從容天上坐与民同楽盡三更

陳濟伯載除右春坊右贊善賀以此詩

群書博記羨儒魁脑次森〻武庫開贊輔不死稽古
力登庸多有濟時才人傳道誼齊前輩時述文言啟
後来兄弟聯芳尤可愛高堂稱壽酒盈杯

送梁脩撰潜赴北京

特膺 詔旨倍 恩榮秉驛星奔赴 北京日麗雲
霄金闕迴秋高風露玉堂清賈生論議資 王化楊
子文章稱 聖情好盡忠心報 明主士林從此震
佳聲

王汝玉省墓回 京除翰林院編修兼春坊
贊善賦此為賀

賜歸上塚已還 京復喜新除慰友情翰苑修文多
寵貴 春坊輔贊更 恩榮墨濡絲筆松炱膩香
染羅袍桂子清行見 聖朝應大用不惟吴下播佳
聲

秋日訪張天師城南新賜行館

行軒新構倚林塘 聖主恩深雨露香花發玉簪秋
色瑩松騫華蓋晚陰凉存心施薬開丹室遣意弾琴
掃石床俗客不来塵事遠往還惟我獨相忘

五六言絶句

効古三首

行歌碧桃下欲折碧桃花碧桃不可折一折一吁嗟

二

草中是白骨欲問白骨名白骨不可問一問一傷情

三

遥望長安城欲過長安道長安不可過一過一煩懊

水閣夜坐二首

燈影萬家夕月華一池秋更有哀蓮馥時熏露氣浮

二

遅坐不成睡魚未彼有聲野營無漏刻皷報短長更

贈隠者

長歌白雲裏獨歩青松间誰云五馬貴不似一節閑

聞鴈

鳴鴈為離群餘哀度水雲那知故郷夜亦在客中聞

題西馬

身被五花雲才超冀北群莫教空老去須借霍将軍

懐師子林因上人

自作京華游每憶林间屋何似白雲间長年寄渓竹

對小桃

嬌姿弄晴旭幽柯怯驚風知憐異御樹得似故園紅

南郭行春得遅字

風花紅散雨烟水緑李漪欲細看春色須令歩屧遅

題秋寺晩晴圖

傍將翔吹哀雲帯渓流馱相送獨歸僧蕭〻夕陽寺

題老檜圖

盤〻騰虬枝陰〻墮虹渚欲共水邊人時來聽風雨

山中見王昿

身外留黄犢山中留白雲不隨樵子去無路得尋君

賣花人

朝出長負花暮歸曽帯酒只認綉襦人那識荊釵婦

題蕉石鳴隺圖

石間雲氣微蕉陰露華薄不見定餘僧空山獨鳴隺

題許由弃瓢圖

獨坐雲深處迢〻遠市朝若知身是累應不弃山瓢

題獨釣圖

天高日華明江清水光動何事尚垂鈎不入非熊夢

師子林十二詠

師子峯

踞地似揚威昂霄渾欲吼猛虎見還猜妖狐寧敢走

含暉峯

林端歛夕霏泉石閟清景澹然娱人心相看忘日永

吐月峯

空山無宿雲月夜當残夜漸出一峯间分光到林下

禅窩

扃鐍揔忘機魔外白雞入虛囿日夜明〻一塵元不立

棲鳳亭

萬竹雲朝合孤亭月夜明鳳来緣覧德非為玉簫声

小飛虹

不雨白横空低垂擬飲澗樵子過還驚神僧度應慣

問梅軒

雪中踈橤開不知聞香蕋幽人試問時政值黃昏月

指柏軒

蒼〻庭前柏明〻西来意禅翁指示人又在第二義

玉鑑池

非假琢磨功泓澄似鑑同朝来蓮橤静波動覺秋風

氷壺井

踈鑿傍雲根虛寒涣百及時汲煮春芽為待叅玄客

立雪堂

兀立恒迢〻松堂篆靄銷安心了無法徒受雪齊腰

臥雲室

夜静起山深隨風舒片影漠〻霞棠床獨臥衣裳冷

中秋夜别卿友登舟

纔共卿人會又与卿人别泖瑚上夜船独对中秋月

對玉簪花

終日杜門坐從教世路賒秋来北窓下時對玉簪花

支硎山十三詠為韩山人蒙菴賦

支硎山

南峯一何高東峰一何壯惟有定餘僧時来泉石上

報恩寺

舊寺烟霞裏經营東晋時支郎今不見令我起遐思

南池

秋深水更清游鱗手可掁後来觀詠人誰能継皮陸

石室

窈〻環蒼石陰〻覆白雲夜深僧入定鍾磬寂無声

八隅泉池

風回波不動葉落曾無声却憐清澈底有誰来濯纓

寒泉

涓〻石上流和雲白於汞閑来試一勺令人毛骨竦

石門

曉際神龍出霄分猛虎衝白雲開復閉蒼蘚剝还封

馬跡石

堪咲支道林爱馬却成癖飛走石岩间千年尚留跡

南峯

屹立去城遥嵐霏近午銷奇形長照日雄勢獨凌霄

待月巘

豔々去谷遠矗々出林危過樵長待月不管到家遅

碧琳泉

壁間瑪瑙紅澗底琅玕碧童子為煎茶山瓢汲還滌

放鶴亭

隱々岩高處空亭香靄間神僊去不返空望隺飛還

斗頭峰

群山不同高一峰嵐翠迺縹緲白雲間惟見斗頭露

菊溪

簇々蒼苔一路采々黄花兩開不使乘軒隺過只通送酒人來

山行

一處一處春好一程一程路遥帘曳踈籬山店板懸流水溪橋

題西

遠々數峯青靄微々幾樹斜陽不是西江烟渚定應南浦霞鄉

霜詠

寒下千門供白威侵萬木齊僵凝結豈因曉露銷鎔只待朝陽

日詠

炎時燕々如燻晦處昏々似墨休傳冬至長南才過春分又北

題西

小々板橋樵路深々茅屋人家竹塢夕陰非兩桃源春暖多花

惜春

柳上鶯々競語簷邊燕々相追人生不過百歲春光能有幾時

西垣竹詠二首

長梢含風嫋々嫩葉帶雨猗々西垣數竿自足渭川千畝空多

二

風動一窗秋思雨餘半壁蒼陰莫道未全高致相看亦自清心

題逸士園二首

竹氣濃因宿靄泉声響帶寒威每到花源松塢徃佩詩簡酒瓢

雲壑風林競秀丹崖翠巘爭奇拋卻簪纓歸去一琴
一劍相隨

遯庵子詩集卷第八

遯庵子詩集卷第九

七言絕句

百花洲上逢陸五

雲間小陸喜能文戲彩娛親是處聞今日百花洲上
見蘋香荷影思絲絲

贈相士袁見玉

片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淩烟閣上丹青
象未必人人畫虎頭

題班婕妤題扇圖

玉容憔悴暮偏饒羅扇題詩恨莫消不是恩情中道

九

絕西風昨夜到芭蕉

金陵送一上人歸武林

渺渺烟波戲櫂歌問師歸去欲如何鄉山佳處雖依
舊不似金陵勝槩多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西風飛錫度如舟來向湖山作勝遊七十二峰青一
色君看何處獨宜秋

題菊竹圖

三逕歸來已就荒茅齋觴詠且尚羊籬邊更有琅玕
樹不使秋英獨傲霜

秋蝶

粉態凋殘牝恨長此心應是怯凄凉如何不管身憔
悴猶戀黃花雨後香

秋螢

殘光一點尚青熒度水穿林怕月明只恐西風零落
盡窓前空負讀書聲

送白楊長老二首

師住江西我浙西龍河同客去難齊今朝悵別新亭
畔烟雨孤舟一鳥啼
拂衣觸暑便西還一錫冷然香靄間此去莫尋師隱
處隔江空望夕陽山

鄭氏隨夫謫嶺南夫死蒙恩宥釋歸事姑

夫死南荒志不遂八千里外爲姑歸瘴烟歷盡芳肌
瘦寬却隨夫去日衣

清明日郊行見拜埽人有感

纍々塚傍水邊村新已多荒旧幾存松檟盡期高百
尺紙錢誰掛到曾孫

開元寺雨中觀梅

遥思西崦鬧千梅漫泩東林見一枝烟雨冥濛香影
盡爲緣惆悵立多時

題墨梅二首

家住吳山々下寺一溪春水數枝梅頻年作客金臺
畔歆枕西窓幾夢迴
疎々冰蕊恨沾塵點々香魂亦報春好並枕柳園裏
樹蠻風蜑雨倍愁人

訪王山人不遇

柳烟簇々護双扉江对環居水寉飛不恨我來君已
出只愁我去恰君歸

客次讀高啟詩集二首

對君長日誦君詩只爲君曾許我知今日相看雖客
裏一編讀盡夕陽時
吟塲處々擅名雖愛我頻將卷帙鬧好並韓詩与杜
集讀時元不爲愁來

題薛濤圖墨竹

濤々烟中映夕曛疎々石上拂晴雲展圖却憶西岡
夜坐聽秋声亦有君

經夢筆橋

脉々溪流接遠津秋風過客一酸辛橋頭霜樹成文
錦猶記當年夢筆人

趙王臺

輦土爲臺抱恨深營門金氣尚森〻當時吴破非兵
力只在西施一捧心
曹娥廟
抱恨波心起父屍荒祠千載尚存碑江潮不斷江天
杳滿日落烟盡孝思
題倪雲林墨竹
開元寺裏長同宿笠澤湖邊每共過誰說江南君去
後更无人聽竹枝歌
題仙巖圖
犀仙住處倚岩深藹〻蒼松夾逕陰白鶴不歸雲滿
地世人無路得相尋
過下邳
磬石山臨泗水濱近山城轉柳陰新古來此地多豪
士獨羨功名取履人
觀鷗
官舟晨發繞蘆灣坐看沙鷗去復還却憶吳淞深隱
處朝來飛過伴誰閑
立秋夜聽秋声
淅〻無端起樹陰歘驚入幕又穿林乍聽便使人成
恨听到秋深恨更深

尋通上人不遇
雲踪鳥跡布香臺屋外疎梅竹裏門不見高四憑客
報施經昨日出山來
九日登冶城山逢潘蕭
重陽客裏登高處不上鍾山過冶城攺對菊花吟菊
賦忽逢鄉友動鄉情
聞悟上人病起
一春臥病竹邊房誰得維摩治有方昨日逢人問消
息已捐藥裏理詩囊
題王冕梅
臈末殘時已報春水邊林際每相親短梢忽向雲窓
見澹影寒香亦媚人
題宋徽廟雨餘棠燕圖
棠葉稀稀雨後肥輕〻双燕縱翻飛自慚微物經宸
翰可是君王日萬機
路旁草
繞逕沿途襍露青根深塵土到春萌若教雨露濡應
足縱使輪蹄踏又生
離亭柳
翠絲低雨拂離舟眉末伸時正抱愁一日贈行無限

折衷残那得待深秋

過湖訪張適子宜

家在湖邊柳拂波花時尋覓泛軽舸年来相見緣難
得此會惜呼比舊多

贈彈箏人

銀甲軽調用意深泠泠瑶柱蔟高音天香一曲傾人
耳世上誰能復聴琴

東園

池流脉脉草綿綿深夏無花也可憐散步更宜斜日
裏一叢黄竹数声蝉

夜聞角

咽月悲風夜未分数聲軋軋入江雲梅花不使人愁
絶愁絶人緣客裏聞

題聰上人山居圖

結楼曾向萬峯間献宿帰来錫已閑夕景無多樵唱
断疎鐘寒溜繞空山

贈畫士李居中二首

北苑當年下筆奇浪傳千載亦堪悲天真爛熳無人
悟誰道燕山有李時

丹青入妙髭毛鐇鬧道前朝用礼羅能事但求真識
賞感恩不在賜金多

徐園看花已落

白咲尋花悄後期残紅粘砌緑縈枝尋常日對猶多
恨況是斜風暮雨時

癈苑芍薬

闌繞荒烟砌満苔花容仍擬旧時開白頭鄰叟貪猶
在記得金盤托薦来

贈山中禅者

林間禅坐豈徒労紫翠烟嵐上布袍西岳華山千萬
仞看来争似道情高

滹沱河二首

一宵氷合送龍輜射虎王郎亦漫労麦飯進来香味
美封疆還属卯金刀

漠漠平沙際遠空断橋疎柳夕陽紅漢家事業今何
在千古東流恨莫窮

常山王廟二首

倘然一衲久忘情際遇元君喜有成不恤蒼生塗炭
苦肯来塵世立功名

征南壽幄豈尋常功烈應封異姓王黄崔不帰人世
變廟前松栢䬻風霜

雪夜讀高啟詩

吹臺長別最傷情詩句流傳到遠林此夜雪窓開帙
看究同北郭對床吟

題幻住山居圖

萬疊青山萬壘雲乳泉流處路微分嶺猿悽斷人愁
聽只隔烟蘿便不聞

題東坡化龍竹

渭川千畝木為奇獨羨坡仙掃一枝後夜風雷頭角
露看他行雨過天池

東林小憩

清和節物賸花時与客遊行正合宜最愛東林好風
致綠陰深處語黃鸝

題画

江上群山帶夕暉深深林木鎖烟霏水禽飛盡風帆
斷何事遊人尚未歸

題秋山圖

江邊紅葉似春花紫翠峯巒映晚霞我輩逢山看不
厭只因生長在山家

題水仙竹圖

翠袖輕盈向水濱氷姿蕭洒淨無塵楚人多作湘妃
怨不學陳王賦洛神

東歸過餘姚道中 二首

紅樹臨江接遠還推蓬兀立度江関路人相見如相
識笑指船頭話我閑

一舟如葉布颿輕風順潮平自在行天畔好山看不
盡相逢何用問餘生

題臨流萬玉圖

春到孤山雪未消水边涼月照人遥珮環無數空中
墮疑是群姝下九霄

經無量壽院

齋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來看竹逢佳
士指點林園說舊時

童中州期九日過山中不至以詩見寄奉答二
首

青山西去暮雲低九日將臨想舊題籬菊已開人不
到一窓風雨聽鳴雞

同客燕山嘆白頭昨朝有約出城遊行藏不獨君難
定今古何人得自由

題王牀明画竹

昔年白下對床時長看晴窓掃竹枝今日山中黃葉

去滿林蒼雪不勝悲

九日感懷 洪武三十三年作

八月中秋不見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憐時節夢中過誰對黄花有咲顔

過白雲觀謁長春丘真人草

天上瑤音久不聞松陰依旧宦成群長春仙去如何在石室空留鎖白雲

與咲軒晩過顔山精舍

偶同禅友到林中竹院深々小逕通斜日在山人散後乱蝉深柳自秋風

宿幻住草菴二首

草菴寂々住城西寒夜重来楽舊栖譙鼓無聲更漏永滿林残月聴鳥啼

一燈長夜佛前明庭樹枝多宿鳥争野外霜寒人未起林僧喃々又経行

題紅梅二首

絳袖盈々近水湄迎風遅日向容儀幽人欲倚闌看須傍高樓笛未吹

日煖芳膚不似氷臨溪簇々暁霞蒸興来柱杖随流入将謂羅浮是武陵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淮陰壯志豈能量一飯恩軽尚不忘何事鄭侯疑叛逆殺身惟恨漢高皇

撃趙提兵聚井陘道傍古廟獨存名可憐千載難言事都作松風礀水声

送王文中帰呉

琴剣随身逍韻出燕山遠々侍師遊乗風帰去知親在非為麻袍不耐秋

沙河縣客舎對雪懐畫中州

白髪盈顛老景侵異郷為客少同心昨朝愁我江南去今日和誰對雪吟

登金山寺寄甘露湛源長老二首

三度来登多景樓妙高臺上始能遊長江如山山如画獨倚闌干咲白頭

南北驅馳十五年人間事業任悠然夜来一宿金山寺始了生平未了縁

題雞鳴寺

秘閣閑深人少到煮茶亭畔我曾過山禽啼斷莫鐘静雨々僧行出薜蘿

墨梅寄周玄初

湖山雪後斷遊塵萬玉臨流照眼新惆悵情人無復見因風聊寄一枝春

題釋迦佛出山相圖

六載功成便出山頂旋螺髮耳金環大悲願力因無盡離世間還入世間

九月庭下海棠花開因感成詠

霜逐風高敗葉稠海棠忽放照吟眸我知此際嬌紅艷不歇黃花獨占秋

五月壽椿堂獨坐想長洲旧業之竹瀉成絶句

翠葉襹褷拂水雲凌霜勁節不同群荒村寥落無人處誰謂茅菴有此君

挽張天師母玄君二首

洞府修真歲月多今朝別鶴意如何料知去赴蟠桃宴不用人間薤露歌

六十高年絶世緣等閒蟬蛻入蓬仙玉簫声斷青鸞遠回首東風一悵然

送天童用愚長老二首

江風江雨一舟輕千里來尋豈世情永夜相看疑夢裏月分清影竹流声

青山長在水長流今日人如旧日不相見一回還別去不知何處有離愁

漢陽十景

別山晚翠

高出群山表獨尊日斜翠靄鎖雲根當年禹跡今何在留得峰頭見斧痕

江漢朝宗

二水滔滔望海歸支流萬派盡相依無情尚亦知元會父子君臣豈敢違

左祠禹栢

鉅幹參天禹廟旁蒼皮蘚裂飽風霜如何老大空山裏不与人間作棟梁

鶴樓晴眺

巍巍層構俯江流碧樹連雲映遠洲詩客不來黃隺去夕陽西下水悠悠

鸚鵡漁歌

芳洲落日片雲飛水滿磯頭杜若肥漁父醉歌移棹去不知人世有危機

官湖夜月

夜靜平湖水接天金波艷艷月方圓一聲玉笛穿雲過疑是當年李謫仙

金沙落雁

遠出平灘趂路斜秋溪水淺漲金沙夕陽相送群歸雁兩〻三〻共落霞

鳳山秋意

空山雲冷少人居鳳去還來只自如碉響碧深知雨後林般紅葉是霜餘

平塘古渡

長塘水滿接山城九月霜寒霜更清漁子罷罾人不渡孤燈唯照一舟横

晴川夕照

溶〻川水漾斜暉茅屋高低影翠微浮鼓不鳴斜虎遠夜深猶有醉人歸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過大風河凍河邊三宿復步歸西山海雲蘭若

曉蘇楓橋上野航官河氷合路迢〻岸邊覓宿更三日誰道家鄉是客鄉

過聽松菴悼真禪師

聽松菴遠路難通竹外幽花草際紅今日我來禪老去一庭梧葉自秋風

題山亭讀書圖

松桂林高水滿渠草亭臨水碧窓虛綠陰晝靜遊塵断且稱山人坐讀書

次韻題西梅四首

哥訪湖山未有期客中那得不相思三千里外多知己誰托東風寄一枝

翠影埼香迥出塵誰同桃李艶陽春孤山深處長相見吟詠多應我輩人

玉貌臨風洒欲消倚闌人認董嬌嬈禪翁不是無心看日〻相逢合澗橋

故里梅開幾度花此身猶自客天涯何時歸去重吟香宵厥遲留到日斜

寄徐彥威太守

告退歸来荷聖明許溪溪處樂餘生草堂勝有向風月只欠耆英共結盟

寄楊勉

年華一去似江波尔髮如雲我髮皤最是人生堪恨處會時恒少別時多

題趙魏公墨竹

松雪齋中時洒翰鷗波亭上每眠雲風流無限知何在今日晴窓見墨君

謝靈谷長老惠笋戲言

病起登山訪定岩石頭路滑倩人挑寄来玉版誰云美難止湖州太守饞

蠟梅

南枝花放蠟新鎔絶与羅浮種不同疏影寒香殊可愛品題何不遇逋翁

寄劉翼南典寶

不見遺民又幾旬半邊雪月白容身世情雖厭官宜守未許東林作杜人

寄李敬齋

塵世光陰似轉蓬相逢何日又相逢山川千里人南北對月吟風此意同

遁庵子詩集巻第九

遁庵子詩集巻第十

題徽廟画翎毛二首

汴京碑砍太原圍猶自揮毫含萬機五国城頭明月夜群烏啼断泪沾衣

花石网前松子落靈禽飛過恋残枝離々禾黍非周土風雨行人不盡悲

庭下鳳仙花盛開因對成詠

桂香未放菊猶遲獨有幽葩吐鳳児山客莫嫌秋冷淡満庭白紅似花時

十

春江送別圖

春風江上柳條新無那朝来送客頻一曲離歌一杯酒亂紅零落更愁人

題雪梅雙鷺圖

孤山々下雪漫々雪裏寒梅已早芳双鷺飛来花底立却嫌同色不同香

寄天平復庵長老

不到天平二十秋老禪宜是雪盈頭白雲泉上青松下惆悵年来幾度遊

佳城圖

聚土成丘馬鬣封墓前拱木氣悠蘢九原不作應死

憾歲有佳兒爲栟松

題溪山秋賞圖

山接溪雲樹接烟蘋花洲渚著鷗眠釣蓑歸去羨歌欸斜景空依載酒船

二賢堂 二賢魏徵宋璟也

鉅鹿知名有二賢佐興唐世似堯年經綸老手真成四千古風流豈偶然

孝烈將軍廟 即木蘭女也

代父從軍有遠圖勲名自昔女中無廟存孝烈碑千載羞殺人間鄙丈夫

送范生過古北口

關山萬里獨南還冒雪衝風鬢欲斑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閒

題石嶺鎮關侯廟二首

古廟千年石嶺前堂堂神像對爐烟不因義勇超今古爭感行人掛紙錢

奮志興劉欲有成控荆取益呈威名誰知輕敵身雖死廟食人間儼似生

題西菜

雨餘盈圃嫩還柔小摘調羹玉粉浮不識此中滋味好東坡焉肯友元脩

庭前紅杏花開寄友二首

軒前兩杏已開花日上細簾映綺霞絕艷不教鶯俗眼東君欲使媚山家

庭杏年年深雨露花朝未到已花舒朱陳村裏多千樹不及吾家只兩株

園桃新摘招梁用行同食

一樹夭桃手自栽春時倚檻看花開實成春大甜如蜜不敢私嘗待子來

七夕感懷

父母已亡周甲子節逢七夕又傷悲白頭想得垂髫日乞巧中庭把酒時

樂府

上之回

聖皇初幸日萬國願陪從綵仗懸雙旆金輿駕六龍關中明漢月塞外息邊烽黔首歡承治歌謠學華封

雁門太守行

北風卷沙草春深雁方回長城際山轉崇關倚天開塞土騎紫雲原野起黃埃寒金月下急西角霜前哀劍光動推邊漢幟影蔽高臺使君願長在何愁戎馬來

車遥々

車遥々行人心忙疑路迨黄塵蹉日神更亂紅雨點衣兎欲消車声加与啼声債羊腸雅与愁腸曲沙頭酒家不少留勿々碾破平蕪緑草身頓同楊葉軽春風千里随車行

放歌行

神騅趾海櫪志本在長途君子當衰世胡為自守株芳華蔽川原淑氣繞東都崇岡来鳴鳳異域進騶虞甲第開伊洛軒蓋隘九衢浮埃紫翠帶驚炎動綺襦時英俱臙仕結義縱惟愉千金置高臺将為賢者須黄縁苟不遇有才亦何如天道信有恒詎獨阻吾往

隴頭水

隴頭水流無竭疑是當年戦血風晨月夕声鳴咽似将昔日深寃雷忽有亡命児聴之報恩心更切却扣身畔刀水邊磨利舊時鋏磨利鋏鋒難犯不斬単于身不返

月涙々篇

月涙々風颯々風吹翠華照月照漁鰥屋楊絲夕隕彩蓮粉寒欽散鸂鶒鎖外鳴鷺鷥苔上宿凝霜悽離姝四波度哀響歌袖觸鴛起無心蕩蘭槳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下有鮫窟上有鯨波公乎公乎罔知尔意汝不謀蝸角名汝不罔蝿頭利胡為險津浮小壺不肯芳郊走軽騎公若沈河死妾豈能禍生有身無可恃有路不可行我必投河宮許河伯執公秧附公魄公能念妾旧時情便同携手廻家宅寧知迫公々不回素絃奏断悲風来

涼州詞

砂磧無風亦起塵雪山三月未知春九衢草滿多枯骨莫説當年借立人

雞鳴歌

金壷漏残霜滿屋鶏鳴喈々烏尚宿征夫才起促行装馬為攜鞍車整轂雞罷餞聞鼓角悲別婦出門嫂洞垂婦牽夫袂話帰日願學雞鳴不失時

洛陽陌

垂楊散微暁流鶯来早春桐逢騎馬客半是看花人華屋紫青鎖青楼楊綺塵緱山一回首荒陵卧石麟

上雲楽

乗雲車遊霞郷旌揺々珮鏘々左神童右女郎月流彩花凝光展瑶席献玉堂鼓氷絃酌瑞漿献麟脯切

切龍香斗將直夜尖頹梁此壽無疆

從軍曲

結髮辭家(来)執戟姓字從弦註軍籍手弄神槍過百觔
臂引強弓逾一石橫行敵陣誇英武一日飛揚起行
伍勢鷙猛利壓秋鷹氣覺雄態欺虎乳年來百戰邯
鄲道血流鐵衣生蟣蝨馬頭朔吹暗黃塵城角清霜
裹白草莫論裨將反侯爵畫欲勛名照青史但竭忠
心報主恩身死何愁包馬革

江南弄

萬里江天秋浩浩水清沙白芙蓉老烟鬟峩峩翠拂
空寒綠橫分鏡初曉沙香露凝蟾影滅涼風颭颭蘆
葦折蓮舟輕櫂入菱灣一曲高歌人未歇

飲酒樂

瑶席敷陳雲影羽觴流帶花馨要識劉伶一醉全勝

屈原獨醒

韓應詞二首

新柳新柳掩映溪頭渡口長條未絆遊人正是江南
早春春早(春早)風雨狹行古道
斜日斜日門外馬蹄聲疾林栖鳥盡飛還霞彩紅銜
遠山遠山遠莫怯行人歸晚

猛虎行

虎欲噬人長礪(赤)齒穴居卻向深山裹人言虎猛利如
刀誰知虎弱於(赤)虎君不見虎頭可料虎鬚可編骨堪
療疾皮堪侵眠官家置祿無近遠縱捕得之抵羊犬
檻車載入風不從子孫獲盡寧留蹤荒岩有窠俱化
土樵夫徐行如入戶君看世上物芸芸只有猛人死
猛虎

踏歌行

花下成群踏綺茵歌聲宛轉似翻新就中一輩聽未
畢元是梨園得數人

楊白花

楊白花雪同色最是無情況無力西蕩東飄意難必
斷送春花何太疾薄暮和烟點綠漪化作浮萍自不
知願托春風回故處爲伊吹入深宮樹

相逢行

君居閩越我幽燕南北遙分萬里天今日相逢如有
意看花歸共酒家眠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窟中水澄碧馬既飲之人亦食千軍萬馬用無
窮一朝水盡惟沙石赤日漸城百戰勞馬歸卻鞍軍

解刀喉嚨如煬氣成焰挈壺無處尋酒〻馬力乏弓
單力竭殺馬為粮飲馬血能使胡雖不敢飛馬革裹
尸歸六恍

白苧詞

當戶機張素烟瀟淋絲隨机春漠〻煖風催人製舞
衣玉手金針不停作城喜新衣穩称身願君日寵如
衣新長夜宮中縱欢宴蓮炬光散照人西筵前歌舞
動香塵楊柳腰輕咲飛燕歌声度箔雲欲斷舞影拂
簾花欲斷乱樂極不知東已白烟樹陰深啼蜀魄

剗門行

雲樹依〻接遠丘時看飛雨洒征裘不知銅馬坊何
在惟見隶乾水自流

綠水曲

夕陽閑遠樹春雲散澄江不見蕩舟人空对白鷗双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沛公倜儻真英主隆準龍顏絕代無
三尺清霜奮神武天命有在成大功况尔良平作臣
輔區〻范増何足取嗔目起來撞玉斗世稱人傑未
為公我謂不及王陵母豈是當年屠狗人怒髮裂眦
氣歆仲擬肩二酒快意咲但知其主忘其身公莫舞
公莫舞項王即日為亡虜秦亟来帰萬国朝六合之
中皆漢土

栖烏曲

啞〻烏結巢庭樹枝去年庭樹官畫伐主人不忍烏
巢移城上月明金析罷臨風還坐烏来歸烏不帰主
應惱非是嗔烏情意少願汝結巢田野间莫戀他家
樹枝好

竹枝詞二首

一程烟水一程山客子行時那得還女兒擊榜歌欲
絕愁見淡月白灣〻
烟消日出江水流江風搖蕩木蘭舟故園望斷不得
去楊柳無蔭又早秋

五襍組

五襍組花内蕊往復還行磨蟻不蔑已度逸水
五襍組常春木往復還車双轂不蔑已過函谷
五襍組波间藻往復還比翼鳥不蔑已行蜀道

東洛梁家謠

貴戚蟬聯沐殊渥自昔盛稱惟伯卓声騰霄漢震家
邦势田日月揺山岳七封侯爵樹奇勳甲第桐輝高
入雲座上鼓鍾宵襍還门前擊騎晚紛紜華館廣延

珠履客歌妓三千開紅白冬聞多置辟寒犀夏室曾懸澄水帛瑠漿香泛滿堂春乳脯駝峯爭獻新綺備慎盈同小草金珠棄道抵浮塵輦轂奔雷來里閈燕雀驚飛人駭汗四方珍貢先梁家天下豈知今屬漢世殊人去不堪論故址荒蕪隱燒痕無限豪華逐流水至今東洛獨存名

塘上行

塘西採蒲根塘東採蓮子憶々去不返浮萍共流水

琴歌

我作琴上絃君為絃裏曲々愁聽者稀絃愁斷難續

沙路曲

堂々上相新拖紫沙路築成平似砥蓮雨滴殘東末明馬啼蹜々來城裏絳蠟流光罷霧鼓霞絲幃煌暗山谷風採柳露洒華軒雨浥香塵漬朱轂曉入金宮神聖化萬姓歌謠樂升稼蕉穢芟夷強梗除願平沙路平天下

清平調三首

柳風吹煖近清明淑氣融々滿鳳城喜見玉堂春宴罷碧桃花底轉声鶯

聖主從容樂未央祥烟飄処御爐香願將一滴金莖露化作甘霖散八荒

夜深花露濕瑤臺女樂排空隱々來要祝君王千萬壽侍臣重進紫霞杯

歌行

黄河清

黄河清洗甲兵聖人在位天下平四時氣正三光明萬邦珍貢來宸庭邉烽不舉桴鼓不鳴家々雞犬声無聞奚須湯池与金城但見十日風五日雨醴泉出芀芝草生粟穀徧野秋有成秋有成品物亨聖人子孫萬世其永寧何以得此恍我情豈不見黄河清

鶴瓢歌并序

素江李膺鍊師得青城道人授以一瓢其形如鶴因名之曰鶴瓢鍊師復以所居之室扁為鶴瓢小房故作歌以美之

百斤之瓢世莫逢大逾五石無所容斯瓢如雀最奇絶不由人力由天工我知造物本無意賦形豈似雕鎸功霜粘倚頸纏縞白霞覆老頂如丹紅至人授矣來玉峯倒掛石上之長松秋清夜半雲漢靜坐聽歷歷鳴天風箕山棄棺蛩許隘陋巷椽飲嗟顏窮金丹

晨昕光爛々瑞煙暮杷香濛々從來草木松蕉纖奈
尔不與匏瓜同君不見葛陂竹杖化為龍飄々孤影
其誰從吁嗟瓢兮胡為不飛去期与仙人千歲兮居
崆峒

祥老草書歌

嶧山碑焚石鼓刓書法亂變日愈難真行既略況復
草怱々不暇嗟無端時逢典午作者衆義獻妙板天
雞翰當年伯英更傑出坐使束帛來戔々後來顛旭
斗酒醉禿髮濡墨池枯乾揮霍欻忽眾物泣爨姑辟
易心毛寒江南屏障盡一掃胡有祁岳圖青丹棠門
懷素慕想枝刓苦攻習飢忘飡種蕉萬木繞夯守綠葉
葉剪污株無完書成千文世莫識但見秋蚓春蛇蟠
年當英妙誠可尚白也歌頌人咸惟高問獨能鍾其
武追逐來肯行踹跚但言漬敗不收拾為文規贈昌
黎韓祥師只今為巨擘上与閑素爭噴沉錢塘山水
甲天下秀氣獨子為梗楠十日不出筆成塚中小老
兎愁難安公孫劍器諒莫狀鄞人斷壁曾無凝大書
特書運神俊欲蹙越楮弄齋紈晴軒小試烏玉玦双
龍隨手掀波瀾援毫跌宕縮萬騎陣勢詎獨鷺旁覩
熒惑振迅不可控中途驟馬四金鞍長空無雲布星
斗珊瑚樹雜青琅玕紛紜飛舞復何似蓬仙游漢驂
群鵠昨將一紙遠寄我天孫衣錦千花攢常時展玩
若無厭藏弆何翅如圭璧我欲中山傳不朽尋石為
倩良工刊碩使師勿置鐵門限從它須索來千宮搢
紳相与嘆莫及便欲奪去加巾冠厭声乞播不知息
箱篋盛貯光爛々雷霜載道歲云莫能許冥頑來借
看

灌畦老歌

赤脚科頭布為襖結束把甕常早去住不離溝畛間
云是城南灌畦老自言灌畦不計年衆詢早汙我為
好生平欲學漢陰人肯將機事藏懷抱朝灌西畦蔬
莫灌東畦稻出則引其兒入則隨其媼偃息還尋綠
樹陰燠風晴日眠芳草但願蔬成稻熟兩無荒使我
渾室樂歲終身飽更不念手胼胝亦不恤背傴僂尻
高獨酒滿床頭共醉長從棋收侶或有告之曰嘻汝
之為生也何汲々而營々資尓口與腹終歲勞其形
古人恥同草木化捨此亟立身後名灌畦老勉尓行
豈不見李靖微時宿龍宅起取馬上天瓢傾

種柳行

溪上人家多種柳我屋臨溪柳何有覓栽應記向陽

枝種處不辭當路口芭蕉因懷雨露思辣護恐傷紀
女手依恒近戶豈無意閒桃傍竹非為偶把煖將來
金眼明烟晴未引翠眉横已許成行縈游騎終教棲
葉蔽流鶯隱滿江邊嘆刺史影揺門外憶先生好滋
嫩綠延清賞愼挽長條贈遠行野渡如烟未王嘉市
橋他日閒應賒吟成為寄佳公子更學河陽盛種
花

廢宅行

金張甲第連雲起壯麗人傳古無比當時為計連萬
年一日豪華東逝水風去枝殘蔭井梧鵲散巢傾遮
道遠西棟朱簾白雲雨雕闌繡礎襍苔蕪公子無人
衣金鏤曲水流觴沉翠羽摧殘趙瑟与秦箏冷落吳
歌并楚舞蓮燈不見照螢燐鼉鼓無聞響蛙皷名花
憔悴殞鶯紅回首東風萬樹空池水尚能潜赤鯉庭
楊無復縶青驄鴛尾飄零榛礫混獅屏剝落草烟叢
亭臺佳氣雨時收却謝三春是九秋青李朱櫻為誰
寶兎葵燕麥不勝愁門下久忘彈鋏客那得娥眉來
咲壁馬周此日獨何心復遣為图構佳宅

還山吟

我住在青山君住在青山昔日不同出今日不同還
青山去我纔只尺幾度歆歸〻不得尖頭節屋繞蛇
穿高脚繩床鮮苔積唯有青山知我心我心日〻在
山深岩花润鳥總吾友流水松風奏雅琴今君歸樂
烟霞裏严蕨春肥香到盡坐石眠雲猿隺覩定知忘
我塵中士羨君非是等閒人掌蘿補屋未為貧明朝
會君不可得悵望烟裏曉鏡新

兄弟吟

同出天地根重踰左右手友恭有攸序急難須相守
淳風忽澆離薄者反為厚一貧成兕鬩兩富同杯酒
如何骨肉親不及知心友

壯士吟

一劍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是知己
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怀思在一飯不用酒杯深

棄兒詞

樂歲將身嫁夫早生得兒為掌中寶年來夫婿事干
戈边戍不回江上波身無完裙口無食一身憔悴
兒多容貌重修思再嫁把兒棄路行人罵兒立嗷〻
望母啼豈知母是他人妻嫁夫但願夫長好此身不
用兒防老

牧童詞

草豊茸兮牛肥畊之深兮牛不知疲朝群出兮暮還
帰攏坂漫々兮嗟行以遅無犯人之苗兮在我之為

商人怨

一従為商多齎銭去郷辭家今十年海山奇貨俱收
積南来北往如萍跡利轉求多険孟多太行嶮岩海
風波車輪易摧舟易覆餘蛟飢虎頻驚逐但知有利
不如労却将身命軽鴻毛一妻髩白愁孤苦子長不
知有父縱令外積萬黄金誰慰在家妻子心何如帰
来事畊釣日々眼前聴語咲

逃虚子詩集巻第十

逃虚子詩續集

秋水軒

湜々秋水載澂載深近依其宇遠映于林纓斯可濯
釣斯可沉晨茲夕茲以楽我心　湜々秋水載深載
澂衡茨不来曽瀾不興渟涵蒼昊萬象皆凝我守弗
渝㴱水可徵　湜々秋水匯江之流風平波静一碧
凝眸乃嗽乃濯乃泳乃游匂非知者孰知其幽　湜
々秋水瀦之以池曉月澄暈夕霭孛漪静同適性曽
無隠而我軒于上惟楽是宜

夢萱堂詩

夢萱孝子思亡母也○我母之生其萱以英我母之死
死其萱以零萱之零兮有日再榮母之死兮無復其
生○其萱陽々形於我夢平声落月屋梁髣髴母容
我侍母側咲言雍々恍惚不見痛傷奚窮○母之去
矣逝水東流一去不返我心悠々古人有言萱能忘
憂我憂弗忘匪萱之尤䊵々其萱翼々其堂有禄可
養母矣云亡傷母之亡如刺我腸風夜靡寧雨涙其
滂

右夢萱四章々八句海寧孫子良氏聡敏好学永
楽元年登春闈及第榮除庶吉士復選入　内閣

讀書學文其言与行甚謹人皆知之子良性至孝毋亡既久夢寐間未嘗不見之也故名其堂曰夢萱来徵余言余感子良之孝道故賦此詩以美之云永樂七年七月八日吳郡姚廣孝撰

題画夏景

吳山最勝處惟此嘉樹林茅屋住臨流蕭然宜夏深
晴嵐被崇嶠閑雲龍遠岑竹色連野水磵響禨鳴禽
當午起涼飇寧受暑氣侵惟應古君子退藏洗其心
紆遠凝谷口沉幽訝山陰安能從摩詰来此同醉吟

題画冬景

湖山本佳麗惟冬誇絶景積雪満林路頓使塵近屏
瑷瑰架庭除即此清淨境梅梢吐寒玉繞屋光耿耿
侵晨幽鳥轉簿英疎鐘靜開扉待樵歸涼月照西嶺
既無俗累纏宜有幽人詠若為容置身消揺忘日永

蘿月軒画

茅屋倚林薄緑蘿罥穹壁靈籟發檐清寒月照朧䏲
澗溪積蘚暈山空斷塵迹幽人讀書罷宴坐宜遠夕

客居九首

客居近城郭人事寧無干相之情固遂應之心亦難
危坐久沉鬱夏深癸巳残安得扙絶塵永槃自成歡

二

鐘呂非所受山林復何憎去就良由分豈在分与能
嚴冬不知熱炎夏豈言冰炎迭乃常事尤矣同谷陵

三

泰山資一塵未足增其岑滄海去一滴烏能減其深
大量不可限真隱亦难尋盈縮自有道今古惟一心

四

金璧未是宝禮義乃為珍學者貴力行斯須不去身
渾厖絶圭角何往而非親寅貌可兄弟奚必同宗人

五

絶交苦迫隘全交貴容涵吁彼嵇叔夜徒言七不堪
為人有善惡廉捧終懷慚豈不見元直来就德公談

六

棄極难容膝安居性乃便藜藿不適口飽食自長年
君子貴在道不与外物迁曲肱且高枕所樂樂乎天

七

啾啾雛根雀低飛亦成群大鵬奮南海翼君垂天雲
細大各天賦高下何足分堪咲無知輩論口徒云云

八

人壽乃天定七十世固稀所憂道死成白髮如蓬飛

宣尼川上嘆伯玉自知非但存貧賤心終不履危机

九

呉山小雨奥呉水澗且清登臨既久乖詎能忘旧情
中夜形夢寐始喜終復驚何日乞骸骨来此盡餘生

秋懐五首

啾々雲間鳴唧々砌下蛩遠客夜不寐孤坐心冲々
労心非有他物情自感通乃知君子憂所憂惟道窮

二

人生苦難定去来如轉蓬飄々不暫息俄頃西復東
焉知老将至清霜改顔容被浪無復得蓋棺乃全終

三

日没還再出人死無復生何為李世累憂悄不得寧
達人乃知命悠々自死誉紫棄且容老日夕引壺傾

四

塵世豈堪恋流光疾如梭秋風昨夜来落葉辭故柯
人生不發悟久矣成蹉跎一朝忽淹息惆悵当如何

五

人言身後名不如眼前楽名既死可用楽亦有何托
哲人守常道所遇皆不悪堪嗟愚無知區々論今昨

雨中誦経喜楊宝鼎至

官舎終日雨独坐披黄経孤梘庭下緑群竹床前
佳朋欻見訪清言悦吾聽香残篆縷消揺笈且整占
時手苟逢意髣髴従星々

寄高得暘

數日不逢高伯恭獨坐便覓茅塞胸書床塵満酒空
浪小庭惟見葵花紅今朝忽遇但吟席危酒頻行酔
何惜相期聯轡入鐘山且聴松風坐苔石

高景山深雲山居歌為浄上人賦

若人之高孰与同居深与世無相通峯巒陟磴歴阻折
一逕直上渓雲中深雲之中何所有重関深閉無塵
蹤下有盤渦出壑之流水上有倚天照日之奇峯險
崖雪積兮侶手天日恬石林立兮猶彼崆峒青松兮
如龍白雲兮重々道人結茅屋不費造化工似李大
梅老不欲世人知住處復裊鳥窠師居木杪兮梯曽
空惚然宴坐忘物我但見木葉青還紅石頭路滑誰
得到来遊只許香山翁我年已老倦奔走南还願与
君相従會當酌瓢泉柱吟節招明月引清風俯仰咲
傲兮不覚日之又夜共坐於盤陀石上且聴寒山寺
晨鐘

題群山図

君不見華山去天纔咫尺夜半先觀海底日又不見
天台四萬八千丈秦階六符手可掌羅浮姑射在雲
表板梯陟磴誰能上緋霞紫霧凌蒼穹丹葩瑤草生
清風泠々鳴籟出萬壑森々列劍羅千峯中有瑤樓
玉宇彤扉朱戶曾開閶出隱々翠抱千芙蓉若非仙
人宅乃是室王宮玄都不易到肉眼焉能窮西師趙
生誇筆力貌得神仙萬之一溪藤滿幅趣无盡疊嶂
重巒攢碧我本林泉人况多山水癖年來不意走
城市栻日披圖長太息何田誅茆結屋向山頂白雲
青松為友共樂無極

寄萬書記二首

瓶錫高懸懶出山雲閑那得似師閑旧時題徧巖泉
石不撲蒼苔露一斑

師居岩谷我居城無去無來兩絶情今日何緣忽相
會山華含咲嶺猿驚

挽張天師二首

靈標何挺異於道悟玄々富貴山中相清閑世上仙
恍然遺劍珮無復恋雲泉去住渾如夢斯須五十年

二

分袂戡綵歲神交不暫忘忽聞栢桂館却憶寄蘭章
金石留丹訣烟霞護劍光了知同羽化寧免泪沾裳

賀濟用文陞太醫院判

英年學古復通經家世傳芳有典型醫國惟應凭識
見活人全不藉參苓紫陞判佐辭東署喜掌調和侍
禁庭愛我締交勉白首歡然猶幸寄餘齡

遜虛子詩續集終

逃虛類稿目

銘

說

書

雜著

祭文

書題

疏

遯虛類稿目終

獨庵藁

賦頌

哀靈禽賦

猗兹禽之爲珍兮靈固表夫其類承二氣之粹翼兮迥化毓此南离惟其數出之希彩兮人驚睒而成奇能衆言而靡隱兮何聰慧之不羣音之誇聆〻而曉可啟兮蒐已失其鳴声絲翰緜之誇脩兮翡翟䩭得而爲形似銛利如削理兮趾鮮明如渥丹(天音)咮短而頳遶朱兮圓眸瑩其秋蓮

一

羌姿性之不凡兮陋庸〻之伎巧逐蜚僊以翱翔兮集琪林与璠島夕棲穩於扶桑兮朝啄飽乎瑤草渴則飲於天津兮暖必浴乎弱流獨尚羊於六合兮杳冥〻無所不之(醻音)諒斯樂之靴與兮縱彈躲之焉俟俄誤落于塵寰兮奚須悲其天風(謡音)女將爲安之太康兮不知危机之不可履信罟罟之雲罽兮身一入而非女有(加音)以虞或女以爲珍兮曾薦之於華堂(醻同音)遇貴介之春睐兮寧厭局於雕籠食膏粱而飲香泚兮且西連而爲樂何縶絕而之野兮常攜〻而抱恩既不能復乎舊遊兮當尋丘壑而盤桓無裴仙之與翱翔兮冝求友於玄崔孔鸞胡爲逐烏鳶之上下兮喧嘵〻於城池欻遭人之毒手兮奈體解而羽隳悵是死之可悲兮安莫測其何緣(諳音)吾獨知其所由兮蓋嘗叩之於靈氛若曰夫物之負奇兮多不能保其美也士之懷才兮多不能肆其志也余懲安之滋甚兮常尤人而悠天夫懷璧之是罪兮此亦自古而爲然象之亡而有齒兮鳥之殞以多翠蚌含珠而剖腹兮石孕玉而必碎昔靈運之罹刑兮有春草之爲句(鼓音)念中散之殺身兮無廣陵之可奏杖衆多爲之斃鑒兮詎靈禽之可傷聞若言而倏寤兮乃獨欷歔而彷徨柳時命之綿纒兮奚必論夫予藏哀尔偶之影隻兮尔雛之未長幸夫禽之有靈兮當逸迹乎其故鄉乱曰琪樹青葱女旧息兮瑤草芳馨女川食兮狐死丘首是可式兮尔形炙解靈弗剝兮幾其來歸慰女之雛兮

連理木賦并序

海雲院有山茶二本爲屏於東軒之外蒼陰蔽檻枝皆連理寔希世之瑞吳郡道衍乃書而賦

曰
逖虛晩坐于東軒之下睇連理木而竒之披襟
支頤將援筆而賦客有儒其衣冠者容美髯揖
而進前曰子殆有所思乎逖虛子曰然吾觀木
之連理植物之異拔乎后土生乎閭毋匪人歟
德澤地應和氣惡有能致之者吾將賦之以慶
其瑞也客乃掀髯而咲戟手而言曰子胡不寃
其理而惑之若是也哉夫木之為物也發於萌
蘖成於拱把綠蔽山谷青延林野不折樵木之
手不殘牛羊之踩歷風霜而不寃沐雨露之濡
洒黛色千尺而倍崇蒼皮十圍而更鐸或指窩
以結巢或棲神而立社志士見而興嗟匠石顧
之而不舍及其用也刻鉅舟而濟大川斲穹柱
以成廣厦斯寔天之美材為希世之詭瓌也其
或瘻而擁腫節而輪囷柯葉偃覆而作蓋根株
蟠結而為輪今之連理蓋此類也匪為妖以媢
世又異災以害人是皆得其氣之一偏又何足
羡之為奇哉逖虛子隱几喟然嘆曰客其好辯
也歟天地之間異瑞殊祥聖賢稱頌傳記脩詳
卿雲甘露景星鳳皇麥兩岐而一幹禾合穗而
異穟芝五色而三秀蓮並蔕以同芳本之連理
夫豈不減在邦則邦榮在家則家昌茲木也産
于佛宮長于禪房名曰山茶貴為豫章杞根南
嶺為屛東廟蔭深於百稔芳聲播於四方枝
應同氣理應合歡縮靡解兮似結轉不斷兮如
環猶垂幌而致雨疑駕梁以度仙咲玉磬之折
斧鄙窩膠之續弦朝映綺霞夕籠翠烟宜大夫
士之興詠豈兒女子之見怪茲木也鍾沃壤之
和氣感至人之德風夭祥之是應惟道之所陰
愧吾無昌黎之雄筆聊欲美其形容者也客乃
赧汗再拜而退逖命童子挑燭而疾書于板辟
之中

瑞芝頌 并序

洪武六年經山及禪師退隱於受經海雲精舍
是歲佛殿後山産金芝一叢二十餘莖衆皆稱
瑞禪師不四三月果應高僧之詔後禪師歿已
八祀當十四年夏其芝復生或謂禪師旣歿瑞
何有焉於戲禪師一代之偉人也其道光德澤
被于山林寧有已耶蓋芝之為瑞以彰其後矣
夫為禪師之後者當思省其身勿恃瑞以自滿

倘有善則當修而崇之有不善則當改而新之
勿昧先德勿墜先緒其為瑞也則將有太於芝
者矣矣材椎魯少文忝嗣禪師之道故敢執筆
用陳頌言詞曰
衆草芸芸出于化元猗歟金芝天豈不然其萃
維同其靈芾群靡生朽壤惟毓仙源英蕤自天
徵乎在人瑞漢武皇懿商皓民嘉禾淩飽甘露
醴泉異類齊旺間世有焉猗歟金芝産茲紺園
或鉅或纖紫茎寔繁於粲燕矣敷紓輪囷其暈
耀陽其色尚坤佳氣藹藹如烟如雲以斯嘉詳
孰謂不根惟從山翁師嚴道尊出世奇秀疇弗
標許以休于躬乃昌其門翁之云亡甫及八春
夫芝復生煌煌孔豔或言翁歿瑞應奚因詎知
我翁含德茂存匪虛其美昭示子孫為翁之後
宜省厥身善則思進過則思悛勿墜先緒期千
萬年

記

釋迦寶覺禪寺記

僧之坊舊多以律居為禪師者僦其席以聚徒
而說法也禪之學日蓄衍於是百丈大智海公
折中四分律設規繩建叢社而始有禪剎焉然
歷丟滋　真丹國中薄海內外僧之坊故禪多
而律寡矣夫禪与律一佛之教也非禪為優而
律為劣也禪者非律無以束其身律者非禪无
以見其性故禪与律不可斯須相去者矣然佛
之教也律之束身為次禪之見性為上故凡僧
之有識者多從事於禪學焉杭之釋迦寶覺律
寺也晉天福間錢武肅王之妃仰氏建于西湖
之上聚景園之陽法師師寶者為開山第一祖
然然而山水清勝堂殿靚深真靈匯宅所疑安問
所無有者元季張氏據西浙城於杭凡寺宇當
城之基者悉徙焉由是寺徙于城之闤闠中居
義和坊之右矣非山水清勝之場是亦錦綉繁
華之城也寺為兵與以來田有役故僧散落
而寺日就弛焉
皇明洪武十六年春寺僧德果耄而無為懼道場之蕪
沒非有力有德者莫能起之乃會衆議以狀請
餘杭縣吉祥山無相寺住持叔琦禪師主之而
易律為禪矣卅琦杭人清敏而儉約得法於中
天竺空叟悟公人以卅琦才兼得主是寺為宜

也嘗度弟子若干人又能等心羽翼將櫝其旧
制以嚴其新規故嘗請記於余〻與叔琦爲法
門叔侄遂勿拒而記之夫寶覺律寺也今卅琦
主之而易爲禪然禪非律死以來其身律非禪
無以見其性若有禪而無律其不可行也明矣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斯言佀之卅琦爾能
與衆悅於禪而不忘於律豈有徒侶之不嘉而
道墒之不固也哉卅琦石宝与開山同或以爲
開山再世故而勤諸右以曉夫將來云尔十七
年龍集甲子冬十月燕山慶壽住持沙門道衍
撰

廩城永安二大橋記

廩城據曹湖之右北距延陵二舍南距吳會一
舍有半按郡志吳太伯自荊蠻逃吳始都梅里
梅里密邇廩城故其地腴年其俗淳美而尚礼
義至今稱其鄉曰太伯鄉廩城界於延陵吳會
間使客估夫舟車與騎往來衢〻蟬聯而蜂接
然其水通深廣瀾奔湍激俾濟者神懾膽悸自
非鉅梁長杠不足以安其行也故旧有二大橋
跨港之南北者曰廩城東西者曰永安危乎既
然相高並固若虹蜺連蜷而駕空冥爲一方壯
觀故居蒙之以寧塗之賴之以利〻橋之患及
於人者豈不博而大哉至正丁酉江淮間戎馬
紛擾傑帥計橋凡當要衢者悉斷則斂不便入
境故二橋由是而毀居民亦散於他邑庚子兵
稍寢民之徙者日復其業行道之人望其港不
死病涉之嘆泗洲寺住持常公推仁恕之心率
衆貸力且以木搆不五年而兵復毀既而常公
卒其徒晋通能踵其志欲更石作復其旧規凈
人善長又能翼而弓之於邑〻之富而好施予
者估其財貨而能備役者飲其力敦彼良工琢
以美石權輿於
皇明洪武六年八月成于七年之冬傭之工若干用錢
一百餘萬橋之役豈抄手哉然而民悅于心估
財者不厭其煩飲力者不嗟其勤翕然畢工若
天造焉通之孫脩學過余請記以告來者余旧
見有司凡本一政興一役官令於上吏承於下
或募其民以財以力非驅迫捶楚則貴于也從
有成而愁苦之声載道何哉盖其役也非民之
所樂爲而爲之也惧其法而然尔今通爲是橋

因氏之所樂為而為之也故估財者不厭其煩
欲力者不嗟其勞足以表夫通之用心可謂知
其方者矣况通能建其先師常公之志二橋既
成則居人以寧塗人以利常公雖死亦無憾焉
耳矣故書以遺僧李歸而刻諸石

乘珠室記

己未之秋燕子游赤壁之夜通玄先生於普光
明精舍定起夜將半出戶四顧仰見孤月獨朗
星彩戢耀長林無風寂彼萬籟先生驚且喜不
覺手舞而足蹈於是披田衣躡繩屨拄九節之
節翩翩然如皓鶴凌空不知其所止也俄詣子
陽真人於靈虛之館裁容之房真人衣青霓之
帔坐丹霞之床聆吾足音歡然起行迎坐于室
逍遙彷徉先生作而周覽其室一無所有渾侖
莫窮晃朗靡究虛無緣標明非因實固有其前
寧得其後不西不東無夕无晝方圓亞入小大
俱固冷然湛然若水晶宮寒不見侵燥焉爍焉
猶人輪居熱不見炙璿烏讓明烟霞却覆疑別
是其乾坤曾弗括於宇宙者也先生見之惝怳
心疚怪而問於真人曰茲室也其大如粒光明
偉常胡得而至於斯耶真人咲曰子竺乾氏之
徒也未聞吾之道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寥
廣莫恍惚窈冥萬象同稟四序不更匪穴而居
匪灼而明匪規而圓匪激而清非有非空至神
至精大如粟米函囊無垠取而勿禁加而勿盈
珠之喻黃琮蘇之如孩嬰藏籠獲之以長壽軒
轅得之以飛昇眉翁聞之以洗髓伯陽悟之以
弘經吾嘗于此輟食廢眠採而得之真合自然
今此居空朗若壺天不從內出亦非外遊子何
怪乎其然而不究其淵源也哉先生聞之倏焉
自省而謂真人曰吾知之矣真人之道與吾之
道惟一无二既非中間又非內外一切萬法等
無有異又何怪乎此室為哉耶真人曰子亦知
道者也吾可與語矣吾室即乘珠室也子宜為
記先生乃稽首作別而賦之以詩曰
太乙耿耿元陽精非白非黑非紫青和靈混元
未始成渾侖豁落入窈冥視之無形聽無聲後
莫得隨首焉迎亞乾蓋坤孰與京天地有壞彼
勿傾至人獲乃生長弥年無為守黃寧惜如至
珠護若嬰　惟恐侵憧慎華池中涵神水清朝

挹暮浴敷瑤英大如粒物誇至靈絢爛赤日欺長庚皎皎上与蟾爭明方圓並容那敢爭用之不竭加彿盈於焉茲室乃得名天官下衛呵六丁通玄先生詩以銘傳之不啻三千齡

随菴記

世之善于随者莫善於吾佛如来也如来以真常湛寂之體淨妙圓察之用往来於三際出沒於九有凡含齒戴髮蠢動飛孺緣至則應求無不從貪者喻之以淨恚者喻之以慈癡者喻之以慧千殊万異交應互答曾無一念之動靡有毫髮之差譬夫水之在地也派于江則清入于河則濁歸於海則鹹𥗽渠陂沼淵汙潊漩從其所而不變其濕也吁世之善於随者能若是摩甚以世之善用随者多不得已也或威以迫之或利以誘之或尊以俾之或友以輔之其或時之過焉勢之往焉有能随之而不改其度者則吾未之見也雖然世之随者衆人也如来之随者聖人也衆与聖猶丘陵之与塵末蟻糧之与螢爝豈可同年而語哉然吾學如来之道者其如来之体不合如来之用盖其力之有所未充耳力之有所未充故學者當勉之則必有至之日矣丹丘濬公天淵亮雅茂重博通內外學嘗構室于四明之青山為恬養之所命其名曰随菴徵衍為記衍與天淵為法門從昆季也知天淵為詳天淵居青山之日禪叟墨客樵人牧豎相與往来無賢愚賤貴之有間其熙熙自若也今官於僧錄寵承

天春王侯將輔貴介名士情交而禮遇其亦熙熙自若曾不以榮譽少動乎其心自非有得於如来之随之道者能是也欸然於如来之随之道如無所得而不為衆人随者吾弗信矣天淵苟能進而勉之蓄而廣之則將有不止於斯而已也姑為之記焉

純一庵記

純一菴在杭郡城之南門元至順間郡民鄭元善舍宅為之無像易禪師主其菴席之衆以禪為栖寔一方之清淨伽藍也至正己亥郡之城增築菴當其要遂毀時無像之孫濟聞念道場之既毀香火之不繼忡忡于心將謀地以別其業而卒不可得杉菴傳居士志尚佛乘家于鳳

山之陽宋故內之荷花池上居士與聞友善丙
午冬舍所居以襄其事菴成凡外之衆石林樹
之境益奇內之薰炬依華之供益盛鐘磬禪誦
所咏不輟菴之清淨殊妙十倍于前矣故大方
之名德如徑山淑禪師靈隱瀞禪師淨慈渭禪
師育王裕禪師今僧錄右善世蔚公左講經玘
公右講經仁公咸徃來游息而不厭於是菴之
名遍耆檀施之來日無虛矣
本朝
洪武甲子重建觀音寶殿暨衆屋既緒而聞慮
其後之人罔知來系故錄其顛末請余爲記以

示余於聞識既久而知之爲詳故弗讓而言曰
杭之爲東南大郡鳳山當郡城之首江山勝槩
於此爲最故宋南渡建行宮焉宋亡元興西僧
楊璉真加請于世祖改五大寺於宋故內造白
睹波以鎮王氣未及百年五寺燬于兵而睹波
亦頹矣嗚呼毋相之無常榮悴廢興相禪而不
已惟如來出世純一之道天地成而未始成天
地壞而未始壞廣大微妙不可得而思議者矣
今聞能悟此道菴之興何以記欲記乃文字語
言也書于簡而簡有敝鐫于石而石有泐況夫

純一之道不恃言而存不言而泯也雖然事無
理不立理無事不顯菴廢之記又不得而無也
故勉爲之記聞字聲外元善之子爲人端雅好
學嘗典藏于南屏云

游補陀洛伽山記

補怛洛伽山者居南海上由四明城東行不百
里即海〻凡兩渡一渡過昌國邑自邑之沈家
門再渡始抵其山舟泊山趾有石若人解幹橫
出于海水曰短股人自短股乃登麓路蜿蜒而
上二里許有補怛洛伽山之門補怛洛伽梵語也

此云小白華即華經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
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
也由補怛洛伽山之門而入松蘿夾徑森〻陰
陰至清淨境亭由清淨境亭東行盤嶺而出四
三里即潮音洞善財巖其洞若岩海潮舂激無
夕無旦其聲乎鞫猶鼙霆崩石林谷震動風凜
凜浪花噀人如雪崖石欹滑險踰眠睨求現者
非誠懇剋切則掉眩怖恐無所不至矣由清淨
境亭北行松珊而轉有峰穹然而起者曰正趣
觀音寶陀禪寺當茲山之中與正趣峰相直寺

之楼閣臺殿絢艶宝麗若兜術忉利之宮人世
殆無有者寺之後一峯巍然由妙高之頂曰妙
應妙應峯之左又一峯曰先照日出時先照者
也有石三曰磐陀曰師子曰無畏妙應峰之右
有石曰白衣白衣石之下曰三摩地曰象嵓登
象嵓而西望則古鄮太白諸山横截海上白雲
縷〻与風帆相上下此一絶境也自磐陀石而
東望海波涵天渺茫瀰漫一日無際搏桑日本
蓬莱方丈皆鄰島尔此一絶境也寺之東北隅
磐陀石之下曰孤絶菴宋真歇了公栖禪之所
自孤絶庵經無畏石而下曰千步沙如麸金煌
〻照耀天日由千步沙而南有石浮圖擬其西
曰太子塔元之鎮南王所建也是山多靈禽異
卉清泉怪石雖天台峨眉莫能為伍是宜大菩
薩所居也故四裔八蛮九牧五岳之人凡信佛
乘者不憚萬里重趼蒲伏皈命来求現焉今年
秋予擎香絶海登山礼潮音洞求現至善財嵓
一拜起則大士現金色相好於嵓内金瓔被体
光燭嵓石遂生大慰悦如獲至寳而帰予嘗見
往之居禅者曰観音大士人〻本有無方不現
矣必往是山求焉居教者曰華嚴經中善財所
参南海孤絶處補怛洛伽山華藏世界中知在
何地豈可以此為寔也哉予曰禅者理軌教者
事碍皆不通之言也観音大士弘誓海深随波
祷求其孚感昭焯如左右拳譬夫月之行天水
之行地無乎不在観月者必登乎高観水者
必臨乎深何哉不登高不足以見月之朗耀不
臨深不足以水之激波以月与水獨在於高深
此豈理也哉人之万里重趼絶海登山求見大
士是猶観月登高観水臨深而已若能達三十
二應為一身死边塵刹為一土即此離山是真
非真有何間焉尔故予誌之以書于石示其後
来求現者云

迎福菴别業記

物之属於形器者有成壊廢興之理然一係乎
其数〻既定矣物莫外焉雖天地之高厚而有傾
圮日月之光明而有薄蝕山嶽之峻聳而有頽
裂江河之流注而有枯涸金石之堅剛而有銷
泐況其餘乎故達人観之以身為聚沫三界為
旅泊於是去華而就寔辞侈而従倹衣褐茹粗

舍邪茨于窮島邃谷絕島荒渚之間恬養其道以終餘生奚有外慕者焉故湖海之人景其高風歸仰不暇遂成聖道場也者往々有之矣使舟順公寔有道之士宋李淳祐间来呉東陳湖之上結庵居之且以念佛三昧化導士女檀度川湊遂擴其庵以延多衆堂宇門廡制君大方名曰迎福庵然菴之址據湖之沙磧風濤烟浪春激蕩滴昕夕不停公之孫永福慮其有陵谷之变不能永也當元之至正间遷建別業於大潭村以圖其久故存迎福之名焉其廣原田平衍林木茂蒨當村之西乃復称之曰西林或以福非達者也身為聚沫三界為旅泊何其罔知成壞廢興之理以拘毋相而滞其迹乎余曰不然儒者継志述事為孝佛者以聯芳續燄為道不能継述者非儒之孝也不能聯續者非佛之道也蓋儒佛之教非始以此為滞其迹而非達也歟況吾佛設教欲存于世以利其生故吾徒随所建立道場以表示之使其不永冥教之得存乎福尊請余記以示其後故書如此福謹惪人也多脩苦行云

記十八羅漢過水圖

宋李公麟常畫十八羅漢過水圖其成精緻妙絕今古然秘諸名家毋莫能睹今醉李常瑒陀六畫是圖観其布置緣飾與公麟雖殊而筆法仿佛有公麟之妙一時人甚称焉其圖先畫一大溪四面皆崇山突巃烟島霞嶠狀疑天台雁宕溪之中流濺々駛若飛矢旁流依山曲折縈廻如帶然後十八羅漢次第渡焉先四尊已渡據大樹下踞石上兩々相向一耳金環衣緩衣袒右肩趺坐一衣大衣翹左足右手撫膝上衣緩衣者反右手執櫛爬背痒對衣大衣者適然若自得一衣褊衫右手掐輪珠左手加膝趺坐一赤衣大衣卓烏藤于石側右手托石上反睨二尊才登岸者一磬襟束帶貌笑愔愔自若一踞溪五七步拄烏藤立仰顧束帶者一童置乞笠杖于地拄烏藤主者水湿裾童前以手絞裾水無難色次二尊同渡一衣大衣赤跣已登岸一老者肩囊涉去岸僅尋丈力將竭不進已登岸者用烏藤伸而接之次一尊耄而弱鬚眉皓然如鶴衣不掩骭一童背之而過足跕流甚

力次三尊同渡一老者拄烏藤二壯者左右翼之手臂相鉤聯而濟右者以一手携双履左者亦以一手挾囊々然勢若臨慄狀次一尊去岸已數步左摳衣右曳杖回顧後渡者一童前行肩荷包笠腸懸鉢囊左手拄杖汲々焉而進次二尊同渡一長耳昂鼻厖眉雷頂衣褊衫揎袖露兩肘手拄杖一童扶之右足下溪水瞿々怖甚一壯而美者眉間有毫相以帶高束衣將渡一童置包笠烏藤于前藉草坐着芒屩欲進次畫三大松落々影倒入溪水松下列以磐石有三尊未渡者各據石坐一衣大衣耳亦金環胡鬚拳然連鬢左手按膝右手托石上顧後渡束帶者一袒衣露腹交足坐撚紙刺鼻作嚏一亦衣大衣手执藤向交足坐者如欲語狀凡十八尊一々兒殊狀詭可謂精妙入神者也噫此十八尊者皆声聞僧斷煩惱而入道品佳壽命而證無生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然公麟碣陀之所畫得其形似之粗者耳以其神通妙用變化叵測或於小中見大々中見小隱而為顯々而為隱雖公麟之善繪何得而措筆碣陀之筆法與彷彿有公麟之妙而亦安能描模其萬一也今碣陀是圖甚為艰有和川柱庭孫居士乃珎秘之余因滄海上人而獲借觀焉上人會稽人明敏好事命余識其觀之歲月余与上人友始善故弗拒遂筆之為記以歸諸時洪武六年二月八吳郡道衍記

蒲窓記

肥甘柔毳淫哇靡艷物之尤者人之所共好也清苦幽寒宗寂質素物之微者人之所共棄也有人於此以尤物為棄微物為好者非篤理專道絶俗忘世之士則不能若是也鳳翔覺菴真師通諸教部了最上乘領袖城之浮屠禅寺理衆之暇無所適意於是啟南牖於丈室以菖蒲為玩夫蒲微物也根橎於水石清而不朽叢貫於寒暑常而不變蕭然于几席之間閑而不放泊然於烟霞之際澹而不厭盖師之德有侶於蒲故好之矣至若春英秋美朝陽夕露剪校培濯各得其宜人知師之好於蒲而不知師之以蒲為佛事也師也可謂篤理專道絶俗忘世之士者歟余嘗訪師於丈室見蒲於南牖之下色

寒而鋒利森森如虎鬚劍脊余雖於物無所好然偶見之亦愛矣師欲扁其室請名于余故名曰蒲窓乃復為記

海雲院東軒記

海雲院當寶蓋山之陰院之户北向東西兩廡極幽曠人乍入其户多以東為西西為東也居久始能定其位而不惑久元建公愛其東廡邃奥遼闊薜垣延紆嵐嶺交互境幽而不昧物秀而不露公即其處經營構度闢軒為娛觀之所軒之扉牖几榻皆東故曰東軒軒之外喬松雲映疏篁風泠幽藹茂草匝砌繞户嘉果異植羅簷傍榴山茶為屏枝秀連理月桂為藩花藹繼榮而之過也泉瀨瀨以脩除日之叔也樹暖暖以驛檉林翳丹柰池影金鱗物隨時而変態人逆境以移心故公禪坐于斯經行于斯樂賓友於斯也不三十年而公化去公之孫徑山及禪師能踵公之志護歸欣之嘆誦考盤之章於是退隱茲軒區其声光加其道行故余得從禪師而樂於是軒也涼晨燠夕靜觀清詠悠然自得如處乎化人之宮矣噫公之創是軒也非獨樂於己而已蓋欲遺其子孫施其賓友於無窮耳然公樂于是軒不三十年雖享於己者短而利於人者長也愚以人不獨樂於己而共樂于人者此聖賢君子之心也公能以聖賢君子之心為心雖享於己者短亦何憾焉耳今也余幸而樂於是軒感公之德不忘故不可以不志遂書之

遊天池記

中吳山水之秀而奇惟天池為最天池在花山之右其廣無十畝山高下而池分為三層折連其寔則一水也澄湛渟泞上涵虛空下沉無底龜魚泳焉蛟龍潛焉清風歘興与波相擊其聲始瀏然而來終析而下石硼則若鳴萬鼓人耳語猶隔重屋不聞衆山廻環既邃且与惟西北獨缺以通往來花山之上有峯聳然峻影俯波秀色可采宛若菡萏初出水名曰蓮花峯峯之下奇樹蒼筠倚藟珍藹間廁而錯陳旁則怪石如林欹懸峭立若几若皷若獸若踞若人立者不能悉其狀外一石出水中寶僅尋丈廣則如室而又加工砥下嵁中可巢龜魚名曰龜巢

石由龜巢石去數步地又一大石突出爲广浮
圖人即依广鑿石爲屋深幽虛朗中奉大雄氏
之像々皆石斷渾然無迹如出夫造物之所成
者自石屋沿澗而上至嶺之絶處輿然若堂可
架亭宇數十楹山無遠近川無鉅纖風檣雲樹
林麓丘墟森列于前可使遊者盪胸懷而暢心
目也至若春温景明歲豐物康士女紛乎而爭
來輪蹄襍乎而競進畫舫充停簫鼓不輟望之
者疑爲桃源非人世所有境故余亦好遊於是
凡三至焉既至則必窮峻臨㴱尋幽索怪忘登
頓之罷恣嬉遊之樂蓋余不可不志也况天池
爲中吳山水之最秀而奇者凡余同游之人又
皆嘗所愛而友者抑余可得而不志乎遂爲志
以書于石同游之人初則海雲院僧士龍里生
鄭椿次則儀真張甯臨川詹某吳僧慧略三則
閩国王清獻公之孫曰裡者侍人龐氏子善吹
吹笙至正乙巳十二月廿八日吳郡道衍記

虛頻藁卷二

獨菴藁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妙智院者宋宣和間賜紫法章大師所建也
院距燕城北四十五里有墅曰相城院立其
中維與民居伍爲一方植福之地寔衍受經
之所建炎四年兀朮渡江而南燬于兵第三
祖慧日縛茆爲廬以嗣其傳不絶如髮後太
師和武恭王楊某國家賜以是鄉之田營別
第于院之南鄮王憫院廢施金粟以起之元
之大德初第六祖德榮以院湫隘不足容衆
與其徒惟一欲增擴焉於是漳州路總管張
侯伯顔其夫人楊氏合奩具命榮等搆堂於
院之中奉圓通大士十八大声聞僧暨營東
西兩廡稍見其成規焉至正向第八祖妙通
又勤事土木使徒孫宗傳廣募衆緣易堂爲
殿設靈山一會聖像于中復以十八声聞翼
其左右絲繪刻甍靡不集幾十年而再燬于
兵况諸祖又皆化去兵後復業衍年始越冠

遇歲飢無力乃亦縛節以安其徒

國朝洪武初里豪俞善与弟信為人尚義好施予因
周覽廢址概然異嘆曰佛聖人之宮衆生之
所依怙奚可蕪沒為狐狸之囿也於是首捐
己帑錢二十万購里人聽事之屋一所邑民
惟然樂施遂孟其材鳩其工備始克成今
殿五楹向復新于前度其費計抄七百餘緡
起于二年之春完於十一年之冬其中仍奉
聖像如第八祖所建殿者雕攬列楠宏深雄
麗壯觀一隅雖藉衆成多出於俞氏之力也
於戲先佛有言安之不固如水沫泡漚速起
速滅人其可得恃乎夫院自宋歷元迄于

聖朝僅二百五十餘年若一瞬頃凡燬于兵者二成
于檀者三其間增減廢易又不知其幾何也
先佛所謂速起速滅其不可恃者明矣雖然
院之存亡興廢自有其數固不足言然殿之
成皆檀施之力詎可泯而無聞也哉故併銘
于石以示後之人銘曰
巍巍大雄利生無極匪崇乃宮曷称其德雄
此寶殿地涌天成雕攬朝暈彤楹夕明如淨
琉璃内現金像人天拱翼龍鬼戴仰斯由衆
力載經載營厥功居多俞氏弟兄昕安匪堅
如彼泡漚曰廢与興胡足留念慈門廣辟檀
度雲從勒詩貞珉垂耀無窮

春申君廟碑

余嘗讀太史公四公子傳至春申君賛言初
春申君說秦昭王及遣太子歸何其智且明
也後制於李園耄矣余既而嘆曰於戲仁者
必智而智者豈必仁乎智者不仁則無所主
矣春申君善於智者也然明於初而昧於後
何哉蓋失其所主焉亦以其說秦昭王使謝
韓魏以善楚及遣太子歸遂即相位封為春
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乃就封於吳
以此觀春申君之心欲為富貴無窮之計故
李園之謀得以入焉雖朱英有無望之言春
申君不聽也然身死棘門將誰咎乎所謂明
於初而昧於後者蓋失其所主焉亦雖然春
申君相楚二十五年其都邑宮室之美賓客
輿騎之盛珠履劍佩填戶溢道勢傾人主威

震海内雖強秦趙魏不敢加兵於楚之遼鄗
皆春申君之力也时春申君亦可謂人傑夫
有日用物精則視皖強春申君矣死于千載
之上　其精爽於天地之间必有凝然者矣
吳郡長洲之民立廟祀之不知始於何代凡
歲時社臘必祭水旱疫孔必禱〻之輙驗廟
並於浮屠氏之宮歲遠廢壞难於祭享

國朝洪武十一年冬居民於相率貨力鳩工倚葺
故廟與像咸一新之浮屠某請書其事以勸
来者余故筆春申君之大畧如此乃復作詩
與民使鋟於石歌以享之詩曰
君之生兮輔楚孔勲咸震海内兮燕〻寔粹
三千劍履兮壯士盈門生既英傑兮死必為
神形宮臨溪兮溪水流〻庭樹霜紅兮神容
如春蒸彼蘭醑兮我歌遏雲願君之歆兮以
福我民

白馬照禪師塔銘

洪武八年乙卯衍因通儒學校
名留京師天界禪寺時有僧自陽羨来告曰前
白馬長老元明禪師還宗于鄉光明盛大希
有奇特衍聞其言既哀慕而復忻慶雲山窈
浦往莫弗果茲抱愧於心焉九年春奉
旨賜還吳門因省師過西麓海雲精舍達瑞光通
師至袖出元明行狀一通請衍銘其塔元明
通之族季父也通衍之同門友也銘其可得
辭乎况衍已抱闕然之媿復辭為銘其媿何
極故弗拒遂按狀序而銘之師諱普照字元
明其先福之蒲田人俗姓蔡宋端明殿學士
忠惠公襄九世孫也祖景繁三省架閣官遊
江南至常之陽羨爱其山水勝槩因家焉遂
為陽羨人父享常馬晋陵縣學教諭母濟桃
源判官大謙女也教諭君見師孩吹即不如
常血喜礼佛僧既長無他欲惟佛法是好志
求出家教諭君莫能奪送于鄉之靜寧寺其
夕寺僧三人同夢閘山和尚来翌日師入寺
衆異之以為閘山再世也師自童時晨夕禮
觀音雖若寒暑熟不廢僅十年始得度受具
出游四方拜宝陀大士謁名剎碩徳時璧芳
忠禪師往径山師往見之禪師問云何處来
師云禮宝陀来禪師云曾見觀見麽師云見

禪師云觀音現千手眼一手眼耶師云非千非一禪師云莫儱侗師擬進語禪師震威一喝師通身汗下於是有省禪師為法器即俾充侍者咨詢叅法既勤且懇故得大法要應荅如響一日侍禪師行至園一塔問禪師問云昔馬祖令智藏貴圓相到國一意旨如何師云千里同風禪師云國一於圓相中下一點緘回馬祖又且如何師云礼無不荅禪師云忠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却作麼生師云南陽識甚好惡禪師又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眼不見耳聽禪師云岩山上有鯉魚井底有撻塵作麼生會師云岩前裂石舞三臺師應机迅捷如此一時莫有攖其鋒者居無何禪師延主建康龍翔師亦隨徙就碑掌記由是道聞日隆元之至正間平江府諸山以白馬虛席遴才補處或曰白馬古道場也才而茂德者難乎其選舉師主之始叶輿論師領幾八稔四方衲子憧憧往來履不絕戶見惟激揚此道罔及他語對剝尊宿靡不加敬後毋雖退歸陽羨廢于數金

嶺之陽遂謝塵緣誓不出嶺日課法花諸大乘經鄉之緇素壯叟敬仰延礼弗暇師性溫明慈惠人有犯不較詖不悅一以接物利生為怀真潔無優曇花也八年四月十有六日示微疾沐浴別眾更以紙衣危坐室內四眾悲慟請師留偈師展紙書曰生無可言滅死可道南北東西日輪杲杲遂擲筆念西方佛菩薩名號千声泊然而逝龕奉三日士庶聽禮者踵相接至撫摩師體哀哀如子念父不忍去闍維舌根齒牙不壞設利充筴四眾分藏遺齒弟子某函餘骨塔于數金嶺福緣庵之左師春秋五十六平昔以道自任終始不易毫髮故師末後光明盛大無復疑為之銘曰

繄元明師忠惠之后以茲德相清慎明秀非則嘉佛日礼觀音獲生禪慧山崇海深易服受具翱翔堯塲秉登徑塢首謁曇芳機緣偶合如影与響闡步大方蹴踢龍象掌記官寺声聞霆馳文采煒熠僧中芝盾端毋梅泉閬八寒暑禪衲駿奔戶常滿履違時弗靖退歸

于鄉卜勝是構塔金之陽用謝世緣以經遠
眼然不越山清風何限緇白向化宜樂餘年
遠尔告宗光明爛然瘞茲靈骨建以窣睹勃
銘山阿昭示來古

七寶泉慧順禪師塔銘

古之法道之盛為比丘者一遵佛制有居阿蘭若者有露地而處者有衣食者有衣糞掃衣者皆苦其形骸勞其心志以志其道今也去佛殊遠比丘之擬於古者尠見其人焉所擬如慧順禪師斯得矣師沈姓初名志亞姑蘇吳縣之志里人也性簡謹早依禮福院僧明淨出家力行杜多行垂髮佁而無極寒不褕一衲當其在俗時嘗蓄錢里人有貸者久不歸躬往索反受其詬辱於是悟世財之毒甚於蛇虺尽散其所積求出世法遂于南北行登杭之天目山禮普應國師中峯本公未幾復渡淮參無用寬公又偕同志往天柱山見東海福公福公知其緣偶於此為薙落更今名也師於湖海遊歷參叩年既久一日有鄉土念攜色笠即返姑蘇受鄧尉山之七寶泉清邃幽閒宜禪者居乃縛草為室如斗僅容其體一榻之外無它佛夕禪所誦一往四十寒暑除持鉢介衛三匝未嘗及鄰人家清淨士女樂從其化稟戒法者不下數十百人姦宄之輩見聽礼者日盈其户意師多得金帛夜盜入室瞰其中見所有師獨恬然危坐盜大駭師誨以善言盜乃拜謝而去弟子有乞米歸者鉢既滿復貯于囊師叱之曰出家人於世利但欲資身以養道何貪得若是也亟擯之有見其室隘不容眾欲為構大屋則堅拒之曰佛制樹下塚間不過三宿吾久念此已犯制矣況廣其宇耶吳之西山比丘隱而不出者甚衆師實為之首故四方之人咸義其德師生于至元十五年之春三月卒于至正十二年之春三月也世壽七十五僧夏若干將徂之夕語其徒通曰吾世緣盡矣顧一浴而終通進以蘭湯浴罷更衣入龕遂瞑留坐盡茶毘得舍利殊彩緇白敬慕者爭拾以歸通亟遺骸建塔於所居之山復恐師之嘉言懿行歲久漸泯於是礼請法師佑公狀

其本末存馬師示宗後趣二十九日當
皇明洪武十三年也佑公始以狀托衍為文以銘其
塔於手師可謂古之比丘也欤平生日一盂
冬夏一衲安間名利眷曾弗動手其中於
厚師可謂古之比丘也欤衍故弗讓而銘曰
生今之世以古則是嗚呼噫嘻師其有德者
耶

故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塔表

洪武三年庚戌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迁化
于池陽之馬当山粤十年其大弟子處仁過
衍作礼曰先師平昔與予為忘年交相知惟
深可无一言以彰其道乎衍曰吁和尚於華
嚴一宗洞徹法源闡示末季誠圭山再世像
季之金剛幢也然法再既傾人天悲慟天台
法師大佑錄其行業東皐妙声為記翰林承
旨金華宋公濂以銘其塔垂光明于無窮者
抑以多矣衍縱有言以綵繪空于事奚益矣
然仁之請不可孤也乃於其塔為文以表之
和尚諱善斈稚人也字古庭姓馬氏生于元
之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出家于大覺寺從
其兄明俊薙髮得度十七為大僧有志于圓
頓教即依林屋清師斈華嚴竟悉无所得遂
懵然別去從曹溪宝覺蘭公〻〻以和尚真
大乘器頓遇甚隆投与法界觀门并玄文要
旨和尚因言了義闡朗若天日人莫不異之
也蘭公語门弟子曰吾宗之人如李閣叅者
古今不几尔見曾宜師事之於是報恩別傳
聘以司賓光福古田命以典懺蘭公于宝覺
俾二講第一座无言于狀恩亦請為第一座
居无何宣政知和尚有道劄請闡法崑山薦
福甫二載退隱華麓励精白業因观天竺慈
雲淨土懺儀五悔等文皆出華嚴明简有法
晨夕熏脩以期生安養至正間陽山大慈虚
席李者礼請補処和尚竭力闡化每示衆曰
汝等于法界还源二觀无事空言当于禪定
證入可也又曰昔長水法師問道於琅瑘受
賢首李於靈光瑯瑘禅人也靈光天台教人
也前哲既尔豈可局一经守一師乎和尚于
法華圓覺楞嚴起信诸部经論靡不究尽閫
作十玄门賦發明大旨以曉其徒乍耶解闡

繆説有功于宗教者也和尚嘗与同李原澄師論一乘同别之義焉法華問答數篇又因領法華期懺爲法花随品賛三十篇至于辯正教門闡提有録雜著有集並行于時和尚皃臞然志在持後初無李小子亦不敢慢于律尤謹閉居独処方服不離其身禅誦之餘以吟詠自適豆迹未嘗混流俗卓卓然也和尚出每蒼福時死言覩其嗣和尚曰師資以道授受未聞以勢利爲也吾于宝竟其可忘手故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其志和尚之鄙義

如此二年己酉吴邑之道俗以和尚爲美首學雖讀[illegible][illegible]詞請主光福乃銅像觀音弍道塲和尚躍然起應其請大歷李徒之望凡郡渠瞨湧禱祈和尚爲之精懲其應如脟嚮故士民益加敬信未幾寺僧以宦賦後期法当徙蘄州和尚身主法自度爾業死可逃遁不辯与僧俱行患于途故过化于池陽之馬当山也僧臘若干世壽六十四嗚呼和尚其可哀也歟何天之負德人也歟衍嘗怪夫吴晉天台二宗孝者各是其説師之説有若楚漢爭雄分強固守每爲佛教近代以來一異同忘彼此通宗説者惟和尚爲能耳故于其示寂也天台孝者声佑二師述其行業細審明直有聲无毀以此知和尚爲明哲之士益無疑矣吁後之孝者苟能以和尚爲孫式則古道之復当有日也和尚之諸建于華嚴之原靈骨之入歲月佑師行録弗載故剔焉十三年庚申十二月同郡禅者道衍撰

海虞席先生墓銘

席氏之系出于晉大夫籍談之後裔孫瓌避楚項羽之名改籍爲席漢唐以來其族衍藩散落諸郡及宋有諱汝言者官至尚書司封郎中致仕与文路公富鄭公埴爲耆英會席氏至尚書公始著先生寔出其後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俱潜德弗耀安居海虞故先生爲海虞人也先生名德琛字心齋年已冠即辭庭闈入鄉之某院從某習老子法先生性端誠好孝不苟若于真經秘籙醮章丹法靡不洞究然讀儒者書于易尤邃至于釋氏之法術家之小道悉能通焉先生孝于母滌瀡

溫凊之奉勿少怠死葬如礼春秋祀享其痛
泣若新喪或謂之曰先生親愛既割矣何得
猶在礼若是之過耶先生曰諸吾法當割愛
入道無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咸
可其言先生友於兄弟睦于宗戚和于鄉黨
接物之際溫〻如春風襲人故緇文齠童皆
知敬愛先生始出則提点海虞之某現次遷
蘇城之白雀相川之靈應有治績惟靈應一
坐二十餘稔兵後能中興其業人咸譽之也
嗚呼先生守其教而勿泥也故能博究儒釋
諸家之書割其愛而弗固也故能奉于親盡
生事葬祭之礼察其身而弗我也故能協于
兄弟宗戚鄉黨之情弗泥也弗固也弗我也
豈非古之有道之士者歟先生壽八十有
一歸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
火既化取其骨瘞于某山之陽弟子二人陳
某陸嗣源〻〻先生之外孫也同郡沙門道
衍与先生為忘形交故敢掇其梗槩以誌于
墓銘曰
席之昔晉談出避項籍作席族世藩宗德
積高書公氏始碩惟先生裔延的從黃老勿
泥近究諸子貫儒釋了至通還于易奉親
敬匪色葬与祭痛而泣致孝问震里域和尔
鄉睦尔戚觀領三壽八十歲辛酉疾乃卒化
于火函其骨卜某山覓窆穸衍作銘勒貞石
俾去風遺無極

序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真淨界中心亦無有以般若名心者強名也
名既強矣而言說生焉故佛世尊廣之說為
二十萬頌觀自在菩薩畧之說為一十四行
厥後諸宗欲發明其說論疏記註疊〻出焉
然其言說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況有辟見
邪說以害其正耗誤後學者亦已多矣當
今
聖天子
詔令天下僧徒習通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
復
詔取諸郡禪講師僧會于大天界禅寺校讎三
經古註一定其說頒行天下以廣博持于是
天界住持宗泐等折衷古註而釋焉其文簡

而當其旨淵而著使僧徒習通其義渙然若
氷泮冶之僻見邪說者塞而不流是皆一歸
于正焉亦幸矣今年夏門人智榮等五七輩
禅坐之餘以新註般若心經請余講演頗余
禅者非經論之牵焉可以發明也哉盖不得
已也始以旧所聞見而于新註之中事相有
所不能知者句義有所局碍者一〻節解條
析以啟其初心之蒙昧而榮等録爲一帙欲
鋟于板以便童牵余固卻之而不容也噫古
今論疏既多而般若之心愈晦況余不揣于
新註之下又加說焉其可乎後之覽者幸勿
以余鈍置而爲誚矣洪武十六年冬十一月
八日北平府慶壽禅寺住持沙門道衍序

新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圖禅序

夫般若者宗焉泊焉妙万物而爲言者也非
睬听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有形者不得而
礙之無形者不得而離之三世諸佛從此而
生也一代時教從此而出也故目之曰般若
佛母我釋伽世尊于方等之後随机順宜不
得已而談焉廣之有六百巻二十万頌觀自
在菩薩对舍利子所說畧之惟一十四行也
唐玄奘所譯者題曰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即
大部般若之精要也洪惟
聖天子生知膺聖契悟佛心萬機之暇
勅命天界禅寺住持沙門某等解註校正頒行
天下俾四方僧人習讀講演寔明般若之理
流通聖教無甚於今日者矣於戲般若无知
也既非睬聽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則佛之
廣說菩薩之畧說皆成剩法也雖然般若圓
融無礙說而無說〻〻而說廣而言之展太
虚爲紙書之不盡畧而言之鍼鋒許字亦爲
之多衍濫厠緇流靡諳大法輙伸管見而
爲圖不敢隱諱姑以孤山趙溪之說以釋其
義用貽諸孫本同學習諸賢尚能即圖以達
其註即註以了其經發揮本有風光庶無
負
國家流通聖教之意云

淨土簡要録序

淨土之教興始于東晋之世樓煩大士來廬
山集群賢以創蓮社六時三昧清修淨念其

往生之蹟如青天白日終古不磨厥後仰而則之及其成功者代亦多矣其共〻然而名落宇宙者在後周則有南嶽思在陳則有天台顗在唐則有善導法照少康在宋則有永明壽慈雲式長蘆賾昭慶常之輩是矣至于賢士大夫如晉之劉程之雷次宗唐之柳宗元白居易宋之楊傑王古馬玗陳瓘江公望王日休之流從之既勤行之既驗各有著述發揮淨土之旨以勉其後進故歷朝以來淨土之作論疏傳記山儲海積然通都鉅郡名山勝刹始能家藏而户蓄故斈之者有師而問焉有書而證焉庶不致驚于邪僻繆妄之塗矣今夫窮鄉絶島善友良藥之不過片言一字之不達縱有斈者無師可問无書可證其不驚於邪僻繆妄之塗者盖幾希矣故余仁人君子念而恤之無能為也今年夏余客雩陰山中海雲精舍因閱淨土諸書以銷長日遂將前賢所述讀诵之文策勵之言以事显理之談以真破妄之說圓妙明著咸皆承摭或全其章或畧其句僅若干篇萃為一卷名之曰淨土簡要録〻成欲鋟于板以廣其傳矣虽然大方之家上達之士豈且收覧焉若夫窮鄉絶島無師可問無書可證者得此觀之抑亦可謂少資云尔

諸上善人詠序

佛之道一而已矣而化之有異焉道与化宜一奚為而離為二也窃嘗論之道非一而雜乎死所本化非異而固然不為何用截五濁衆生業体与佛齊淨染二法与始熏習致資稟有清濁机器有鉅纖佛以善權方便欲誘而脱之故道一而化異也其道一也莊然而無倪渾然而无為巍〻然而无与齊語然不能通也智識不能詣也其化異也曰戒曰施曰忍曰進曰定曰慧有頓焉有漸焉有秘密不定焉欲俾衆生各從其化而同歸于道也然末世衆生根性昧洋能各從其化而同歸于道者求千百為無一二焉耳故佛乘大願力興大慈憫于方等会上特起演說西方彌陀教法非頓非漸非秘密不定信之也甚难脩之也甚易所謂戒施忍進定慧皆其助行

也上而至于信住行向菩薩下而至于天人
羣生及于蜎飛蠕動凡抱識者能發願繫心
稱念礼讃死不遂其往生焉故自有其法以
来菩薩天人羣生之類發願往生者猶雨点
塵末何可勝計呼其法也可謂廣大無礙不
可得而思議者哉夫中国自晋宋齊梁陳隋
唐宋及元諸朝而降及往生者日接耳應先
賢多有傳記吾布四方以劝来者衍不敢吝
入教庠中棄而歸禅充奂俱集指皆死所就
然暮景斷廹志在浄邦故于礼诵之餘掇取

歴代傳記并近朝所聞見往生者死向圣凡
緇白得一百二十二人各賦詩以美之共一
百二十一首編次成帙目曰諸上善人詠熏
為畧註不揣鄙拙将入于梓若夫上智大賢
以净土為仁寧有易誦中下之流傳而诵之
倘能藉此起信而興念廣吾願遂矣使他日
為净土之遊与諸上善人遨嬉于華池宝林
之間听法音而蒙圣記如此則道化之一
要夫復何論一百二十人詩一百二十
一者二沙弥行同而證亦同故合之

遊廬類藁

為一首

獨菴藁

送城蘊菴住天台金仙禪寺序

古之有道之士身愈窮而道愈盛位益卑而望益尊蓋其重於在己者而已重於在己者無屬湮谷之間蓬藋之下掬而飲丐而食以卉爲衣以芒爲屩与蛇虎居与猿狖游而樂之終身有不厭也故藥山之腴箋神鼎之乾殘鳳穴之日乞玄沙之接氣而未嘗以貧窶爲心而樂之不厭故其道盛于身望尊于時

三

垂清譽于千載如一日也或曰智覺之於永明妙喜之于徑塢千礎之廣萬指之衆床座崇設鐘鼓迭震王臣之所敬仰龍象之所圍繞及不若藥山神鼎輩之窮之者耶余曰不然智覺妙喜藥山神鼎皆大有道者也豈擇地而安乎使藥山居永明之場而不爲侈妙喜処神鼎之地而不爲窮何哉蓋其道之既同而樂之豈有異焉耳天台城師蘊菴沉厚雅澹然有道者也今年夏所司選主郡之金仙金仙于郡刹位其弗崇而蘊菴怡怡然而自樂誠重於在己者也比考試於京師僧省業中而還乞余言爲贈噫蘊菴之行可尚矣予欲无言得乎姑以古之有道者序以規之

送芳上人遊甬東序

洪武十三年秋七月余游甬東扶策振襟踰江絕海凡會稽四明丹丘鴈宕名山勝地計必欲到古佛化人耆僧偉士計必欲謁以厭遊觀以廣識見無鯨波之洶涌鷲嶺之崔嵬道塗之危囏豺虎之横虐皆弗暇顧也然登陟躋扳既勞且苦目酸足痿程莫能前遂半途而反也于是道經武林休于南屏之下適有嘉禾芳上人雍雍焉而來恂恂焉而進禮而告曰蒙亦將遊甬東請子一言爲途路之警幸勿以無似辭上人幽閑雅澹誠有志于道者豈敢靳其言乎夫人之遠游歷覽非青年不可也其時色充而氣驕志壯而力殭無艱苦險害而有足當也余老矣病且衰志欲行而力不逮故弗遂其所計能无憾而已乎上人年方壯于遠遊歷覽宜矣名山勝地余

足之所未履者上人須到也古佛化人耆僧儒士余目之所未識者上人須見也明年七月秋風起蘋末余將揚舲于浙江之上以候上人之東還必有以語我也姑酌茗以餞其行

贈倫鑒董仲臧序

余昔居鄉里時有傳神者自以其妙藝絕天下嘗謂人曰欲余傳神者非冕旒之尊必貂蟬兜鍪之貴臾布衣常帶非錦稱天下士者吾弗与焉余見其大而誇意其藝必精且良及請而試之乃知其亦泛泛者余遂怒而絕与交接也今年春余之錢唐道經吳江之同里過友人家因瞻其像甚肖無毫髮遺失問其畫者誰欤乃曰董君仲臧余以其藝精且良非向之所見言矣大而誇者余私喜之矣一日仲臧介友人過余客所而來見与未幾余以向之所見言大而誇者為仲臧道仲臧乃憮然嘆而謂余曰此妄人也非藝人也其之扶是藝于湖海間二十年矣上而王侯將相下而緇黃儒素之士至于畊釣工賈織畚屠狗之輩凡戴髮含齒者無有求而不与也蓋以其貴賤美不肖富貧老幼之容苟余画之使其觀之則必各有所感發而反求諸已而已也故幼者得余画焉觀其少嫩之容則思所以力學而至于有成也老者觀其衰憊之容則思所以保嗇而享其高年也貧者觀其寒陋之容則思所以命分之定而無諂諛態尤也富者其豐潤之容則思所以持守而死驕且吝也不肖者觀其浮躁之容則思所以悛惡從善而慕其賢也賢者觀其溫謙之容則思所以進德脩業而推已及物也賤者觀其卑劣之容則思所以服勤而事于上也貴者觀其尊嚴之容則思所以脩下而從衆也故余之見也如此而樂從其求況鑒人也豈有拒人之理哉余聞仲臧之言益知仲臧為賢矣非唯勉其同流亦足以激勵吾李聖人之道者余以仲臧豈可以向之所言見大而誇者同日語也仲臧臨別欲徼余文以贈余復何言哉遂書仲臧之所道者以贐之云

送瑾瑜庵住鎮江府報恩禪寺序

佛祖無上妙道以心為宗幽深窈渺泯形迹絶言義離之無見也聽之無聲也執之不能及也擬之不能似也如此則學者其可企乎學之不可其可已乎已之也則佛自佛而衆生不出乎衆生矣故佛愍之惻之拔之與之於無言說而言說也於無指示而指示也故有典章設施拈花示衆者此不得已也後之祖祖相承或為廣說或為畧說至乎用喝行棓舞笏輥毬此豈好為戲論者哉亦皆不得已也宋司馬公嘗議吾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吁公之為儒於方技性命之學無所不達豈特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也愚謂當公時居師位者或不得已行之不卓宗眼之不正矜張詭誕務以惑衆故公見之不得不有是說也若果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者其可嗟也欽天台瑾師瑜菴慎請而沖澹博洽經論得禪主於育王大千照公然其已行之卓宗眼之正宜其出世而聞於人矣洪武甲子夏六月京口僧綱季師主於郡之報恩來僧者試其業榮中而涖任京師同宗之士咸賦詩以餞之徵余為序余於師愛且敬豈可無言已乎余期師之涖於剎也踞猊座秉麈拂歎歎佛祖無上妙道大夫士之來相見有如司馬公者當以無事之言以曉之則幸矣

送日本紹藏主序

質之美者宜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故越溪之娃施朱鉛而愈媚也楚甸之木斷斲棟而愈奇也蓋天賦地產間異殊致而非偶然者矣聖人之教自身毒流于華土暨海內外莫不皈之然宗其禪學者尤衆故往往大叢林其徒之聚何啻千百無間北南至廓于閩肅慎新羅扶桑之人無不有焉真若溟渤之會群流上林之歸衆羽也然人之聚其室同其學聰敏惠秀者得之深椎魯鄙劣者得之淺故弗能一其致也予閱南慎新羅扶桑之人資稟不同獨扶桑之人清劭靖朗処叢林習禮法苟歷歲之久其坐作動止應對折旋與華人不少異蓋其天賦地產而非偶然者矣

銘勖扶桑人也来中吴万壽泰堂中師萬壽大禅林也師以勖為賢侖典藏室内外之李燕潛其深非聰敏惠秀者欲信乎質之美者宜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勖也非質美而材良者欲兹勖之行矣吾將見其文之至而用之大也勖其勉乎哉勖其勉乎哉

送程民善還韶侍親序

木生乎豫章非凡材也鳥生乎丹山非凡羽也故物之良者不能自良也必由乎地之靈而致然尔况其人乎夫人之生異乎其物無地而不有也聖賢豪傑所出之地多於名郡佳山水之間以其窮鄉早陬荒茆黄竹人跡所不及者曾不見有其人焉程君民善吉安人也吉安古廬陵郡自昔所號人物多間安英偉非常之士蓋其山川秀㚖風俗忠厚不得不有之矣故民善之生於是郡也其聰敏之姿年逾弱冠好學而茂文猶篤於孝友非名僧才士弗与交也尝徙家於廣之韶又從親命適遊于吴之種今年春將还韶侍親介其友孙雲師徵余言以贈孫雲余知其簡於友者也民善必賢矣故弗讓而言曰吁民善之生于吉安也歐陽公所出之地也徙家于廣也大舜鼓韶之邦也商遊于吴也泰伯三讓之国也夫民善之出処遊歷亦皆得其所哉余聞九苞之鳳非梧桐不棲千尋之木非岡陵不聚其信然矣今民善之歸也上堂問起居奉甘旨必將竭其孝也竭其孝也則韶之民聞其風而被其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孙雲歆余言俾書以送之

送董仁仲知蒲田縣序

天下郡邑之民其為民一也然其所以異者特風俗澆淳美悪之有間矣故凡長民者得其人則風移俗易澆可使之以淳悪可使之以美不得其人則反是焉尔

國家混一天下於郡邑之官猶精擇慎取而不敢易在必得其人而後已丹丘董君仁仲有司以才擧之貢于吏部達于相府而聞于

上授知興化之蒲田縣蒲田興化之上邑也山明川秀田於閩中其民純倹服勤畊崇素習礼義其風俗於它邑為良今仁仲蒞于斯也必

能數之以德惠施以政教使其民之淳者愈淳而美者愈美矣昔濂溪周先生知南昌其民更相告勿違教命仁仲儒士也慕濂溪之道者也其形頎然其貌豐然其儀肅然而其使人望之神融而意化况即之而聽其政教者哉將見其民之勿違教命必有如於濂溪之於南昌矣京師大士咸幸莆田之得賢令也復幸仁仲之得良民治而可賀也故於仁仲之行贈之以言者衆焉余雖道不同也於其行亦宜序而送之

送伏晦中住興化府囊山禪寺序

百丈大智建立叢林以安廣衆始有住持之設夫住持者傳弘佛祖妙道開示人天正路其人也必解行之妙年臘之高道德之隆其聲光學問皆足以表于衆者始克居其位焉故自昔能膺是選而任是職者難乎其人然得其人則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不得其人則叢林廢而大衆失所怙故任是職者豈易爲之哉近代之下古道日湮而住持之選多濫舉其人也必曰某有財力某有机変某能熟安故應户役則舉也縱有解行之妙年臘之高道德之隆足以表於衆者及以迂而不合矣嗚呼法道之不古者如是也欲使其有財力而住持者猗頓之富可也有機変而住持者楊脩之智可也能熟安故而應户役而住持者里胥廝養之徒皆可也　又奚必圓顱方服而曰傳佛心宗者耶

上自開國以來萬機之暇留心聖教教官分司以理其衆鉏奸剔蠹欲復古規故住持者非解行年臘道德聞望皆足以表于衆者不舉也然舉其人也所司試其學能中其式者始可得矣財力机変熟安故應户役者則鉏喙弗道若此則古規之復叢林之興可立待也莆田伏師晦中行解俱妙臘高而德懿所司舉其住持郡之囊山禪寺今年夏來

京師僧省試其學果中其式將行也徵余言爲贈大囊山古禪刹也而晦中主焉傳弘佛祖妙道開示人天正路余見其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矣其可賀也夫其可賀也夫

讚銘說

白檀香觀音像賛 幷序

日本僧瑞航海來中國從師學細大法門有年矣囊中常負白檀香觀音像高僅盈寸大不踰指兩髩垂肩冠嶻然而被瓔珞天紳揚風飄飄不斷若髮䰄以蓮花座以須弥置于縣龕隨処奉供覩其巧妙殊特乎中國之名工弗能製也海藍天寧璥公与瑞友善求而得之日夕保護以為法王大宝安所希有公於洪武乙卯以名通外李祓召赴 京師亦賚聖像以往公試藝春宮志不願出得旨賜還林下有同與其召者瑞行權師睹玆聖像礼敬忻慕心無有已公乃送瑞行寫所安奉故余亦獲瞻仰如子見母不忍舍去於是瑞行請賛余竊自念曰衍平生於顛沛患難中累蒙大士冥護矣舍頭目肢体不足以報圣恩萬一余烏敢辭謹拜手稽首而作賛曰

猗維聖者與慈運悲以無作力攝受群机應化十方弥綸剎海不動本際得圣自在以無去來示去來相以無小大現小大量如春在花如月在水自然而然無是不是䫂䫂圣德諸佛称揚粤惟慈像刻白檀香高僅盈寸大不踰指相好殊特紫金光聚奉倚為誰比丘中瑞航海來吳不離日本隨緣赴感物物圓通日璥与權致仰奚窮我覩圣者乘大願王歷僧祇劫誓度衆生衆生聖者若子与親子親雖異寔本一身願我現在脫衆苦患用假筆舌常陳讃嘆

觀音行海像賛

歸命過去正法明現前菩薩觀自在不舍中因中悲願力以法性身入法界衆生數無量凡有心観悉能應衆生心想各不同菩薩應現乃隨類一身而能应衆想凡夫聞之隨疑網妙圓通力大自在以無有心故如是一身普入一切身一切身入於一身譬如一月印萬水水雖衆多月乃一惟水与月了無碍菩薩圓通亦如是又如万鼓一齊擊鼓声雖衆聞乃一声与聞了無碍菩薩圓通亦如是或現鷹巢怿殼中或携魚籃入闤市或処

妙蓮花世界或生南海宝陀岩不離織境色
是空常居浄土空是色々空浄織悉平等菩
薩圓通妙無比有唐西師呉道子曽入圓通
三昧門菩薩変現諸相好筆端写出皆合妙
菩薩蹈海如履地珠衣飄揚随天風善財恭
礼渉波濤了無驚布得自在今之画者誰氏
子模得其真良可羨使人見此宝月想無諸
垢染身清浄身獲浄清得解脱此是菩薩勝
方便以此方便施衆人盡未来際無有盡願
我速滅愛欲障願我速證無為果願我速得
大智慧願我速具廣詞辯願我世々如善財
常随菩薩得親礼

観音畫像賛

衆生迷本聞循声故流轉菩薩妙無間以諸
法空故諸法既寂滅菩薩空死相死相乃寔
相應身故随類猶如春時風亦如秋夜月周
流十方國了無有所礙攝受諸衆生而無分
別不可得菩薩即衆生衆生即菩薩無不有
差別而現差別相衆生故有求菩薩乃能應
常在白華岩宴坐紫竹林開化諸方所曽不
離本位善哉覚衆生是名観自在

文殊菩薩賛

稽首文殊師當来晋見佛妙徳如須弥勇健
無与僦毘賛釋迦尊開化娑婆界維摩曽問
疾勝義説不二楞厳圓通妙智皆走珠或
持持於千鉢或現於五髻或来福城東提奨
六千衆或為妙光師教導諸王子常在清涼
山善住金剛窟万衆長圍繞听彼師子吼

普賢菩薩賛

洪惟覚有情故号曰徧吉身成白玉色五十
種妙光及諸毛孔向金光流晃耀入解脱境
界談十大願王示我同体悲不勝難行々輔
佐子良能假以諧遥和廣度于一切悉超薩
婆海善財菩薩子恭礼向備参五恼為宣説
一々難思議善哉白象王田旋良可畏

三教圓賛

瞿曇古佛宣尼古人咄哉老聃三聖同心弥
綸八荒色相為象鼎立世間天日之仰即一
而三即三而一稽首賛言虚空著筆

四睡圖賛 并序

夫虎猛獸也安之悍夫烈士過之則必心顫膽慄而彝且遜焉豐干禅師及寒拾二子嘗於天台山中鼻之同睡不其異乎然異之者衆人也智者必不異矣何哉蓋知至人無我况有虎耶虎与之睡亦不有其睡矣宋梁楷寫為圖以傳于世觀其用意深密筆法精刻亦可謂能品練川居信氏得而珎之徵余為賛故賛之曰

以虎為虎見之必驚以虎非虎見之必迎虎之与人均一佛性同居睡鄉咄此三聖〻心無礙平等大慈我既不有虎亦無為我即是虎〻亦是我一夢兩忘無可不可曰岡与賛呈為権门揭諸坐隅以警其昏

三高僧賛并序

大僧之高者古今安之所罕出者也其道行峭絶踰越羣類処岩谷草澤閒飯糗披緇優游歳年王公安之而不赴威武加之而不屈卓然猶長杉鉅檜歴霜雪而不変其節出言吐辞弗頼詭忌遊戯自如曽無有物能累其心者得名為高僧焉唐之高僧曰清晝曰靈徹曰道杓者交遊薦紳間以詩章唱酬而不與岸紳大夫士相頡頏於声勢之道故雅俗無不称其為高焉讃美之曰雲之晝能清秀越之徹如氷雪杭之杓摩雲霄蓋三高僧非以其詩得名為高良由道行而致之耳吁三高僧果以其詩得名為高也誠不足高直可少之而已也殊不之於其詩唱訓詠歌出於道腴則其高固不在乎詩而在乎道也然生千載之下朴鄙愚昧窃慕夫三高僧之道勉為賛詞俾吾徒知三高僧之道之高非繋於詩也賛曰

維師曰晝通敷德茂蔟揮詞華山清水秀蓀紳遊従魯公惟學逝矣云遠声華弥壽維師曰徹律嚴行潔岩居水飲耿介卓絶陶情寫景鐫氷啄雪陵谷有遷道聞難滅維師曰杓行实弥高道氣耿〻凌雲厲霄驅龍降澤噓枯沃焦四海景慕像中之豪

十六羅漢圖賛并序

梵語阿羅漢此云無斈言其現練薰脩斷上八地七十二品思惑俱盡四智已圓無法可

學故名無李又云無生又云殺賊又云応供
從怖魔以稱死生從破悪以名殺賊從乞士
以成應供因含多義故不翻梵語也此果別
猶有九種曰退曰思曰護曰住曰進曰不動
曰慧解脱曰俱解脱曰無疑解脱慧前六種
約根性而立慧俱二種約観行而立無疑乃
根性観行兼挙耳如上所謂並随果位而言
之也若以法華内秘菩薩行外現是声聞者
此特彰其迹不可以果位局之矣楞伽有三
種一得決定性二増脩菩薩行三應化佛所化
決定性与増修菩薩行者随果位而言之可
也應化佛所化者又豈可以果位局之耶如
佛世十六大士神通妙用福慧兼備得非應
化佛所化者弍月潭浄上人蓄水墨西一幅
其筆法類貫休頗精妙法蓮耳聃真老比丘
相不知十六位中第几位也上人請余賛余
謹拜手述阿羅漢之大槩不同如此乃復賛
曰
聖人應世務於利物不定其方同泥其迹陰
陽罔拘鬼神莫測詎同凡論欲畳厥悪是阿

羅漢慕滅脩道用已智力斷彼煩惱四果定
位九種別號随号是常局位匪妙内秘外現
猶石含玉兵同幻人真不離俗应佛所化豈
惟十六游戲自在福慧具足瞻茲西者十六
之一蓮百稿項獨坐岩石合掌受供董瞻其
側呼為應真天地懸隔

雪陰厚禅師印章舎利賛并序

吾宗之得佛祖心髓具大眼目者多晦其形
迹潜其声推處山谷塵市間与尋常人任或
發靈瑞於生前異光明子殁後使世間人知
其為法之妙響应而景從者蓋其光明靈瑞
如春之在花月之在水元非有意而為之也
率皆出于自然而然者矣雪陰山元翁厚禅
師西丘下三世孫也心契佛祖道孚天人八
十有四步龍鍾而皃童稚隱徳潜行於家林
有年矣海内衲子不憚千里重趼泰印者踵
接其扉禅師于語黙咲欬動止顰蹙无非直
示此道故虚往而實還者多矣一日三韓僧
希壽持券求偈禅師惜其誠敬展券泚毫大
篇長句一揮而就使名印于上啟匣取之儀

見篆隙有一物粲然而起扶之其大如菽光
明燦赤乃舍利也人皆佛之禅師曰吾無有
也慎勿誇異於人余嘗過禅師而覆瞻焉既
而嘆曰夫舍利者乃定慧力所成就佛法之
明驗也然多出于人毛髮爪齒肌骸之間以
彰其志行茲生於印章亦猶竿焉誰禅師之
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印者信也舍利之生于
斯者要欲表其大法光明無乎不在而起人
之信也矣於是呉郡道衍拜手説偈以賛
々曰

舍利至神物至人斯能有斯由定慧力堅固
所成就生于肌骸間往々日所睹蔵以七宝
塔龍鬼咸戴仰水火莫能灾天地有変滅此
物終不壊元翁真古徳厖眉歩龍鍾西丘三
世孫妙契涅槃心千偈如瀾翻祖仏同一舌
舍利出印傳於安定希有煥然凡楽向見者
悉起信若作灵瑞想病目成空花不作灵瑞
想渇鹿奔陽燄二想不可得一切皆光明我
作是賛詞如露滴大海普願諸有衆勿生増
上慢稽首十方佛稽首六代祖於刹々塵々
證我如是説

沙大用小像讃

出于閩之右族習洙泗之威儀毅無衆異心
母自歎惟憚冠裳之典雅不貴裘馬之軽肥
其潛耀也無間於市塵林藪其適意也有得
於尊俎歌詩人不尔知而弗慍即此終老亦
奚疑誠古之楽天知命能処憂而安于時者
也

楚石和尚賛

峭々奇骨凜々英風檀一代之美居万夫之
雄随机應用若雲門大師俾李徒望風而至
信口答禅如趙州古佛令聞者飲気而降不
啻渡河香象何異出海獰龍生縁象山而化
行両浙説法龍阜而名徹九重論鬼神
事繋伏黄老異流和寒拾詩歴倒鴻儒鉅公
此蓋師生平之末事人猶口之而無窮况其
於一毫端彈宝塔之岌々向微塵裏幼紫閣
之重々至于掬逝火聚揣骨霊室掃蕩聖凡
遠繳起出佛祖位中真為始喜六世之孫而
大振浙北之一宗者也

張宜齋小像賛

溫然若玉君之相也奐然若谷君之量也蔚然若木君之行也蔚為辭章浩乎無涯猶百川之漲也矧得趣於琴觴之間忘情於泉石之上遂其名而名愈張抑其氣而氣愈壯誦唐堯虞舜之言鼓文王宣父之操非今是合性古是向宜乎退藏林壑而遂其 高尚者也

紫竹杖銘 并序

余年四十有七法弟鏡以紫竹杖壽余余喜其而有所倚也銘曰

虛而心堅而質直而弗阿君子之德予安其行尔之力

蓮華室銘 并序

洪武九年春衍泰
吉還西山之海雲院闢小室奉弥陀西像于西隅肵夕面之西稱念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而已名之曰蓮華室焉蓋期當來極樂國中蓮花化生也夫極樂國有七宝池蓮花四色大如車輪或高十二由旬一一花葉有八萬四千光明甄叔迦宝梵摩尼宝以為映飾九品間列三輩化生凡他方世界衆生寸發一念欲生彼国者善根所感池內即成一花精進者鮮榮懈退者萎悴故龍猛云若人種善根疑則花不開信心清淨者花開既見佛衍白少時知有弥陀教法業深障重未獲頓造修或進而或退焉年四十有八死期將至故痛自鞭策要必往彼国蓮花化生也冀是花之有榮而無悴因扁其室以自勗焉乃為之銘曰

騎彼蓮華生于寶池善根所感聖澤是滋大如車輪不雌四微摩尼閒飾光明陸離龍猛格言信而弗疑嗟予小衆倘亡罷乃期其萼有榮無萎決定托化在此銘詩

吟室銘 并序

劉克澄氏燕人也瑞敏諒直自幼讀書力學多從大人先生遊聞見甚廣志不在利達蕭然一室居闤闠中克澄無求於人人無有不敬愛於克澄者然酷嗜詩上自三百一十篇下而至於漢魏六朝唐宋与夫前元近体及

今人所作凡膾炙人口者無不博覧強記充溢去不苟爲而深得吟咏之情性每於花前月下風晴雪霽之時或會賓客出尊俎勸飲賡酬行吟坐咏自怡自得超然若處去外故扁其偃休之所曰吟室尋以晦菴朱先生所書吟室二字揭諸门楣來請銘于余々与充溢年相若而同好於吟遂爲忘形交既久且善故弗辭而爲之銘々曰

瞻彼蘧廬衡門蕭々嗟我君子於焉逍遥無厭囂俗靡狎漁樵志超萬物山林市朝寓意於詩情得其正風晨月夕行吟坐咏飲酒樂賓同誰共慶人無有識彼安厥命蹤標緲々弃植驕々即近而遠何如考槃嗚呼晦菴尚存遺墨揭諸楣間永光斯室

百丈泉銘 并序

衍未學佛時待來西山則知有海雲院迪公禪師孫剛秀傑卓然特出其言与行一無妄搢紳大夫多願交於公而公於搢紳士夫士亦無拒時衍方童卯雖敬而慕之不敢趍而見後年幾冠始學佛厠僧倫四方雲水之士凡評論人物無不以公爲稱道故衍益加敬而慕之偶直去失寧流離散處而弗克見也又十年公之孫愚菴主径山録衍掌記而公已化去久矣於戲衍三十年之間慕公之名弗獲公之面而見嘆于公也其可嗟矣公嘗卓錫于穹窿山之上荒苔萬積間有泉從而出焉汪濆瀠洄々但有不可止者公以筧引至於庵湢之所殆不可以丈尺計故約而目之曰百丈泉潩滂如一雅俗遠今神異之至正甲辰秋衍歸自径山海雲拜公之像方登山而尋所謂百丈泉俯而睇之其色白而潔掬而飲之其味甘而香去他泉名於天下者其寔亦將過也乃爲銘曰

泉之出于石也感公之道行汪濊演漾引而流之詎有止乎百丈因而名之是以傳惟以公子孫之多顧欲知其家声德澤之不墜而永々無窮者庶有見乎斯泉也

清安堂銘 并序

天之高也非清可乎非清則三光不能朗而耀嶽之大也海之深也非清可乎非清則衆

峰不能秀而拔萬象不能影而見况夫人之心乎夫人之心至高也至深且大也非天之與海岳也爲一身之主汨而乱之則萬慾亟作澄而靜之則四體俱息故凡欲安其身者必先清其心可也不先清其心而欲其身之安者未之有也句吳沈君達卿温厚而慎雅慕老氏之李凝慮屏欲作堂於周谿之上爲休養之所題其額曰清安昕夕於玆賦之以自儆後来請銘余嘉達卿之安其身以得其要者也遂不辞而銘曰

心汨而危其慾紛如心澂而微其神乃紓欲澂夫心須守其一〻念串異萬慾皆窒堂虛而明寔啟我昏是清是安以遺其子孫

二童子名說

二童子從吾遊長曰智常次曰善住吾以二童之名嘉矣惟恐常不知其所以常住不知其所以住而常者滯焉住者膠焉吾故不得與之說常前乎吾語女乎一知水之在川乎流之無息而不離於川之常也佀之則爲智焉住女之住也珠之在盤轉之無停而不出於盤也住也佀之則爲善焉住珠之在盤焉不轉珠則偏矣常水之在川焉不流水則涸矣偏者膠之涸者滯之常乎女勿滯乎住乎女勿膠乎勿滯勿膠猶水与珠女其懋乎

逃虛類藁卷四

獨菴藁

襍著

與郭考功書

文遠考功閣下衍自曉人事出游湖海間凡儒老二教洎同宗之士有道德聞望過於人者無有不求知也苟知之無有不往而求見者也雖或險難阻求見之不得然亦無有不懸于懷者也閣下爲浮圖居越中時已有通宗踈德深于文學之名貫于人耳時衍欲

四

往求見兵後被服器用無一完有所以羇於出入故不得遂其求見之心爲根未幾越人來言閣下已章記龍河除遇

聖君命返初服官于內廷凡識閣下者無不頌

上之知人也乙卯夏衍因起取到京始獲瞻風度握手一咲如舊知己閣下畧不以爵位自假歸於吾儕襟抱閒澹曾弗異於草澤中人自非通宗踈德之士惡有能若是之賢者耶衍故敢於閣下友而論之夫浮圖之教急於利生菩薩有四攝法以導多衆或与其同事化令成佛雖屠沽漁獵最劣之類以身混之曲於化導然亦何嘗局其形服以自扶欵今閣下學足以贊襄

聖化文足以黼黻

皇猷生逢唐虞之世置身青溟之間當思体

意宣流恩光使萬方黎庶至於草木禽畜無一不被其澤無一不得其所閣下能如是而大行之其功其德与岩穴林莽向枯木死灰獨善其身者萬萬相去矣衍樗櫟不材分甘老死丘壑遥瞻青雲戀戀何極惟冀閣下不忘靈山付囑爲佛法外護不修衍再拜

與止仲書

道衍奉書止仲著作足下向承手教及謬藁跋語何其許与太過展卷讀之不覺面熱汗出懇怍君可云喻衍林藪鄙夫学淺文陋豈不自知惟藉良友箴規剸礪裨其成德故汎遊四方廣衆之中以求其友也足下高明穎達迥越流輩豈啻所設拔哉然足下不以踈野見絕朝夕往來啟沃良多非衍之所望也何爲所貽之言一以褒美而無箴規之益

豈衍庸愚非器不足以箴規使其成德乃褒美之欲其喜於一時者耶故人多以足下之言佞於衍也衍甚不然之足下怀仁佩義直而且諒悉肯見欺於我哉雖有褒美欲其喜於一時者衍以足下非佞也夫安之佞者見其人或名位之崇隆勢燄之熏灼欲其陶冶拔擢而有以佞之者或貨利之豐積飲食之濃厚欲其惠濟供奉而有以佞之者或年齒之高宗黨不得已而佞之者蓋有之矣顧衍壞服毀髮懊処岩谷名位勢燄何有也日乞一鉢自活其命貨利飲食何有也况齒之不高又非宗黨之尊蓋足下之佞於衍者將何所圖焉此衍之所以言足下決非佞也况与足下交游數年知足下惟詳足下識高而見遠學博而文深作德足以裕人立言足以垂世人有不善雖以千金之遺欲求一言以飾弗予也人有善雖無半日之雅亦必為之称道以足下之為人若此安肯佞於一寒士哉衍意足下之言有褒美而無箴規者何也使箴規之忠吾畏難而弗進不若褒美之欲吾悅易而自至也是亦古君子善誘人一端故衍信之不疑矣感佩盛德當如何哉足下閑館湖上相去無十里扁舟往來得接妙論何其幸欣然衍之所以望于左右者當以箴規為益毋以褒美為善也奉書不謹

與黃中父書

衍四月中挐舟來游江上訪舊所知識因登足下之門幸足下念衍久濶歡然弃迓律〻喜色動於眉睫之間館我穀我朝呴夕沫熏送示佳章啟我蒙昧病則命醫躬為調藥春門不暇覩足下之厚情至意過於肺腑心膂之感自非道同志合愛衍之深者何有如此勤重也衍見凡今之人道之不同志之不合者雖有肺腑心膂之感及其窮厄患難内〻不顧况其朋游也欲衍与足下道雖不同其志則合道之不同者形有異也志之合者皆好於古也好於古則通乎理通乎理則不滯其形矣不滯其形而從其志故交之愈深而愛之愈篤終日見而不畏其煩千里隔而不忘其好也昔秘演之与曼卿道潜之与秦觀

游泛泉石之上形容文字之間忠義藹然過於肺腑心膂之感益其志之合而忘其形者也足下才高學博不畀於秦觀氣充行果何弱於曼卿寔非今人中所求有者顧衍踈野愚戇無秘演道潛之美而足下爱衍之深有適于秦觀曼卿之於秘演道潛也感佩之心豈可盡也衍托迹西山度此炎夏會晤未知何日惟有矯首東南遐思長想而已曷勝怏悒之至謹文與詩共若干首謹用錄呈以代言謹惟而鑒斧削不宣

斥牟文

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壠上睨苗之長否有老農泣於旁余問其故曰夫蟊牟食苗之根苗槀死矣其類蕃滋幽陰潛匿人捕獲莫能極其醜苗死矣歲必飢吾門寧免饉乎是以泣余謂老農曰牟之生造物者使然既非力所能為必徼神明而為之可也尔無泣余歸為文以告田祖而斥之其辭曰

維聖曰稷肇興稼穡逼彼黎庶惟師惟我乃邦之本祇靈仰食伊農服勤寧軼其力耰耕以時應蒔孔棘伏水逾湯稜日猶炙寅昏不遑惟餉惟息隴畦昀昀黍苗薿薿風偃雨膏雲布土匽將成方早未遂堅寔惟秋之望獲欲以給夫何茲年歘為我賊犀分散处窓行潛伏身堅介胄截利劍戟膚未不傷根柢是蝕甚於稂莠慘于螟螣厲狼之凶蜂蠆之螫雖物之害禍其不測夫何茲年橫肆無射雖楚之羽莫並其雪漢之弘羊奚翅其刻行非叁五類越萬億儵然而興翕然而蟄勦弗可除捕莫能執天胡不仁除此戾物老嫗殿屎稚豎稠愁不有飢亡寧免菜色夫何茲年產必有載方寃漢志虐吏秪冒名此奇邪以禍正直方今之吏盡副厥責佩義服慮舉猶承剔於國有忠於民有恤夫何茲年以誰而得敢告田祖運用踴斥積燎以焚裂石以擊盡地其族永殄其跡黍兮厭厭苗兮翼翼庶幾神明歲祀弗隳

讀至天隱文集

余少為浮屠而嗜於文凡昔浮屠之號能文者之文無不偏求而博覽也其文或臚而不

與或簡而不詳或深而太晦或怪而太奇或文之過而不顯其道之昧而不貫其文是多不得其正者也得其正者惟宋之鐔津元之天隱也鐔津之文無復論矣天隱之文姿性亢爽問學深著故其作也剔心鏤肝敦章琢句力欲剗去陳腐而不背馳於作者之程珠瑩冰潔照映簡冊使人讀之味雋詠而不厭也表文清公言天隱之文待束太過而不少縱文清之言未嘗不然也天隱曰盖古之縱者非求於為縱也束之極則至是矣不能是而苟於縱則無以禦隔陳言吁非天隱之於文不精詣而深到焉能有是言耶余故每以天隱之言為規雖然天隱之言非但規於余世之學於文者舍是而將何規哉

血書華嚴經偈并序

瑩澤沙門志學刺志厲精瀝十指血書華嚴大經以報父母 衍乃睹此希有之事稽首作禮說偈贊曰

我聞十方諸善逝異口一音而演說所說種ゝ諸行海諸行海中孝為最在家出家衆上士靡不以孝得道果孝分細大与廣狹所得道果亦復然有大苾芻名志學其孝於人寔無等不侑世間供養具剥指端血書雜華經卷八十一十萬偈句無有邊一點一畫皆孝義光明絢爛如紅雲忽見本身盧舍那住行向地諸菩薩善財所參知識衆法身普現紅雲裏紅雲盤欝不思議於諸法身亦無量法身与雲既無量佛子孝義亦与等譬如帝網週法界交光相羅无壞雜我觀世間為孝人泣笋懷橘并躍鯉生事死葬及祭享 立身揚名顯其親此是世間最孝者善哉佛子異於是能以父母所生体瀝清淨血書大經用報父母罔極恩若以世間孝為比百分千分不及一譬喻筭量豈能得佛子雖行希有事而亦不作希有想以此功德為最勝三才之古讚莫及不可思議辯才海不可思議音声海不可思議言詞海極未來際而讚揚方有少分之所得我今說偈表微誠如滴入海塵附山惟願佛子常精進得證舍那根本智直入普賢行願海

送梓人李均茂偈并序

姑蘇城中資女門內有天台教寺曰北禪寔於其宗號稱第一有大沙門佑公法師聿來補處寺罹于兵化為丘土法師俯覗惻然興懷惟此道場諸祖化地豈可使彼蓁莽充穢蕪湮靈跡法師於是躬集衆因首為興立大雄寶殿洪武戊午春正月落成之日法師為衆弘暢法會䨓震鯨鳴遠近徒侶雲委水赴登寶花王作師子吼闡一乘道燒種種香然種種燈雨種種花垂種種雲結種種蓋蓋若天若人若阿素洛若乾闥縛悉皆熙怡有梓人者李均茂氏越衆頂礼殷勤三請問大法要法師嘆言善哉善哉汝能為衆諮詢斯旨當知諸法體性空寂言說何有汝既懇誠吾當強說維我覺皇至尊無上為衆生故出于世間以大智慧施大方便觀彼機宜建立妙門八萬四千隨方來者一一攝入同歸寶所譬如大匠左手執引右手執杖度其材植短長纖鉅彼可為楹此可為棟各遂其宜始成手室室周圓具備融通互攝彼彼雖異而不見雜彼彼雖雜而不見異不見作相不見受相不見成相壞相增不可得減不可得恢恢是是其誰能名汝能於此條焉證入當知功德如恒河沙豈可得而思議者也彼梓人者聞是說已惟喜踊躍至心作礼退坐一面晃所得予時亦在會而自念言非此梓人無由得聞是大法要於是合掌向梓人前說偈以讚曰

奇哉最勝子　精勤無有上　曾於百千生　深種善根故　以智慧為匠　造作諸佛事　用結廣大緣　不忘安利譽　來此正覺場　成是大雄殿　莊嚴甚殊勝　何異普光明　中奉真金像　天人生忻慶　奇哉最勝子　願安出世間　常參諸佛會　常隨諸佛學　永無魔境撓　成就大菩提　功德不可量　讚揚莫能盡

送圬人呂伯通偈并序

嘉禾呂伯通氏以圬為業甚良與人圬弗較其直居衆圬之右王侯第宅無不俾其圬焉人見其明且善而來賞以圬人待之今年來蘇之北禪教寺爲大佛宝殿不計其功務欲

其美一博一瓦曾弗妄措故嚴整堅密完若天造茲厥功告成住持佑公法師請余為文以贈余以伯通多巧人能深信大法脩進無怠故不辭而說偈以贈偈曰

吾聞世間諸有衆工巧技藝亦有萬爻作五用成器衆若一有缺則不成鳴織美惡種種異莫不皆由心所造當知此心無所得無所得中乃有得酬接萬事悉死盡以無盡故常平等伯通呂氏真佛子以巧為業造其妙像九鄧塋莫与擬是故此人甚希有菩提不求況世刹良以無所得心故茲來吳城大慈寺傚力蓋此大雄殿一博一瓦不妄措嚴整堅密無能及維此宝殿甚高廣博木土石所合成若博若木若土石各各住相在差別合成一處如虛空於中了無差別相無差別中有差別一切不異尋常識我觀微塵諸刹土從一微塵而出現是諸刹各不同於一微塵体無二微塵刹土無有盡佛子功德亦如然了知功德無所著是名第一不思議

傳

行狀祭文

濩蓮忠禪師傳

禪師諱信忠字直巖毘陵陽羨人也生南宋寶祐癸丑冠出俗行杜多行衣槃茹枯習禪麻儕始來如脅城西要迹鑿井構亭以休行旅暑則置湯茗濟渴足者辛勤精苦十餘稔至元甲申歸丘孤巖啟公為忠薙落受滿分戒時年三十有二忠顢方日織㲉寒裰不趂常人而神異罕測得無師自然之智出語若籀柚飛決信其為再來人也未幾恭雲夢和尚論無傳授之道忠拔以偈曰了無一法与君傳萬丈岩前月五圓半夜苦吟吟不就冷烟深鎖釣漁船雲夢然之曰子深得死生之旨者也戊子出游五峯晚至雲州值一大澗水漲漲馳若飛矢澗西有大石名百丈峯忠行倦就石坐空中忽聞人語曰汝隨我指來者時天已明開日視身恍在澗東忠乃感入雲州詣諸尊宿抵京礼潮音妙辯法師白以是事皆曰護法神應驗也後歸吳結菴宴坐濟化四衆持戒念佛期間生淨土四方之信從者如歸忠具智通應用無方邑民而賜痊

扎禱之輙驗婦怀娠者求決女男臨乳必如所言菴居每謂侍者曰今日有檀施至可先修茗以接至期果然一日山行遇虎忠撫其背曰汝飢我無肉濟汝〻去虎即垂首嘆息而往人甚駭之於是化行郡国至于高麗日本無不慕其道安慶手章范公舍所居宅為寺請忠開山遂往見公曰知師得自然之智可無語乎寺方甓公以石灰命題即成偈曰工夫打就出深山烈火曾經煅一番粉骨碎身都不問要留明白在人間范公深喜之而告曰吾寺已成請安其額忠曰少焉有額戕而寺前陸地出瓊蓮一朵公乃聞于朝陽賜曰永慶瓊蓮禪寺忠住後造七級宝塔犟見崇侈為民福田主之九年乞退以偈辭公曰古人卧樹多三宿我亦云何住九年寄語大檀賢宰相不圖名利只圖閑既而還吳旧業欲將老焉時国家肇開海道細艘輸粮詔江南有道德神異之士悉請護送粮艘入京一艘最鉅容萬斛国手詔者僉曰此艘甚危非忠神力不能保請守之忠弗讓即送風開航

至大洋鯨濤掀天須臾檣折艘傾舟師怖泣忠談咲而起以手搏飯擲艘左右若徒見神行焉疾抵直沽比它艘程先十日於是詔闕見世祖我謂忠曰若儀容弗都何足以動人主曰非汝輩所知也翌日趋内庭世祖主殿陛但見其皃堂〻嚴飾甚麗世祖異而嘆曰此真江南神僧也賜號圓通普覺大師大德四年庚子隱去人見其乘白騾行高麗不知所終忠異迹甚着偈頌尤夥至今吳人多繪其像奉于家以時享焉俗姓張皆称曰張師父云

贊曰　昔南安巖嚴尊者以偈起河源巨舟艤江南眠枉而暘男女人有求獲應如響忠洪傳而称之今忠獲瓊蓮於永慶護粮艘於洋海覩其神異之迹亦尊者之流亞也惜無忠洪之筆為書焉雖然忠之道昭然天地间又何籍乎額札而不朽哉

西齋和尚傳

西齋和尚者四明人諱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俗姓朱九歲渡浙水投秀之海鹽天寧訥

翁摸師授其經業母張夢日墮于懷而生和
尚在襁褓中有神僧撫之曰此兒佛日也齒
晤衆生將蒙其光而見佛矣故呼之爲曇曜
尋依晉翁洵師於湖之崇恩洵師和尚従族
祖也始得薙染爲沙门十六受滿分戒一日
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有感有
省於内讀内外書了無碍滞後見徑山无叟
端禅師咨决大事叟不少假辞色使其自證
會无尖宗詔移金書藏典和尚亦与其選乗
驛抵燕都夜聞崇天门楼鼓鳴忽見徑山爲
人處即南還再叅徑山叟見之曰且喜子大事
已了俾以第二坐說法衆皆驚汗和尚自幼知
知有西方弥陀教法清晨十念求生淨土未
嘗一日少懈及住海塩天寧䒭室西偏專志
於淨業因歸西齋焉室中置一小床日趺坐
默觀自心三際空〻不可得次觀東方過十
萬億佛刹微塵數世界海空〻不可得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
世界海空〻不可得即於此処有大蓮花忽
然出現其花莖葉充滿法界有一如來相好

端嚴坐其上眉間白毫放出光明其光所照
樓臺池沼行樹闌楯衆宝間錯水鳥天樂皆
演苦空無我之法見觀世音大勢至在其左
右清淨海衆後圍繞皆得不退轉地従定而
起返觀〻者空〻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此和尚之觀佛三昧和尚飯誠三宝屋悉蔦
切凡見佛必讃見塔必佛礼衣必獻而後服
食必供而後食拜跪行道称念思惟無寒暑
晝夜之間年愈高而行愈苦然而名動海内
洪武初三被
詔有說法于京
情大悦未幾遂終於天界示宗之日沐浴更衣書
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書畢謂其属䒭瑩堊公曰師兄我去矣公
曰子去何之曰西方公曰西方有佛東方無
佛耶和尚厲声一喝泊然而化世壽七十五
僧臘六十三和尚平昔於淨業一門自行之
外而復化定於是撰二十二相頌八十種好
頌四十八願偈十六觀賛怀淨土七言長句
一百十首標名菑一百八首又析善導和尚

勸念佛偈八首化生讚及勸念佛篇娑婆苦西方樂漁家傲三十二首韻淨土詩一首其他宗門機緣語句有錄住山行道事業勳烈修載于翰林宋公濂塔銘上首弟子景瓛說法于燕之萬壽

贊曰宗門中在昔脩西方淨土者惟永明壽為最永明而降圓照本天衣懷黃龍新慈受深真歇了長蘆顧之輩皆脩之其明驗如青白日也西齋和尚童丱時便知念佛至老行之愈力復立言以轉化四衆故於死生之際游戲去來非得佛祖心髓者其孰能如此余怪近時宗門中人多促空慧睇念佛為小道而不言及況脩之者乎悲夫

黃將軍傳

黃將軍者蜀人也其上世隱居蜀之武都山神農氏有天下欲試群材以拯民疾苦迺遣使徧覽山海間無間材之美惡纖鉅凡有可取者咸得而味焉使至武都遇將軍之始祖僨見其傀然木穀有勇士風輒貢入見上試之知其性好勇武時上以至仁治化于勇武無所取不用復遣還武都至軒轅氏為天子見為黃帝披山通道僨莫之避遂出為將上即使僨與炎帝戰于涿鹿咸有厥功上大喜欲爵之愛其皃有中正之色燁燁然如錦紋故上以賜姓曰黃遂有姓焉未幾天下平定四方來賓上將偃武以脩文德諸武臣輩寵寖日衰獨僨有大功不忍廢然老朽六棄于野以故子孫累世無顯人後大秦併吞六国用炮烙之刑以毒萬姓漢高帝興懲悖之心起沛中欲以兵伐之遂詔四方廣募將士得僨之十八世孫韓信蕭何進于帝曰陛下亟欲誅暴秦必拜信為上將使張其威戰必克矣於是高帝拜韓信為上將軍使領劲卒數萬攻咸陽大破之高帝遂有天下而成萬世之業封將軍韓信為柜熱侯賜其子孫以將軍安襲以萬户於蜀故世為蜀人武帝時天下大定民庶洽和帝特嗜勇武復召將呂將軍至京師選鍊士卒征伐遠夷尋使將兵先掠其地趙惟唉舌突入心腹間一戰而敗績至是天下民物凋喪而国用殫矣武帝大怒

欲加斧鑕於將軍焉汲黯諫曰將軍㬥与高帝誅暴秦定四海大有功於漢者也今日之敗績非將軍之罪也此陛下輕用之耳何以殺歟武帝聞黯言自悔遂免爲庶人將軍之族甚大其一隱于武階厓石間有雄有雌然氣味少和雖能制伏蛇虺人見之多弗恍其一處寸草木叢薄間類至衆惟精者連蘗四人者常與將軍同事于朝精者雖甘言恍人終不爲無益連蘗爲人能苦口極諫而盡忠然其声譽皆出將宣之下而將軍又爲二族之長人咸敬而長之故呼將軍爲大黃太史公曰昔人有云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時之所宜然尔窃視將軍一勇士也寔少仁智武帝當平世任用將軍征伐遠夸至窮兵瀆武而天下罷敝可謂不達時宜者矣於戲後之爲國家者於用武其可不慎之哉

徑山第五十三代住持明辯正宗廣慧
禪師愚菴及和尚行狀

和尚諱知及以中號愚菴俗姓顧蘇州吳縣人父茂卿好善有隱操母周事佛甚謹夜夢一老僧借宿於家而娠以元至大辛亥十一月十有五日而生師〻幼穎慧畧通人事即求出家父母以師爲僧再來故弗奪其志至治甲子年十四出家于縣之穹窿山海雲院禮惟良爲師泰定丁卯年十七薙染受具戒爲大僧師博通内外書精於詩律雖之㕘老學尤畏讓時時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居于種騎遊穹窿間師以詩見焉公視師頭骨磽然貌堂〻表如玉立及誦其詩清絶過人無一點塵俗氣公歎賞不輟故留師左右春睇撫勞愛之猶己子　徑山元叟端禪師道重天下嘗行化吳中過海雲見師言動異等知爲法門令器而記之曰侍者後當據名山作陰涼大樹盡覆一切人去在勿以家山爲樂而自屈也師呈以偈有辦香他日爲南堂之句同邑行輩多遊教庠習經論師亦隨往鄉之先福聽講法界觀席未終師忽曰一真法界如太虛空但有言說都無寔義縱講得十成於我何益遂慉然棄之而去至順辛未年二十一始出遊方咲德許公至金陵龍翔蕺社開

盛居五山之上師往依焉時公以文章道德
名重當世所交者多搢紳先生如張侍御夢
臣王侍御繼學張翥仲舉危素太僕日公方
丈叅向禪要唱酬文字為樂一日王侍御賦
金陵雜詠十首徵公座下能詩者咸和師次
韻呈公〻覽之極口稱道於是名儒鉅卿樂
與師為方外友也由此声聞日震夏後師有
歸吳之興即辭公而還時雲心與首坐同舟
雲心明眼人也謂師曰子資性高爽才氣英
邁地日必有大就以昌佛祖之道豈可一向
事吟咏乎師聞其言不覺面熱汗下雲心偈
讀真歇了禪師無盡燈記至偈曰黃葉飄〻
滿庭砌一声碪杵落誰家向師云子作麼生
會師因指雲心笑曰子如不會後時浮座披
衣將何為人既而師歸海雲日夜疑著此事
遂辭去萬仞不下蒲團者踰月一日出庭下
見一葉隨風飄墮于前豁然契悟自此机辯
英發一時元敢當者未幾登徑山叅元叟禪
師一見即问云侍者來了也將得甚麼來將
得五蘊山子則且置將底人在那裏師拶目

云撐天住地叟云莫乱統叅堂去師歸堂後
一日上方丈問叟云如何是徑山旨叟云棋
盤石爍破你腦门　盂池浸爛你脚板師云
將謂奇特元來也只尋常叟根威一喝師礼
拜而退翌日俾充侍者師叅叩益勤欲尽大
法淵奧乃復典藏克慎厥職人咸柔之至正
壬午夏五月雩蓬山石走声若迅雷至海雲
佛宇後而止是歲師与子若父至中行宣政
院公闈出安按郡志雩蓬山石走當出狀元
人以師祖子孫三人出安乃石走之驗師出
安慶元昌国隆教闻堂日瓣香供元叟不忘
昔所記也師住僅三載百廢具舉乙酉繼住
吾慈越七寒暑時海寇紛撓退歸吳中寺之
耆宿咸師撫綏之德稟院復來礼請至四三
返師堅拒不赴戊戌江浙丞相達失帖木兒
慕師道行奉領淨慈遣行人九曜斂乘驛往
師受業海雲歎請入寺師往之日當藂林彫
起山门事繁師身先列戒隨遣治大衆安坐
若処太平達失公請師闲示佛法大要師熟
其東机不異南泉之接陸亘黃檗之得裴休

也季丑往山虚席遴師補處湖海謂頌如佛
出世壬寅僉吏瞿範以師住浄慈日待之不
礼衛侍諸憲府妥訢師為我袖白金与院之
僚属知師宿対不可逃避即赴官供款得罪
杭城之民皆知師被誣多籲天而注者師処
之自若逮未五雲山伏虎逢禅師道場夜禅
晝誦若將終身師之操守無少変易真若大
山長谷間鉅杉古檜歷霜雪而益堅実也癸
卯省臺知師受誣交章改正復請師帰径山
四衆歓悦以為妙喜載世是時龍象來集百

倍於前一日新到僧参師問云汝名甚麼僧
云智通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汝為甚麼頭頭
築著処処繋絆僧云某甲参方遇夏過夏逢
冬過冬今日將來礼拜和尚望無繋絆師云
汝因甚騰蛇纏足僧看脚下師云又道無繋
絆便打又新到僧参禅師門近離甚処僧云
湖州師云受業何処僧云端師子道場師云
汝試作師子吼看僧擬開口師云喋矢狗便
打師一日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深山藏毒虎進云見後如何師云淺草

露犀蛇進云見与未見如何師云日出東方
夜落西僧礼拜師乃云千波競起文殊家風
一旦晴空普賢牀榻春光滿蕩烏語綿蛮萬
壑争妍千岩丞秀且道是甚麼人境界直下
會得須更知有人境俱奪向上一路拄杖
有時卓向千峰頂畫斷飛雲不放高又上堂
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宝不直
半文錢常州草鞋一百文買一幅蘄州泥孩
児三文錢買一対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猫児
偏解捉老鼠又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

火風空覚識枯來数日甚分明明眼衲僧数
不出数得出也大奇烏亀鑽破壁雞向五更
啼師之應機説法類如此東南士庶莫不慕
風向化張翥仲舉時居燕都為翰林承旨北
南兵阻音書久曠俄聞師領径山開大鏞雅
蝦几鋟聖欢喜選礼為詩絶海寄賀
大明洪武庚戌師称老退帰海雲杜口危坐屏去柱
拂山雲海月代為蕤机禅衲駢奔戸屨常満
師復白號曰西麓退叟癸丑
聖天子知師有道　詔起赴　京館于天界寺師以

病免於對揚乙卯　賜還海雲說玄関廣絶
交友得旦不越閫者三年戊午秋忽示微疾
至九月初四日黎明索浴更衣呂大衆曰吾
今日去矣汝等當念無常精進道業庶不負
從佛出家也勉旃大衆悲戀請師留偈師遂
援筆大書曰六十八年無生無滅滄海揚塵
虛空迸裂度筆与徒弟慧鏡泊然而去龕奉
五日容顔若生緇白瞻礼如佛入滅初九日
荼毘天宇澄霽送者千人撼動林谷既火猷
成五色異香襲人如薪沉腦火餘牙齒數珠
不壞遺骼色如帝青舍利紛粘瑩然耀目徒
弟大圻徒孫云龍等奉遺骼暨諸不壞者葬
于寶藏山之陰參學弟子宝盈分依髮等不
壞諸歸住山附于無等才和尚塔右塔而塔
焉師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一度弟子若干人
嗣法若干人四會語録翰林宋公濂序其卷
首不待梓傳已行于世師處事通変至于接
人應物如春風時雨無不被其挪澤故人敬
仰不暇師亦未嘗自儆也嗚呼浙江之西自
宋季迄今百有餘年所出人物一尚木李清

玩雒尸高位負盛名者有之然于提唱宗乘
㝵大旗鼓追配古德者惟師一人耳雖時海
以歸推宗匠如了菴欲楚石琦与師並駕齊
驅求知孰先孰後故師在処参学者雲委川
湊曾無虛日於是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
慧禅師々在普慈開堂日都監寺若霽冒支
常住錢物次日伽藍神附守祠者降于香几
呼都監寺而責之曰昨日開堂設齋汝破用
錢物若干新長老嚴明整肅孰敢有犯汝不
歸還求乞懺悔吾当令汝入冥録也於是寺
衆驚惧師威行令下風馳電震靡敢違命至
於隣剎皆效法焉師住山前後八年說法
之暇菅構方丈一新規模崇廣比旧尤勝師
之嘉言偉績詎能殫擧衍迂繆不文幸厠門
人之列故敢録師出處萬一求當代立言君
子以銘其塔垂於無窮者矣洪武十一年九
月廿五日門人道衍謹狀

祭海虞席先生文

嗚呼道本無生道寧有死日死与生如川之
水惟先生之洞達能順去而無已猶雲鵬之

遐騫謝塵寰如繳屣念明靈之在昔辞庭闈
而問礼師老氏以守雌處山林而楽只寃摩
真之秘篠将遊心于太始特嘯風以鞭霓每
驅神而後兒振霞袂之翩々戴星冠而韡々
諭洞章於琮壇朝玄君於宝宸然其跡之不
朽乃有得乎衆理雖百氏之該貫妙釋部与
儒経故搢紳之従遊特眷々而多情不異道
而棄于且尓汝而忘形接鄰光於旦暮異徳
教以相成悦棲煩之無似故筒宗以訴盟既
歓洽而久如曷嘗事乎割烹喜詩筒之往來

或君唱而我賡愴昔遊於西麓俄尋幽而獨
行咲悟々之情話夜漏盡於三更或覓共兮
淪荈或筆叅兮調羹楽會合而聯句木迅發
而驚神俾韓侯而退聖人疑古之跡明後于
迂於樊圃斯同楽于餘生奈抄迹之如萍曽
弗獲其所願嗟會離之莫測故少愉而多恨
比東遊而言還耳載聆於高論豁眼底之烟
雲掃胸中之塵空遺微痾以弗瘳今交朋而
悶々歎造化以蟬蛻使預驚而寉怨恍傳訃
於山中從涕出而旦頓謹涓吉於茲秋詣總

幃而備奠寓予衷於短牋具壺漿与盃飫風
瀉々兮雲溶儼如覩於顔面

祭先師愚菴和尚文

維　大明洪武十三年龍集庚申六月朔越
五日甲子門人比丘道衍等以四會法語結
集鋟板流通印行茲展畢工謹備菲食跪祭
于先師径山第五十二代住持明辯正宗廣
慧禅師愚菴大和尚告之以文曰洪惟禅師
傳佛心宗應世度生了諸法空無説而説真
會四衆開鑿天人羅絡象龍從衛廓徹自在
圓融有叩斯應水月霜鐘浩々蕩々百流滙
東邪道魔緒力還祖風妙喜家世載只載隆
諸方仰若萬啄譽同化緣既畢順世長終法
音無聞俄兩秋冬師所説法一何春容珠光
玉潔妙疊玄重非比曲士語言是功黙拙進
巧挟青間紅此誠未难其珍罕遘設能淺棄
忽如秋蓮衍等昧劣昔獲侍從通懇慶喜結
集図工比鐫于梓復印流通垂耀後世皎日
瞳矓讀者開悟豈克古公茲焉告誠匪陳厥
功進子靈几俯鑒微衷願同天澤廣被壤穹

空界有盡此法無窮尚享

逋虗類稿

虗類藁卷五

獨菴藁

書題跋

書真寔尊者一雨大師碑後

真寔尊者一雨大師碑丹丘朱君佑所製也按碑云一雨大師上虞縣五大夫市長慶寺僧也年二十六己酉夏六月縣大旱禾苗盡槁渠官束手無以救民遑遑力罷弊而夏歲飢大師誓將大其軀以禱于天既火天降雨終日乃止於是禾苗之槁者復蘇民力之罷

五

弊者得以復甦故縣民感其德函遺骸而塔焉余嘗讀史傳有一獄不決一人御寃則天或致之大旱使一人與濟衆之心至奮然不顧其形命者天得不感而降澤乎此理之必然者也嗚呼余見今之人不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者多矣大師恥然一釋子也乃能與濟衆之心頓捨形命而天為之降甘澤以濟生物者此豈非菩薩僧也耶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參天地贊化育者其用心宜如何哉宜如何哉

書羅漢圖後

阿羅漢有三一得決定寂滅二增脩菩薩行三應化佛所化其名雖同而寔有異凡愚之人以小果聲聞眇之良可咲也此十六阿羅漢因中曾於佛所得記天上人間龍宮鬼域隨處應供作大福田利益有情此豈非應化佛所化者耶近世大夫士多繪為圖以作玩具其褻侮大聖之罪又非以小果声聞眇之者也展是卷者当焚香礼敬以求福田利益慎勿以玩具為眎 丰山比丘道衍拜書

題鄭大年所藏柳公權書金剛碑本

自有書翰以來天下之通都名山仙宮梵坊陵廟阡墓之間穹碑短碣題名誌文三代秦漢迄于隋唐宋諸朝何可勝數歷朝有之力而好于古者搜羅構置古書奇刻或全或缺集之于家以寶藏者多矣夫物之至堅者無踰金石至久者莫越于山陵故古今之人皆勒諸金石托之山陵欲与天地齊終始而不知山陵有時而頹壞金石有時而銷泐況以古書奇刻片諸斷簡集之于家而能長保于至有好之極者或發塚而求或欺人以取吁何其不慧之甚者耶安国寺金剛碑唐柳誠懸之所書玉册官邵建初所摹西明寺之本也歲遠代深雨淋火燎剝落漫滅僅存其半然字畫勁遒可愛垂珪残璧断豈勝頑礦之全者也鄭君大年得之於弘上人而弘不知得於何人大年請余題余故謂之曰物之存亡散聚理之固然未足繫于怀也是經有云一切有為如夢幻泡影露電大年作如是觀或得或失可付一咲

題東坡金剛經刻本

余故友常宗太史以其先大人恭孝先生所藏宋太師蘇文忠公書金剛刻本一卷施森之施子林正因上人太史家世于儒人以太史弗能信乎佛僧与之友而合者寡言与余友而合者以文也殊不知太史聰明照了二教一致但能自力其教則通無不在是矣益非佞於佛者也何以知其然哉余与太史每會于師子林嘗論夫二教太史則曰子為釋我為儒各盡其道乃已不必論也余故知太

史但欲自力其教非仇於佛者也況以是經
施上人曾無一語及于福根又豈非深達是
經所謂無住相布施者能如是耶上人出是
經請余題其故書及此嗚呼太史損館未遠
神靈如生聞余斯言必有首道於地下矣

題孟氏安系圖後

扐髫歲時從材翁先生授儒書里之同學者
三十餘輩先生以予幼頗慧愛殊於衆先生
凡值節序則出一畫像以祀其像兜鍪函料
然若玉雖森梃挺然若劍冠佩韛韍煒〻堂
堂狀疑天人余仰之瞻之且懼且喜稽首而
問于先生曰此何如人也先生曰汝異問也
曰此偉人也不欲予知之乎先生咲而語余
曰此吾六安祖信安郡王也栝廟昭懸奎献
太皇太后為其姑太師豫章郡王為其父太
師韓王為其大父吾宗至信安為盛之極矣
余聞先生之言根于心而未忘今先生歿已
廿五年余亦從浮屠而將老為先生之子熙
一日出孟氏世系圖示余請題余以孟氏自
魯公族孟孫之後聯芳續蔓代不乏賢唐
及五季至趙宋而來皆以武弁起身官始顯
著而子孫始蕃衍寔為安名家非他氏可倫
挺源深者流必長本大者末必茂斯言至哉
信哉於戲先生于九原不可復作當日同學
之人又皆零落無幾念先生與余語信安家
世時真若一夢事今覩是圖能無感乎能無
慨乎

題華光梅二首

玉立精神瀟洒逸格真如孤山烟雨中半開
時也自不多見

懸崖孤絶影落〻倒入江流清淺間矯如游
龍見者莫不毛骨洒然霞外叟題

題王叔明畫漫竹圖

黃鶴山人趙魏公之外孫也人品高致文氣
英邁絶似於趙獨西山水人物不法於趙而
刻意高古盡得輞川北苑之趣至於墨竹直
欲與文湖州相頡頏蓋此老識見超卓藝學
精到宜其流声海宇間也漫竹圖余與山人
在　京寓龍河時余求山人寫寄守仁者山
人已告老歸杭余亦返于旧業相去數閱月

矣今守仁出示此圖因想其湲玉垂立晴影娟〻披拂于風軒月塀之下正如予与山人在龍河上趺坐劇談大咲相对時也玩圖三歎曷勝遐思洪武九年九月衍題

題祖顗篆書般若心經後

般若心經自姚秦至於李唐趙宋及元凡六譯矣之讀誦書寫流通盛行者惟唐玄奘所譯姑脅祖顗子靜以篆法書是經古雅端勁可謂能品先師祖徑山題其後曰昳以唐太宗閱般若大經文富義博日応萬机卒难覌覽因縮金口所譯六百卷奥旨成此一經不知先師祖何拠而有是說也若奘爲太宗以便其覌覽故易廣成畧而秦之羅什所譯居奘之前當爲何也况是經譯之有六非独奘手先師祖據凌霄峯頂二十年以向上一著单提倡美趂佛趂祖使一切人直趣無生之地覩者當不以語言文字之间論之矣

題西齋南堂二禪師贈京大方偈後

西齋和尚至正间說法于嘉興之本覺時南堂和尚退處東偏二大老之道德慧料猶泰山華嶽相高並秀一時人所敬慕故湖海衆龍雲奔川赴室無虛榻然應接之餘以法喜禅悦爲樂交唱迭和金舂而玉應一言脫口傳者塞道真若妙喜竹菴同夏于雲門時也莆田京大方以公選住持龍華禅寺來京師試其業相見龍河上大方出示爲本覺侍者戚解時二大老所贈兩偈衍謹熏沐捧讀再四其歆艷慶快如身在本覺左右親聆法音也呵哲人已矣後生何依輒筆爲書揮涕無極

疏

瓛瑩中住萬壽諸山疏

少林垂五葉之芳榮布震旦北山冠諸峯之秀光表句吴何歲月以星馳奈叢林之秋晚細欲與其已墜士必得其絶倫恭唯某豫章奇林春風和氣八面受敵遠録公機智無殊諸方讓雄英卯武威声斯下志不反初出仕言動　楓宸能行核俗超方名揚梓里既留根錯節以別利器然高山流水空遇知音留玉帶鎮山門好看燕子輥木毬示徒侶大咲

曾郎截啟宗乘式修鄰好

行中禪師住穎州萬壽江湖疏

善知識如曇華現瑞寔曰奇哉古道場如寶
月淪輝詎云陋矣欲展倚天之鉅刹必求絕
代之偉人恭惟某德冠諸宗學兼百氏熟玩
乾坤造化不忘師友淵源說法類生公誠已
通於頑礦屬文以潛子貴猶過於貞金矧璽
鑠有是翁謂風流無此老碩德既挂居人上
高名宜簡在
帝心與其處林下撫松枝以盤桓孰若出世間握
竹篦而弘化 濤居乍別山中猿鶴驚棲安室
重開海內象龍歡集願言風駕式慰吾盟

京大方住興化府龍華法眷疏

古道將湮邪說愈熾大雅不作淫哇寔蕃顯
正已喜得其賢登庸必尊居其位某廣博度
量老成楷模大爐鞴裏久煉純剛旧叢林中
挺生鉅幹三篋束腰道同桑嶠一食接氣行
擬玄沙濮蓮池邊拈兔角杖而示衆七星樹
下揮龜毛拂以談空使西齋之道盛行令南
閩之風大変天柱高而坐不極雲氣溶〻海
宇濶而想莫想窮予懷渺〻幸聞絕唱會有
賞音

均萬宗住法華諸山疏

前天王長老萬宗禪師乃徑山愚菴及公之
高弟得法於南楚悅公向潛遁受經閱歲已
遠吳興法華禪寺久虛主席寺衆美愛請師
補處殊協輿情於是吾黨相率具疏以賀云
古以道為貴佛以位為重輕盖士之出處恒
一於得喪忻戚何有哉今特不然惟位是貴
道非是貴進取者以請退為隘請退者以進
取為汙各矜已得相詆互毀不啻里胥市販
其可哭欤果行止以時致志於道者或見有
其人焉若我萬宗禪師李為時用所以古規
出西麓之門嗣南楚之法靜囿有意動亦無
心茲徇衆所請住持覺城道場大闡法施以
恵澤乎群有允矣人天胥慶宜尔 宗社有
光

順福源住台州天真江湖疏

學充乎已何患不成令名道濟乎人要使得
居高位時既至于 子合行焉某行清如氷德

溫若玉登入嬾菴之室佳声益揚再傳廣智
之燈祥光煥發冝尔高提鉗斧不妨隨処住
山用智以愚詎特鄉閭之敬藏辯於訥故多
士俗之歆令行石室龍湫咸振魔宮虎穴殷
勤致賀豈曰山川阻修蒲伏出迎應念湖江
舊好

述古道住苗涇廣孝諸山疏

大哉佛隴之學弘斯在人佛于天竺之门振
六有子既花令器當除明時某人形山清奇
性天朗霽百氏九流發胥旁達一心三觀綫
得正傳普從
京國來歸皇〻古道久緇湖山偃臥渺〻子
懷詎冝玩世而隱焉此合為人而出也得地
行道要期佛運重興集衆談經爾祝
皇圖永固輪車如風從者如雨昰称覩瞻蓮葉在
東昆阜在西不妨來往克狗衆望以慰同盟

復西原佳焦山寺方外交疏

蘇翰林与綸公雅合情見手詩王相国共元
老神交名存諸簡景慕昔賢之遺烈允冝吾
輩之傾誠某學貫古今道忘內外奮神机而

全超迅電縱才辯而不讓奔瀾話已行於吳
門声載揚於京邑吸江亭上會瞻復旧風光
浮玉峯前佇看斬新氣象迩遐悅服緇素樂
從航一葦越渺蔓有約訪鍊丹之跡躡僊免
陟巘崿尚期尋瘞寉之銘毋我遠而永為好
也

智海岩住太平萬壽江湖疏

萬壽本律院兵後衆散久為黃冠所占今年
寺僧特奉
上旨復業遂革律為禪

大法垂秋危乎一綫九鼎高才應世屹若砥
柱中流每仰昔賢忽見今日某老成儀則暢
達襟懷侍香鍾阜山中曾哥小艷掌藏龍河
寺裏載契玄机不惟真透閑人亦且善翳情
法三十年道隱何異枯木寒岩一旦化行不
趣春風大地圖新旧剎樞奚明時既能顯正
摧邪冝尔從禪革律挺〻伸其蠖屈孰与公
手飄〻逐彼漚浮審忘我也

椎藏主住積慶寺方外交疏

劉遺民結蓮社之盟高風益振白楽天領鳥

案之話卑識尤崇古者既亦有焉今人詎不
能尓其襟懷明净形儀老成早入教庠已解
觀心觀具探禪海了知離相離名不走通途
何由達現教即禪々即教餅畐釵釧同金心
是佛々是心娃燉炭烟供火坐斷三賢十聖
掃室百界千如龍象交叅試看枯椿璧拂風
雲際遇載聽出谷遷喬蘂社有輝吾儕多
幸

净慈關藏主住衢州資忠杭州諸山疏

蟠桃三千年始華遇時而發大鵬九萬里斯
舉乘運乃行學者積業居其躬才之應用達
其通其竹菴嫡子莆室親孫收得藏裏摩尼
亙天光燄掀翻門前湖水平地波濤把鉢盂
頭豈惟約以處己入鑪垂手要須出則為人
道既行於三衢君宜傳于兩浙越山陽峙載
瞻氣象崇高吴地到江爰望祥鳴來往願言
鳳駕庶慰同盟

普光灝宗源住寶幢江湖疏

海寶有時出興力能致也佛法無人演說智
可適乎故李者必求諸師苟成矣須行其志

某鷲峰風記北塔親傳古今群集義熟胸中
父子一門道行吳下以器授器猶德雲之接
善財是精識精如晉水之得大覺繞雕普光
明殿便立如意寶幢長請碧雲自呈雜花之
富仰望明月孰與凌巍之高進以時退以時
頭々合轍理無礙事無礙處々通途不忘湖
海往來要看雲雷變化

上希古住護國江湖疏

心外無法十方不間毫釐眼裏有觔萬物莫
逃影象咨尓當仁久藏妙用何妨得位大闡
玄猷某泌混今人心惟古道毋叅左菴嫡嗣
師勝資強載承專世親傳宗通說妙占其進
也寔彼公言勉而行之匪予私慶破沙盆金
户王根爛葛藤珠燦驪光將道價之喧天俾
宗綱之振地江湖夜雨孰云洹鷺盟溪門户
春風吞喜李桃艷煜山川俟邀德音不忘
照秋江住袁州南泉大慈化寺　京城

諸山疏

古稱法道之盛惟大江以西故善知識者甚
衆獨百丈得大機於馬祖始立叢林清規天

下遷之萬安不易然江西列刹無後湮蕪其
規不泯如髮茲南泉大慈化寺衆雖非旧而
礼儀軌則尚有可観故寧之者苟非有道不
可秋江禪師寔受経之地亦嘗寧焉禪師老
成古澹清慎明旗真透関人善翳晴法比分
座于南京天界戒解而旋茲允衆請乃復寧
之吁禪師既蒞其事宜力行古規夙夜惟謹
藂林克興以副輿望

江湖疏

乘駟馬過升橋以見其志駕輕車就熟路迴
順手情古院有人今寔無士某真金百煉奇
材十圍煮鉄釘飯大接方来弄葛藤禅廣随
机應観光
京国宦祇得郷里之善名法天宮誠可擬蔡
林之古德茲肯為人以出要須得地而行歸
欤故丘載見栢向芝秀迁於喬木莫忘江上
鷗閒

妙智院重建疏

里曰相城附東呉之地院名妙智肇南宋
之時雖他方壯麗靡同然此処吉祥是最迯
干戈燹鞠為瓦礫之墟旧建法幢忽作抛柝
之圓茲擬斬新氣象要因復旧規模苟能合
於輿情庶不辜於吾願殿堂門廡地設天成
木石塼灰川奏雲委與之釜与之庾当逢伏
義之人式如玉式如金允在 祝釐之士

台州府寧海縣廣潤禅寺重建佛殿化
疏并序

寺在縣之瑞雲山昔曇猷尊者航海而来因
見此山勝特宜建梵刹故興其業焉歴歳弥
遠大佛宝殿及旁宇皆毀不足称其瞻仰雅
以容祝釐之多士茲欲鼎新重建然其木石
工傭等費甚大非藉衆力焉能成之住山以
道禅師来
京都命余作疏以告四方富仁長者同道高
流伏望宥題注共成勝縁則其福報不言
可知矣於是
燕山慶壽道衍不拂其来意欢喜合掌制之
以詞曰
伏以曇猷尊者肇開千載精藍擇地如来原
建五極宝殿雕梲画桷照日倚天碧瓦璇題

凌風震雨瑞雲地湧惟此處最吉祥摘星嶺
依際衆山皆培塿然歲月之深矣奈梁木其
壞手擬欲新之當求長者人心斯擧天道攸
從貧施力富施金要見檀家度量左執斧右
執杖即看梓匠輪輿雅制作之惟新稱觀瞻
之如旧衆庶多福吾
皇萬年

嘉定縣由光顯慶禅寺脩造疏 并序

本寺宋乾道間能禅師所剏後因観音大士
靈木聖像顯著特異遂成大招提歷朝爲縣
之都祝圣道場晨爲兵燹門廡法堂僧道方
丈庖湢衆室悉皆蕩撤惟大佛宝殿輪藏观
音二殿僅得不毁頻年多行化募脩葺用大
力寡卒不見其成功故兹特疏仰叩達官長
者同道高流或一力或衆力共濟厥美斯爲
幸焉申之以詞曰
榊瑩草建精籃孰宠其旨用一木支大厦豈
口後劳慨先賢剏業孔艱宜後人継志惟允
春兹鉅剎宏雄特冠嵺峸危被聖師靈著香
聞吴郡寔諸山會同之所歷三朝悠遠之年
城是人非衆屋頹手皆毁天長地久三殿巋
然独存雖曆異之在人要乘除之有数旧規
欲復鳩用难周一諾千金処々會逢檀越三
呼
萬歲時々仰祝楓宸

蓮菴法師化観室疏

夫郎歸會稽蓉募資捐貲以遺遠公詣匡阜
潯陽守剏寺而居喜天下之英才仰方外之
高致惟我蓮菴法師解趦馳献行擬辯縧
奉天殿說法还山何其榮也兩華堂奏功退
席可謂高哉年老心閒合造修之有地山宝
木落奈止息之無廬爲弟子因當用心在交
朋六宜戮力故十檀度欲建蒐裘行逸緑華
點頭共見璇題耀日刻蓮花漏修妙观於六
時翻貝葉書祝
曆齡於萬歲

法績補楞嚴經板疏

佛以心爲宗本無法之可說人非言顯多有
智而莫通惟首楞嚴大經寔諸菩薩了義七
徴八辯悟真性之常圓六解一亡示結妄之

同體神呪密秘非為抽黄配白之文妙旨甚
深重演流水貫花之偈茲鋟于板將廣其傳
惜散失以不全欲繕修而具備故于檀度廼
構棠梨庶擇匠以刊之必使印而行也宣傳
散施處覆流布法雲讀誦受持人人今聞通
心地功非小補福不唐捐

補怛洛伽山觀音禪寺修造疏 并序

茲山矯東南海上孤絶之處其地屬四明之
昌國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
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也然
聖凡變隔要因知為山之趾有潮音洞善財
岩山之巔有盤陀石觀音岩三摩地寺靈蹟
化鏡不可殫紀唐大中間有梵僧來即洞中
求現燔十指盡菩薩為說妙法授以七宝色
石山之名於是始著其後日本僧慧鍔自五
臺山得菩薩像舟還其國至洞旁輒不動鍔
以像舍于土民張氏家張睹神異遂捐所居
為請不去觀音院宋元豐中王舜封使三韓
至此颶風驟起鉅龜負舟將溺舜封懼江向
山作礼隨禱即泊应還朝以事上聞於是朝
廷降金帛建寺於山之陽錫額曰觀音宝陀
寺故每歲三韓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諸
番之国雖商信使舶一出由此取道謂之
放洋必皆致禱以求祐焉建炎間真歇了禪
師卓庵于寺之東榜曰孤絶菴遂主其寺紹
興乃請于朝革律為禪安衆行始道大興其
業嘉定三年圓通殿摧佛照詔公奏聞蒙中
殿賜緡錢一萬貫為構成先是公以潮音洞
求現者無措足地遂鑿石甃橋上聞將賜御
書圓通宝殿大士橋二額乃裒衆施建龍章
閣以秘之至元之大德二年内朝又加崇敬
頒賜白金重建寺宇飭江浙行省遣僚吏同
莅其役咸為新之屢降祝香金銀繒綵中宝
供具曾無虚歲寺宇極宏敞雄麗殆非人間
世所有然歲月綿亘海風山雨震蕩淋落日
就頹圮茲欲支傾補弊易舊圖新然所費非
鉅萬不能濟其用於是特疏遍千十方礼越
伏望廣開施門大書芳字豈不榮幸者歟故
申之以詞曰
圓通大士普現淨法界身補陀名山特彰圣

道場地紫竹林間堂聽月皃白花岩畔每听
潮音慧鍔師肇基於李唐始修律度真歇翁
悞守於趙宋方闡禪宗湧殿蜚樓巍巍手倚
山照海廣堂容室凜凜焉怖見鷲神物换星
移何日月之逝矣天荒地老奈梁木其壞乎
弗称仰觀皇生忻艷茲欲展夫顛持危之志
必須訪拔山扛鼎之雄若肯爲吾事濟矣
既易小而爲大當整旧以如新允宜古佛降
靈雅遂衆生植福烟霞聚若真同閬苑蓬來
金碧煥然美趐夜摩睹史載昌像運茲付
皇圖

普慶福田寺重興疏

圀一瞻恋之山由茲淑始宋照過化之地宜
尓重興棟甍草現玉殿璚樓破微塵涌龍宮
海藏欲挙釣鰲之手必須扛鼎之雄輸金庚
以傾箱倉大彰愷悌制剥榛而搴危礫煥發
光明木石山儲磚灰沙委復睹舊時風月重
闻此處鍾魚九夏安居幸衲子之身有托六
時禪誦祝
聖主之壽無疆

南翔寺修造疏 并序

梁天監間有齊禪師者度止於此日有雙鶴
侍行人知其爲異人莫少卿者爲舍財淑寺
當槎浦之上故老相傳爲漢張騫乘槎之所
其地川原平衍民物豐庶寺居其间爲彼植
福殿閣雄偉光麗日星衆不下五百多出名
德寔東南之第一宝坊也宋端平间賜南翔
額丞相鄭清之書至乎歷代名公鉅卿高僧
秀士若張商英简北磵輩皆有題詠四方至
今称焉
聖朝洪武初爲欠粮事抄籍官續奉
上旨撥還僧居爲
國祈福然而大佛宝殿藏經殿弥陀殿觀音普
賢等殿度鍾之楼說法之堂方丈香積三门
两廡僧衆室苟充歷歲既遠雨淮風挙樯頹
榴圮茲欲構材鳩工支傾補缺所費不貲非
大心檀越豈能成辦此功德事所以持疏徧
干十方檀信王公大人富仁長者得綵筆點
頭則吾事濟矣其福報豈在乎言轍復勉之
以詞曰

博望侯乘槎之所冥曰上游齋禪師卓錫之場蔚為望刹賜額雖從趙宋遺瑞乃出蕭梁危樓禁閣西棟飛雲廣殿修廊璇題耀月衆容五日閑士曾同雁宕天台樂奏三千妙音何拋夜摩睹史安殊事異幸靈光之僅存屋老僧殘欲公輸之重整既興素志須叩英賢平座風生好使青蚨羣集階前月上喜聽白鶴還歸用轉法輪期資王度

逃虛子道餘錄序

余曩為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庵及和尚於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觀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三先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何謂間世之英傑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輔名教惟以攘斥佛老為心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今共然奚足怪乎三先生既為斯文宗主後學之師範雖曰攘斥佛老必當據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書不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邪詖之辭枉抑太過世之人心亦多不平況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二十八條晦庵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為謬誕余不揣乃為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生辯也不得已也亦非佞於佛也稿成藏於巾笥有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退因檢故紙得此稿即淨寫成帙目曰道餘錄置之几案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永樂十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序

逃虚子道餘錄

明少師姚廣孝著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々者一懶胡爾他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卻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忘不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逃虚曰明道謂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葢是絕倫類者邪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於荊蠻孔子稱其為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不聽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為聖之清者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裡去殊不知佛之學無有定法名阿耨菩提所以華嚴云世間法即出世間法出世間法即世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佛幾會執著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為比丘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為居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為寄寓者伏書有云旅泊三界茫々大化之中何物而非寄寓者哉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者此是程夫子自說佛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修善念報君親師友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尚欲脫之況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々者一懶胡爾閒嘗有門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既是道學君子何為而其說焉教弟子曰佛為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卻自罵佛曰懶胡葢道學君子之為乎又言他自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若多閱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蓋因程子存物我之心滯於一偏而不能撤藩籬而為大方之家也悲夫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亦修治之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也

迷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此是明道曰生此說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二十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故幻滅名為不動佛說幻妄如是而已明道既言道即是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汚染故佛以蓮華為喻蓮華生於淤泥之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汚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白六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汚壞修治者哉明道於窮理盡性之學恐未徹在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

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樓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云々此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々迷々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為喻極是明白言人既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明道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于我決不說禪者殺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明道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矣韓持國當時何無一語以答之惜哉

明道先生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它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知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學不如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惟學佛人々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艸木鳥獸之生亦是幻曰子以生息於春夏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死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迷庵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若如此說二千年來只有明道一人不被他恐動可謂豪傑之士也又言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邪如佛論生死圓覺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名為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佛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學者了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只如佛因中為哥利王割截身體不生瞋恨又如師子尊者罽賓國王問曰者施須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恡此頭罽賓斬之又如靜靄法師周武毀教不能救自舍其身抽腸

罥以挂松枝條其肉布於石上捺心而死斯等戴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爲怕生死也又言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若言二千年來無人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人彼他恐動也明道之言何其妄誕如此又言禪李者是利心上得來故李者亦以利心上信之禪學者生死且不懼況存利心邪又言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人之道豈專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圓冠方履人人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不專在形服上也明矣明道直欲六合之間四夷八蠻凡戴髮含齒者必欲盡從周置衣冠方信是會聖人之道明道之執見所說若委巷之曲士誠可笑也又言禪家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夫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理固然以達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明道未之思耳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爲異端之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蜂起角立淳厚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冀非天運使然爾若欲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可奈何則得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謂其道則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爲佛天下卻都沒人去裏明道如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可同日而語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故亦有釋氏時或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也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

逃虛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明道何乃自若如此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聖人刪詩尚取之況於談禪者

乎明道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嘗談終日而未嘗閒之理決無不集而懷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何能歎明道若教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者明道何拘、於小節而自若如此又言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使先談性命道德先駆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豈不知顏子黙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衆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餘衆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曾斷絶不佛知佛之學為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又言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愚言之今日若有孟子闢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嘆賞

明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闇今之入人也来其高明

逃虛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人雖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縱愚闇者可惑高明者其可惑乎若謂佛善惑人明道之言失矣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即如死灰槁木卻於何處有事

逃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外道邪禪也大乘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怛地便為究竟也灰心泯智之徒禪祖叱之為魂不散底死人寶為生死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逃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伊川謂禪家說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焉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龍心禪師曰人生之三緣和合乃生有即死即生

李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為漕使到處是正位正言疑否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其說禪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此是伊川自造此說誣禪學者伊川良心何在

或問伊川先生言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之言何如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日日長行而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無別事

逃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為一劫猶世言春夏秋冬為一歲豈亂道也如言成壞則是住與空則非大凡物成則現存為住壞則後沒為空顯然之理伊川非之亦謬矣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可賤也故曰為僕隸

逃虛曰佛願一切衆生皆成佛道聖人言又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逃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為善而不化人為惡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伊川之言何太過邪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天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手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逃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塵毛刹海無所不知無物不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徧知明行足若以管窺天者夫子自道也

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豈有異也伊川安知此哉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達道又卻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雖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辯印證始得受用誠有此說譬如金之真偽非鍛師則不能別若真金愈鍛愈明若藥汞銀一鍛即流去

如聖門弟子顏回終日不違如愚孔子曰回也不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也聖人之許與豈非印證也歟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川言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程夫子崛强自任傳聖人之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哀便有樂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占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逃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學既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卻歸於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小人所為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聖人清淨寂滅之道者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三尺童子亦知有也言釋氏占姦打訛卒歸於自私伊川誣伏何其甚之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家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逃虛曰學禪者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謂之常忙如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闇海中拘滯執泥坑裡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才一舉是非紛然心若一歇是非寂爾豈但學禪者邪所以禪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世人只為認著有我便被物所役若達我無我則解轉物也程子滴在拘滯執泥坑裡事事轉動不得悲夫

伊川先生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世俗無知之人聞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世間便作出世間想卻不知世間即出世間出世間即

世間痴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與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逃虛曰首楞嚴云五陰之說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國空無出入佛以此喻識情妄有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程子誤解佛言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礼義

逃虛曰程子豈知禪道也哉寔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頭不舍一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輪鳥之無翼決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乎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逃虛曰程夫子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人學無常師師郯子老聃萇弘師襄項橐所以集大成也佛豈卑於老聃諸子者哉伊川不願從而師之亦陋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願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斯言是己如何卻又偷佛說為己使如此則求之六經亦不足矣程夫子何其謬哉

伊川先生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己與理為二

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單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理而遺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執一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卻好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知者乃是實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惟弄口頭士大夫座間供談笑而已幾曾有實得蓋可非也若以禪者一槩如此大似魚目混珍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釋道之學既窮深極微焉得窮神知化而不與乎是程子見之偏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常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

逃虚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谿參六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即返叢林中呼為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〻他覺行圓滿故名為佛孟子之言與佛異焉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卻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否深者固難及

逃虚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禪惟達磨一宗為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曲相謂之頓修果得此道者洒〻落〻居一切時遇一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豈不樂哉程子蓋未常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有術如五侯鯖程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當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〻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之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〻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不是只是個自私為輪迴生死卻為釋氏之辭善遁才窮著他便道我不為者簡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者個心怎生事神明

逃虚曰華嚴疏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三觀圓照於無際一玄總具於毛端塵含法界量無廣狹之殊海印森羅光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議之大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遮周也程夫子知為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散於萬事重〻無盡無盡重〻自他不間於微塵始終不離於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知也然而百家眾藝無不圓該外道天魔悉皆容攝涅槃生死總是空華地獄天宮皆為淨土若言為輪迴生死怕怖而自私謬之謬矣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入死為化度一切衆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園觀爾又言釋氏善遁其言既是要遁焉得又寫在冊子上決非遁也程夫子卻將淺近猶末燒一炷香道等事來以誣佛聖此豈是道學君子之所

為若程夫子得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若
以華嚴事〻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枉香而有無
窮福利乃至一撒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
程夫子未之聞也奚足怪哉

晦庵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至於萬
理錯綜都不知

逃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若舍者箇
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総不出者箇晦菴恐未
見影在

晦庵先生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令學者忙得
更不敢睡

逃虛曰纔說個虛靜使不忙矣若曰使令學者忙
得更不敢睡此是朱子寐語

晦菴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
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
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
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
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縱使上古
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個道理
若以佛氏全不識此個道理亦難言也蒙以道理
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
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
道理出來豈從外得朱子以程伊川之言為是卻
不近理而昧其心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拗得它轉吾
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難得三世之後
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又何如

逃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焉其長也欲
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勢如
何拗得他轉大槩人於目前尚無奈何〻況三世
之後朱子何慮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
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
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
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

即說偈曰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云禪家有黙者曰若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

逃虚曰晦庵言釋氏專以作用為性作用為性如義學之即體用之即用之体也若言專以作用為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裡都說作用為性佛祖說法隨机應用只如晦庵言禪家有黙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師祖拈遶公案開示學人豈是黙也晦庵盖未知禪門中事惟逞私意以詆佛其可嘆乎

晦庵先生曰達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韵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韵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逃虚曰晋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尚老莊彼時佚徃翻譯過東土来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肇法師注并肇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者有之遠肇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尚老莊其見亦有相似處故達摩過東土來說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掃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肇論其文或似老莊如般若華嚴涅槃寔積楞伽等大經何嘗有一言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曾有此說也至於偈有平仄押韻出于後人編集之手或有之何足較也朱子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枝末何識量之狭哉

晦菴先生曰釋氏云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逃虚曰釋氏古尊宿死者多剋日剋期而去載在方册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庵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逃虚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瞥見水中天影晦庵失卻眼在

晦庵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為人與俗人

無異只緣禪自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者行是行事解是禪也

逃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虛頭禪者求邊趣一言半句西邊趣一言半句以資談柄便是會禪他那裡會夢見禪在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悟卻不曾實下工夫所悟卻淺習氣種子卻深故被習氣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假如有一等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義道德現其所行不孝不義非為妄作至手犯形憲而貽辱父母者往往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不才非釋迦仲尼之罪也朱子當置之勿論

晦庵先生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仙龍鬼雖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門頓悟妙理為務若真積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顯異惑人也若言佛之神異為妖怪朱子亦怪矣

晦庵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曰此是偷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裡了我卻撞入裡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它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器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死此個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個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個物事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裡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個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裡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又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太原裡面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個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心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致也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眾生本無生滅與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妄想執著起諸憎愛造諸善不善業及乎業報至時此之心識隨業發現故有輪轉生死六道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達法性空涅槃尚不可得

況生死乎所以圓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程
朱說禪家言性頗此與彼衛生奪陰禪家不曾見
有此說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方冊所載者不
必說據目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南司杜丹
秋夫踢死其魂徑到薄姫娘：廟中在內伏侍三
年後借本處表馬頭死屍還魂時
懿文太子往陝西駕回至湖南府官啟表馬頭借
屍還魂事太子回　朝奏
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　廷問是實賞賜鈔帛
有
旨令兩家給養天下人之所共知者若程朱橫渠言
形潰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借屍還魂者若有
此借屍還魂者豈無輪轉生死者哉程朱但說精
氣為物不言遊魂為變，則輪轉之理顯然可見
程朱橫渠何不推此理也
晦菴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為其所迷
惑鬼神亦被他迷惑大抵廟中所塑僧像乃勸其不
用牲祭者其它廟中亦必有個勸善大師蓋使人之
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佛氏之教無非化人為善與儒者道並行
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用牲
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
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詖之辭使鬼神
迷惑者邪朱子何見之不明如此
晦庵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
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
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于山林猥個折
脚鐺子煑飯吃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大忘
人世單、守此道者人謂之曰保養聖胎又云如
鳥雛終出殼須要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其高飛
遠擧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出來行道
磨不磷涅不緇那時得甚生氣槩、明俊偉不由
人不敬伏況其杌錚峭峻世無敵者朱子見之亦
必甘心叉手看他口動也
晦庵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
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檜
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姚

秦羅什譯肇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玄奘
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爾此經雖談不思議解
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晦菴言李伯紀之
子說是南北朝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梁云載
在正史然檢不見斯經既有三譯決非人撰者信
知是此人誑語晦庵於格物致知之學講之甚熟
如何於此事卻不格也

晦菴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數語闢抵擇善見
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寂滅
它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
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檢喜怒更
不中節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本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
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
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
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
代

逃處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做
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已寂滅為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是寂滅
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與生滅求寂滅則
不是即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即有為而無為而
無不為也晦菴言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
強要它寂滅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為
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
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晦庵所言可謂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也杲大慧宋朝僧資性高妙參禪第
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悟勤住徑山大機
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而
全何也不阿秦檜為忠俗家無後為其立嗣治家
含以正彝倫為孝載在方冊晦庵言其做事全不
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寂滅
現前嬉笑怒罵無非佛事再要點檢個甚麼頭：
上明物、、上顯更問甚麼中節不中節所以永嘉
云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晦菴言
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士大
夫所談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剽切其說膚齋
列子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想來此剽切之太甚
則不公矣誠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修念佛三昧
莊列不曾有此修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立门

户傅奕陰險小人也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聽他
說晦庵將踵其後塵奚可乎晦庵繼聖絕學有道
君子也何不思是己教人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
誕問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刼幾千刼更無近底
年代吁晦庵之見正是蒙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也悲夫

晦庵先生常言圓覺經前兩三章好後面便只是無
說後强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
牛糞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
如藝芽採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逃虛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罽賓三
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般剌
密帝譯至廣州制止寺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
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凡一經必作三分序正分流通分
如線貫華故謂之線經雖有智人亦不能添減其
一言一句晦庵言圓覺前兩三章好後面便是無
說後强添楞嚴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
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
上乘惟顯佛之境界菩薩修習此法門者全性起
修全修在性非餘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
咒佛當時為遣除魔而說晦庵言燒牛糞出一咒
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咒
佛教以結壇場持咒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
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
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
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
黃土和土栴檀沉香蘇合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
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為末合土成泥以塗
場地方圓丈六為八角壇佛制是如此燒牛糞出
一咒經中不曾有此晦菴師儒先生道學君子如
何妄說燒牛糞這一等鄙惡之事塗污佛聖於理
可乎晦庵既要主張斯文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
如此用心與市井間小人爭敗責者所為何以異
哉可怪々

或問晦庵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庵曰莊子絕
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禪時義理都
滅盡

逃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衆生所言

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盡底說朱子評佛何其如是之甚也

晦庵先生曰禪老其氣象大槩相似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如釋氏自家一個渾身都不曾了

逃虛曰老氏言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大槩相似佛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若言佛氏一渾身都不曾了成大妄語

晦庵先生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閑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筭數形名等本於老氏之意

逃虛曰華嚴云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壞滅有為之相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私之厭二者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老氏之失非吾所知

晦庵先生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怎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只是說不曾就在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己使

逃虛曰釋迦立教化度衆生說施戒忍進定慧六者兼以萬行修之使其從來身心真實履踐始克證成菩提道果豈但言說而已哉至于六祖壇經所說無修而修：而無修譬如磨鏡垢盡明現發明如來圓頓宗旨尔豈是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伊川參某僧得其說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是為洛學所以謝顯道說伊川嘗參某僧有所得後遂反之將來教門弟子是為洛學時人識其偷佛說為己使晦庵欲為伊川諱之故作疑焉伊川既是道學君子當直道而行便言得其說則不負於心也不知伊川講大學特至於誠意章無自欺也如

何講過了
晦菴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
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宴如
逃虛曰以此詩觀之晦菴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
書暫得一閱尚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者乎
感興詩中有排佛一篇此是晦庵私意強砍主張
儒學故作此說奚足道哉

道餘錄終

逃虛子集補遺

平安南頌并序

臣姚廣孝稽首再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三十二年乙未奸臣惡黨亂我家
邦
陛下惟
皇祖社稷是慮不免與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
雖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
天下太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獻進
無虛日臣子觀之無任欣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享太平之福于無窮也比者安
南孽臣叛逆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戮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
奏　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　賀臣忝居文
職不愧年老才踈謹撰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
於赫
皇帝惟古聖智不殺為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

惟皇千戈用戢六合雷聲君明臣良天下太康延
緝延熙延播延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效奇
獻琛輸賦以慰元々以畀安々鳥章雅髻皆識衣
冠雨暘靡乏禾黍有穫萬邦同吹率由礼樂奈尔
安南奸䲭貪婪不保其國弗畏於天　上待以義
每加柔畏患不思修省猖獗愈肆以侵我疆以虐
我民天若不討天失其仁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
命上將如彼方虎軍行南圍一出
廑
謨授以節鉞無梗弗鈕　天兵威烈々威鎮百粤
狐鼠跳梁自取誅滅以夷厥醜以鈕海波不動春
日遲々神武無敵光昭　天德服一不義以生萬
國羽書南來奏捷彤墀羣臣稽首載歌陳詞於荒
既鏤銅柱斯永刻石天歷終古不泯
永
樂六年春二月望日壽椿堂之南牕寫

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

太子少師資善大夫嗣孫廣孝謹撰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嗣曾孫繼謹書
徵仕郎中書舍人廣平程南篆額

姚氏之先汴梁人世爲人民家寒微無風望顯達者宋
高宗南渡曾祖某挈妻子亦避兵來江南首至長洲

蘇州府之屬邑也不市居因家相城焉相城地最窪
水環其廓居民多以耕漁爲業祖某業醫養親僦屋
一區而住無寸田尺土生計甚踈然世事佛積善鄉
之人皆敬焉是鄉之人死者無地可瘞火焚骨殖流
之水其例皆然吾家無隴墓蓋以此也祖生二子曰
震之曰震卿震卿廣孝父也震之生一子曰皇父生
二子長曰恒字伯遠續祖父箕裘之業季曰天禧即
廣孝也廣孝尚幼不願習醫而白父曰某不樂于醫
但欲讀書爲學有成則仕於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
從佛爲方外之樂勝國至正間年十四即從佛父不
奪吾志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礼宗傳爲師訓名道
衍十八薙髮爲僧遊學湖海上讀古今聖賢書研究
道理作爲詩文刻意追古時人多忌而謗焉本朝洪
武四年辛亥　詔取高僧因病免赴京八年乙卯又
詔通儒學僧出仕赴京師礼部考試中式因不願仕
欽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壬戌秋八月
孝慈高皇后崩列國親王各奏取名僧歸國修崇齋
會於是僧錄司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名九月
二十四日引至奉天門早朝
太祖高皇帝親選道衍住持北京慶壽寺依應

上於潛邸二十有餘載礼遇甚厚二十五年壬申詔
取赴京不久即還北京寓所三十二年已卯、
上舉兵平內難賓於幕下內難平既三十五年壬午
上登寶位十月宣至京授僧錄司左善世欽賜白金
綵段鈔錠若干未幾
上曰左善世道衍有功於朝宜令蓄髮加以名爵礼
也時年已七十不吝固辭　永樂二年甲申三月
上賜名廣孝并冠帶朝服陞除善大夫太子少師六
月奉　命　命往蘇湖二府賑濟飢民賜玉帶一
條鈔一千錠就還鄉里廣孝以
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隣舊皆使得沾　聖澤也十
年壬辰　特賜誥命贈祖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祖妣夫人周氏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妣夫人費
氏廣孝雖官於朝仍清淨自居欽歎
聖
澤覃及幽明榮顯之至矣每念相城故里隴墓既
無祖業何在歲時祭掃曾不可得言于此無任哀
悼惟妙智庵獨存庵乃宋宣和間賜紫章大師所
建也距今三百三十餘其間廢興非一僧亦零落
殆盡僅存修學一人守其香燭俄學來告曰庵宇
年遠梁木腐壞不堪修理雖欲革故爲新無力爲

之奈何余謂學曰妙智廼吾昔受經之所吾含爲
也即捐賙賻材僧備力撤去故宇重爲構造雖非
大規模比舊壯麗有加始於十二年甲午秋八月
完於十三年乙未秋八月復敎良匠雕粧西方三
聖像位於兩廊塑十八大阿羅漢像列於觀音殿
之左右至于[illegible]經之室庖湢之所几榻椅桌凡器
用之物無不畢備于是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西廊
示歲時遣人祭祀庶可以寓吾孝思也然欲置田
贍僧議曰不可有田則有役僧及不安無之可也
遂寢其事弟吾不死每歲給鈔五十錠爲香燈之
用吾死則已矣吾所以設立祖父母祠堂於庵者
欲藉佛聖人之大福庇以圖其悠久故也吾子能
徒吾之志引而勿替豈不允所願哉故爲記刻諸
玄石以貽後之人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嗣曾孫徒同僧修學立石

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記

永定寺梁天監初永定禪師建於長洲大雲鄉閶門
水北之地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爲寺追唐乾符間
賜今額大順元年寺燬於大景福二年重創于吳縣
西南當闔閭中遺場洞啟櫃度全集比舊有加即今

之寺也石晉天福六年節使錢元瓘更額為普慈至
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鄰於寺提刑知府發運節制
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講師惟一主之
觀文公信向於佛竭力護持時有朱省元等五省元
占住寺宇公謂五省元司祝聖道場官員寄寓不便
各助撒挐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始復清淨提刑司有
積歲決獄文卷積壓無措盡捨入寺命工圖造釋迦
佛像布以膠漆飾以文采輕堅美妙非他木石可並
至今嚴奉累經兵燹不壞元至正間九皐聲公來董
是寺法席始盛公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能大弘法
施升堂講敎妙法蓮華經緇素耄稚學者數千人唐
供香燈畢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韋應物為蘇州
刺史游寺以方丈息閒之所扁曰閒齋集士大夫講
論吟咏為樂至夕則退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禮部
尚書泰不花公擘窠大書海印堂揭之楣間觀者欣
艷元季驛騷張氏據于江城中僧坊俱皆軍住于是
寺宇毀壞講衆不遑安處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
焉至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
郡士黃茂之念古道場一力施財鼎建佛殿後住持永
壽仍立山門殿成於一時易而靡固不卄年風雨衰

凌亢驛擂裂衆屋蕩盡雖方丈獨存焉足以插衆演
法然主席久甚壽階其徒善述札請前宝積住持北
宗大師補處焉師有戒德精究講學人多向慕宝積
久廢師力為興復及茲欣然而來壽仍鋡鉢資及募
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建海印堂始于永樂十
年春完于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拖長財即進大
藏全帙函盛廚貯庋於佛殿左右以備展誦壽等不
憚勞苦成此大功欲使後人知之因乞予文以記遂
備書顛末俾歸而刻諸石明永樂十二年秋

王光菴傳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某善相人之術決人死生休
咎其驗如影響來求相者肩摩踵接會無虛日雖紫
閣麻衣勿能過之號曰電目江湖間咸呼為王電目
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
即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
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
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
而傳記問無所不知者賓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効
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
醫者即趨往診視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貌甚寢

其隱也不於山林僦城中一廛居之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瘢兩角短布衣芒屩竹杖行市井間及莫踣於道傍露兩股肥痒時人見其醜惡咸避之間搢紳中有知賓讀書傳孝亦以其醜而無爲孝者賓乃然々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孝養每日飲必親煮羹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席夏熱則凉其枕簟日侍左右不敢遠離賓平生不娶味澹薄無所好嗜多與方外人交或閉戶閱佚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崛艱深其辭人請之率莫能通其義者年七十先母而卒至庚午時抱母不捨死半晌復甦呼母連數氣方絕奠後魂歸於家夜二鼓曳履拄杖行呼曰娘々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兒舍娘々不得母痛哭既久而息賓之孝行至於此賓之著述甚多々藁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錄吳下古蹟詩二集在焉交遊之知己者惟同邵韓奕先生云　君子曰賓奇士也懷才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塵市醜其形骸悠々忽々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間搢紳大夫有知賓讀書傳孝亦以其醜而無薦擧者故賓得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平昔奉母至孝雖死爲鬼亦不忘乎母而歸省焉烏乎賓可謂奇士也邪

永樂七年五月余撰王賓傳同郡韓奕公建欲鋟梓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建其可嘉也哉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奉題聽雨樓

勝國之季兵變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見如遇鷄彝兕敦不由不使人忻豔也聽雨樓詩句由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希世之寶也吳中處士恒父藏於篋中一日出示於余々展卷觀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蘇觀其辭翰儼若覩彼風度而不忍釋手也士恒宜藏於家勿輕示於人焉洪武二年春二月初日吳僧道衍書

題徐幼文獅子林圖

余友徐賁幼文洪武間爲獅子林如海師作此十二景極爲精妙余嘗題其上逮今四十餘年矣今默庵上人繼師林之席今年春來京師過余出示此卷觀之眞若隔世事幼文如海皆已謝世余老獨存不能不興感於懷也上人復徵余識其後故書此以記歲月云時永樂十五年蒼龍丁酉春三月望日太子少師姚廣孝識

逃虛子詩集補遺

古塞下曲

候吏過輪臺傳言敵可摧嫖姚揚旆出驍騎泊兵來
潮海驚波涌陰山積雪開前軍正酣戰日暮氣雄哉

度關隴

隴頭流水閱山月〻色凄凉水鳴咽今古征人盡斷
腸野客徑過亦愁絶連林二月氷不開猛虎一吼蒼
崖裂鷓鴣能言好寄書心事茫〻向誰說

凌桂菴

颸〻西風動林薄炎蒸散盡秋氣肅嫦娥開却蟾宮
門當場撒出凌金粟漫空積地盈四落靈葩不許羣
芳妍道人久住忘處所直疑此境是先天當年山谷
不知此却恨晦堂無直指鼻端驀地來香風飄〻餘
馨襲淡塵於今僕桂爲名索我再歌于莫悲盡寥
寥兮花鳥無聲夜寂〻兮月落空庭

風入松

高堂初霄山月明長松颼〻奏清聲淸聲俞徹獨坐
聽援琴細意寫得成調絃轉軫聲方起忽覺松風生
繞指更深兒哭岩前雲夜半能吟澤中水一彈一奏
聲緩促有似松風時斷續含商流徵淸復哀能使幽
人聽不足聽不足琴忽罷此時寂〻松無風明月滿
天凉露下

少師眞容自跋

幼讀東魯書長習西方教抹過兩重關何者爲悟道
不厭山林空寂不忻鐘鼎尊榮隨緣而住任運而行
猶孤蟾之印滄海若片雲之浮太淸了無他說即此
便是人問我更何如手裡數珠一百八

金山

江天樓閣映蝦鬚獨憲淸寒不慮笑霞散雁王開寶
藏月來龍女抱香奩森山風隱漁舟集瓜浦潮廻水
怪潜烟景飽參禪定後此生綏福恐難兼

榆城聽角

十年進子在天涯一夜西風又憶家悵殺叅榆城上
角曉來吹入小梅花

牛怨

七十餘城一戰收歸來只合便封侯火癡未冷重加
軛春雨春風暗結愁

海雲庵四看

歷〻春山裏曾崖倚曲房竹實時駭影桂露夕圍香
未舊先金暝方秋已夜凉莫言金衆兾自可勝他鄉

林屋藏深寂監々石逕斜過樵驚怪犬回牧亂鳴鴉
迺碧蘿攢葉萬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迢迢青封外崎嶇紫邏間過林條見日到渡不逢山
一室依岩隙雙扉倚竹開曾看雲際雀向莫獨飛還
一逕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
棲為防彫設軒因放雀開若將吟適興滿眼是詩林

壯士吟二首 重

一劍重千金曾將託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是知己
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恩在一飯不用酒杯深

接待寺八詠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暉樓

樓高通層雲送瞰東湖境香斷客不來斜陽半簾影

挹清閣

虛閣映漣漪拂檐隔蔥帷夜寒深雪裡正是挹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閑止息欲語衆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霧々復冥々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宅須待有鐘聲

一掬軒

蕉葉度窓隙池香綠漲深誰將一掬水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壓真松凉影涵花拚盡静鳥散幽風窓墮晴雪

聽聞室

誰讀貝多文珠簫撲夕曛照來無得說江上冷秋雲

法相寺

古佛千峰下凌雲何迢々空生柏葉香不逐秋風凋
車馬任來去溪山總寂寥了知心無我示現若芭蕉

白雲生歌為王復道賦

白雲生江海客廣陵不歸今十年鴈書未到風塵隔
落日淮口親舍邈每望東道白雲白焦桐夜鼓天地
愁銀鴨絲々隨搖曳璃苍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
華白雲生爾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讀書只足記姓
名學劍須當萬人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澤
縱不能取封破虜將軍萬里侯亦不失漢家良臣二
千石胡為乎痛言不上貴生書寧言尚馳毛義檄我
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未百為君重賦白雲篇
激烈長歌轉凄惻

牛衣卆為王景彥賦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事苦困田野扶犂不肯干王侯
十年從軍不得志歸来自飯溪邊牛〻衣為余石為
枕雷鳴鼻息春鼾、醒来復夢〻復醒不知蝴蝶為
莊周又安知魯連卻邑秦　舟晋盟踐土齊癸丘戰
國蘇秦何足道黄金用盡空貂裘漢家王章不群事
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稽矜不掩脛破帽不戀須
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處〻增煩憂袍浸〻風颼、
東方苦未出長歌且臥南山秋

題王孟端送行圖為　彥如寫

官河水滿正秋霜鴻雁南来熟稻粱此日送君還舊
隱九峯佳處出鱸鄉

戲題倪迂墨竹

以墨畫竹以言作贊竹如泡影贊如夢幻即之非無
覓之不見謂依幻人作如是觀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
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
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
少師姚廣孝乃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
善毋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懷性冲澹初學佛名道
衍潛心內典得其閫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
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
故其文章閎蔚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
士心服其能每以為不及
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
邸每進見論說動〻懇〻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
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
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於時識進退存
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効謀言無不合出
入左右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
乃召至京師命為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
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
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
其生平樂善好施天性然也 永樂之十六年三月
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歡至二
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衽端坐而逝享
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
司治表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賜以熱[illegible]百司官
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
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仰敬礼惟
恐勿及凡七日儀容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磐
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洒法幢旋繞於以
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
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
嗚乎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
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ヽ於艸野不遇其
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敷施於宇宙書
功名於竹帛哉暮推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
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成祖文皇帝御勑
勑左善世道衍爾秉性篤實學行老成雖托身釋流
而通於儒理事朕日久效沃良多及朕起兵定難
爾與有帷幄之謀今立儲宮須求輔導爾為舊人
宜膺斯寄固知樂於優游無心榮顯尚宜勉強以
副朕懷故勑
永樂二年三月十五日

勑太子少師姚廣孝
朕惟全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
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
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合
規言必中理好學之篤夙夜孜ヽ日誦萬言心領
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
社之靈 上天賜度挺生異質將以福祐天下而
基命於無窮也然美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璋
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
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合力輔導於成推廣
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經大法凡肇創守成之難生民稼穡
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宏智量克其盛大
之範以為　宗社生民億萬年之福茲國家之慶
卿等亦與有榮聞於無窮焉欽哉故勅
永樂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又

皇太子致意少師姚廣孝叢遭擁奸險阻多賴參贊
之力今天下太平正當與卿同遊豈期春秋高邁
策履艱辛久不聞忠愛之言良切懷想方今奉
命監國日臨萬幾恐令菲德不能為民造福凡有得
失實封來聞助其不及余能虛襟靜志聽納嘉音
卿得犯顏毋隱今特遣內臣將賞柳葉五十枚以
達余來卿其領焉副我眷待
永樂七年十月十五日

又

皇太子諭少師姚廣孝昨者召卿經綸正務方知染
疾日久步履艱辛余有失養老尊賢之禮心實愧
焉今者特賜親用良劑十枚至可領也秋深好將
息故諭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御祭文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三月辛亥朔越三十日
庚辰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　太子少師姚廣孝
之靈曰惟卿忠誠端謹識量弘遠早悟佛理寄跡
方外事朕藩邸多歷年所累者奸宄構禍朕舉義
師以定內難卿竭忠効謀克殫心膂識察天運言
屢有驗一德一心弘濟艱難輔成家國其後居多
肆朕統承天位圖任舊人特授卿以宮寮之位朝
夕啟沃嘉益良多比者扈朕北京相見之頃詞氣
藹然非期偕宥猶坐而逝訃音來聞良深悼痛嗚
乎死生者人事之常惟卿道德崇高功行弘深精
進圓修超登妙覺生能盡忠於國家茂建偉績復
能享有壽考兼備五福一旦乘化趨焉而逝出有
入無遊戲三昧滅而不滅與道常存自昔以來如
卿者豈易得哉今特追封卿為榮國公謚曰恭靖
遣人祭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克鑒之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四日
甲申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國

恭靖公靈曰惟卿年踰益高功行彌篤遽此告終
歸於圓寂日月易邁肴七是臨追念老成重增悼
嘆茲特遣祭用仰朕懷惟靈不昧歆鑒於斯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六日
丙戌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國
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昔者朕君藩邸卿挺方外
朝夕相見式資啟沃暨朕平定內難卿克相從勉
劬勞勤謀謨贊畫識見弘深忠言讜論激切至當
為國家之深謀定
社稷之大計金石之誠通於　天地用是輔成鴻業
大統斯正文武百辟咸醉功能籌卿之績擢任三
孤年德之高無與為比〻者相見深愜朕懷方與
久留聆接言向一旦乘化翩然長征追惟耆舊痛
乎可言嗚乎人孰無死惟卿博學老成造詣佛理
修習精勤至老不替生能建大勳於國家歷官師
傅而享有五福以綏遐齡臨終之日凝神定慮歛
衽端坐翛然而逝誠可謂知生死超焉於萬物之
表者矣茲特建塔於西山之麓安卿神靈以是日
啟建特遣人祭以素羞惟卿不昧尚鑒于斯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宣忠佐命績已著於中興崇德
報功禮宜加於天眷惟耆舊用錫褒崇故資善大
夫太子少師姚廣孝沖澹有守穀撲無華既博洽
於儒書而通於佛理事朕藩邸多歷歲年當奉天
靖難之日獨能決幾先特立不阿察人事於未然
識
天命之有在上以為
宗朝社稷之計下以為天下生靈之謀經畫圖回古
於肺腑翊贊籌畫有同股肱一德一心輔成大業
爰筆差於晉爵特進位乎孤卿身愈顯而益謙功
已成而弗有永懷壽考政倚賴於舊人緬想儀型
乃遽亡於一鑑興言及此悼痛何勝惟傾德之賢
宜有泉扃之責用加題錫以慰冥靈今特追贈推
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國
公謚恭靖姚公如存服茲寵命
永樂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
謄黃
御祭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辛未朔越二十八日
戊戌
皇帝諭祭於榮國恭靖公姚廣孝曰朕惟聖君明王
之興咸有文武英傑之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
成大功故生則同其富貴沒則陪其祀事此古今
之通規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天應人再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皆賴卿等相與同心同
力以輔成大功今特加贈卿為少師散官勲爵諡
號悉如舊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莅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於廟
英靈如在永〻歆承今遣爾子尚寶司少卿姚繼
祭告惟靈鑒知尚享
誥命奉
天承運
皇帝誥曰朕惟謀謨之臣能宣忠協佐於國家者生
有爵祿之榮沒有褒崇之命所以篤始終之義而
循报施之功也有太子少師贈推忠輔國協謀宣
力大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榮國恭靖公姚
廣孝早明內典旁綜儒書侍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小心恭慎簡在
宸衷當內難方興佐予城守克阻艱難勞勤夙夜及
言謀論鞫躬盡誠溢越歲年良多裨益
先皇帝大統論功推寵以師臣輔朕偕貳周旋匡翊
雍容老成言進館閣之中抗志烟霞之表嗟其已
遠念之如在今朕紹承
天位追惟舊臣特進贈為少師勲爵諡號悉如故配
享
太宗文皇帝廟庭嗚呼感會風雲光華存沒三孤之
寵足以慰於幽靈九原不已尚憫想其歆服
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謄
黃
御祭文
皇太子遣禮部郎中陸貞致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資稟溫粹博學老
成事我
皇上逾四十年當靖難之日卿竭誠効力佐成大功
用錫褒榮特授卿以三少之職式資德義翊贊予
躬而卿年齡益高功行彌篤廣視物表究竟益深
倏茲一旦脩然而化追惟耆舊感悼曷勝今特遣

人祭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其享之
趙王遣右長史董子莊致祭于 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致力問學夙悟真
氣翊贊
聖明遂清內難恭膺先寵列位孤卿壽考令終特加
褒錫永歸覺路傷悼實深專送一觴來歆來享

朝臣祭章

泰寧侯陳珪等
惟公悉宇淵深學問篤實名尊望重夙德老成進
退從容言辭懇款位居三少
寵眷優隆翊衛之勞當時莫尚年逾八袠戒行益高
何期今茲遽歸圓寂重增追憶哀感罔勝嗚呼哀
哉尚享

平江伯陳瑄等
惟公學究群書博聞廣識爰從發歲託迹空門戒
行精嚴性源融朗荷蒙
眷遇益竭乃心攄忠効謀協績興運平定內難懋著
勛勞論功
錫爵列位三孤歲福榮名益隆壽考比來 京國秉
化而歸追想乾行實愴與情捧觴致哀尚其來格

吏部尚書蹇義等
惟公資禀淳粹器宇弘深託迹空門益修戒行發
結
主知克勤輔翊佐清內難欣績尤彰崇德報功位先
三少榮名壽考善始善終來化長征豈勝瞻慕臨
風致奠哀哉悼莫堪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
惟公秀朗質匪凡流玉鑑湛空水壺炯秋問學老
成功行益修晚際
聖明卓錫薊丘翊贊惟懃善斷善謀輔成大業獻納
嘉猷列官師傅優沐
恩休一朝長逝竟不可留追慕平生孰伯孰儔一觴
致奠涕泗交流

禮部尚書呂震等
嗚呼惟公之資冲粹精淵博參洽聞溫其如玉早
從釋氏道行精熟既遭
眷顧忠愛斯篤翊贊
皇猷燭照龜卜內難既清克享厚祿秩列三孤崇膺
五福詎期來化歘去何遽靈車載途返形山麓奠
此一觴有淚盈掬

兵部尚書方賓等
惟公性資端謹學問該通祇事
聖明竭志翊贊從清內難懋建大勲列爵宮僚位先
三少年登上壽功行益崇及此仙逝重增哀悼公
靈不昧來鑒於斯
又
嗚呼惟公博學佳香風馳既事浮屠戒律克持昔
在
潛邸躬遇
主知謀謨參贊有猷有為輔相　國家獻替孔宜既
平內難　錫爵少師厚祿榮名顯于
盛時何期長逝溘焉莫追思惟善範益仰高風靈車
戒行安厝山陵致奠於茲有涕漣
刑部尚書吳中等
嗚呼惟公賦資冲和粹溫潛心問學有德有言發
契上衷邁迹空門躬事
潛藩深沐
寵恩參贊帷幄忠愛斯存郁清內難功崇秩尊進退
優游壽祉寶繁詎期化逝以返其身惟行義哀感
莫伸獻此一觴永訣千春

工部尚書宋禮等
嗚呼惟公之生靈秀所鍾偉然其外淵然其中博
學多聞群籍該通托迹浮屠參悟禪宗晚際
聖明攄誠効忠帷幄協謀克底成功內難既平爰錫
褒崇重祿厚爵
恩眷益隆出入　彤庭納贊儲宮年高德邵五福攸
全何期厭世遽然告終追念疇昔章懷高風一觴
臨奠以寫哀悰
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掌衛事都指揮僉事劉
忠等
惟公生質溫粹苑宗深博洽群書托跡禪教遭逢
聖明夙荷知遇暨清內難翊贊尤多崇德論功錫爵
師傅顯榮壽考福祿彌臻及茲秉化溘焉長逝追
惟曩昔感愴曷勝精爽如存尚其來格
尚寶司丞袁忠徹禮部主事王洪等
嗚呼公有真如之慧而能輔
聖明以成功公有豪傑之才而能脫塵凡以離俗初
進鹿苑而悟禪心遂據猊臺而為教首會衆法而
演三乘明一真而空萬有覺有情弘闡般若之津
指群迷大啟光明之牖妙道與日而昭宣達士閑

風而輻輳由是闡
聖主之知建勳膺之茂龍韜帝冪屢合于
聖筭之中玉帶錦袍遂犹於儒臣之右天下想其風
采神明相其眉壽耘者忘　京國而來朝越江津
以馳驟維摩忽遺於有疾
宸衷每軫於朱委儀　龍篤之撫臨仰　天恩之深
雪遂至無有言說示法門乘出於不二爰然跏趺
化幻身復歸於無有
九重念老成而悼惜處士景道風而奔走昭乎英謚
之加寵手紫爵之授顯德行而加賢勞起古今而
光宇宙如忠徹等以先人之故承事於門牆以同
事之偶聽教於左右忘其年爵之尊敢夫辭學之
陋公小善之不遺復奇文以同究每受益而旋切
期深養以大就茲法施之遠來即淨室以楚候垂
寂靜而涅槃猶殷勤以善誘想公皈依摩揭之域
道逸娑羅之園如來以為師衆善以為友拂衣寶
樹之枝濯足金池之滴圓融之性與日月而長明
自在之靈同天地之不朽不生不滅何住何有其
餘緣論之家達文章之雄秀蓋公三昧之餘事久
足以名世而傳後仰法相之如生尚述回之宿留

人世永傳嘉言難又菲奠以效忱為薄詞以為侑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慶　通政使司左參議孫英
大理寺卿周彥奇　大理寺少卿王勉
光祿寺卿井泉　鴻臚寺卿林
太僕少卿　國子監祭酒胡儼
翰林院學士楊榮　尚寶司少卿袁忠徹
太醫院院使陳　欽天監、使皇甫仲和
吏科等六和給事中蘇弼　中書舍人鮑鱗
行人司正　北京順天府尹執儀　參合
惟公器識高明學問該洽精修覺行兼貫儒書替
輔
國家克有功闕忠謀至計久合
聖心位列[illegible]
寵眷當代莫倫胡然一旦乘化長征追懷遺德徒切
哀悰衝抒致奠靈其鑒茲
中府　左府　右府　前府　後府　駙馬都
尉等俱有祭奠文大同小異不及註載

少師姚廣孝事蹟

公姓姚名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幼名天
禧嘗白其父曰兒不樂為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
為方外之游元至正間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法名
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有道
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
知者已而至京口遊覽賦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烟
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
在北固青、眼倦看其友宗泐見其總勝高吟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洪武
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　燕
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採音連對曰會，即
閒從出太平錢五文欲王自擲連擲之既王曰啟下
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言道衍怵然而退
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獻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
蓋道衍常遊嵩山佛寺遇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
乃爾耶三角深白目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
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白王王亦聞珙名召珙至
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為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

見即趨拜王前占其他日為太平天子世傳二語云
辯容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燕王有靖
難之意待建文帝尊賢禮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王
密語以人心所向衍對曰天所道何論民心自是遂
以道衍為軍師建文密勅北平指揮張信擒燕王信
受命日以為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告母驚曰吾
聞燕王當有天下非汝所能擒也於是素母與詣燕
府見王告之王呼為恩張乃召道衍共謀諸未幾簷
瓦飄墮地而碎王以為不祥衍曰此祥也王罵曰汝
何妄言此烏得為祥衍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
王乃喜是日謀乃定七月即起靖難兵建文二年正
月燕王東昌戰敗而還初靖難師起衍嘗云每日師
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東昌之敗衍曰前已書之費
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上將發北平時道衍送
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曰南
方有方孝儒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
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首肯之及靖難師
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儒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
是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儒不屈乃繫獄既而議
頒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儒乃

召出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諭之曰我家尋先生
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援以帝筆孝孺大書
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怒謂曰
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乃據其宗枝盡抄沒之
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子皆自縊死及母族
林彥清妻族鄭元吉等九族皆戮及友門人廖鏞林嘉
猷等亦多坐誅然後詔磔孝孺於市永樂二年四月
甲申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擢左善世道衍
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稱為少師而
不名亦終不蓄髮居止多在僧寺上賜二宮人不能

辭遊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六月命廣孝往
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姊戒之曰汝為和尚
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輔靖難姊嘆息謂人
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
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
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連下
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
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永樂五年四月　皇
長孫出閣讀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姚廣孝等侍
講讀九年十月詔廣孝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十六年三月廣孝卒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宗廟

廣孝嘗過閭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
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為吾子乎家有
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
其母復來廣孝逆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
品耳歸以見於
上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為賜名曰維使侍　太子讀
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
城門不入命其下為烓曰　上將來視已而　駕
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加
頷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頼
赦之　立詔出洽、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為左善世
忤旨下獄是日出拜床下髮已復額矣數日後
駕再至問疾尋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復配享
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維訃於　上
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　陛下卑恤臣家　上大
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維使、
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光溢然兩
人皆農夫愚騃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宜
與家絕且遲者於其第中姪、得廣孝遺筆亦云
乃復還兩人於家徙於

仁宗時召為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袁譯紀聞
姚廣孝之見王光庵也騎從而往光庵閉門不應
明日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庵問誰答曰道衍
光庵曰衍斯道歸耶待我白母、許入遂款門交
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聞爾發跡矣然
所居何官答曰少師母曰爾為少師更有大師乎
光庵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
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旦僧帽
禪衣鞘鞋策杖往萬壽寺訪之小僧報一狂夫至
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
魚惟誦阿彌陀佛不輟敲門以曹不應瞻坐良久
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小僧隨而聽其言且敲
且誦時一嘆息曰衍斯道一個和尚做不了他日
廣孝來別方啜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佯狂也不及
我在京索一官職庸俗何時光庵擲杯於地涎嗽
交流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嘆息而
返　稗史彙編
姚少師領勅往蜀雲臺觀懸旙至蘇館駐寨山寺
偶在松下散飯畢復獨行會吳邑曹貳尹喝道來
少師行如故尹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人

有識之曰此姚少師也曹恐伏地請罪少師作詩曰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三尹二十蒲鞭了箭綠先自道衍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々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又嘗侍宴值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道衍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王大喜遂欲起兵令擇日至期大風雨王不悅道衍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急行毋緩 明史紀界

逃虛子集十一卷類稿補遺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姚廣孝撰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以僧宗泐薦選侍燕邸燕王謀逆資其策力居多篡立之後乃使復姓賜今名爵至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封榮國公然迄未改僧服事迹具明史本傳廣孝爲高啟北郭十友之一所著初名獨菴集歿後吳人合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後人掇拾放佚謂之補遺其詩清新婉約頗存古調然與嚴嵩鈐山堂集同爲儒者所羞稱是非之公終古不可掩也附載道餘錄一卷持論尤無忌憚姑蘇志曰姚榮國著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人張洪謂人曰少師與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云云是其書之妄謬雖親暱者不能曲諱矣

光菴集一卷吳中古蹟詩一卷附錄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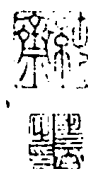
〔明〕王賓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光菴集二卷》提要

第一

光菴集

南宋諸陵復土記

高宗孝宗光宗理度諸宗陵在紹興蕭山楊璉真珈發諸陵掠所奠器物犯梓宮剽所斂冠服御屍加火爇御骨置草中時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二月也楊時為僧官揔統橫甚人莫敢詣陵下視所發敢視所置收之耶有唐珏者蕭山士人字玉潛年二十五鬻假得銀百星許具羊酒飲鄉人可共事者歃人曰君士人飲我欲何珏慽然曰諸陵御骨欲同汝收也人曰可也一後生曰楊如虎知之若何珏曰四郊今多骨取之代之孰知之人然之珏以美木為函黄絹為複囊一一題識某陵與共事者夜收諸陵御骨葬地以藏焉為文以告焉明旦以餘銀酬共事者抵七日楊聚陵骨但雜馬牛骨累塔壓曰鎮南塔杭人不忍視然不知諸陵御骨珏已收葬他所也楊敗去始知之至元己卯閏正月望夕珏夢仆見神冕旒龍坐召珏造前曰汝命無妻無子食無田汝行如是與汝妻三子田三頃後紹興治中袁酸齋求師教子得珏一日語珏曰過江聞唐氏收宋諸陵御骨先生族耶左右曰先生也袁驚拱手曰豫讓焉抗也扶珏當中坐拜焉敬珏情日加知珏貧無偶訪名門聘之知珏貧無備買良田給之田三頃珏有偶生三子珏貧時揭

力奉母珏藏諸陵御骨移故内常朝殿前冬青樹〻
其上作詩弔曰馬箠問髖形南面欻起語野麕尚也
求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
事蛻龍掛筝宇老天鑒匣〻千載藏風雨作冬青行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靈遠、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記大之年羊之月霹靂一
聲天地裂又夢中感悼絶句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睹
車槳寐無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
驚一杯自藥珠宮土甖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
此意年〻杜宇哭冬青照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寥鵶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屬誰家珠兒玉

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迴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
一騎捧香來此出倪端叟游杭雜纂至、言大四年辛亥周之作唐義士傳余客錢塘久熱知其事唐王今無是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楊總統發宋山陵時
景曦故為丐者負竹籮持竹夾遇地上物即夾投籮
中又鑄銀兩許小牌凡百十藏腰間行路楊黨西番
僧謂僧曰顧得高宗孝宗兩陵骨餘不敢望收僧左
右之竟得高孝兩陵骨景曦為兩函貯歸葬東嘉景
曦夢作絶句十首其三章曰一杯未藥珠宮土甖匣
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〻杜宇哭冬青
山花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寥鵶水到蘭亭更鳴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
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
惋今忘矣景曦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植兩函
堆上作冬青花二首一首有曰冬青花〻時
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
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從忘之一首有曰
君不知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其事甚異
也此出鄭明德遂昌雜錄
考前二家所記一書唐玉潛一言林霽山蓋霽山
則路楊黨發自畫校高孝二陵玉潛則率鄉人夜
收光寧理度四陵二家所記事皆明白實是二人

但當時玉潛不知霽山之已收高孝二陵而霽山
亦不知玉潛之能盡收光寧理度四陵也諸詩二
家所記多同焉玉潛霽山皆能作者然考證匣親
傳詩語似疑霽山之於高孝二陵杜宇哭冬青詩
語冬青行不惟玉潛有之霽山亦嘗為之乎五言
詩一篇此實玉潛於諸陵而賦也玉潛霽山義風
高節既相同矣諸詩之或彼或此播誦人聞人亦
何庸區別二家所記惡得不多相同耶
至元十三年丙子宋陟比上園陵盡曠闕衢越二年
荖僧賊楊萌恧躪蘇后妃皇族體魄皆沉壓塔下塔
在臨安家近故內至正十九年己亥雷火震燬揀塔

太尉海陵公鑄勵徒旅沒發塔下深石奉陡沉壓瓶
理漢雪潔嚴吏秉設禮陳樂竈送歸舊國陵后妃皇
挨體魄皆往焉
始皇塚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崇溫韜其
民人也南宋諸陵發之乃西羌猾賊何誅焉收之
如唐林諸民人漢唐不聞有之羌賊所埋將百年
海陵公啓還舊藏亦奇事焉

杭州游相公廟記節文

孚順侯游氏世家杭人生宋建炎間性樂賑施穀熟
糴穀備之穀貴糴價賤糶之饑即棄價與之行之自
少遠老志不移焉其糶糴時任人任意重輕自聚量
人從是稱游自量臨終屬二弟曰存人心力行好事
終後人就其家祠焉咸淳三年私學生游之明若干
人狀其救人靈驗事臨安尹潛說友奏請賜廟額廣
福廟六年尹奏請賜封謚孚順侯孚惠侯孚祐侯其
家舊祠僧狀之淳熙間有祠鹽橋東北尹韓彥質過
見人大聚祠下命撤祠是日其神降尹治憑老兵辯
數聲咨怪異尹謝為蓋祠橋上今廟是也橋在抗城
北東隅跨大河運鹽江上來古今抵橋而上焉廟屋
七十楹橋北下拼大木布藉如平地而建焉廟未賜
額之成劉宗申晉之以從橫遊說蜀荊江淮為吳淵
潛李曾伯馬光祖客嘗仕邊攝資州守慫曾伯子杓
杓知衢州告杓反下杓治亡反狀杓得它罪當死丈
納官贖之除名劉後假館七寶寺買妾大出金銀器
待妾丈奴薛榮探知金銀藏妾歸未久榮懷刃夜入
劉卧內老僕朱並戶寢榮殺朱遂殺劉援劉所藏夫
事發捕榮急不獲尹誓其廟曰三日不獲榮夷廟矣
朱卜崇德縣市獲之榮是時常見有邏者以故弗能
去其靈驗事甚多不著〻劉事為世險戾者戒

胡先生曰前四十四年長孺聞杭故老稱趙忠惠
公尹杭時會計城中口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常籍
北關天寧水門米舡日入四千石賊二千石貴三
千石價平為平糴倉二十八廒塩橋北糴蘇湖常
秀米置碓坊治米歲以十萬石視米舡入不及輒
取賤價與民銷折本錢鉅萬忠惠尹抗十三年米
價不翔民食精潔不糲惡駔儈不高下觸刑辟噫
良尹哉長孺母忠惠侄女忠惠甍長孺九歲見公
建康府治肩目清峻如古圖畫中偉人今杭城口
籍乘除與舊不懸殊為尹效忠惠為民效孚順兄
弟饑歲尚弗知況平歲耶

石塘胡先生名長孺字汲仲婺州人嘗客杭州太
寒日晏未起柯山齋問無有差乎曰未挾纊爾何
語杜南谷杜遺綿十兩絹二疋必欲先生受先生
痛拒拔笑與柯曰南谷每言為淡朋友妙要它知

得亦有不妙他的行省掾周本心從先生遊嘉興濮樂閣老周求先生作其先濮家公墓銘先生曰販私鹽人我豈可為數百錠汚我平生一管乾淨筆峻却之趙松雪為羅司徒乃父求作墓銘饒鈔一百錠先生曰我不是宦官史作墓銘人先生是日絶粮其子千里私白座客勸受之先生却之又峻也先生為孚順作傳因言趙忠惠先生所拒却所稱頌其心操上何如耶孚順為民人忠惠為人牧先生為人士抑何宋人多端厚德化然乎否耶

永樂賑濟記

永樂三年四月蘇州屬縣低田已種蒔矣秧苗長矣五月大雨低田多渰吳江尤多田家車救甚低者急難及罢低者晝夜車救奈闕食以飢腹着車析脚努力踏車眼望天哭小兒女呼父母飢索食群行繞車損地哭田家去年被渰屋多折賣居既多無屋焬無薪食無米其填飢採野菱頭採野苦蕒採藻採荇求借糠相和食糠又借求不易得老者少者入城市丐乞城市人生受丐乞又艱得婦人抱孩幼多投河老翁老嫗飢不堪忍亦多投河高鄉田家去年被差車低田已田失耘耔因少收亦多闕食四野正遑々六月閒少師公奉宣聖天子恩命賑濟四野莫不歡忻乃知聖天子之子蒼億兆之心憂之念之如此之大其歡欣者雖未得食充然若皆得食古稱楚莊王大寒巡三軍々皆如挾纊驗之今日信然少師公督州縣急發米賑々濟人之飢猶已飢之如古后稷然賑濟之若是人々思感戴聖天子之子養憂念見聖心之仁凡為兵為民欲其家々無不給足人々無不安逸此堯舜博施濟眾之心事々有不獲皆然此堯舜之病諸有不皆然聖心之仁欲其無一有不皆然也少師公當炎熱不憚煩勞親往縣道一々賑濟又責縣官去年多以渰報熱致田家甚困不能深體聖天子々養億兆之心人々又莫不歡欣乃知 朝廷大臣為國愛民如此之至歡為縣者惟慮虧賦逃已責忍抵謾罔有不能深體故爾昔唐太宗即位一二年人民闕食東西就食太宗從魏徵力行仁義不數年天下大豐登斗米直三錢行旅不齎粮道路不拾遺成貞觀大治今日聖天子之子養億兆之心如此之大天下必將大豐登有勝於唐太宗矣其是州一粗鄙小民年踰七十矣母子相依為生幸逢聖天子如堯舜之博施濟眾念聖心之仁如此之大少師公為國愛民如此之至某豈可自為粗鄙遇賑濟之若是不記之使是州久々有弗遠聞耶故謹書之以為記

蘇州小民王賓記

思永堂記

尤文度有堂以思永稱焉庭堅氏慎厥身修思永之言也慎之一言人之從不覩不聞莫見莫顯至動容貌出辭氣無乎不致其慎也慎而身修身有懼言動蘭飭身修矣慎而思永思有畏謹慮精遠思永矣文度之堂思永稱之宜記也人之心思永焉心之體慎之於靜默思永可以致廣大極高明心之用慎之於設施思永可以悠久無疆矣庭堅氏曰彰厥有常吉哉德之彰常而不暫思永矣吉人也暫而不常其思永耶文度治易乾九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其辭非思永耶以其思永其言平常亦信其行平常亦謹閑邪存其誠無斁亦保矣乾九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其辭非思永耶以其思永德之進日新無窮業之修日理無遺盡心於內充外之信心常在誠德時時而進修辭於外固內之誠事常皆誠業一一而修矣繫辭之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可久可大非始能思永終能久大耶局量之褊淺規模之狹隘有思非永純亦不已無思常永矣庭堅氏曰朕言惠可底行思永言惠文度底行也王某記文度蘇人某家亦蘇也、

別山懷古亭記

蘇州府知府事薛侯有亭名別山懷古別山禹貢大別山侯嘗瞻是山思懷往古大禹之功地因之而獲其平天國之而獲其成人國之而獲其生其功之所因則亦曰勤焉爾經曰克勤於邦傳曰乃惜寸陰大禹之不遑暇以逸惟邦國是務無暴刻暇息以贊佐帝堯帝舜之治其功歷千萬年為世世允賴侯之所思懷於己焉於人焉求似乎大禹亦惟務邦國不敢暴刻有玩以贊佐聖天子之治於己焉求似乎大禹仁可親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綱為紀也於人焉求似乎大禹思日孜孜六府惟修三事惟和烝民乃粒也侯之思懷往古大禹如是心之求似蓋非一日矣瞻是山而發其趣名諸亭而示不忘則是亭、不為侯燕衎游豫之所乃侯欲克勤於邦精思讀明乎治道以惜寸陰之處也昔春秋有將大禹仰嘆大禹勤拔執政盡遠績禹功以大庇民今侯瞻是山思懷大禹寧無勤遠績耶侯當贊大任贊佐聖天子思日孜孜修六府和三事蒸民粒萬邦乂遠績之功奚止於一府天下之民大庇矣慈亭也記之以見大庇遠績之因也

覽秀軒記

蘇州府同知府事真定劉侯以覽秀名其軒蓋取覽江山之秀為名也侯之覽江山之秀非為登臨之美觀樂之樂與詩人詞客同也侯之覽江山之秀意將景慕其所生往昔人物之賢追倣其行事上思所以

報人主下思所以福生民謀猷政績欲與往昔人物並傳無已也不然侯何爲每於歷官之所必以是而名其軒意誠在玆矣夫江山之秀生往昔人物淮水生王氏眉山生三蘇凡江上秀氣人物生多矣非惟晋宋然也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姬周已然也柳江山秀處當世道昌時其秀若有勝常時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々旱山當周時世道昌其秀見於草木榛楛之微濟々可嘉是其秀有勝常時矣今天下遭逢聖明維江維山正當世道昌時其秀必有勝常時焉侯之覽之擴充其胸次發舒其志氣耳目不留於卑淺識量惟存乎覽大其行事追微往昔人物上之所以報人主下之所以福生民謀猷之深遠政績之弘偉與往昔人物並傳無已矣侯之名其軒意旣不與詩人詞客同是又見侯仁智具有而全於江於山覽其秀一焉乃其樂之々兼所以見仁智具有而然也

貪樂記

穹窿山有人焉吳通玹居山之迂僻荆扉而蓬屋僅障風雨焉相裼而藿食僅充體口焉擧諸京師使蜀至雅州墮而傷足歸舊居焉其居之愕然磬懸焉往來者憾然爲不足通玹惟然爲足焉有遺之石本唐人書貪樂而大字表其居之玹弗辭焉太史公道之所符自然之驗唐人之所書通玹之所居相符相驗耶通玹使蜀時知蜀之先正楊子雲耶子雲之解嘲言客徒知朱丹吾轂而不知一跌之赤吾族朱丹其轂人而至於玆用無不足人之所樂子雲何乃懍々稱跌而似爲可憂耶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貧則用有何足人而至於玆人之所憂叔向何乃愉々稱賀而似爲可樂耶叔向子雲其有見耶古之人行之誰耶曾子之衣穿露肘履穿露限貧矣歌商頌出聲若全石樂哉曾子其有得耶魯論無谿之答聖人豈徒言耶疏食與水亦在其中聖人之胸次其天理之春駁何裕如耶野圍之粮絶弦韻之不衰道旣已大修何醜耶欣然而笑顔氏得之一簞而屢空何能改其表誠所暢舒耶此重而彼輕君子足吾內矣論外之不吾足耶通玹受所遺名所居是將自規求是吾內者矣外之不吾足通玹視之又奚論其重輕耶

存心齋記

前江西僉司臬事楊公立中年已高矣齋居號存心其人之賢可知矣存心者何古之君子存其道心云爾道之者何心之理天之德性之仁也存之者何心之理秉氣机而動出入之無時易壞而難著可不戒乾惕屬以奉持之耶奉持之則心之理天之德性之仁我一身與天地萬物一貫通上下而行之有何藩

蘊屏障之可隔哉奉持之要若何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儼乎上帝之臨與己〻之心一於理慎弗以他慮貳之弗以他慮貳之斯理也常在己之胸臆矣理常在己之胸臆身之所應接人有濟而物有利矣楊公號其齋居師古之君子其人之賢可知矣楊公有子曰善官蘇州掌傳置士大夫多與題齋長樂王某同與記

望雲樓記

君子於其親非惟一舉足不敢忘一舉目亦不敢忘焉故其身越處乎他方其心在乎親之居登高而遐望觸物而動中寧無油〻不忍去親之情乎狄梁公太行白雲故事世相傳之為美談又有續之為清玩吳郡張得馨得近代士大夫所續其家有樓從而扁為望雲以寓己舉目不敢忘親之意焉人之不可忘其親天道所宜然人〻所宜為古人為我不可以為哉古語見堯於羹見堯於墻見堯不忘乎咫尺於其親何咫尺之忘見哉仰前哲之遺風以警吾之或忘學者事也詩曰英〻白雲露彼菅茅得馨思之吾親之恩澤在吾〻其可忘乎詩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得馨思之古人之瞻依懇切如斯吾之瞻依吾其敢忘乎長樂王某記

定靜齋記

蘇州常熟之河陽有蕭安道焉居田野古經書是讀愛曾子大學定而能靜名所讀處為定靜齋焉長樂王某記之曰帝衷降在人心應諸人事人能即事推窮洞衷此心之衷隨事有則皆明其極其識趣歸一有何眩惑可搖撼矣不可撼搖既無眩惑已心湛寂衷無倚着有何躁誕可震撓矣此曾子大學定靜知止宜先也大學之定靜定則物理無少疑志向有定矣靜則情欲無偏感心存能靜矣竊嘗聞之理之用散在萬事理之本實在一心萬事有定理一心有靜體知事之有定理已明其極矣則知無可謗心之所之定矣有定則心之所存私念不萌作衆欲無可攻心之體靜矣靜則理之本具在焉心無可危焉隨處皆安矣安則其神不外馳事之來應之知其有定理神閑而氣舒於事無可奪心之所應能慮矣能慮則致察乎理之用緣毫無不觸於事之定理得臻其極矣安道古經書是讀將不能時好名所讀處為定靜將不奔趨於囂鬧試取予所聞思之於己之定靜其亦有捐閑驗耶辛巳正月望後記

修省齋記

太醫院使肅齋先生奉旨還山過吳見王某稱院判都公賢有齋名修省屬其宜有記藹〻皇多吉士朝陽雝〻先生都公日聞之草野嘤〻美佳而屬耶八

音之並奏伶州鳩云鐘以昭其大絲以名其細都公之名齋有昭其大矣先生之屬敢弗鳴其細耶曾子傳大學琢磨之自修其修精矣曾子三省其省深矣修之精至善所由止省之深一貫所由開修省要辭都公之修省寧弗引魯書徵耶魯書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謀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都公居卿大夫閒職考政講業序家事庀修省哉詩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都公在齋修之於不顯省之於莫見何愧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都公為德修省俾臧俾嘉也

遜庵記

陳孟敦家吳郡而遜菴其常居處以遜名以記為請遜之義大矣君子以之進學心所嚮往歎々弗自足已知焉若未知已聞焉若未聞虛已受人說命所云學日進矣以之修德心所執持抑々弗自高言辭曰若不能焉威儀身若不勝焉畢已尊人繫辭所云德日修矣稽古聖賢有如無實如虛能問不能多問寡犯不較遜也虛為有約為泰遜乎遜也者去其氣驕矜存其理正大爾氣驕矜理正大存哉氣之不驕矜正大存於心惟見理無窮已有足時與高耶善世而不代氣之不驕矜正大為大人自用則小自用氣驕能自小耶孟敦名其常居處師其大不小矣可不從其請中其義記耶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孟敦遜矣匪敖矣福來求夫乎長樂王某記

遠趣樓記

人之所見之宏大其心胸之闊豁何患乎俗念藩籬之為吾闊隔世界町畦之為吾界限也悠然之遠趣常為吾暢快焉王良輔家吳淞江上有樓登之而眺覽太湖之瀚無際極洞庭諸山之星分秀出數百里景物相對如咫尺從是名其樓為遠趣焉良輔來求文為記上蔡謝先生云孰能脫累乎凡近而遊於高明夫人苟能脫累乎凡近遊高明誦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心存而默識之其身縱處於近隘之中其所見之宏大心胸之開豁俗念藩籬自不為吾閑隔世累町畦亦焉能為吾界限耶是其悠然之遠趣常為吾暢快豈真景物眺覽閒哉雖然亦有景物與人相契者顧其為人如何耳陶靖節籬然悠然見南山籬下所處如何悠然之相契靖節為人如何乃知遠趣不擇地而有其佳在我不在彼君子試思之歲士午重陽日記長樂王某記

竹實軒記

左氏紀出門如賓仁之則也出門未見人為賓兢々如見焉況居見物君子非細人齋可不兢々見之如賓耶湯仲翁宋少卿龍飛榜進士家子孫其外家范

氏宋太師文正公家兩家名家來為賓樂皆高朗端人仲翁稔見其人變故以來端人日罕既落仲翁素味古道老行事益遠人情人奚為仲翁賓哉仲翁糞棄居軒地植竹數十挺護養外敬之一如見端人顏曰是竹為物細人可齋耶吾索居違耶是誠可賞贈吾仁為吾賓也乃名軒竹賓恒振飭其巾衣而為貌貌內自省切琢磋磨思古睿聖武公時呼家人具上茶家人意有尊客具茶去默默危坐獨啜喜曰是誠古賓吾可不自缺延耶有蹐門相候家人報之戲手屬家人曰辭之污几榻為仲翁遠人情人無當仲翁賓至以為賓思古哲人其貌貌資輔已烏乎不可為

仁軌則耶仲翁舊同學千一翁記

狷菴記

有不為可以有為至哉言乎利欲道義兩途爾奔趨勝雖利欲無羞惡之心道義能行哉周書怙侈滅義服美於人以服之美矜人自喜身之不美曾莫之恥天之所宜其有存時耶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不因物而遷保其生厥厚信之之篤操之之固服美何足以動操其中不屑不潔閒之廓之庶幾至確乎不可拔聖人所以有取於狷者也王之常家姑胥其所衣食非為給其身而已其所居焉容其身而已誦詩讀書範己而不外馳背狥人而詭隨人目之常狷者之徒指其居稱狷菴之常謂善稱吾居吾可而推也噫巧趨蹌兮華采衣兮其居之渠渠其食之有餘突梯脂韋同俗兮昂低便環若茲其去道遠矣程伯子之所悲是能見義勇為一善之得能弗失之拳拳在膺中康之歸妝之常甘從狷者之徒喜人稱其居可無辭記之警彼宜宜也長樂王某記

春雨軒記

君子於其親親之存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無一念不在其親親之沒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無一念不在其親張公倫為蘇州府學生為國子監生為武闈同知其親早沒念其親無乎不在焉公倫治禮經其居有軒名春雨取禮經履之怵惕義公倫意若曰一草一木之生於是時即吾一身之生於親時當日月之方燠益之以霡霂優渥霑足融液浹漉何生不育覩夫物之始育顧吾初之有質親之吾穀親之吾腹僾然肅然何但祭時之在吾目乎履之怵惕氣序之還感之君子將見其親也名其軒居如氣序之還感之公倫無須臾不見其親也終身之惘何時窮乎潛觀默察匪聲匪色纖於無式孝子之實公倫其實乎心無有斁親存親沒念念弗釋與親為一公倫其一乎福清王某記

容光室記

姑胥長洲之相川姚存仁向嘗從滇池去家千萬里蠻荒遐徼之中山谷之紆邃林莽之叢猥幸而獲有一室之棲焉仰而思之將何以去此岩阻出此幽鄙復覩日月之光在中國之所居廬舍乎存仁心悒悒於偪窄晦冒中念古君子所言日月有明凡罅隙可以容光光其光從而容之無不以照焉同而名所據為容光室庶幾藉祖宗之遺澤諸父之玄休得以遂其復覩之思已身之罅隙有可以容斯光耶意外之希求其膺焉可以耶歲壬午夏皇上登大寶御六合之日之昇揭於中天恩光偏照於寰寓地不明乎窮絕物不論乎瑣末皆可以及其煦焉存仁以少師公之任子光之所照及還中國而請京都加以值陰沴而獲逢乎大霽出窮穴脫屏障覆蓋而獲見乎樵郎心感激切切焉其敢頃刻以忘其自耶因而仍名今所據為容光室朝夕之顧省皇上恩光偏照之所及諸父少師公宏休之所致其敢不思磨礪渫濯以報劉其藹今耶存仁心感激切切如斯也斯室也可不記以為磨礪渫濯圖報之勉耶夫報之之道從是心而始是心不逐逐於外物惟止於至理為人臣止於為人臣之至理為人子止於為人子之至理推之一言一行莫不惟於至理而止焉則外物無可以動其中其中之所盡所明無所昧者又孰得以翳之耶經所謂於緝熙敬止工夫緝續無間熙光敬存乎所止見諸乎事為為人臣為人子之所以報其君親者寧不焜燿於無窮耶存仁之思磨礪渫濯以圖報其萬分矣得不以是而為勉耶勉之以報之恩光來照於爾躬又矣罅隙之容可喻耶

林塘佳趣記

人子之欲昭其親之賢無所不致其心也居處之間所以奉其親而欲以安乎其親之身樂乎其親之志其所以名之而揚於邇遠亦欲以昭乎其親之賢也姑胥長洲有顧叔盛焉叔盛家甫里築堂焉奉其母環堂之左右前後其為林貞篁剛栢覆地陰陰然氣之爽無可以雜焉其為塘香菰幽蓮被水沖沖然色之靚無可以褻焉佳哉乎其趣好雅淡若安焉而樂矣在囂閧繁華而富裕寧不厭岑寂其背安焉而樂耶叔盛以是而奉母母之身安焉母之志樂是焉母之為人不厭乎岑寂而好夫雅淡從可以見其賢矣叔盛所以名其堂昭乎其母之賢又從可以見其為子之心矣斯堂也斯名也見其為母之賢焉見其為子之心焉可以無記耶長樂王光史記

怡雲軒記

儀真周仲端其家讀書之所有軒焉以怡雲名之蓋取陶弘景詩言乎仲端膺將官之顯任鎮戍於遐徼

戎務之總〻視弘景山林所處勿同也仲端名其軒意將別有所寓耶兵書混〻沌〻形圓而勢不散紛紛紜〻鬬亂而法不亂神乎神乎微乎微乎是其奇正之相生變化之莫測孰可摹以比擬之惟雲也似焉仲端閉軒而仰瞻乎高遠味乎兵書之所言豁焉契悟於衆心安得不於雲而怡耶仲端之名其軒意淬有在於斯歟若然弘景所怡勿同也虞文靖亂孔明之渭水行師淵明之采菊東籬二公悠然同也仲端名其軒如所見不滯於一隅所操非利之能拘弘景亦同矣且仲端於雲而怡他日官崇時高彼登瀛人皆仰之其於雲豈止自怡耶福清王光尖記

雲林軒記

洪武三年嘉平既望客有過余門與余道吳郡張繼原之賢且言繼原方以雲林扁其軒先生宜為之記焉余謂繼原如客之談吾固知其賢觀其軒之扁則其舉止之超然吾又益知其人之不凡安敢靳吾言而不為之記焉也然余聞飫肥醲者未嘗不以蔬茹為悅也知其味之真而能久甘其茹若世有幾人乎遯喧囂者未嘗不以幽棲為樂也得其趣之住而能久安其棲者世有幾人乎今繼原雲林扁斯軒其欲相羊於悠然之下脩然之閒志甚不少也抑人所謂往已得乎未乎余請與繼原言吾之所得庶幾繼原觀余言而有所契也余嘗適西山至悠然之下脩然之閒見其紆餘容與不可得而繪畫也清陰岑寂不可得而摹寫也滌乎而朝暮自知物無有以宰制也藹乎而春秋自知人不可以施其巧智也恍爾而浮吾不知其何求倏爾而收吾不知其何由吾但聞夫風之泠〻野鳥之嚶〻吾於是乎盤向石弦綠綺歌離騷之遠進淪江南之靈乳七情忘吾心百累忘吾形囂〻然不知塵寰之紛紜蝸角之交爭飄〻然如乘風而上征與春初而為儔吾又焉計乎世間之物何者為功何者為名又況乎聲色之塲貨利之鄉撇姬姜食膏粱伐其性而腐其腸以自夜於荒亡者也吾之所得者如斯不知繼原之所自得者然乎如以為然則就吾言以記爾之軒

閩川王某記

三樂軒記

中山韓公官吳郡暮遭辰艱阨解組潔身伏民間不干時剏樓居三間中曰小軒以三樂名其樓中城高翁越塵闤而上豪家腴族參差前列卷簾遐矚其亭臺木石矜奇炫巧隱〻在目下不可盡狀至若晴烟乍收積雨初霽天虛氣清翔禽容與向雲悠然而高飛清風泠然而徐至其或長空一色夜月如水素雪冬飄萬井瓊宇公隨其所遇或倚床清嘯或撫几凝眺或舉樽以相屬或濡毫以自詠熙〻然不知塵寰

之紛紜蝸角之交爭優游自如其樂奚數則蘇文忠所謂一樓之上獨見太平者不惟仲儒有之也斯軒也樂不可既數樂止三名者何說也或云公以從事班七級恩例得以贈所生既得其壽又俯仰不慊愧此三樂也俯仰不慊愧誠樂也推恩所親壽得其年二者嗚：者亦能有何樂歟為此說者不幾淺乎予觀古今人或得祿榮親而反貽親辱或遺變獲伸而大義有損或才美夙成而晚節漸衰若公者一棄不辱先身雖困大義全年雖耄節彌堅夫節彌堅大義全不辱先三者其樂孰得而加諸斯軒也樂止三名者其在於茲歟其在於茲歟至正蒼龍丙午季夏既望長樂王某記

湯氏先隴記

瀏陽湯氏其先隴在瀏陽品巖山有諱智為湯完之公世祖在臨江之清江修德鄉富墓岡諱聘贈中散大夫為完七世祖至完六世祖大理少卿始家姑蘇諱鑄葬姑蘇吳縣長洲鄉安寧墅之萬安山完五世祖仁和知縣諱誼伯高祖恩補宣教諱夢夔皆從少卿葬焉諸配夫人皆在焉完曾祖諱暉老龍飛榜進士官運幹晚遭宋絕迺葬虎丘西謝巷之震岡完祖諱彌昌元瑞安州判從運幹葬焉完父諱郁元儒學正今時亦從而葬焉諸記夫人皆在焉完先隴凡四處從宋暨今時三朝矣中經甲兵屢矣封木之採伐美道之墾發鮮免矣品巖山富墓岡完身蹤七仕省難矣萬安山它姓攘有完微理幸歸矣謝巷震岡甲兵後完汛除幸安矣完念不為圖辨之不為文記之年序之流遠後將何稽以省耶資閱諸經父母所植桑梓猶必思敬矣父母體魄所藏以昕植人可弗思敬哉韓忠獻公言家世之譜祖宗之墓謹而不忘孝之大也完之辯之記之亦可為謹不忘矣子朱子去講職閣世道之大少卿咈權倖奏言固言之權倖輕擯怨危窮社少卿奮言深罪之權倖勢橫肆少卿數其黨力論之運幹遭宋絕時令宋官繳舊勑換新勑運幹不繳遠避之是皆立身之大節矯：可以正人心作士氣為孫宜不忘為邦人其可忘耶賜是邦如古循良禮前賢勸勵乎人：寧不稽完所辨所記以表之為是邦人：勸勵耶長樂王某記

壽藏記

宋韓魏公有遠孫名奕字公望號巢菴生於元文宗時目病而喑二十年矣自分無何用謝人事處林下冥心寂寞神交古先一日作而言曰大氣之初何者為天何者為地陰陽而已陰陽未分何象何形水火而已漸而分之為天為地火之清者散而為風之類焉水之濁者聚而為山之類焉其為天也為地也妙

於於其中冲膜而無朕儒者指之為理吾固未易言也天地既位大氣游行萬有生焉其生也莫不以氣之來胚凝而具形體焉形體具焉日滋月長積而盛矣甚盛也孰能保斯氣之不往乎故至柔如泉有時涸焉至剛如石有時泐焉匪獨泉也匪獨石也天之至高地之至厚其玄其黃亦斯氣中之有形體者也既有形體遂有終始凡有形体其始也有得氣之大者有得氣之小者有得氣之多者有得氣之速者大小久速所得既殊而終之數見焉天地氣之至久者數而終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吾不知其於今日何如耶蜉蝣氣之至小至速者其終之數不過一日焉天也地也蜉蝣也皆有終數也人則何如耶四世而已矣四世之中祗其數者萬億一二焉人當如何耶昧昏不知諱言終焉知之者以為常事何諱爾也大質若朱子壽藏之為猶謀於季通僑夫終焉况如余者目眚而廢待終而已何不倦乎是郡之西郊支硎山之下碧琳泉之上吾父是歸焉吾可不從乎乃涓吉日乃營壽藏乃伐山石屬慢亭外史而記之曰孰能逃大氣之往來無有始終也孰能得大氣之至久與天地同也順吾理而行隨吾數而止庶不愧吾於是乎也外史王蜼記

五雲方丈記

安陽有韓家姑胥字公望其居通室周遭絜之方僅丈公望弟謐其居每念其祖忠獻擢第唱名時雲五色上見後時登為相黼黻皇猷武偃文修膏澤下流雲應之祥實忠獻之德之良其德之良人臣之師世無不仰之我後人可忘諸廼識其居為五雲方丈其弟厭居謐惟祖德是念祖始蘊德未融時人莫知天知之公望思纂其德不求人知求天知求天知屋漏毋欺爾占書五色雲下賢人居公祖睎象祖賢遺祥在茲居何有謐為天之知淵身允何知長樂王某記

春暉堂記

李玉蘇州府吳縣學春秋經進士王嘗作堂奉母氏吳玉言父於時嘗旅處兄時九歲玉六歲家無有當聚又無有憑藉非母攻苦以固守盡瘁以鞠撫弟兄亦將何望至今日居鄉里間也迨玉稍有知非母忍窮相資就外傅依明師玉亦將何望至今日登進士科從士君子後耶母之是節奚可以湮耶母之是恩奚可以忘耶廼名其堂為春暉孟貞耀所謂難將區：心報生養煙煦恩玉不敢為難玉不敢以忘玉之名其堂庶幾母之節或可以昭其萬一不至於壞也母之恩或可以報其毫末不至於忘也區：心之難名其堂念：在生養嫗煦閒兢：惟恐忘是又可矜耶經曰立身揚名又曰移忠於君玉進士士君子人

也是克有兔於經言貞腥所為難玉穀之無難也無難也是堂也於玉之名見玉之心寧無以記耶長樂王某記

德清堂記

薊州王田李公由國子生累官為蘇州吳縣知縣公每於所仕之處所居之第其堂必以德清名之觀公名堂之義公之慕古聖賢其心之欲求得乎是理之至潔至淨不為利欲外誘所滋垢可以見其心之存主矣公以記求予〻敢以抒拙辭哉庸以聞諸經傳復於公然未知可否如何也余聞諸經曰莫其德音莫之為言傳註以為莫然清靜也夫德音莫然清靜則其為德有何利慾外誘可滋垢之耶利慾外誘無可滋垢之是理之實有諸己得諸心應諸事以臨乎人民所以能察乎其是非能分乎其善惡教誨勤〻而無有厭倦慶賞刑威而無有溢僭其德音之布通邇莫然清靜有何非間之言可較雜之耶此王季歷之德所以為清也王季歷之德之清抑豈後代一介之士一丘一壑守一節而善止一身可得以比倫其德清耶抑豈後代衒名書翰每畫崗巒漠閣楚松越翁羅陳目下啖奇茗嗅異薰談空〻論玄〻可得以比倫其德清耶公之名堂之義要將在於王季歷之德之清之慕矣故余敢庸所聞諸復焉公如可則請書之堂之左右以為記長樂王某記

看雲軒記

劉宗會吳人士之秀者也家吳之東郊每結綢之暇在乎其軒之上上彷徉容與矯首而望夫遐廓顧山川所升之氣下上而變化心融〻若有契於中從是目其軒曰看雲焉噫宗會之目其軒也其有契於中可試而言乎旋英〻之玉潔冥大虛之晴色徹護日而流連漸迎風而斂迹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狄公含下之思以孝其親乎逸神龍之顯異浩坱漭而靈霧彌萬里而去陰慘開明而曷去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韓公贈益之云以求從於賢者乎八表之同昏平路之無阻撫春曖而獨處感激〻之時而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淵明懷友之辭以念其朋乎囷囷而輪〻郁〻而紛〻隨朝陽而掩舟爛五彩而成文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伯子褒頌之喻以知順於其德乎油然而盛興沛然而大澍木在焦而皆蘇草當搭而亦甦於斯時也宗會其有契夫商書作霖之訓思賦其所學進而相於朝以澤其人乎不然孰長風而衝擊契壯其氣乎汰漫空墜露契清其神靄靄之多度契工於吟咏以求造於溫厚乎漠〻之無心契志於進取以求止於渟泊乎是必有一焉宗會慎毋隱曰吾偶然吾徒以惕吾目焉

藏春閣記

吳門韓某餙其堂之左為閣以安焉下度而上庋周障而標當冬沍寒照若載陽由是命曰藏春焉夫春之為春生生之謂也其煥也若行焉其凜也若藏焉藏非藏於九淵也物無有而不藏也碩果而不食生生已藏其中矣吾故曰春者仁也仁而心有弗藏焉心之存幾何物而春有弗藏焉物之存幾何物而藏乎春其剝也索然而措一一日茁之豈然以滋心而藏乎仁其默也莫然如虛一日括之乞然以舒而況吾宗岐尚黃其心之藏亦既云良因將時時以行以起人之瘵以遂其生生矣止然休於一榻自為壽康耶

墨室記

古之君子寓意於物者頗多焉携甕而行春笏而杜舉橐而遊皆於物而意有所寓也安陽韓公望師古之君子者孔孟之至言朱程之要論亦既知之矣又承大家世之素力探黃帝內外二經之道兵戈時閒道入金華以傳丹溪朱氏之學夫丹溪之為醫世固莫之能先者公望而遠邃處於幽僻覃思而研精其深造自得人豈能測哉目若癈而脩中心之朗然者未嘗一日不欲與人同也欲人與已同抑又將何辭以喻也今而營蹤字以奚諸舊法損金令童堅爇松之膏擣魚之膠成而售之其意亦有寓乎否也蓋其言嘗曰吾之為醫自吾得丹溪之說其大要必以淵默為先務淵默者何靜之謂也經曰持脈有道虛靜為寶是持脈必宜於靜也又曰陰氣者靜則神藏是神之藏必宜於靜餘若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密之云者靜也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擾云者靜也冬若伏匿若有私意伏匿云者靜也至於起居如驚則非靜矣因而大飲因而強力則非靜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則非靜矣故凡百脈之沸騰五亂之紛紜厥陽之文扇陰火之上蒸皆不靜之所致也善為醫者令靜何先耶尚不以靜胗焉而心合於精何由而精耶瘵焉而治極於一何由而一也逆從倒行技本不得如此求定其血氣使各守其鄉安從而定耶吾故曰靜默之之謂也人而淵默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庶幾如子雲之論何獨醫然也雖其所嘗言則其以醫而為墨其亦有警於斯人乎其亦有警於斯人乎論解牛而知摯生善觀者以是觀之可也

誠意堂記

吳興趙文敏公嘗與吳郡洞庭西山徐仲賢書誠意以表其堂仲賢子思忠暨諸孫梁染檠窦思其史祖之見重於文敏慨其堂之弗存即舊址復為之以存文敏之所表寀請予記之余竊為敦記文敏之所表

哉誠意之言聖賢啓萬世正學之傳人〻致力於斯
斯能實有是善矣敢不中論一二耶人之實有是善
乃心之德天理之真也人之心其氣机之動人欲之
妄或生焉苟不知斷然以盡去之則天理之真闕然
難盡得矣其心之發動主處奚能充然實有是善也
聖賢教人必先明乎其善之極摯使理欲真妄之滕
然其心之發動主處又必使純主乎其善無一毫欲
妄之侵焉則天理之真粹然具美於其中有何抵於
自欺哉以之而事親充然實在乎孝之善矣以之而
事長充然實在乎弟之善矣人之必誠其意善之實
在其身〻之淵廓焉而內無所疚暢然而外無不裕
如也人〻致力於斯初無有雖事爾其心之發動主
處所明所去所得何如耳文敏以是表仲賢之堂仲
賢為人可知矣思忠及子梁兄弟復為堂存所表其
思其父祖其俱求淵其身思實有是善乎詩曰不顯
亦臨無斁亦保誠意之必慎其獨此又可相警焉洪
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秋九月十有一日辛卯長樂
王杲仲光父記

慎齋記

慎齋者王宗文所居之齋也凡人豪偶破崖岸固弗
思乎慎跡放弛邊幅亦何思乎慎哉猖狂以肆欲妄
誕以縱情其為人又何暇思乎慎也抑之詩曰抑〻
威儀維德之隅君子抑〻審容其威儀延其德之庶
隅也審容而庶隅視破崖岸弛邊幅非慎能然耶故
其詩曰慎爾出話言又曰淑慎爾止話止與容止二
者威儀之大端話言之出苟不慎焉能無玷而少尤
耶話言出而既慎矣乎其容止又善慎焉是其中心
之審容德之見於形表如宮室之內有繩直而外有
庶隅整飭而中禮度容止之可觀有何愆而可悔耶
崇文以慎名齋殆將思乎慎其話言之無玷容止之
無愆以求免夫悔尤耶

送長史魏公還大梁序

君子學之正心之正行之正其誠自然足以感動乎
其上仕於朝廷人主重之仕於藩邦諸王重之觀乎
漢之董仲舒可見矣仲舒尚已其見於今時則吾彥
高魏公其幾焉魏公向嘗仕於中朝太祖高皇帝既
擢之為要任又命為春宮之賓屬皇上御天下從郡
守起而為周府之長史近以年邁之疾〻之加乞
致仕以退處於閒逸殿下憐之為之奏請上從而命
之還鄉蘇州以遂其退處閒逸之志焉仍賜冠帶以
寵榮之殿下念其還鄉相去之遠不得時〻以眷顧
之既遣之欲令其居家通得以安養之復為之請上
又從而命居周府之封內以受殿下安眷之盛意魏
公之見重於聖天子見重於賢王非其學其心之行

之有正其誠之自然有感動孰能至於斯耶公始受命還鄉亦念去殿下之遠思仰光華無由以及比望懸〻在鄉慽然若有所未安及聞是命之下欣然喜於顏色即令其子趣装以行欲以副殿下眷已不忘之君臣之相契其親愛不忍其相去古今亦有罕見者矣仲舒之見重於武帝見重於江都諸王史冊所載可稽也其始終優待加厚無已如魏公仲舒則未有聞也非仲舒之未有聞以武帝孰如吾聖天子之聖以江都諸王孰如吾殿下之賢故仲舒之未有聞而吾魏公有之也魏公將行鄉之君子為詩以送之長樂王某同為文以序之魏公為人周府僚友之詩文言之悉矣皆其所親見者故某為言其獲見重者如斯焉

送韓公達序

猗歟盛哉為兵為民得逢聖天子之臨御天下以上帝好生之心為心不尚乎刑威專尚乎德化其所以撫安兵民者任賢使能各當其職內是內外文武百官奉法循理咸得其人為兵為民生於是時何其至幸也蘇州衛為義輔之大鎮賢能得吾指揮同知陳公僉事馮公僉事郭公來涖是衛三公深體上心撫安兵民重寄同寅協恭恪勤政務慎肅以簡廉慈詳而厚重為兵為民居於是鎮又何其至幸也吾輩在至幸之中獲安居是鎮每欲稱三公之善無因以言之今因其送安陽韓公達奉檄命往京師求余文能不稱三公之善以先之耶夫以三公之善皆敬公達而送之公達之為人不知者從可以知其人矣余知公達者故不細言其為人惟稱三公之善見公達之所敬皆一時之賢統師知古良器正人君子愛之斯為貴矣豈泛〻相愛可比倫也不知其人視其人之敬視三公之敬乎公達公達之為人又奚待於細言通知耶

送尤文度先生序

易本占筮開發天下之物成就天下之務冒天下之道其用止在占筮耶君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在也歷代設科取士明經易為首易之用有在矣知崇禮卑智以知之知之崇效天高明格物致知也禮以履之履之卑法地平實誠意也成性存〻道義之門性常存心正也道義從性而出一身之應萬事〻〻循乎性所由得其路所處得其宜則身修矣易以乾之九二一爻言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於先知裒其知無少缺焉問於先知審其知無少差焉此皆格物致知之謂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弘其量備其得所存無失焉端其善全其天所動無私焉此皆誠意正心修身之謂也德博而化

身所及家齊國治天下平矣設科取士〻之學易以易進易之用有不在是耶蘇州尤文度學易以易發解矣進南宮臨策時其得中高科用夫易恒日在心自茲日在人所及廣矣．

送劉仲理序

今年秋解試京畿諸州蘇州劉政仲理為解元蘇州三十年無為解元姚公守蘇州屬諸生體上意諸生赴解視前加多仲理解元春秋解題晉悼公成虎守會蕭魚仲理以戍虎牢成制人人未遑從會蕭魚誠待人〻亦易服有得春秋上德不止力之義春秋貴王賤伯悼公惟可賢悼公年十四當陵夷勃然興衆子稱其文衆子言敬文之恭忠文之實信文之孚仁文之愛義文之制智文之興勇文之師教文之施孝文之本惠文之慈讓文之材悼公皆有之衆子又言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以天下文王質文之文正吾皇上之文克之文思舜之文明皆是文也仲理廷試以是文進螢於丕謨其膺首選也必矣其文之文廷試得人文治大興文化大行吾老矣願少須臾生為治化中一時雍人以見煥乎郁〻乎幸矣福清王　某序

送俞處端序

蘇州近得知縣　公府事率多理今年春夏公琢礪府縣學生徒督其講貫檢其程業生徒激昂亦皆自琢礪至秋獲舉比往年衆矣俞本處端諸祖叔遠先生前朝書經師也為學政處端父仲弘高州知府處端在府學書經獲舉文獻淵源其來久矣書經載古聖人知人用人養民事其事古今若不同事之出於心其理古今同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三德有家六德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勿疑知人用人古今理同也食哉惟時九功惟叙五典克惇五禮有序養民教民古今理同也以古今理同讀是經索其理歸之心慎厥身修思永學者事也達而致之能移而惠天下事也處端父祖講之詳矣處端諳禮部對制策經所謂敷納以言之發於心之蘊得乎理之長其言有中矣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稽其言之功處端車服之庸父祖有耀哉福清王　某記

送王西叔序

今年大開鄉闈取天下文士王皜西叔以明經預蘇州鄉薦其文既寘前列矣狩往會於春官以應大庭之清問其文之必登於上第鄉之人知之矣西叔之祖父以上皆以文藝聞鄉邦西叔之易經授受之來其文有自矣易經之文原初惟畫而已子朱子以為實文字之祖為文字之祖門商以前未有其辭人為能見其大也物相雜曰文其文已在其畫之位矣通

其變成天地之文其文已在其畫之數矣夏商以後有其辭人始能見其文也潔靜精微禮經所言其辭之文易經之謂也西叔習其辭已知其文矣應大廷之清問舒其衷心所含之章黼黻乎皇猷天之文順而有序人之文化而有成其辭之潔靜精微固有得於易經之文矣其文之必登乎上第鄉之人知之而叔副其知意：以文顯庸鄉之人將曰文士若人果能襲祖父之文藝異日謂之文臣其又知之矣

送陸禎試進士序

長洲縣陸禎肄書經義縣之澤宮四年爾大比貢士應貢士選中選矣年總加冠爾鄉之大少榮之二三十年貢士難其人：曾樂為武聖天子御天下辟雍親祀夫子惟以崇古道弘德教登士類宅兆民為心天下良州牧若公牧蘇州祗承帝心諸澤宮勸勉意在為國家敷張德教作興士類倫朝廷任使圖治安長計公之意可小耶今年貢士：從澤宮進居多禎年總加冠所肄特然早就禎之材質有佳公之勸勉作興有道矣貢士時經題命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蓋古聖君得於天心之理行之無不至據乎人政之善施之無不宜後代[illegible]之得於天行恩至其理據乎人恩善其政施之宜矣禎所對義有司取之議論長矣大比對形皞推經中二帝三王之心：皆合於天二帝三王之政：皆賽乎民議論之長中高選矣鄉之大少榮之誠可為榮也十一月冬至後福清王某記

序送李玉往登科

蘇州通年府縣學弟子員發解會試廷試多有其人焉今年吳縣學李玉春秋發解矣會試廷試玉陳其學乎春秋之所得其中高科可必矣春秋尊主庇民之經也豈惟五伯而言哉故孟子以為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所事斯民而已矣天子之德業日尊則天下之億兆大獲其庇矣丁匡天下諸侯之和協夷狄之帖服尊其主庇其民茲齊桓之可予也即其可予而悉以正之二帝三王之治在其中矣程子謂惟顏子得聞是知其蘊之精矣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其事有可以馴至故其經之成宜乎致斯麟之格應也為來世開太平君子之論不虛矣學者於是經有得焉其用於時施其所得尊主庇民以開太平其驗可必矣玉之陳其中科既可必用之施所得其驗又可必於其往為文送之以為二可必之祝也長樂王某序

序送張敬往登科

蘇州府吳縣學張敬以春秋中鄉貢其往南宮進大廷敬將數明春秋經世之道人皆期其必中高科矣

夫春秋雖紀當時之行事而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安斯人者隱然皆寓於所紀筆削之中聖人欲人從心身而至國家至天下其行事無不出於天理之公道心之中其為後世慮也遠矣後世而遵之其所紀之行事深究其精微以匡正其所植之行事一皆出於天理之公道心之中則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安斯人者有不難至矣故曰春秋經世之道非正紀當時行事而已也胡文定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心乃行事之本原從本原而克治之則道心常存天理不亡見諸行事有何過與不及之差焉聖人之所以相傳學者之所當以傳〻之則能經斯世安斯人得春秋之精微矣敬之數明乎春秋必有見於諸先生之高論深究其精微而克治其本原其所以數明人皆期其必中〻矣又皆喜其中孰不望其如所以數明經聯世而為斯人之安也

送華以及序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太平盛時草木之微皆蕃茂焉何以見其然也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〻又曰周原膴〻堇荼如飴也周家文武之興治道之隆氣運之昌非惟草木蕃茂〻〻之中無不善焉榛楛非良材濟〻而可觀堇荼非良味如飴而可嘉況乎嘉穀嘉沆嘉樹哉況乎其人哉兔罝之野人肅〻而整飭可以為干城為腹心況乎俊秀入於學誦詩書習禮樂其器識為何如哉蘇州府學前時被選入學次兄率憂之子弟之在學孰以詩書禮樂為悅哉聖天子之治簡賢拔能安陸　公為蘇州知府公體皇上文治之美意慈祥以理民務所以培國家之基本也恪恭以修學政所以備朝廷之銓用也公嘗諸府學課諸生誦習諸生以詩書禮樂為悅非敢荒而有嬉矣故邇年應科舉有其人應歲貢有其人今年府學歲貢則華生以及也以及本經易也其性歲貢也累引易而文辭告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君子進修晝日暴無時而不奮發也抵夕息無時而不戒懼也坤六二直方大直則心無私曲方則行無偏邪大則規模不狹隘矣以及從事兩文辭乎從事矣其性其性歲貢當銓用其器識為何如哉羽儀之告其吉必矣

蘇叔瑜葬母序

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至之云者盡其誠之謂也誠即理之真心之體孝弟之所從出也孝弟之所從出心之真理苟無一毫人偽雜焉神明安得不通哉神明亦真理之在人心貫乎顯幽而無間者也故人於孝悌一盡乎其誠神明自然通也神明之通事或可異焉考之乎傳記君子不異也蘇叔瑜向家蘇州

戎雲南母殖於戎所叔瑜念母生常不忘乎故土不克奉其歸欲歸其骨葬先隴既獲於官從雲南抵蜀江始登舟江波怒激掀舟欲覆或揖江蛟有所觸同舟盡慄叔瑜奉母骨即登陸緣山並嶺越三日夢一叟語曰江行不危無憂也叔瑜覺思其語以為神之告我必審矣乃復倩舟江波帖流數千百里安行果無憂也至蘇州卜日備禮奉母骨合葬其父之墓焉叔瑜葬母之一事亦於孝而有其誠者乎何其夢之克驗江行之不危非所謂通於神明者乎叔瑜之葬母人子之當然千萬里弗以險惡而少阻必欲遂母生時不忘故土之心不忍草：永埋於客土抱憾於冥：當然之中有特然者人奚可以小之乎叔瑜之還雲南也可不為序其事使播稱於遠邇乎長樂王光大序

送徐伯修詩序

一藝之能一技之精必由其世之所習然後見其能具精焉況乎為醫十三科皆閱乎生：之所宜致謹者可不由乎其世之所由亦將何以見其能且精耶古之所謂不三世不服者蓋取其世習則其父祖所嘗經歷叅驗之既多諳練之既久得之心應之手是豈偶從事歲月間可與等夷耶夫病之有恒有奇治之：法亦有恒有奇變化傾夷要妙深微雖具載古方書然非其父祖所嘗經歷與方書合宜相傳以教之亦焉有豁然通悟而周知哉此古之重夫世習有以也蘇州從宋以來醫家十三科整骨科則惟徐氏為餘多不存矣徐氏如伯修之家從宋至於皇朝其家三四百年矣論其世不知幾三世矣其為是科在伯修能且精無疑矣大醫院之徵用乎伯修蓋亦如古之重夫世習焉伯修之被徵用以其世習能且精膺貴顯無疑矣伯修之行也學中士君子送以詩文又索長樂王某以為之記

戴校檢扶蒲序

蘇州漢唐江南一大郡今居京畿之內為府之重如漢之三輔不止為一郡也人民之影祖賦之殷政事之繁官於其府率難其任焉洪武三十年間凡在府僚屬或一年半年三月而已抵三年扶蒲書績最幾人哉有其人大夫士寧不詠歌以歆艷之耶南昌戴公用武為蘇州府簡鞅今扶蒲矣覲闕下大夫士詠歌以歆艷之好事者又為圖以表夫一府上下攀望依：不忍其去期其復至之情焉已而戴公復為蘇州府照磨時安陸姚公知蘇州府實劄薦之焉昌叅韓子所謂竆主之相得而可樂者也詩曰維柞之枝其葉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佽同姚公為知府戴公為照磨能殿是邦矣二公之為

人君子也其樂也萬福之所同者也州民王某

送常熟知縣椰公序

子游宰武城武城之人皆以絃歌為事也王元之知常洲言當政務之倥偬賦斂之繁重轉輸之艱急斯時也可以絃歌為事耶子游之時春秋之時也乃以絃歌為事焉其必有得乎為邑之要道矣子游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當政務之倥偬賦斂之繁重轉輸之艱急若不可以絃歌為事也絃歌愛人之心可弗行乎其中哉絃歌愛人之心苟行乎其中人之雖當賦斂之繁重轉輸之艱急人皆知上之愛己亦皆知愛其上矣所謂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自命猶不惜況乎家計之足惜有何怨咨而不欣然以從公家之計耶傳曰善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上既愛其下〻既獲其愛一旦倉卒遇有干戈之事下之知上不得已使之寧不啻發爭先圖報其上以懷敵愾之心耶又況轉輸何怨恣不欣然以從耶子游在春秋干戈多事之時也子游宰武城以絃歌為事焉是其有得乎為邑之要道矣王元之〻言蓋有所激而然也蘇州之常熟子游之鄉邑也宰波椰公為其邑之大夫人亟稱其績之多善也邇年以來轉輸之艱急椰公惜之有道其蹟之尤善視他處人無怨咨焉是柳公能以絃歌愛人之心行乎其中矣轉輸艱急之時而人無怨咨安靜平和之時罔乎人急稱其蹟之多善也今其秩滿而將覲於朝也故書其蹟之尤善以送之以慶吾子游之鄉邑得愛人之賢大夫也

送常熟縣丞林公序

蘇州一府之屬縣常熟為大縣其所出之租賦宋時七八萬猶稱其縣為大也近代三十餘萬而已耳于今五十餘萬焉其租賦之愈重縣之為縣愈大矣縣之為縣愈大縣之務愈劇矣縣愈大務愈劇為官於是不易為矣不易為而有能聞焉而獲書滿焉其官之材不易得矣杭州仁和林公為是縣之丞獲書滿而詣闕庭可無所言以賀其書滿以表其材之不易得耶夫是縣之租賦既重縣之務既劇常時為官固不易為矣況時屬戎馬之未暇寧飛芻輓粟之饋方興徵發更調之役方殷視常時為官益不易為矣豈可不謂之不易得耶林公早歲隸肄業於杭州之府學貢試中後銓除為是縣之丞此筮仕之初也筮仕之初有能聞焉他日進〻而必躋乎膴仕展驥足於高朗之途扳古循良之逸駕其精練有能聞又豈止於今日而已耶充其材而遠振之又在吾林公之自期待也

第二

巡檢孟復初秩滿詩序

自昔之登仕版而顯揚於[illegible]豈能[illegible]躐而遽至於高遠哉必有其漸矣然觀其登仕之時其設施舉措之如何規模有殊於常輩其奮迅騰達於他時人可以預期之矣北平孟復初始以材能獲薦於朝廷授仕為巡檢其所官之鎮在蘇州府吳江之震澤震澤之為鎮三江五湖之津會連苕霅而滙杭秀水墟山墅之周羅四委星屯而棊布風聲氣習之不能純一龐茸而紛雜官於是鎮者固不易為其任矣復初在任而考之間六年之內其鎮之遠邨近戶抱鼓之不聞駴鳴鷄犬之無有竄驚豪商小賈小陸晝夜之往來一無有阻虞之患復初之設施舉措有殊於常輩矣自見於人人矣其規模氣象人皆豫期之必繇於華要其漸將從茲而升矣易曰鴻漸於木復初漸升之高兆震澤兩考之政績深可以卜之矣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吉他日之奮迅騰達升之之高羽儀於天朝其吉從是又可以卜矣聞復初為人之英偉處事之詳練而又凝重老成士大夫皆稱之今將入覲於京師士大夫尊其行相率為詩以美之長樂王某為文序之

送劉孟功序

蘇州吳縣唐向頭橋劉孟功詩書林中佳士也中朝俾從有如孟功行能具列特薦之既薦之今特取之孟功乎時歛翰不混混以求夫祿仕一間特取之今下欣然以起欲效其所得於詩書者其必有以特用之之矣夫木之生於山間皆可為世用也然而生之之美性之堅剛質之端直文理之蘊於中又有可愛者焉是其美不聞其木大小如何遇匠石顧之其必取之矣取之其必有以用之矣其用之必將在高堂大廈與他美者為伍其肯置諸尋常室廬與彼廣廣作等夷相支柱而為識者憐之耶孟功既為詩書林中佳士知而薦之又俾從之賢者也鄉鄉州云賢者舉人必以類孟功賢者之類矣今其起而進至於闕下整焉從夔龍而班雅焉隨鸞鵠而翔是又知其用必在乎高大之中必不在乎尋常矣玉韞而顯其光金礪而發其銳人是又知其賢見諸子用果不混混以求試歛翰於平時矣

送楊德新詩序

揚德新官沔陽其官古者水虞之官也德新官沔陽三年朝闕下考績中所考復官沔陽同請歸省得吉歸蘇州長洲故里省其母親戚鄉舊皆榮之將往沔陽士大夫皆為詩送之長樂王某為序焉稽古聖王時司山澤其屬皆聖賢之徒朱虎熊羆為益之佐其材後世秉鈞重臣可望耶傳紀載古水虞歎虞為國人助宣氣助生阜蕃功用蕃庶物魯里革所論其官

可常人居我德新官沔陽其績中所考善居其官矣其材已見其賴矣禹貢雲土夢作乂雲與夢沔陽實近馬王孫圉所謂楚地之寶楚地自昔多名人意今有其人予安得而見耶雲夢為名澤予筋力憊矣引領而望安得而游耶德新往官予欲別毋而行士大夫送以詩致其為國為親依依而在之情何厚也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德新之往而西也士大夫慰以懷之固多好音矣其音之好予安得不從其懷序以先之耶

送吳彥昭序

吳郡吳彥昭以材得幸郡守倅任税使其友賀且求文以贈余為之言曰關市無征澤梁無禁大哉聖王其不以天地之利為己利何至仁也時移俗降後之哲王置為征置為禁亦非有利其入也量其物而準其税將以抑本之徒隴斷之輩故官之以官臨之以吏其為事也亦重矣職是事者其可不思以自勉行之以恕守之以清處之以勤應之以敏使負販訢然爭往來公家之入有羸而不折然後乃可為材也材能一張以之而仕譬猶江流而起於濫觴其進而為大何憂不至哉彥照既云材能亦能勉其職者起於此而大於彼非獨親里之榮亦三君子之所深望也

送李從事序

梁溪在浙右諸州中號為善地惠山巖秀於其傍且區施瀏於其側當雍熙無事時桑麻數百里為官於是者人謂斯何今也四郊多壘桴鼓不息為官於是者人亦謂斯何　從事於此州蓋有甚難者夫從事一州之喉衿文書之高下刑政之巨細皆由之而行索不為易也況又當多事之秋其難豈不為甚乎雖然亦繫乎其人其人賢雖當多事之秋猶律蹄馳峻坂蹀蹀如走坦道中不賢雖在無事之時猶駑馬行坦道局促如在峻坂上固有不繫乎時者惟繫其人也若　亦賢者在簡正所上官愛其勤同寅敬其徽其從事是州吾將見其不難也於其行其友某合允所往來供張西門外且來徵予文予喜梁溪之得賢從事從事之賢足以恤其人復喜某等之能厚於故人敎以榮之作送李從事序

送曹希賢序

澄江曹希賢出仕吳縣慎將行其友厶李諸同好祖於道且來索贈語余曰二三子贈希賢規之予頌之予皆曰君子愛人以義規之可也今遂與之言曰希賢為幕官其知幙官之道乎幕官之道非在孔郡吏考簿書而已也其道在將順其善藏補其闕師友之任也上官思所以富民思任以富之思所以厚俗思佐以厚之餘若貢藝有不均斷理有不平耕者或不

耕究者或不仲則思佐以使之均使之平耕者耕而究者仲然後為賢嫫官也若乃豪豪於所核之閑喋喋於應對之際抑末也君子亦何取乎爾希賢老成人愿而勤幹而清其為嫫官必有異乎衆抑其所知與予言亦有合然試以是告之二三子二三以為何如耶皆曰吾志也遂錄以為贈至正十六年八月日長樂王某序

送沈仲剛陞永軍萬戶府掾序

凡君子當少年英銳之時雖其才識已自異於常人
天下觀夫名山大川之磅礴鬱崒流淡淪潤與夫賢公卿良大夫之高風碩德奇謀異議以發舒其志氣以蕩滌其情思以磨礲其事業無俟其所蓄者益深其所學者益精其不出於仕也則已其出於仕也譬猶積水於萬仞之波一決而發之滔滔汨汨千里瞬息其進孰可得而量哉故以蘇欒城之文行卓絕方其既冠自蜀如京於山則觀夫黃河于人則汲汲於韓歐諸公之門而見之夫豈苟然哉誠知其所以成就於已者不輕故也今沈君仲剛以壯年為吏于宥府已越數載矣其目濡耳染賢公卿良大夫之所為亦以熟矣然而拘縶於所職其能周游天下觀夫所謂名山大川之磅礴鬱崒瀹淡淪潤者必不能也今焉一旦出為求軍萬戶府掾而獲觀乎巨海之浸抑不可不謂之榮也且夫海之滯洋無有涯畔奇珍異物所產不一玄洲靈嶠嶄然隱見於波濤烱霧之閒者又不可以髮數以之比黃河泰華豈止什伯相倍則海之絕縱詭觀足以發舒吾仲剛之志氣蕩滌吾仲剛之情思磨礲吾仲剛之事業豈淺淺哉他日仲剛所蓄所學益深益精又豈吾儕之所能及哉如此而仲述之進于華要其捷也必矣仲剛將行其僚黨之士相率以餞之又索長樂王某為文以贈之於是乎言

送陳士明序

宥府昉自五季世還今相承與省闈並寓縣兵與落岳又皆設行院焉院所屬若斷事若鎮撫班爵雖不同抑彊捍衛善良俾廛市帖帖無椎釜鬲壞釀器之暴者鎮撫職司所繫尤不少故官其嫫為諸曹管轄廉者才者率多有聲也陳士明氏才而廉者在檢正為佐史數年考一省文字何止千日財粟出入之數五刑重輕之制過目不遺毫毛持身又業業不可謁以私由是聲藉藉上下皆尚其為人今宜鎮府嫫推其所行其聲必將益大乎聲益大聲必益顯擢儀曹所謂若健者陞梯足進而身愈高抑之者亦愈衆矣士明勉之庶幾如古人所喻也士明行餞諸道者握筆代辭者長樂王某也時歲在敦牂柔兆月

為社日則秋分前二日也

送沈本初序

士君子有倜儻之才卓絕之學雖年少暫居微職而規模措注挺然自異於常輩譬諸鶴雖襁褓六翮未生而步舒視遠戛然唳天已非塵世閒物矣宜乎事上而見愛處衆而毋服良有以也若而人者古今周多為予所知者則吾沈本初本初予始為會時同其貌耳其言玉立表表奕朗不凡余固心異之矣然未知其才學如何也厥後偶與商確前史英論泉湧斯斯不可奪復出所作詩文以示余雄然若秋濤方盛卷地而奔雷悠然若晴雲浮空隨風而卷舒快然若而單角逐互擊而交馳靡然若夭姬初飾含嬌而逞姿如是者閱之令人不覺頫首也遂定交日相往還本初嘗謂予曰大丈夫生世不以決科登上第必當假吏途以進豈可鬱鬱几研間沒齒抱恨乎如史稱韋賢黃伯皆以讀書為吏至公輔古人猶爾況余哉然為吏非樞庭即省府州司縣徒勞人耳吾何為也予聞而尤壯其志已而上公開府元僚之賢者聞本初年少多能特推擇使佐辦文牘於樞密副使王公幕下本初褰裳受命不以為卑當百務叢委本初容止安舒刃嬰而節解咸中理無珠髮擁滯同列歛衽事有可疑須上白衆或屏立不敢出片辭本初數陳指析不矯激不阿順一一以理開上意居上若霽威入其說至相語曰斯吏豈蠹弱紀綱乃過强艾真可喜也每有書疏酬問即呼本初視藁本初對案援筆頃刻成章辭意周悉皆得其心腹所欲言由是大官元僚咸注目矣不周歲會公府闕典書議取儒吏而通者僉曰無踰沈本初即日召充其選府上下翕然以得人賀嗟夫本初甫官所居又顯顯不過一吏役而規模注措已自卓越可嘉苟非才學絕人則亦孰能如此哉然予聞古人云務出人之名則當勵出人之器戢橫行之陣則當根橫行之畧本初既以才學見愛於上一旦騄驥清貴茅及親友必當力加砥淬以稱任使出則勤恪乎簿書入則游泳乎典策言之或失乎矜誇者當發之事之或失乎剛下若思改之學其所未學行其所未行擴磨圭角消融查滓汲汲乎以求至於老成款厚之域則他日視模注措視今日愈勝矣能若是賢公卿材大夫必將復加顯擢豈但用吾子為一典書而已乎本初宜勉之毋以余言塞淺而玩瀆之也

歸某復正科序

南宋時相州歸氏從杭州徙蘇州始以醫為業當時非名望大家不敢張醫肆售諸劑蓋以斯人慎之也相州歸氏忠獻王後也故得張醫肆其諸醫久聞蘇

州矣至復陽先生以善理傷寒尤通儒家諸書在當時士林中之表表者也其子蒙庵既傳其家學又廣求以學夫河間東垣丹溪三家不幸目病四五十年胸中雖瞭瞭動履之艱難無可以行於時矣其子厶克承其所學洪武十八年朝命每州置醫學設醫官名曰正科蘇州醫學厶為正科未幾皆已之洪武三十一年上意以生人疾疢為矜命皆復之厶復為正科矣厶詣廷陛領正科之印大夫士餞而喜之以詩美之厶以文帝之大醫之事生人之要事也皇上之復諸州醫官欲以四海之人皆躋乎壽域之中無有罹疾疢以享其康寧書所謂斂時五福錫厥庶民此見其一者也大矣仁乎厶年七十有餘矣得豫壽域中一人數康寧以春九十餘歲之母深幸矣又安得不從大夫士所喜美以為厶序之耶

贈韓序

余為童子時識復翁先生與蒙庵為童子友往來取古今詩大相講捕蒙庵年方二十許而目病疼楚盡日几坐布帳中家事一不經心客至問候外默默無他笑談況相講頌詩文耶如此十餘年人事日生陳後雖兩目疼楚稍識除目中神水渾濁視物晉晉已作曚瞍退人矣復翁先生棄世諸子如某年又拜余與蒙庵為舊友深憂之數年來蒙庵日衰老某日加長敢復翁先生所藏方書晝夜習之臨病再三審視必究其如何病雖有難愈必思求其愈為人溫和而又能謹飭余為蒙庵深喜之近年本府醫學缺正科攝其事勤勤朝夕理所攝於所習心益思至為人上下稱喜之不惟其流望其為正科矣余亦望其為之矣厶屢欲辭所攝余同深喜屢勉其為之厶為之於所職日益效其勤於所習日益思其至則蒙庵雖作曚瞍退人有子如斯余慶韓氏祖孫之相繼能久遠其家聲又為蒙庵深喜矣余既勉之同書以為贈焉

敘字

古人以字名家不易能也師宜官大字方丈一字小字方寸千言此後漢人以大小字名家不易能者也韋仲將自言以張芝筆左伯紙己之墨己之手大字逞徑丈之勢小字寸許千言也此魏人以大小字名家不易能者也情乎其字不可得而見其法則猶有可得而知者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謂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懶散而無精神逼傍直字字相照應又宜飄逸氣清雅不俗一字之美皆偏傍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一美始為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開闊字內間架宜明整開闊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以張董所謂觀之後人倣其法師

章所不易能可不能耶顏吾嗜古人何如耳李陽冰見絳州碧落碑寢碑下數日不忍去歐陽詢見索靖古碑駐馬觀之去數步還下馬觀之倦則布氈坐觀之宿碑傍三日乃去歐陽李以字名家其嗜古人誠何如也沈學菴嗜古人字以工大字名吳中藏摶褰子張即之雪菴李衆大小字其子貴成嗜之如飢思嗜夫食未嘗一餉而有志也貴成究張董所謂從其法工之又未嘗一日而有斁也學菴家無數籒之種無半訟之入其父子衆心所操魯無所羨慕而少有移也古人謂字心畫也柳誠懸言心正則筆正雖曰寓諫實字家之名言學菴父子衆心要不愧夫誠懸之言者矣伍奴筆治：白喜取媚縱其字或工可愧也蘇文忠公論字必論其人之平生可謂善論字者矣學菴父子衆心所操論其平生余安得不敘其所嗜所工為字家警勸耶噫以字名家不易能也內而宜理乎己之心外而宜盡乎古之法心以致其筆之正法以致其筆之妙其見於揮灑大為小為烏乎不為人重耶

輯虎丘山志敘

普真師始至虎丘歸棠菴先生同余上山訪真師道及茲山故事師以志請余從丁未歲以來視載籍若腊暮能寘於口耶朧烘人事中身愧之歲能記其姓耶茲山之志余敢為哉越三年思為之檢尋於書故家之書俱佚矣詢問於人宿學之人俱沒矣將何以酬師之請哉理舊篋得吾魯大史雲嶠類要亦已斷爛矣檢之尋其一二知茲山之大較矣間從諸田叟詢問焉古人所謂謀於野則獲既獲矣胡可以其野不之載也疑以傳疑著以傳著春秋數也余見聞之偪窄文詞之鄙塞疑不能傳疑著不能傳著為茲小之志慚愧林潤矣悼物之君子修飾焉潤色焉茲山賁若矣

新刊李東垣內外傷辨序

古人之善治病在乎能識其證之相似而知其病之實非似焉內外傷諸證相似矣外傷其病則從外而來內傷其病則從內而起苟不能識其證知其病矣可為善治乎李東垣先生憫時之人病內傷之證乃以外傷之法治之致危殆可數計也於是撰內外傷辨一書內外傷見於素問深矣古今知其說東垣知之其外傷一本乎素問以申乎仲景之所詳載者為傷寒會要其內傷一本乎素問以申乎仲景之所畧載者為脾胃論於此又合內外傷指其證之相似辨其病之非似閑夫人之所感免其致乎危殆先生之心何仁也時之人為東垣專長於內傷究觀傷寒會要脾胃論內外傷辨東垣內外傷之治俱長矣為東

垣專長於內傷蓋惟在內傷熱中之一劑東垣之全體庸止於茲耶內傷之熱中似外傷大陽之表證可以大陽之法治之乎內傷之寒中似外傷厥陰之裏證可以厥陰之法治之乎時之人情焉未觀其辨致危殆又可數計也南昌戴公心惻之因刊東垣之辨惑而行之戴公之心亦仁矣戴公為蘇州府照磨其居官之能詢求民瘼從可以見其能矣戴公慕古人之善治病好取其書而刊之嘗為蘇州府捐校刊東垣藥性珍珠囊今而刊此使人於內外傷瞭然各隨所證病施所治焉其所好可知東垣之俱長者矣不有作之誰能啓之不有行之誰能廣之東垣啓之戴公廣之戴公之心東垣之心也戴公名文宗字武用為捐校為照磨所為之美固不待於此備言之觀此可以備知其美矣

新效方序

千金言仲景良方被晉諸師秘而不傳者多矣仲景正理論其所載固多良方矣何為而有秘而不傳者乎千金去晉不遠殆必有見而言耶仲景金匱要畧其方多闕佚秘而不傳蓋或有之矣濮陽先生其生時多藏近代名師諸方用之愈人疾往往疾皆愈先生之子蒙菴刻之以貽諸人名之曰新效方夫古人禁方如公乘慶所藏倉公時人已艱得見之矣秘而不傳矣獨晉諸師然其所以不傳者蓋重之不敢褻惟恐人之易得遇疾輒輕用而或有誤也蒙菴之貽諸人蓋亦重之不敢靳惟恐人之不易得遇疾無可用而亦誤也刻之之意蒙菴一則以彰近代名師之所制有今于古人一則慮其方久而堙晦將致夫闕佚惜可惜也夫方之為效何為有舊新也世道之降畀氣運之遷移人情之有安有危病之變化之不齊方焉得不惟古人之精微以隨今人之所宜也善用其方者試以是思之蒙菴之所貽其効之新益滋矣

鄢伯承字序

安陽歸氏有號蒙菴者名其子曰有孫而字之曰伯承蓋取易之蠱卦爻象之辭而命之夫卦之為蠱其卦變自泰而來乾剛退於上既無有為坤柔進於下又無能為其其卦德巽而止巽則不能止則不為不能不為人事若茲蠱之象也蒙菴目肯於人事無有為久矣今而名其子而字之如斯其有望乎其子之為矣蠱之初六幹父之蠱幹者有智有力成立其事之謂也初六以陰之柔弱居下何幹之謂然當乾考上退之初家方在於蠱出而整治焉順而以率乎理卑而以下于人伏其智而不矜隱其力而不躁其事之成立將見其然焉所以謂有子考雖退而無所設施可以無咎始雖蠱而正值艱危終獲乎吉矣故其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言初六柔弱其材似無所
爲而其意之承乎其父已可嘉矣伯承觀是象之辭
思承乎其父其承爲如何耶蠱之六五幹父之蠱用
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伯承觀是象之辭思承
乎其父承之以德焉乃可以爲善承矣抑余聞之儒
先之言矣蠱之象非美也君子用之則美焉蠱之大
象之辭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如風之振動作興
人之善新民之事也育德如山之涵育培養已之善
明德之事也伯承觀是象之辭勉焉育其德以德承
乎其父焉則人謂韓氏眞有子矣

送韓公達序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當
周之盛時盈天地之間物生於上下無有不獲安其
所以見人君德政之豈弟作其人者亦皆有以獲安
其所矣詩曰鳳凰於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言當周之盛時鳳凰盡
爲飛翽翽來集於所止士之有吉德聚會於其朝藹
藹然之多以爲人君所任使亦皆有以順受於人君
矣蘇州府醫學正科韓公達吏部牒下特徵以用之
公達將陞拜上命仰惟吾皇上聖德之仁厚即周
盛時文王之豈弟公達之生也在乎今聖德作人之
中其必有以獲安乎其所矣公達之資稟確實處心
端直是亦可爲今之吉士其性也遭逢朝廷政治之
淸明群賢之會聚在今多吉士之中蒙寵任而獲任
使其必有以順受乎公達之李兄茂齋公爲大醫院
使公達之往也與其李兄同盡其心力以答吾皇上
所任使之意所謂安其所而順受者則韓氏昆季丁
門之恩遇不惟烜赫於今盛時必將光耀以傳播於
來世矣

書贈李公年先生

李公年先生少長吳城中去居嘐邑村墅間已多年
今年七十矣宗無一兒息族無一親戚里中又無一
金之直人皆爲公年憂公年曾不以爲憂方且屛魚
肉攻淸苦惟以古人至已未至爲憂余於是嘆公年
年雖衰所採有未乘身雖窮所見有不窮視子孫雁
行列貲財山積晝夜計算無暇逸戚戚然以所欲猶
未足爲人何如耶孟子云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口
味在人之性人所欲其出於天天所定則有不可必
者矣公年之屛魚肉攻淸苦有斷斷深山道人然者蓋
知其出於天者已有定故能安乎其所欲之限分旣
老矣甘旨之宜從山澤之所養不敢以求其冝焉詩
所謂乾餱以愆公年何愆焉易所謂觀我朶頤公年
何丞焉魯論有言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公年橐中無
一金之直人爲公年憂公年不爲憂公年其能戒之

矣人為公年憂固人之所憂公年不為憂吾為公年亦何憂故吾樂舉其屠魚肉其不憂書之贈之夫人少者聞之孟子命焉之誨可不知其所定以安其所欲限分如吾公年也詩曰既飽以德飽於其德薄於其味公年所以不憂其壽之將耶

紀陳浦女兄貞友事

洪朱樂州公十三科李氏以產科名吳中繼之則陳氏也陳氏建炎仕工部有婿李氏繼是科七世矣洪武間陳淳祖母朱用是科召入禁中以老祖命中使護其喪歸其家葬焉嵗甚渥也後有漢李廣利弟事概指皆人家淳家籍焉無罪釋還鄉已而淳李父銓與諸科在官家俱籍淳幸得佚焉淳兩遭家難七歲喪其父鑑十四歲喪其母朗女兄妙德寡居中鞠之劇艱瘁也德督淳勤書冊督其繼是科常恐淳弗樹立陳氏父祖有恩焉淳常念曰吾兒時無知又無依非吾女兄吾家宗祀殄矣德自字適路達〻死時德年二十一子均抱哺長之至娶官序事躺死焉路氏親屬設籍又表廢德並訶無嬴盼執紩是務攻苦食澹蔬穀是嗜其匱甓不自恤唯恤路氏之無繼陳氏之有墜德向奉其姑婉順無有違得婦道焉迨撫其婦慈愛無有遺得姑道焉春秋薦祭路氏祖禰害獨廳時無有闕焉德年將五十矣身在路氏心何在生世予聞前朝王大本曰身已死志不死忠臣之烈也身未死志先死節婦之貞也德之婦貞也世之在節多矣慮身不死防求餘私積厭已心無親義不養其夫之父母子之婦矜智能逐貲財還各舍持門户歸然自謂無吾悔是可為貞耶賤刻其兄弟很視而不顧是可為友耶德之節全節也其貞其友淳知之後莫知也是可無紀耶

陸母謀事實

生人之初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人倫之本奚膚有薄哉婦而從夫亘信無辱其夫焉人倫厚矣其事實可以儆時俗古之紀籍弗遺焉共姜載於詩共姬載於春秋豈止儆一代時俗耶後世泛然不再適即以節自稱紀之者不究其所遭所處之如何遽以節稱之時俗所譽奚書矣蘇州長洲陸母謀親戚知之陟比知之其事實可弗紀以遺之耶謀年十七為同邑陸禹錫婦生二子思聰方在亂思明方在晬女在腹循未乳禹錫卒謀年二十五謀弗厭艱苦譬與禹錫同壚穴長育其子女能教以成之子已俱娶女已嫁皆不為人所卑下思聰在鄉守先業思明官定海今建文辛巳謀年五十有四矣禹錫忘時時之俗詩春秋時俗何如耶謀不惟已不辱其夫家成其子亦不辱其夫家矣視以寡居祝孤綏之請其人於夫悪

得無辱耶以寡居怜其子縱之至不守其先業其人
於夫惡得無辱耶誒在巳在子於夫俱無有辱焉其
事實可勿紀以遺之耶

記湯氏母顧靜事

凡人有可紀人猶思記之况乎其父母有可記為其
子思弗思以求記耶記之乃周禮黨正閭胥遺意也
敢軼乎史家哉湯氏有母姓顧名靜靜之先人蘇之
吳邑人無子男以靜招同邑湯彥臯為子壻張士誠
弗率皇朝比兵克時兵入彥臯家索財物以刃迫彥
臯靜前翼蔽彥臯刃傷背翼蔽益前語兵出財物釋
彥臯乃出巳奩所藏予兵彥臯因得釋彥臯後感疾
祖家無田産歲入無商販贏積靜奉其姑一如彥臯
時事姑每々惟求順姑之情悅姑之心有無不敢許於
姑恐姑知其艱匱憂戚也彥臯殂時三子男煜年十
歲女淵六歲男煒繞周歲靜撫之惟恐三子失所依
羡他人子衣食不惜勤苦營家務令三子衣食不羡
他人子三子稍長一一教導使知為人理產業捨其
所不足為婚之嫁之不失其時如舊家婚嫁禮不隨
俗侈靡亦不吝嗇致俗訾議也靜自彥臯殂年三十
二今已七十矣中更煜役陝西十年撫孫不失如煜
在家時既老矣周旋親戚上下愈以厚重自感噫靜
之翼蔽其夫受傷時惟知夫婦義當前奚暇計死生
悅有不幸豈不與夫同耶君子推之可知其為婦能
以義自殉有貞有烈矣靜之奉其姑順其姑悅其姑
有無不敢許於姑亦庶幾養姑之心情豈惟養口腹
耶君子推之可知其為婦能終其夫之所養不虧其
夫生存之念矣靜之撫其子長之教之使立鄉閭間
近善人長者君子推之可知其為母得之為母之道
其子不苟容以娛其子有慈有嚴矣靜之數事是可
不記為鄉黨州閭居庭內誦說以勸耶孝友睦婣任
恤黨正閭胥所記皆男子女婦無預焉然詩經民間
女婦賢行詩以記有矣春秋內外傳亦有之苟不因
民間所自記亦安從而遠記耶煒弟兄求為記忍辭
而弗為之記焉耶

黄存鑑風木思親

黄存鑑痛其親之已没定省起居之間旨甘滫瀡之
奉雖欲竭力以追為之將何以追為哉心常懷哽咽
雖欲默々以無言將何以無言哉同覽古人樹欲停
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之語深有感切於哀情
如已畢欲默々以無言也故約取其語為風木思親
書之以自傷悼焉每一覽而自傷悼將何以伸其所
欲養哉謁士大夫求伸其所欲養庶幾追為以及也
夫人之養其親有養其親口體有養其親心志養其
親口體有時而有盡養其親心志無時而無盡矣存

鑑其親已沒已不在矣其親之心志欲其子之善如生時者則在也存鑑能記其親生時欲己之善之心志以善力振勵終身沸少已則所謂養其親心志無時而盡者豈不可以伸其所養追爲以及也思子哉思子哉詩之所以永言也奚默默無言耶

修史論

魯國之史見修於孔子而經世之大法方備後世諸國之史見修於朱子而諸國之是非方明孔子也朱子也何人也千百載而一見者也近世之士乃欲取前世之史以繼孔子朱子之事其人亦千百載而一見者乎苟或不然則欲繼孔子朱子之事者譬猶三尺之弱子而欲任烏獲之所舉幾何而不爲人所譏誚也何則已之權度未至於孔子朱子之精切其能量度事物如孔子朱子一一皆當而輕重之差乎夫取孔子朱子之所爲質之於斯人斯人能一一盡解其義而無毫髮之窒礙乎不能盡解其義而效其所爲吾惑矣孔子朱子之所爲辭嚴而義謹傳之者其說猶或至於傷教害倫曾爲不及乎孔子者其所作褒貶是非果能皆合乎理使後生小子讀之而無傷教害倫之說乎朱子之所爲精緻詳悉無間可指近代名卿如姚文公者猶曰有誤曾爲不及乎朱子者其所作反曰吾無一誤乎謂無一誤者吾不敢信也謂使後世小子讀之而無傷教害倫之說者吾又豈敢信哉或曰子之所言則然矣子之所謂孔子朱子之事人卒不可以繼耶非也學至乎孔子朱子然後斯可矣未至乎孔子朱子而欲率爾以繼孔子朱子之事亦猶粗通刑律之吏而欲雜然聚衆獄以定其罪其不至於誤者幾希矣

題胡仲中作韓氏墓誌後

韓子誌諸人與大史公諸傳馳逐上下讀其文使人思識其人也蘇老泉時能文位尊業星概也揭節推誌其父其文從老泉之知老泉哉安陽韓奕誌硏考復陽翁不之尊崇崇其文之長山秦諸胡仲中奕知仲中矣異質庚窮游有異眼知之市塵見知耶人稱仲中最毀譽其誌復陽翁拭玉開光潔後生讀之恨不一識復陽翁其文似追古人逸駕相馳逐有何暇矜覈策挽獵騁名路爭上下耶

朝爽樓解題

居高明之處挹遠山清晨之佳氣自非其胸次有超然居群之遐趣亦奚肯顧此幽濬者注其心意也凡人當方剛之盛歲紛華之念熾耳惟悅乎哇靡目惟喜乎繁麗視王徽之注編時所言字不矣其迂昧而唉棄哉鍾彥材氏乃取之以名其居與徽之若有所深契則其胸次超然而出群豈凡人輩可得而齊議

柳彥村領偏裨之寄在策勳之地何敢取微之々言志將下同乎丘園之士是不知諸葛忠武侯渭水之濱與敵人營壘之對峙其戎務豈不倥偬而虞文靖稱之羽扇綸巾悠然與淵明籬下無異錯昔晉人於軍旅之治有曰好以整好以暇夫以整以暇則雖在軍旅之中而神閑志々隨機變之紛來應之常若從容而無事今彥村之取乎獻之々言其心意之所注忠武侯之悠然晉人之整暇似亦可以馴而致更求乎孟子平旦未與物接之際是氣之在吾胸次初無塵欲之吾滓養之以直生之以義世間之物何吾能累喝於西山朝之之爽與吾此際之相會几人筆所悅所喜又豈可得齊議而比類耶

晦微齋題辭

燁然而光輝者原乎晦隱然而盛大者根乎微此孟子所以有後氣存之說衛武公有不愧屋漏之詩文王常不顯亦臨成王戒冒貢非幾欽君子欲其德業之光輝盛大必致謹於微晦之時田澤民以晦微扁其齋居其善自保持是將在窈默黎闇之中入緣毫思毋欺斯果能自慎於茲樓而充之赫兮喧兮吾為澤民可期

題郭子昭書後

郭炯子昭婺州人從仁山金先生學為三臺御史謝歸奉母炙炎下邉其子師碧山湯先生嘗遺碧山書論教子讀經讀史至讀四書言必須精究精則通乎其微究則造乎其極以之讀經則可見經之理義以之讀史則可見史之是非其有得於仁山豈可以尋常語視耶柳閒之非存心無以為精非積力無以為究粗跡而慢易能為精究耶人未知子照味斯言如掌大烹中一臠餘可盡知矣碧山故宋周禮發解前朝屢為試院官歐陽承旨諸名公皆有書遺之以敬焉

題樵蘇子傳

上古之人茹毛飲血未知燀爀之用樵蘇之事其食惟生而已食之以生斯胃宮之開腸府之內菑夫斯燀之生能無疾疾之傷耶庖犧氏出始為熟食燀爀之用樵蘇之事為天下斯人之養開萬世無窮之利矣後之人實可視燀爀之用樵蘇之事以為粗鄙而有志古先聖人所以養斯人利萬物之仁意耶好古之人乃不忘焉不以世俗所視為粗鄙思之以自勵此姑胥吳縣光福徐彥威氏所以自號為樵蘇子者其所視實有異乎常人之視矣彥威之所以自號為樵蘇子居大山林親為其事不以為勞而以為樂蓋能不忘古先聖人之所以為養所以為勵思之以自勵欲修其利以俟夫斯人之養進而上之燀爀之用

熊蘇之事大烹以養乎聖賢聖賢得其養而為朝廷輔佐之益矣郊祀之間燀爆之用熊蘇之事烹以享上帝上帝受其享而為國家永錫其祐矣其在下也俾人人不間乎一方不越乎一家無折彯以爨之害無炊如桂之貴之苦人人富適乎昇平朝夕之所養有何燀爆艱難愁咨之聲矣彥成之所以為號人又奚可視以為粗鄙而不求其自勵深意所在耶

米元暉山水畫卷

東坡謂論畫以形似非知畫者矣然閑冲遠有得夫天趣之自然豈拘拘於形似者能至也米襄陽言吳生有俗氣吳生唐人之名筆其天趣之自然蓋不免在於形似精微之中耳世傳諸葛武侯能善畫雖不見其畫意其胸度之洒然其天趣之自然抑豈古今圖工之所能擬也米南宮之山水如此卷得夫天趣之自然如古尊彝雖不入俚兒之目其意韻高簡有非局院家金玉杯盂同玩也

嘗觀龔先生所修張靖基經其變化闔合措語簡潔有以見先生之所蘊特借此細微以發其抱與耳至觀所作宋江筆贊東坡所謂偈勇敢先生能偈之矣寓兵術於一技引鹿獲於思義世奚可以文士視先生哉先生題湯師言棹歌集時宋鼎北遷 多感矣

順時變以藏身望時康以樂人先生之心見於所題其身之藏有易卦像德不可榮之遺意彼貪冒苟活玩愒時日恬無顧恤相去豈真逕庭耶先生號翠巖元大德十年年八十五矣又號為存順老人師言號碧山元延祐科舉行屢為試院官歐陽玄公推重之其棹歌集今藏在其孫宪處歌辭韻度閒逸孤雲野鶴之喻不减白石云建文辛巳

湯白菴先代賜笏記後

惟宋時秪今時非止一時矣中更變故抑多矣世祿大家盈床堆笏其存有幾耶湯氏先代宋時賜笏今時存焉是非其人之有賢德行神護持之其家之有賢子孫善保傳之能獲其存耶王景累有言使我觀物思人凡人之賢在他人觀其物猶思其人焉况乎為其子孫哉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湯氏之子孫如白菴翁於先代之賜笏所以致乎孝思其永豈止一日而已耶既善保傳之又求諸名公記贊之其所以孝思豈可不以為則耶

袁廷玉贈言跋

前古之奇士有布世之術而能以德而行之蜀之君平氏孝弟忠信諭夫人是能以德而行其術者也君平氏遠矣于今則吾袁廷玉氏焉廷玉以善相名東淛鄉大夫紀神驗於著述甚多焉是其術之有布世

者也廷玉之善相於拘之中上則言夫仁下則言夫義言夫弟言夫忠言夫信論夫人又多焉是吾廷玉亦以德而行其術者也廷玉以德而行其術決荀卿子見之必不非之將譽之矣何以知之卿大夫之贈廷玉有文焉有詩焉其推敬吾廷玉豈無荀卿子之人哉大夫之推敬吾廷玉廷玉之為奇士其奇之行固高在乎布世亦賢在乎布世也

吳單廬題碧山復田卷跋

先王於斯人養之教之治之三者無一不用焉其於士也養之固有異於後代矣後代學校之有田所以養之以致其教之々道也粟米之弗繼虀鹽之是給將何以養之望其致教道之隆耶越宋治時郡邑學校皆有田士於斯時得其養而遂其教三代以下有國者　可以超越其嘉則耶後遭變更田被豪强侵據多或失之為興學校者能體時君教養之深意思其教而復其失不蓄縮於豪强惟以教養為己任圖俾於久遠也有幾人哉茲草廬胡先生以為艱得其歎美碧山湯先生題其復田詩卷中也碧山之復草廬之題是豈慮細事于一時者皆欲為教養俾久遠之勸也

壽藏記跋

物々有常數人壽一百二十歲人數之常也知其常而脩其常之終逢茲道者欣然以為也蒙菴為之每欣然以玩吾所記掾觀一巡化理於康强猶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于一年從子半初開寅春生來當夏巳午正盛時便逆知有秋戌冬亥閉藏到日也彼余老孱營活計朋憎不知有是日能不笑其為迂濶耶

高彥山竹跋

士大夫於圖畫取其有規諷不取其可資喜玩也陳孟敷家高文簡所寫竹鄧文肅公所題詩二公前朝名臣其雅望俗有待々青々之遺風真所謂人物林中君子竹也其所寫所題皆供人婦玩與他工史所作等哉孟敷重之亦不與他工史所作等時展以思其規諷可為善取乎圖畫者矣或言文簡既名臣何乃愛寫竹殊不知向少傅云竹似賢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以此論之愛賢可不愛竹耶文簡愛寫竹愛賢之意見於筆墨耳孟敷重之是亦可推其有愛賢之意也

跋黃原善奉姊事

君子以大中至正之道處天下之事觀天下之人智者之知賢者之行或過焉在所弗取焉明斯道之純全不使夫人趨向墮於一偏也世有汚隆道有升降過而厚過而薄聖人所以有觀過知人之論也君子之過於厚小人之過於薄寧不引其厚以警其薄耶

黄原善能奉其妙可嘉矣至不再娶處非其人與妙不相得宗祀之無後其事烏得為不過耶其過也視婦言是從同胞如仇其過烏得為不厚耶通守徐公所以嘆世多縱欲有不原善若之言也推衡之重輕繩墨之曲直君子之取人豈膠於一隅耶

跋湯文淵咏梅

范文穆公謂梅以格高以韻勝又前人評畫梅筆勢妙處在風致作直條纖嫩豈善畫者也咏梅亦然時香跡影其風致為何如耶文淵湯先生宋龍飛榜進士也先生咏梅語古而意新覽之雪後精神可以一洗凡目也揭誠齋言陳師顏咏梅同梅而清先生似

馬龍飛榜一說綾陵擢進士榜出時紹陵登時祚故稱龍飛榜一說紹陵居九五進士賜袍笏：書皇帝龍飛御集英殿賜時人因所書稱榜為龍飛先生賜笏尚存可稽也何處尹銘先生墓紹興咸淳戊辰先生獲第何迺先生同年有徵矣宋愚既北還凡宋官今繳誥勅受今勅先生曰吾何緣哉涉江遠避馬先生讀不泥滓同梅而清其清無愧是詠矣

具慶堂跋

人誰無父母具存一閭之中有幾家耶平常具存猶可慶患難而獲具存焉人情益可慶也凡人平常有不知父母具存為可慶況經患難耶患難知存可慶此揭氏之具慶堂士大夫所以為之記詠也抑余聞經曰在醜不爭醜衆也一家之衆或爭焉父母能安可慶耶故蘭堂羅先生言中庸引詩兄弟翁妻孥樂一家之衆何爭也夫兄弟翁妻孥樂一家之衆皆知矣父母之心始為安其具存始為可慶矣推之一鄉一邑皆無與爭焉父母內外有何憂其具存誠為可慶也

跋韓正科送行詩卷後

醫卜之為術非他術者可比也以術者視之何其見之小也醫卜之為道觀諸洪範可以術者視之乎觀諸素問觀諸靈樞可以術者視之乎夫醫之為道非通乎造化之源達乎天人之理辨乎動植之性時世之宜不能為也苟以方劑之端刺之為術視之不可也方劑端刺亦有至精至妙之道存焉亦安可以術者視之也唐宋以來于醫設官頗其事重其事爲爾朝廷於醫各府設正科安陽韓山氏為蘇州府醫學正科山之醫其史祖家學之淵源蘇之人知之士大夫知之其見於詩文者已如斯固不待吾筆申一言也姑舉夫醫之為道其重如斯朝廷重之如斯人安可以術者視之乎凡為是術者亦安可以術者自處也

跋復姓記

入各有其宗已宗之不續忍續他人乎故近代江西

士人自其祖冒游姓至其身戚然不安遂復其本氏當時君子如青城先生叙錄其事蓋亦以為得禮也今宗復實歐陽文忠公之子孫雖其祖出為顧後而精誠之感氣息之通於歐陽一宗默然相接顧有不可得而前近也況顧已有其胤歐陽則殆絕無傳在宗復豈可安然不戚忘厥祖之訓違逅姑之嗚忍續他人而不自續其宗乎宗復之復其本氏於禮為得既不戾乎古先聖王別生分類之意又能合乎朝廷各復舊姓之制宜乎今之君子如善常博為之記也不然常博以文雅顯於時肯為宗復易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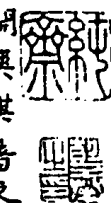
跋趙文敏畫卧雪圖

公嘗冬時負日陽稱快或大雪中不干人飢寒不以累其心是亦一快哉也公之固所守向火乞兒趨走無寒暑誠何物耶子邵子詩夜半風寒當門獨立公真其人矣洛陽令篤之有識者乎令以民苦雪親巡閭之牧民君子矣醉醲飽鮮其下斃路於凍餒之鄉氷雪之塲恬不思問及又誠何物耶趙松雪寫公卧雪使後世者目觀其事為士子觀之能不思固守可僕〻以干人乎居民上者觀之能不思賢者有飢餓於吾土地乎陳孟敷愛此卷而購藏之不與他卷同是其重名筆而仰高風因固守而凜〻於其躬孟敷其有之乎

書寱語藁後

人於睡寱之中而或有言也其言之不聞與其音之不瀏亮其意之不融暢人聽之者隔如重墻壁不知其言之如何世俗所謂寱語也蒙卷韓先生洪武戊寅秋以後所作詩自名為寱語善作詩者稱漢魏晉如阮嗣宗陶淵明事廻藥而托夫杳冥其見於吟咏興趣之高遠驟讀之僅得麁迹不知其言之如何久讀之深味之乃知其志之深有所感也記禮者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古詩人之詩其言之不峭厲不徑直不輕躁不浮薄反覆而諷詠之使人油然而興起自有得夫性情之正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蒙菴之所謂寱始蒙卷之自畀意將有宗夫古詩人之遺教而為阮陶杳冥之托黙有相契也

筆說

筆不始於蒙恬周公之時已有之成公綏言筆畢也能筆畢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王隱筆銘必兎之毫亦有鹿毫蘇易簡筆譜江南蜀中用羊毛不下兎毫製筆之法韋仲將有方在焉心柱硬毳毛薄尖如錐齊如鑿古人要訣也黄山谷謂筆工最難其擇毫如郭泰論士其頓心著副如輪扁斵輪拙者得之若楷同科巧者得之如臂使指也斯言當矣用筆之法王羲之得於白雲先生張旭得於崔邈凡善書者必

似有得焉李陽冰之說人之冝遵之也製之之精用之之妙二者相須正猶射御之相得王羲之與謝安石書筆至惡殊不稱意宣城陳氏以二筆遺柳公權囑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則留之否耶取還以常筆與也製之之精非用之之妙能識之耶

顔濟民祭媳婦文代

公之與汝夫琇祭於媳婦俞氏六娘子之靈曰我憶往昔汝父汝兄見我愚難恩若平生延我于家愈久愈真曾不憚煩心無厭嗔酒食相款匪朝匪夕禮之慇懃誠不可得我方飄蕩正在潦倒以汝相許為琇妻少乃不相棄俗情所難我既投而琇托以安豈期汝家又還顛沛念此婚姻草率成配六七年來既歷艱辛望汝與琇事我終身汝近有娠疾病何染咽喉痛楚幸獲分免柰何此症碁發增劇汝竟夭亡孰不汝惜我今葬汝先隴之側從我祖宗祭祀不息明将惟葬汝既永還一觴奠別痛切何辭尚享

祭友王為善文

嗚呼去年冬汝在龍江與賓奕二人約言明年秋到地所老小獲完處章山田必以信相報令吾輩知有汝着落故吾輩自今年春以來望汝着落之信恨不朝夕至於秋孰期至於冬得汝妻之信乃云汝於八月二十有七日死於雲南之烏撒嗚呼去冬之約言何乃變而至於如斯之惡也去年汝兄既傷死汝家既遠從汝之不幸已甚矣今年又客死於邊荒汝之娌妻諸姪諸女將何依不幸之已甚又加之已甚不幸天乎降禍於汝家乃乃變而至於如斯之妻也汝弟兄生平所為無有太戾者也何至此耶

張忠定公贊

以蜀風人尚遨逸弗沮弗抑著為常格遨逸有則是其不還之一日乖則違俗者挺然自守性有方直以蜀城人多艱食能拯能卹奏為永式艱食有得是其甚利物之一日崖不利物者毅然自任志有英特誦自名自表人未易識仰自守自任人豈易及靜而無私世味焉入公事陰陽真契其極

清隱處士潤之顔翁像贊

其樂優游號乎清隱其貌非常其行端謹耆兮耆余歸全正寢后胤冝昌綿綿固永

湯白菴像贊

世故罔知落硧何癡又與俗違柳何迂放其家書詩屢遷陰巇迺無有遺其身威儀屢受窮蠢迺無有虧薦至京師旅寓旅誰寧處寒飢見利不趨文事是婷癡迂不移告老而歸豈人所期天之君子天自憐之

黃仁翁像贊

喜寂而身獨戒得而心足村冠而野服何累而何辱

肃翁先生像賛

德容之桓桓褔履之安安金華文獻之淵源玉堂侔
從之鴛鸞聲望之隆焉舉措之超然衍素門之遺緒
得丹溪之正傳以學術之玄玄致遠邇之拳拳忠懷
報上之堅仁施濟下之全是宜承殊寵於九天又當
享遐壽於百年也

銘十二首

茶壺

潔潔以清日致其新赫赫以升日熾其馨

茶爐

中通有規其輝以舒其冽以照其馨以敷

拂

思予敝念憧思予敝耽嗜時祛其敝奚恩於細時祛
其敝奚底於眛

杖

求輔於直爾行剋力求輔於剛爾行克強維車有輔
整焉以度維人而無其整何如

杯

忘其古思其柔慎汝度福汝求

杖

求直於輔行也何候求輔於直行也何佚

鑑

顧爾容察爾表爾表而明爾容其莊

枕

當寐而寐毋易於惛惛而不易神爾存兮當寤而寤
毋艱於惺惺而不艱神爾清兮

爐

德維馨達神明衆福登

狀

泰焉以安其身泰焉以定其神其神而定志保強兮
其身而安壽保長兮

又

舒遲坦夷息爾之為爾息爾為眛裳希微息爾之恩
爾寂爾思爾息爾為在爾安舒爾寂爾思在爾坦夷

酒注

酌之以禮酌之以義時時出之斯為其至

建醫師祠堂疏

藥術奇功既免生人夭閼方書妙道實資先哲開明
爰念其恩豈思以報何乃乏香火瓜華之奉曷由致
歲時瞻拜之恭在禮既有虧焉于心能無愧矣伺闕
荒蕪之地欲營蠲潔之叢祠非藉遠官長者特垂恩
以作成則鯫生小子縱興懷而奚就茲敢同於僧道
將望助於仁慈布施良緣豈獨佛家方可檢吉祥靈
應經為善事亦相酬聖賢有神感通多福

徐潛夫墓誌銘

洪武廿三年徐榮潛夫以老醫留太醫院在院五年甲戌二月十一日死焉其子訥收其骨歸葬吳縣橫山梅灣潛夫蘇州吳縣人死時五十九歲妻周氏子男一人訥銘曰已矣潛夫爾知之乎君子不訃其身之全毀訃其過之有無身之全毀命也過可易過之有無天也奚可誣故君子全身未為高有過則為污已矣潛夫爾知之乎

王恒立方墓

王恒字立方蘇人也世家為醫年十七喪其父泛海至崇明從師以求丹溪朱氏之學時道梗入閩行至金華以終其所學焉祖河間宗東垣而依歸于素問謂仲景之書辨脉平脉非止於傷寒而傷寒之法少陰厥陰豈專為外感其視人之疾其所先辨者病耶之實而正氣或虛正氣實而病耶或虛病耶正氣之俱實俱虛諸如病在陰而不始於陰在陽而不始於陽似陰而中非陰似陽而中非陽悉其心思不以賤微而有所累焉其所以如斯者要不負於其所學故也從是其名動一方洪武之甲子嘗有事如濮李季一養者逮而死以為藥使然考及其筆流竟死於法焉嗚呼其生欲不負其學其死乃負耶死之日季秋之庚戌死之所鍾浦之西北其墓橫山之南也其時得年四十有四歲一男遠方八歲從南中嘗著書曰醫學會原曰六氣本草

韓處士墓誌

韓處士諱凝字復陽其先宋丞相魏國忠獻王十世孫靖康間王復自安陽從臨安至處士高大父性卿曰八總管又從平江處士幼孤性頗抜通儒術壯年喪其配唐氏即鰥居奉母躬爨饋母恒有餘懽與人交非其類不與語志苟相合終日言不倦嘗有志世用已而專於醫曰是亦可爾遇單弱者往療之不利其報元延祐三年二月二十日生今洪武四年：五十六四月二十二日以疾終六月四日葬吳縣至德鄉支硎山南峯下祖考七府君祖妣武氏考二府君母唐氏在堂處士子二人長曰奕娶蔡氏次曰斗一女幼女孌適陸天祐處士家藏忠獻父諫議公遺像豐順美髯儀觀甚偉處士之顏面似焉及觀歐陽修之贊諫議公謂其剛而可畏仁而可親者處士之為人又似焉嗚呼仁者之有後固如此而後士不得如諫議公之顯融又不得遐其壽其亦命已矣其亦命已夫

倪雲林墓誌

倪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號雲林因號雲林生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

乎宦家事：作詩人竊笑其為兵動諸富家剽剝廢
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盡類易水數十次冠服
著時數十次依拂齋閣前後樹石嘗洗拭見俗士避
去如悲涗後王文友讀書文友死斂葬不計所費一
如其所親交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
百千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
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作詩信
口學與唐詩人語今年若干葬江陰習里卒後人惜
其詩散佚無全藁銘曰
捐所僾心何求吁嗟乎其為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
其時竊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全巽齋翁墓誌銘

故宋戚里之賢多馴謹子孫焉變更百數年約窶中
猶不替其舊習焉觀於巽齋翁可徵其不替矣巽齋
姓全諱璧字仲莊其先家陝盩厔宋南渡家越元始
家吳高祖宋太師昌王揚陵生母兄也曾祖諱昭孫
宋太師和王知鄂州死國事紹陵仁安后父也祖諱
永堅宋太尉保信節度元廣東宣慰史諱栢壽元以
集賢院奏錫號養高處士母周氏巽齋之媳宋福王
與芮曾孫元濰州知州由琏女也子四男從善從義
從禮女慧嫁趙友泰孫七男晟德勳才忠美女嫁李
瑛曾孫四男慶生泰生女幼巽齋生元延祐四年七
月戊子日得壽八十八其卒在今永樂二年四月甲
申日葬在吳城東上雉瀆是年五月壬寅日也巽齋
生平行處每以父祖言動在耳目所質確直不知世
俗有亂由居一書屋常檢讀不輕出入未嘗到城邑
家計贏縮無喜戚引酒時自適酒劇安：彌自飭其
不替舊習約窶中如斯焉耿：以整焉況在當時耶
巽齋葬宜銘也銘曰
克循其習維習弗失敦以自匿人孰有識維性弗飭
胱以自殖人孰有及後昆奕：念焉以式鍥辭於石
厥猷無愧

通判高公墓誌銘

自昔貴夫前代舊族以其見聞得乎其先有異於人
故也通判高公諱玉林字岳文家世河西顯夏國達
元南宦家蘇州公元行臺御史僉廣東憲事今朝僉
河南憲事知徐州通判廣安府青州府永平府免官
歸奉母復徵用母老辭乃置雲南洪武廿二年八月
廿八日疾卒年五十八櫬歸蘇州母已卒公狀貌環
偉而言辭詳雅在官廉慎自處識政體性好儒所至
有能官名公之高曾祖文忠公肖齋公元初儒多被
役被俘為奴文忠進言盡免之又力言儒有補治道
蘇州儒學祠焉肖齋居言路持大體寬不弛法嚴不
峻威有儒之風歐陽文公稱焉則公之見聞得乎其

先豈不有異於人耶公之祖生二子去五臺習定以卒禹父諱瑱元樞密經歷母楊氏配張氏冨氏陳氏范氏子名嵩婿葛耒劉璣孫名俊名傑永樂元年某月某日嵩葬公蘇州吳縣和山西崗張氏合葬焉將葬嵩來乞銘以公家世公材器似宜銘：曰

培塿尋尺有何松栢磊：人物實生名閥護儒珠櫝後宜載赫君子之德君子之澤銘辭深刻藏此幽宅

翰林待詔李公墓誌銘

永樂二年九月廿一日李公貞臣卒年八十有六矣公上世睢州有諱致金求人依貸食十萬八千口子紹昌封壽春郡侯公高祖曾祖珣元壽春世襲萬戶開芍陂屯田三年得穀數百萬石平宋師餉藉焉又為汴梁等路管民總官府世襲同知封壽春郡公祖文謙讓世襲萬戶世襲同知與二弟為元浙行省叅政宮正司宮正文儁讓宮正蔭與弟世襲萬戶與兄子已為世襲同知公諱幹字貞臣元國子監生許州同知河南行樞密院都事兵部員外戶部郎中復以戶部侍郎命佐擴廓總兵公統兵坐營佐事急出迎大兵俘置鎮江已而選入司農司議禮議律議定制皆預焉五六命為吏部郎中為陝西行省郎中兼秦府相叅軍召議藩封後教往寧夏慶府數以物以時賚贈之歲戊寅為翰林待詔直內閣歲壬午告老來

蘇州盛景華將卒著衣冠君知者已卒州府特遣祭縣皆來吳縣簿江公將具發引事將葬景華卜黃山西南如禮葬焉是年十月九日也前太常少卿士徵高公言公向衷議事猶英岩與吏部尚書張公紘再世契公弗開造望五經博士汝玉王公言公諸先代典章明國初制作二公言公為人可悉矣葬焉無銘耶景華亦公家世徵銘：曰

厚於武多所昭游於文鮮所倫塞以獨脫矣縮巖於德藏永謚

故恭人王氏墓銘碣

申子謂嚴君無黠虜慈母有惰子庸俗之為母曰恭人王氏終於韶州得年五十又六葬從其君韶州某山某原恭人吉之廬陵人希武念母之言已又成已焉思欲昭之以示於世系文以樹碣庶少伸其昭思焉或言希武弗為父樹碣矣於母遽為也希武進大官得請賜碑昭其父固有俟於他時矣恭人之善深有譽於庸俗樹碣可施：弗遽為耶抑舉其母之善史之有正家之道在遠如在家母思所以勵其子子思所以稱其母蓋其父志行有所致闇然具彰於中矣恭人之樹墓碣可施：弗遽為耶銘曰夫循其閫內逈則焉慈而知誨母道為全棣子以礼習之以文克光於武忠孝俱臻嗟：恭人成厥子美上以事

君武又豎々儒宦俶趣有越其倫寔稽其困々母以
勤申子云々恭人奚愧揭銘墓門永徹昭示

黄可通墓誌銘

姑息以容子孰知廸子以興籍哉砥子以德義哉縱
子頗為諱護閨梱孰知佐其夫以匡其子哉代其夫
以誨其子哉申子之言君子取焉白石大郭家之母
恭人王氏奚得不為墓碣以昭其為母見其為父有
以致然也白石在吉之安城故朱有知桂陽事其山
水家焉華州人也後有李昭寬厚賑人急人欲異他
郭樋為白石大郭家有曰客初今明威將軍僉蘇州
衛指揮希武之祖事母朱夫人凡事必身親諾飛字
鵬霄恭人王氏之夫希武之父皇朝初韶州同知累
立兵功官至武德將軍鎮守廣州右衛娶蕭氏繼王
氏皆封恭人子希文希賢希亮希武希遜希讓太常
典簿顏公祿誌其墓詳矣鎮守廣州諸子家韶州恭
人王氏體其君子誨諸子督之以趨學資之以從師
故希武將知敦悅詩書禮樂晞古賢將為人來官蘇
州永樂元年十月九日瀘州黄存鑑長樂王某誌銘
其父之墓其父近入粟南徵官酬以鹺因欲往杭州
存鑑侍行至太平令存鑑往揚州永樂元年四月十
三日至顧成湖得疾十七日至蘇州閶門西塘卒焉
存鑑赴西塘治棺切法奉以歸葬焉蘇州抵瀘州由

大江上瞿塘入三峽沿巴江達瀘水道經千萬里存
鑑弗為艱弗忍置父體䰟於旅地必欲安厝於鄉土
其為子可嘉矣求誌銘出黄氏圖譜凡十一世其先
居撫婺源移潭平江其祖號有初移蜀瀘州其父諱
志海字可通卒年五十八配熊氏子二人存衡存鑑
孫七人可通葬瀘州原　年　月　日也以其圖
譜之世系有子之若是可通為人可推其行之有克
修矣葬可勿具誌銘耶然ム按黄氏有在晉地或言
出金天氏自臺駘後封華黄有仕晉黄淵也有在楚
地或言出帝高陽自栢翳後封江黄有仕楚黄歇也
在漢尚書令黄香大尉黄瓊江夏人後黄氏皆望江
夏矣通年中原故家圖譜鮮獲存况家偏方武可通
家存焉可推其人之有克承矣葬可勿具誌銘耶誌
之銘曰
實之有美由根以起子之有禮由親以啓々以克持
親終慎之祇奉以歸弗殯於羈阤啓其子善多後祉
責以銘辭慰子之思

顏處士壙誌銘

處士姓顏氏諱天澤字淵之號清隱世為吳人居於
望門之北曾大父諱子和大父諱君玉父諱天用以
資富雄於鄉里至處士而基業益充大當元季世有
司因甲户推立為里之正善理斷曲直一鄉之人咸

服其平允且為人敦厚好罝莽之[illegible]天性故事親克盡其道訓子有法與弟天澗同居至老無間言及張氏據有吳城丁未歲將命處士以武職率領民兵辭不受遂從入城居娥而歸附例起鳳陽居住恒得徙來游息於鄉偶嬰疾卒於子舍闕洪武十七年二十一日也處士生於元之延祐戊午四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七娶鄧氏先十八年卒男二人長曰濟篤於孝行能自振其世業有司知其能以名上之户部俾為萬石粮長娶韓氏次曰新民尤以孝聞同薦者授郎知保定府安州新安縣事娶吳氏女五人妙真適壹思敬先卒妙清適盧原常妙淨適袁孟珊妙慧妙良側室所出尚幼孫男六人琮瑾璹琇璩瑜孫女一人懿曾孫女二人素巧壽壽以是年閏十月初三日葬於長洲十六都金鵝鄉之原先塋之側其子濟以狀來求銘諸壙吾固知處士家世累積於善繼嗣有人逮至晚節雖遠從江淮然託身龍鳳翔舞之地斯得歸全故里終遂首丘之願則天於處士可謂加厚矣宜為銘〻曰

善之植著耆德克繼伯夫特生於斯沒於斯歷險屯庸何悲

湯白菴墓誌銘

蘇人湯白菴諱完字時中本湘人宋太常少卿璹始居蘇其六世祖龍飛榜進士諱老其曾祖元瑞安州判彌昌其祖儒學正郁其父毋范氏文正公裔孫妻丘氏制置丘岳裔孫白菴自言生平無可稱惟循守其家遺軌耳畏考其生平處士不知世有劇事世事來任情應之曾無所較計單寓旅羈中理文翰清雅事奔走若暇豫曾無所厭倦愈老愈以此自裕卒時年七十永樂甲申乚月乚日葬時永樂乙酉乚月乚日葬處常江陰姚岐子某〻孫某〻〻嗚呼蘇前代名家孫經變久如白菴猶循守者鮮矣民風尚儇利技巧慧如白菴之應事弗校計者鮮矣士子衣食在穀賈顧視文翰清雅事如白菴之弗厭倦者鮮矣凡人葬有銘焉白菴無銘哉銘曰

秉樸靜無獲鳩拙世為薄善鑿動有嚴鼠黠俗為悅見悅於俗於道為辱見薄於世于道為貴白菴貴矣烏玷其真茲原瘞之烏睹其人

沈學菴生墓誌銘

繼孫本唐姓名允德年十三母家索後母男承沈姓名繼孫唐姓祖諱士昌預宋鄉薦丈諱世傑母沈氏沈姓祖諱應發藏書近萬卷父諱達母芋氏兩姓吳郡舊家繼孫生几下甘處下弗敢從名貴材豪游唐姓叔祖諱堯佐善經史字習其遺法妻子不給弗敢寘衣食無他伎惟為童子師歲壬午卒年八十二妻

鄧氏没葬横山梅灣他日獲没葬當在焉繼孫字起宗學菴其號生既九下没矣請不自叙其姓系誌其葬耶行污庠其墓敢丏高郎銘耶銘曰

原吾始時寧無終期藉土以生藉土以歸繼觀萬有非土何之

題沈學菴墓誌銘 蓋石

學菴翁羸弱唯蔬陋飲腹惟跳粮四五十年人不見其有嗟戚有于索安乎貧人有可矯者子論戒邀傲人不堪其窘饋以鉅幣翁峻却之人有不可矯者思難見真情翁之安真情哉人矜己見聞魯弗肯語人翁於諭一有見聞即遽語諸人醫家奇方人寶異睹人菹兔猶弗肯露示翁得奇方思拯人偏寫詒諸人此、皆細行人所不能

沈志仁墓誌銘

傳曰神有所不通神於人善弗福淫弗禍非有所不通乎沈志仁蘇學菴少子學菴父子生以書藉筆墨為事其為人親戚知之隣比知之交遊知之知其人善不惡也學菴晚年喪長子中子洪武壬午十一月志仁喪其妻十二月學殖矣未半月志仁喪其男永樂癸未六月朔志仁喪矣距學菴殖半年爾年止四十四有幼兒四男一惟中也嗚呼志仁之喪志仁之為人人知之天應未知耶神何如是耶太史公歎操行不軌逈逸樂富厚神果有所不通也孟子謂君子有性不謂命貧也富也壽也夭也所値命也無可重輕也善則其性商書惟皇之降不輕也輕夫降逸樂富厚可重耶志仁為太不輕夫降矣所値君子不謂矣悲也志仁葬横山梅灣長樂王某知志仁者銘曰

伊跖之富跖之壽一時之漏千載之詬以利為伊徒醜明忍襲伊遺臭蹈善逢貧夭能不負所受古君子常有於志仁矣咎雖〻而狗苟矣於伊而厚

施氏父母墓誌銘

子之於父母孰忍使父母無聞哉忍之使無聞為子之情何取哉父母之顯者人知之史氏載之其葬也猶求誌銘以聞焉其弗顯者可無求誌銘以聞耶施翼之父諱達字伯通家吳下為人喜讀書不喜釣聲勢治生以居積然不狥時低昂惟致其平也有從之謀盡心思無隱也有與之較曲直是非怡〻弗辯也性喜周旋人之急相負者釋然以待也至若事其親能順適其親處閭門曾無有慢容翼之言切〻皆其誠其可使世無聞也翼之母姓陳諱素寧翼言其母事翁姑能恊乎其父之婦姒開始終無煩言雍容教子則嚴殺治家尤儉勤其好乎幽靜老年終日默玩乎釋道之經翼之父生於前大德五年二月十三日卒于今洪武六年九月三日〻壽七十三母生于前

延祐四年五月十三日卒於令永樂元年二月廿六日得壽八十七是年三月 日葬齊門近郊陸巷原翼常痛父卒已幼蒙艱蹤常痛不能如古禮以葬予痛無可追矣念其父之行誌銘獨無可追也葬其母不併以求焉益增夫痛矣從近世作父王與母合葬焉併求誌銘焉夫事有情不可已從義而起古君子許之如翼於情於義爲不可許耶翼之父母有子男一翼也孫男一浩也曾孫男二某〻也長樂王某序次翼之言誌而銘曰

居顯者有聞奚盡有聞非顯者無聞奚盡無聞行之根於誠居顯非顯皆宜文施氏之父母子之云〻允符於鄉故之稱誠之不可揜度之所臻又將見於施氏之子孫

顏擇之妻歸氏墓誌銘

歸氏其家世蘇人也其生前泰定甲子其夫顏澤之其卒近歲己卯十月朔日也其得壽七十六有歲其子女長適陳雷早夭次適陳緒又在雲南遠地也其爲人其夫之姪濟稱其事濟祖父母祇順得子婦之道與濟母竊睦得予妯娌之道親戚上下無不悅之也其卒時濟在鳳翔歲壬午十一月十一日葬於其夫之墓齊門塘西理其葬濟也葬時濟乞長樂王賓銘故銘也銘曰

處內有淑噫寡而獨孰揭其實維夫之姪揭以徵銘其姪之誠銘以從之慰其姪之悲

江安人留氏墓誌銘

用之美若山之秀子之才親之賢也衢州江澄爲蘇州吳縣簿縣上下率稱之其才矣永樂三年二月廿六日母安人留氏卒焉安人故宋相臣夢炎曾孫也父諱某元如皐縣尹詩書禮樂之裔孫熟予父祖之爲其賢矣安人歸真配澄之父巡檢公諱某元季官巡檢卒年止五人安人嫠年逾四十區處其家事教其諸子〻六人男名澄名洪名淋名潤女名觀名永澄爲吳縣簿洪以薦聰選琳以春 守居業潤爲國子監生觀適陳性善永適汪彥敬安人卒年八十二卒之年〻月〻日葬是州新塘之陽以澄弟兄彬〻俱在士林行出而仕有稱安人教之亦至矣安人生名門蹈習先世有軌則故嫓其夫克相其夫以道焉撫其子克就其子以學焉安人之葬子澄請銘維禮可不從澄請以銘之焉銘曰

懿哉賢母奚識其賢子之彬〻其賢孰宣爰推行言行言可珍行有坊表言有宮庭故家之遺子彼實珠詎傳於鄉宜播邈區其賢既有其施已厚其善予其後匪惟子之茂孫承文彌阜

盛景華妻朱氏壙誌

朱氏諱淑賢其夫盛景華以事去家萬里始去時朱氏年三十子皆在幼朱氏依翁姑以婦道自處親黨賢之內外無間言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七日以疾卒年甫四十五葬在卒後十日子男二曰宣曰寅女一曰端朱氏長洲縣人其父朱叔正元夫曆庚午歲大饑出米分給鄉人日數千家凡三閱月事聞旌表義士盛為吳下望族擇朱氏為景華配朱氏之賢有自矣

顔室人韓氏墓誌銘

顔濂言其室人韓氏從之在鳳翔洪武歲丁丑甫年五十四十二月廿二日卒藁葬於鳳翔歲己卯余獲歸蘇州挈其骨以歸歲壬午十一月十一月葬齊門塘西原附其翁姑墓余念其遭余負戾時吾長子次子俱死應天府波之田以葬不底安溝瀆後幸諸少子數千里從余其羅艱多矣今其葬寧不求文以誌其墓哉當吾妣沒吾二妹幼時長吾二妹輟己奩以嫁吾子女七人鞠之嫡庶一無異婦姒閒終始無煩言吾考妣存時奉之又皆稱吾意今其葬寧不求文以銘其墓哉長樂王賓為之誌且銘曰

順其姑章其生既藏迨殂殊方兄葬舊鄉從姑章傍事豈偶常用銘茲藏其藏以揚其徽宜昌

故龔母朱氏墓銘

朱氏龔思敬之母蘇州長洲縣人其考朱仲賢妣王氏朱氏九歲喪其妣知自檢飭織紝專〻習昂儺親族稱其有女之規焉既長適同縣龔文達佐其理家家日以理貲日以裕姻戚稱其有婦之勤焉文達為人慤而有容鄉人善之先朱氏卒朱氏生至治二年六月十九日得年七十又七歲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廿二日卒是月廿九日葬附文達墓在縣之虎丘東戴巷原子三人長女適黃亨先卒次男思敬娶李氏繼陳氏次女適徐本道內外孫四人內孫男謹孫女適李浩外孫男黃敏徐宜朱氏為女為婦皆有稱焉為母有子順承有善焉其葬也是宜有銘也銘曰

幼也失恃專女工長歸理家〻用豐老安奉養壽已隆幽堂閟藏終古崇

故金彥祥配錢氏墓誌銘

金彥祥配錢氏諱妙清其父瑞卿與彥祥同為蘇州吳縣人錢氏配彥祥有子男俊鏞俊娶王鏞娶張有孫男琳珂珌女貞寧貞適夏寧適李有曾孫男熈錢氏得年七十三　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卒　三年正月七日葬其縣太平鄉萬池山彥祥墓焉彥祥以坐貫嶺南物為錢氏佐之成其家焉彥祥卒矣率其二子理其家從是有振焉二子沒矣撫其諸孫長之至娶患難櫛從再還鄉里其家一無所替焉其葬

也宜銘也銘曰

克助克媲厥胤是倚爰經爰紀羅鬏弗圮萬池山原有秋如雲其穀以安以利其孫

潘母陳氏墓誌

人之獲壽獲康寧又獲怡然以終命幾人能是哉疾疾之嬰人皆可憐若楚或異常是益可憐他人猶憐之況其子孫哉陳璠之痛其祖母烏得不以為慰耶其祖母八十三壽矣無所苦卒康寧矣疾嬰二載肩臑脊眇近多胕尻髀胕見骨膝胻又攣縮苦楚不堪忍璠之痛何如耶呻吟不能絕永樂元年十一月廿三日殁絕焉人言璠祖母善人所嬰豈宜有是也西方論緣業善人或苦楚宿世然耳俗多崇其論揶子果蔽潰淵天豈一一置報善惡中矣揶子矜憾而言矣惠廸未必吉從逆未必凶理若不可詰申胥天定三云肯哉肯哉璠之葬祖母為得不為誌以解俗之所崇耶葬之原橫山之吳山葬之日是年閏十一月日璠祖母姓陳諱智其父陳德卿其夫潘子行即璠之祖生子八人男曰與曰祥曰瑞曰琦孫十八人曾孫六人德卿無嗣與為嗣即璠之父故璠從陳姓外孫後外祖古今多矣與久卒璠奉其祖母知其父之存葬其祖母思如父惟恐其父有歉於冥、故其葬為得不為誌以慰其父冥冥耶

陳季玉墓誌銘

陳琮季玉年二十六建文三年正月十一日卒琮家蘇城西市年四歲喪其母徐氏年五歲喪其父均錫兄璠育之至年二十一娶妻李未四年李卒未三年琮卒卒之是年七月七日葬橫山西祖父墓側有子女永女纔五歲人謂琮之卒有憾耶嗚呼迍或有爵以為榮有貲以為富有嵩以為壽弗以病而終亦概矣琮年雖二十六病終於牀第于琮何憾早失其怙侍養於其祖母幸已長不得奉其祖母終天年依於其兄幸已成不得奉其兄抵白首在琮寧不為可憾耶事有出於天出於人若琮可憾不出於琮出於天于琮何憾也銘曰

物生而儀有歲須臾咢咢者誰心志其斷年臻期頤于庚彌滋方剛遲萋免多類疵于庚彌滋壽也奚奇免多類疵夭也奚悲噫嚱爾壚永寘是辭

故闕汝舟呂氏墓誌銘

姑胥長洲闕漳葬母呂氏念父汝舟卒逮東潘陽誌銘勿具焉今焉葬母弗併且滋戾矣逭矣作父主與母同兆焉惟汝舟諱濟奕朗上氣義見人急如己急赴之弗辭也見人失如己失矯之弗隨也奉其親以順其心撫其弟以和為情朝廷重糧事設萬石長不咢為也汝舟為之衆稱其允平官稱其敏勤其卒得

年五十二洪武廿一年八月廿二日也惟汝氏諱清佐汝舟成其家順翁姑如夫之心和宗族如夫之情其卒得年六十六永樂元年七月十七日也葬是年十月十七日墓在長洲五溪日字圩子男津娶陳孫男潛潤湜泒女皆適士人曾孫男泉嗚呼古之記載凡人行事率書之恐忘之也是宜從其永既其行事又銘曰

外內合德家紀立行能有實事可述没悲殊域兆宜一鑽辭　家示無極

·故梅室孺人章氏墓銘

孺人諱妙福姓章氏吳郡梅和室也父諱輔臨安人母張氏太定元年正月十四日生於吳壁長贅梅和生四子長女曰妙清在閣次男曰景春景時未娶妾女曰觀音奴尚幼洪武四年後三月初十日卒享年四十八歲其時和吏於京師至々月乞假歸迺克葬于長洲縣金鵝鄉十六都蠡口南之原　月　日也將葬和與族人具言其賢且惜其不壽而克享其成福也同請為銘々曰

賢哉孺人孝於其親又睦其姻勤於其家々道日新宜壽諄々有女未嫁有男未娶夫又遠仕而身遽淪哀哉孺人所事未竟誰不悲卬吾安不銘

故章輔妻張孺人墓銘

孺人姓張氏諱妙觀吳郡人性勤儉有婦道生於甲辰之七月廿五日壽至六十七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々之明年洪武四年正月初六日葬北郡長洲縣金鵝鄉十六都之原父諱々母々氏夫則章輔字政卿也輔亦吳郡人先孺人十九年々五十五卒於福建之古田輔之生壽至五十五既卒於古田今以衣冠合葬焉子則女一人曰々婿則梅和也

銘曰

曾墳之東蠡口之南鬱々佳城終古常安

施達卿墓

達卿施姓諱元亨字達卿吳郡人父諱文昌母周氏

按郡乘施古而著姓諱振諱秉皆登宋上第達卿家世素占吳郡籍其出必有自達卿之生也前至大年月日今洪武十年々六十二四月廿三日以疾終配陸氏子男二宗義女三長適沈餘未字孫男温保是年々月々日葬々所達卿為人性亢爽望之栗然不可即與之交倒情瀉意緩急無有靳晚年倘徉林澗間引酒為豪終日暢飲賓從懽然無有閒言其為飲公不既事不為飲故人比之若漢壽張樊氏然其疾也郡人士多往問其疾皆曰胡為乎賢如達卿未衰耄而遽疾也其終也多弔其喪皆曰胡為乎賢如達卿甫下壽而遽終也嗚呼達卿見賢於人士達卿

其有賢行哉

范氏父母墓誌銘

蘇之長洲武丘塘有范啓々之父諱福洪武十九年三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四是月十一日葬長洲十都錦藤原啓之母冷氏建文四年七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四八月九日葬從啓父兆啓葬其父時誌銘求弗獲啓柳々于心今而葬其母思弗獲益加恨乎他時邪啓之于父母切々求誌銘情有可矜矣禮曰親喪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啓切々求銘能用其情矣其父母有子啓其父母為人可以啓切々求誌銘是為其子欲昭其父

光庵集終

吳中古蹟詩　長樂王賓撰　學姚[illegible]錄

拜郊臺　横山東北十道志横山四面皆接一名踞湖一名五㠀

公々三讓辭天下孫子緣何卻僭王淫祀從來安有福未幾遭遇越兵亡

姑蘇臺　姑蘇山上吳縣西三十三里一名姑餘一名姑胥

鄰壤分明隔綺䟫西施歌舞有誰如斜陽衰草遊麋鹿掩面空羞見子胥

善太公石室　海隅山舊傳太公避紂居之續圖經山東二里有石室范氏志太公避紂居東海濱常熟去海近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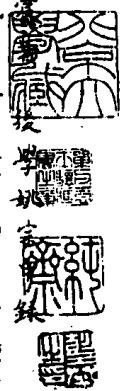
若被瑤臺主害民因來濱海覓藏身碕砑褒許堪終老爭奈周家善養人

泰伯城　望亭西北無錫梅里周三里二百步太伯至吳時人義而從之始為以衛其人焉

岐下逃來又路遐許多人附便為家後頭夫子稱三讓驗此方知不是誇

子游井　子游巷續圖經井徑三尺深十丈

此井同誰更有名吳中師表魯諸生一千八百年來物水似新開波轉清

梁伯鸞井　皐橋李紳詩故園秋月無家照舊

井寒泉見底清蓋井在鹿時尤可訪也
不乘人熱來炊飯肯倩隣家去汲泉有井從開清見
底草中埋沒已千年
蠡石　齊門北范蠡去五湖招大夫種處樂圃
先生云俗傳吳亡西子從蠡行夫蠡智足以
顯君保躬必不蹈高頻諸誅張麗華曾謂蠡
亦如頻乎
連年謀國甚劳神一旦功成便脫身從此更招同伴
去豈思全己又全人
頭　洞庭山又名祿里村四皓甪里先生家
焉
先生未出去安劉人世那知在此遊西至商山行路
遠白雲來往自悠悠
死亭灣　閶門西七里朱買臣領部道逢去妻
弃其夫羞之妻斷縊死
春風綠岸綠楊垂翁子乘軒到郡時逢着故妻加餚
待不思他怨去求離
明月灣　洞庭山下
秋淨縈回帶月流吳山那得不爽遊清也此夜紅舡
上　在漁家一小舟
香水溪　故吳宮舊傳西施嘗浴宮人嘗濯粧
一名脂粉塘

春流漲膩艷紅芳人喜事序更晚粧浴罷剪肌賽蘭
蕙那知遺臭累君王
越來溪　石湖東北史記正義越間此來吳
吳人地而越人開岸上誰將栁樹栽春水綠波三二
月畫舡今是賽神迴
梧桐園　故吳宮吳王夫差園一名琴川古語
云梧宮秋吳王愁
七月交秋未變秋輕輕一葉下枝頭君王不在當時
悟直到凋殘後始愁
百花洲　姑蘇山下　此當是誤
當時人到百花洲人面花光照碧流今日人來尋舊
跡菲菲芳草沒人頭
長洲苑　舊圖經吳縣西南七十里范氏誌姑
蘇山南太湖北岸
闔閭遊獵太湖濤老渰來修勝上林除在那時人有
後蕭蕭蘆荻到如今
酒城　上壇壇塘也夫差投子胥屍江中後臨
江癸奠因勸酒名其城焉
子胥身已逐鴟夷向後吳王却悔思芳草夕陽澆奠
處人多指點說他遲
苦酒城　越來溪魚城西南吳王築以釀酒俗
呼苦酒城

只怕酒漿前飲少那思版築害民多為城怨釀人呼
苦伍子胥知沒奈何
走狗塘　舊志吳下夫差築
差人來築費千金縱狗奔騰快一心偏惜子胥先賜
劍趙王不死役謀深
毛公壇　劉根字公安漢成帝時舉孝廉後在
此修煉[illegible]生綠毛人呼毛公焉有異石一方
曰鎮池符有井色白甘香曰煉丹井有小池
歲旱不竭曰毛公泉
許多靈跡在山頭市上人來只暫遊古樹生衣毛似
綠枝柯經度不曾秋
石射堋　即靈巖
石有憑也好兵射堋張處烏飛驚思量肅慎將砮貢
却是人工後始成
石鼓　石城山西靈巖山也舊說石鼓鳴即兵興
那似岐周有篆銘雨淋青處土花生山靈休遣音聲
起零落吳儂厭見兵
令威井　陽山舊志丁令威宅在陽山法海寺
有煉丹井續圖經澄照寺丁令威舊居也
身煉神丹得幾時西風琪樹已無枝一泓寒影荒山
底縱鶴歸來說與誰
烏夜村　崑山南晉河渠嘗居是村一夕生穆

帝后群烏驚鳴一夕明旦赦將下又驚鳴
啞啞月下有時鳴不似當初夜裡驚自賤誰圖生貴
女但求寬減得安耕
雉兒塔　半塘兒為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死
葬此晉義熙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
葬處蓮花青也言乎官詔建塔宋紹興中修
塔塔中經聲又復夜聞焉
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異人墳塔燈明處風鈴
息清夜經聲誰再聞
支遁菴　支硎山一名報恩山晉高僧支遁道
林剏山為龕世稱支遁菴又稱石室
不知城市有囂塵只見寒泉盡日新是處與誰聞共
坐許詢之外更無人
放鶴亭　支硎山支遁放鶴處
生身高潔是仙材可使樊籠裹面來人在夕陽闌畔
望肯從塵外再飛回
越公井　橫山治平寺隋開皇十年越公楊素
開飲兵人徑一丈八　石闌如屏繞其上
當初開出水泉新日飲長兵百萬人從為僧家消歇
後石闌高處盡泥塵
隱頊里　臨頓橋南陸龜蒙嘗家焉
陰陰樹木水泉清中有高人事耦耕留下詩詞傳世

上當初心不羨公卿

白公堤　虎丘山塘白樂天為之

白公身未半蘇州水在如今堤下流風雨皆黃尋彼處行人安得不生愁

顏魯公詩　虎丘公嘗書請遠道士詩刻石尚存

歇馬來遊得幾春留詩岩壁為何人長生心慕神仙侶終不貪生奉逆臣

藝林石　要門陸續守藝林罷歸無裝用

喜無人運去平泉猶卧夾時舊宅邊清白魯治使君化到今不點污苔錢

文讓墳　干將坊乘魚橋北陽條詩琴丁結交事耕耘似指琴高丁法海相讓患續圖經則指張融陸慧曉言近乘魚橋僑達奉重建橋序引吳地記言古賢士琴高丁法海於此異魚云

綠陽芳草一泓泉見說多年棄道邊除是平分與風月恰如虞芮有閑田

禹期山　太湖中大禹來治水朝會諸侯焉

咒時神禹會山巔洪水滔滔勢接天今日三州租賦地秋風禾稻自年年

巫咸山　常熟虞山舊圖經虞山巫咸所居續圖經巫咸常在是吳虞山又名隅山海巫山海隅山又名破山頂山小山烏目山

舊說巫咸已上天楚人歌裡已千年相傳住處今何在一座清山縣郭邊

虎丘山　閶門西北朱樂圃云望山形不越崗陵登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廓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俱會二絕也劍池污渟澈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

生公去久石苔新陸羽來時有井煙岩下秦皇跗暫到獨偏留得劍痕真

胥山　胥口子胥亡後吳人於上立廟因名焉

山色青臨湖水邊山名尤記子胥賢當時百姓來祠處門掩松花又幾年

秦餘杭山　陽山又名四飛山萬安山白礎山

山路層層是薛蘿夫差曾走到山阿愴惶飲水吐生稻宮裡歡娛事過多

思夫山　太湖山下秦有逸人避秦來採藥不返妻思之死人因名

夫來採藥被秦苛妻守空廬獨淚多非是吾身甘憶死恐夫憔悴在山阿

天平山　吳縣文正忠宣公嘗至焉

山頭隱隱在青雲雲、松聲遠近聞未省族人山下

宿宋朝賢相范家孫
白石山　游墅北宋末顧五二山前民家子為
宋起兵拒朔方軍結壘望亭鳩設溪上拒之
山前民有顧元新來與南朝抵北人戰敗不降兵數
百一齊投在太湖濱
林屋洞　洞庭山又名包山林屋山　夫椒山　玄
中記闔閭使靈威丈人探得不死
華陽西去晴相連裏西空明別有天探得神方言不
死闔閭圖伯未求仙
澹臺湖　寶帶橋西史記弟子傳子羽南游至
江索隱注吳國東南澹臺湖即其遺跡所在
多因公事見言游來到江南有幾秋風水連天棲泊
處並無斜逕在灘頭
夏駕湖　昇平橋西
吳王暑月每開來多少荷花水面開々被越兵分散
從沙泥侵處出蒿萊
石湖　橫山東文穆公別墅在焉
遂亭椰館憶當時月夕烟朝剩有詩前也阿誰來獎
異思陵親筆在殘碑
天池　華山也傳池上嘗生千葉碧蓮花人服
之羽化
藏在山間更不　倒涵空象只如秋碧蓮花朶開時
節誰化仙人去遠遊
琵琶泉　舊治通判廳西清冽可釀酒
有時流出響嘈々相似廿州破裡高絃不教他司馬
泣又分香韻在春醪
太伯廟　閶門內舊在門外東漢郡守糜豹始
建也後在門內吳越錢鏐始移也宋元祐中
號至德廟府君黃履始奏也
前商從史最為難有弟承家此意安逃在荊蠻讓天
下荒祠今是一僧看
仲雍廟　即閶門泰伯廟與太伯同祠
當時與兄讓國同廟祠從兄禮並除此謙豈私成大
志武王赳果年豐
延陵季子祠　閶門太伯廟
寧從田野去躬耕一節心終不改更哭到墓前來復
命便田舊邑向西行
子胥廟　在盤門子胥宅在胥門廟舊有在胥
山壇塘若圖經言宋元嘉中移盤門
苦々難平為父讎常々愁越與君謀江山如畫吳城
郭人到東門盡淚流
孫武廟　盤門子胥廟舊稱伍孫双廟或指孫
為孫堅子胥武子並事闔閭其並廟宜也或
言神孫武烈是孫堅謚或言神稱呂武大王

不知是何武孫名武其是耶
始破楚時謀入郢民勞能退待他時因知良將行師
處先在憐人善撫綏

子游廟　常熟宋慶元三年知縣孫應時始為
之朱文公記焉
獨遠將身事聖師南方文學此先知絃歌有道曾行
到何待春秋贊一辭

范文正公祠　普濟橋東潜說友所建焉天平
山延安忠烈廟所移也
遠憂人主近憂民心在安邉背顧身成就人才又多
少中庸一語到今新

三高祠　吳江范蠡張翰陸龜蒙慶曆歲畫像
立祠長橋上元符塑像建炎兵燬紹興與揚
同祀師龍為尉重建乾道趙伯虛為令欲改
建王份獻地雪灘建焉
功績收藏在短蓬聲名拋擲與秋風筆床茶竈輕簪
絃今古三人氣味同

春申君廟　子城西南君封吳使子假君居吳
廟有唐朝碑史惟則書言廟設君像君正陽
而坐朱英在側配假君西廂焉
從來無妄事分明從約當初幸喜成門下客多誰第
一蘭陵有令是荀卿

王元之祠　虎丘宋太平興國九年元之知長
洲縣祠有東坡所作贊
心思百姓在寒飢古寺荒祠有去思清夜虎丘山月
上却疑顏色在今時

向龍娘娘廟　陽山東晋繆氏女産内塊化白
龍世言龍去洞庭湘水每年春月降廟樹上
如覲省焉
白龍去子去瀟湘母在陽山有廟堂歲歲來經堂下
樹似思劬育意徬徨

思賢堂　郡舊治祀前守韋應物白居易劉禹
錫王弘中范希文舊有思賢亭記韋白劉南
渡兵後蔣璨守郡再建曰三賢堂洪遵守郡
增配王范曰思賢堂仲并記云韋公清德臨
民令感其政賓礼名流人稱其雅白公去郡
人有十萬戶嬰兒啼泣三代遺愛何加焉劉
公秉郡荒疫撫輯民免清徒宗獎之范石湖
記云郡南鄙三江五湖波濤聒天無根石堤
截然暮夜人不絶五公之功矣覧原田祖溝
坊東南委江東圮委海脉絡醸通決了耶荒
塞化為麥禾歲無大侵范公之勸民也
前代幾人來守郡諸公名獨到今垂後來為守如相
效果以他賢亦並思

全賢堂　長洲舊治今縣學淳熙中曾㮚為令
祀之
元之名節在當時請看東坡舊贊祠香火高堂瞻拜
處前人行事從人師
吳太伯墓　望亭西北無錫橫山上皇覽云在
吳縣北梅里去城十里劉昭以為無錫東皇
山有墓去墓十里有宅有井指地志云墓在
吳縣北無錫縣界梅里鴻山上去太城十里
當時周禮化吳人冠服如周善治身々葬多年遺化
在墓前誰敢去樵薪
巫咸坟　城北平門東北三里續圖經言書伊
陟贊于巫咸商大戊賢臣也楚辭巫咸將夕
降方兮懷椒醑而要之說者古神巫也平門
一曰巫門
商王大戊有賢臣葬在平門野水濱寒石杏花風雨
[illegible]一杯椒醑奠何人
子游墓　海隅山上史記吳世家注仲雍塚並列
有樹楼來不記春却依虞仲塚為鄰山家相約休樵
[illegible]十哲人中第九人
仲雍墓　常熟海虞山上
[illegible]髮文身正穩時清高秉面有権宜空山葬處唯荒
[illegible]列處人來必拜之

孫武墓　城北平門西北二里
行兵無敵顯當年有墓于今是野田八十餘篇書在
昔流傳惟見十三篇
梁伯鸞墓　吳地記在閶門外泰伯廟南要離
墓相並陸象望云在吳金昌亭南一里樂圃
先生云要離刺客豈伯鸞與並墓伯通為之
非伯鸞意也
憂國心多賦五噫君王清問合尋思埋身客土緣傭
保正在東京盛治時
伯通墩　胥門西皋伯通墓也世稱伯通墩字
奉卿
獨識梁翁與孟光生時人已不尋常城西墳上皆荊
棘名字流芳却未荒
顧野王墓　石湖西南體泰清嬴又居親來過
毀當侯景亂募鄉黨隨義軍被甲伏戈陳君
臣大義人皆壯之
身瘦更兼哀毀甚行庭有杖亦難扶提兵慷慨誅亮
逆健者臺城賴子無
顧榮墓　皇天蕩東榮與張翰言惟酒可忘憂
其如作病何榮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座上
不見人將琴走過白揭風鬃獨秋多生同張翰言還
在酒可忘憂如病何

吳女墳　閶門山塘南一說王食蒸魚餘與女女怨死一說女欲嫁韓重王不從女怨死々後墳上女作歌樂圃公釋女歌曰南山有鳥喻越也北山張羅喻制越非所也鳥既高飛幼踐強也羅將奈何雖制越也志欲從君誤言孔多謂欲從父命奈其聽謬言而忘忠言也此詩始女生時賦也韓重之怨蒸魚之怨也非按太子友憂王踈子胥信伯嚭不防越乃伐齊作隱語諫女蓋憂作歌諒樂圃所釋信然也女死非怨怨其憂耶

眼看家國把胥顰無奈芳年病損身歌裡分明人聽誤苦猜濃意是懷春

要離墓　閶門舊傳門外金昌亭南

當日要離投慶忌甘從驅使計謀深何如豫讓能明白蓋故人臣懷兩心

張翰墓　橫山東五里吳四姓朱張顧陸子房七世孫名陸字選公東漢蜀郡太守始居吳吳張氏如翰諸才彥皆選公之後也翰知天下紛々多事歸鄉及言有身後名不如即時酒

洛陽城裡秋風起天下紛々事暗多歸去不將身向酒盧名有後是如何

陸績墓　閶門外吳地記在門外太伯廟西續幼謁袁術懷橘遺母長事孫權直道見憚軍旅著述不暇預知亡日年三十二而終

寥落孤墳荒草深一回行過一沉吟邊頭有土如栽橘來見當年念母心

廣陵錢王墓　橫山西王名元鐐為中吳節度續圖經言其儉約慎靜中吳賴馮范氏古蹟門稱其不善追游　不事園苑惟見虎丘則色喜至必規劃修繕

一鎮中吳三十年農桑處々是人烟于今人到墳山下來見碑亭已涼然

孫王墓　盤門外三里孫策也曹操與袁紹相一持策欲往許昌迎獻帝為許客刺葬此焉

千里爭衡最少年馬驕風疾喜行前正當許下迎天子玉樹生埋在九泉

陸墓　齊門北世傳陸宣公葬焉朱子云董仲舒陸宣公皆有宰相之學

董生有學似相當文氣從容理又長奈走奉天勞諫諍忠州閑坐集醫方

范氏祖墳　天平山文正公祖父葬焉廣陵王父子即度推官丁陳范謝四長者范徵夢丈正公仲淹曾祖也

陰陽家說到墳前風水真宜子息賢文正有賢君聽

耿祖宗積德百餘年

陸象先墓 光福山西象先不附太平公主玄
宗謂後凋松柏

皇姑威全震朝中君不低眉暗去從墳上從來松柏
樹青青遮莫雪霜濃

滕章公墓 陽山

荒涼不見舊碑銘遍問人誰說姓名却是勳賢滕達
道錢番為將鎮邊城

陸伯元墓 舒屏亭圖經吳縣界伯元名烈漢
初為吳令還豫章都尉卒吳人迎葬於吳焉
吳四姓朱張顧陸伯元陸氏所始也

君去遺蹤寄薜蘿思君為今有遺歌君家吳下多孫
子盡是因君德政多

韓蘄王墓 靈岩

石鼓山邊宿草長中興名將舊墳堂雙雙不見南朝
册只有孤臣似岳王

劉龍洲墓 崑山龍洲名過字改之

生從詩酒過時光到處閒遊半帶狂今日馬鞍山葬
處一叢枯棘在殘陽

顧三老墳 婁門塘北漢顧綜尚令為明帝三
老續圖經恄漢史無其傳吳四姓朱張顧陸
吳顧氏顧雍顧悌至顧榮諸族三老裔孫也

魯有兩生名姓佚人皆嗟惜信其賢分明名姓稱耆
德何用忉忉火上編 唐顧況撰三老廟牌銘曰刊石

朱梁墳 婁門 婁門德輝不減
婁門東南二里梁漢中丞尚書常為
吳郡太守吳四姓朱張顧陸朱氏有盛名者
多出於梁也

行行一里近婁門有漢朱梁墳尚存人欲知他身種
德其家多代出賢孫

徐稚山墳 靈岩山西稚山名林宣和進士不
附秦王黼紹興初為江西運副劾秦檜親黨

彈劾敢攻秦檜黨肯依王黼去求官蕭條松柏墳前
路行過教人心膽寒

陳子平墓 名謙子平兄思敬杭省照磨還家
至正丙申淮東兵吳中兵逼思敬不降子
平前護其兄兵執子平不出强抱其兄俱死
之其僕老王見其弟兄不相棄即自縊死

兄弟投降苦受兵君求昔救不偷生弟兄亡後家奴
縊細說教人眼淚傾

子游宅 在子游巷

武城邑裏有絃歌舊宅門前客喜過年代久長惟井
在古槐尤帶夕陽多 陳子平詩一橋通夫巷 有井底槐陰

戴顒宅 北禪寺顒承父逵志亦隱不仕來吳
吳人為築居室設泉石林間景出自然焉

不投窮谷覓生涯耐可名城作住家拋却桐廬從吳
下吳人待士士風佳
范家府　仰家橋西石湖文穆公家也今為僧舍
南撫蠻荒北使燕更曾持節往西川驅車到老還鄉
邑又檢圖經再自編
魏家府　南宮坊鶴山文靖公家也
幾田除拜到中朝門逕於今草色饒只有聲名在人
世西山相並獨相高
韋蘇州精舍　永定寺續圖經言韋應物罷郡
寓居殆此耶寺梁天監中顧氏施宅為之舊
在長洲縣後在永定鄉安仁里唐陸鴻漸嘗
書寺額
庭多春樹々陰深寂々虛窓惟鳥鳴掃地焚香坐終
日心朋那有是非嬰
義莊　普濟橋東文正公因五世祖麗水公舊
居建義宅買義田聚族人贍焉公名舊居西
齋曰歲寒堂二松曰君子樹閣曰松風閣賦
三詩勉族人子弟朱樂圃云義田濟羣族々
中仕者足以養其清不仕足以助其生自古
未有文正為百世之師法也錢公輔云文正
之義晏子心肩晏子之仁止於生前公之義
垂於身後世人三公位下為卿大夫族人不

得為入吳其門操瓠為講中齋者文正罪人也
義田今有幾倉租義宅年來一柱無留得歲寒堂下
樹半枯尤自宿慈烏
樂圃　在樂圃坊先生隱是為父光祿卿公綽
祖母吳夫人始購得錢氏金谷園先生後號
樂圃著述其中有五經辨說春秋通志琴史
圖經續記
林居幃趣與誰言扶策閒行肴滙圃大吹無人到捐
悄深山醫樹客敲門
纑鄉亭　吳江々上陳忠肅公有詩忠肅時主
吳江簿
依々畫檻總逢秋羈宦人忙亦喜遊陳了翁來閑笑
詠季鷹心事有相投
朱明家　清嘉坊東朱明寺東晉朱明富而孝
友弟　明別居盡以財與弟唯留空舍一夕
大風雨財盡飄還明舍
有弟將家財已去何言財復到家中從来孝友精誠
至那得神靈佛感通
祭經家　朱明寺西舊志古蹟門引吳地記言
在朱明寺西
方平不見再來遊惟說麻姑去海洲人世田桑今幾
變蔡經家在寺西頭或云監門外地至今名仙人堂

陳君子宅　閻門陝之奇字虞卿詔為隴西郡
王教授即謝歸人見之皆肅然曰陳君子士
大夫遠〻来見之王岐公曰吾嘗相從閻門
下觀其出入仁義真君子哉題其墓曰陳君
子廣陵王文子節度推官丁陳范謝長者陳
賛明其祖也其史質有德行其母丁晋公妹
晋公教官其兄弟其母辭使以學進安定先
生授其母賢惠録蘇子美書之其兄范文正
公稱鄭曰先生朱樂稱鄭之奇曰二高士
魯國山君從古有达時呉地有君身尋思范石湖家
貴總得高官是小人

隱圃　靈芝坊蔣堂希魯两守呉郡謝事號所
居曰隱圃自號遂翁
心喜休官返舊居身親冒雨掎新蔬拋梢朝省埜
事收拾山莊種藝書

竹閣　承天寺文正公與章珉来登有詩珉字
伯鎮平江推官有文名
家〻層構有清陰非在人家花卉深公不乗春宴他
處却邀文士到閑吟

中隱堂　大酒巷龔宗元都官員外分司取樂
天詩名焉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不如作中隱〻在留司閒宋元讀書處丘始
擢第范文正公語曰君清修必為令器慎勿
因人以進宗元從登朝未嘗造公卿門
不求大隱金門粟小隱何須山水間藏在分司是中
隱第堂風日儘清閑

滄浪池　郡學東蘇子美有亭名滄浪因名焉
子美記云予時榜日舟以往洒然忘歸觴而
浩歌踞而仰笑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死
耶則道以明思何之汨〻隔此真趣不亦鄙
哉歐陽公詩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
相迴環
濯纓人去幾斜陽鼓棹誰来再詠觴波面依然清見
底夜深孤月在中央

五柳臺　臨頓橋南胡稷言所居
株〻文蔭在堂前周記渊明種宅邊風景不殊人世
異棄官歸去一般賢

閔息元山居　洞庭毛公塢唐太宗延息元内
殿問修煉答云帝王一言之惠萬國蒙福于
道得效甚速臣所修匹夫事功不及物區〻
末術非萬乗所當問
從被徵書来内殿不將修煉事開于只揖帝王功神
速一語能教萬國安

陸玩宅　靈岩山寺玩代王導為司空雅量弘

遠不以名位格物奬納後進縉紳皆靡其德
宇
開公身在三公位待下心如一布衣欲訪舊居誰處
是白雲青嶂有禪扉
尹和靖三畏堂　虎立西庵
兵後南來已白頭虎丘行過偶遲留齋居尤有名三
畏點檢身心肯暫休
復軒　吳縣黃材章憲叔度記云葺先人故廬
東軒貯群經百氏書名曰復自警焉叔度師
王信伯從朱子發呂居仁遊有復軒集曾文
清公序之其先人端崇寧初論不宜元祐臣
僚黨籍
跡藏輕懷碧林中壓架書多有幾通端坐讀明今古
後一心探歛不西東
樂巷　崑山圃明村李衡彥平侍御史通性理
愛韓魏公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巷壁上書
魏公莫嫌老景秋容淡惟愛黃花晚節香句
為晚節戒一日將卒手書別親舊戒其子不
得隨俗作佛事書訖卒
閑居滋味勝居官人客稀來老更安簡裡從容清坐
處世間愁事不來干
南園東莊　園在城南莊在東廣陵王子文奉

嗣為節度禮賢下士有才藝者多依之燕集
園莊任客所適文奉從容往來閑笑語則就
飲焉
民遺五季是何時史冊開觀亦皺眉吳地却逢錢節
度人家無事看花嬉
顧景繁山居　光福山景繁名禧
五十餘年不出山柴扉無客一常關因閑去注東坡
集名姓而今在世間
張融陸慧曉宅　承天寺融慧晚並宅其間有
池有二柳何點曰池是醴泉樹便是交讓錙
搥飲池水曰鄙吝消矣慧曉正立不雜交遊
融神明俊出陸靜修遺以白鷺羽麈尾扇異
物奉異人
兩處樓臺一樣高空余烟雨到今朝清心不見當時
水楊柳名存讓未消
鄭所南宅　樂橋條坊巷所南遺宋末痛國事
日非上書切言之宋士不顧其家業寄身僧
舍嘗而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曰
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郘被還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淚
答國士何用戀家為
元達樂圃　承天寺建唐　僧年八十餘好種

名藥

暗想前生是藥王此生尤為藥多壯輕烟細雨賫鋤
處今在詩人卷裡藏

承天寺　廿節坊梁陸僧瓚見其家祥雲重覆地因建寺曰重雲寺後誤書重玄寺唐史惟則嘗重玄寺額後又號廣德重玄寺錢氏置奇石庭下世稱双峨石因號双峨寺宋祥符改額承天寧和改能仁僧贊陸慧晚孫慧曉與張融並居其中有水何點言是醴泉融家為吳坐寺承天有別寺五曰藥師龍花圓通淨土永安即福昌藥師即寶幢承天有四一萬八千

更無奇石卧庭邊有水空聞是醴泉舊説祥雲平地
見今看楼閣鎖寒烟

萬壽寺　花橋東吳越郡從事丁守節因唐長壽寺廢基創為其孫宋丞相謂請額賜號天寧萬壽景祐號承天萬壽紹興號萬壽報恩光孝有田二萬一千本蕭梁安國寺

是處山門臺殿幽禪房花竹更宜秋不知丁氏經營
後舊有祠堂今在否

雲巖寺　虎丘晉王珣王珉咸和二年為東西二寺在山下唐會昌燬大中移山上上有鐵花岩劍池白蓮池千人石　砌石響師虎泉憨憨泉陸羽石井琴堂生公堂五聖臺御書閣致爽閣東嶺草堂白雲堂望海楼陳公楼東軒小吳軒平林遠古木寒泉一輪明月環翠空明可月亭再來亭花雨亭福巖館楞加室清遠道士顏魯公李衛公范文正公蘇公忠公俱有詩蔡忠惠公字也

香室經臺盡日幽寒泉古木夏藏秋山門月上休教
鎖多有詩人夜到遊

子游巷　常熟治西北一名文學巷橋曰文學橋

不是尋常一巷名四科稱許甚非輕有人題在橋梁
上行過低頭畏後生

閭丘坊　張馬步橋東閭丘孝終公顯家焉公顯守黄州與蘇文忠公甚親

東坡當日在蘇州岦覓清閑去處遊不到虎丘泉石
上便來坊裡謁閭丘（東坡詩集不到虎丘便謁閭丘）

西市門　樂橋西市坊續圖經梅福為吳市卒西市門是其所隱處漢成帝舅王鳳專政京兆尹王章言之章被害福為縣尉言之至王莽福棄妻子去或傳福為仙後見為吳市門卒

人言梅福登仙去何故南来在市廛身上都無榮辱
累清高真箇是登仙
周將軍巷　乃醋坊橋東周瑜家焉有遺井宋周
虎太尉亦家焉俗名九曲橋墻巷
將軍江上破曹公鞍馬四時蒲巷中羽扇綸巾談笑
處樓臺日：有東風
冨郎中巷　太平橋南又名好禮坊冨嚴家焉
嘗以刑部郎中乍鄉郡
身臨鄉郡已多年恩在民心只便傳巷裡舊居經幾
主巷名尤記使君賢
侍其巷　靈芝坊侍其沔家焉沔字國紀與人
交淡薄見其急奮不避艱險勝達道言沔行
義修潔天下之殊上君子門人誄曰戎晦先
生
閑坊中有一閑人身受幽棲不厭貧平日與人交似
水見人危急却相親
光還巷　黃牛橋南郁先生巳巷中丁晉公幼
從讀書特卽時来拜之死為治喪葬祭焉廣
陵王丈子卽度推官丁陳范謝四長者丁守
節晉公謂祖也
晉公来拜幼時師師死還来厚葬之名望巳高官又
大不忘鄉曲舊相隨·

皐橋　閶門東皐伯通家焉伯鸞傭時伯通異
人因舍於家
伯通家幺沒橋邊有姓依橋尚遠傳非是偶然人記
取緣他知得伯鸞賢
顧家橋　樂橋東孫權虎頭將軍顧悌家焉悌
在官得丈書洒掃設几筵拜跪讀之居丈喪
痛不見丈終哭泣未闋而卒
水落汝虛古岸斜垂楊幾樹有慈鴉將軍孝行宜旌
表獨見橋名稱顧家
乘魚橋　樂橋東吳記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
見異魚乘之駕空去
此處正當城市裡誰知轉眼到蓬萊如今不見其仙
過那得神魚再起来
百口橋　婁門西東漢顧訓五世百口同爨會
集行酒子孫二歲以上皆知位次不虧礼數
又名試飲橋
百口橋邊春日斜舊時開遍紫荊花山東人說張公
藝此是中吳顧訓家
盧提刑橋　都亭橋南盧韋仲新家焉又名德
慶橋仲新累歷監司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其
子秉師涇原恩辭歸養神宗手詔慰之
有官名在溪橋上見得其官舊有名多少官高名在

史鄉人繞讀便吞聲
孫老橋　吉利橋西唐白頭橋白樂天為之天
聖初孫冕修之人稱孫老橋樂圃云孫公治
蘇人畏愛故名
白傳經営年紀衰蕭〻白髮滿頭緣孫公領郡来修
葺又在衰年白髮時
六經閣　即學講堂南富嚴建張伯玉記南渡
名御書後還堂北名尊經伯玉記云六經閣
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嗟峨舊對學宮門世换名更一幾番今日許多書並
在後世當勉聖人言
震澤領學　吳江震澤著作王信伯講道處有
祠記信伯以其門人陳㷀之楊邦弼配焉信
伯學於程氏高宗以通儒褒之
昔年宣聖出山東吳下言公能往從千載河南有程
子先生還遠去尊隆
郡學　城南文正公始為之安定先生為教授
焉安定初設教諸生少有行文正長子監簿
請入學居諸生下一一行之諸生殆盡行後
太學亦取焉初文正守郡嘆未有學朱光祿
宰人請建之文正奏得旨擇南園建焉又得
安定生徒始逾廿人後登科逾數百也

文正未来安定遠隋唐舊習亦稀行汴京太學非常
學翻得蘇州教始明
張旭尉廳　常熟張旭為尉有叟屢求判旭嗔
之叟曰君書奇欲藏身因出所藏他人書旭
見益書其法逾奇
草藤如字偶揩除草聖人亡唯舊居思得他来再為
尉有誰文老到来書
蔡忠惠公字　虎丘
慶曆朝中有諫官幾時休暇到岩巒心藏正直今難
見今見都藏在筆端
謝賓客書堂　陽山澄照寺白蓮院賓客謝濤
濟之嘗講學院西廡其子絳有記廣陵王父
子勘度推官丁陳范謝四長者謝從礼留客
濤父也賓客少時及王元之為侍御史百辟
望其風采絳文歐陽公絳子景初黄山谷婦
翁
書堂舊日有書聲〻在山開夜更清從後書堂人去
夜跌螢飛到為誰明
何徵講堂　虎丘西寺徵在齊梁去隱常戒殺
虞人逐鹿〻来堂上伏不動又有鳥如鶴紅
色来翔一如家禽
野鹿當年避獵人来投渠處欵安身緣渠於殺心真

實異鳥飛来又更馴

至和塘　崑山塘七十里從古皆湖瀼仁宗至和中崑山簿丘與權白府尹呂居簡作塘名至和嘉祐中府尹蔡杭運使李復圭崑山令韓彥正大修之保膏田數百萬頃陸路始具焉與權有至和塘記正彥字師德魏公姪崑山人立生祠刻碑曰思賢記

崑山西到府城東路在微茫烟浪中從有堤塘人走後水田經得見年豐

徐通判堤　市經北赤門南徐與武卿為通判大水東南漂没徐周視得舊跡築塘九十里造橋十八復田千萬畝其子師閔為蔡君謨所知封寧郡侯致仕家吳中年八十終

城南一望水相連滄没田廬幾萬千不是公来與版築滔滔何處有人煙

王仲舒石塘　吳江石塘仲舒始為之

三江連接五湖濱累石成堤似有神非是使君為牧守風波來往正愁人

吳中古蹟卷終

光庵集補遺并附錄

跋王氏譜

吾曾祖雲嶠翁為此諸譜于舊譜之後今吾移之置於新譜世系圖之前翁之稱引大備今所以期望乎後人亦至矣後之人一口讀之恩似能副翁之期望每觀此心恒惕而常愧也今之期望乎後人豈直在夫濟仕版而取大光榮亦曰聞學以修其身以從事君子之列庶幾王氏之世濟乎羨其為光榮孰有加於此者耶翁故曰吾家世積善遺書可讀也後之人副翁之期望固宜以是為化也　嗣孫賓

王光庵傳　姚廣孝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來善相人之術決人死生休咎其驗如影響來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虛日雖紫閣朱衣弗能過之號曰電目江湖間咸稱為王電目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即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而博記問無有不知者賓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效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醫者即趨往診亦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貌甚癯其隱也不於山林僦城中一廛居之藥毀其面及肘

股皆成瘡壁兩角短布衣老僑竹杖行市井閒或笑
踣於道傍露兩股爬痒時人見其醜惡咸避之縉紳
中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者賓乃熙
熙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飫必親
煑羹必親調冬寒則温其衾席夏熱則凉其枕簟日
侍左右不敢遠遊賓平生不娶味澹薄無所好嗜多
與方外人交或閉戶閱佛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
崛艱深其辭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者年七十先母
而卒至疾革時抱母不捨死半餉復甦呼母連聲氣
方絶葬後䰟歸於家夜二鼓或履拄杖行呼曰壞々
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壞々兒含壞々
不得母痛哭既久而息賓之孝行至於此賓之著述
甚多叢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記錄吳下古蹟詩
二集在焉交游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奕先生耳
君子曰賓奇士也懷才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廛
市醜其形儀悠々忽々行井里閭時人皆不識之閭
縉紳大夫士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
者故貧得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平昔奉母至孝雖
死為鬼亦不忘乎母而歸省焉嗚呼賓可謂奇士也
耶
永樂七年五月余撰王賓傳同郡韓奕公達歛鏤
板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

也哉其可嘉也哉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慧光號偈為王仲光作　僧李𧨏
慧光隨處自圓明日用常行揔現成壁丑頂門三隻
眼依然日午打三更
洪武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龍河退堂全室叟宗泐
書

挽王仲光　袁忠激
王貌癯然八十春驚聞野鵬謾相親世閒日月真如
夢物外乾坤迥出塵鄉邦至今傳碩德山林何處閒
遺民江湖舊好空相憶惻惻哭天涯一愴神
李傑

國初用重典以威制豪傑若高先生季廸雖謝事而
歸猶不能免仲光王先生淹貫儒學乃蓬首草屩混
迹庸保閒自托于醫以全於世可謂明哲保身者矣
求之古人其嚴君平韓伯休之流歟
七十五歲海虞李傑書

像贊　吳寛
吁嗟先生吳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敘事謂
其絶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
世謂其死而怙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
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

跋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能收拾而存之

像贊　王鏊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亢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避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翛然丰神良狀適遙不襪不巾是為光菴先生其人

像贊有引　楊循吉

先生市藥有韓伯休之清不娶有元魯山之潔奇奇怪怪以自標置翱翔里巷玩弄市朝欣則兒童小子與之謔笑拂則達官貴人不得而見古之所謂古人者有莫先焉當時則有魏守下單門之所姚傳原徙步之求而先生陽然自視累不動懷拱坐而受其閟迓走而避其面其視榮勢之事眇乎微矣九原不興援慕無及謹為贊以頌焉亦後生之心也

美哉先生道高迹奇出可濟物入安其卑隱不於山城市遠迹弦誦自適瓢飲褐披孰有富貴而能動之先生之高不娶不仕人之欲大孰甚於是不仕猶可不娶實難　力何如其滌汎濫女色之害自古莫殫先生於斯勇實勝人鍛心銷欲不瀆其身嗚呼先生清清至矣小子作贊莫能盡之矣

續吳先賢傳贊　劉鳳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巽路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光禮以醫著賓叩之元禮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故益善為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勵風執守姚善折節下士闢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為弟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瘞其所書有吳名賢記古跡等姚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走姚守死勤王賓實為決策云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為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又何謂真隱耶王先生行詭異人皆以為近怪然潔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近於咸豈志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既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以死殉姚守而計畫舉事賓實發焉守之以死固賓意耶雖未食其祿而為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遑為利害恤轍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己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為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像贊　王世貞

萬邦帝臣兮噫曉不利賓兮噫國之遺民兮噫毋之遺身兮噫辛以泯泯兮噫

吳中名賢小紀　文震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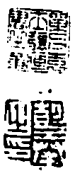
先生名國賓後名賓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材於陰陽律曆山海形勢礼樂兵家書無不該洽屬世易草意不願仕一切自晦而獨以醫著其親故已寖益以藥㬎其面及肘股間壑而角短衣葉杖遊行廛市故舊有遇之者輒箕踞相對爬搔其瘡使人不堪去乃已郡守姚公知其異因往謁先生窺戶間與馬嗔咽呼曰勿驚吾母踰垣逸出他日徵服往先生衣母短袂衣握破扇坐上坐與之語則喑姚公笑而去之比三往始與酬對乃稍〻露其奇公為執弟子礼先生養母極孝飲食必手調以進年七十且死抱母不倚絕而復甦者再四死後魂歸其家搃呼娘〻不絕聲去

所著有光庵集吳名賢紀吳古蹟詩皆不傳

婁潛叢言　　曹超巖

王賓仲光志不願仕洪武間自毀其面終身獨居墅鬻布袍游行市中以賣藥為業所至群兒隨焉蘇州府姚公善往謁賓據坐受拜善問為政以愛民為急今日以何政為愛民賓哂曰野人但知用藥而藥有標本緩急之辨愛民固為政之本恐非今日所急姚拜問曰今日所急願幸教之賓曰聞北平兵過德州然乎曰然聞使君已膺燕制五郡之命然乎曰然然則君之急有在矣因屏人語曰鎮江章使君非忠貞之士宜急遣腹心奪其軍政然後出蘇松之兵以戍江陰出嘉湖之兵以戍太倉使君親帥大衆駐於鎮江之龍潭而以舟師上下金焦之間北兵縱渾銳豈能飛渡哉姚澤受教未能皆用也

稗史彙編

姚廣孝之見王光庵也騎從而往光庵閉門不應明日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庵問誰荅曰道衍光庵曰衍斯道歸耶待吾白母〻許入遂啓門交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闊爾發跡矣然所居河亍荅曰少師母曰爾為少師更有大師乎光庵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日僧帽褝衣躡鞋策杖往萬壽寺訪之小僧報〻云天竺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魚惟誦阿彌陀佛不輟
輟
聲問以事不應蠟坐良久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小僧隨而聽其言且敲且誦時一歎息曰衍斯道一箇和尚做不了他日廣孝來別方啜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佯狂也不及我在京索一官職庸俟何時光庵擲杯於地涎嗽交流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嘆息而逕

先生木瀆人寄於天平山作龍門春曉圖遂知名於繪事

壬寅小春借鈔遠猶藏本録完

此書歷有年矣丁丑將正月由門亭父閱一過竟特開之九上 王者如此三日內
邪命余欲之蓋係仙傳非孝書也

揚忠再跋

吳人以王光庵集四冊見示書長與君福清長樂其郡[illegible]福清其縣
產者其王著作之後然爲姚公善之宗裔奇士也惜不果用如渭
之非平之師豈能長驅直入當日之事固未可知也終於不仕奉四
以終可爲一代之完人矣觀文讀詩詠其集當時已刊傳於三
百餘年後我遇其全吾聞文獻有光矣亟購藏之辛卯九月 [illegible]題

光菴集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賓撰賓字仲光長洲人博聞强記尤精醫學隱居奉母以孝行稱少與姚廣孝相善吳中往哲記稱廣孝既貴歸訪賓賓弗與見方盥掩面而走黄姬水貧士傳所記相同明史廣孝傳中亦畧載其事然觀賓集有所作賑灾記稱廣孝爲少師鋪陳功德甚至賓殁後廣孝爲之傳亦極稱譽是兩人交契終始如一葢流俗欲推尊賓者造作此言殊非事實集凡文一卷後附諸家贊頌及吳中古蹟詩一卷詩共一百三十七首各有小序其文務爲奇崛之語間傷冗贅未能成家詩詞亦頗傷流易卷首紀唐鈺林德暘二事全錄舊文而無所論斷或賓嘗手書此二節後人不考誤編入集歟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

〔明〕楊士奇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東里文集二十五卷》提要

少師東里楊公文集序

天生間世之才必予之以清明粹溫之資際夫重熙累洽之運發為事業參贊經綸輔成國家之盛著為文章宣金石垂諸簡以彰文明之治夫豈偶然哉觀於今少師東里楊公士奇可見矣公江右西昌富族蚤失怙奮志自立讀書數行俱下既冠涉迹湖湘漢沔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

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溫者著之直而資之淡芳潤内融彪炳燁乎外見濡毫引紙力追古作於是聲名洋溢受蕭而起際遇

太宗文皇帝正位宸極建内閣以嚴禁密公與淮等七人直預機權之命典中秘兼知外制麻事

四聖熙洽之朝凡大論議大制作出公居多肆其餘力爲及應世之文率皆關乎世教出辭賦詠沖澹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其可謂雄傑後偉者矣公之立心制行本之以忠貞亮直持之以和厚謙慎以故清議咸歸重之洪惟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肇開文運儒雅彬彬輩出以公述作徵諸前烈頡頏下上能幾人焉方之當時齊驅並駕復幾人焉謂之間世之才其信

然哉淮也孱弱無似旦夕相聚處聆笑語接矩範裨益良多屬以抱疾急事上疏乞骸蒙
恩賜歸調息旋軫之後雲泥迴隔離羣索居荒落殆

甚公不遐棄貽書以文集序見屬輒以平昔之所知公論之共推者序述如右昔昌黎之文李漢序之歐陽之文蘇軾序之文輝迭映於千百世之遠淮豈知言者哉公命也其奚敢辭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秋八月既望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序

東里文卷目錄

貧樂詩序　送張鳴玉序
送李永定經歷序　送林正行序
送樊寀政序　楊氏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送史志靜詩序
五清詩序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歐陽氏族譜序　梁氏續譜序
贈張宗璉詩序　送宗老季琛詩序
西城宴集詩序　對雨詩序

卷第六

送蔡用嚴序　贈高以能序

贈王敬先序　送李伯高訓導序
劉氏慶源編序　送徐提點詩序
聽琴詩序　送王綸脩南歸序
送尚書金公歸省序　送吳子恭致事序
送羅學古序　康氏族譜序
送羅熙齊致事序　熊氏族譜序
送黃信道致事序　易簡方序
送高伯琴歸省序　送孫先生致事序

卷第七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沙溪劉氏族譜序

蔣氏族譜序　王氏家乘序
北征集序　送黃敷仲序
送庭璜詩序　送少保黃公詩序
贈陝西二憲詩序　西澗集序
梅花岡詩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送蕭省身詩序　贈蔣主孝序
劉氏倡和詩序　贈太醫院判蔣用文序

卷第八

送郭公緒序　送貝秉彝序
蕭自誠慶壽詩序　送劉給事序

龍潭十景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送陳肯序　樂氏族譜序
送劉子敏序　黎氏倡和詩序
送胡敬方序　送族孫朋遠序
中溪八景詩序　送學士李君詩序

卷第九

跋子昂書海棠詩　書楊氏忠節祠記
跋與友蘭生詩　書宋高宗手詔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　題宋歐陽脩謝告身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　題夏少保祇癸升圖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太齋文集目錄

記

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將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淵然深自晦匿不妄交遊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

陰森布濛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茆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藝齋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菜爲羹截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

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敦而咲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眞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咲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

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子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傍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傍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

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
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
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
生聚散靡長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
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邪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金華縣重脩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財成輔
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天之生
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
敘之典小而動靜云爲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
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斯民
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爲君知尚於仁爲
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
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
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
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自漢
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庖其禮而尊用其教我　國
家君師宇內一惟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

遠而邊徼皆有廟祀孔子袞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
事與社稷等可爲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恭有慢
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金華縣附郡城之下盖呂成
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禺
郭瑛來爲令祇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其
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爲學甲辰之夏巷民
弗戒于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火烈人罔攸措
瑛拜頫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答反風熄火殿及兩
廡弗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久滋弊宜撤以新方諏于
衆會　詔有司脩飭祀典祠廟邑人趙義咸願有助

遂卜日就事因故爲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
像前建重門講堂齋廬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于舊
規於是令率學之諸生行舍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
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具書本末加書介中書
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夫祇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
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
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
邦人俊秀來游其間必也升而之廟湛焉肅焉秉其
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
其仰鑽之志而進脩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

日廣處也有以續前脩君子之光由也有以任 國
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于賢令與賢父兄之盛意哉
是役也今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眞某某助之許
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
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丹桂樓記

五雲洲之東距泰和萬安兩邑皆一舍有半曰學堂
里里鉅族爲蕭氏其先徙自吉水之虎溪代有詩書
行義爲鄉人所敬雖未有甚顯者而所與交游婚嫻
率顯者也家有丹桂一株莫究所自植里老長相傳

約百數十年其盤毗偃蹇凌霄漢蔽虧日月就下而
望之蒼然如垂天之雲秋高風露清潔花盛發香馥
馥聞十數里蕭氏之耆耋以其暇率族人聚樂其下
長少具在布席列尊俎少者以次奉觴爲壽畢則拱
侍聽長者之訓教懽洽之至禮度不踰歲率一再舉
焉及元季兵亂海内鼎沸蕭氏之老者皆没壯而少
者皆散徙崇甍飛棟蕩然無存而桂亦斃於燹矣雖
枯根尚隱隱頽垣荒址之間而生意泯然於是歷歲
遠矣蕭氏之彦曰孟常獨切興念吾先人之所居吾
可以去之而不復乎辛勤歸即故址薙蕪奮礫營室

以居讀書學道其中而敬脩其先人之德焉既又作
樓若干楹與桂相直無幾桂之荄者復萌蘖數歲而
奮枝鬱然識者益知爲蕭氏復興之徵或曰蕭氏科
第之祥也遂號其樓曰丹桂又數歲孟常舉進士擢
監察御史奕奕起聲譽九載用績最陞浙江布政司
叅議而蕭氏之顯者遂盛於孟常桂亦盛異矣哉夫
家之盛衰係乎氣運亦必有由於人者蓋善德可以
致和氣凡物之近者必先得其氣故隨之而盛衰焉
田氏之荆兄弟析而悴合而復榮此其證也田氏以
友蕭氏以孝孝友行於家而家之所由盛也孟常將

赴浙江屬余記丹桂樓楊於蕭故婚姻家而余與孟
常仕宦往還又十餘年故爲之記又推其盛之所由
者以示其族人子弟俾皆勉焉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眞存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八年陞山東
按察使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遊之舊也
屬爲書其所以名之故而自儆焉其言曰眞學不足
以究道才不足以濟務
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一方耳目之寄綱紀之
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前治環數千里之

地上實而民衆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所當覺
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譏累哉惟是夙夜兢兢
兢勝之爲懼也又竊念之良驥一日千里如下乘而
不息亦駕可至也眞與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
誠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爲克篤其志者也蓋
嘗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
又一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
自彊不息蓋法天之健以爲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
道治非勤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
必進無逸之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

學者之問政亦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彊
志而力行其本則尤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
息則久久則徵未有誠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
誠可爲克篤其志者歟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
四輩邂逅沙羨相與讀書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
或登大別而瞰江漢或扁舟浮游南浦赤壁之間弔
古人之陳迹或遐矚高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
外倚長鋏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顧其所自得益富
貴貧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且逸如此而卒
能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

聖明在位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奮厲淬
礪實以就功業而存誠官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
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
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爲之書

凝秀樓記

芝之爲瑞也果與於人乎興時深山窮林巖谷之幽
磵壑之陰人跡所未嘗至者芝叢生其間多或累萬
本其少猶動以千百計是孰之所致哉無與於人乎
孝弟慈愿廉貞潔清之士其所居亭榭階戺園圃垣
壁之側往往而芝生焉謂不係於人哉蓋天下平寧

王道得化澤充洽泰和融液於兩間瑞物之蕃固有
不擇地而出者矣若一德一行積誠而不已足以通
神明致和氣斯瑞物亦必有著夫一人之感召者焉
人之德莫先於孝古之能孝者若韋弘宗楊思貞許
利川之徒皆有芝產其廬墓之次感應自然之理也
前江西按察使金華邵玘以先永樂甲辰喪其母居
喪執禮哀慕夙夜乃是年八月所居重屋之下產芝
五莖或三秀或五秀葩采煥爛明年五月復產一莖
五秀輪囷郁然鄉里驚異嗟嘆以爲孝感相與名其
重屋曰凝秀之樓鄉人之仕於朝者光祿李少卿新

中書陳公人景茂求余記之以先永樂四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明法守正清操凜然仁宗皇帝監國南京時深所器重歷署大理寺都察院刑部皆有能聲其陞憲長江西也治行尤多而自得孫迎母就養愛敬無盡母甚樂之以先於余往還益余知其能孝其所為感召非獨居喪時矣斯樓將將有聞於遠哉樓若干楹前臨數水後枕椒本據蘭溪之勝於顏孝子蔡烏助葬處益相望云

翠筠樓記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

為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汝敬之言曰當春景融和秋氣澄徹八牕洞闢天風徐來鏗乎如奏雲和乎若奔雪瀨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搖蕩於復閣之下坐而聽之嗈嗈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至於涼月之夕搖鳳羽之翩躚冰雪之枝挺琅玕而獨秀皆樓中佳趣也開戶而登焉益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翛然如出人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亦自信可樂也而非有瀟灑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

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以夫高堂廣榭嘉木森布能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日相娛而懽甚淋漓此豪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也其固自恃以樂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視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豈獨清濁之相遠哉同倫殆有異乎衆人之所尚者歟抑君子之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為君子之所尚而同倫之志

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桃林又自桃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乎竹者遠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為八世其所尚殆有所自邪故推本而為之記

退思齋記

少師吏部尚書蜀郡蹇公名其燕處之齋曰退思或曰公歷佐累朝階崇一品祿厚而位崇天下之士奔走下風瞻望餘光者邈乎不可及矣尚奚退思之為

哉嗟乎此君子之所爲有思也君子思盡其在已者
何與乎外哉公以進士事
太祖皇帝朝夕近侍十餘年而始終寧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爲六卿之首進三孤之重
三聖在上知之深信之厚任之專今遭遇
明聖所以信任之如
三聖而天下之人亦皆有望於公也凡今士大夫賢
不肖之鑑別百執事能否之進退皆公司之
國家有大政大議係宗社生民之重者皆公與之欲

悉底于善也不思而能之乎古大臣君子如禹稷皋
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爲公下之爲民皆公職也公
能獨無思乎退而思其道進而施諸事必使衆職無
闕庶官無曠五典脩百度貞陰陽和時序順四海熙
熙無一物之弗遂庶幾盡吾職而有以副
明主之德意與天下之人之望不然或有一之弗至
即吾職有所未盡故雖燕居獨處汲汲焉求諸心而
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爲也宋曾
魯肅爲執政題其私室曰退思巖此其志蓋與公同
當時稱魯直又稱其忠實可大用亦公之所同者遭逢

列聖寵褫之久且盛則公所有而簡爾不及焉宜公
之惓惓不能已於心歟公自始仕至今四十年躋[illegible]
畢處於厥職恒恐不及而秉謙持約恂恂不改其布
衣時位愈進德愈厚名愈重踪然今之老成人夫何
幸國有老成以係百僚卿大夫之承式也哉士奇仕
於朝從公之後知公之心間承公命爲此記既復于
公又書以自勵云

樸齋記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事
太宗文皇帝嘗賜其名曰純純既拜命退而名所居

曰樸齋蓋樸幾於純純以德言樸以質言繇樸以達
純也繪事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之施而藝之至
文者也一色不襍爲純在人爲至誠之德
聖明之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五以
前絶智雖巧迨夏與殷猶尚忠質至於成周而文盛
焉蓋勢則然矣聖人曾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
赤子之心純而無僞既長而欲動則私意日滋向之
純而無僞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純之
所以名同繪事後素之旨

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純質之俗斯
民皆誠篤之行而況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欽承
聖訓以名齋居其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不
使有一息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
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哉夫樸之為齋
也必忠信以為址靜貞以為宇澹泊以為扃簡約以
為牖斥浮靡之玩謝矯飾之遊黜智巧之務執其誠
守其一以任乎自然如是而可矣勉旃純也純為人
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召至後擢營繕所丞
上嗣大寶之初陞閤門使云洪熙元年三月記

永思堂記

永樂甲午冬余偕王邦彥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
諫還自北京晚出文明門道通州登舟時北風沍寒
數人者聯轡徐行伯原從子時貴馳一騎挾四五童
奴崇殽載酒追及即道傍民舍以餞皆引滿痛酌時
貴侍其從父及賓客怡然甚恭惟恐不極其歡也旦
出河上氷已合則謀陸行時貴留侍數日為治裝具
余三人前皆未識時貴一旦相遇相愛敬者蓋自愛
敬從父而推及之也及與從父別其戀戀不忍之意
感動左右蓋吾輩皆竊歎其事從父如此於事父母
可見矣後聞其家有永思堂伯原為余言時貴年始
十三其父當戍遼東老且病不能行即奮身請代方
行時道傍觀者矜念嘆息謂此孱然弱稚留辛苦從
役萬里海外夫安知其有立否也既及戍四顧無所
可恃勉自樹立然闇疏磊落不肯跼蹐在人後既壯
其上下皆愛重之獨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父母側也
既內徙淮陽日望得一歸省無幾復徙常山護衛今
父母皆沒矣徒抱無涯之戚此堂之所以名也願為
之書夫父子天性生而致愛沒而致思常情所同也
春秋常事不書然後世有不能事其父母又有肆已

悖道以危父母者矣於時貴之事可書也嗟乎時貴
養不可及矣顧今所得為者持身謹行以圖無忝此
孝之大節也時貴勉哉遂為之書張氏世家斷之廣
濟時貴今寓北京云是歲十有二月既望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
國朝廷試
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儀衛
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群臣朝服東西序
立傳臚既畢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

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
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今始
禮部尚書臣濙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
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
天子親擢之也今　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
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勉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賓壺堂記

翰林檢討莆田黃行中為余言其鄉有徐氏者故詩書家居壺山之麓東隴之里累世矣至士德甫始從居黃石孟去壺山之麓十里許士德甫沒其三子長曰孟博不忘厥祖之所居也偕其二弟即其父所築之前向面壺山作堂名之曰賓壺求為之記余未嘗識孟博兄弟而行中端重諒信不妄交際孟博兄弟之為人可知矣賓者敬以接之也父者吾身之所從出也祖者又吾父之所從出游而上之皆吾祖也皆吾之所從出也先儒論禮以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蓋曰始祖厥初生之祖也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者也冬至一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皆象其類而祭之也象其類有致愛敬之禮則即所居而致愛敬焉者天理在人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夫巋然而峙乎吾前則吾起居出入無不接乎目接乎目則動乎中怵焉而興感肅焉而起敬者自然一朝一夕之間豈必象其類而後然也哉吾於徐氏斯堂蓋有以知孟博兄弟重本敬始之惓惓也嗚呼恒人知愛敬於其父也於其祖蓋有間矣況游而上之者哉夫知重其祖其必知重其身又可以推見孟博兄弟之為善者歟吾又聞壺山莆中之最勝處也隱者之所樂而神

人仙子往往出沒於其間夫徐氏之祖有靈焉其必不去此而精神相感氣類相通其必有致愛敬而受福者歟堂凡若干楹作於某年月孟博之弟仲曰某季曰某皆可爲徐氏孝孫云

思政堂記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爲政有道也未得夫道必求諸心方清靜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湛虛道無不存一念之興則道隨著焉故凡官府皆有退處燕休之居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事一其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也廣德州及所隸建平縣凡

民之戶幾萬幾千有奇田之稅歲幾萬幾千有奇且在邦畿之內也於爲之守而善其政殆難矣哉廬陵羅坤泰之爲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子蚤暮察其所欲惡盡心而爲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圮矣因其舊葺之而加閎焉闃乎靚深喧囂之聲塵襍之迹皆不及可以疏暢煩鬱澄心頤神而啓發靈智公暇則於此用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間求余爲記君子居官本之爲持身上之爲事君下之爲治民三者其要也必端其在己而勉於臣職不使有所不盡厘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

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異情時異宜也欲隨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猝有過舉焉不遠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而行之政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謂得爲政之道欤坤泰永樂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擢今官和厚明敏而有志焉爲廣德未踰年吏部尚書蹇公奉
詔巡撫過之民耆老千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愛己也其得民如此非得爲政之道而然歟如其求道而不已焉將民之戴之豈有窮乎且後之繼坤泰而居者無窮也如皆求其道而不已將民之戴之又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爲記而併以告夫來者

東耕記

客有過余譚東郴子之事者曰所居吳淞江之上九峰三泖之墟其爲人質實無聲色之娛惟勤穡事歲東作既興每旦率子弟載耒耜畚鍤往治播種暮乃息或日中躬任餉饁有餘暇而天日融霽曳杖行塍間察視所不及追見耘其勤如之秋穫勤亦如之計其歲中三時之日率什六七在田歲以爲常有愛之曰盍少自逸邪曰吾民耳顧無他材能可以裨於時又不自力以食乃欲仰食乎人邪而其積有餘遇公

府徭賦令下必先趨事曰凡吾民得安乎田里足乎衣食無强凌衆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育之樂者上之賜也吾既無以報大德又不盡力於此何以為人乎余聞客之言嘆曰嗚呼世之人蓋有非其力不食者矣知惓惓於君上之大德不敢忽忘非知本者能之乎誠使世之為民者其所存皆然俗化可厚而刑罰可以無用也客聞余言曰願書之遂為之書東耕子潘氏字大本東耕其號余未嘗識東耕子皆得之於客客為中書舍人潘謙益其兄云

梅溪書室記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稗官小說其書多具既以爲自脩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為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彜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况處乎山林僻遠幽寥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其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庶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無慕外之累而其人又多秀敏惇厚之資則其於為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峰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浸漑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湖故廬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徙梅溪至宗智甫蓋七世云

東里文集卷之一

記

石田茅屋記

石田茅屋者刑部尚書大梁趙公以名其宴休之居也士之有道也不以貴富賤貧而易其所守蓋道內也貴富賤貧外也主乎內者既定則凡其外者舉不足以奪之故窮不加損爲達不加益焉顏子有王佐之才使得時而行之其心固不改簞瓢陋巷之時而孟子亦稱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蓋惟中之所守確乎不可拔而以之遇則可以建功不遇亦可以自樂非志於道者不足語此公少嘗樂于耕讀而有志用世既發身科目事

太祖皇帝爲夏官屬超遷浙江參政

太宗皇帝臨御徵爲少秋官改冬官又改春官遂進大宗伯改大司馬

仁宗皇帝嗣位惓惓於慎刑罰又改大司寇遭逢

列聖歷中外三十餘年預大議輔大政位高而祿厚自恒情視之則向之韋布所樂豈復有一毫尚留念慮哉然此非可以論公也公學博而識遠志高而才大推其心蓋惟天下寔謐

朝廷尊安生民樂業邊境無事公之樂也矧今

聖明在位方圖任老成公宜益攄嘉猷以輔建太平安得恭彼而違此哉而平昔畎畝之不忘于以見其心非酣溺於富貴其風可以廉貪而敦薄者蓋於士俗有警焉士奇與公同　朝二十餘年相知爲舊間嘗屬余記其石田茅屋余重其可有警世遂爲之記

常州府廟學重脩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爲天下者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我　國家自

祖宗之世崇重學政

皇上纘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祇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革屢燬屢復洪武初廟學一新加于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再新益加其舊既二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貳咸闕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署郡事進謁先師退就學館顧瞻嗟咨曰是可後乎即謀脩葺而計費甚鉅方事營度郡之好義咸願有助出貲市材諏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甚

材良既堅既好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舍至於庖廩靡不具完彩繪煥然不浮于度是役也費不出公願為之有道民爭勸義經始於某年月成於某年月蓋始終皆詎之勤而後知府于文自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宗璉自大理寺丞來同志協贊用克訖事時大理寺卿胡公槩奉　命巡撫蘇常諸郡亦勤助相蓋政之張弛存乎人郡縣吏有不知究大體祇德意而曰莫弊弊案牘期會以為能趨走迎餞以為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為何事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為重哉之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宜其克協於斯舉也常自泰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人至于今知捐利為義也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而率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鄉也矧今為畿內郡涵濡聖化之深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游學於斯必有仰惟
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老之勞勤而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駸駸乎治平之盛者皆自茲始於是府學教授余學夔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求文

而能道術學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助義者衆周孟敬朱善慶其巨擘歟

稼軒記

夫務適乎已而無天下生民之思者凡民耳士以及人為道道明於已而或退食其力於幽閒無用之地以自適焉者蓋安命守義不得已者之為而非士之素志也古之君子往往皆然泰和王行敏通春秋大義志高才博喜譚當世事稠人廣會行敏出論說娓娓於視今富貴有位人當其意者無幾評泊是非高下持禮義曲直人不少貸然人以義正過行敏率能屈服甚或加之橫逆亦不校也此非其能明於內而豈苟為自高也哉其父伯貞先生嘗僉藩憲典大郡有惠利於民弟行儉今為學士於翰林掌　制命
天子左右與望蔚然行敏獨家食澹泊自適曰士各有命安吾義與命耳買田百餘畝於邑西半舍許作廬舍田間躬率僮奴治耕堰水為陂備旱乾其用力勤歲穫常厚雞豚之畜日蕃而陂兼魚鱉菱芡之利日用所需悉具能食無事讀書茅簷之下聲聞林外天氣晴煦不之舍南之舍北與老農相娛嬉或數月一入城就其素所知已晤語少須掉臂遂去其宴息

之居數楹寘樸榭與題曰稼軒軒之前天柱三顧諸
峯蒼然秀拔而大江橫其下啓北戶而望則武姥之
山巉峭奇特而吏胥一跡不及門嘉客時至野服出
迓相與坐軒中必具酒酒酣擊缶歌古人田園之
詩樂客客或問乎居所侶指階下白鷗及窗外脩竹
數千挺曰何莫非吾侶也蓋終歲悠然忘世榮辱行
儉在京師聞之躍躍有歆艶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
聞之皆有歆艶意相與賦稼軒之詩余竊嘆曰士知
命而樂非賢者不能然命豈一於窮與達哉賢者亦
豈自棄夫天之所予己者而終不用哉觀行儉所用

於己責於人又豈幽人處士可以終其身也哉蓋昔
人有稼名其軒者矣彼未必有行儉一日之樂而其
惓惓當世之心未嘗已也亦其不忍自棄夫天之予
己者也古今人豈相下行儉有不反而思作而蹶乎
行儉既稱稼軒之詩寄行儉余於行儉非交游一世
之好故請以余言書諸軒中使勉焉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
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
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
己任蓋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猶仰歆
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
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斥黜而遂還或擯而
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
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凛凛忠義之
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
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
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
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
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且莫相親

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
仁宗皇帝在東宮聞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
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
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
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
琊山問醉翁亭但見狐兔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
字隱隱巖石間傾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
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
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
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友滁人復作醉翁亭

而刻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
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
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
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蹟導加石甃焉百費
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拜二
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樂
乎此也而又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
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嘗樂
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
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

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
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寘第
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相斯舉者
太僕少卿蘇寘龍損丞楊文達孫尚宋載劉璧主簿
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
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
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壽徵菴記

永嘉黃思恭先生始春秋七十有二將營壽藏於郡
城之東大羅山先塋之次卜日之良先生與其族姻
故舊咸往視工先事之夕甘露降茲山凝積松柏之
上有鉅松直所營之穴其積特厚彌布柯葉皎如雪
霜掇而食之甘若飴蜜其姻王止中曰此　國家養
老之祥殆先生之壽徵歟或曰瑞圖不云耆老得敬
則松柏受甘露意者　國家將致禮先生者歟止中
賦七言長律一章歌以為先生壽壽藏成之三年先
生之子淮時為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蒙
太宗皇帝恩封先生為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後
十有三年淮積官至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又蒙

仁宗皇帝恩以其所受散官及三職封先生又從淮
奏以少保祿歸養於是先生春秋九十有三康健和
豫聰明不衰所謂養與敬者備之矣然後其鄉之人
忻悅嗟嘆謂止中與或者之言之明且信也夫可欲
之物凡出乎人者可以力致惟出乎天者非人力所
能天蓋可以誠動為人壽富康寧諸福皆出乎天而
備於一人之身鮮矣人壽臻於耄期百有一二焉耄
期而兼富康寧蓋千之一二加有　兩朝之榮命龍
章褒拂秩榮一品朱衣玉帶半享厚祿之養為天下
所欽艷者求一於萬不易得而黃先生備之何其盛

福也哉易曰視履考祥于以見先生好義之誠恒久不已歟詩曰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以見福之於善人且未嘗不豫定之歟黃氏之祥可徵已其壽藏之側作新室若干楹先生所時婚遊者也嘗取止中之言名其中室曰壽徵之菴淮偏士奇記其歲月士奇與淮聯官視先生父執也竊喜聞壽徵事故敬為之記甘露降於永樂庚寅十月巳未菴建於明年辛卯七月甲戌記作於宣德丁未七月甲午云

竹林清隱後記

士能安乎其內而不為外物動即其身所處不閒於貴富賤貧夷險靡不得焉若是者非其察之審養之素定不能也西昌陳一敬君其幾於是哉君疏達爽朗耿耿負氣義髫齔時與其父已有志務尚日挾冊從先生學士講說尤好為文章傳道理弱冠出為里塾師以資養母所居在邑東有竹數萬竿中作小軒為藏脩安游之處然少所往來獨深匿邑中陳孟肖好孟肖為人狷介刻厲學問其疾流俗人不直魑魅鬼魅獨與君交披肝膽相向莫逆也兩人者或一日不見即其意不釋時孟肖大父海桑先生以道德為江以西學者所尊亦甚愛重君時來其家留坐小軒中為啟析性道或瀹茗或取酒相酌為樂因名所居曰竹林清隱先生既為文記之居十餘年平川大夫聞君之賢辟為學博士使者奉書將就其家起之西昌之大夫聞平川使者來曰吾邑之賢者吾不能舉顧令見舉於他邑之大夫吾何名為邑即躬詣其家請見狀其行義衆送之於 朝遂以為茘波丞又改賀縣丞兩縣皆在廣右其民雜夷獠不盡訓服君撫之皆得其意至今民意或有所不適即喟然以思曰安得復見陳侯撫我也君既仕有民人社稷之寄食有祿出入有輿馬嘗累而其所自處泊然蓋不異昔之在竹林時也既歷佐兩縣輒罷罷輒復窮歸視其家蕭然操畚鍤治園田布衣蔬食暇則取古人書詩涵泳其中休休自足視鄉之宦達所得意非有加乎是也夫能不移於達者亦不戚於窮世之人一得一失忽而為虎忽而為鼠不能不動乎中者要皆無所見有所見或無所養養之而久久而定定而安則凡觸於外者舉不足撓乎中也如陳一敬君可謂不撓者歟君嘗與余交其女兒之子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告余曰舅氏所存如此不為昔之可乎故書所知者以附陳先生記竹林清隱之後

樵雪齋記

樵雪齋者吾邑王伯彰藏脩之所也藏脩之所而名樵雪者著其志也其言曰人之生皆有所業農業於耕將厚稼豐歛裕於身而足於家士業於學將德脩才達聲譽流而爵位顯推於其他業無不各極其所得也然耕稼或有水旱之虞富貴或有憂患之干夫為民之業隨其力所至無大得亦無不得咨而作夕而休無虞乎水旱憂患超然而獨樂者其惟樵乎故樵吾之所樂為也吾又恥夫世之人汨溺淟涊溷濁辱其身而不知侈然以為得故竊有慕乎貞素清節之士而常寡過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許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閒暇空山大雪上下皎然一色獨處齋中靜而玩之以為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有以契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可以見其志矣夫天下之事所處之能不失乎道不役乎物無不可以安其身而適其心然士之所尚懷潔者往往卷其所尚儼衆人之所棄泰然自足視衆人之所趣不啻一秋豪之輕此雖未必皆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恍焉竊冒無裨益於時與辱己而枉道背本之為天下後世傷嘆者其相去豈啻倍蓰什伯哉孟氏有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世欲簡求賢才以為用者必在此而不在彼伯彰磊磊負氣義博涉書史有才具尤工於詩歌其果久於在下者邪伯彰名其王氏居梅岡若干世蓋邑著姓云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峡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賦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　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脩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

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遊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貫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彰厚者為雄長不務乎書詩禮義不直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皆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於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齊壽堂記

齊壽堂者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奉其祖三峯先生祖母黃孺人之堂也先生生元皇慶初元今九十有八年孺人生元延祐六年今八十有九矣皆耳目聰明康健和豫孫曾繞膝侯受　國家養老之澤光榮甚盛此堂之所以名也俊登第授官與脩永樂大典書成請於　朝乞歸省焉且行求余為記其從兄國子助教賢又為余言三峯先生及孺人之善曰宜為之記歐陽氏居泰和之西蜀江之里其先與宋少保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居蜀江十數世積善累仁其族姓之衍實產之蕃詩書禮義之習愈遠而愈盛至先生淵達廉重言動率依於禮法而忠厚以為主恒戒其子孫及其族人曰必飭行為儒者以無忝我歐陽氏處鄉人必本於忠信蓋歐陽氏之族有三峯先生而後益敦於德義文學鄉人有三峯先生而後益勸於善邑大夫歲舉鄉飲謀賓必曰三峯先生孺人歸歐陽氏七十有六年以孝敬事舅姑以勤儉佐君子以雍睦處族姻以仁善道子孫此其所由壽康也歟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皆壽之至也夫耄期環百里之地有一人焉以為至異鮮能以兩見也或有之不皆出於一鄉一里也而況出於一家之間又共牢而合巹者哉蓋考其初生皆當天下無事之時其本所鍾已濟盈純固既壯而未老又遭我　國家太平熙洽之運淳龐靈長之氣被於人物固宜光潤縣永而先生夫婦又承之以和平貞靜寬裕樂善斯以獨得其厚彌壽彌康聯芳榮於晚歲沐天澤於無窮此雖先生伉儷同德合慶

蓋亦　國家之澤矣先生字以忠三峯其別號云

頫樂堂記

廬陵胡則頫名其所居堂曰頫樂其志固望希於大賢君子之地乎閒求記於余嗟乎其可以易言哉夫頫之樂極其學之所至心與道一而於出處動靜從容安適無往而不得斯其所為樂也其可以易言乎然頫之樂雖樂其在已者其心蓋未嘗一日而忘利民也孟子稱禹稷顏子同道道在是即心在是得其心而後可以言其樂也則頫詩書故家其為人敦厚詳慎外和而內爽志在利人善醫閒人有急雖風雨寒暑昏莫趨赴恐不及比以名醫徵詣京師京師士大夫家聞則頫善醫爭走迎致無虛日則頫為醫不局於一科其所治無不良效其或一見曰此不可治即不治而去雖更他良醫治終不治翰林沈脩撰一弟甚愛之忽病目求諸專科之醫一醫曰疾本深矣不可責近效藥之半歲其或庶幾也一醫曰當施大藥非五百緡直不可言已皆見去不顧沈脩撰懼遽求醫之良得則頫則頫視之曰此風毒所侵耳即治不過五日愈藥之五日愈胡學士女兄之夫病傷寒時在舟中求他醫往治醫閒所病證曰此殆死也不

肯行胡公百方强之且約厚貲謝始行明日還報曰其果死也更求則頫則頫往脉之曰此病欲解矣施兩劑而愈繼復病數劑愈司經芮洗馬病目甚劇如沈氏往求則頫則頫曰此可三日愈藥之三日愈翰林周編脩得痿疾劇𥘉　朝廷命將御醫治未幾將有使命出外他醫弗能繼也則頫繼之竟愈既而周之家人皆疾他醫皆難之迎則頫則頫皆愈之庶吉士劉孟鐸暴病亟甚恒所往還親愛者環視之悚然則頫素厚孟鐸脉之搖手曰易易耳無怪也施數劑愈進士曾用常兩足腫則頫曰當急扶元氣腫不足治也他醫曰當急治腫曾信他醫則頫爭不得數日卒翰林庶吉士陳孟京始得疾則頫視之愴然曰不及矣衆未信之走致數醫治卒不治余在京師目見其治效彰彰如此每愈一疾輒自喜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即知其不可治輒憂形于面此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夫其心之所存與志之所慕者苟不相倍因是勉勉自脩積誠而不已則大賢君子之地未有不可幾及焉者孟子曰頫何人哉則頫歸而求之可也則頫與余同郡故為記其所能與其所存者如此使勉焉

江陰縣先聖廟學重建記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徵鎮海瀆封號如古
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
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
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
於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首建學立廟京師
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
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鴻範也夫孔
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
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
隆其禮
明聖之心也
列聖和承謚欽謚至繇是自京師至於海隅郡縣皆
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邦畿之內
且延陵采邑先賢禮讓之化未泯其人心猶恭興起
為何如哉江陰縣學歲久而弊侍郎周君巡撫過之
慨然興嘆曰廟不飭何以妥明靈致誠敬學不飭何
以興教化成賢才忱乎

朝命來莅寧有重於此乎謀撤而新之為縣者聞之
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祗承民耆老聞之躍然曰此
以善吾民也吾其可坐視於是相與合謀僨工市材
易故以新作大成殿十有六楹前作東西兩廡各若
干楹殿之後為明倫堂若干楹左右為兩齋各若干
楹庖廩門垣咸備以固高敞弘麗加於舊規由是縣
長貳學官諸生歲春秋行禮朝廷對越有嚴秉虔將
事用稱　朝廷崇祀先師之意而諸生退即於學敬
脩所業以求無作於古聖賢將上以光
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訓導嚴
頤書來請記廟學之成夫受命在政教之任而能知
本源之意有倡有隨協志畢力不貴於公不勞於衆
以底成功可為無忝而為民父兄於義事皆起趨赴
皆知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
王化之被皆可書也舉斯舉者周君名忱永樂甲申
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兼巡撫江南諸郡適歲荒歉
勞心賑恤民賴以濟而所至勤於學校相斯舉者知
縣朱應祖主簿胡忠而忠始終效勤耆民周孟敬朱
善慶等皆助資贊費黃悙等分董役事經始於宣德
六年二月成於明年六月記作於十年十有一月鳴

呼後之有政教之任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可以鑒矣

文丞相祠重脩記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撫公所著日録吟嘯集指南録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

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遂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爲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寛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剸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幷書之以示來者

楊氏祠堂復建記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寠既壯而仕積其禄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北者諸父兄以窶而售之人矣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官秩禄賜加厚始克以五十

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元售之直而復故址乃命
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遺弊室數楹
則族父之娶者假息其中歷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
址在邑西為横民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
内嫁者為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
作祠堂古知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
盡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邑東清溪
之上曁曾祖始徙學宮之北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
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
而余始克復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而

非祖宗仁厚之澤何以能致我祠成祀四代歲時行
事悉遵朱氏禮楊氏繇吉水徙泰和清德正學代有
紹續逮吾曾祖發而益弘有惠及民有傳在史祖考
以來或仕或處服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
及余夙夜懍乎忝墜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
子若孫其可一日忽忘先德而不圖惟敬承之哉承
先之道仁與孝其要也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
息之功若是者豈惟無忝祭將受福焉蓋明德者格
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氣幽明相通不相違也
惠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鑒潛察於乎

居日用之際矣匪直奠薦灌獻之頃也凡後之有事
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堂
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
易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
正月壬午謹記

東里文集卷之二

序

贈醫士陳名道序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儌幸以治載醪牲實能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欲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怒且慮後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遇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

與惟憲關忻戚者皆强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爲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怨有至乎夭死故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爲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爲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illegible]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洪武廿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廬陵楊士奇序

贈蔣醫士序

凡至劇之患欲難而去之必積漸而功立何者其劇也非一日之致故去之亦非一日之力流水之盈谿寸尺以進乎尋仞決而涸之一舉手之力哉必若閉之於始萌防之於始達斯力省而效速吾見今之人嬰乎疾疢也觸寒暑風雨肆嗜慾食欲勞瘠力筋骨慮思其始漠然若無所與乎已及歲積月累既痼且

亟方委諸醫療而藥一進弗效即訴爲庸淺屏去雖十數易醫皆然底死無悟者江夏陳希遠病三閱歲謁數醫皆無近效最後謁蔣添祥氏曰非六十日弗瘳砭以伐其堅焫以決其會藥以實其虛及期而瘳今之醫去古遠矣始則試中則嘗終則致其力者蓋通術也求之者誠不計久近而一委之成功宜鮮不有效惟夫名是而實非者不可久任而不速易也若添祥者其可以久任而不可以速易哉希遠德之求余文爲報并著久徵之說云

送梅清隱遊武當序

江夏梅清隱温厚明敏而廢於盲不得效用當世既壯棄其家去郡城之東長春山之下從學道人簡中陽居以習長生久視之訣固門崇垣閟足跡不出人亦罕至其處或時提青囊賣藥行西市中人見其膚肉肥腴雙頰渥渥有色雖目不及視輕袂飄飄不可追逐皆疑其有所得者而清隱弗是也居無何中陽以為學非遊不充聞武當之山與人境遼絕其中多異人鍊士而拂衣往遊矣又無何清隱慕其師之為將由大別泝洞庭道荊門望方城峴首而去吾聞昔列禦寇好遊壺丘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

足於身又曰取足於身遊之至也列子信之而不疑清隱能信其說如列子之不疑乎不然斯行也將不遇壺丘其人者為子傾倒哉遇壺丘其人而為子傾倒則反而舍也吾知有與子爭席者矣士有為詩以道行者求余首序云

贈曾士榮序

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屏棄不錄士榮游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為吏以懲而士榮與在遣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曰此非世所稱敦行士耶非以尺枉遂舍其尋直耶抑固其有命耶士榮且行來告別吾與士榮皆隙之出也屬臥病山中不得往餞嗟乎子往哉吏何足以辱子三代之時詩書法律同一理也其後始出詩書曰儒由法律曰吏夫吏不根儒或盭於道儒不達吏或滯於用子根儒以治吏理覈而務通功立而譽顯將不由吏以擢重祿躋高爵乎往哉士榮方今
聖明更化率古論士以子之行將必有能知必有能言者矣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以壯其行

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嘆息曰當　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近俟其所蘊用之以闡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階顯庸乃澌澌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覓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感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

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誠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窮慼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人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贈謝敬常劉彥逵彭永新赴京序

萬安於泰和永新同鄉也余與謝敬常劉彥逵彭永新皆從旅誦法周孔同道也繇吉至舒一千里兩艫並帆聯行比止時時互過從取酬若解觴寂相講論吟詠爲娛同好也敬常彥逵選進士當赴春官永新以舉成上游大學連茹而升而余方疲於奔走將弛擔而還於是乎出處之不同也萬安雖小邑士生其間多敦厚明秀沐教育之澤歌鹿鳴而起者內而詞林頒臣之任外而郡守縣令之寄於時多有舉名令三子者積學執德志篤而識遠才優而務通相繼以出又際　國家求賢若不及之時將不皆有舉名於時者乎若是者吾雖處猶將與被光榮於蓬藋之下豈以有所不同者爲歉哉故書以贈別

送劉仲珩詩序

吾友劉仲珩盛年雅操博學篤志往年授重慶郡學訓導歲中丁內艱去今服闋調巴縣巴重慶附城之邑視其裝蕭然而怡怡然買舟載其妻孥出川道萬里之險以就斗石之祿而無所不懌之意吾聞蜀中山川瑰偉奇壯甲於天下班孟堅稱其土地肥饒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且其扶輿清淑之氣鍾於人文章有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蘇明允父子操行有嚴君平輔相事業有范蜀公張魏公虞彬甫明於聖賢道學有南軒先生而四方聞人鉅卿游宦於此樹政績揚休聲者加多也士得一命而道乎此能用志於內即山川之勝覽昔賢之迹必將油然有得於中矣是行吾爲仲珩賀然頗有所寓焉始蜀人未知學文翁誘進之而艱得師乃選小吏十餘親飭厲之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可謂勞矣數歲蜀生成就歸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將以爲縣令孝遺

聖朝文明之運蜀子弟爲學不出其鄉師資廪餋皆出於　朝廷無所勞費學成而官之自郡守至于藩翰千六卿蜀之士往往與齊魯並其爲榮如此國家之厚賜也夫受厚賜而不知勉焉樹立圖報稱非君子之心願因仲珩以寓告巴之學者士友有爲詩贈仲珩者余因叙其首簡焉

送楊仲宜詩序

皇上以文教治天下特寵厚儒者簡德義文學之士置之翰林任以稽古纂述之事而隆其禮遇凡翰林職務任之五人者禮遇尤隆既榮極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與被其榮者亦至矣五人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永嘉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吾郡胡廣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建安楊榮翰林侍講清江金幼孜士奇之不肖亦厠與數焉五人者恒相與感激

陛下聖德千萬歲一遇豈可苟焉以眛報稱益以爲勤於務者必愼於身愼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而後發於思惟言動所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習視一體文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警發於巳而巳於其家之兄弟子姓無不比然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今年楊君之弟仲宜來省兄京師得習晤焉其爲人恂恂謙愼無幾將歸請於余曰幸有以見敎因擧余五人所以相益者告之告之固望其不忝與被寵榮以光輔於吾楊君也於是黃君胡君金君繼余作詩贈之與楊君交好而名能詩者又繼作焉

壽尹先生七十詩序

余讀詩至南山有臺未嘗不嘆昔人之善於祝頌也頌其致福也則勉之以德頌其膺福也則望之以壽斯二者既反覆咏嘆言之而又祝頌於其後之人以致無窮之意不獨望其一身而巳古詩人忠厚之意可謂周矣西昌尹務厚先生今年春以上海教諭九載考績留京師三月壬子實惟初度之日凡其鄉之門人學子與其交游之子弟相謂先生今年越歷四百二十甲子矣相率持酒醪列拜爲壽又各爲詩以致祝頌庶幾古詩人之意矣先生飲酒誦詩樂甚取詩命余序余惟先生惇厚直方居家有孝弟慈儉之節居鄉有仁義忠信之行學問用於時資於人而平生儕輩今皆浸滅獨表然如松栢茂悅於氷霜歲寒之後官居二十餘年坦坦如一日有二子皆恂恂能

明經績文諸孫亦森森蘭茁可以樂志洪範所列皇極之福先生兼有之矣是詩之作可謂紀實豈徒如古詩人祝頌於方來者哉敬書其簡首

送王澄淵序

澄淵始舉進士上京師留太學余時被徵至閒暇輙相往來澄淵確乎其志也充乎其氣也溫乎其容也霈乎其文也無幾擢梓潼知縣梓潼距京師八千里道峻山奔川踰不測之險以入乎幽深閴寂之地民質務簡無所勞處益得用其志於所尚更數歲復來究其所蘊益進而深矣既陞祿勸知州祿勸去京師萬里其所道遠且險與其地其俗之陋皆倍於梓潼更數歲復來究其所進又深矣士壹志乎內無所累乎外則道日進德日脩無往不自得也澄淵爲祿勸三年民悅而安之天官考其績最此非今之循吏者乎古之循吏有去而陟清要爲輔臣道行於當時澤流於後世而皆自州縣始有如澄淵吾知祿勸不足以久淹之也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蓋古之君子皆致謹於其終也請書以爲後任之贈

送鮑教授詩序

武昌鮑宗禮夫爲瑞州教授瑞人士與守貳以下及過使客之賢者皆稱禮夫能教能興學今遷吉安吉去瑞數百里凡仕兩郡者其賢不肖與才之稱否輙相聞知不能掩也故禮夫得吉吉人士在京師者皆喜相語曰鄉郡之學將來所成益盛哉相率爲詩送之進士陳賞嘗學經於禮夫屬余爲序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爲教授夙夜盡心獎率訓誘而後瑞之學者知自勵賓興科未嘗乏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職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詎不繫於人乎吉之民俗侵於瑞其學者歲大比賓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獎率訓誘蓋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爲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爲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爲師者誠能端諸已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　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顧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心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魯林懷思圖詩後序

太常寺丞孔克準宣聖五十五代孫其先自宋衍聖

八端友隨高宗南渡家於衢於今將十世克準北望尼山水木本源之念未嘗忘也間以其魯林懷思圖及所得翰林諸公詩文屬余一言敘之嗚呼若克準之用心也今天下林林之衆孰非古聖神之裔獨孔子之裔累代至今　朝廷加寵之著在令典下而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遇孔子之後亦莫不厚敬愛以相接不敢衆人視之何也非以孔子明帝王之道垂範後來開太平於無窮既及其賜則尊之親之不敢忘因以及其後人者乎則於夫子生之所居沒之所藏子孫族姓之所聚處孰不欲造焉以愜其平生慕仰之心況身爲之後者乎此克準之所爲惓惓者也吾聞元有天下詔求曲阜之後將命爲衍聖公主孔林之祀議久未決有言衢孔故世嫡也徵至力辭曰先人族衢數世矣不可以去請授曲阜之長者元君歎曰寧違榮而不違道眞聖人之後也從其志而命爲國子祭酒蓋君子有不得已而去先人之鄉者歷世既遠勢不能復則修其先人之道誦其言考其行服膺而奉行之以圖無忝孰若是也即去之千里之遠百世之久可以爲孝不然徒誦其言而不知其行知其行不知率而由之則雖旦暮不去其先人之側可以爲孝乎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推克準之心誠由先聖之道可謂孔氏賢子孫矣衢孔之仕於朝而與余好者三人國子學正其先生父子及克準皆賢者也而今獨克準在余安得不因是以重致敬愛之意哉

武昌十景圖詩序

武昌郡在禹貢荊州之域春秋爲楚夏汭漢爲鄂縣孫吳徙治之始更名武昌吳以後沿爲郡起武昌城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爲黃鶴山郡志稱黃鵠山山之陽有黃鶴樓因山以名或云仙人費文禕嘗乘黃鶴于此黃鶴樓之東有庾元規南樓樓之西有石鏡亭其北二里所有鳳凰山皆以形似名之又南去庾樓二里有祠祀孟孝子宗則有竹數十挺相傳爲時哭筍之處皆在郡城中由黃鶴山之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別山在郡之北與黃鵠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起黃鶴山東去十里所爲洪山山半有釋迦氏浮圖而飛樓疊閣聯絡乎其下城南有鸚鵡洲在江之中洲之上有禰正平墓又有吳將黃蓋所屯黃金之浦與鸚鵡洲相接又有屈原所稱南浦在洲之東皆紀于載籍以爲是邦之勝四方聞之

戚頗身造而目睹適之者必不以事而廢遊也然其地連雍汴接廣蜀衿喉江淮統會湘漢又容通夷獠冥頑不馴之境故累代皆宿重兵鎮之而士之仕於是者職務之煩寢食不暇凡前所謂是邦之勝常曠歲不能一造豈其志弗尚乎此哉大同蕭秉文官武昌左衛幕六年衛之政無大小重輕一由於幕故其勞勸視衛之他官爲甚而是邦之勝六年之間或一二至焉或過之不遠十數步不能一至焉或徒得於遠望焉間求善畫者圖爲十景又求善賦者分詠之又求余序之將於退食之暇時自覽適余聞張弛者

文武之道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劇繁理劇之餘其有所適於性情也誠宜而士君子於一視一聽必有所監省又非獨以自適也秉文從容公退展圖與思如睹大別則思大禹之勞勤乎民睹南浦則思屈原之忠藎乎君睹黃蓋故壘則思立功者當博采衆長睹禰氏之丘墓則思用人之才貴乎有容用己之才貴自重也以至睹靈竹則思悼乎孝誠睹庾樓傾圮則思清談不掩於塵汙如睹形似之假託則思冒虛名者非有所益睹仙佛之說則思聖人之教於民生實用爲何如也凡游目之頃有動乎中無非爲已則所存所施事　上馭下之道豈不尚有裨益哉豈特性情之適而已

郭氏續譜序

西昌城北郭氏其先河南人出宋僉書樞密院事逵逵之子忠孝忠孝子雍徙峽州雍曾孫原吉又徙臨湘原吉季子匯爲袁州司戶避宋末之亂來西昌遂爲西昌人四世至敬守始著譜又二世至公緒著續譜以求余序宋史忠孝受易中庸於程伊川號兼山先生靖康初金虜犯關力陳追擊之策又陳戰守利害等十餘事後爲永興軍路提點刑獄與虜戰死城

下贈太中大夫雍傳其父學放浪峽之長陽山谷間號白雲先生張孝祥薦於朝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知其賢命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更封順正先生而雍於易發明精到郭氏之先可爲盛矣其徙西昌也更三世皆隱處不仕　國朝始有仕者敬守廢宜兩先生皆治尚書洪武中敬守先生累官登州府學教授毅然師道自重廢宜先生由廣東按察試僉事改湖州府經歷廉厚之節吏民敬愛之亦一盛也其後彥鉉累官順德府學教授致事彥遜終瓊州府推官公緒舉進士歷陝西浙江廣西貴州按察僉事郭

氏之盛蓋未已也源厚而流遠可以觀其世德矣余家與郭同里徵守慶宜兩先生少皆從游先祖兄弟而於先考爲莫逆交余之乖孤也兩先生望其無忝先世獎勵誘掖恒若不及如覺其有分毫之進津津喜見顏色嗚呼今安得復有忠厚不遺故舊之家如兩郭先生也哉彥思彥鉉彥常彥遜亦皆於余厚有善相輔有過失相規今惟彥鉉與余在而皆白首徒各抱騂遂之念於數千里外公緒以才能嘗顯任卓卓有允宗之志余故因此講推考其先之盛者告之而俯仰今昔有不能已於慨焉

桂巖集序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一鉅冊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暇丘之經學尖翁之巨者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乎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炳耀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近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僭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嘗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一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諼爲孟嘗折券於薛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折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同經正字與余同事

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

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送陳廾振序

余仕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　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或務外忽內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飾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廾振眾進士為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廾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今廾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英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式鄉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廾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廾振豈城有史志哉余嘗相與者而遊閑久矣今於叔振為同官其亦為致區區之意

送余侍講序

宣德五年春翰林進　兩朝實錄賜宴禮部進纂修以下官士大夫之與於斯者皆忻忻仰戴德意侍講余學夔不俟吏部覆奏不謀於相知即入疏自陳臣年將六十雖未老而纏於疾病不堪事事幸天地大德賜矜憫俾歸依園田以終老則臣未死之年皆　陛下賜之也

上察其誠命致事既而吏部奏纂脩以下官皆進一階時同事者多自忖念其效勞不加學夔而忝冒寵榮以為愧旁之觀者亦嗟嘆學夔纂脩之勞多宜進於榮乃決然辭去此其志又有加於人者學夔曰吾得歸榮莫大矣即詣謝辭遂行士奇與學夔踰三十年同在京二十五六年志同道契方資旦暮相慰藉於視其去能無情乎哉學夔明經博古負直氣侃侃遇事奮發不肯苟有阿徇貴而能貧利不當其義不取而於赴患難如饑渴於食飲有歲寒之操為今西昌前輩道德風流遠矣後生晚出日陷溺汙下不知自拔何幸有學夔歸作之儀表一振起頹弊以復往昔又士奇之所望也於其行道以贈別

泰和王氏族譜序

吾泰和故家唐宋來文獻有傳譜牒有[illegible]不[illegible]

十姓其自金陵來者七姓七姓源本之盛莫有過王氏者蓋司徒頊功德聲望爲晋之重也泰和三百年前以詩書致通顯起聲光亦莫有過王氏者蓋戶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贄受知宋仁宗也侍郎之後在宋累累有科名元盛時以道爲鄉鉅儒嘗出游汴時仁宗在汴李平章孟邂逅奇之因邀入見辭曰奉父母命遊汴而已遂歸　國朝混一海宇鄉之儒師故老存者無幾人而以道之子子與子啓兩先生歸乎鄉邦之重子與凝厚明粹子啓嚴肅方正學者蓋擬諸河南二程子與嘗以說書徵至上書論事授

福建鹽運副使以老辭子啓舉學官歷監察御史廣西按察僉事崇慶知州子啓無嗣子與之子伯貞先生用徵聘爲廣東按察僉事工部主事瓊州肇慶兩府知府肇慶二子行敏行儉行儉舉進士爲翰林脩撰進侍讀又進右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又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行儉子稹爲泰和縣學訓導父子同日受　命京師之人皆榮之古所稱碩大之宗者謂學行閥閱世有繼緒雖久遠不能無盛衰隆替之異要其德善爲之本者常在也吾於王氏徵之矣王氏故譜更世變不存行儉今訪求復作之存

其信闕其疑一本於仁人君子之心蓋積歲而後成愼之至也今已授稹歸而屬余序揚氏居泰和四百年兩家門戶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吾少及承敎子與先生兄弟及肇慶公今雖老恒識不忘而與行儉皆少貧以學今聯官于

朝廿有七年亦皆兢兢不敢一日怠肆以辱其先人然則余於斯譜其可以無言乎敬爲之書稹兄弟以及其子若孫世勗之哉

東里文集卷之三

序

胡延平詩序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文武膺受天命有天下當時魁偉
豪傑賢智才望之士雲附景從各效其用以見混一
之功曁天下大定茂興文治廣德教徵用儒術以復
隆古帝王之世天下之懷抱道德緼蓄器能多聞博
雅之士欣幸遭遇林林而至者蓋比於書之野無遺
賢大雅棫樸之詠也于時廬陵胡子祺先生以經學

行義徵至京師偕入見者十八人是日太史奏文明
之祥　上大悅皆除監察御史先生後陞廣西按察
僉事又擢知彭州秩滿陞延平知府歲餘沒於官先
生之任風紀也秉正直之節務持大體為郡守也敦
豈弟之行而脩實惠藹然忠君愛國之誠惻然憂勤
恤民之心彭州延平之人至今思慕之而不忘非漢
宣所謂與我共此良二千石者歟先生有詩若干卷
其子今翰林學士廣屬余為之序詩雖先生餘事而
明白正大之言寬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蹈乎
仁義而輔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發也昔朱子
論詩必本於性情言行以極乎脩齊治平之道詩道
其大矣哉蓋自漢以下言詩莫深於朱子而胡忠簡
公嘗以是薦之故知朱子之詩又莫深於忠簡先生
忠簡之十世孫為詩固得於家學者歟今學士遭逢
聖明膺斯文之任而家學益著詩不云乎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於此又以見　國家得賢之衆士大夫涵
濡聖澤傳世之顯有以同乎周之盛時也

送胡永齋詩序

胡穜永齋以其父命將自京師還廬陵侍養其祖母
求余贈一言永齋生乎詩書禮義之門為延平太守

之孫今翰林學士之子其得於家訓有素余何言然
與學士同郡同官久要且厚永齋又嘗從余游余敢
愛一言而不為子傾倒哉子見夫木之為材乎其始
依長山大谷深厚之地以託其本又有雨露風日涵
濡煦育而無牛羊斧斤之戕害而然後挺持堅大可
以棟宮室為舟楫成什器鉅細隨宜皆適於用也不
然牛羊斧斤為之戕害者日肆焉而其櫱雖託本乎
長山大谷深厚之地雖有雨露風日涵濡煦育要其
生遂之意斬矣惡睹其成材者乎人之生幸遇太平
無事之時且家居熏陶造就之有資而無飢寒勤苦

之累惡可以自棄乎蓋人之貴乎學也有仁義忠信以養其心剛健弘毅以立其志齊莊中正以恒其德恭讓節儉以制其行前言往行以考其智禮樂文物以飾其躬講焉習焉不廢於造次顛沛之頃其久而益熟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用而不宜故君子者必務乎此彼有違道適情凡可以迷溺心志者皆吾身之牛羊斧斤君子者必務決去之不使一毫作於其心害於其身市廛之子受十金之産於其父謹謹愛護不敢失惡辱親也吾身吾親之枝也豈十金之謂哉故愛身必在務學務學必在力行不徒其言之為尚也勉旃永齊子英年秀質智足以明善學足以成德由此而孜孜慎脩不已所謂沛然孰之能禦也永齊勉旃他日聞仁山文水之間有能以學植身必子也夫若是而使鄉人父老愛子者皆稱延于有賢孫學士有賢子於吾文游不與有光哉故書此為贈朝之君子與學士交遊而愛永齊者相繼為詩列于左方

送尹能敬詩序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瀧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為鄉之望其人恂恂然特多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居心所執者能敬而表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

恂恂至遇事氣義務必當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于晚節仲子昌隆擢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為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歉歉持恭遜以善導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能者視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縉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然自念吾奈何違吾親丘壟棄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歎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近之歟而厚於倫理孳孳焉要為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為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為序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最　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日大夫士為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黄公偁余引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人持必為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強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葢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

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稟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况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老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令林先生幾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爲盡臣職以育材爲報　君上老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猶明康健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趨進拜俯威儀翼如光膺　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

文卷四　五

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送徐理問詩序

吾友徐崇威自征商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陝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吳楚道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覽古人興敗之迹究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翼以順風雖一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益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士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爲務然其有罪焉惻而宥之　天子之所得爲也司理之臣雖欲爲之而非所得爲也司理知有法而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　天子猶慎焉况於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於錙銖是非必適於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爲不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能至誠以求之虚己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爲詩送之余故推

文卷四　六

其說爲叙以廣其意

沙羨稾引

沙羨楚壤也春秋之夏汭漢之鄂縣孫吳之武昌在爲晉以後因革不一而皆爲江漢重鎮

國朝罷布政司歸之以總十七府州之治余弱冠而游也蓋嘗踰大別泝岳陽觀洞庭浮湘水望衡山而還而想此最久其賢人君子多與之交文事之討論篇什之倡和多與也令足跡不至者十五年僣父參落過半閒發故篋得往年所爲詩文百餘篇雖詞旨淺陋無可采而懷故人之不見想山川之在目情之

所存不忍棄也因稡為一卷題曰沙蔡雜稿云永樂辛
卯夏五月朔士奇書

石臺稿引

歲屠維單閼石臺蕭德貴延余教塾館石臺在吾邑
東南一舍許非源里中里有溪溪有石臺如砥容坐
十數人故非源又名石臺里云環吾邑數百里其山
水陶博秀麗其壤地肥沃宜耕稼歲無水旱之虞者
莫出於石臺而崇儒隆師又有諸老成人及多聞之
士相與上下譚論之樂者莫出於蕭氏余是時方幸
來此從容優逸將用其志意以增益所未至歲餘迫

於召命不遂所欲然至於今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石
臺也當時所為詩文率出一時應酬或錄或棄所錄
者此卷是已閒一展讀撫歲月之如流念舊學之不
進不能無慨焉於中也因題之曰石臺稿云永樂辛
卯冬十月朔穀軒識

長林書屋圖詩序

長林書屋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
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閒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
有青原石鏇之奇夫容天玉翠溪諸峯巍然相望於
左右而文江之横帶滄洲之演迤層阿複壠青林白
石之廻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公世家於此自
其推尚科第清華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
心未嘗一日去此也閒命善繪者為圖以旦夕接于
目適于心而與公相知者又賦詩其端以道公之意
夫古之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
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
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内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
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酣溺焉變易其所素此
其人可與有為者乎公少居於此樂於此久而不忘
於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遇

聖明居斯文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
時方圖盡其所當為者以仰荅盛遇之不暇其暇乎
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
乎嗚呼觀公之所存將公之所有成可見矣余知公
有素三復此詩安得不以為士大夫道哉遂為之序

蔡氏族譜序

蔡氏西昌之望也中更變故其子孫微矣余少獨識
月牕甫於蓏白叟長身玉立脩然脫衣時時從人道
其先代盛時風流儒雅可敬可慕而今為可悲慨也
月牕没殁之後獨有震亨兄弟在而震亨之考文玉

晉出後胡氏蔡之祀幾為若敖氏之餒矣震亨溥孚斯懼將復其初也而求其世譜已湮沒不傳獨月牕先墓記自十六宣義得常而下有可稽者蓋得常而下為十朋十朋而下為賢卿賢卿四子申甫清甫澄甫濟甫八孫志學志弘志道志遠志武聖傳壽傳性傳然自月牕沒八孫已莫辨為孰之子今獨知聖傳壽傳性傳皆濟甫之子蓋出劉尚書松題愛山圖所云月牕則壽傳之孫文玉則其之孫也震亨據此錄為譜將示來者其存心厚矣以其先嘗於吾家有連也求序之吾聞蔡之世詩書行義累累相望而特顯

於濟甫濟甫諱源愛山其號也登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歷官司農少卿湖南安撫使政治卓卓搢紳間尤為潭州守李芾所知嘗薦之於朝其所居地不知幾易主至今鄉人父老過者徘徊嗟咨曰此安撫宅也嗚呼盛極而衰衰極而復天之道也蔡之後將不有復振者乎君子之澤譬諸大木立乎高山曠野疾風炎日氷雪之侵凌益久益深其柯葉條幹隕折幾盡矣其本之存也一旦乘太和之氣有不奮發而復榮者乎傳曰公矦子孫必復其始蔡氏之後其必務學敦德以待之哉是為序

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脩苦行恒轗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述為同門之友仲述博學守道非其友不友顧與孟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為監察御史十年沒時惟一布被猶讀書郡孫所遺一子賞未齔也喪其母依養於艸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賞告其艸曰子善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之孽其終有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

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為楚越者恬不為怪或有一人焉不為此慨然欲脩古人之道則相與聚笑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偷而去古愈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愷今奉命往教永州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又求余為序今之所謂教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善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違本逐末歷然而從風久矣夫能脩其身必能推以淑人能厚其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為臣之節明教學之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畧述其行以示永人使

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求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末兼與必出吾鄉諸公之門乎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汐之不暇頓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小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盖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增悵也前三十年余

所往還講學之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輙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假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灑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贈蕭照磨序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也子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笑朋儕一語不合不能容輙面斥斥已雖無宿怒意然人未嘗不私怪其過剛也子敬年十四五出遊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時子敬存歷艱嶮道萬里而歸校鴻臚序班余竊意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無有而變為和柔巽懦矣與之處察其所發固未嘗變也凡所還往莫或敢規之者獨於余最故余時規之雖少止無幾復然矣豈其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邪抑根於所賦者一定而不遷邪夫君子之剛以直乎內盖本於道義之正所

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懥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為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為贈輙舉其所切諸己者告之山城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焉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

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耻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頒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来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頒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

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采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釋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没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末後當何如我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焉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南窓吟稿後序

臨川吳景南先生南窓吟稿四卷吳故臨川儒家先生當元治平無事之時既高蹈不出用其精力於詩

以自適夫幽遠静貞之趣其所受有自又有吳文正公序之是以其詩之傳也久矣而刻板既燬於元季之兵洪武初其孫思明得刻本於金溪以歸于兄思清思清傳之其子今國子司業溥司業君之徒鄉貢進士吳克彰為重刻以傳余嘗過司業君獲拜先生之遺像穆乎其山之立也粹乎其玉之純也溫乎其春之和也脩脩乎其出於塵埃之表也夫其見諸外如此於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蓋又聞諸司業君先生領書蹈義其介凛然必擇而後交而見諸言與行皆藹然一由於忠厚至於所以植其家裕其後者惟

詩亡而義焉耳嗚呼所以為先生獨任於詩乎而至
於今司業君四世矣節實剛介之操持之愈久而愈
固蓋考其源流之正而君子之澤深且遠矣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為引諸卷末使讀
詩者併得之

康氏族譜序

西昌東南五十里曰深溪溪之上有世家曰康氏其
文獻繇宋至今承續不絕其初本匡氏仕南唐為蘄
州刺史曰稠者歸宋避諱遂易為康稠之孫拱以宋
朝舉進士為南昌尉拱之孫訓為國子助教以直言
為秦檜所惡遂棄官歸訓曾孫景材仕理宗朝為鄂
陵令弟景明度宗朝為桂林府同知景材孫時可元
皇慶初為廣東儒學提舉景明之孫宗武從學吳文
正公明三禮為天臨路廣洲書院山長其從弟宗正
國朝洪武第一科進士官至丹陽知縣宗灝舉明經
由教官除常州官橋巡檢而族之人循儒術持行義
者尚多然溯康氏之宗乎泝其先唐貞觀中有諱胄
首為吉州判官過西昌之祈洲樂之遂留家焉胄二
子珧琯琯之後徙安成珧之孫曰常五子與坊故向
所始徙深溪則稠之曾祖也祈洲在今洞金驛北五

里有匡家坊余前四十年嘗過之匡氏合族而居者
百數十人皆珧之後也亦皆謹愿敦樸務農桑而詩
書禮樂之風視深溪邈乎懸絕矣豈其漸習之異歟
抑如木之有本其生意發達獨厚於一支耶凡物莫
不有本人之所以貴於物者能敬其本也匡氏出曾
匡宰句須以邑為氏康出衞康叔以謚為氏不可以
敬也夫屈於勢而去之初可伸亦可復也今祈洲無
氏康者矣深溪世多聞人君子於致敬其本之心吾
知其惓惓也而至今未有宣言復之者豈其猶有所
屈乎先大父兄弟皆與慶洲君相友莫逆伯父吏部
公於丹陽君有同年之契宗灝又嘗於余往還仲矩
則余姑之夫也故巽初之續為此譜也以世好求序
披閱再四余安得不景仰其先而重致望於其後哉

送歐陽名高序

吾邑故家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
聚旦暮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漁稼之樂
有園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賓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
之有襲寶興仕進之有繼者數十年來蓋曰歐陽氏
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
萬安又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於今二百餘年矣余

弱冠交允堅允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麗澤之益今又與允俊好也允堅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民社之任允清亦舉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兩為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俊登第為庶吉士于翰林歐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春允宣以運賦來京師間從允俊過余觀其色知其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則養親慈幼以及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家處者固有所恃而不慮乎外而使仕者有所恃不慮乎內非為有

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為舟輿居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以彼而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為寶慶知府永樂二年　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右春坊中允無幾又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為禮部侍郎又奉
詔侍　皇太孫講讀公之為郡為藩也惓惓宣
上德咨民隱寬平忠厚有仁人長者之風其佐春官也詳於典故達於政體雍容直諒有大臣之度其為輔導也端莊敬重非聖賢之道不陳懇懇老成忠愛之意今年八十奉　勅致仕
天語褒嘉龍章輝煥希濶之賜也哉　國朝用賢使能而凡任大職膺重寄者必付諸惇實端重之賢如其材德既足以勝事而稱任則禮遇之加逾久而逾盛考公平生本之為德行施之為事
君治民之實一皆君子之事則所以迓承
天寵者豈無所自哉今歸榮於鄉日與故人賓客懽聚譚詠以樂太平之世導其子孫及鄉人後學讀書

明道以成德器皆將為　國家之用閒暇臨清流蔭茂樹睇春榮於綠野招青山之白雲公之樂何其超然物表哉於是尚書夏公暨諸搢紳大夫皆賦詩贈之余謹述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實與公之厚德盛福不徒以為其鄉之榮而可為天下後世道者引諸卷端

陳氏族譜序

西昌陳氏有二族其一五代時諱暉者自金陵徙其一宋季諱雲仲者自廬陵之武岡徙自金陵來者子孫為盛蓋於今二十世其居已久積而發之也多自

武岡來者纔八世其居未久積而發之也遅逈武岡之先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造仕晉為長城令因家吳興吳興之後有諱洽者仕唐為秘書郎徙閩之劒浦劒浦之後諱貞者種栖衡處士又徙温州之平陽處士十二世至迪功郎崇忠生漢齡宋郴州桂陽主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其子浚源家廬陵武岡之陽遂為廬陵人浚源子四人仲子雲仲贅西昌羅氏遂為西昌人雲仲生文勝文勝五子仲子原壽號碧潭碧潭生民熹觀定民熹生一敬洪武中舉孝廉為荔波及賀縣丞觀定生彥和彥和生德遜德遵德遵名循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及第為翰林脩譔西昌科第自宋至　國朝彬彬乎盛矣而第一人及第實始於循發運而弘者理之固然也武岡而上其譜見於文勝之孫觀瑞所傳一敬始斷自雲仲以下著西昌之譜至是德遜偕德遵以西昌譜求序余與陳氏宗族同里閈一敬忠愛樂義其卓識遠略度越群輩佐治兩縣皆得民心德遜温雅醇行德遵復操端潔皆余所敬愛者也第念一敬平生故人少之時相[illegible]以學有莫逆之契其服官家居也約余買田築室東皋之上將耦耕以終老既先後皆以徵起不得如志而在京師相聚處半歲公務之暇相與譚詠酬嬉而忘其身之在客外也一夕就余家奕棋飲酒倏然而沒於今又十年矣睹物興懷其能自已乎故因序此譜併致余情云耳

送曾存善序

同邑曾存善篤實和易謹持其身遇為干紀倍道之事輒掩耳避去鄉稱善人今年五十矣未嘗有一日憂患之干其所得稱其所存非善之報施者歟有以其材舉者徵至京援例得歸來告余別嗚呼吾常不忘吾鄉之俗惇務詩書父兄必導其子弟以德子弟必率其父兄之教而富有力者皆惇於禮貧賤者能不失所守而勤於其業有老死足跡未嘗及縣下者其俗如此所從來久矣自吾出而道數千里之地目之所及其為俗不逮吾鄉者多也然吾少於鄉壯於鄉既壯而去之今且老矣吾鄉昔之老者亦且盡矣安知夫今之俗其不渝於昔否乎蓋一鄉有善俗則一鄉之福予歸因吾所陳而試觀其何如焉

東里文集卷之四

序

鄭氏族譜序

泰和澄江之南有鄭氏其先出參陽再徙金陵宋端明殿學士毅之子新通判吉州遂家泰和邑中又四世至坍文徙江南之五塘莊其譜紀自端明之父西京節度副使自強蓋節度至今十有五世子孫久而愈盛蔚乎邑之鉅族也端明當南渡孔棘之時毅然以國事爲己任鞠躬盡瘁無所不致其誠殆天佑忠義而以昌其後世耶雖自徙泰和未嘗有顯者然抱

仁秉義世篤善行所見孚於人人可質之鬼神者蓋或顯者有未能也吾家距所居半舍吾少及見其鄉大疫不問貧富老壯困憊狼狽相連屬彌望十數里旦暮不見炊煙獨鄭氏一姓食飲起處泰然如平時三四十年來江鄉譁訐之風盛民倚法嫁禍其所怨惡富家巨室爲所困辱者十八九獨鄭氏無一毫之干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入

國朝鄭氏之仕者昉宗顯再見於庭賓今庭重居太學十餘年繼而大之未可量也而宗顯於余最善其嘗歷三縣一爲慕再爲簿所至民戴其寬惠如父母仕三十年無纖芥過舉家甚貧持操如錢石比侍臣之賢者屢薦之不報恬然安其命觀於今鄭氏如此可爲遠不忝端明者矣宗顯今復改連江簿將行出此譜求序於是翰林諸君子序之詳矣余特著鄭氏之行之可稱者以示其後云

王雪齋詩集序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兔罝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既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

可爲世道慨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余竊有志斯事而材質凡近徒勞而無成間或一遇作者未嘗不歎黯鄉往之在兩京二十餘年所得公卿大夫之作今大

理卿京口虞公伯生盖其傑然者也近得觀其玉雪齋集古近體總若干首皆思致清遠而典雅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蕖天然竒質神采高絜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而天光雲影使人應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虞公蓋將上追盛唐諸君子之作而論今公卿大夫之作足以鳴 國家之盛者亦鮮有過於虞公者焉公學優才裕生當治平熙洽之運洪武中以儒發身歷事

四聖出入中外者三紀所治皆要職更事多而精斷其詩之所繇昌歟今公以明刑爲

上所信任下則四方視以爲平蓋古臯陶之職也夫明良喜起之賡歌臯陶所以弼成有虞之治者吾何幸尚於公晩歲見之乎輙書諸簡首而歸之

貧樂詩序

廬陵胡有初家文江之上泊然布素而謹於義利之辨非其所當得不苟取遇人富貴不本於仁義者率草芥視之其爲人慷慨豁達不務榮名所居遠城市車馬之塵喧嚣之聲不相及有薄田躬耕足以自給又有雲林泉石之勝日與幽人素士徜徉山水之間飲清茹澹翛然自得也自號貧樂其從子中書舍人

瀬求縉紳君子爲之賦詩又稱以栄余序人恒情所處率易於富貴而難於貧賤處貧而能樂此其志豈苟然哉然古之君子其樂乎貧也非恃貧以樂樂而忘其貧耳蓋天理具於吾心吾奉而行之無所違以至于仰不愧俯不怍其中泰然將無往不樂矣富貴貧賤自外至者惡足以動其中也故孔子之飯蔬飲水顔子之簞瓢陋巷豈樂乎是哉樂乎在已者之無違於天也苟在已者梏亡之矣雖有趙孟之貴晉楚之富將其中汨焉膠膠擾擾憂慮之不暇况有於樂哉又况於貧賤而能樂哉有初之貧樂必樂而忘其

貧可也樂而忘其貧古之人所以爲至也吾以是進有初故書諸卷首卷中自鄒侍講至陳脩譔凡詩六篇皆出翰林亦皆出於廬陵云

送張鳴玉序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徹庭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煙毒霧不習而冒之輙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鬪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

半藏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于贛碁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玆非一人至于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玆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撿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脩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與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以才擢授宜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殽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憩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懽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没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宜州有能名後詿誤黜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宜州求言爲贈夫經歷之任子爲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脩諸在己可也在己脩無所往而不宜況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令昔存没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林正行序

刑者先王不得已以輔治焉耳非特此以爲治也後世民俗滋弊則所以防範之嚴者亦長民者之不得已也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嚴固仁之所發也君子之爲政

豈輕德而重威哉故慘刻不可以爲政而姑息亦不
可以爲政仁人君子之心在使民務善戒不善而已
閩林君正行嘗官天台縣慕寬厚愷悌之政民戴之
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也既陞司獄於吾郡廉公
有威於用法蓋得乎善善惡惡之中焉而直道而行
無所傾避行縣所過其細民及其良民皆欣欣延頸
而覬見之其橫民往往縮首斂跡不敢肆焉以逐免
於刑辟者亦不少矣而猶或以謂其嚴也夫治之於
已著曷若防之乎未著嚴乎外而仁主乎中嚴亦奚
病哉故十數年吾郡之細民及其良民恃之以安者

林君焉耳前之司獄者嘗坐事去而今以宥還林君
當歸侯關林君不至其鄉二十年往焉展敬桑梓與
故人親戚聚歲寒之堂飲酒洽比於契闊之餘何其
樂也今　朝廷方遣大臣四出詢民所利害而建革
之及牧民者之廉否材否而去留之則吾郡之民所
嘗恃之以安者其能已於言耶林君是行亦果能久
於鄉哉推林君仁民之心必不溺乎其私之樂而忘
返也余知林君故道其所素以爲還鄉之贈

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
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
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
蓋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江西
古揚州之域班孟堅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
人負氣不屈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策炳
炳前後相望而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招繼
而出者非一朝一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頑傲不率
以干冒憲度此在三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
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哉比年爲牧守於江西而有
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爲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

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治甚者遇頑傲不率干
冒憲度者輒虓然以怒曰此邦之人累爲是也嗚呼
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治縣而不別明者
所不爲仁人君子盍易其心以觀之微其實以發之
且反求諸已之所施者如何也括蒼樊公始歷教郡
縣學被召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遂擢工科給事中
與余同　朝十餘年其爲人有學有行達乎治體和
厚而寬裕令滿九載陞江西右參政於是士大夫翕
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
郡之表率而係十三府六十九縣之歸戴矣於是名

賦詩贈其行而偶余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宋盛時自吉水徙泰和世以貲雄邑中而業詩書服逢掖者相繼不絕舊譜載貢士三人考陳宗舜吉州科舉錄在淳熙甲午開禧丁卯紹定戊子譜載兄弟三人皆擢登仕郎蓋出漕貢又有自上舍生爲主簿載於譜而須溪劉氏文集稱太學名士者其他爲宣教縣尉司計等官載於譜者非一至元延祐祈先曾祖以科第入仕其後復有繼之蓋宋以來楊氏文獻之傳至是盛矣元季之亂楊氏衰落逮于國朝其子孫幸不失世業擢科第舉明經累累有焉而其先之文章行事可法於人可傳於後其家之所紀者歷世變故片簡不存洪武中司倉通判兩府君罷官家居方謀采錄未及而相繼即世於是從兄思貽先生與士奇偏訪博求雖片楮皆錄之不敢遺積十餘年頗有所得而高祖以上者寖遠無存曾祖以下文之僅存者多憫世悼亂悲嘆憤惋鬱然之作其平時融精極意和平大雅之製所以發明道德者蓋不能得什一於千百嗚呼惜哉而諸父比歲之文其

子孫不知保愛而已逸者亦多其僅存者皆輯而錄之若名賢贈荅哀輓之作及其他詩文有及吾先世者亦皆錄之冠以譜牒事實總名曰楊氏家乘其首族譜尊本始也次家譜重所親也次事實行之紀也善行在人既沒不忘則形諸詠歎故哀輓繼事實焉次遺文志之寓也同志相求則因文以達意故贈荅繼遺文焉名賢之文非以爲楊氏作而有及焉者亦可以旁考行事與其交游故列諸附錄終焉凡二十卷不填卷尾者俟續得而錄之得有先後故錄不能以序也嗚呼是編所載文行始於先曾祖蓋楊氏自茲以降百有餘年內而朝署外而民社錢穀之任皆有之而清白之操皆皦然不滓其隱居而家食者皆清脩篤行貴義而賤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行義未嘗不以望其後人庸衆人之後猶有力學奮義以光其先者而況清德之世乎楊氏之後其必篤念而敬承之哉謹書以爲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廬陵許君幼道既卒于京師士識與不識而知許君之賢者皆作詩哀悼之其子清粹以告余求序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其沒也余尤不能已於情尚忍叙

其哀悼之詩哉獨念君已矣世之士求如君者何其少也士之能言者非不多也言問學者非不博也言德行者非不高也而所言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言士以此往往不見重於人使爲士者皆如許君其誰不重之哉許君非名能言者也而言則必行行則必從其言其孝弟敦於家其信義重於鄉其行必出於誠必適於厚必依於禮不以艱難顚沛而喪其所素至於重交際周困急人比於漢之范巨卿云尤負理才嘗隨從兄學文宰漢川凡學文邑政設施必豫歸咨君君悉爲盡可否既而行之人無不悅服者一時江漢翕然稱學文爲賢令凡漢川之人亦至今思學文不置不知其出於君也蓋君之所存一以愛民爲務使之沾一命得一郡一邑而理之民之獲被其惠利豈少也哉然世之理郡邑者豈必皆有才德如君可以惠利其民而君將老始得分教武學教不久遂卒嗚呼是果繫於其命也耶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得於命者其身既死忽然若飄風已過而人不復留意者多矣其不若是者亦皆有人思之至作詩哀之如許君者乎許君之得於人如此讀詩者可以考矣

送史志靜郎中詩序

豐城史安志靜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在京師於余還往有斯文之好余閒暇喜讎校古書辨正舛誤志靜明敏詳博得其助益爲多且其爲人廉潔恭慎京師賢士大夫皆樂交之而於余未嘗三日不見見未嘗意不在文事以是尤樂史氏世家眞定元盛時其先有勳德灼灼在國史洪武初志靜大父官豐城始家吾江西至是三世矣吾於志靜固同鄉也吾來北京四年解翰林兼職專任春坊日益多暇未嘗不思同志靜之樂今以滿秩來方握手聚語相慰藉天官卿知志靜好學勤事而熟典故奏其績陞儀制郎中　國家一切禮樂法制咸儀制所治非達朝廷之體識古今之務明制作之意者不足以任於是薦紳皆喜儀制得賢長官也當復之南京來告別蓋余向所同樂者又不可得因述余情爲序而屬詞林諸君子爲詩贈之詩各賦一物以道意自侍讀學士曾君以下凡八人亦皆吾江西之士云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公務甚簡每　朝退歸坐小軒中杜門却掃時理書冊自

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爲一卷其第一幅故人毗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州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自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州起作者皆得之黃宗豫余既各賦一詩寄之金曾諸公又繼爲之賦沈民則題曰五清夫一味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娛耳集是五者足以娛目而適意況益以諸公之佳詠哉明窗永晝午困之際閱而誦之則不必引茗盌聆絃奏而胸次可以洒然也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吳中楊伯升宋和王存中八世孫偕其弟仲舉僑居武昌余往來武昌十數年與其兄弟交莫逆其清而粹也和而醇也介而有容也兄弟一也連璧之相輝雙桂之並榮不可以掩蓋吾所遇兄弟之並貴者有之並富者有之其善德之並如楊氏者鮮矣自吾去武昌今三十年思憶往時交游之樂與楊氏兄弟之賢未嘗忘也比三四年仲舉來官翰林得慰久別每晤語必及伯升亦仲舉之篤於其兄也今年伯升春秋七十仲舉在史館喜其兄之安而念不得親奉觴爲壽也求館中諸君子作詩寓歸爲慶以屬余序余讀其詩蓋所祝願於伯升者皆同然未必皆知伯升之賢伯升詩章育守附[illegible]子論仁者[illegible]之道且不見南山之木乎處晴逺幽閒之地匠石所不見知其傲氷霜凌齊漢閱歷歲年固其理也伯升之壽固無俟於祝願而必見諸祝願者仁者愛其兄之心也幸余他日重過武昌尋舊侶招黃鶴酌漢江之清歌白雲之曲爲伯升壽伯升必將撫清絃以和我

蜀江歐陽氏族譜序

吏部考功主事歐陽哲重脩族譜一卷哲世居泰和之蜀江里其先出唐吉州刺史琮因有家于吉琮七世孫曰彪曰彤彪宋文忠公脩所自出也彤會昌中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子澤居吉之永和鎮澤四世孫曰忠曰㥜忠徙萬安之常溪㥜將作監丞珣所自出也常溪七世至德祖徙蜀江迨哲八世哲所脩譜蓋因監丞之舊也哲又參較文忠監丞二譜有不同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黃巢事據史傳蓋文忠一時傳聞之誤然余考文忠集其石本所載如此而集本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而去之歟不然公於南豐曾氏譜尤詳辨其世次而自作譜乃容不審耶惟歐陽氏自亭侯以来世有聞人而莫盛於文忠後

五十年監丞繼出二公文學忠烈炳然於天下後世君子論其人蓋國家之元氣也而同出於一鄉一族豈非盛哉嘗見二公講序文忠言其祖考所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蓋以是願其族之人監丞亦云吾祖宗邁種德而望其後之子孫以脩人事君子之仁於家同一心同一道也蓋君子施仁於國於天下必自其家始未有不能仁於家而能及國與天下者也仁者之言人所共師而況其族之子孫者乎今蜀江之子孫從事詩書科第仕宦彬彬有出哲字廣哲永樂辛丑進士尤負清操方嚮用於時續休前聞吾於歐陽氏有望焉故書以爲蜀江譜序

西昌梁氏續譜序

人之先嘗有貴富則不復計其功行世率謂之故家此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躬功利及於人蔡然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豈徒富貴之云哉自流俗異見於是閭閻畎畝猝起旦莫閒或貴或富而驕誕忮害爲豪者沿襲一詞世蚩蚩之氓遂相與目爲故家焉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家而後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往往然自矜吾所從出異也君子猶不與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肇之後有道以紹之而非徒以其貴且富也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又徙西昌世襲儒行至宋贈知吉州逢吉二子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慶三郡君傑累官黃州同知翰林編脩君崇子子華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蕃舉進士自太常博士歷知宜撫二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富而文學治行有聞於時者未嘗乏也其肇於先如此蕃四世至不移二子用之永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本之累官至　魯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譽當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耶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譜未及而卒本之續之將授其諸子以屬余序梁楊世姻家義不可嘿蓋嘗自敘家譜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爲人後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贈大理寺丞張宗璉詩序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史給事中及外之布政司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講學

士王直合議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應　詔將上日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宫臣以宗璉爲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賢聞縉紳間

上臨御以來惓惓焉哀矜庶獄雖笞罸不自用必付諸廷論無寃臣奏讞議必熟讞論之欽恤之意副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擇而後授也宗璉秉介潔之操涖事周慎而寛厚長者之志素孚於人其不忝斯職也審矣而與之游久者必取仁者贈言之義賦詩致交脩之意盖君子之心也詩以張茂先進德脩業輝光日新之句爲韻賦者曾棨王英王直周述人兩韻總詩八篇而引其端者楊士奇皆其鄉人云

送宗老季琛詩序

廬陵江右諸郡之表也楊氏廬陵諸大姓之表也忠襄公楊氏諸先德之表也季琛爲公九世孫秉忠信廉潔之操懷明敏疏達之才襲詩書禮義之實豈非崑山之玉哉今歲京尹薦其名尚書試其能

天子命之官以爲南海知縣知縣雖古百里宰而南海者漢南粵趙佗之所治在大海之瀕數歲以來旱涝饑饉民瘵於凋弊方有撫字之責又臨之以藩臬之重日奔走受事庭下至勞也又其地總制嶺南數十郡邑凡　朝命之使有事於嶺南與海外諸番國及諸番國之人朝覲貢獻於　闕下者皆於此取給所費至繁也季琛承　命而去乃無幾微不任之意見乎言色豈非其自信可以勝其事而不難哉盖一有不勝則人將議之曰此其郡之產其公之裔也不獨羞其一已而已大夫士知季琛者皆為詩送之余其族人故序諸簡首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少園池水木雜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弈者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羣情於一日之樂者盖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　詔京官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為

醵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雪初霽
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延尊而畢集居城西者余及
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黃尚文陳光世錢習
禮張宗璉周㤿如陳德遵彭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
朝宗　凡十五人余正安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
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僑於西皆賓致之皆翰林交
游之舊也列序以齒籩豆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
懽洽之至清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采相發
於是舉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為韻賦詩韻少則
疊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有之一張
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歲終休之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況吾徒皆仕有職任旦暮在公惟惰
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為一日之樂者其於義
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
為樂亦不可得今之十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
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
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
詩成粹為一卷余序其所由來於簡首各録一本藏
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興慕者乎

對雨詩序

永樂癸卯正月乙未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五日百官齋沐出宿將受誓
戒是日微風東與及午而雨霏霏冥冥迨夕弗止春
陽初暢寒沍不作而齋廬同宿者予與余學夔錢習
禮陳光世周㤿如曾鶴齡陳德遵彭顯仁胡永齊周
功叙劉朝宗咸心悅神融若甚適者而焚香瀹茗或
論文譚道或琴奕以嬉余詠杜少陵喜雨之詩顧謂
衆曰曷有賦乎遂析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句
為韻各賦五言六韻一首士君子之適夫豈以為己
哉憂樂以民仁者之所存也自去歲春夏少雨冬屢
大雪皆數尺益比歲之所未有民喜以為來年之望
也今歲正月之初輒屢雨常歲三月乃雨亦未有若
今之豫者而澤液解泮土膏潤發區萌出露蓋時物
之滋肇於此生民歲計之所仰者可冀也夫造化一
元之氣發於春而契乎仁者之心則形諸聲詩固有
所不能已矣而卽其詩以考其志若有滄之詠霖深
之賦由今論昔豈相遠乎哉凡十有一人而賦者十
人益退余為序云

東里文集卷之五

序

送蔡用嚴序

皇上統御天下夙夜孜孜圖惟理民之道數勅吏部簡拔賢俊文勅百司舉材德之士授以撫字之任比者詔蠲逋負又切責有司坐視民所苦不言者欲加之罰無非激勵誘掖使之宛民隱達下情也牧守而有愛民之心理民之才至是可以伸其志見於用也而今遠邇窮閻蔀屋之民有飢寒之憂歎息困苦之聲豈少也夫膺職任有祿位又遇可以伸其志施其材之時而依阿翫愒不肯動心出力一少試焉甚或騁私為厲如此者豈 國家所以簡拔任用之意盍今之牧守之不為此者亦少矣吾友四明蔡冑用嚴清修苦節有惻怛之心果毅之氣由鄉貢士入冑監擢知宜春縣吾交用嚴十五六年知其為人果不負國家愛民選賢之意宜春之民庶幾將有瘳乎於是縉紳大夫有賦詩送用嚴者余為序諸卷首

贈高以能序

余友劉叔毖為沅陵縣數年其為政有惠利隱然名動湖湘間而余不見之十年矣今年寄書貺余并導其所與游高以能來見且曰自余來沅陵沅陵獨醫溪傜洞氣候弗時若用數致疾以能挾世業之醫濟余善藥屢矣今辰之守舉以能可以任醫學之職遣送請于 朝萬一拜天子之命而來也幸辱一言以華之以能既受職將歸謁余且申其所請夫醫以濟利為道也而非若為政者之能博濟也然為政者其身疾疾必資於人故劉君得以安其身而施利於沅陵之人者宜有資乎以能余可靳一言哉益嘗論為醫與為政同道保一身與保一邑一郡保天下之民無不同也何者勞逸欲其時也嗜樂欲其度也寒欲煦之熱欲濯之正欲扶而植之邪欲遏而弭之也欲窒虛踈滞戢盈而益不足也察之者欲深求於微而不可以忽治之者欲責成於久而不以數易也夫然後可以保身保民而為良醫良吏之效著矣以能終身由於斯道而無違則所以濟利於人者將有不博乎子必勉之子歸見劉君其道余嚮往之意亦若是也

贈王敬先序

西昌王敬先為宜章縣學訓導滿九載陞岳池縣學教諭且行忻忻如飢得甘食困得安寢然者此謂教

官令職士之樂處者十殆一二而已岳池去京師八千里為蜀僻縣令有得一官於蜀率其心慴於險遠戚戚顧辭其家人酸辛悲楚出語相付囑如訣別狀其有忻忻如得甘食安寢然者殆百之一二耳夫士之有道也無往而不適彼其有所不適者無諸內故也苟無諸內雖其身終歲不出戶庭不去其父母兄弟妻子而其心膠膠擾擾不能自適況數千里之外者哉敬先樂善敦義有古道前在宜章宜章俗不務學敬先化導誘掖之不數歲宜章之諸生比比中進士去敬先來京師嘗主吾家吾親見宜章諸生在京者事敬先皆如子之事父非其施諸人積誠不已何以致此敬先少時與余同學海北陳先生之門今其所自立如此可謂不辱第念當時同學多已物故今存而仕者惟吾兩人然三十年來東西睽隔其間不過一再握手叙契濶未嘗極意傾寫也今茲復別豈能無情於是惠風始暢倉庚和鳴晨裝在門舉酒屬客余歌白駒之首章客酢焉歌伐木首章戒歌白駒四章之末余酬客歌雄雉之二章三爵既行序以識情

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脩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為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搢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為學也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
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今伯高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為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于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
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劉氏慶源編序

刑部尚書雄縣劉公觀作劉氏慶源編以譜其族屬余序之自宗法廢賴譜牒之行以維持人心紀綱俗化為世道之助益周禮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制奠繫

世辨昭穆世世諸侯世本蓋今世譜也其來尚矣後世臣鉅族傳歷既遠更代多故譜或存或逸非有賢子孫不能舉而脩之也劉氏系出陶唐而盛於漢其後子孫益衆譜諜歷世有作如隋劉善經唐劉知幾劉子玄及宋河南劉氏所著最為焯焯而知幾考據尤精博固劉氏世多賢子孫乎雄縣之劉其先諱溫者自河南徙今尚書公所著自高曾以下至其子若孫凡七世蓋高祖以上譜逸不可考而七世之後至于曾玄至于數十百世有繼脩者可以本諸此矣如劉氏之族自今至于數十百世因譜諜之存崇孝友之道廣惇睦之風者亦本於尚書公之賢乎然考其高曾以來韜華蓄素樂善施仁深矣際 國家景運之興尚書公以明經擢第今三十年出典名郡入總憲綱歷掌邦禮邦禁為 國大臣弟泰從

上征伐有功累官至世襲指揮同知伯仲偉然效文武之用於時顯榮光大非其本諸先者深乎然則斯譜之傳他日太史傳名臣述世系者將有考焉豈特施之於族也

送徐提點詩序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祇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羣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 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有日士大夫與善淵往還者聞而造焉是日積雨初霽秋氣澄朗善淵欣然命之自天樂搢紳之咸會列筵陳俎觴酌屢行同會者春坊左庶子鄒濟右中允吳均宗人經歷黃廣進翰林脩撰陳循庶吉士曾棨太常典簿周驥及余凡七人酒未既庶子曰善淵斯行盍一言贈之衆皆曰然於是中允取座右戴石屏詩語各探一字為韻賦詩詩成屬余序昔周成王既成洛邑率諸侯以祭於廟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夫至於助祭及執事之人皆有其德尤足以見夫國家之盛今善淵熟於禮而達於事其往而無忝矣士幸遭天下無事 聖明制作一新之時恭承一官近日月之清光足為至榮而況效職於壇陛俎豆之間相事於灌薦對越之頃不又榮乎斯以贈言之古咸各仳離之懷而作其欣往之志新歲伊邇萬方會同余亦將與善淵邂逅於泰壇清廟之前遂為之序

聽琴詩序

樂之旨皆可適也而足以暢幽鬱去驕吝順性情於
中和者惟琴爲古之君子於羣居及其獨處而適益
未嘗不在於琴也民之生蚤作而莫息其間擾擾焉
與事物酬酢而又有不當於其意者其能泰然無汨
乎中固已鮮矣紉結纓垂組操觚持翰夙興而夜寐
有職事之煩者乎則其閒暇相聚資於琴以適焉者
人情之所宜而君子之爲也永樂二十一年正月十
有三日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四日百官齋沐宿於公與余
同宿者十有一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雍

容懷抱和暢功叙援琴而鼓之連續數引宮徵間作
疾徐高下雍雍古澹淳雅之音益使人襟宇澄淨氣
志皆融豁然如濯埃氛而遊於泰和無事之域者何
其適哉於是余賦五言古詩一首而衆和之恂如并
和其韻皆以道夫適於琴之趣也夫雅與俗不相謀
也荒蕩靡靡之音世所同好則爲此詩者固無與於
世而獨吾徒之所寄意也則雖一時之適不可以棄
故錄而序之

送王編修南歸序

吾友王格非篤實果毅學博而行莊起家九江學官
太宗皇帝初建儲召爲司經正字
仁宗皇帝初嗣位自交阯驛召還進翰林檢討脩
兩朝實錄格非預纂述書成賜賚有差益纂述先繼
寫纘寫先雜執事叙勞也既而有司不復論勞奏均
陞一階於是格非陞編脩而雜執事往往位列其右
格非感
上之恩安已之分恭就其班位怡然朝之士經格非
選授者今內佐六卿之治外受方岳之寄與凡躋華
升要崇秩厚祿出有騶從之盛入有肥甘輕煖之奉
者比比而是格非官七品布衣徒步祿入僅給儉約

混儕羣衆中流俗固不知有格非也而士之重格非
與格非所自重者皆不係此格非吉水帶原文獻家
世有聞人百餘年間吾耳目所知者吾素與耕兩先
生及欽止皆仕有祿而皆不久於位不及下壽格非
今年六十有七歷仕三十餘年雖中更險阻坦坦如
履康莊殆若有神相者蓋格非所不能得者人耳非
士所戚也今以病得請歸優游餘年遂其素志士又
以爲格非榮獨余不能無情者蓋在館閣家同郡生
同年而好者與格非兩人格非今決然去余不能有
裨於時且多病早衰而猶縻寵祿詩曰之子于歸遠

送于南雄孰非及實勞我心三復嗟嘆酌之酒而與之別

送禮部尚書兼大學士金公歸省詩序

洪熙初元歲事肇新春陽布和萬彙咸亨天子御明堂敷仁澤覃被天下載念臣工久勤職務未遑于私有詔親在者歸省否亦歸展墓梓咸有錫賚視其秩而等差焉於是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幼孜其大夫人春秋八十首奉 命以行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歌詠聖天子之大德及大夫人之盛福以為公贈而謂士奇為之序夫人之倫莫大於君親而行亦莫重於忠與孝忠孝一致也 昔者明君之使臣也必體其愛親之心而命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將母來諗何其念之深而言之數也君子謂臣之事君先公後私君之使臣先恩後義今天子推恩其臣比隆成周盛時明君之大德矣先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任之於宥密幼孜與士奇皆與焉於是召七人者之命婦入覲中宮惟幼孜以母行宴賚隆厚加有冠服之賜蓋二十有餘年

先帝 先后升遐在天其七人者亦有存沒之異而大夫人安享祿養至于今榮進二品之封益壽而益康何其福之盛哉宜乎詞詠之有作也公歸朱衣象笏升堂拜慶使其子若孫歌之以佐壽觴鄉閭族姻其必有歆豔而竊歎曰金川玉笥之間前所未有也又必有觀感而興起曰使為父母者率以忠孝與其子後將無繼今者乎則是詩之作豈徒以侈當時其有係於後來者不亦重乎

送吳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事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吳故永新名家自宋以詩書科第為邑之望其載鄉校文信公所述元之初興寧極先生博學惇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先朝遺老為鄉人後學所尊寧極先生始徙安成子恭先生之曾大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以成就後進為務為學官歷寧鄉福寧黃岡三縣焯著功效歲貢興校文廣西者再浙江者一暨別之明升黜之公學者心服被名薦脩永樂大典於中禁一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通博明正推子恭先生

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為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起貴關不相見將十年時有洛下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高病益侵愛莫致之懷耿耿久矣乃今一晤語未竟遽別此余之情所為不能已者也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徒歛焉自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羣飛競起而隨附之如吳先生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託余之情亦可以自慰也請書諸羣公篇什之首以為先生贈

送羅學古還清化詩序

學古之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聞右徵居京師翁負材具闊畧喜論議而愛民矜恤之意常溢出言表郡縣禮為耆老而咨政焉余在翰林時與學士胡公數以公事出江東門以鄉郡故數過翁翁春秋已八十欣欣躍履迎客相與披豁傾寫雖尊俎笑語而其意常在於民也時學古丱角方執經從國子師而涵濡其大父之訓於朝夕之深余兩人固已期其成也永樂壬辰余奉 命考會試得學古所試文字讀之條達明鬯嶄然犖犖中於是喜學古之遂升也既擢監察御史為法從於兩京能勤其職有所知未嘗不言聲聲灼灼以起又喜學古之敏於用也為御史七年陞清化州知州清化在交阯西南海上去京師萬餘里 朝廷豈薄近臣之良而擲之荒洛遼遠之域哉顧其地淪陷夷獠數百年

聖天子在位然後去其所為害者而郡縣治之將被之文明之化然其漸習之污且固有非可以一朝夕振舉之也則必資夫學通材達久於左右明識

上意者而任之此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然牧守與臺憲異職撫字與彈擊異施

皇上大德如天無遠邇內外一惟覆燾生育之而已

學古以其所素講習與得諸家訓者推而行之吾知奔壑之泉走阪之丸不足以喻其易也學古初赴清化重 朝命不及告行於情所還往今之來覲也留兩月而歸於是中書舍人麗叙偁諸縉紳大夫為詩送之又屬余序之

康氏族譜序

女弟之子康榮從余在京師數年及冠有志問學而以父命將歸請叙其族譜康氏居西昌邑東南五里許澄江之陰曰蒲田里自泰然甫至于今十世脩忠厚服善仁累累有繼也蓋吾所識者彼性質直而介

義磊落而閎達當元季寇盜充斥能倡勇保障其鄉復圭茹清飲絜以詩書教授里中躬率其族之人蹈履善行愈老而愈不倦復性之子仲辟有雅度不屑意生事然獨守儒業為鄉塾師此榮之大父而皆康氏之有聞者也其上世雖未有以祿位顯者而其所與為婚姻交遊蓋多顯矣金玉之為物雖未登諸器用世未嘗不至寶畜之而古之君子其所以重當時昭後世者豈皆為其有高爵重祿哉此譜作於復圭而相之者仲辟之子彥英固本其尊祖敬宗之心之所發乎其亦欲使後之人究知其先世以圖善繼者乎夫善繼必自學始究知禮義之博致乎躬踐之實使德備於身施於家而為孝友惇睦之行達之於用而為致　君澤民之功以益大其宗者康氏之子孫其可不務乎夫畜之久者其發弘榮歸以及其族之人勉之哉

送羅照磨致事序

廬陵羅儀範為肇慶府照磨廉潔而端靜愷悌而寬厚澹憲之賢知儀範之難得也皆禮待之猷畋之岷知儀範之難遇也皆心歸之獨郡守貳以下率迂視之且數形於譏切曰居底僚乃欲樹名耶儀範自執

益固守貳滋不悅肇慶所治一州八邑其二三邑瘴癘險惡最甚者有官守於斯而獲生還百或一二焉奉使命於斯而獲生還什殆一二焉比歲徵斂之事繁而郡恒委儀範往督二三邑之未集者蓋排之危地也儀範慷慨即行略不見難色其所至不私取民一介民知儀範長者皆趍其令如父之令其所集事恒先諸邑而自是事之難集者郡率檄儀範自儀範至官三年計其跋涉山谿衝冒瘴毒之日恒什八九而坐廨守治職事之日殆十一二然儀範容色愈澤步履輕健未嘗一日疾疢之加乎身也蓋君子直乎內者無往不自得苟直乎內固宜有相之道吉凶利害豈人之所能為哉儀範比以公事至京時
上初嗣大位弘施寬恤之政中外仕者皆喜幸可以久安其位也儀範獨曰吾從常踰六望七之年尚不知止哉遂以老疾辭天官卿言於
上詔從之士大夫皆高儀範之達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於是有愧儀範者多矣吾素欣儀範故於別也書其所以決去之故贈之非徒以儆媢嫉者亦使鄉人士知君子仕止之有道也

熊氏族譜序

今天下姓氏皆古天子諸侯之後其先功德之被人者廣則其流澤後世久遠而蕃碩自然之理也春秋戰國之際惟楚地廣民衆則其上之所以被於人者宜亦廣且衆矣楚鬻熊之後以名為氏當是時諸侯稱國者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熊望出南昌江陵數百年來南昌之熊最盛支分派別跨數邑詩書纓組連續赫奕非他姓可儗豈非其先之被於人者廣且衆故其流澤至于今未艾歟新吳之族宋治平四年有諱洽者自番昜來官是邑遂家焉三子原善原穩原吉原穩徙豐城原吉莫知所徙惟出於

原善者世居新吳傳歷既遠子孫益衆亦有不得而詳者矣原善之後月窗甫斷自曾祖至其子凡五世錄之為譜而一堂之間祖孫父子孝敬慈愛藹然也其子本誠舉進士歷兵部郎中為福建左參政廉潔公平八郡之人悅其政無間言此其所以被於人者又廣歟將澤流於後焉有窮乎本誠今調浙江以此譜求序故為泝往推來而書之

送國子學正黃信道致事詩序

國朝之制太學自祭酒司業丞而下居師模之任者五博士十五助教十學正七學錄凡三十有七南北兩監合七十有四必歷郡縣學官有最績遴校斯任大約今天下郡縣學官不下三千餘人於其間拔七十四人以為兩監師其選之固精歟比歲南監祭酒司業數闕而南京卿大夫及監之諸生來者比比稱學正黃信道先生曰此良太學師也卿大夫歸其德諸生服其教人人言如出一口蓋先生純粹簡靜言必在道義行必循矩矱其所示教非獨言語文字而已然則論今太學師之賢先生其巨擘歟先生朱文公門人黃文肅公六世孫千里之足産乎渥洼之濱超類而絕倫非其所自之異耶

聖天子篤意學校近命大臣就兩監簡諸生之久無成者罷黜之而賜璽書飭勵師生又戒祭酒司業禮其為師之賢者所以隆化本興賢才　聖德隆盛千載之遇也頃祭酒司業所當禮者豈有過於黃先生哉而先生先月詣闕請老

上以其年七十勑聽致事優老禮賢之盛心也然知先生者猶為太學師道惜其去或曰君子之道足於已無往而不可以及人先生之歸也幸精神未衰將見化成於鄉必有彧英勝實顒顒而起者則在彼猶在此奚內外之擇哉於是六[illegible]及[illegible]許

戶部尚書陳公以求余序余故采大夫士言之同者書諸卷端云

易簡方序

醫者聖人仁民之術也古之君子有愛民之志而無行道之地則往往用意醫藥以幾有所濟利仁者之心也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源潔蚤有志及民舉進士官侍近奉命四方其耳目所遇有可以利民者多奏而行之然未足以充其志也間暇無用意於醫得一藥一方之良手自録之益以試皆驗以施濟亦博矣所集録既富永樂中嘗具表以進特被奬賚其書析若干門凡若干方總名曰易簡刻梓以傳公幸際亨嘉之運令佐天子和邦國有行道之地方將導迎德澤以覃利天下而猶汲汲於此益仁人君子愛民一念無所不用其至也然善為醫者如良將用師精熟古法而不執一道臨敵之際隨機制勝故所向成功夫得是編者誠能究陰陽表裏虛實與夫經絡脈證之故審度而用之將其施也養由之射庖丁之解牛惡足以喻其速哉其功不亦博矣乎此蓋胡公利人之意而未發也因求余序故為書諸卷首

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超伯琴出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為新城縣學教諭九年課績陞汝州州學教授九年課績文最當陞未及而伯琴亟言於
上臣自忝禄仕不省先父母丘墓久矣且衰迫於心不能已幸今蒙寬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侍讀錢習禮於伯琴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韻為詩送之而屬余序永樂丙戌三月
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晝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光禄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 聖明惓惓惟恐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年 宮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效可以不辱今歸拜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鄰之間可以為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繫於心者
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之

次具有定者士大夫得遂所欲皆感激祇懼意亦有積月逾歲溺私忘反上不率君命下不念同僚之望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曾子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伯琴行遇之而一言焉亦仁義之及於人也

送孫先生致事歸豐城序

國家循三代聖王之制仕者七十聽致其事蓋體羣臣全始終之仁也而古之人有樂乎內無所累乎外者雖年未及七十苟有可去之道輒引而去之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不失君子之節焉視夫年已邁氣已衰視聽動作智慮無一之可施而其心膠固榮利而不知返焉者其賢不肖相去啻天壤哉豐城孫宗正先生其有古君子之節者歟先生自郡教授陞助教太學復陞博士祭酒司業之所加禮六館諸生之所悅服者二十有餘年于茲際聖天子篤意興學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聰明彊裕足以有為乃援子貴受封之令解太學之職得翰林編脩徑歸其鄉非其有樂乎內而無累乎外允自果如此哉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有焉然吾素知孫先生之善教也先生五子吾識其三皆出身科目曰良初為御史能持身修職所至聲譽勃勃曰恭今為編修在史館謹廉有文曰讓為縣教諭不忝師道其二虎者雖未識可類推見之此先生所為可樂歟豐城君子之鄉也三四百年間文學節行有聞者焜焜相望其流風餘韻所漸被至今不衰今仕京師余所識者十率六七有君子之行則夫處者其不戾於君子固多歟孫先生之歸何往而非可樂哉六卿及翰林諸學士有為詩送先生歸者編脩周叙禮部主事張習以求余序余年與先生上下而多病早衰不能自引退其有愧於先生多矣幸且夕賜罷歸道先生之鄉訪先生之廬凡所樂者當悉以告我

東里文集卷之六

東里文集卷之七

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　儲君惻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振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嫌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

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　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失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一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詷之為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又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沙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澄江南望兩舍外崇山疊嶂綿延峻拔出沙溪稍衍迤平曠溪源遠而厚四時不竭故緣溪皆沃[illegible]無[illegible]

滸之處而析稼常豐環溪而居非一姓劉氏其望也
余總角嘗一造焉時百川先生尚無恙癯然蒼顏而
華顛意氣軒豁一見與余論詩書動眉睫是日微雪
礿爵釃酒炙魚偕余循溪上左右指顧諸峯盤廻起
伏揖讓之勢嶐巖突兀峭厲之奇語余曰吾劉氏居
此十有五世矣吾先人雖未有躋膴仕而行義之卓
出與茲山相雄者代有之矣又傾溪上田千餘畝曰
皆吾故所有也自歷變故來吾鄉之巧而力者悉取
之今吾幸且老死於此無憾矣已而與余酬吟倡和
譚噱不輟余曰先生所謂超然物表者非耶咲而不

答暮歸過視其故居雖斷垣壞礎蹟乎荒榛瓦礫之
墟尤可以想見昔時之盛夜宿其舍家具蕭然牀前
酒一甕案上斷簡數編及鄉先生陳海桑王竹亭劉
槎翁寄書數紙而已明旦其族父明道翁謝余登靜
安堂覩余翁貌老而容溫禮恭而意厚傾寫樂客也
余留詩堂中而去旣去而質百川於海桑先生先生
曰汝不及其少壯倜儻時矣間一二事舉之未嘗不
使人動心也蓋於今四十餘年矣明道從孫郁武於
余有連襟之好前十數年嘗以族譜求序未暇也今
百川從弟伯塤仕爲刑部員外郎在京師求序譜益

數按譜自九承事唐季避金陵徙西昌始家沙溪八
世至稽道生四子七孫其後始盛又五世至明道六
世至百川族益盛譜載總十有八世其間雖有仕者
而迨今伯塤始顯伯塤在秋官十餘年能聲焯著所
至未可量也此可以徵劉氏先德矣而獨百川之後
今不祀此其可徵善仁者之應乎抑亦果係其數乎
明道嘗續譜此譜又郁武伯塤所重續者余素景仰
百川故於序不能無嘅焉者也

蔣氏族譜序

太醫院判儀眞蔣君用文作蔣氏族譜旣自序之又

以求余序按蔣出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蓋
今汝寧之光州子孫以國爲氏漢末琬事昭烈至尚
書令琬之後曰啟者仕隋爲萊州司戶因家于萊司
戶五世孫欽緒仕唐歷汴魏二州刺史又家魏州其
仲子清爲東京留守判官死安祿山之亂贈禮部侍
郎賜謚忠八世至惟雅宋仁宗朝舉進士累官房州
通州又四世至守訓而宋南渡遂晦迹不出其孫遠
仕金爲尚書兵部郎中遠之孫安中舉卑行入官楊
雲翼薦其材再遷國子助教上書諫用兵不聽棄官
去後從太學諸生請復其住卒稱疾不起其孫應茂

元初避兵淮南遂家儀眞儀眞蔣氏昉於此應茂子用雷爲揚州醫學教授教授子宮舉進士官崇明州判　國朝洪武初部使者吳琳以史材薦授翰林脩撰引疾辭不許改蘭陽縣丞用文之考也而譜斷自守訓至用文之子凡十有一世吾於是有以觀其世德焉自漢至唐又至於金於立朝蒞官秉政守義焯然有聞矣及叔季之世或仕或處未嘗不以愛民澤物爲心也蓋其先皆業儒自助教以下兼治醫而世相襲蓋以謂不得施諸此則施諸彼何其用心之厚也仁人君子之心欲推古聖人之教以爲及人之功

上焉者儒次焉者醫得乎命而達也用儒之道於國家天下而功之及人博也命不可必得不得而用之醫其及人之功亦孰之能御哉然安得世皆仁人君子之心也彰纓垂組高爵而重祿號養民爲職而於民休戚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彼其心何其厚薄之懸絶也蓋譬諸泉焉源厚者流必遠蔣氏之先其相承厚矣今用文以儒承家以醫歷官以仁存心其所施加厚也然則蔣氏之後其自今何可量乎

王氏家乘序

元史傳良吏十有八人先待制其一也之十八人者余少嘗反覆熟其治行信皆足以匹休前聞貽範來代而王宣慰止尋史稱其務明理以致用者蓋已心識其良吏之明規後讀先公同年友黃文獻作宣慰墓文亦重明理致用之說而他德善尤詳以是益慕宣慰之爲人永樂壬辰考會試禮部得宣慰曾孫鈺之文次在第二以奏　上臨軒策試親擢鈺第一甲三人鈺字孟堅既授官同在翰林十有餘年其學識操行皆儒者愈久而愈可親蓋又敬歎宣慰之有後也間得見其所作王氏家乘首譜牒其次當時名公所作碑記哀祭之文及往復贈寄之詩而其先世所

著文章終焉蓋歷世變故能掇拾一二於千百亦難矣譜斷自其至某若干世著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其所書皆愼而不苟凡出於當時名公所作者皆足昭遠信後而其先世之作亦皆有以追配古人可寶也已蓋王氏官達莫盛於宣慰宣慰之先後有爲太學師爲郡守爲縣佐亦有隱處不仕者其文學行義皆可考見譬諸藍田之產爲瑚璉爲圭璧珩璜雖用之不同與夫璞之未用者莫非溫潤縝密之可貴也王氏文獻足徵於是乎在嗚呼人生富貴如烟雲之過目飛鳥之遺音豈可恃以不泯君子所恃於道

德功業文章世蓋不能以泯之故有一國之書有一
家之書皆所以不泯之器也而家之所書與國異者
獨備夫言行之尊蓋尊所自出且示法其後俾國不
辱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
言行之善之所存乎孟堅閒求余序家乘故書以告
其後之人

北征集序

北征集者今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臨江金公之作也公侍
太宗皇帝凡四出所征藉北此蓋永樂八年第一出

師也是歲本雅失理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
境邊民苦之故不得已有弔伐之師蓋虞之征苗商
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崇密皆仁義之舉也士奇雖
不獲侍從今奉詔脩　兩朝實錄獲睹永樂從臣記
當時　車駕所至　聖謨神武如神明之不測如雷
霆之下震而宥過綏降如天地之乘容威德之盛蓋
前代帝王所未有也公以清材博學介胄櫜鞬從錫
車司命令而閒暇形諸詠歌長篇短章渢渢乎鋪寫
鴻猷宣揚偉績凡山川氣候之殊道途涉歷之遠所
以充拓見聞發舒志意者靡不備之士遭遇之盛如

公求諸往古無幾人焉漢班孟堅實良史才嘗從車
騎將軍出金微擊北虜與文章猶至今傳諸史冊豈
若公所作　龍御於數萬里之外哉唐太宗征高麗
文學之臣多從亦有歌詠之富如
聖明之朝乎有無未可知而公所遭遇固其文學克
當　上心有以致之與士奇與公皆
太宗皇帝臨御之初簡入翰林典密命永樂己丑
車駕巡幸北京士奇受　命輔
仁宗皇帝監國始與公分職嗚呼鼎湖龍馭遠矣誦
金公從征之什追惟

北朝大德而效報無能其感愴於中有能自已乎遂
書以爲北征集序

送黃敷仲之官浙江序

三山黃敷仲拜浙江左布政使之命將行其同鄉之
友宗人府經歷張珂錫嘗以言敷仲以悃而才廣德
立而縱彰余亦言雖然有斯文之好焉能無言乎浙
水東西十一郡六十五邑其民生之秀慧物產之清
好爲十四布政司之最然大抵浙東西其俗異也浙
東趨文雅浙西務浮華文雅有務尚之意浮華流於
漸矣其漸之習亦沉溺然固非一朝之謂也周公觀

監殿民於下郡至君陳繼之其策命猶以未變故習爲言蓋習俗溺人之深譬諸痼疾療之者非砭焫藥餌攻補並施有積累之功豈遽能愈也我
國家道德涵養六十餘年
皇上承
列聖之大統丕顯治教而敷仲任方岳於此則正人心厚風俗於理道豈細故哉承流宣化雖守令於民最親而所以表守令者方岳也召伯實布文王之化於南國其民愈久而思慕歌詠之不忘甘棠之詩是已敷仲往以古人之心奉宣　聖明之德化先近以及遠使兩浙之民勅勅焉皆興起禮義操存醇厚優游泰和之世將異時無思慕歌詠不忘吾敷仲者乎敷仲歷河南湖廣兩布政司參政持躬愛民有素矣吾故獨舉人心風俗以爲之官之贈敷仲其不賥爲迂闊否乎浙之藩憲兩司多吾同朝之舊其亦有槩於斯言否乎因敷仲行併以致訊

送郭庭璣詩序

君子之仕也皆欲施其愛民之心然職有所拘分有所限勢有所格雖都高爵享厚祿或不能越而自專受百里之地爲之令與民相親比如父子民有所弗

平得躬造縣前開口自陳令推其情酌於理不以惡在法制從容片語是非予奪自已出民皆賴焉故令雖七品官得施其愛民之心高爵厚祿者或不能及而令得民之深者有生而父母之沒而烝嘗之久且不忘也余仕京師將三十年職在言語文字之間無所及於人而遇能及人爲人所慕者未嘗不歆羨而内自慚然亦鮮矣番禺郭瑛庭璣初識之於進士中觀其儀知其有立後相往還聆其論議知其有爲及其知金華歲餘縣之搢紳大夫皆譽之田里細民皆樂之寖有聞于京師要其所存者以愛民爲本令滿三歲上其績於郡於藩憲於天官卿皆書其考最浙水東西六十五縣令吾聞諸往來求如庭璣蓋無幾人賢哉乎庭璣安得令四方皆若人者之爲令也庭璣將復任金華　太子少傅楊公及學士祭酒諸名人相與分題賦詩送之光祿李少卿灝禮部陳郎中景茂求余爲序余雖未有及人而喜譚及人之善故爲之言尚俟九載之績焉

送少保黃公歸永嘉詩序

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病蒙　恩賜歸于鄉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

余序始公以病在告
上命醫往治歷五閱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
交游有歎其際會而遽違榮私爲公惜者亦有高
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爲公喜者士奇曰皆非也夫
役志於貴富淺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脫屣乎世
累獨善者所爲亦非所以諭公公起自諸生不三十
年致位三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内方
將勉副重寄慰人望乃引括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
子之事哉公聞之曰子之勵余是已而豈余之所得
已哉

聖天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過古帝王矣股肱羣臣
方濟濟都俞相得於泰和熙洽之朝准雖非才何幸
叅陪千載之遇顧獨寡祐而緜緜疾病歲月之久尚
可久叨榮祿而不知退哉遂入疏白其情
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來公明日入謝　賜鈔萬
緡敕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陛辭加賜萬緡夫不强其
難不舍于舊　陛下仁與義無盡矣於是在庭文武
之臣皆喜以爲儒者之榮而士奇獨不能無感焉者
太宗皇帝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
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梁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四人士奇尤
馬齒最先又最病既不能分寸稗益當時徒塵搢紳
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愧乎公今年始六十上有八
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倫之樂神怡氣
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
上之寵命公能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旨
其同於余者三之一云

贈陝西二憲詩序

皇上以至仁君天下蓋欲天下之人咸得所欲或聞
一州一邑有水旱疾疫爲民厲者汲汲焉圖拯卹安
利之道而飭勵其長吏俾悉心焉去歲以關陝饑特
命文武大臣往撫綏之而下令已逋責罷徭役又出
内帑馳往賑之天地之德也夫
上之所以得悉夫下之情者有邑有郡有方岳爲之
聞也三者或不能有憲臺以聞也憲臺如猶或壅
僻遐迥將下之情卒不得聞乎三山林莊弘比長浙
憲一志厚民有中以危語者與駁愕請且不測既遇

至上
親詰之天衷孔昭片辭未竟遽釋還職且諭之曰
繼今第盡意言民隱勿有疑畏不言且抵罪日月之
明也則今之為臣者當務仰體　聖意如恐不及豈
得復有顧憚遲廻之意哉陝西憲副鄺埜憲僉王恪
俱考績來京間以故舊過余道及陝民皆惻惻欲有
言既受命復任不及言以去兩人皆起家進士為御
史有立志有廉稱蓋士君子所期望而細民所可以
為恃者於是翰林侍讀李時勉錢習禮合諸能賦者
為詩贈其行而屬余序余不自揆敬述
上德以道之二君其務有以自振哉陝之藩憲聞斯
言亦皆有以自振哉

西澗集序

吾友熊敬方先生其為人淵達和厚而志於及物為
行孝友忠信而勇於行義為學博通諸經尤長於春
秋而諸史百家皆通貫為文章魁偉辨博如行雲流
水而根於理始居鄉校其旁郡邑數百里有志於學
者負篋從之其名聲已聞京師及入太學太學諸生
皆趨其下風時司業吳先生溥主監事嚴肅方正寡
所推許獨禮重敬方稱先生敬方嘗中應天府鄉試
為春秋之冠會試禮部雖不中從敬方學者試輒高
中其子槃已登第為監察御史敬方猶列名太學生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之嘉歎由是日將任槃而敬方
文名益重於時然卒未霑一命以行其道人皆為敬
方惜而槃歷事
三朝屢拜顯官今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見諸愛民
之實方焯焯未已槃之道即其父之道也　朝廷推
恩大臣褒其所自贈敬方以其子之官人又以為敬
方榮嗟乎昔何蕃居太學太學諸生推頌之不敢與
齒上至祭酒司業皆推之然終不及於祿敬方其今
之何蕃歟蘇明允父子一時皆有文名而明允老成
巋然時號老蘇其官位竟不顯暨子貴乃進身後之
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蕃因韓退之明允因歐陽永
叔皆遂不泯念余言不足致敬方之不泯也然今之
知敬方深者莫如余故為序其所著西澗集使世之
覽者知其人之大畧云

梅花圖詩序

禮部尚書泗州金公嘗得梅花圖一卷甚愛之既屬
大夫士能賦者為之題詠又以偶余序將於公暇覽
適焉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恒産於山谿林谷之間

而逸人韻士栖迹乎荒寒曠莫之濱者亦以適其幽獨閒靜之趣也今公為　國大臣職務之重且毅夙夜孳孳圖惟之不暇而暇適其意於此乎然古之名賢君子居高位任重寄者雖日畢智畢慮於天下國家之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蓋不以其身之貴富而或移也矧夫物之出於氷霜沍寒萬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滓殆比德於貞潔獨行之士拔出乎流俗者此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玩適不能已焉而余意公之所為愛之者又未必止此天地之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於斯植蓋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恒於此以究觀夫天地之仁而況公為春官大宗伯上贊聖明以對時育物者乎體仁長人此公之心而大夫士亦以此望於公也遂書以為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溧陽史仲和甫嘗命其子常續史氏族譜又命常以求余序史世傳周太史佚之後以官為氏然鄭漁仲通志略云周又有史興晉有史蘇史黶史趙楚有史卿衛有史鰌皆以史為氏又有太史氏內史氏左右史氏亦皆主於史蓋非獨佚也溧陽之後其必有所

挺乎溧陽出漢史恭其始繇魯之濟北徙京兆杜陵恭三子高曾玄皆以外戚為侯高之子丹累封武陽侯玄之子任任子習習子崇皆襲平臺侯崇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以軍功封溧陽侯遂即所封以居此溧陽史氏之始也嗟乎史氏之功德遠矣漢之時恭及其母貞君保育宣帝於危微之際卒以安漢至丹秉誠輔國慷慨激烈於伏蒲涕泣之言其扶顛濟傾偉然仁義之功而豈尋常外戚之賢之倫哉夫盛德必百世祀其自居溧陽以來千四百年子孫日盛若賢而貴忠存於國家德被於生民代未嘗無人溧陽之人亦至於今廟祀崇祠宇儼然而環祠之旁皆史氏此豈偶然者哉其族故有譜及慶傳錄今譜因而續之前為譜圖以著代序後為譜錄以詳仕宦葬娶據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可謂敬慎不苟者也推仲和甫尊祖敬宗之心如此固史氏賢子孫而常舉進士為行人九年陞建寧知府方顯用於時是又將亢其宗者歟史氏之澤其未艾哉其未艾哉

送蕭省身詩序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蒞

所交游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為諸詩贈之而余尤重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俱進也故所存静而虛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静則有養虛則無我端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公無閒於人已恕克盡於物情而渾厚閎博之度雍容謙遜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歆慕而願親之哉孔門惟顏子有之其友曾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己此豈徒慕悅稱道之而已哉後世如黃叔度庶幾乎顏者也當時所與游者稱其汪汪如千頃陂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吝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蒸炙之益而能為此言哉省身識明才裕懷端潔之操恂恂温温渾涵有容人莫得窺其際蓋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髮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別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負偉量弘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崎嶇望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之矣遂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蔣主孝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公儒者也博學而有文清脩而雅尚於余往還二十年數過其[illegible]學齋未嘗不置酒樂咨客與公東西坐則其四子以序立侍色甚温儀甚恭也客喜求其所以名曰主善主敬主孝主忠蓋有以知公所以愛其子者有道也前三年之冬余與公同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公春秋已七十率中夜以起擁裘上馬衝北風馳驅氷雪之途時主敬侍行每下馬即次主敬必先至展位布席列酒殽紅爐之上公必挽其同行者與俱主敬左手持盤右手捧觴而跪進之而下至於傔從無不屬厭者蓋不使公有幾微道路辛苦之意及至北京居一室廣不踰尋而幽明爽纖塵不侵書冊琴瑟圖畫尊俎公無日不與賓客樂而所以致其樂者主敬也踰年而主孝至凡所以致養親之樂一如其兄而見諸動作詞氣之表尤使人愛而親之公之子何若是之皆良哉然學者之於道無窮也學之愈力則其行愈進事親行之所先也由此而推之其事衆其道遠為公之子其可以遂已乎惟而求諸聖賢之方冊以充吾之知達吾之材可也矧蔣氏之先德深矣而公繼之亦宜後之從有繼也主孝今以父命還南京父之執胡敬衍似今

贈以言余亦其父執也故推其所本者而遂大望之

劉氏倡和詩序

吾友劉仲良甫其子咸爲河南按察僉事屬授衣之月思父母在故鄉不得躬視寒燠而市縣以寄仲良甫得之喜作七言近體詩一章示咸其寫情体物和平微婉蓋有得於詩人止乎禮義之意太子少保金公及翰林諸學士商而和者數人咸粹以示余求序嗚呼流俗之爲父兄者其子弟幸霑一命方憑籍聲勢驟其貪得之心無厭足也而豈暇計有禮義仲良甫卓然不滓於流俗非知道而能然哉昔歐陽文忠公從子通理官廣西欲買朱砂奉公公以書報云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蘇文忠公見書歎曰人惟考諸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公家法也仲良甫此詩非私示其子者乎世率謂古今人相遠豈名言也哉而諸公和者之意亦豈異蘇公之歎哉惟咸勉圖所以稱賢父之志推類而廣之可也

贈太醫院判蔣用文序

永樂二十年春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公得疾日劇禮致太醫院判蔣用文治之數月以瘳公德之既厚其報又以爲非文無以達意也遂屬筆於士奇蓋嘗觀

於世之高爵重祿者其有資於人不權事之輕重乃自大而指使之而士之懷負藝能者於人之求之也不度事之緩急恒自重而固閟之以是不相下而不相濟二者蓋均失之矣如求之者忘其勢而將之以禮應人之求者樂其誠而志於行道則必相得而克相成也公之爲人溫溫謙恭以禮下士凡於德必報而有始終之義蓋未嘗一毫挾貴富自大也此有以見盛時公卿之厚德矣用文其業精於理其志急於濟物不以貴富賤貧而或異不以艱難倉卒而苟怠惟其施之效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又有以見仁人君子之所存矣則其所以相得而克相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公爲　國大臣獲致安其身上以爲國家重下以係衆人所瞻者此其功豈可以尋常槩論哉則公之所報用文之所受皆當夫義余安得不爲書諗而樂道之也

東里文集卷之七

序

送郭公緒貴州僉憲序

公緒永樂十年進士明年簡授陝西按察僉事歲餘前之任僉事者坐累宥還公緒改任浙江又歲餘丁內艱去服闋改任廣西歲中廣西之前僉事亦坐累宥還公緒又改貴州雖其所至席未及暖而閑敏之材雅重之望廉潔之操籍籍有稱矣雖往復動以萬里橐無百緡之齎羸童瘦馬弊弊焉而怡然未嘗不自得也今將適貴州雖深山長谷蠻貊獠峒荒遠而

僻陋無文物之觀無賓客之娛要不足以動其中矣而既偏於一隅且為郡縣未久也徵調稀少吏民相安繩檢之外簡牘不煩敦朴不施公庭靜虛懷抱澄爽固無汩其所自得也如以其餘暇用志於古君子之道力求以致及焉將所造孰之能禦哉吾知公緒之進未可量也余友清江胡士璉歷仕四十年泊然不縈韋布之素其靜貞有守寬厚和平卓然今之老成人吾嘗兄禮之今為其僚之長公緒旦莫相與周旋一堂之間吾又知其將有益矣蓋朋友之輔益漸之資凡古君子不廢焉遂書以為公緒之官之贈

送貝秉彝知縣還東阿詩序

皇上臨御以來用科舉聚天下之賢才而選任之於今歷八科獨甲申所選最多蓋視洪武乙丑得四百七十人既分任之中外百職而賢才之有聞者亦多以高文碩學在侍近以通材雅操贊六卿以寬大廉正任方岳以仁厚豈弟為郡縣濟濟乎有人焉而郡縣得人尤多貝君秉彝其表表者也秉彝為令於兗之東阿聲譽洋溢齊魯之間傳播於四方雖古卓魯何過也吾嘗道東阿之境而見其君子小人焉其君子道秉彝之德曰此吾之賢大夫也小人道秉彝

之政曰此吾之仁父母也是豈聲音咲貌之所能為哉秉彝為令守之以廉行之以公且恕於愛民如其子於治公事如治其家而表裡始終一誠耳自其在東阿無不穫之歲無不給之民民出力以共公賦未嘗有後者用九載考最當陞　朝廷從民之請而增其秩而復其任夫長民而能得民之心

上未有不知而不優遇之也蓋為天下而欲民之安其要在簡守令而守令尤親民於守也守令而不能廉固民之蠹苟廉而不能恕亦未必非民之病今之守令如秉彝固鮮矣其歸也其同年而升者相率贈

詩以道離別之情以求余序余雖始識秉彝而知之有素故不復辭

蕭自誠先生慶壽詩序

河南右布政使泰和蕭省身歷官三載吏部考其績最　國朝之制方岳之臣一考最者予誥三考最封贈其親省身嘗得誥俯伏言臣父今年八十有一迫於衰暮伏惟　陛下矜憐之願推今之所賜臣者以賜臣之父臣父雖老而獲生被光榮於
聖明之世過於賜臣萬萬矣　特詔吏部從之封自誠為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右文武之臣觀者懽喜踴躍頌
上之大德又歆豔省身之以孝遭遇也蓋是時十四布政使之得封其父者自省身始而大江之西十五郡之士以子貴而生膺二品之封者亦自自誠先生始盛哉蕭氏之榮也蕭世有文獻宋之亡其先以忠義倡家終元之世子若孫不見顯者而服仁秉義未嘗絶也先生生長元季兵戈寇奪之時東西奔走無寍日而特其行纇纇焉惟恐羞其先人而流俗之人徒見其累世之不伸也夫鄧林之木窮冬嚴凝氷雪摧剥之餘其生生之本固在一旦乘陽春勃然而興蔚然而復茂矣蓋識者嘗計蕭氏之必復興也雖先生已老而享禄養二十年又躬被爵命其夫人亦春秋七十有五今皆安健三子省身卓然為時賢臣仲與季及其孫亦皆温温端實不去儒業先生之福可謂厚且備矣省身既屬學士大夫形於聲詩彰
上之賜以壽其父得十首謂余同邑且相知也屬為序云

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序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
上御奉天門頋羣臣若曰朕祇奉
天命君天下天下之人其尚有未安于業而東綏愁歎者乎任牧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厲民者乎朕惟是孳孳夙夜之靡寍遂分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所利害而為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虐於是戶部侍郎李泉兵科給事中劉渙當巡撫山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齊魯之域也雖其壤地多肥沃然其人習氣綏慢加以比歲旱澇疾疫之相仍而淪於艱窘雖其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失其良心哉有如

聖諭者焉昔漢唐宋數遣使巡行天下曰巡省曰安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乘軺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數焉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皆得以發舒幽鬱並蒙被涵育而樂乎　聖明之世者於上足以副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不偉然有與哉以擬昔之賢使者歟惟　君以愛民為事天之寄惟臣以愛民為事　君之寄諸君子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其可有一毫之不至也哉涣字士拯閩跡明敏於余有鄉邑之義故於其行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辭

龍潭十景序

南京出朝陽門東兩舍許大江之濵有勝地曰龍潭環龍潭之側有石屋有旗山有華蓋有柳灣有花洞又有七星之山三江之口皆勝地也山可以遊可以牧水可以梁可以舟又有驛舍可以憩過使驛謀可以騁眺望有三茅君兄弟及王荊公遺跡可以興想古人又有道家禮斗之宮可以遊神於清淨而於勝者夜鄰供叔月上湖漲之際可以坐觀造化盈虛消息之機也太醫院判蔣君用文家於此樂於此祈為十景既各為詩詠之及官于兩京兩京之搢紳君子亦皆為詠之誦其詩想其處蓋使人樂之慕之而不能忘也詩既有序矣將君又屬余序其後嗟夫天下佳山水何處不有則亦何處不可樂而常情得於此者必忘於彼矣龍潭金陵之區也吾居金陵二十年愛其民多秀俊惇尚文學而恥以力勝其俗男女不雜處蓋吾嘗道荊楚以觀於故漢東諸侯之城今之北來也又涉淮徐歷齊魯之郊矣而金陵之民俗吾固不能忘也然此其在下者耳我　國家龍興削平僭亂以安天下而然後天下之人皆得休養生息以樂於泰和之世而當　始定鼎乎是則於今瞻望橋陵於鍾山五雲之表而所以神功聖德如天地之盛大豈獨余與用文者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能一日而忘也則余於序此詩安得不推其大而於不能忘者言之哉謹書其卷後永樂壬寅十月朔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弘濟自舉進士入翰林已籍籍有賢名搢紳間

太宗皇帝臨御之又明年建儲擢輔翊兼洗馬

仁宗皇帝在位陞翰林學士再陞兼太常卿初開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簡文學之士五人日直其中以

討論其第一人弘濟也弘濟時就中論事有禆益
上嗣大統覽　先朝羣臣所上奏嘉弘濟之能直也
親擢秘閣預機要士奇得共事焉士奇竊自念初以
布衣被召入西掖時天下文學之士召至者二十餘
人同稽古纂述之事而翰林之臣三人參領之忽忽
廿五六年矣三人者今獨弘濟在二十餘人之尚在
者士奇二三人耳以是恒相與親厚弘濟為人忠厚
惻怛愛人以德凡所與處必輔之於道不肯苟且阿
徇蓋非獨於余有切磋之益朋友資益之者蓋多也
弘濟有孝行處憂患困勢十年念母老不得朝夕侍

也辛苦自力節縮日給之費寓歸以助養蓋聞者皆
動心焉幸復寢亨洊膺委任未敢遽言其私而其中
之惓惓者固未嘗已也既受誥命以其官贈祖考又
封其母為太淑人遂奏歸省既得請將行同官卿士
相率祖餞文明門外觴酌之次各賦詩道離別之意
而謂余序之余曰士官至三品先九卿日在
上左右得以所學論天下事又得推恩其親而朱衣
象笏承懽婉愉用怡悅親顏於違濶之久如弘濟今
日者何其榮也固本於
上之大德其亦弘濟之賢太淑人之福有以迓承之

與宜以為弘濟賀又曰人之所尊君親一也自弘濟
官侍近　先朝所以寵待之何如
上所以親用之何如弘濟素所自任又何如其肯久
昵於私而後於公乎請以為弘濟祝弘濟起謝曰微
子言溥猶將自奮剡子之篤我於義敢忘率承遂次
第其說書之簡端

送陳賞序

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
科第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詩書行義相高又為
姻好不絕贛州路推官家嗣潮州教授實先待制公

子婿而余又陳之出也兩家中更亂離殘壞之餘高
門大第蕪然瓦礫之墟其子孫猶有不墜詩書故習
者誠先德之遺矣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史仲述博
學清脩為名進士為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沒也無
以為歛一子賞奉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歲能
究知其父之為人刻志讀書勵行以求不辱十五挾
冊往教俗村北疃以謀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
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恭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以
苟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安處里之賢者固以賞
為難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賞皆不傾方子[illegible]

數百里求師而學焉弱冠送選鄉貢於乎賞可謂難
矣邑人之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子弟有如賞者
乎今年賞會試禮部不偶而歸察其意有無所不慊
吾不患賞之歸不能安乎貧賤也吾懼賞夫此而畫
焉夫吾兩姓之子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不自見
如有之安知其不能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多矣
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賞
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斯友
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古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古人行一行必求不

倍於古人誠於其內而為之不已焉未有不至者也
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
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
兩家之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為我語之

禾溪樂氏族譜序

樂氏出子姓宋微子之後曰公子衎字樂父子孫因
王父字為氏自望諸君而下代有聞者泰知樂氏五
代時諱紆者始來居邑西之禾溪世業儒仕宋科目
傳續不乏而積善累仁深厚而流遠子孫至今不廢
詩書之習蓋鄉之故家也夫所號故家者必其仁義

之行詩書之業有肇於前有承於後愈遠而愈不替
苟非是二者而徒恃其富貴富貴不足恃如子孫不
能自脩以善繼又或有忝焉者此得號故家乎樂氏
其無忝者哉樂先世譜牒文字悉燬於元季之兵其
孫集重尊祖敬宗之心據其所聞所知因舊譜而為
圖凡世次昭穆遠不能詳者闕之既自為序又求竹
亭王先生序之集字大成好學有文嘗從授經安成
劉雲章先生洪武庚戌試有司不偶即退伏不出而
益脩其德義大成卒其配胡守節不嫁訓勵其三子
嗣先人之業皆卓立為鄉善人樂氏其無忝故家者

哉今大成之孫景又以譜求余序景今用薦授湖廣
按察司經歷然余頗有為鄉邑告者大成之子仲韞
吾邑共推其仁人長者蓋數十年來邑前輩好善者
多已物故後生晚出知有利不知有義或身沾一命
或家崇百畝輒侈然恣肆藐視其鄉人漁殺之風作
而告訐之俗興矣然卒之能保其所得及其身家者
寡矣惟樂氏之宗獨完誠以仲韞為之長也仲韞恂
恂未嘗苟取一毫而恒損己以益人間聞其子姪以
過舉召怨即踵怨家門謝之曰此吾未嘗教誨之過
也或聞有所侵利即捐己償之然終不以詰其子姪

其子姪聞之亦惕懼自攻嗚呼仲韞已矣安得復有若人者乎鄉有善人斯一鄉賴之家有善人斯一家賴之今安得復有如樂仲韞乎吾故表而出之

送劉子敏序

鄉先生廣西僉憲王公子啓分教鄉校時識子敏於童丱言於邑大夫以為弟子員先生嚴毅方正諸弟子員鮮有當其意者而愛重子敏其有意乎造就之矣期月而先生沒時子敏在群居中敦厚和易恂恂惟謹他之為弟子員者不及也余年與子敏相上下當先時與之交於今三十餘年回視衆時與子敏同門而不及其敦厚和易者皆以物故子敏方騤騤乎榮進之域未已也謂人之壽夭貴賤窮達不本諸身之所行可乎子敏擢自太學生兩為御史為縣令而至山東按察副使今再調湖廣可謂榮矣生民之安否有司之賢不肖惟風憲之職得言之非如其他官守有出位之嫌也今　朝廷急治如渴有能陳說生民利病若之何當建當革而便雖布衣疏賤之臣率加優而超拔之言之誕妄無取猶曲爲獎借庶幾以來四方之嘉言是得言之時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道江漢之間其民雖獷悍然或盡室出力赴公未嘗

歟否其牧守之吏遇之或不以道未嘗自言而其病也久矣蓋仁人君子觸于目未有不隱于心者夫處當言之職際得言之時而觸于目隱于心猶曰姑徐徐云耳仁人君子豈若是哉吾聞士不仕則已仕而登顯用任重寄則當謹其表率明於大體公其視聽推其至誠惻怛之心善善而惡惡以求利乎民盡乎職不負　國家所以簡用之盛心庶幾不忝其榮也子敏勉之子遇同官黃宗載五岳人也爲我謝焉

黎氏倡和詩序

永樂壬辰余校文禮部得臨江黎潛輝所試經義論策溫厚而詳雅三復浩歎以爲可以想見其人其後時御史巽成手一編視余曰此黎充輝之詩潛輝兄也清新雅則有唐人韻致類好古絕俗之上者因共嘅嘆二惠競爽於今絕無而僅有他日從中允吳公得其所自焉蓋其先君子秉德樂善敦詩書務禮樂所居距石門梁先生甚邇相好也於是命二子從先生涵濡其教而漸漬其化久矣潛輝從而私淑之深矣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而州閭鄉鄙所以重有道德老成者歟今又得其伯仲京華倡和之什讀之贍而實婉而切雍雍乎塤篪之相和也粹粹乎華萼

之光映也繼綣乎彭城夜雨之鍾情也而其歸則在於立身行道孝親忠君之大端何其友愛之篤歟夫詩以言志也即其所言知其所存即其所存知其所立於是可以知黎氏兄弟之立矣淸江玉笥之間山川靈秀鍾於人挺然英傑兄弟並起聯翩當時而流聞來世如二劉三孔者去今未遠也將無繼之而興者乎黎氏之兄弟未可量也其姪其盛年力學文采煥發不愧諸父黎氏其有不興者乎而吳中允李郎中錢檢討相繼和之金春而玉應皆可貴也余故引諸其卷端

送胡敬方序

敬方世家吉水其篤實之行通博之學偉贍之文十餘年來其鄉之學者多師之環其鄉數百里之學者多慕之自其游鄉校登成均搢紳君子遇之多敬禮聞之者多願見之也非其有諸躬何以得於人如此哉而賓興之歲羣試于有司數矣數不偶去歲試京闈遂為春秋之冠既會試禮部又不偶而受敬方之教者累累擢高科躋清要豈其學獨利於人哉抑其所存心不急於達乎夫學充於已而後能成物道畜於身必將以用世理也亦君子之心也或曰千里之駿超逸之才彼求之驪黃牝牡斯疾矣抑因係其命邪或曰物貴者不速傳利厚者必遲獲故連城之璧至於三進任氏之釣不取近效夫孰計敬方之獲不遠且大哉敬方之言曰古之君子志在乎內豈計乎其外也天下之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細而萬事萬物之故凡孔孟以來諸君子所務者吾不敢已焉吾何暇計其外乎於是知敬方之志遠且大也今自太學歸省于鄉士有求余言贈之者是以書此使學於敬方者皆知其志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　國家之用為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為施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繫作也朋遠其務加進於已哉嘗觀世之為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旦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

已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嘗
得不苟取一介以是功業益著而祿位益進不善者
專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之西家宴游傲
娛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
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
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己於義不義不復
計以是聲跡壞而債敗及之其為賢不肖何啻霄壤
懸絕也朋遠其務慎脩於己哉勉企夫善者而戒夫
不善者于之善其孰之禦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以
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

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芙官者朋遠不
忝繼之而後為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
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
其居之東曰東陽峰上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
土人常視為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
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為神祀以祈靈云南又
有白馬峰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峰特高諸山常先
得旦日南稍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黃牛於此得
名山趾磅礴而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此
立契金壁可玩嶺之顛舊有臺相傳嘗有三仙人止
山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有燈煜
煜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峰之麓昔
有父而漁者見陰洞有石床老人臥其上蓋龍所居
也東北有王井泉甘冽而源深厚夏旱不竭南有溪
洄旋數百畝產菱藕魚蝦之利而深不可測有潛蛟
其下好事者析為八景今彭氏之彥毓敬舉進士在
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為之賦詠既又求
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宇灑落

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不忘
又託於賢士大夫為之發揮盡樂之深者也毓敬其
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嘉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
人則亦與凡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世
哉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
爽魁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有聞
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歟蘇文忠公
記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
什安得舉彼而遺此哉

送學士李君詩序

正統三年六月翰林學士李君時勉奏今[illegible]臣歷官三十年頗尽拱悴者聽臣歷三十年屬有史事未敢言私今史已上幸賜告
上曰如今初李君未奏謀諸同官皆曰翰林者天子之親臣辭令所出也論思所職也李君方提院章爲之長奈何去且
上富於春秋萬幾稍暇御經筵孜孜學李君實兼經筵官奈何去曰諸君之謂我者公義也頃今迫於私情之不可已孰有切於我乎二三年來長子死妻死季子死比者同産兄又死一門之内寂孤孫森愁飯泣寒延頸北望六七千里之外冀一顧所撫存庶幾不遂失所而吾能忍而委之乎且吾私計之矣
聖明在上近進翰林正貳十有餘人皆惟衛也前此未嘗有今日之盛而經筵官尚十數人其輕重豈係一人哉我往決矣盖衆非不明李君之情特以李君之有禆於公也其文學老成操行修潔正直可以表俗剛毅可以任事豈足以容物而志不爲物所奪特雖欲尼之而不可也及奏而命下陛辭衆相與餞之崇文門外有舉爵而祝之曰父子之相厚仁也君臣之相厚義也仁義備而君子之德立李君秋而往春而来公私其兩盡也李君曰爱我以義亦仁也敢不敬承於時學士十人皆賦詩送之謂余爲序余亦賦四言一篇致申告之意其詞曰

湛湛川流東合而下君子有行逖矣南土與言送之于川之滸　或山而峻或淵而深言念君子如王如金宿昔言笑良獲我心　呦呦麋鹿羣處中野雝雝鴻鴈亦集洲渚云胡仳離當我與女　歸哉優優我私既遂我職在公敢懷豫怠先哲有言夙夜匪懈惠風布和倉庚時鳴北望都畿我心怦怦来覲于庭我心載平

東里文集卷之八

東里文集卷之九

題跋

跋趙子昂書東坡定惠院海棠詩後

定惠院在黃州海棠在院東小山之上公初謫黃每歲花盛時必攜客載酒往游公未去黃而園已易主然至于今讀此詩者如親游其處物因人而傳信哉評者謂此詩海棠千歲所無此紙又趙文敏公所書豈非二妙而宋學士梁石門表然人望皆有題焉可寶也已

書揭學士楊氏忠節祠記後

按楊氏自唐天祐中刑部員外郎承休使江南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焉此楊莊湴塘之祖也自唐祭酒膳從僖宗入蜀者安成之祖也雖皆居廬陵而所從來者實異揭文安公爲此記稱廬陵之楊自蜀徙蓋公止見安成之譜以爲楊莊湴塘皆同出此故誤耳安成之族正議大夫知肇慶府事仲謹之嗣以其先與楊莊湴塘同出漢太尉乃之湴塘求叔先之子珪孫爲嗣更名秄仕爲贛州路總管吏部侍郎秄之子知崑山州事學文不忘其父所生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又割田百畝建忠節祠故秄學文皆得列祀祠中而求記者實學文之子元正也秄之所生雖出於江南而所爲後者則出於蜀元正之所爲文安之所見者蓋蜀之譜此記之所以誤也今東平知州瑒字季琛楊莊之出也往年來京師過余語其故甚悉近其子監察御史徽爲余致此記謹備識於後以示來者

跋與友蘭生往復詩後

右詩三十六首昔余客武昌時與友人陸伯陽往復之作也伯陽卒今二十年其子琇粹而錄之求識一言夫敬父執者敬父之推也余奚辭弟念余初至武昌與伯陽一見相好如平生或數日不見輒奔走相

覓各出所爲文章相礱切常延余坐友蘭軒置酒瀹茗相譚論爲樂忘爾汝有過失相規無所顧避蓋相聚七年而別別踰年復見之京師相握手累日綢繆不已然猶相責善不减武昌時也既別數月寓書貺余余得書三日則聞卒是日余始被官賀客滿座而余悲缺於中隕涕不已嗚呼惜哉余平生交友多矣或亡歿或散處獨伯陽至今常往來於懷也伯陽名閭揚州興化人洪武中仕爲楚府伴讀爲人端直脩潔敦行義然嚴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少假借以是寡合盡武昌士樂交之者不數人而與之交者必相輔

以道其文章長於詩古體亦魏晉宋近體主盛唐兼工書法極力鍾元常王逸少父子嘗曰去此非第一義畫山水木石亦爲當時所重蓋高尚絶俗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其卒時殆數歲未有知也今頎然能卓立知所重矣故述其父文行之槩使圖無忝焉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令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七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失焉後二十有三年廼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師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𣜩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要義激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恥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興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脩知諫院所受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皆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與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爲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脩誥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綱言和議何允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忠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語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焕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潁歸葬吉水葬畢復至潁前後二書皆未發潁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潁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愼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題夏少保家藏麥册圖

先儒論觀人當於其氣象文正公所存鵠然物我之無間豈非仁者氣象哉忠宣蓋有父風者也麥舟之事此其端耳嗟夫使范氏父子之志得盡施諸當時斯民之被福何如哉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墨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

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鎭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爲書其後以歸之

題晦庵先生墨跡後

右晦庵先生書小宛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今兵部尚書錢唐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爲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此四言與易之自彊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斯理而能有成至於爲子爲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公爲　國大臣承寵眷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爲天下所歆羡仰望而惓惓於寶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格言篤忠孝之大節將以示法天下之爲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宜勉也因拜觀此卷謹識其後而歸之

題劉士皆所藏時賢翰墨後

士皆好書集今翰苑諸公之善書者爲一卷介余評一言余不善書何言然頗識其理蓋其爲法與爲人同道體貴端而不肆韻貴清而不俗貴沉著而不揚貴蕭散而不滯貴内剛而外和貴神完而理備隨吾心之所欲而不越乎古人之矩度斯善矣士皆以是求之則其高下深淺可得而言焉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者始見於周之崧高烝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爲美宣王之詩

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寮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士皆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槩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華遠行之懷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皆雖去此有離羣之念而時一展誦亦可以自慰矣

題陳仲易先生墨跡後

右豫章陳仲易先生示教學者數事本末有序精粗畢舉窮理爲先涵養爲要皆原古人之意非獨以資科舉之學也蓋前輩大儒君子施教皆如此今其法雖在而從事者鮮士習之不古非由教道之不明哉士奇考家集先祖金洲府君兄弟皆出吳文正公之門而其初皆自陳先生今景陵教諭熊子維出示此卷蓋先生手筆再拜端誦起敬起歎謹錄一本藏於家而識其後以歸

題誠齋楊公易傳藁後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錄進宣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藁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

卦公族孫馥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錄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馥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題傾知州恭銘後

吉太和州知州顧侯孫志銘亡友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贊善梁潛用之所作其藁尚藏吾家用之沒後六年侯孫增刑部主事陳亢宗得錄本而題云翰林侍讀林環作非也林莆田人與余同官十餘年其於侯及侯之子若孫蓋未嘗相聞也非傳錄之誤耶余與用之皆太和人侯爲州時余兩人生數歲耳侯後遷廣東往來過太和戀戀不忍去其民亦如太和之人之不忍去侯也故侯之本末非太和之人莫能悉而此文高古亦非用之莫之能爲也　國家初平海內吾州之守最賢且勞者吳侯去疾及顧侯耳吳侯之

後無聞矣顧侯有後在吳中及番禺又有用之爲述其平生可以無憾然太和之人道顧侯善政不止於用之所述州治之東瀕大江有傑閣二侯閒暇所登臨而適也其題詠皆刻石存焉至今父老過之徘徊而不忍去又有至於流涕如襄陽之人之於羊叔子者故用之此文太和之人固傳之豈獨侯之子孫親戚哉因亢宗求題故爲明白而歸之

書沈學士所藏胡學士草書杜詩後

三十年來士大夫以書名家者光大之行草民則之八分皆獨步當世兩人時同在禁林亦交相推遜然出所有以易所無此詩光大爲民則書跌宕雄偉得意之迹也作書必盡臨池之工而非天趣自得不臻於妙二公皆有蕭閒簡遠之趣故高出衆作光大謝世已一紀民則間出此書見示昔人有言懷舊惟顧念之悽愴蓋僕於光大亦然

書伊嵩子傳後

永樂中　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於民而分命京官督辦於郡邑是時將　命者能務公戒私不貪黷厲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視爲當然不自矜衒名譽者蓋百之一二焉此非審於義而篤行

有素者不能於時吾得刑部主事嚴本志道其百之一二者歟志道奉　命在太平府時奉　命督辦於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由自疑有所失禮而見遠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白金者乃歷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子哉嚴

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锐田為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余其事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其事加悉余以告刑部侍郎張公公曰志道言行皆儒者且其明法律得古人精意於今鮮比余時侍

仁廟監國南京嘗閒暇　顧問京官之賢者余以志道對暨

仁廟嗣統褒勑羣臣於志道有操履之潔之語蓋

上知之有素也初余求識志道未得來北京因段時舉始識之其後一再往還方圖託晚歲之契而志道引疾南歸矣間得張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為伊蒿子傳讀之歎服不已敬附此于後以補傳之闕云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老成者而文臣之預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左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子孫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　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年　宮車上賓想見　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葬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葬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

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況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者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彦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題蕭氏瑞芝詩文後

桃源蕭愚聚以進賦來京師將歸持鄉先生所爲其家瑞芝詩文十首爲余題其末蓋藏簡歲久不存其

九首出於廼父安正所記憶瑞芝記一首先伯祖主簿公所作則余錄諸家集以授之者也當元季兵亂四方塗炭之際安正之父斯和富而好禮積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鄉自任卒之其鄉無寇盜攻剽之爲父子夫婦相保聚如平時此芝之所以發祥而先生君子所以作爲文章稱述詠嘆累累其盛如此也其光遠而信後豈有窮哉夫事以文顯文以人傳不知其人讀其文而欲信之不疑難矣當是時江右文物成於吾州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隱而未出日莫聚處相與磨切頡頏所自樹皆不肯苟且作古人下

始則是集所存者而跡其畧焉康先生字宗武從游吳文正公爲高弟學行醇實爲慶州書院山長齊魯關陝之士多從之游傳其學者往往去擬高科爲顯官學者稱匡山先生主簿公字公望先待制家嗣學者稱望之先生當時文學之高古操行之峻潔表然鄉邦不可以第二在朝如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黎政相臺許公皆甚推重自劉先生以下逮際

皇明混一海宇始出仕劉先生字子高後更名崧起家職方郎中再陞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致仕又起爲國子司業其盡誠敬以事

上謹於職任務當大體其卒也

高廟爲文祭之兩王先生實伯仲沂字子與嘗以說書徵授同知福建鹽運司未赴以老罷歸矩度嚴肅辭氣溫裕學者敬而親之稱竹亭先生佑字子啓初爲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僉事知崇慶州所至鋤奸植善風聲凜然歐陽先生字日新爲臨淄令其政寬簡而重禮教有古循吏風楊先生字自立羅先生字子理鄧先生字崇志三先生布衣時爲金石交時稱楊羅鄧砥礪踔絕冰蘗不過其將仕也相與約曰吾徒幸獲事

明天子行或織芥有作古人復何嫌相見哉其後揚先生自吏部主事四遷通判杭州府羅先生為惠安府同知鄧先生為四川鹽運司經歷三先生居官雖造次隱微之際必在於所學其卒也皆不畜一錢以遺其家張先生字子召差後出為丞於蜀其治民以平易而持己介然嗚呼之數先生者其所樹卓卓如此夫惟不言言必有徵蕭氏斯文之著夫豈偶然之故哉余少時親睹劉先生以下數君子與安正往還契好甚厚每游桃源山中必過凌雲軒留止數日極懽然後去要之不偏文字之交而已然則覽斯文者

蕭氏先德之徵西昌名賢之衆安正交游之盛槩可見矣蕭氏之子孫其世世寶此勿壞哉

跋黃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袞歷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龍帷諧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其一通紹興八年公為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秦檜自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王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己主和議左僕射趙鼎持不可參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臣劾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檜等遂遠竄侍郎曾開亦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交脩先以母老求去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變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敎郎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僉樞而真為參政第三通

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廿三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樸柔佞檜援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黨檜靡所不為周三畏親佐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言志同趙鼎陳槖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於檜用未久而輒斥於戲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為深慨者也然當檜勢焰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敝冗超躐

年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卄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紹興卄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啓後爲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目登清華駸駸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爲題此

恭題國史院編脩官廖賜所受　勑命後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脩官階九品

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脩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脩官而以脩撰編脩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實不分職史官皆預講讀講讀官亦預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多循　國初之制書兼脩國史甚者編脩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脩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廖賜吾邑鄉先生字伯先舉明經擢此官此其所受　勑命也　國朝以來西昌之士入翰林自先生始然從戍餘改五河縣王簿卒於官後五十年其從曾孫謨爲翰林庶吉士出此勑求余題謹拜手恭題于後

題胡學士遺墨

此亡友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爲翰林學士時送進士劉成士皆爲四川僉憲近體詩一首忠愛之意溢乎辭氣之表君子之於人其道固如此也言稱仁者贈人以言言苟不出於忠愛可以爲仁乎公爲人簡肅不苟交處與余同郡又同在翰林十七年交好最厚余齒少長然余有過舉公未嘗不言余或有言於公亦未嘗不欣然見納也兩人者恒以此相規蓋公

於交際必欲彼此相益故爲文章亦務進人於善道嘗曰吾不能効俗輩爲損友矣與公永別今四年三復此詩追念平昔不覺涕泪之交頤也士皆寶藏此詩其愛重公之意固與余同夫重其人而不違其言庶幾幽明之良友哉

題絳帖後

右法帖十卷第一卷帝王書二卷至四卷名臣書閒人書五卷至七卷羲之書八卷至十卷獻之書蓋刻石在絳州世所稱絳帖者也宋太宗購求古法書刻板藏禁中大臣登二府者得賜墨本吾邑劉沆嘗

位宰相以賜本摹刻併於世自是士大夫又有摹刻
以傳者南渡之前有六本而絳本在焉其後摹刻以
傳者益多前三十年存者獨潭絳泉汝四帖泉汝不
及潭絳今潭帖已燬而泉帖歸秘府此帖雖在太原
亦不易得矣行人史常家藏此本誠可寶也然有志
書學者尚以米南宮黃伯思所論考之

東里文集卷之九

東里文集卷之十

題跋

瀧岡阡表

瀧岡阡表余得之子啟學士碑不載何人書意是歐
公自書結體甚佳當時此文初出宋景文即取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數語書之以自省然
則世之治獄者其可以忽哉

李靖西嶽書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其詞益厭隋亂已極
負濟世之志憤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
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益宇內矣是以
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
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
題跋在後忠簡孫揩刻于郴州山仙巖劉氏得之
以惠余者忠簡平生出處皆公益忠義之性有相契
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在司郎中曹成涉浙乃文所
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罪子有
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

內府撿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滂事云爲戶部撿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逐又贐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嘗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右軍十七帖

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草書有三千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此帖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今世不復見古帖獨泉州有石刻然已歸內府民間亦不復可得也此本吾近得之楊耀宗長史

七姬暦志

七姬暦志張來儀文宋克溫書余得之姑蘇王汝玉七姬皆潘氏妾不負其主俱死於一日之間可謂烈矣而其文其書亦皆奇也

王荆公詩

王荆公與其弟平甫此君亭詠竹詩二首相傳皆公所書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勢若率然而未嘗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類忙時所作此說非也但學書者不可爲法耳

楊文川詩

楊文川名中字伯允吉水人宋忠襄公之裔從范文白公德機有詩名揭文安公所謂得范之骨者也其詩兵後不傳間從其孫徵求之僅見此數篇然景星威鳳一出人知爲瑞物豈必其多見哉

文山集杜句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譔督府忠義傳劉中齋譔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illegible]千載心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劉山陰集

山陰集者清江劉永之仲脩著仲脩治春秋學詩文清麗古雅爲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嘗聞之長者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長子堉也蚤有文與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脩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親良師友講論切磋數年學

業大進時譽更出伯升右是以士貴乎立志也又聞
仲脩家富於貲賑貧施數郡仲脩獨泊然布衣日靜
處一室書籍翰墨自娛客至不爲置酒數行論文
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非泛接士亦
未嘗一接言咲可爲幽貞絕俗者矣

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卌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
平生見歐公所譔墓志公又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
愛重忽歎之意皆識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
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

此讀斯文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歐陽文忠公事蹟

按于役志九月壬辰安道貶筠州甲午師魯貶郢州
丁酉余貶夷陵與高若訥書云昨日安道貶官師魯
待罪則余尹被貶在公之先明甚公諸子述事蹟及
韓魏公作墓志皆以爲公之貶在余尹之先魏公偶
出一時之悞或但據其子所述書之而爲子職者不
審於考據如此雖非大關涉可以[illegible]乎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卌四明陳桱子經所刻板
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爲第一卷契丹事在
唐及五代者爲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
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
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羲農以前邈哉邈矣
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
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
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
履祥謂其野而雜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桱嘗
爲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
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

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曾其孫公
潛云留在永豐令不知其何如也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叅金履祥編四明陳桱舉要起
唐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
秋其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
郡學余家一冊録於中書舍人朱季寧[illegible]讀之竊有
惑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illegible]文武之道不行
上失其所以爲君下失其所以爲臣彝倫斁而天下
亂故作春秋以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illegible]

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爲戰國爲秦漢以至乎隋唐五代其爲敎且亂益甚朱子倣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于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趍趍彼者必舍此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春秋不講今不知聖人之所以爲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通者頗有實焉

三禮考註

右錄三禮考註六册此皆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敍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鄉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鄉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近歲於鄉人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傍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叅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禮儀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從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

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二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複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淆混殽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後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

其爲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
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
知者

壇山石刻

右吉日癸巳四篆字得之永豐進士劉智安石刻今
在贊皇題云周穆王時所刻世遠不可知然字畫妙
絕决非後人所及也

正祀典名號詔書

右洪武三年正祀典名號　詔書此制非自臣下建
白一出我

太祖皇帝聖智有以灼見唐虞三代聖人之意其封
號或因或革皆允當乎天理人心之大公而盡革後
來瀆禮亂經之弊以爲萬世有天下國家者之法所
謂大哉王言者也詔下之十五年臣詹希原書石刻
之太學又三十有五年臣士奇得此本謹識而藏之

詹孟舉千文

右中書舍人詹希原大字千文刻板在蜀中余得之
禮部胡侍郎　國朝大字希原爲第一葢兼歐虞顏
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也

滕王閣序

右趙孟頫書滕王閣記刻板不知何在此本永樂十
三年七月廿五日臣士奇侍　文華殿所被賜者也
筆意精妙絕倫後得孟頫書此記墨跡參較之乃不
及此遠甚其亦得善刻者之助乎然題當時　睿翰
所書謹識而珍藏之

干祿字書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
析其義者云干祿者葢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眞書小
字之傳于後者亦獨見此耳

戴九靈和陶詩

九靈姓戴名良字叔能號九靈山人金華人少與宋
景濂胡仲申同學文亦齊名九靈洪武初屢徵不出
變姓名隱四明山中二十餘年後坐累卒于京此集
余得之丁鶴年九靈別有文集四冊余嘗於趙彥如
家見之醇粹掞雅有六一風致亦一時巨擘也

王臨川文

歐蘇曾王四家全集今書坊皆無刻板獨北京有荊
公臨川集板在國子監舊崇文閣而所闕什一用之
永樂八年　扈從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凡十
冊既已錄補遂取吳草廬先生所爲序冠諸卷首又

取二程朱陸四先生及司馬文正諸賢所論公平生者附于序後蓋凡天下後世之狺狺於公者皆吠聲而已豈其眞有所見哉夫的然有所見者余之所錄是已

諸儒輿論

諸儒輿論二册得於中書舍人建昌黄卓前輩讀史必因其人而考其時因其事而揆諸理故各極其所見近年鄉先生王子啓敎學者讀史每終一傳必作一論猶存古人讀史之法因附著之以示來學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爲勸戒者不錄作史之體也而讀其詩欲知其人於辛所錄尚有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况在下者乎而辛所錄者又間襍以臆說覽者當擇之

十史詳節

十史詳節總二百七十三卷史記三國志晋書南北史隋唐五代史題曰東萊校正兩漢及唐書題曰諸儒校正吾家十五冊此書務簡畧至事之切要者亦或不載甚至節省助語詞讀之無味者然考東萊年譜不見校正此書世謂此東萊早年所成後悔之劉元城云古人著述多在暮年正爲此耳

元首科程文

元延祐乙卯廷試錄一冊蓋先侍制登第之歲於今百有二歲余始得之前山東按察使郭徽彥升元科舉取士昉於此而累科得士亦莫盛於此左右榜總五十六人是錄所刊對策凡四卷五十有三人先侍制之文在焉而五十六人家狀及其初授官悉具也

養蒙大訓

右養蒙大訓豫章熊大年集陳氏經學啓蒙初學經訓小學禮詩王氏伊洛精義饒氏性理字訓訓蒙理詩程氏願蒙明訓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訓蒙絶句孝經刊誤十書而爲之者也自三言四言至於七言而終焉於敎童子其宜端本澄源之書也然字訓本程達原因程正思之舊而增廣之者此云饒氏所輯不考之過也

說文字原

右說文字原一册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閒之前

華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巙巙書榜是時伯温雖在舘閣精篆書而未為上所知巙曰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巙書宣文閣榜巙言臣所能真書非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得體周伯温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所著書輙附志舊聞于卷之末

六書正譌

右六書正譌一册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南翁之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叙制作之全正譌以刊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於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本意而不眩於俗者不為無助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廿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景文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脩書唯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其遂於所譔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吾家唐書五十四册刻板在福州府學得之令翰林學士楊公勉仁云

五代史

五代史七十四卷總十册吾郡歐陽文忠公著板在太學前史文章卓然高出為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及公此書而已而義例之精史漢不及

丁鶴年詩

鶴年其先西域人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國因以為姓故鶴年亦丁姓其祖父皆仕元二兄皆舉進士為顯官鶴年獨泊然布素寒士元亡歸四明與戴叔能相善尚節操有孝行叔能嘗為作傳後隱武昌山中余在武昌遇之其相得時已老矣別後數歲卒此集蓋其卒後得之武昌鄧存誠

安雅堂文

安雅堂文集陳旅衆仲著刻板在福州府學余宋二册得於翰林庶吉士洪適道元之時閩人以古文名者衆仲其巨擘也余嘗覽閱之善文者二人虞卲

陽詹及衆仲同出於莆田常衮在閣最始識詹詹至京師名聞特甚而韓吏部尤厚之官至國子四門助教馬伯庸至閣最始識衆仲衆仲至京師諸公皆内交而虞學士尤厚之官至國子監丞其事亦相類然詹之文切深衆仲之文優柔端厚此其所異也

題黄少保省愆集後

讀吾友少保黄公永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于一再蓋幾於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於往事焉初

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黄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 命并後凡 下璽書諭幾務必四臣與聞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爲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内頼

上聖明終不爲惑然爲宮臣者胥慄慄觳觫數見頌繫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惟淮一滯十年蓋鄒

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黄二公及士奇幸尚在去險即夷皆

二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脩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歸黄公亦以自儆云耳

題劉仲脩書虞揭詩後

右元揭文安公憶昔詩四首虞文靖公寄文安絶句一首清江劉仲脩先生所書今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之所藏也幼孜以示余世傳文安有憾於三朝新婦之評嘗中夜過文靖一言不合揮袂竟去文靖寄此詩亦以寫憾又摘世所傳刻本此詩寄語傷人休大笑之語謂本於文安所爲范先生詩序而發援引左驗真若有據然余意當時文安不留遽去或牽於人事不得已未可知若所云三朝新婦亦評之云耳豈必貶之云乎貶不貶不暇論夫賢人君子之相與其言語文字之間或相推讓相辨論相評品皆出乎至公豈如今之無識訑訑自高者之所爲乎嘗觀二公之文其相與辨論數數矣皆未聞有一憾焉者何獨快快乎是也此非與論杜少陵莫倚善題鸚鵡賦者

類耶今觀劉先生所書而益知世俗所傳不可信先生嘗親炙二公使果如世俗所云何故書此詩都無一語及之如以爲不欲著揚前輩之過則二公他詩文可傳甚多又何必書此哉先生書文靖此詩第三句說與傍人堪大咲與刻本不同二字味此尤足以見二公相得之情溢乎辭氣之表而刻本之誤政有以啟俗人欺世之論不可不辨故皆于後以質諸金君云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

右元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蓋先侍制登第之歲也此碑趙文敏公所書刻石在北京國子監此本故大學士胡文穆公所惠者虞文靖公云此科得士最盛蓋昔人嘗有記其先友者所以著一時交游之盛亦使後人知重世好也余既得此碑又得當時諸公應試家狀并初授官及所進刻延對之文附錄于後而此科監試讀卷等官及進士有傳在國史者又附錄焉庶以考見其平生行義政治而續有得其墓志墓碑行狀則皆錄附于後其或已見於史而墓志等文亦不嫌於重錄者蓋以史之所書常略也不然亡攷
正月壬子曾孫士奇謹識

張文昌詩

唐張籍字文昌史稱和州烏江人宋湯季庸定爲吳郡人考韓文張中丞傳與湯說同文昌貞元十五年進士仕至國子司業其詩與元白諸人號元和體文昌尤長於樂府文獻通考云其集三卷又云張泊所編者十二卷又有季庸所編八卷余家所有五七言律絕及樂府凡五卷不知何人編

錄楚辭

右楚辭一冊德安貳守羅先生手筆先生學於元季兵亂之際不得書雖崎嶇奔竄常晝夜鈔錄以讀今之學者幸遇太平無事之日得書甚易而往往不務力學此何恠乎後之人不及前輩也

劉職方詩

右槎翁先生詩行之鵬舉之子鎡嘗聞長老言先生八歲能詩既長遭兵亂雖奔竄岩谷崎嶇無聊之際日必賦一詩不廢至遇朋徒相聚或興有所發慨累累賦之不倦也蓋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先生於明經於古文尤所篤好詩特其餘事耳先生德成任人治行在史余因此集特記其好學一事以示後人云

劉文房詩

唐隨州刺史劉長卿字文房與高適同時楊伯謙選唐音列諸中唐其詩清婉有思致然數遭廢黜故多憂愁沉鬱之意余所錄者傳於江夏將立恭家嘗見閣本詩後有序記碑銘等文此特錄詩而五言古體尤少伯謙選唐五言古體自陳子昂薛嗣通王孟儲李韋柳之外一無所取此錄豈與伯謙同意哉而篇目次第亦與閣本異

三蘇文選

三蘇文選一冊十二卷東萊所選建安蔡文子爲之註皆取其論治體而便於科舉之用雖不能皆純而讀之可以啟益智大動遣筆端未必無助也

題曾氏冠辭後

士大夫家四禮冠爲首古禮既廢後世欲復之冠爲易而猶寡見焉前百餘年南北混一儒先君子亦列中朝時吾鄉曾公巽申應奉翰林獨用古禮冠其子遂爲諸公稱賞如此可以觀世矣今二三十年來朝之學士大夫家必用冠禮冠不用禮則人皆視爲苟簡世道其漸復古歟此卷首載應奉訓辭而冠辭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州判許公皆親作自元季之亂也流落世姓應奉曾孫少詹事啟求之數十年不得近有攜至北京者詹事已沒世詹事子積適至即出厚貲購得之可爲珠還合浦積可爲能孝然積之先公及吳虞揭許諸公之言皆至理所寓積能明諸心脩諸躬不孝之大者積尚勉之

元史

此書紀元百餘年之事備矣而亡國之際忠邪之迹或畧或於故老所傳者相反蓋當時急於成書不暇徧訪而詳覈也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燕學士院權直

吾郡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一冊在江夏時得之南昌龍參參博學工詩有清思其規模盛唐吾友夏仲達特愛重之參數與契誼然不能擇交湘中有道士善詐參兩游與之厚後道士以符呪敗官弃捕其家其父走匿參舟參弟諫不可納參嘆曰豈有朋友之父有急而不容乎弟走告仲達仲達驚詣參曰不忍朋友之父亦念吾有

父乎叅雖悟終不肯明言逃之道士父心知其意去匿他處數日官跟捕得之他處匿之者同罪家屬皆徙邊叅雖幸免罪亦因是盡喪其資易曰比之匪人叅之謂矣若仲達非納約自牖者乎余目擊其事故因此書思其人而以志戒

跋張旭草書

旭書雄勁飛動神妙叵測而規矩固在凡今之慕旭者不免效杜季良之弊矣

跋懷素

張旭書縱意豪宕變化捷出如徒鶻掠野怒駿脫羈懷素得張之法乃清勁精麗應規合矩蓋魯男子學柳下惠者故足重也

東里文集卷之十

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題跋

跋赤壁圖

蘇文忠公以誠意直道事君而為李定舒亶之徒所毀謫黃州賢人君子之心正大明白何往不自得矧公文章譬諸景星慶雲隨所著見輝煥萬物向使公不罹擯斥區區齊安山川風物有此光氣流於宇宙間耶

題黃母劉傳後

晋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遂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丈夫之所難也觀蘇平仲傳永新黃母劉氏保孫事豈不尤難乎抑蓋趙見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家賊夫倉猝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以烈士或不足御況為女婦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曾孫淮蔡府寵命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烺烺於天地間不伸令代子長也將劉之事察白後世豈有徵者豈有窮哉

恭題

仁廟璽書錄本

洪熙改元四月之望

仁宗皇帝御奉天門召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至榻前追論監國時事獎與再四出閣書二以賜臣義得忠貞臣士奇得貞一加　賜璽書極其眷待之厚夫臣之事君克效其分寸者皆職分所當然而

明聖之心如造化於物一生意之不息何其盛德也義和歷侍歷事

列聖練達而寬裕歸然　國家老成人宜無忝於斯

顧臣何人亦預濫被是以承　命之日感激之私追切心腑而惻悚之至莫措其躬曾不踰月

仁廟上賓每捧　綸章血淚交隕今臣義秘事

皇上倚注眷待之隆比於

先朝駸駸有加　上嘗閱其忠貞閣書推廣

先志特命範白金重刻以賜中外傳布欲永盛美蓋孔子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他可能也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彼特列國大夫耳今

明天子實躬行之又何其盛德也非臣義千載之遭遇乎君子承其遇又思信其道先儒嘗謂已為忠正固爲貞夫爲臣之忠莫大於陳善而非依隨之謂矣貞莫大於格君而非苟且之謂矣君子於道必有終身之志焉臣義別錄　璽書爲副間屬臣識之臣嘗陪義同爲宮臣所以長益臣者多矣故不敢不以君子之道爲後臣雖孱弱尚願自勵以從其後焉

題安福戴氏所藏先世告身後

孟子論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謂推其愛親之心以愛人之親也四牡之詩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曰將母來諗先王推己及臣如此所以得人心之深者歟三代而下至宋歲致禮祖考必覃恩羣臣而幷及其祖考庶幾猶有先王忠厚之澤也安成戴氏藏其先世所受宋封贈父母告身三通其一宣和二年六月所授其一建炎三年九月所授其一紹興二年十一月所授至今覽之足以歆動人心然建紹之主有不能自致愛親之心者由柄用小人之過大易所以戒小人勿用也戴氏先世在宋受誥勅尚多數更兵燹獨存此三通後二通亦不完然其子孫數百年什襲如拱璧戴氏子孫於愛重其親無忝矣

書後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爲政在使民知爲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

爲之也故尊德禮賢表孝友褒忠節皆勸民之務也宋宗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皦然可與日月爭光者而竟以讒幽憤死葢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之者也然葬於潤無三百年已莽然荒烟衰草之墟樵牧往來行道不弔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嘗仕於此居於此至感慕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於天下後世之人者何爲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爲政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然歟今六七年前金華劉侯伯靜以監察御史出守是邦一新政教脩舉百廢乃復葺公之祠及治其墳

塋又經紀其祠田命佛氏之徒董祀事而躬率博士弟子展禮墓下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爲宋忠臣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爲善者之久而不泯而在己不可不勉於善也劉侯爲政可謂知所務矣去年與侯同在史館爲余道其事今侯去潤而佐江右大藩自昔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爲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以加勸之者尚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書宋謝少連贈官誥後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誥勑一通葢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勑葢屢歷世變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當時臣僚於銜下但書名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葢自丁度威度始此誥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之賢敬識而歸之

石鼓文後

右石鼓文什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刋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士大夫北京來者多得之以見贈此本得於胡學士光大紙墨獨佳此刻鄭夾漈定爲秦篆歐陽公集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决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

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為石雖有文字苟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為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鍾鼎卣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掌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必選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見古人慎重如此也

華山廟碑

右華山廟碑得之子啟學士漢碑之佳者蓋郭香書漢魏以前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聞於今自古賢德君子泯沒無聞於後者何限而有聞無聞亦何足計哉若李德裕位至宰相猶區區附名其顛欲託不朽歐陽公所以譏其近惑也

夏承碑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無書人氏名中書舍人陳谷思孝定為蔡伯喈書字畫特奇古蓋用篆筆也歐陽公

集古錄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此碑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是宜歐公之未得也而近歲廣平府民又因治河得此碑廣平古洺地蓋不知元祐之後又何時而埋沒也今視漢他碑尚完好物以晦而全固理之常也此帖余得於鄒侍講

孔子廟學記

右孔子廟學記古隸書碑盛行於今者尊號受禪及孔子廟學記三碑皆魏人書而尊號受禪世謂出鍾繇梁鵠竟未有適說惟廟學宋人以為鵠書亦非碑所載蓋漢魏以前士人多能書不為異也故鮮有著

其氏名者後世能書者鮮故必著氏名以自表然凡一代之書必相彷彿論古書之體者考其時代可矣何必拘拘出其人哉

吳段石岡紀功德碣

右吳孫皓天璽元年段石岡紀功德碣八分書相傳出皇象極高古而其文缺壞不可見者已三之一譌宋元祐中此碣已斷為三在天禧寺門外將制置副使胡宗師徙置漕臺今在應天府學又不知何時所從也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

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治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室之瑞又改明年元爲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矣

告秦華府君文

右唐補闕韓賞告秦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於神者厳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内而已豈必盟神然後固哉必俟盟於神者蓋由其内之不足也

千文

右智永千文刻石在西安府學吾平生所得頗多皆爲親友持去獨此本紙墨不勝遂爲家寶得之江夏宋顯惟寔當宋大觀三年所刻永嘗寫八百本歐陽文忠公集古金石刻文所得永千文疑非僧法不類者二百六十餘字意是後人所補遂失之此刻出於公沒後數十年使其見之當不復疑此千文所始蓋梁武帝令殷鐵石於羲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命周興嗣次爲韻語以教諸王前志所載如此歐陽公因見法帖有漢章帝書海鹹河淡百餘字遂以爲此已有不始於羲之劉後村之說亦然余謂此百餘字亦出梁以來好事者所集不然自漢至梁其間能書多矣何以都不聞有一人見之於書而獨章帝耶

又

近見東觀餘論載米芾黃伯思所論然後益自信余說之非謬

化度寺碑

世謂善書者各得古人之一體虞永興得之東方畫賛歐陽率更得之樂毅論余謂此其初基之異耳至造極其妙隨意變態豈嘗局於一體如逸少黃庭樂毅畫賛未嘗同也故歐陽醴泉皇甫化度其結體各

異或莊或逸獨化度最爲得中然亦惜其石刻於今最爲缺壞也石刻在西安府學

又

歐陽率更化度帖最宜學書者師法惜今漫滅不可識者幾半矣鄒汝舟庶子見惠此本蓋後來杭州明慶寺所翻刻者紙墨頗佳余去其所不可識而采其可識者衣之以爲學書者之便

皇甫君碑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之飄逸歐得晉之規

年觀此其振鉄動盪獨非逸式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功不難也吾家此本亦得之胡源潔給事云

又

右皇甫君碑余得之陝西僉憲門泰泰蜀人故禮部尚書門克新從子與相姪同爲太學生交厚故數往還余家此帖比常所得者亦優

孔子廟堂碑

論者率愛世南書飄逸臨藉然其從容規矩準繩之中學者須心得也此帖余得之宋鑒惟憲

昭仁寺碑

唐昭仁寺碑余得之行人常執劉紹碑朱子奢撰文而無書人氏名觀其結構規模近虞世南而筆法不逮遠甚豈當時學虞而未至者乎張重威以為虞少時所書然歐陽公集古錄甚愛此碑亦不定其爲何人書也

題黃主簿告身後

右宋石城縣主簿黃公士隆初登第授官告身一通其六世孫乳源縣學教諭理用之所藏也先高祖妣弘農郡君主簿公之子故理用出此請屬士奇識之

按公登淳祐七年張淵微榜進士時移陵散下詔取上崇惇實抵浮靡前年五月又詔監學及諸路郡學以秋闈在近宜精考較以得實才七年三月命吳潛知貢舉御筆付潛俾崇雅黜浮六月賜淵微等五百廿七人及第出身時自春夏以來不雨淵微等上言乞免瓊林宴詔從之時論稱焉是年四月鄭清之再入政府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越國公趙葵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王伯大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七月以別之傑爲參知政事趙汝騰自起居郎侍講遷

吏部侍郎蓋在五月以後謝方叔先爲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趙與𥲤爲兼吏部尚書遂爲眞兼戶部尚書是年十二月又遷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𥲤嘗爲京尹逐太學游士以媚時宰又急於財利躬爲聚斂之臣小人不足言別之傑亦無所可取謝方叔始有雄臺諫至執政不能有為晚更困於權臣至喪其所守若伯大直諒之節汝騰方正不撓葵忠君衛國之誠愈老愈壯謂非光明俊偉君子人歟清之端平中爲相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引用正人眞德秀魏了翁十數輩時號小元祐厥後君子[illegible]

再相衰老不任政歸私門為世所少焉此皆諸內所列政事之臣其除拜及為人大槩有可考者因附志之後百五十有九年為皇明永樂二年四月八日志

題戴氏所藏先賢遺墨後

誠齋先生父子宋名賢而余族祖也圭齋先生元名賢余曾祖同年友也今拜觀此卷於安福戴誠問所不勝先代之敬及誦東山先生難進甚偉薦牘弗用之語以觀誠問今日決去之意蓋故家流風尚未泯也又為戴氏起敬焉誠問將遠別故識而歸之

跋宋吏部侍郎龔公墓志銘後

右宋禮部郎官吾郡中齋先生鄧公所譔吏部侍郎南昌竹鄉先生龔公墓志銘一通進士曾先之以下九人作為輓詩廿七首附錄在後皆當時手筆竹鄉七世孫今兵科給事中遂之所藏也間以求題夫人有舉於當世非難有舉身後為難蓋是非邪正沒世而後定也竹鄉累官大理卿至吏部侍郎兼侍講宋亡以疾終于家此銘序述歷官行事忠槩義節與先之諸君子輓詩所稱如出一口此豈聲音咲貌之所能為哉自漢唐以來惟宋待士為厚其亡也亦惟宋之士能盡節以無負國家為多文丞相李潭州來然者也竹鄉當此時獲知於二公或相推薦或相結納國亡即不屈以無愧二公世言惟豪傑知豪傑豈不然乎中齋時以朝散郎權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宋亡艱難百出亦全忠以沒夫竹鄉一世交游何限而身後之筆其子孫不以十餘年之久必有待於中齋豈非謂舍是則不足昭遠信後哉此卷至今百一十有餘年數歷兵燹完好如新又非竹鄉後世之賢不能然起家科第官侍近端重溫雅謙謹自持若恐墜其世德者傳曰子孫保之吾又於竹鄉後世見之矣

書歐陽臨淄傳後

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獨記丱角時聞於族姻老長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不忘者曰先生七十餘歲從學陳海巢于清節書院凝然危坐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嘗一顧暮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有所思者道傍觀者嘖嘖指以語其子弟曰若爲爲不然哉稍長日以所業乾吾家貿望之平洲諸老先生天分絕出諸老皆樂為之傾寫每至未嘗不下際誦論率抵暮或夜盡二燭始退出康山長宗武汲汲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淵與

先生相講說磨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有志於學者率就先生質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餞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列既別山長竊嘆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　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為吾州稱先生為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

天朝自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愛而教之數曰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首取無難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兵亂不可得僅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辯數篇其論議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恨生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事于後庶幾小補之云

恭題　賜都御史虞謙蘭亭墨本後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

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

國者各賜墨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慎端愿有文學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賜者間出屬臣士奇識于後臣侍

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上非獨矜重法書要在奬勵其人焉謙初為大理少卿

上嘉其儒雅且明正寬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

太宗皇帝以為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尚書而諭之曰余知卿無忝也既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者然悉兼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孜孜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為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麗于辟者往往心誠服之而無憾今　九重惓惓夙夜圖惟好生之德洽于民也謙亦圖惟厥終用永彰

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則必寶藏此帖固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尚敬之哉

恭題崇恩堂卷後

右　曾王殿下為衍聖公孔彥縉大書崇恩堂三字又備書

仁宗皇帝臨御時所以寵待彥縉者于後彥縉今以示臣士奇於是鼎湖之龍御遠矣拜跪捧誦不勝泣涕之橫流也臣士奇祇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二十年既嗣大位又擢寘於左右徃年侍監國南京彥縉歲一來朝所以宴勞錫予之必厚將歸必命廷臣徃餞之蓋所從来如此非始於臨御之時也而凡孔氏之後以名上者率親擢清華之職且厚遇之亦非獨於彥縉然也間嘗諭臣士奇曰國家於庶士有能佩服孔子之道者猶重其祿位厚其禮遇矧於孔子之後乎又曰在漢唐宋孔子之後徃徃有聞於史冊今而後必將有繼昔而起者乎嗚呼 聖明惓惓崇儒術重先師之意如此可為千歲一遇者矣於是以臣之所親得於見聞者謹附志卷末庶彥縉暨凡孔氏之後尚圖不忘而益勵哉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漢熹平二年建唐太和三年重刻字雖剥蝕其可辨識處渾然渋邃固在也此碑今在韶州府治先師海叔陳先生志其本末甚詳余在南京求此碑久未得永樂己亥子啟學士扈從在北京見寄此本乃知物常出於所聚初不係其地之遠近也

清節書院記

元季書院燬于兵此碑幸存士郁之子[illegible]不能究

[illegible]之所居之後且秘不言歷五十餘歲[illegible]已死遂無知者永樂癸巳[illegible]之子家人皆病疫覡者云居後有寶物不當久閟指示其地令出之則此碑也已而病者悉瘥亦靈異哉碑缺一角則當時發地者所損時余在京令翰林脩撰陳德遵讀書邑庠亟以書求之得二本以一分黄學士宗豫一表而蔵之於家此吾西昌先代盛德事而歐陽楚公斯文實因先叔祖平洲先生得之王至剛所題碑陰又先師海桒先生所書宜在所寶也永樂戊戌六月三日

題范危墨跡後

虞范揭楊皆於先曾祖有交好余猶及見先世所蔵諸公徃還書牘危公與先祖兄弟同游吳文正公之門徃年在南京周恂如扈從北来得危公所作輓先曾祖七言唐律一章見貽雖片紙而出親筆已演師寅家乗中恂如言此出公全集其集已散落張灴豫得之最多時灴豫已卒書籍悉歸永新不及得見也余来北京甚求故元時遺墨所聞徃徃有得最初得危公詩文五十七首於太醫院判蔣用文所蓋與所得范公輓詩同出一集後得范公雜文十七首於民間皆出二公親筆遂裝為一卷范前輩故列於首嘗

閩苑所著有樊然稿東方稿海康稿江夏稿俟官稿百文稿此必出樊然或東方稿危所著有雲林集說學齋集余及見雲林集此或出說學齋未可知也削莘作文章率自貴重既成皆親錄遺後余見揭公詩文裝集及危公雲林集皆親書刊刻不獨余之所得也余所實此非獨重其文章亦蓋尤重先世之交若二公行事具見吳文正公宋學士所作墓志非後生小子所得道喙也

跋松雪書鄧文原文

文肅當時自有能書名文敏此書尤為得意有翩翩鵾鵬雲海之勢但學書者當涉其上求之可也

跋唐誥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元廿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射為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三十人所試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穀二傳為小經其試以文其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當有蕭瑀從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豫者唐儉寬者裴漼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常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告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泰和令吳埜遂考而識之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翰林編脩蕭鎡以其妻之弟胡重宣過余且出胡之先世所得楊文節公作福榮堂記滕學士作後榮堂記余受而閱之為之歎曰故家世族文獻足徵若此者鮮矣吾於此有可頌者焉有可敬者焉宋光宗因慶其親而覃恩於天下之為親者鄒孟氏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可頌也胡氏自金陵徙吉而析為三伯居廬陵之值夏忠簡公銓其後也仲居泰和之南岡慶曆進士朝奉大夫衍其後也季居泰和之黃漕南城縣丞簽其後也凡族之著者必分分則盛衰愚良必不能齊胡氏三族其詩書相淑衣冠不之此可敬也文節之記為南城作於今二百四十有六年

滕公之記爲南城之後南林作於今百十有六年南城之後有徙社溪者矣而子孫至今實斯文不失又可敬也然有可慨者焉徙社溪四世至文可號可山南林之父也文丞相禮爲上賓從勤王至海上及元盡得宋天下可山季弟號静山者皆不負宋竟以不屈被殺余童子時鄉人長老率能道其事歷歷然在元時諱言之故家譜不書郡志不紀史亦無録卒不白於世嗟夫豈非尤可敬而重可慨乎謹附見其事於二記之後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東里文集卷之十二

神道碑

故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永樂五年七月某日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終于肅州訃聞
天子悼歎遣官賜祭勅有司給傳送其喪明年夏至京師葬聚寳門外其考之塋之次公諱晟洪武中所賜名其字景暘宋世家鳳陽之定遠元季我
太祖皇帝龍興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滁州又從戰敗貫曾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佑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
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潜有異謀國興祭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没命公襲兄職丙申從攻陳也先水寨克之遂從克南臺公父陞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公克宣州還改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公從鄧愈克徽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陞天寧翼元帥庚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龍衣文綺命充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遂留守與新定官

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四年陞懷遠將軍建寧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同知冬召還陞江西都指揮使九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調陝西所至治兵撫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十三年逐北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詔公還侍又三年父沒既葬事復塡涼州虜騎數爲邊患公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魁渠也速兒監等及其衆無算餘悉生縶送京師又招降虜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詣京師簡其壯者備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公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塡涼州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鈔文綺以其官贈其三代仍塡涼州廿三年夏遣中使就賜白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官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誅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以給將士二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誅禽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遼東命充副總兵率兵

討之遇戰臚溫江獲虜衆千餘馬倍之明年廣西忻城諸寨連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之誅禽七千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往平五開龍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歸二年出塡甘肅

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師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塡甘肅三年虜日益聚近邊公遣人諭以　朝廷德意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馬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寧事聞　賜敕獎諭命都督徐膺緒尚書趙羾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千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又二年以疾終享年若干公曾祖某贈某官妣某氏贈某官夫人祖一公及考皆再贈某官祖妣朱氏妣陳氏皆再贈某官夫人公之配丁氏許氏皆封西寧侯夫人子男幾人某瑄府軍右衛指揮使先公卒琥駙馬都尉尚安成公主瑛駙馬都尉尚咸寧公主永樂中琥襲西寧侯

仁宗皇帝嗣位琥坐事改命瑛襲西寧侯孫男幾某其傑金吾左衛指揮使偉羽林左衛指揮同知俊天

策衛指揮僉事儼旗手衛正千戶佐龍驤衛正千戶
嗚呼公勳著 國家貴聯戚里慶澤被于後嗣名聲
施于無窮固本於際遇 聖明千載之幸會亦必其
忠義之行閎遠之材克勤始終有以迓承之矣故既
述其事於碑文系之銘曰
天建
皇明龍興淮土魁智傑能如雲從附定遠家比猶漢
沛豐父兄偕来有偉宋公義旗所嚮仗劍先驅神武
不殺迎降惟呼長江飛渡金陵定鼎分命股肱出綏
四境于宣于歙于番于閩公從總戎聲威日振氈穹

既靖公留眞之進眞藩垣大江之西雲中在左分陜
在右公来塡撫煌煌旌戟虜窺西隅公往遏之斬繫
其渠招懷其餘鰲胡遼陽雞肆饋来如燎焱枯如鐵
摧朽馬跡所歷幾周四遐桓桓之志無康于家
文皇臨御親任舊老自西来朝蒼顏白首
天子曰嘻卿宜在廷紓予西顧孰乎念卿公曰臣職
及臣未衰西人忻忻迓公復来鞠躬盡瘁遑敢息寧
邊人恃公屹然長城宣
上德恩洽于遐外耄倪畢歸如川赴海
天子曰嘻維時茂勳崇爵豐祿予懋乃勣維公遺際

寔多父兄偉績賢猷晚而益閎存没榮哀歸從先兆
来世莫京緜公所歷墓道有石其崇九尺太史述銘
永耀無極

故懷遠將軍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贈平江伯陳
公神道碑銘

公諱聞字伯益姓陳氏其先潁川人公之祖諱三省
徙廬州合淝遂爲合淝人考諱重一考以上三世皆
不仕當元之季四方寇亂蠭起公素有志操強膂力
善騎射遂倡義募勇保障其鄉
太祖皇帝龍興歲乙未渡江公知天命有在率衆来

歸從王師下江東郡縣授帳前右元帥府總管進取
宣歙衢婺隸大將軍麾下征陳友諒大戰鄱陽友諒
死從定漢沔荆襄諸郡從征張士誠及方國珍浙東
西次第平公臨陣對敵神閑意定矢石交下而勇敢
益奮間被傷裹創復戰故所嚮有功實授管軍百戶
進副千戶守荆州主帥以公勇毅有謀與兵五百人
令守歸州時蜀未附而歸與夔重慶接壤日見侵掠
公至歸視其城隘陋且非可以用武乃擇地距城二
十里楚臺故址建千戶所治高城深隍繕兵仗練士
卒實倉廩悉足用蜀人以舟師来攻公預清野待之

而以老弱嬰城固守授之方畧所率精銳伏緣江要
害處敵濟城下守備堅不可攻又野掠無所得歛而
還舟伏兵突起斬馘不可勝計敵大敗引去自是無
一疋犯境進武德將軍正千戶在歸州八年民用宴
然洪武九年調德安千戶所治兵保民一如歸州十
一年進武節將軍遂陞明威將軍成都前衛指揮僉
事討龍馬楢泥諸寨之未附者悉下之王師征雲南
公率兵以從所嚮克捷繼討西番及烏撒散毛諸峒
之冦斬俘招徠威懷並施陞懷遠將軍成都右衛指
揮同知賜誥命功賞二十四年以老疾致事子瑄襲

職公享祿養二十有餘年永樂甲午九月疾作時瑄
奉　朝命在外公疾革顧其孫儼等曰吾少遭兵亂
幸際　龍興之運致有祿位以延被嗣人今老且死
無所憾但念未有以報　國恩爲我語汝父勉敬事
朝廷務忠爲孝即吾死瞑目矣言既而卒是月己丑
日也享年八十有三以瑄貴　制贈公之祖若考及
公皆爲平江伯祖妣孫妣朱及公之配皆爲夫人公
配初太原王氏繼同安王氏望江縣尹思齊之女淑
慎有儀克配君子前公三十年卒子男二長瑄自指
揮同知累官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靖内難有翼戴功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竭誠致慮一心國事嶷
然於今老成人其有以成公之志矣次琰女一歸甘
州後衛指揮同知李永孫男八佺儼儀倫侃信俊傑
女三長歸李方次歸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次未行
曾孫男若干瑄以公卒之歲十一月庚申奉襄合祔
神龍鄉蜀山之原先塋之次銘曰
有元失馭海内鼎沸天命
眞人龍飛淮涘龍興雲從矧時邦鄰公趍來歸弗謀
弗詢西征東討以予以伐公挺材武從罔弗獲從守

南郡遂守秭歸寇逼勍敵慓乎阽危殫厥智慮靡朝
靡夕相土徙宅崇墉固壁練弱爲强實虛以盈敵至
就斃猶湯沃氷坐塡八年境肅民富進秩褒功改命
郚土奕奕梁藩閫陟衛僉窮梗懷服夷類乃歷南詔
西羌曁于峒獠斬俘招徠壽功多有龍章斯下寵賚
洊須止足之志未老歸閒恬澹怡愉旣躋耆壽易簀
有言允洲厥後顯顯後人偉績與名公訓所成公没
其窆㢘性有石矗焉琢道述行琢銘來裔是告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
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
能建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
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
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
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
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
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
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
劇

上數命大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
卒 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
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
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
司治祠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
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穜爲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
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
及人過失事於奉 旨制勑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
否以聞多見采納所譔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公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
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
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
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
厲遂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
爲 儲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
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
卷鑒別公明奉勑脩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
於扶植名教奬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
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illegible]之下復顧
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頻
上深知之不聽遂黜致者而公自執[illegible]度尚敬

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遐閒逸之趣公退
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
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庵因以為號公十
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
祖于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
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
與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
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
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詣為文援筆
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

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
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戶外雖無厭倦意然非
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
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
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
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
封母太宜人公娶聶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
男三長即穜次穆次穗女四長嫁陳年次嫁解禎亮
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晃庵集怡從集
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鄉同官知契最深未卒前二年

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孫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
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宜謂克銘公墓哉蓋今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祺秉恭執勤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
帝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啓贊鴻化
春宮輔德平直之行

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
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
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忘寵章斯蕃
貴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蝶在左文川在右
埋壁有光上貫牛斗茲道之碣為尋有多嚴行珍辭
來者是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
夏公神道碑銘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于饒州曾祖復祖
希政元末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為湘

淦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愿好學年十三
教諭公没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
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
巳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
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
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覘卒無所言他
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是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
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
戶部前四川司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

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簿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
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
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
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
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踰月陞戶部尚書於
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
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
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
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

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
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有不率命
便宜行事公於號令申儆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庶事備舉
京師肅然
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絲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
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　賜

勑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撫幾賜誥命進封祖考皆為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為夫人封母為太夫人重脩
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脩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衣文
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　勑仍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從征逆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備不足請選將練兵六
師忤　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毋伐未終
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
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
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
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
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
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
十石胡椒二百觔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
盡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仁宗皇帝崩時
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與公一
二人所預定
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孜孜恪謹龍
賚日盛脩
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脩與人商榷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

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
年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
賜敕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
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
明旦入謝恭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廿七日
也壽六十有五歲
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賜謚忠靖賻鈔萬緡敕有司營葬官其子
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
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氓亦有嘆息至流涕者公
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
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
雖貴不變既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
老　朝廷從公請命致事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
人在患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
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
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淵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
從隸汙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汙可浣何懼焉

有吏褱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狷有容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為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琥瑄瑾女一嫁虞瑞琥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塟湘陰其家以萇卿作余余與公同
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為余道其平生余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浉夏厥初以國為氏衍于會稽綿綿厥系大末之邑
後來徙居唐中和從徙于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
詩書有承德善有緒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
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
縣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叅決大議
洊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屹焉弗移
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祇形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舄几几　國有老成豈
有枉石胡不慭遺　當宁興惻既榮[illegible]寵之

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太保陽武侯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

銘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命城隆慶永寧赤城獨石竣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勅諭勞至京猶力疾入
見
上慰諭再三既歸第日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月廿三日也訃聞
上震悼親為文祭之追封鄞國公賜謚忠武詔有司治喪葬凡喪葬之儀皆優等蓋特恩云公諱祿姓薛氏世家山東滕州之新興社曾祖考諱安妣劉祖考諱大妣金考諱遇林妣張公兄弟六人而公第六自少傑特有大志未冠籍戎伍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哈剌哈之地又從征迤都山乃兒不花等處自是屢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
太宗皇帝舉兵靖内難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拔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戰真定公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

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
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公還先遇
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
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
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
從克滄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
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衆來追公復奮戰大
敗之獲馬二百餘匹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
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
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公追至夾

河斬馘無算獲馬五百餘匹明日戰單家橋公馬蹶
爲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
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公生擒
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
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率勇先諸軍遂渡
淮渡江從　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爲臣民推戴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
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
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　車駕北征至玄溟河以
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

事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方選至幼軍數萬悉命
隸公操習十二年從　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
宮殿命公董督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
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　車駕北
征還奉命討捕湖州叛寇二十二年復從　車駕北
征是年八月
仁宗皇帝嗣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子孫世襲侯爵奉
命巡北邊遼虜寇雲州公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
衆事聞　賜勅嘉奬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

既還賜白金鈔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年佩鎮朔
大將軍印率師巡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　車
駕親征命公爲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既得留公
撫綏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　車駕巡
邊出會州解后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
其餘衆遂鎮薊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年率師
譏兵餉開平者再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邊至
奇黃嶺遇虜拒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太保
賜鈔幣居三月董築城之役蓋從公之言以便戍守
公平居無事未嘗忘危每計邊務言之[illegible]

瑣屑者終不為變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為將勇智
兼備常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嚮成功
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衆創赴鬭有進無退
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䘏士卒人人
歸心若董繕作規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
罕及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公祇事
三聖涉歷多用志篤鞠躬盡瘁以效臣職故能建功
國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垂慶後昆其非古名將之
流而今之不可多見者歟公壽七十有三年其配李
累封至侯夫人子男三長勲先卒次某次某孫男三
長誠先卒次某次某以是年十月三日葬公于某鄉
某原銘曰
明聖之興有命自天必有輔翼名世之賢氣機翕會
雲龍風虎有勲有烈左文右武桓桓薛公始奮從義
大呼迅馳金戈鐵騎智明幾先勇蓋萬夫疇其膺之
折朽摧枯　宗社載安功書冊府在
帝左右股肱心膂公於事
上一誠不貳知竭臣職死且無怠公於馭衆有紀有
綱撫如春和令如秋霜歷事
三聖麟衣蟬冠廷有老成　國有屏翰丹書鐵券傳

縣來裔公如長城曷不百歲英靈升遊九原在此太
史作銘式昭無已

東里文集卷之十二

神道碑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徐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字仲達姓徐氏世家廬州之合肥父諱用元季守宣城我
太祖皇帝兵至宣率衆歸附命仍其職遂從征討以功實授管軍百戶從守南昌進武畧將軍河南衛副千戶洪武壬戌自陳老疾命公代之丁卯從征北虜至哈剌哈之地還城大寧兼鎮調大寧備禦戊辰從征金山之虜之爲邊患者屢戰敗之獲其馬牛輜重賜白金鈔幣庚午運兵儲數十萬斛赴溫口遂從征乃兒不花大敗虜衆俘獲其人口萬餘總兵遣公護送入關公悉心撫卹俘者如歸陞濟陽衛世襲指揮僉事乙亥城懷安萬全丙子率兵從征北虜至驢駒河而還丁丑往墳開平己卯
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公首從[illegible]雄縣真定取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蔚州戰白溝河皆奇功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

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壁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公臨戰奮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在衆先白溝之戰敵揮刃斷公兩指未殊公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仍奮進戰其馭士卒撫卹誠至人人歸心而號令嚴明所過無擾
上行師恒飭諸將毋妄殺曰吾奉天弔民虐民違天何望有濟公承命惴惴惟執兵迎拒者不容而誘諭招徠綏撫降附多效力焉其以功進官自指揮同知歷都指揮僉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曾祖六二祖七九及考皆永康侯曾祖妣陶祖妣王妣張皆永康侯夫人永樂己丑暨癸巳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
上以公敦厚老成留之南京兵政一以任公公小心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咸宜之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都督府得風疾遂卒癸巳八月二十四日也
上在北京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賜祭給葬命有司治喪葬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并加封其三代考皆蔡國公妣皆蔡國夫人配亦蔡國夫人

仁宗皇帝在東宮遣祭賚賜甚厚公沉毅質慤有孝行旦暮出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敬愛兼至小有訓責必跪受雖貴不變所得
上賜必謹視之約己守法未嘗有過接人恭謙和氣滿容語簡而誠洞見底裏春秋五十有二而卒卒之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江寧縣安德鄉長岡之原子男二安山壽安襲侯爵女二長適指揮使孫玆次適沐儼安奉國子祭酒貝公泰所述事狀求文刻神道之碑士奇與公同　朝十有餘年後同侍　監國相厚知公之行加詳故爲序而銘之銘曰

桓桓徐公爲時虎臣韔家之勳奮武以振　天啓
聖明義旗爰舉挺誠來從股肱之輔　皇麾所指公迅前驅誰抗誰禦拉朽折枯神武不殺公行
聖志來迓來歸撫綏勤至仁施如春義行如秋公實左右威懷並流詭脆既安氛驕咸廓　宗社再隆褒功命爵悃愊無譁厚重靡遷貂蟬充庭孰愈公賢
鑾輿北狩　聖儲監國峙武以衛靴優公德肅肅小心溫恭靖恭端嶲老成爲國之華組孝維忠在公允蹈宜貴宜富曷不耆耄都門之南崒崇起墳過者下車睇玆刻文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

向公神道碑銘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南昌之進賢處士向公允恭卒其葬也前江西儒學副提舉熊釗先生銘之後三十有四年爲洪熙元年
天子推恩大臣時處士之子寶爲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遂贈其祖若考散官官皆如寶祖妣妣皆夫人寶奉命求爲告已退具其考之事狀以告士奇曰惟
上之大賜與先考所以身致今之光榮者皆不敢以泯幸爲之文將刻石墓道以示我後人按狀向宋左僕射同平章事謚文簡諱敏中之後文簡曾孫子蔚以欽聖憲肅皇后家從高宗南渡其子性事孝宗官至大中大夫封魏國公贈少師少師生朝奉大夫士煜朝奉生臨川縣丞公適娶兆賢許氏因葬其父進賢遂家焉臨川四世至居撤娶胡氏生熙載熙載娶羅氏生雲翔雲翔娶章氏公之父母也自公以上三世皆有厚德不忘榮利而家秉禮度肅然他之名世族者不及也公諱祖紹允恭其字幼聰慧七歲誦書涉通大義且強敏善紀其事父母孝愛其弟學賢

業恣所取弟死無子選族子爲之嗣其於人則窮之
矜憫無告恒汲汲若歲歉鄉邦死甚衆時田麥且熟
有盜刈之者公得盜及麥不忍發或敎公執盜送官
當併得其田廬公曰凶年民果得已爲盜耶且困人
於厄而犇其所有吾所不能人以是服其長者國初
安仁土豪楊漢旣以饒信建昌內附而其下所過猶
縱剽敓厲民公隣人陳氏無子唯一女始笄爲所剽
父母痛憤然莫敢誰何公毅然以其人訴行省卒還
之所爲義舉多類此里宴會有暴猝少年倚貲鉅不
讓直入據上座公怒戟手數其過切責之少年慚懼

趍降請謝公亦改容懽遇之益公襟宇洞達遇義所
不可剄正直奮不畏彊禦而彼能改過即霽顏開納
無所疑滯爲人有忿爭不相下率走公求直平生好
德樂義邪僻之念不作於心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閒
居儀貌儼肅子弟侍側者皆謹自飭如侍嚴師不敢
稍縱賢始就學勵之曰立身必以儒及仕又曰守官
必以道賢嘗坐累逮繫公不色憂有以爲問者曰吾
兒所存心行已當遠大此不足爲累至今鄉人號明
知子者必推公益春秋七十而卒會葬千有餘人斯
亦可以觀其行矣夫人熊氏邑儒家子有孝敬儉勤

之德所以爲婦爲母者族姻蓋視以爲法先十八年
卒子男一即賢女二長適王次適熊皆先卒孫男五
劉孫早卒可觀可規可覲可寛女四曾孫男一寶洪
武乙丑進士兵部主事員外郎應天府尹以至于今
官歷事
列聖四十有餘年恭愼之行氷蘗之守寛厚之施夷
險一致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要其本諸家者深
矣銘曰
顯顯宋臣曰向文簡庖踵來南向以戚畹逮臨川丞
啓家進賢繩繩振振式繁子孫有閎高門有嚴禮度

居處執恭出入秉序世德之承誦法鄒魯進賢七葉
曰允恭甫維允恭甫外方內仁志之所存惠逮于民
其潛在下隨所分力民之懷之孰匪厥德其嗣奮揚
熙帝之載推考之志而施逾大
帝曰俞哉覃澤所自龍章褒敭日星炳煥爰祚畢璽
靈飇翼騶歲時薦祀來遊來歆行有報施茲紹德名
篆道琢辭來世是告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

舟迎濟内難平
上正大統録功賜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誥劵陳氏家台淝其先
世具余所著其先公墓碑公宇彦純自少頴敏不凡
好善惡惡内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
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遥望孤鴈稍登
群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鴟翔
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
公不自為能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城遣將伐
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死

總戎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别取善道
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
者嘉之又命董總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
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為成都右衛指揮
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
子並免復職衛卒數輩謀狙詐挾制上下為衆患
公次第悉去之善類以安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月
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鹽井諸蠻盡西河口
諭降夷人數千從總師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伯
戎進攻卜木瓦寨扼要害立堡以斷賊路賊中分三

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冦盜天地之德務隆
包荒累誨弗悛肆忿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
所臨有迎無非累月之頃廓清洸然大振旅旅弘復
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為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
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輙擬古作者之意
譔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惟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
為君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畀所
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誨衣之食之遹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

尊卑
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遂最爾蠻交
醜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　皇曰彼醜匪異人
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恭厥
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斯伏陛言弗時翦屠將俾蔓
延　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猖獗滋於
顛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
心靡易頑嚚弗除曷遺厥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延
有溺弗援予滋遠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徂往勵汝勇
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虜儆敷予仁匪曰究武

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入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刼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死者甚衆 奏 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圯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奏 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爲表識衆便之稱寳山事聞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餉運公建議造淺艖二千艘

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壩湖港之埂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内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舩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牐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遂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昧河深淺自淮底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在必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賢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盜由所管頭目私役擾

害不勝致其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絶者驗實除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以利器械俾日教習如有太壞令無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東之阻往復踰年妨農業數倍正粮上逋公私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初歲漕

運卑財力殫之到家又脩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勤可
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
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
可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
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按遍聽候日久
衣食艱難有至行乞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賜勑獎諭有老成忠
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追封其曾祖省三祖重
一考聞皆平江伯曾祖母孫祖母朱嫡母王生母王
故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
弊之爲民厲者悉革之豪猾姦宄皆斂避境内以寧
時已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疾間入　朝深被
嘉勞賜宴賚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勑勞問時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侍竟
薨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悼嘆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遣祭命工
部營葬公爲人闓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譚論
亹亹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
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文辭能推利爲義所
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
堂恒與鄉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
配其氏封夫人子男五佐襲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
儀次儀今爲勳衛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侃女三李
芳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其壻也一未行孫男三裕
今襲平江伯祐祼女七公葬以薨之明年三月墓在
江寧縣大山之原余與公同　朝三十餘年相知且
好於是儀以狀來著神道之碑故按狀叙而銘之銘
曰
繄公挺出何桓桓武兼勇智追前聞材藝夙試卓寔
倫義冠三品承考勳纘緒猺峒獫猲群負嵎弗擾獠
且趦公奮掃刮迅棱塵滌滌腥穢寧邊民有截譽望
崢峨岷嶔徵來東衛宸垣遭承興運效駿奔録勞疏
封昭鴻恩貂蟬蟠玉衣繡麟報賜志企古藎臣單心
畢慮靡夕斯滄溟茫洋渺厓濱歲漕萬艘仰然臻有
梗于海威共震斬鯨殲鯢焚甲鱗鱗表海所亘長[illegible]
雲章龍彩天垂文南賦北貢漕以辛崎泄歷濟民天
津疏堙鑿堅劬且勤坦行如砥戚者忻狩榮公萬[illegible]
與仁厥施諸時績弗泯受國亦有嘉謨陳功載冊府
彼後昆大江之陽鬱有墳太史銘之昭不刊

故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
碑銘
正統四年八月十七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
瑜以疾終于通州之驛訃聞
上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祭加賻勅有司治喪葬京師
親王遣祭公侯六卿皆詣弔祭既葬其子縗絰奉其
弟瑄所述事狀踵門泣拜求書墓道之石余爲之歎
曰忠義爲臣之大節如王公之挺特獨奮忘其身以
爲
宗社計豈非卓然大丈夫哉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

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徽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
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
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
及內侍養子共搆邪謀欲俟　宮車晏駕矯詔從中
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貿秘不令簡王知盖恐不從
即事敗醫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
高啓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
貸者柰何甘爲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
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緩曰豈應有是及覆詰難衆爲公
危公辭色不少挫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
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召
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　旨戒其同
官事必關白瑜勿設公正直坦明每事求當大體所
隸官校心歸之無間言見知於
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命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充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賦之輸北京

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法不變展
誠布公虛己從善處同官能謙淮安兵民雜處橫兵
素怙勢厲民公至首下令禁戢爲政重倫理有富民
親在而與弟競產訴於公者公曰爾富而乘親之養
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之人服其
明臨政務覔有二卒盜敗舟一板臬司坐盜官物抵
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
平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畀贅婿爲
市取息者婿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

吾又有自願官歸資當豐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
當逋者急第乞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為代償
荒歲發廩多所賑活嘗覽農莊撮要嘆古人用心民
事遂益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滇南有浮圖
人鼓其師之說所至惑民淮安典兵者與之暱為建
刹居之而廣斂地為民厲公嘗浮圖人逐之悉復民
地淮人死不葬焚屍而委於水公相城外多空地畀
民以葬遂革焚屍之俗築室所居之側延師以訓武
臣子弟間暇躬往督勵如己子弟然亦時蒞郡縣學
敦勉博士弟子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言往行至忠
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涉悖亂即義形於色家居敦
孝悌之行仁其族姻周且厚所至以愛人為心雖貴
嚴於自守於利不一豪非分取服用清約門無私謁
致勤於公雖病不廢至是以計事詣北京力疾入見
文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公山陽人
其先見余所著其考墓文曾祖文貴祖彥達父銘母
成氏繼茹氏　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二代并封其
元配許繼吳皆夫人子男五墳均垍塾堪女一未行
其墓在宛平縣狠山村之原銘曰
人道所重綱與常忠義寔關止範防偉公志勁百鍊

康上衍
宗社尊
天王挑搞姦宄發潛萌狐鼠斬戮妖魅殲鴉忠藎貞
賜寵章簡乘任能升周行摠勤效智攄厥誠惠流績
建督孔揚大星俄殞吁可傷榮褒始終炳煌煌峩峩
崇丘斯永藏龍泉下閟兮精光非貫牛斗近不亡

墓碑銘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公諱玘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睢至仁仲始徙金華蘭溪之桐峯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伯玉祖巨川父子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戚氏公幼已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就學外傅勤勵不懈以詩經中永樂乙酉浙江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　賜勑歸進學又明年召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　白生□見志明憲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豪猾巨猾□氏厲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仁宗皇帝監國北京所簡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間堂上官率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感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理有所質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撫建二縣苦上官私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爲之空公視事之日立罷之惟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然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惜歲□□□□□□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倍繁□濟以寬宣德三年召爲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縱公奏勑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勑偕六部長貳簡黜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復振爲人外肅內寬仕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舉大體而略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母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里以爲孝感處朋友察屬偶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廉潔之操蓋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二日夙興衣冠坐得風眩疾遽卒訃聞上爲悼歎遣行人賜祭其文有持身清廉用法敬慎及振舉綱紀屏黜憸邪之褒又命有司營葬兩京大臣君子皆致弔祭公享年五十有六配方氏繼張氏子男二鏜銓皆早卒今以姪鏹爲嗣女四適應方琢郭昱其婿也一未行孫男四琪珂珪玨公之卒也國子司業陳敬宗銘之鏹以太常卿孫時所爲事狀介監察御史包德懷來請文皆墓碑公於余注選□

故故不辭而爲之書銘曰
肅肅贇臺邦之司直耳目所寄綱紀攸植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准平惟公惟廉與明君子在位表範正執任或匪人波頹草靡卓卓邹公秉潔懷貞不矯不隨特立獨行明習博識外方內恕爰舉大要簡畧細故歷試三司成績有聞于江于閩提憲大藩善類曁舒不善斂避氷蘖之存去猶始至進秩兩都百度復貞用賢任能惟
天子明睿不期順長輔　聖理發潛有詞展其不死

甄氏先塋之碑

甄虞舜之後因陶甄以爲氏在東漢曰宇講授春秋有行義在江左曰彬曰恬在唐曰濟皆以行義稱在宋甄氏數舉進士有聞曰秀始居忻州定襄其後科名宦譜代不乏至曰海官於蜀宋亡歸隱過鳳翔岐山樂其山川風俗遂家焉五子其諱世安者又徙麟游所居在唐九成宮之西世安娶劉氏二子樴允中允中元季爲禮部主事既內附爲遼陽都衛經歷政戶部軍儲倉監納樴娶王氏一子仲得娶馬氏四子儀頎評詞儀洪武中舉鄉貢爲戶部主事陞長沙府同知永樂初調嘉興府復調順天府秩滿順天之民奏乞留從之陞順天府尹洪熙改元追贈其祖考考皆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尹祖妣妣皆淑人遂進儀兵部左侍郎儀惟累世積德務善用克膺茲光寵不敢泯沒將樹碑墓道昭示後子孫於無窮而屬文於余余於儀聯官不得辭則求其先之德善儀言世遠者弗能詳所知者高曾以來家世相承男務詩書外治農圃及其時壯與少畢出力女勤蠶績各有儆飭不待督勸歲所入擇善者獻于公乃自用尊卑外內無相踰養老慈幼祭祀賓客皆盡其分之當然平居未嘗忘憂勤艱難之意無侈習無外慕蓋至于今不

敢渝余聞儀言敬嘆曰嗚呼此其猶有豳岐古昔之遺風也欤家之德善孰有加此乎今人率重儀溫厚謹實所至得民非其有所本欤則著其本以範其後於余宜也甄氏自儀高祖以上葬岐山義豐里曾祖以下皆合葬麟游西山之原其中之墓曾祖考妣祔于左祖考妣祔于右者考妣也儀有子四人鼎鼐鼒鑄銘曰
槩甄之先聖啟其源後有續承行義與文其在定襄代有仕者曁宋鼎遷來徙岐下有田有廬義豐之里五桂騈芳麟游再徙積厚累仁韜輝含章迨于孫曾

煒煒厥揚踐歷中外有猷有施陟佐祁父厥施逾大
帝嘉所自霈之德恩華褒崇秩敷賁九原我我之丘
序左與右矗矗之石式表繇久春秋霜露來者雲仍
永念爾祖視此刻文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偉智能勇略
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閫
徵帝王之法通古今之賾渟涵融會而後出之上焉
者發揮性道脩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
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爲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
馬遷相如楊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
數人焉信乎其難也　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
其可以嗣遷固者蓋有之矣
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才興起斯文而龍
飛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
閣盡出中祕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
鈔爲膏火費蓋期之於古人曾君子啟其首也君名
棨時以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授承務郎遂晝
夜淬礪文與學俱進

上時名試子啟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
文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
上屢舉雪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
獎重遂名聞天下明年脩永樂大典爲副總裁五年
陞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　燕閒應
制賦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卒之考其能未有庶幾跂及
者陞承德郎預脩
太祖皇帝實錄十一年復扈從巡北京十二年考北
京鄉試十三年廷試充讀卷官實錄成賜鈔龍衣文
綺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脩
天下郡志爲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
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
士日以經史進講　文華殿從
皇上之南京還預脩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充廷試
讀卷官　兩朝實錄成賜金織龍衣銀幣陞詹事府
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寶帶子啟為文章如源泉
混厚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發

組繡燦然可翫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與之所至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四方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應一時文人所作碑碣記序表賛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子啟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儀額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洒落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事廢其天性孝友慈厚喜獎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義急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及者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疾作遽引退

上遥見之勑免常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療明年正月廿一日卒訃聞

上為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敞賜祭命有司營塟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皆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文人如子啟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云曾氏世家吉之永豐其高祖晞顏宋兵部侍郎江西湖南安撫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與申元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與其兄翰

林直學士德裕皆有盛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珽集賢院司直妣周氏考棣本洪熙初以子啟貴贈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秬務學力文有志繼述甫冠而卒薦紳惜之次積次秈女五鍾公鉉劉敦會周秀夫胡顯勉高欽夫其壻也公之易簀也以身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為著葬銘余為書其墓石而係以詩曰

鄗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啟封國為氏去邑爲曾逵曾仕郕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王道統系後千餘葉新莽際爰以闡宗徙南避宅盱與吉心洙泗章逢蟬聯如櫛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宋元連綿起祿位天啟文運赫昭晰公奮而興屬隆世天經煌煌表人瑞彩纓垂組侍廷陛操觚含毫應 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春空澄明雲錦縢 重瞳回矚天容霽紀功述德封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藝宏章大什耀海內朝陽和鳴鳳翩翩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溺懷惠濟惟仁攸存未弘施沒奚憾兮此貴志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北坽溪里儒家祖以章 父大

經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
卓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絕人族老長器
之爲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然益自砥
礪鄉邃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
所居皆良田築爲場圃而樹木焉人衫莫測其意數
年木欝然行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資以義勇以保障
一鄉日也聚士馬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
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爲用時江西諸郡多陷
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
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北將熊天瑞者

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爲也去之
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
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
說悉見聽納遂拜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
冬入朝改中書省左司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進大都
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軍事既克泰州
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　朝廷遣使勞之命
總制眞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

下車首詢民隱爲興利除害增脩先聖廟建學禮致
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祠壇及驛館百廢
皆舉爲條格革兼并之俗救欺隱之籍　朝廷取其
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
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公
親爲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
時蓄泄民至于今頼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
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
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
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耤公至有

發其事者於是典司者皆惱惱懼得罪公私念此特
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
某日行視邑廪盍俾得爲計及期邑廪皆實而弊亦
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
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
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佐掾屬皆難之後卒如公
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杖論公風采凝峻訟者至庭
片語之下情僞莫遁故人咸畏服而其爲治務寬厚
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當去百
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之意耆山東栁以元

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陽諸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　朝公皆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戚子弟居無何被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鄰匱乏之有恤並赴濟助閭遇朋舊憂患狼狽倒囊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能子男三廓卓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杰忠信務義公沒將六十年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貴公平生于石

余於公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為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叙次之而係以詩曰

猗嗟陳侯瑰瑋踔絕才邁厓倫識亦闊達越在童冠鉅志巍巍有書有劍萬衆畏敵剛將孔棘眼僚兢兢奮庇其鄉屹如堅城鋤弱誅名指麾兵之天之所興稽顙來歸軍門之言數臣之忠惟　聖聰明曰嘉汝容簡其才敏以幹政府匪直稗文亦既輔武守城名邦寔　帝之幾嘉其愷悌以衛姓發植之黍稷將其稂莠民曰陳侯汝乎父母仁以為育義以為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名遺恩在民永思無斁德澤在嗣世率于德術嗟陳侯惟吉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故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虞公墓碑銘

公諱謙字伯益姓虞氏虞之先家河南陳留代有仕籍宋諱甫者從高宗南渡遂家金壇世業詩書南六世至文寶生仲仁公祖也祖母徐父德華母周以公貴祖父皆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贈淑人公自幼秀朗端重異常兒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太學生擢刑部山東司郎中授奉議大夫陞杭州知府授中順大夫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為大理寺左少卿授中憲大夫永樂己丑　車駕巡北京時

仁宗皇帝監國奏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夫甲辰轉大理寺卿公自少壯有志世用既仕恪勤夙夜務盡職分持大體恒曰為臣之道務在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初為郎中已駁駁起時先在杭州嘗建議修道民之賦令江南寺院田多首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徙役所困請以制限為通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均貧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為大理少卿都察院論詐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示衆公奏言比依

詔書自今準律斷罪誣騙在律當杖而流者首非詔
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天津衛倉災焚粮數十萬事
聞遣御史廉視還言主典者盗用多故縱火以自盖
追逮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瘐死者百餘人餘
坐徒流公察其冤卒白於
上得減諭於兩法司且獄及四方所上獄議必親閱
之必當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無憾
矣為都御史嘗奉命巡視揚州淮安徐州旱災至則
蠲民所苦請發廩振貸又請官贖還所鬻男女為奴

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輸南北
京及徐州淮安先是富民賄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
多運北京公建議為四等丁多而粮最少運北京丁
多粮少次者運徐州丁粮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而
粮多存留本郡縣倉又言兩京往來官員軍民商旅
舟聚徐州呂梁二洪動一二月不能進者請每洪增
夫二百人協力挽送如例給月粮仍官撥牛每洪一
百分畜近洪民家閒暇聽民以耕大舟行則用挽之
亦皆從之又督運木道潁州陽武陸行下衛河以達
北京所督軍萬餘公節其力而厚撫之人不言勞會

夏暑疫役者多病公曰此聚之過容其疏暢之遂命
散處之病者悉起奉命巡撫浙江察廉糾貪因建議
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嗣位於刑獄尤隆欽恤而嚴大理之選曰
是天下之平也於是大理卿闕遂改公為卿時有
詔求言公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
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二興
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今內而祭酒司業外而
郡縣學官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
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雪理冤抑今專俾

治獄非朝廷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
宜預為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極矣宜分
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饑困六曰鈔法不通其弊原
於出多而入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粮得鈔
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弊由軍民混處官司不
便管束鄰里不相通知今固不能遽釐正之宜勑五
城兵馬司於各坊街巷不分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為
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
首免其連坐之罪庶輦轂之下可以肅清皆切中時
務蓋公於為臣必思盡其所當然者一日朝退偕

疾
上命醫往視賜藥歷半歲竟不起宣德二年三月廿
四日也訃聞賜祭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壙其生以
丙午歲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居家善事父母
父母歿喪祭咸盡禮於其弟友愛與人處溫恭怡怡
其儀觀偉然風采凝潔瀟灑絕俗也其文章以詩名
於時所著有玉雪齋稿若干卷喜寫山水木石幽澹
簡遠有倪雲林韻致皆爲識者名畫解后心之所好
皸貽不斷其配江氏封淑人其子男三禎祥禋女五
皆適士族孫男二士奇於公素相知嘗爲序其詩以
傳其末身詩也語其寮王邦彥楊遂初及其長子我
死必楊君銘我不憾矣然及我未死而言也二君馳
以告余愕然驚曰何遽及此乎而不敢辭敬諾焉又
明日公卒伺聞往哭之於是禎衣逮初所狀事行來
乃叙而為銘使刻于墓石銘曰
虞氏所始啟封自姚亦有自媯徵於東浚派厥本源
匪王斯帝沿漢及唐顯千代例此之武永興之文
奕奕振振嗣休繼閥金壇之宗縣陳世從紹我稽勒
垂三百祀奮挺以鶩始伯益甫升藝發材登迹州縣
往撫臨安古二千石

帝謂尓良可付以辟棘寺蘭臺歷年孔多惟中弗倚
惟平弗頗使車載馳頤視在道有隱于心敢稽入告
惟　天聰明曰汝予試汝克予遜予奚汝遺祗于
列聖篤終猶始有悰惓惓未究厥施莫致而至夫豈
在人嗚呼伯益君子之存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
賢薦能於是少保臣士奇言蘇州陳繼其文學宜在
侍近即日詔驛召之既至授國子博士明日入謝改
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
經籍備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暨侍講王進
及繼等三人副之
今上嗣大統詔脩　兩朝實錄簡用纂脩官而繼預
焉無幾賜勅命賞錄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
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仕歸又明年
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於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
書於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縉紳士夫以哀悼而
忌忻老友我按其學若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本光
家蜀與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煥始徙衍
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篆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

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泝從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
淳貢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仝待制生諱徵文學
臨川吳文正公為通儒至正間延為文章起之將授
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從蘇川之吳縣娶宋相
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
仕為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
軍出師道其境深見獎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
方以嗣子為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士已而生男
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晚號怡庵嗣初
生十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具蕭然惟存書二

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謹禮法守節不嫁
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內奉
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
於易詩又求邃於古文者而師之其為學自經史百
氏皆博學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為文章根義理辨體
製嚴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率由是聲與名蔚然見重
於三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輻湊誦下其施
敎有本末主敬為要明理為務後在館閣於同雖古
今講論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自衆推服之居家篤
孝行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伯充

有司上其母貞節
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學官一以親老辭親
沒葬祭盡禮與人交以誠善者獎掖之不善者面警
飭之不肯婾婀苟容窮乏者賑給之沒無歸者斂葬
之雖官於
朝其志泊如蓋未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
中之學者皆忻忻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
門人請所欲言衆西銘存順沒寧語答之遂卒春秋
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姻門生故舊皆臨哭郡自守貳
以下咸走吊祭遠近大夫士聞之皆咨嗟悼惜其所

著詩文有怡庵集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綱
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
志於學女二長適謝瑛次在室孫男七傳儼仁偉佃
信傭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鄉鷹福山之原銘曰
有碩其先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
來徙南康再徙閩閩代有奇偉卓乎怡庵克脩以孤
幼志桓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畦遶宅晨興夕誦
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詵詵
研覃聯來親族亦今將而惴然玉堂蓬馬山思欲于
效勤紀述於館刻册金匱石室沖濟之存役所以

引疾謝榮遄復于鄉邦有若俊如璞在石山林草木光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嫺學倀倀奚歸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沒則烝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子喜爲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稼墾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塍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笞詈辱人遇老病鰥孤率有恩意所過飭勵學教正士

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輒檄之督民忍以緩累侯則爭起趨事然侯終不以慮譴而急民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覬匿而詭傅平民於籍民被枉比比　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其要在覈姦直枉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敢違璽書不從御史不可柰何數出無禮語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

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解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豪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趣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遥見竟謝卻之其操類此侯先自翰林庶吉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政績嘗奉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在常者耳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匱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此乎後數年江陰士民朱晉繼晉慶周孟德孟敬因

衆民之志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于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德崇義之家詩曰

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玉瑲愫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秩尤汔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桴倏東皋兮忽南畝溪有鼃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樂兹兮安適侯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我佑我兮無

遐邇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暵災沼有
魚兮並有畜公無負逋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
承侯福兮千百世祀

東里文集卷之十四

墓表

香山縣丞彭公墓表

嗚呼古人所與共治天下者必擇士而任之凡内外
大小百執事之職非士不與是以職脩而治興後世
雜刀筆吏與士並用至有謂士迂濶無益於世者夫
爲士而不知道知道而不適用誠無益於世然取士
亦察於其内何如焉耳可以什一遂廢千百哉若今
香山縣丞彭公出乎士也其所以脩於身施於人者
皆有以發明斯道士果無益於世哉公諱豫字與志

一字叔介吉之泰和人其先徙自長沙宋寧宗時曰
惟孝詣闕獻賦周丞相必大楊學士萬里謝諫議諤
交薦其才得官不受而去公之七世祖也祖某父某
公自幼已岐嶷異常兒稍長讀書知以明道爲務初
吳文正公以性命之學授虞文靖公文靖公以授鄉
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生公往從學雲章先生久而
益有所得雲章先生歿益嚴奉先生之教動息語默
必由於矩度澄心玩微手不釋卷茹素飲潔愼自
足非其人不接也一時流俗亦皆目公偏强乖刺公
既孤特寡偶而持之愈堅南雄守嘗辟公教官金州

守奏公才行可用徵詣京師皆以疾辭後數年始就聘萬安訓導以上書言事擢香山丞香山在嶺南海島之間地遠而俗鄙前之爲縣者率尚猛治公至一務寬施訓以善道久而民益化服緣海諸衛屯兵恣横爲民害往往擇民膏腴田誣以荒廢據占自利郡縣不能制公獨毅然曰此細民所資以共公賦給私家者且奪民歟

上著在國典有不還所侵田必執不貸兵知公不可犯聞所言悉還之縣有大猾恒持長吏短長摇撼以逞前此縣長吏皆縮手不敢詰公悉捕寘諸法奸宄

斂跡海寇常劫掠民婦女貲貨出没倏忽不可蹤跡民苦之公爲方畧敎民掩捕訖公去寇無入境者瀕海歲旱衆禱不應公自外來曰豈有爲文具而能格天者乎即自齋沐致禱越二日大雨霈足明年復旱公復禱雨亦如之縣民舍火且延及官廨公叩頭嚮之反風火滅民習不樂學雖已久立學官生徒廩食十數年有不能通知語孟章句者公稍暇即詣學督視諸生爲之啓諭誘掖不數年有與貢舉而登仕者民始知學之貴在官六年年已七十以老疾乞致仕從得請未行其月其日卒于京師永樂十六年也明年其月其日葬其里其原娶某氏繼室某氏皆先卒子男一某孫男若干某某公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啓齒待族人有恩嘗嫁孤女振貧乏皆曰此在我當然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遺鄉人子弟必敎之禮義忠信嘗以歲更長縣賦里中敎里民復其所生之姓者數家民貧不能輸賦竭己力代之輸不責償焉蓋公之所爲厚於民者初不待香山而

後見已如使公之見用不止於香山又使士之用世治民皆如公之香山士之效豈不暴著於天下彼不爲公者不足言而公僅止於香山而已嗚呼惜哉余故論次公平生大槩表諸墓道以告其後之人而亦豈獨其後之人之當知哉

工部屯田主事郭君墓表

君姓郭氏諱原琳字貢仲郭氏萬安下驛里名家其先居泰和城西後徙龍泉之金田至繼之徙下驛又至如村睛川昭明貢仲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昭明敦厚有行洪武中禮部侍郎張衡薦其村於

朝微官授例得歸娶泰和陳氏生二子貢仲其仲也體貌豐偉而渾厚坦亮外和內莊喜愠不見辭色未嘗舉口及人過失蓋望而知為厚重君子也孝友行於家忠信徵於鄉從永豐劉斐先生受詩經為太學生依無幾告歸養親後十餘年終親喪復還太學遂擢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居官不懈而蒞事以勤待下以恕凡所董治事必先集冬官屬及其貳咸禮重之下之人皆樂為之用不肯欺之三載考最奉　命徵薪炭山東時山東歲屢歉貢仲一意綏撫未嘗督責之民更感激趍事是時奉　命徵物山東不下百餘人而以清謹寬厚稱纔二四人貢仲其一也永樂壬寅六月廿三日以疾卒於長山縣官為斂殯之而發視其裝無所有唯所齎公牘及遺訓其子之書而已享年五十有六娶張氏子男三揖矩淵女一嫁羅仲鈞孫男女各四揖淵以其卒之明年走長山啟殯歸葬于鄉而揖來北京以翰林修撰曾鶴齡所述事狀求余文表墓嗚呼貢仲吾姑夫陳白石先生女兄之子總角讀書依舅氏往還與余好也既長睽隔不相見殆二十年始再會於南京貢仲為人簡澹未嘗一涉跡達官之門雖同鄉罕識之者無幾人而閒

暇輒過余或留止宿譚論以樂不厭也來北京僅一見而有山東之別夫孰計其遂永訣耶貢仲之賢且材無所施不宜又孰計其竟止於此耶抑造物者之意與民之所欲惡異耶不然何奪吾貢仲之遽也吾因之又有感焉萬安之賢而材如張衡之清峻彭與明之廉愼郭士道之剛介其達也皆有以及人雖衡仕至少宗伯與明至大理丞士道至京尹皆達矣而皆不久而遂卒吾與貢仲語蓋未嘗不共嗟咨悼惜之而致疑於造物者夫孰計貢仲又奄然遽已耶則余於貢仲之没不能忘情此三人者亦貢仲之意也

歐陽允賢墓表

允賢諱賢歐陽氏也仕至南京國子助教永樂壬寅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官其世家吉安泰和邑西蜀江里其先與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曾大父孚先大父以定父觀瀾允賢洪武庚午以書經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內艱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其為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之為師弟子者率棄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徼幸得之而既僭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恒旦暮衣冠坐

講堂中取四書經傳爲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然後以其所得發爲文辭而爲定其可否在太學亦然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非其講下者皆樂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往質問允賢亦樂爲之傾寫蓋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從之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從之助教九年考最考最復職者皆援例自陳得陞衆謂允賢盍自陳曰吾常戒學者宜安命乃今自蹈耶卒不自陳於家有孝弟之行爲人坦夷直諒遇事是是非非亦喜爲人解紛排難文章取達意而止

嘗曰刻深藻繪非吾所長亦非吾所願也邂逅朋儕知己相適竟日忘返而講論道德之餘其志未嘗不在生民憂深思遠之意每溢出言表蓋聞者鮮不迂濶視之嗚呼豈其然哉允賢德足以惠民量足以容物明足以燭幾公足以爲政蓋無施而不可惜乎其一教官而止也雖承允賢之教者於爲邑爲郡爲藩不少矣考夫足以發其道而愜其志者固少也嗚呼允賢可以易得哉允賢卒時其父春秋九十有二康健無恙也而允賢僅五十有五而止其命也夫其配贛州府學訓導劉一清先生之女子男六濆哲蕭潤洧淳蕭先卒女二長嫁蕭九德次嫁康碩哲類皆永樂十九年進士孫男三允賢之葬也翰林侍讀王君直銘之矣其弟監察御史和在京師求余表其墓余交允賢尤久知之尤深其沒也尤悲之故㝡其行與志之大者使歸刻焉

故國子博士王君墓表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某日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吉泰和灘江里其子韶勤復走北京請余拜且泣曰先子之葬也侍講學士王先生爲銘揜諸幽矣不肖孤竊念世蓋有生不露一命

行不加庸衆人卒得名望貴人表揚於不朽者先生不肯尋常苟有論述而先子亦嘗以經術用於時列於　朝矣表墓之文非先生其奚屬敢布其哀懇余曰嗟乎子復吾友也其沒也吾哭之慟宜其子之於我乎屬也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詩書爲儒師自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喪子復雖少不以孤窶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子方先生深於易裹糧從之謝講下生率常百數十輩而馳騖文辭進取之習得其支葉者爲多若用志沈潛以探求本根者僅十數輩子復其一也子復是

時己日有負挾出圭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
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
廣東化州學正時頖以南郡縣學比比之師子復盡
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没㳄及其秩近
縣學亦多九載用績最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更鏟
削鋒鋭爲和易又九載以最陞七品秩仍博士職預
脩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書成受厚賜及脩
太宗文皇帝實錄詔簡有才識通史學者諮閤疑子
復未奏而子復得風疾遂不起子復爲人儉約質率
無崖岸嗜爲文章在監學十餘年求文者日接踵戶

外未嘗有厭倦意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享年若
干二子即紹勤皆有志於學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
厚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爲人率直閒爽仗義海
利前三年敬先没于蜀余毋與子復道憶之而悲豈
謂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爲此文也交道之感何
獨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夏君泉表

錢唐有處士曰夏仲實没十年矣宣德三年以子時
貴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時奉前府少詹事鄒
濟所爲仲實葬銘因中書舍人許鳴鶴求表其墓仲
實諱悳本王氏子所生父士祖母夏氏生三男子其
仲仲實也外祖某舅某皆無後父母命仲實爲舅後
承外家之祀遂氏夏云有孝友之行少時所生父母
病聞人言割股食之可愈每割股煑液進之父母没
皆哀毀治喪祭盡誠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處兄
弟恭愛待族人有恩或導之復王氏者慨然歎曰豈
非傷我乎禮哉顧先考妣治命敢背棄乎王氏宗子
在而先妣之父母與兄莫爲主祀者矣我夏出也彼
其有靈庶幾尚於我乎感通而忍委去之乎乃已仲
實淳厚簡靜樂儉素治家能肅恒勤事以率下交朋

友信處鄉鄰謙遜怡然犯而不校力施濟以守善自
名晚益老聃氏書終日玩誦不厭蓋年五十有五而
卒其卒以永樂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娶陳氏封太
孺人子男四長即時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温厚端
愼爲搢紳所重次敏次遜次彪女三孫男三女四嗚
呼世之騁智巧角聲利奔走馳騖惟日不足欲爲無
窮不朽之圖卒之一旦與草木同泯滅不能有毫髮
可以飾躬而裕後者多矣若仲實非有踔絶之志能
邁倫之材勇謹謹焉蹈善務義以終其身生有令稱
没有餘慶其相去遠遠不待明者可知然所以率在

彼而不在此何邪如所趨率仲實亦奚必明法律張吏治而後可以興理耶故爲表之以勸

樵雪居士墓表

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曰來北京以其姻家子王熊所狀乃祖樵雪居士世出事行求表其墓余覽之而歎曰嗚呼此吾故人也其平生風流文采倜儻潤達楚楚出輩行今可復得哉王氏家泰和邑東一舍外梅岡之麓其先長沙人南唐時有爲法曹於吉州者留居廬陵甲村數世徙梅岡至諱某號約齋者兄弟皆有科名於宋約齋與文丞相履家有蔦丈撲蓋度丞

相之書云又四世至道濟博學工詩賦不慕聞達日與賢士大夫游倘然出塵之顙也娶曾氏生四男子其季樵雪也諱璟字伯彰幼勤問學既壯有志用世已而歎曰柰何違吾親之養而騖乎外哉其事親孝處兄弟敬愛從兄子朋清尚絕俗至老依愛之篤一味之甘必共於宗族育孫孫貧雖不[illegible]亦[illegible]於鄉鄰周急濟乏雖數不厭嘗歲旱里人禱祠久弗應慨然曰文具能感通耶又三日不雨禾盡死民則何以爲自齋潔致誠露禱翊日大雨霑足晚益恬於隱[illegible]繞流俗之汙也自號樵雪居士搢紳[illegible][illegible]有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之樵雪者率自意欣欣然而樵雪所交游皆時聞人樵雪卒於永樂癸卯二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娶羅氏清湖名族有賢行子男二長三綱先卒次三紀孫男七熊其長也曾孫男女各二樵雪之葬以卒之歲某月日樵雪雖老書冊不釋手尤喜爲詩歌自娛嘗一至南京莫夜過余時梁用之陳孟潔聞之皆來會四人者相見不復作寒溫閒闊語輒論詩相傾寫酒酣放爲嘲謔夜漏盡二十刻未已然不片語及世事天未明樵雪不辭啓戶徑去嗚呼孰謂遂此爲永別耶樵雪不可復得而孟潔用之皆已去世顧獨余

在雖未死亦何有裨當世耶孟潔用之墓皆余銘之樵雪之墓余能已於言耶

陳廷傑墓表

莆田陳廷傑儒君子也唐會稽王揆其所自出也宋吏部尚書仁璧其五世祖也龍門居士諱某連塘居士諱某其曾祖祖也元以書經舉鄉貢號梅岩諱某其考也林氏有淑行其妣也賢其諱廷傑其字安順翁其晚年別字也色莊而氣和內仁而外方居心不收致鄉有古道之號者其爲人也年十三聞其父艱危徒步裹糧走數百里從之徧歷險阻卒奉父以歸

父母歿時家非能排衆人苟且之議而極力致喪
葬之具於堅久至老死孝思不少衰者其誠於子職
也爲學官幸五鼓興衣冠坐師席誨授竟日不倦夕
乃息廟學圮壞必倡率繕完兩考鄉試必致其公
召脩永樂大典考閱讐校必究心暨老且病必致恭
朝謁不廢者其誠於臣職也慟兄覲持廉謹爲陝西
叅政卒而官責其家償帑錢數萬緡遂罄其室資具
代償以免兄之妻子於窮阨恤宗姻孤者爲之育訓
貧者爲之嫁娶爲之喪葬者其德之施於內也守令
有所咨政必輔諸厚鄉有顧採者客于京師雅相暴

而未始相識顧一旦疾急屬左右必請見至則顧己
不能言惟數目床間囊篋若有屬者爲探囊得白金
五十兩語顧曰爲惡致若子顧即瞑目後召其子歸
之子拜奉三之一爲謝不受南康邂逅類外人自京
師還以病爲同舟者所棄舁歸舍予飲食醫藥戒家
人謹視之几移文其家不報竟死又爲治歛葬者其
德之施於外也早從鄉先生治春秋明聖人筆削之
旨歷究聖賢之書而力拒老佛者其學也於論著尚
古賦詠尚選而家有困學稿抱拙稾聯芳集若其文
也論學必以務孝弟忠信眞知實踐而講析必暢理

者其所施教也結廬西山巖瀑之間以耕以學而時
乘黃犢讀書消搖岡原之上者其初所栖隱也由蕭
田邑學訓導爲清河湖口南康三邑教諭者其後所
歷官也洪熈乙巳季春之朔北京文明門之旅次其
卒之歲月日及處也七十有三其享年也方氏其配
淮其子也淮所營其鄉某原其瘞也士行脩諸身施
諸人無怍於先民可質於鬼神者其藏宜有表也循
淮之請而述行以求表者其門生前章貢守張珂也

東阿縣儒學訓導黃先生墓表

東阿縣儒學訓導黃先生諱珏字其別字惰翁其先

自江夏徙南康之都昌宋隆興進士諱灝從朱文公
受道學國史有傳者其七世祖也元盛時與虞文靖
范文白游諱石者其曾祖也祖諱健錢唐縣學教諭
父諱某南安道源書院山長母葉氏白鹿書院山長
青叟之孫先生生於元季兵亂之際稍長而端重喜
學時舉家竄匿巖谷中山長公愛之取瓦石書孝經
論語授之手捧瓦石誦不輟口十餘歲益有志而家
貧然松明以繼晝盛寒衣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
乃辭金華朱悅道通濂洛性命之學而惡行浮薄爲
星子知縣先生從之游甚見許與傾底裏以授之朱

官滿而遷聚徒往從卒業洪武乙丑縣令丞聘爲學
訓導躬勤以率諸生而儀表化導諸生翕然起而從
之後多成名以去益廣學舍加于舊規丁内艱服闋
改上海縣學訓導尋丁外艱服闋陞南陵縣學教諭
無幾調安東縣學徵脩永樂大典被 旨試文章先
生第一蓋將用之而以老疾辭大典成受賜賚復還
安東其纂脩居京師六年而安東之學者科舉不及
數考滿循例降訓導吏部侍郎師公審察一時教官
學行無踰先生者遂奏授東阿東阿師公鄉邑也明
年陝西布政司聘考鄉試又二年卒於東阿永樂壬

寅八月二十五日也春秋六十有六娶高氏子男二
森磊女一 淛江布政司參政熊本誠其壻也孫男二
女一 先生天資淳篤既傳其家學又得良師躬勤而
弗懈於經史百氏皆究極旨歸尤用志理學而發實
踐其事親孝親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服除而哀不衰
友愛諸弟與人交久而敬犯而不校其儀貌儼雅而
溫厚坦然端靜有容望而知爲有德者也每語其學
者曰昔文公先生謂我先人此心要日與義理相親
吾未嘗斯須敢忘也洎於晚欲布衣蔬食終身不渝
惟好學之志自幼壯至老死如一日所著有埋陵稾

廬南集江海遺編在公志素行曰紀其歸葬也祭酒
胡公爲之銘曰不愧郭有道者吾友余正安尤知先
生間以所述事狀及其子森來拜請表于墓而刑部
侍郎張公亦告士奇曰吾東阿黃訓導文行於今誠
不多見宜必得子之文士奇與先生往還十餘年其
始識之翰林是時天下老師碩儒皆以纂脩召至而
先生表然衆人之中前年從南京入朝行道所經數
千里所得府州縣學其師道之可稱者先生一人焉
耳恒竊自嘆師道立則善人多安得天下之爲師者
人人皆黃先生也則於表之誠宜而不復以辭

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員外郎易君墓表

易之先宜春人至宋禮部尚書祓徙潭州尚書孫遜
卿爲筠州録事又徙上高録事孫興國司戶仁則又
徙萬載君之高祖也曾祖理祖俊父谷珎母彭氏三
子長泰亨次震亨君其季也諱復亨字子謙自幼明
爽穎悟未齔已知趣學日記誦過人長而益勤博涉
群書喜爲詩騃有造詣矣遭元季兵亂閭門竄匿
深僻兄弟時出負米歸養倉卒道遇寇寇共目子謙
儀貌而聆其論議知非常人衆強擁之去拜之曰吾
儕迫於世難不得已圖自全而爲此也願屈公爲主

諜策吾將惟公言是聽公毋爲孱焉子謙力諫不能
不聽既不可脫則馳之曰丈夫舉事當力用仁義救
民水火庶幾可以得人心如不務此而一志厲民禍
敗隨之矣非自善之道也衆皆唯唯遂爲所脅由茶
陵至安福子謙睹其所爲無非剽掠計雖有言百不
一聽一夕脫身獨走從間道去
國朝平定宇内其父已歿乃與二兄奉母歸鄉里而
家業盡廢毁兄弟辛勤拮据治田廬漸復于舊伯兄
舉茂才仲兄辟江西行省掾後皆坐累謫死子謙獨
留奉母而教育兄之遺孤男女七人皆成立爲畢婚

嫁家日益裕築別業邑東塢溪之上有園林之勝名
其奉親之堂曰壽談而躬勤孝養作書舍其側市書
數千卷其中爲教子之資而自號塢溪樵者壽將終
身焉洪武中有司舉子謙孝廉以親老固辭母春秋
九十餘尚康健無恙忽得疾子謙晝夜侍湯藥不去
側夜必焚香籲天祈毋安毋卒哀毁而居喪果禮子
謙爲人恭愼重厚能儉有餘振不給凡於族民利物
事亦皆盡心邑聚舉鄉飲必賓禮之歿於永樂乙酉
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葬徐山之原娶小陂龍
氏益清之子性行慈淑族姻儀之後十有二年四月

初十日卒享年如其夫祔葬夫墓之右子男三鑑鐔
節女二長嫁辛軾次嫁陰陽訓術龍和孫男四女六
節永樂乙未進士授行人陞禮部祠祭員外郎宣德
七年蒙　恩贈其父奉直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員
外郎其母宜人於是節奉事狀求文表墓節自登第
於余往還其爲人温温淳實交久而敬不衰益覩節
可知其父況其父之存諸心見諸言行彰著若此者
乎是宜表也

蕭坦行甫墓表

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痹疾奏乞歸鄉

里便醫藥忤　旨降宣府鷂兒嶺巡檢至宣府疾日
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
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爲墓志道易簀之前二日取
酒觴同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
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爲達也矣既歸葬于鄉後廿有
三年其子晅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
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
甫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扈從巡邊至宣府
經鷂兒嶺下馬入巡檢司顧盼其山川景物黯然蕭
條死吝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徊感惻

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叔誅之裔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宋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方平皆通儒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爲經師嘗徵至京

太祖高皇帝與語亟之特授淳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栗岡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字用道後以字行遂別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衡通下筆爲文滔滔咸有根據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就坦行甫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抱德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坦行甫送詣京師試文章翰林擢靖江府長史授承直郎時　靖江悼僖王好學得坦行雅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修類要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欲抵以誣兩人兩人屹不爲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訴者愧而止

文皇帝既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錄坦行甫與焉事竟賜鈔時　詔百司復舊制罷直史司爲諮議所改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爲長史司遂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年從　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備其後凡祭祀之需府寮爲皆勑　王下有司備坦行曰初至倉猝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致吾誠使人代備物非誠况未請於　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後坦行進表詣京師王府竟下有司備祭物事聞長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啓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嬪朴之刑無侵下人之利常接府僚以通群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　王問四門之名遺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即信在其中　王又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其意以譏坦行之數有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猶日月

同一悠久惟殿下勉夫在己之實耳凡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行負直氣侃侃能面折人過失未嘗稍屈己求合一語不合掉臂去不顧而嫉脂韋軟媚人恥與同列事親孝以祿不逮養在公遇盛宴饌未嘗醉飽於族姻有恩於朋友有信義性淡素一緇衣入朝則服公退布袍疏食不改處士時爲政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卷藏於家春秋五十有五娶康氏繼彭氏子男六望朏昕晅晦昊晅宣德二年進士吏部文選主事女四其壻嚴顒龍粲楊鵠羅溶粲禮部祠祭主事孫男若干世之仕者巽愞不振久矣

蓋士以氣爲主而以理克之則無往不直考坦行甫躬之所蹈位之所施其正直剛毅之氣可爲仁且勇哉可爲仁且勇哉

東里文集卷之十五

東里文集卷之十六

墓表

彭士揚墓表

士揚諱翊彭氏其先見余所作其父墓志父原復母劉氏士揚丞孫劉賢教育之士揚亦自童丱克卓立不肯在人後其父之同産兄横侵寡孫業而僕隸使士揚母子無可柰何乃走依外氏夙夜刻苦自奮數年學日見端緒乃歸其從女兄之夫蕭用道授以尚書經鄉人之欲成其子弟者爭延士揚爲塾師士揚事母孝事伯父母如父母而於伯父母之子盡友愛

吉安郡學舉士揚訓導赴吏部送翰林考經義時胡文穆公爲學士曰吉學之師非深於經者不稱加嚴命題士揚熟於經傳而條析明暢翰林諸公皆稱歎其難能尚書蹇公覽其文喜曰今之教官能是者千百之十一時英國公奏求儒師

太宗皇帝命吏部擇行端而有文學者畀之遂以士揚對從之英國好賢禮士得士揚甚喜朝退之暇相與討論戎務辨析至理厚加禮遇從英國赴交阯凡再軍中奏疏檄諭悉出其手皆事理詳明文辭得體英國於事關切要者必與定議而士大夫謫居交阯

者頼其存濟甚多宣德初英國言其賢於 上遂授國子監典籍監故有文籍板歲久缺壞狼籍士揚悉彙次而修飭之凡故元諸儒所輯解小學書闕逸三之一慨然曰此朱子切切爲學者端本澄源而作何可廢乎徧求善本出己貲録補刊完雖職不預教事而諸生執經請業者無虗日司成有大著作必經士揚閲一時翰苑諸學士皆於士揚往還有斯文之契士揚爲文理明辭達爲人篤於義雅澹疏暢緩急可恃負直氣能輔人於道從叔爲御史過家行有不當力諫之曰千尋之綺絶於寸朽豈得不愼不聽卒坐是僨武以不直加之容而不校余家於彭氏世姻士揚在兩京於余尤厚於見愛也獨不以姑息余深德之一日於吾家飲酒談咲懽甚就座得風疾明旦舁歸治數月少瘥白其情於 朝命致事還鄉踰年卒京師士大夫聞訃皆悼惜之英國爲位祭之其卒以宣德五年九月某日春秋五十有六配劉子二男二女於戯世之庸衆人其生無一之可稱又歿往往湮名公貴人爲之稱道譽以垂縣遠蓋有子克致之也如士揚非世所謂賢人君子歟苟其素相知而有公世道之心者可使無聞於後哉故爲述平生大槩表諸墓道使其家刻焉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寃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諸暨稅官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曰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温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延致公館下 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

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爲編脩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勑填委旣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

上獨覧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眞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册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

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
婉婉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
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鍍
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待詔官之近侍
父子兄弟並榮於　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
公書蓋公一藝耳爲文章尚典致于澹雅則不爲浮
靡事
上必盡誠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脩
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
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黃賜鈔
給驛傳
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
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築友愛相篤終
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茍附初入翰林鄉人
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爭進者日奔
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
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
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
名畫古器自娛其齋居曰樂琴書處栽列花卉奇石

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竟夕翛然所作詩
文有淇南奕隱筆錄西清餘暇自樂集藏于家年七
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
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
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
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
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
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
是築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
爲之表

劉仲良墓表

嗚呼習俗之下爲士不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
如其身或子靈一命在當路率憑藉勢較轢鄉閭
挾制郡邑惟所欲是恣若後來或乖時勢失爲世僇
咲蓋不暇恤雖有敗者相繼踵在目而亦不少自歛
戢若此比比也觀於今吾邑之士有子在當路而躬
布衣居鄉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者有劉仲良
焉仲良之子咸佐憲外藩十六七年任此累郡縣
吏日趍走庭下欵候迎仲良就養皆不赴仲良所居

故在泰和邑市中乃之邑南澄江之陰十數里買田
築室率少子往就耕所耕足歲計外有餘開釀酒獨
酌賦詩爲樂泊然無他營或時與田夫野老分席相
嬉娛蓋鄉之人如不知其家有仕宦也此豈流俗人
所可同日語哉劉之先五代時柳州判官曰況者始
家泰和其後至瑩中生慶源慶源生存善存善生羅
生三男子仲良其仲也諱奭自童丱已儁爽穎敏書
一過目能記誦時從海桑先生學初習爲詩已藻思
溢發同輩皆不及爲先生所重然不自矜衒雖父兄
不深知之仲良有才具既壯未試註誤謫戍遼東戍

長之賢者以奇士禮之有所疑就質焉仲良處患難
十餘年不改其度如一日及老代歸則昔之朋儕物
故且盡獨處自怡所居有小樓名醉吟坐其中書冊
恒不釋手仲良平居孝友自作先祠率弟姪置祀田
歲時奉祖禰遵東歸其故田廬什器爲宗人奪有者
悉不問處物能恕歲在官數寓書或詩勉勵之搢紳
大夫覽之咸見疑歎亦有知其詩皆其平生故人在
要路者未嘗一通書問而附其所爲若非撫落津津
見所守知己出非幽貞樂善者歟仲良詩慨益奔然
有壯遊集醉吟集及所著劉氏譜藏于家仲良卒於

宣德四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葬以卒之歲
某月日配廖氏子男九長震次坤次咸永樂十年進
士歷四川河南按察僉事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改
廣東次迪次遠次迥次徵次遜次渝一女嫁羅務習
孫男十女八曾孫男一仲良與余同里少同學陳先
生之門相知有素其卒也咸在京師聞計遂求余文
表墓嗟乎鄉人老長讀余文其必於流俗乎有感

陳處士墓表

處士姓陳諱果字孔碩父海桑先生　國初以碩德
正學望重大江之西三子皆文學傑出士林處士其

季也材高識精負有用之具無施不可而未嘗一見
於用年四十有五而卒嗚呼惜哉其先五季時自金
陵徙泰和世爲詩書家宋元階科第入仕者六十人
而處士之曾祖祖父皆不仕處士自幼儁爽廉重六
七歲誦書一過目輒了大義賦詩作字超邁諸兄先
生長者皆矜其不凡長而篤孝友父母沒哀毀終身
喪祭一用朱子禮不爲浮屠老子之教所親有强之
者曰吾敢詭徇世俗隳家法以陷於不孝乎兄子凱
不肖矯父命奪其貲直數十萬緡處士亦不較曰吾豈
以是傷同氣哉爲人嶷達務大體而持行謹嚴介[illegible]

女雖賤視汗漫士若將浼已然未嘗見詞色自少負
四方之志嘗踰五嶺聯南海反而登衡山絶江以達
中原歷齊魯燕趙踰大行繼覽咸陽涉淮至浙弔古
人之遺跡而交其名人君子充益所未至嘗愛華山
之勝自號太華生前史官蘇伯衡爲著傳以洪武庚
午十月二十三日卒娶羅氏有賢德子男二孟潔永
樂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孟旦泰和縣儒學訓導女
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貴次適曾永齡孫男六年考
練紀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嗚呼士誠德足以容
衆材足以濟務必用於世以著及人之功然士自重

者必不枉已求用固係乎用之者之求之也如處士
之賢雖有知之而皆不在當路則固莫之求也處士
沒今三十有餘年當時知之者亦且盡矣士奇處士
甥也少孤貧處士實視奬之務學使不隕墜至今不
忘詳撮其平生大槩表諸墓以示來者

黃氏皆埠阡表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告士奇曰福之先家
泗州元延祐中始徙吉州昌邑擇勝得其地之皆
埠者謂其地水木清麗若圖畫云曾吾祖又徙居邑
西之漸邪里而自始徙之祖至吾之曾祖皆葬皆埠

自余幼時先府君歲春秋展先墓必侍行至則從先
府君後循次拜跪奠獻畢先府君未嘗不戚焉悽愴
也間步余周行塋下而訓之曰此皆吾之祖皆吾所
自出也然吾爺祢不及究知孰爲某祖孰距今爲幾
世僅知者吾祖吾祖諱佑志祖妣倪氏繼唐氏二子
長者伯父琬次者吾父二女李士賢張士奈則吾姑
之夫也小子識之福謹識不敢忘福又竊聞之鄉閭
老長自黃氏來昌邑世以善德稱而未之有顯者今
福幸叨榮二品列官六卿顧不能有所樹立用顯揚
萬一日且老矣又懼先府君所遺訓者後之人或忽

焉而忘之也子皆爲我志祖考之墓石惟高曾以上
墓石盍爲我并志之將表之以貽我後人亦俾鄉之
人不昧其黃氏之初也士奇曰嗟乎蓄深者發必閎
公以惇德碩材遭逢
列聖禮遇之隆付託之重秉恭持正夷險一心偉然
時之名臣此豈一再世爲善施義之所能哉所本
之深而遠固皆自其高曾之上雖高曾以上蓋莫所
祓莫能究知而皆吾之所自出也一氣所關精神所
聚有感通之理禮始祖必祭况始祖之下又其近者
乎此公之所爲欲告其後之人欲仁哉矣子孫之一

心也遂爲志之又表之於衆曰
黃氏之先其藏斯在尊卑厥序左右厥位歷世云遠
載德旣豐何以觀之于今司空勿踐其域勿翦其植
雲仍繩繩後有代與

蕭德聚墓表

朝廷理租賦區各置長正一人副二人使董其事而
簡產之殷者充焉歷二十餘年長皆歲更宣德初戶
部言長歲更頑民慢之故多負租請復不更之制簡
產之尤殷者充從之然近歲長賦者估不更率肆意
厲民而細民病之矣吾泰和十有二區長正副三十

有六人而不爲民厲者才什之一蕭德贇及弟德聚
其特然者也蕭氏兄弟先充歲更長細民已愛之至
是而愛之深嗟乎使長賦皆若是其安有負上而厲
下者哉惜乎德聚今不起也德聚諱應德聚其字其
別字聚學蕭氏故邑東南桃源里鉅家其大父斯和
父安正洪武初相繼長區賦安正風流文雅傑出時
輩見於所爲墓文其男子七人第五德聚也篤孝友
性剛介持義斷斷不爲勢屈不爲利變恒竭力趨公
事又能損己以蓋細民以是所趨事恒先集平居所
撫孫姪皆佐兄德贇作宗譜以貽後行微短亦長者
將書冊畚鍤逍遥畎畝閒薙除荒蕪稍倦坐塍傍諷
誦謳吟暮而歸取耕讀名所居樂從儒君子游恒賦
詩自娛亦以自負其爲人樂如此卒於宣德二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九初配及繼皆劉氏子
男五稷秫稌穧穫女二其冢兄德脩清澹淳厚尤爲
安正甫所重無子安正甫擇於諸孫命林爲之嗣德
聚兄弟皆與余交而德聚尤厚余仕兩京德聚以督
賦屢至必過留一再宿出所作詩介余評評已
未嘗不共抵掌絶倒噫今已矣何可復多得其葬也
前　蜀府紀善梁君本之銘之余書其大者爲之表

蓋非獨以示其後人亦欲使世之長區賦者觀焉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羅君墓表

監察御史羅銓陞湖廣按察使瀕行求余表其父之
墓其父字景泰初余識之前翰林學士胡文穆公所
公亟稱其爲人且知其出吾族兄仲素先生之門以
是嘗往來永樂十九年余奉　命考禮部會試得銓
喜景泰有子及銓爲御史廉正恭慎聲譽日起亦知
其本之於父故於表墓不辭按羅氏其先撫之宜黃
人元初諱某爲吉水州學録遂家吉水之[illegible]坊學録
孫載可載可生佑軒佑軒生繼道景泰之考也景泰

諱世亨洪武初尚少出游江淮時仲素先生諭居山
陽清重有古道愚泰從之學甚見愛重時未有室先
生之深友四明范啟元爲人如先生有女擇所歸以
先生之重景泰也遂歸之自是山陽士大夫率重景
泰景泰於書通其大義爲人溫靜坦夷而志恬退尚
賢好禮賙貧卹匱疾病死喪賴之者衆有祝願之者
曰吾不能報公天必報公又曰顯不在公必在公嗣
景泰聞而謝之曰凡吾所爲皆出心之所不能自已
豈望報乎其與人交有誠閑居篤於教子恒舉古人
所爲可傳者勵之曰彼亦人也其可不自奮二子咸

克卓立如父之志景泰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春秋若
干宣德某年以銓貴贈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其
配范謹於內德贈孺人其子長鉦次即銓孫男若干
翰林編脩楊壽夫嘗爲余言歲庚子偕贊善陳仲完
考應天府鄉試燭下閱卷過夜分一卷去取未決困
憊就寐髣髴睹人衣冠立燭影下遽寤因憶歐陽公朱
衣事取卷再閱之歎曰幾失之矣拆名蓋銓也言諸
同列仲完曰果非偶然必其家有厚德哉蓋爲善者
必有應古今奇應若此者非一吾故表之爲世勸

故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

墓表

君姓林氏秋殷三仁之後晉黃門侍郎穎之子散騎
常侍祿山爲晉安太守卒于官子孫留居侯官遂世
爲侯官人而官譜不絕至宋理宗朝諱古松者爲御
醫院使再世至諱清通儒術生諱灝明象數之學生
諱興以孝行稱于鄉而自清至興皆不仕興娶游氏
求名族之後涉知書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
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
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于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
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鋩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

所以求益也爲學之曰尚默門痛自克治羣居一語
一笑不敢安終其身不變而沈潛于學涵養淳畜久
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
廷試第一甲第二人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承
事郎癸巳　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
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書成受賜賚陞文林郎丙申扈
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脩撰
授承務郎甲辰陞侍讀授承直郎考順天府鄉試未
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授奉訓大夫仍兼侍
讀洪熙元年　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侍讀其母宜人封其妻宜人宣德元年赴
應天府鄉試預脩　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
數醫弗效數月卒尚默每事父母父母病湯藥非親
嘗不進既卒喪葬皆謹禮於宗族篤恩意其學博究
經史百氏及星曆醫卜之説咸得其要須爲古文務
去陳言而刻厲深切得樊紹述歐陽行周之趣其學
出孟揚與孟揚前後官翰林文名伯仲間然孟揚不
若尚默之謹靜守約也從尚默學者亦有出蹟顯仕
爲閩人如湖廣參政黄澤浙江按察使林碩其表表
者尚默嘗自號見一居士又號所居曰蔀齋其卒以
宣德丁未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其子男二雲瀚
雲瀚女三黄叔敏程稔其壻也一尚幼嗚呼以尚默
文學行義所遭除祿位可爲無憾雖不逮下壽然君
子於考論賢否不以此也獨念士習日下學者率騖
僥倖一得其有能自力求實得於已如尚默者寡矣
尚默非今士流之卓然者哉余其會試時考官又同
官翰林十餘年蓋悼惜之不已於是王偁撰孟堅陳
御史叔剛以雲瀚及孟堅所述事狀來請墓文遂爲
之表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
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
慶參贊軍事且敕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
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
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臥起九月入交阯賊於
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
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
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
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
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
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愼意明
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
橋既度橋遂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
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總兵以進聚[illegible]
領將然倉卒賊驅象赴關衆亂聚被執[illegible]大呼官軍
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
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illegible]都指揮[illegible]
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illegible]
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卹從升等死[illegible]
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illegible]

厎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
安等之節不得㬥白於　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
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
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
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
西豐城爲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塡委好學不倦而蹤
迹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於
仁廟屢垂旌獎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唐人重
厚濟介所後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
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
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
靜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爲表余數聞其死時
事爲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曾祖
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
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
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者史君之同
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謚恭靖蔣公墓表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
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爲啟附進
上特在文華殿得啟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後有
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
又爲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
卒命兵部給驛舟送其喪還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之三月詔贈用文奉議大
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
爲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文士奇與用文同事
上於春宮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
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而
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衷矜惻怛之意恒
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惓惓也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
自入焉又問御於醫效若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
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
類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
自是專侍　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彥脩不執
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
下逮賤隸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謂用文多良愈如
用文謂不可愈即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

人恂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嚮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師所居近市闕一齋深邃明爽題曰静學文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兄物稍暇即齋中研玩讐校未嘗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製率自抄録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虚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爲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没之日無貴賤戚踈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享年七十有四蔣氏之先家魏州金國子助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從揚州之儀真生夢雷元揚州路醫

學教授生伯雖舉進士樂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爲史官以疾辭遂出爲南陽縣丞居官有惠政其配魏氏用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先卒子男四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醇謹克肖女一顧璣其壻也孫男女各二用文所著有静學齋稿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卷嗚呼三代盛時王朝自公卿下暨百執事皆賢且材而各以其技能朝夕獻忠于王之左右惟王樂聞之而莫之違也故見諸其治爲盛後世非徒其臣之不能皆賢且材亦樂聞善于下者鮮矣其何怪夫治之不古若哉故用文志希古人亦必

聖明在上有大舜樂善之誠有以來之矣至其身既没德意不衰而愈隆益以見　聖誠之至嗚呼雖不獨爲蔣氏榮如蔣氏之後有能知其先所以致此而圖敬承之不隊者亦賢也矣故表諸墓而告之

彭先生墓表

泰和西郭月池里有兩彭先生曰叔介曰與和皆篤行君子也叔介先生嘗出而仕矣與和先生其從弟雖未仕而脩諸躬施諸其家其鄉者皆足以表物勵俗無愧乎古人叔介先生没士奇既表其墓與和先生没今十有六年未有表之者君子之善其可終泯

乎月池彭氏故邑之望元濂溪書院教諭諱某生月溪處士諱某月溪生諱某先生之曾祖祖父也先生諱琴與和其字自幼在祖父側執其先世事即有志於學以圖不隊稍長而孫遭元季連歲兵禍孑孑一身走四方以避亂定始歸而親戚死徙先廬蕩燬無以自容銜悲茹苦誅所以植身承家者從鄉先生王子與學專志畢力不少懈退則就叔介相切磋遂貫通諸經及子史百家安成劉雲章一覽所業甚見獎重篤倫誼其父没久未葬求其[illegible]葬濂源山中時山中多虎爲民患迫暮假息道傍神祠祠故無扃鎖

虎夜環祠聲嘯然先生不為動虎竟去人以為至誠之應聞同産姊兵虜在衡州即日徒步走衡贖歸又走安成求得其孫姪以歸姪中道病死躬負屍行哭買地葬已乃行族弟死妻子貧不給恒分所有以濟居無餘貲而凡振窮周急雖數無厭倦意處朋友務相益與子弟及鄉人之子弟言必在於孝友忠信接鄉里恂恂溫溫常掩過揚善故無少長賤貴皆敬愛之為文章清婉典則有司嘗奉　詔舉賢又舉懷材抱德皆以疾辭袁州龍泉學皆聘訓導將行復喟然自念吾柰何違先人丘墓而忘吾子弟之教乎亦不果行蓋先生之學本諸聖人之經達夫性道之原而一言一行唯恐或盭古人至其教學者亦以此蓋所自任者在此也嗚呼一鄉有君子斯一鄉有善俗文溪武山之域安得復有惇用古道如彭先生者以振起之哉先生卒於永樂丁亥五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五初娶楊氏士奇從父彥中先生之女無子繼胡氏永陽名族生男子二人長百鍊永樂十三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次百鈞業進士未試而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今之知先生如士奇亦無幾人故表於墓又系之以詩云

粵昔四民士以道貴德全于躬化被于世士習既遷世日以下沿流益遠鮮之反顧有其頹之倡而寡和士曠念茲曰予時過嗟若先生克篤念之褒衣博帶動由矩規鑽仰先哲以有於我亦時出之以道來者嗚呼先生千古是述弗奮以嚮弗闡以流我行于鄉波蕩草靡不見先生永歎何已

東里文集卷之十六

墓碣銘

山東塩運司副使簡公墓碣銘

永樂庚寅某月某日山東塩運司副使西昌簡公鵬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其孫金以溧陽文學梁本之所為行狀來求銘公吾邑遺老凡發諸内形諸外者必不可少愧古人銘之蓋不愧郭有道者故不敢以辭公諱翀鵬舉其字簡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公蚤孫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崧為之師夙夜自勵不厭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賦民陶甓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為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受引某與巳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為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飛鵬翔鵬漢同居相

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翕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荊傳以表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佞草稱　旨授蘇州府同知到官蚤暮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寔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後起為山東塩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屈公公聞之曰孔子不為乘田委吏乎惟克舉職為不辱也到官勤勵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御寒一緼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亦心誠戴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僉事府丞陸中參贊使山東還與余言簡運副潔清正直為山東第一惜乎老矣蓋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諒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卑內外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買田墓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供謁祭著為式世守之與人交恒款未嘗啓口及人過失事為文章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娶郭氏劉氏乞

卒繼郭氏有賢德子男二金鉉皆端厚好學克世其家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銘曰

公世以貲公德孔嘉于何覩之于躬于家達諸官政厥彰孔多奄其亡矣君子之嗟閟于斯丘既固既安高卑後來過者軾焉

郭彥常墓碣銘

永樂元年十月　詔吏部下百司舉才德之士在宋位及隱處于下者時翰林脩撰梁潛與士奇謀曰郭彥常闓疏果毅練習當世之務且公方負氣節有大體此人可以稱塞　明詔議協將上日以聞會有言彥常病久乃止又三年彥常竟以是病不起余兩人哭之既而相與嗟嘆悼惜謂世之從政者其皆如彥常矣乎彥常沒豈獨爲吾徒私惜之哉既葬龍門山今年其子公緒以狀來請銘嗚呼雖不忍銘不可不銘者昔家居時與彥常同里未嘗一日不見見未嘗不相傾倒傾倒未嘗不在於道也而今已矣不銘可乎郭之先岳州臨湘人六世祖匯宋季舉進士爲袁州司戶始徙泰和祖巨川考慶宗母蕭氏二子彥常其仲也自幼穎異七歲喪父哀毀動人季父登州教授敬守爽其子獻以彥常爲子洪武初教授公爲郡稅司副時　朝廷初建國子學簡京官子弟之秀者克學生彥常與焉受經於學錄蕭執先生先生亟賀教授公曰是兒異時有用之器也未幾以養親丐去初元季兵亂彥常同產兄被俘不還至是教授公曰柰何以我故而令吾兄不祀命彥常歸主其父祀曰爾生子當令後獻其後教授公歷官辰州武岡漢陽登州彥常悉侍行調護供養曲盡孝敬教授公在登州得疾聞之即日治行往省比至已沒奉柩還喪葬如禮平居以教子爲切要嘗戒之曰舍學不知人之道舍經不知學之本皆遣從明師游與鄉人處和而信於時賢士君子皆與之交彥常儀觀魁偉雍容脩整而其論議識鑒卓然非苟行所及不以疏戚廢其是非之公閭巷有忿爭不平徐出片言折衷之皆怗怗以止閭居未嘗忘人之憂嗚呼使其得一郡一邑而爲之足以安利其民不辱任使然卒未及少試以沒此豈獨彥常之不幸哉沒於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子男三公緒永樂十年進士公承萬安縣學訓導即從教授公命以後其子獻者公綸女一嫁蕭樞孫男四琪璟珣瑗銘曰

木堅良兮爲舟爲車玉縝栗兮爲珩爲琚嗟君子兮

世所需命之弗逮兮其何傷於余乎

故凌雲居士蕭安正墓碣銘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泰和儒士鄉桃源里蕭安正甫卒是月二十日葬其里東山之原明年其孫襄應雍奉書及塾賓梁泉所述事狀授應子穩來京師請銘其墓蕭出梁國子祭酒子雲世居臨江之玉笥山子雲十六世至伯原權知太和縣遂家焉伯原四世至漢卿五世至一龍七世至士鳴譜載皆有科名於宋士鳴生文翁文翁生斯和安正甫之曾祖祖父也母羅氏安正甫儀貌魁偉襟宇閎豁灑落家世擁厚貲元季兵亂加歲饑斯和散財募義保障其鄉又日發廩以賑安正甫時弱冠協心畢力佐其父已有稱於時而喜從儒師君子游鄉先生如康山長宗武陳心吾王竹亭及劉尚書子高皆德望老儒安正甫既嘗從學康先生諸先生亦皆忘年與之游同輩行如楊員外子淵羅同知子理鄧經歷彥高粟然冰雪之操非其人不可近而皆與安正甫契好深密往還上下相樂酣嬉淋漓無厭也安正甫博涉載籍於道近代故實及勝國諸老文章之雋永娓娓不窮衆賓燕會言論讙譁不相下從傍數語折之無不帖服

間出一二語爲嘲謔衆絶倒而凝然自若也於持身處物不肯越理分之外祇憲度數以戶稅長徭賦必率先趍事而恒倍出泉布以紓貧弱雖富且老無長少貴賤接之不見有惰容薦紳大夫涉其鄉必過安正甫傾倒累日而後去皆坐累謫戍遼東既老代歸歸則宗族儕輩多已物故而鄉之故家老成風流儒雅如安正甫亦無幾矣而安正甫秉德執義以表其子孫族人者益篤不懈蓋春秋八十而卒安正甫諱廉所與交游者嘗謂其有凌雲氣韻因以題其所居遂號凌雲居士初娶劉氏生一男齊一女適鄒繼王氏生五男京襄亢應雍一女適曾庶生一男曰齊京亢皆先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余少辱安正甫愛重其歸自遼東也嘗教授其家塾相與甚懽而今不復見矣故不辭而爲之銘且以寓予之懷思云銘曰

道行邈兮阻脩不矯爲亢兮不佹爲柔心休休兮樂于于復坦坦兮幽人之述岡盤兮川回喬木兮崇立懷蘭芳兮徂春條草露兮零秋何東山兮凝竚耿余懷兮汍猶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
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
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
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
結嬖倖餙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
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夕間頼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
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
數日念其軍功宥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賛善梁潜司諫
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潜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潜他日又諭禮部
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潜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
恣不可用遂併潜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
君子聞潜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
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毁不食數日亦死明
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梁氏北

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荊南又七世曰勝用仕
南唐為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
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入為翰林
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蕃嘉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
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
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
潜次混潜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
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
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礪無虛日故所得率

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駸駸頡頏諸
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
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
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
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
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
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
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
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
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

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
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獞猺環處稍不得所欲
則嘯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
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
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
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
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
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

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
方公明決涖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
其過於　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潜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為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
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illegible]
擢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illegible]
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illegible]其作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illegible]

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閎爽弘毅
耿介自勑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
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
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
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為
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為
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
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
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
過面誚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惟好如初焉用

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榮楫榆皆知
務學果榮皆舉鄉貢未升一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
劉犨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
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
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
而余銘之亦宜出乎其私哉銘曰
楩楠之材兮可車可梁珪璋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
毀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illegible]皆為魯
罔祐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
傳者其永不亡

曾勝甫合葬碣銘

吾友曾源自青州府知事再擢工部都水司主事坐累謫盧龍十有七年今年用薦起爲湖廣新化縣丞間過余已皓然白顛相握手勞苦外即拜且泣曰先父母皆没世且合葬矣而未有銘知先父母今莫踰子者幸畀之銘余聞其言嘆息自念源父勝甫自吾總角已心知敬之蓋是時縣大夫推擇爲史先生君子皆曰此古所稱悃愊無華者既而非其志也百餘日竟棄去後之爲郡縣史率深文巧詆爲賢求什一於千百如勝甫何可得哉余少與源同學數嬉戲其家其母劉孺人愛余孤貧而有志學也每見輒褒奬勵後偕源仕京師孺人嘗就祿養又愛余輔源以義也時孺人年幾七十兩家所居甚邇余家迎孺人輒來來輒懽然留數日孺人慈惠善敎蓋余一家人敬事之如母也今其可辭銘遂受其所述事狀序而銘之曾出唐光州團練副使延慶其後徙泰和者世居邑治之東義井里宋季有號南悳者生建可建可生均道勝甫之曾祖祖父也勝甫諱勝淳厚恭遜其居家處閭里有實行無聲利之好平居寡言言必傳於理鄉郡稱爲善人春秋五十有九而卒劉孺人鄉先生吏部尚書子高之從子豐城縣學教諭子存之子諱辰年若干歸曾氏貞靜婉淑婦德母儀宗姻所重春秋八十有三而卒勝甫卒於洪武庚午某月日孺人卒於永樂壬寅某月日墓在縣北五里視岡之原子男三鐵源仁孫男九曾孫男八銘曰

澄江之陽有峙且平負幽嚮明鍾秀萃靈德人斯藏其後有興

常州府同知張重器墓碣銘

國家軍政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歷其籍或誣援良民實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於是奸人得計良民受誣弊遠邇一轍

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飭軍政遣廷臣四出清理且

賜璽書諭之毋枉民縱奸時大理寺丞張宗璉嘗往福建歲餘竣事蓋福建之民皆與張寺丞之公且廉也既還改常州府同知專督軍事 朝廷又遣監察御史出理軍政之未盡者御史嘗往蘇常諸郡者言於兵部曰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檄宗璉時御史銳意得軍不復存念民枉宗璉曰 璽書在是敢違哉宗璉雖不得盡行己志然常之民頗免誣枉者猶十七八而御史滋怒宗璉異己欲害無由

雖宗璉終不爲變而積忿根不平發背疽以卒卒之
日常四邑之民老者壯者奔走詣庭下哭皆哀具儀
奠祭累日不絕暨歸喪素衣冠送者數千人蓋是時
蘇之佐郡希合御史意民受誣枉一不聽白白而
死峻刑者不可勝計於是蘇人皆嘆羨常州得賢郡
佐而不直其郡之佐譁語喧然宗璉名益有聞宗璉
字重器吉水人初兩舉鄉貢皆中遂登永樂二年進
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書奏授刑部主
事旦暮考究古人作律之意而體歐陽崇公於死獄
求生道之心不肯一毫怠忽嘗奉命錄囚廣東廣東

人皆稱其長厚其在刑部久自尚書下至隸卒稱譽
之無間言
仁宗皇帝臨御簡朝臣賢者爲東宮官擢左春坊左
中允
上嗣大位陞大理丞又明年有常州之命在常州之
明年卒宣德丁未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考
彥侁贈承直郎左中允母蕭贈安人世系見余所作
其考墓志其娶劉封安人子男若干女若干其爲人
願重清儉明經篤行事　君愛民一以誠非其義一
芥不取非其人不交閒暇閉門讀書焚香危坐如也名

其齋居曰思誠蓋素所存心以此余與之交久深知
之而卒又得其詳深哀之故其葬於鄉也畧其平生
大槩寓其孫使刻諸墓而係以銘曰
嗚呼重器存心孔仁雖施未弘有惠在民民心則何
有思無已彼獨何人而存則異嗚呼重器於士有光
嗚呼重器沒也不亡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劉君墓碣銘
宣德三年五月制贈吏部主事劉濬之考原亨爲承
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妣黃爲安人又賜濬鈔
千緡歸榮焚黃之禮濬瀕行詣余拜而請曰

上之德所以寵褒劉氏者天地之廣厚也雖濬無能
圖報萬分之一然中心其敢斯須忽忘今將樹碣于
墓幸微惠執事以爲後來不朽之託余與濬游既諾
之遂諮得其考妣事行乃序而爲銘其考諱元字原
亨劉氏故撫州崇仁儒家元廣西北流縣儒學教諭
諱敬生湘廣溆浦縣典史諱誠誠生處士諱紋德原
亨之曾祖祖考也妣管氏原亨生而淳厚既長知務
學謹其言行羣居執禮度不忍肆爲先生君子所器
重時元季寇亂充斥奉其親奔竄山谷間甘旨之養
日不闕稍暇輒從鄉先生馬雅志講學勵進脩之功

馬先生尤期望之　國家混一四海洪武中或勉之
仕者咲曰爲太平幸民足矣顧今天下文武智能爽
雲龍風虎之會顯顯濟濟布列中外寧獨少元耶或
曰士懐負才器不一試自見於世乃徒乾沒泯泯耶
去而不答郡守縣令知其賢數薦起之卒皆辭而閭
施一二於鄉以裨縣大夫之治皆悅服有餘蓄恒濟
匱乏原寧儀觀偉然雍容整肅不矜不衒其德刑于
家措于鄉鄰者盖人無間言其豫計事成敗卒奇中
卒於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九日壽四十有一歲葬邑
長安鄉何家塘之原翰林學士王公景表其墓配安

人里望族黄德和之子諱妙貞涉知書父母無他男
子其女子獨安人慎擇所歸遂歸原寧而納婿焉
安人孝於舅姑恒迎就養外家而祇事之同於父母
舅姑沒凡所以送終者一盡誠意年三十有一原寧
沒即誓守節而植家訓子毅然爲已任嘗勵諸子曰
若等不務學立身即吾死何顏視汝父哉其鄉人國
子司業吳君溥名其堂曰慈訓其卒也園田居室咸
贏於夫之存也卒以永樂丁亥四月十有七日壽五
十有四歲祔葬長安鄉之晃府里四川按察僉事時李
照銘其墓子男四辟立濬盡恣所習儒業好古道濬心

樂第一科進士臨汾知縣浙江按察僉事吏部文選
清吏司主事操行有稱於時女一孫男三嗚呼
國家褒恩雖本濬而施然究論其考妣存心行己亦
天道所以報之歟雖未嘗同究而藏狀皆濬之所自
且同被命書故黄安人之事宜附見焉銘曰
猗歟　上之原其臣也寵光其躬爰及其親清秩峻
褒煌煌龍文林林冠纓有得其幾非天之道惟吾是
畀臣濬考妣爲吾有誠隆隆之榮不忝于承劉子與
孫其來千億永念爾祖永載　帝德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碑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
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
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
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
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尚安縣學教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也諱鈞
淵娶高氏進士右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
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
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二盡讀
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公[illegible]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
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
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
暇數召同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 諭公曰爾試舉
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
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
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
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
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
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
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
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
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
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眞祖
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

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
齋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
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
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
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
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
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
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

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勅有
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
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
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
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
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
部堂索皁隸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
王戚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

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
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
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
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
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趍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
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　左右深信

任之時　朝廷詔勑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
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
預皆持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
謂其有儘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
然秘未發明年册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
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
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
政司右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
交阯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　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
上遠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
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貲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
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
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
學士四歲兩貲外藩皆常未竣初脩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
廷試卷者二舉名任天下獨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
人有患疾苦輙隱於心苟可用力盡辞爲之篤於故
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技士類或訶其泛愛者終
不爲變襟宇閎略不屑苛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湊至與之
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
寵而横嘗與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聞　御
坐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illegible]一[illegible]

遜俛首歛退罔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爲己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
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
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
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俟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
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
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
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
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illegible]奇古

新意互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崇宕豐
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
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
戍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
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
奇在胡公誌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
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逾都或一蹶之不振楩楠百尋其寸
之蠹寧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蔽晦望以
祈伏何泯没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
天漢之涘

東山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者儒碩師往往多在 徵召數下或進而皆顯榮佐化理或退而信厲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啓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啓先生首舉明經為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啓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

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啓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侍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褕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長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突奧自六經至於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又于史百氏成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著之審察之審言之的而覆之確也嘗一試

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全普庵撒里守贛州徵邀先生辟為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 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為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為務從學者愈眾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大阿之未出匣燗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藹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

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至歲時祭祀循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為之序詩若干卷聚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贄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為榮上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喜學者稱虹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趙公復皆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

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嘗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吾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玉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士君子之道有畜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曷究予思

歐陽三峯墓誌銘

永樂癸巳七月甲申西昌歐陽三峯卒歐陽氏之宗及其戚姻皆哭失所依而鄉之士皆相吊出涕曰哲人已矣邑大夫亦嘆息言從今邑士之賢者所致禮乎三峯諱某字以忠三峯其號也歐陽氏出唐吉州刺史琮與宋少師文忠公同祖琮之後居廬陵十四世從高安之常溪又七世從泰和又六世至

元國子學錄德高生覺先三峯之考也妣韋氏三峯自幼淳厚器宇凝重知力於學家族故饒裕少壯者競侈靡爲豪三峯獨執儉約澹然布素自得也既壯踰淮涉汴以遊乎齊魯趙魏之間縱覽山川交其豪俊而見聞廣矣歸而益從鄉先生講說以求歸宿之地會元季盜起所在充斥三峯發帑廩聚義勇保障其鄉族鄉族有窮乏者皆賑給之　國朝既平僭亂定天下三峯老不堪事則聚其子孫暨族之人告之曰吾不幸丁世變崎嶇兵亂數十年幸脫一生於萬死得復見太平然吾老矣汝曹於今得逸居優游娛適不知有强凌衆暴之患者非　上所賜耶不盡力學問以冀效用一官報大德且增輝於前人乃擬與草木同朽腐哉遂禮致明經師教授塾中旦莫則三峯程督于內數年歐陽氏之文學日益盛歌鹿鳴而升者前後相望佐政典教者皆有聞於時焉三峯持身治家悉以禮喪祭不用浮屠老子法遺戒子孫世世勿變脩宗譜以示族人曰毋忘本也嘗有盜刦里中舉族倉卒出避三峯獨入取家乘及先世告身懷之然後去曰他可復致也雖耄期春秋必親率子弟謁先墓其孝敬蓋出天性外氏有先墓里豪以計

奪之外氏子孱弱不敢言三峰毅然白其事於官卒
還之又爲刻石表諸墓道所爲義舉多類此與人交
表裏一致遇族人及鄉人之子弟必勉以孝弟忠信
歲邑大夫舉鄉飲禮賓必於三峯　朝廷行養老之
典使者屢即其家賜酒肉帛享年百有二歲可謂福
酬於德者矣娶韋氏有淑德先一年卒子男二子瞻
子宗皆先卒女一嫁劉敬先孫男三允宣先卒允成
俊永樂二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擢禮部儀制清吏
司主事女五張叔倫劉俊秀宋平原蕭可嗣蕭堯紳
其壻也曾孫男七澄澳沛淵瀚渤潘女若干俊聞訃

請于　朝將歸以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所述世系行
實來求銘嗚呼三峰士奇祖父行也表先進以儀後
人其可以辭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溫其如玉兮德孔良來祉福兮壽而康後有敬承兮
百世其昌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吉水楊公
之七世孫曰伯恭倜儻魁偉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爲
龍興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
伯恭首上書潘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剴切

又言宜宿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屏
衆廷視之既而朝命劉鶚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
未進伯恭爲書計募斷黄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
隨行既行又數貽書促鶚曰及今尚可爲不可緩也
又數數以策干藩憲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
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既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
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勇捐金帛爲規復計事集
輙爲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
友諒既敗死江西內附詔舉故官有材幹者用之伯
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友出於天性少受

經於鄉先生劉粹衷其學務實踐後補國子生用前
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建忠節祠於
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
勉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
廣學田以贍士居家不問有無頃貲復忠襄賜田於
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
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其考其妣某氏娶某氏子男
二佃昶昶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孫男
若干其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葬某
原既葬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譜奉事狀屬爲

銘夫忠節人道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艱難危急之際懷負器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鬱鬱焉抱忠鬱悒而不能自已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

渥洼之出卓犖逸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羈弗乘而縶縈騶卒蹶以仆嗚呼曷追奕奕楊氏忠節興家厥後繩繩龍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允執惟固材與志偕孰抳其行吾殫吾心卒遏其成亦既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觀來者

蕭伯玉墓志銘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所願必遂者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復斯行於下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敎之所繫也然考歷代所紀率皆不過十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有之或處乎幽負寂寞之濱世莫得聞之故隱而弗見歟若今撫之樂安蕭瓛伯玉其行有誠其既處乎幽負寂寞之濱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其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敎以有立十餘歲即躬任繇役詣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往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且行辭其母跽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悲苦惟大人吾自怡勿以兒故戚戚自損願其妻輩負二歲子儀在傍戒之曰離別常事身惟盡力恭事老母長育幼兒使不失儒業足矣妻應曰諾伯玉雖外爲好言壯色以寬母意實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即日素食仰天而誓冀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復生還見母即死不恨既及戍所久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厲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可倍其敎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弟從之學問有通變之具醴餼強進之者曰非飲食莫養身體愛身即愛母矣不聽而泣下潸然酸楚不已左右皆爲感動蓋其心旦暮勤息無斯須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大命得還家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強無恙母子相見懽如更生焉昔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吾者不可以必得於天苟吾矣無非得者伯玉是已無幾伯玉以疾卒于家永樂乙未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善爲詩詞而性耿介不肯枉己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阨晏然所有濟人賢之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

配董氏先卒繼王氏子一人即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若干儀卜其卒之明年某月葬于樂安之某鄉某原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既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爲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郛守派于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彎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系孫奮興卒鬱于下嗟伯玉甫允篤孝思孰其遂之匪天矜之故鄉之園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無替

御醫趙彥如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

上時方脩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脩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脩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彥如亦與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前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饜飫或[illegible]約以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擧於浙省既而淛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陞 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醫 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 詔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仲鏞生士翮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翮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僕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彥如卒於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

人同文其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其鄉某原先事以治命賫監察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彥如者銘曰

士之所貴實有諸內有縕而奇貴弗時遺崑岡之産用則爲寶爲璜爲圭彼此奚較嗚呼彥如既試有聞肆余作銘慰其九原

王處士墓誌銘

禮部儀制郎中安成王芳孫既迎其父處士君就養京師永樂十五年三月以芳孫扈從北京其弟瀘汀奉處士歸故鄉四月六日泝小孤山中流暴風覆舟舟

中人皆溺死獨瀘汀附片木漂泛數十里得濟而求
其父屍及舟數日不復有蹤跡矣七月芳孫始克聞
訃奔歸道出南京過余哭且拜曰不肖孤不孝不幸
罪逆深重不自殞禍延先父至于大故重不幸不得
依遺體復上世之爲人子其重不幸豈有如不肖孤
者號天叩地無所逃及惟昔之人有取冠衣而葬之
者孫不自揆輒循斯義庶以繫吾後之人無窮之思
惟葬必有銘幸哀而界之余惟聖人制葬以藏體魄
者也既泯没無所事乎藏矣而必有事於藏者孝子
之心也禮有以衣起者冠衣吾親之所遺也其氣澤

存焉其没也神將依之故祭禮有設裳衣之制則墓
而藏之從而識之曰此吾親之藏也其於義可也於
是得監察御史胡啓先所狀處上世次行誼爲序而
銘之叙曰王氏始居廬陵郡北様頭里後遷安成連
類數世至宋敷文閣學士瀘溪先生庭珪又數世遷
冢岡而族益盛後至肴旦及其子所安家益於貲而
皆有尊行處士之大父父也處士諱緝字思學自幼
敎屑頴敏有志學問稍長益通經史百氏之説甞賦
詩興之所至援筆立就往往爲人傳誦吾郡好搜
有推理姫嫇聽者傾服恬於利惟以畜書教子爲務

武勤廣生産以貽後者曰非遺安之術也享年六十
娶劉氏子男六瀘源起家鄉貢進士杭州府儒學教
授禮部儀制司郎中即芳孫也瀘湍瀘沂瀘溆瀘汀
瀘濟女四劉守經姚明哲戴躍淵姚某其壻也孫男
若干女若干銘曰
化機之運始必有終終底乎盡衆爲斯同孰後孰先
孰毀孰全孰知孫焉不爲平原斯以逵觀征之自然
鬱鬱尚墳必有封之惟義之推孝子之思

周仲舉墓誌銘

永樂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巢縣丞周仲舉卒又明年

翰林編脩周孟簡以其兄侍讀崇述所爲仲舉事狀
致其孫之意請爲墓銘爲余久未暇崇述尋從北京
又以書來趣銘崇述孟簡皆仲舉從弟仲舉吾郡之
彦也其出也人皆謂其必將有立及其卒也人皆以
爲世道惜之蓋仲舉學足以從政才足以濟務行足
以仁民而厚俗且素於余往還此其余之所宜銘也
仲舉諱綱以字行少孤其家故饒貲産口出理錄賦
旅歸論書爲學有志世用永樂初偕崇述孟簡中江
西鄉試部使者表其所居坊曰三桂明年仲舉病未
上明年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賜敕獎勵加道里

費俾歸益進其學六年召至命槪政都察院都御史
言其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持大體推明致公辨理
被誣者百數十人歲餘坐失覺察降昌平縣丞到官
悉心訪民所欲惡建罷十數事令與簿皆敬服自是
事可否皆惟丞之聽仲舉臨事恕而處已嚴吏民悅
服稍暇進諸生與論學業諸生人人喜得師益務自
進邑人長老亦皆私竊稱丞之賢曰前此未嘗有也
已而丁內艱去會　詔百司舉賢才昌平縣城兩縣
令文章舉仲舉服闋至猶以御史時事止改巢縣丞
凡所持身治民一如昌平郡檄督運諸邑竹木詣北

京且行而病作或曰曷俟少間乎仲舉曰臣子之事
君父可顧己利害耶遂行至邳州而卒其友李無善
官邪學具棺斂殯之明年其孫至邳啟殯以歸易棺
容色如生仲舉爲人温厚簡重出處一致不以窮達
有所加損與人交必誠不爲表襮而其所有諸中宜
諸用者自不可掩惜乎遽止於是也壽年四十有五
其先自吳大尉瑜之子都鄉侯胤廢徙廬陵始家焉
後又徙吉水今居吉水桑園里高祖希賢宋咸淳進
士曾祖方大祖仁遠元太子說書考子枚妣劉氏永
豐名族娶傅氏子男七頵顒頎顥頔頊頫頊蚤卒女

三李則新黄脩爵其婿也李未行孫男若干其葬在
其鄉其原銘曰
茅蕭之莛以爲杼乎衆組之華以飾禮乎紛其莽萎
獨於枯乎嗟君子恒于于乎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余幼失怙恃兄弟依學外家孟潔少余一歲余兩人
自五六歲嬉戲相得如同産至于今四十年出入相
輔講學相資憂患相卹如一日余嘗謂遽銘孟潔之
葬耶始余入翰林之四年孟潔與其從弟孟京同登
第爲翰林庶吉士余三人者同官相聚處甚樂也又
四年余與孟潔哭孟京而余銘其葬夫孰謂踰年又

哭孟潔而銘之哉孟潔陳氏諱廉以字行其先避五
代之亂繇金陵從泰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
曾祖主一祖心吾爲江以西大儒學者稱海桑先生
父孔碩皆有風德母羅氏邑處士吾用之子處士節
我樂然孟潔幼時親承海桑先生與處士之教又穎
敏過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
爲文章𥡴然有程度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
未嘗私一錢以入私室孔碩公從子孟省有然疾
報孟省孟省已卒則攜孤祠嫁偶孔碩公孟潔[illegible]曰

無父焉用我為伏訴　闕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
孔碩公没撫育弟妹甚厚長悉力為畢嫁娶皆備於
禮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不及平生為人排難
解紛不可數計而不為勞善辭達喜文辭　一方賢
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倒而後去永樂乙酉
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禮部遂擢林
環榜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為
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竹豈比我
哉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床榻間卒於永樂八
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娶蕭氏子一人年

將歸其喪葬故鄉時羅孺人方就養來京師孟潔遽
不起恒晝夜哭已而呼余曰甥宜銘潔其葬使遂泯
無聞嗚呼余雖不忍銘而義宜銘矧孺人命之為之
銘曰
其為人也急義其發身以進士庶光紹乎先世其弗
階於顯榮也殆將以遺於來裔乎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
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用儒之際柰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柰
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實內
貞外和行脩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為文章和平
寬厚一傅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
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
者非徒以寮寀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
箎奉櫬歸葬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
銘余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
銘之序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蒸從僖宗
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為吏部侍郎
遂家蘇之長洲生矩之元溫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

常熟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巖鹽場司令司令生立中
松江府知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
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脩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
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數繹義理已津津動
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
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
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使縣學教
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脩永樂大
典為副總裁又召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
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

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己有道盖於汝嘉無間言云汝嘉累恩贈其父爲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生母黃皆爲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蓰皆好學有立蓰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欽汝嘉没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與銘曰

介如石温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沈生墓誌銘

生名潮翰林侍講學士華亭沈公之冢孫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十八内之爲祖父母以下皆哭之慟外之爲沈氏戚姻朋友而知生者皆走弔爲之悼惜流涕嗚呼生果不可多得哉生天稟端粹悟解穎敏初入小學與其父時學士公邑從在北京其叔敎之授讀數過輒能成誦學書輒有可觀而敎之事遵而行之未嘗違居家孝友如成人雖家人不

見其率易一言既出就外傅日務自進盛暑雨雪不廢數年學士公奉詔歸考慟不復見冢子而見生如此更大尉書遂以至北京益自策勵從明經師晝夜自力毋憂其過勤數止之則退而潛爲之病猶不輟益病數月而卒既卒家人探其篋得所爲五七言古體近體詩千餘首四書尚書義累帙手錄近代名人詩文及臨寫古法書尤多而其讀書爲文作字卑有日程初皆未有知之者嗚呼生於勤學愼行固天性歟一時士大夫子弟亦有如生者乎且生學士公所望承家而亢宗又生之父母其子男惟生一人今死矣豈獨爲生之不幸哉生父孟芹母高氏吉安府學教授士謙之孫學士公將歸葬生於其鄉求余銘余與學士公鄰居十年實知生爲之銘曰

玉毀于璞蘭折于萌不及其成于嗟乎沈生

故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府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鄉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鄉城晁鑄學範陞右司直郎其學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爲縉紳君子所重

以爲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卒　命致事
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
己亥好古亦卒於官盖搢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
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說及
作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爲郡學生已有聲譽
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太學六館之士皆推
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
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勑符後
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
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

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之際簡
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
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襃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
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向外性澹泊寡交處家食乎
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矣年六
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趍慶元南
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嶺
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
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
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

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衍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
嘉王道次適同邑朱燮二未行孫男三光孝光奇光
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衍奉柩歸以其月某日啟其
妣之窆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頴所述行狀請
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
寮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爲之銘曰
忠信以爲車兮廉潔以爲旟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
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龍仁安墓誌銘

龍氏故吾邑名族其先在宋有諱訥者自永新烟岡

徙居邑西甘溪之上世爲鉅族而服詩書至登舉淳
祐四年進士爲廉州推官及弟際爲臨江教授而聲
望益著教授仁安之幾世祖也而自仁安之曾大父
以下皆退伏不仕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彭氏仁
安諱居自少務學甫年十八出授徒里社爲養親計
縣大夫起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授諸生經又選仁
安補諸生其學日益進矣卒白歸養其親於事親友
諸弟皆盡其心於宗姻鄉黨緩急必赴輟有餘濟匱
之靡間於疏戚朋暇放意山水之間臨清蔭茂竟日
忘返或稍出爲遠遊務自歛閉言爲詩有永言集未

皆輒示人永樂癸卯十二月十三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娶湯氏子男五桀璣晅珷旦孫男九某某粲舉鄉貢今為國子生聞訃縗絰奉翰林脩撰陳循所述事狀詣余哭拜請葬銘將歸而納諸墓仁安於余所居東西相距僅半舍然生平鄉里裁一再相見前二十六七年邂逅武昌挽余入舟釃酒膾魚仁安惟不飲而舉大爵飲余不已夜半忘醉相與抵掌劇譚余戲之曰以子之材少自見綰銀黃垂三組顧不易耶乃俛俛默默如此乎仁安亦囅然笑謂余曰子自恃其終於此乎居不足以睎子將子欲睎居亦易得耶忽忽如昨日語而仁安已矣嗟乎仁安豈有睎於余哉而余之欲睎仁安者仁安亦惡足以知之乎銘曰

孰不于尬而游于尢孰不于昭而恬于幽莫之匹休亦孰與仇終之優優歸妥乎斯丘

東里文集卷之十八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張公墓志銘

公諱本字致中姓張氏山東東阿人曾祖欽祖誠考從善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墓志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陞揚州知府遂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召為工部左侍郎坐累謫交阯還為刑部右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為行在兵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兼戶部事公少勤學治毛氏詩為人直諒通敏有器識初在江都治其縣有法豪猾歛肅雖上官素名悍暴者不得下擾江都之民安之

太宗皇帝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公猶率民治守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耆老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叅政賜白金文綺是時江西唐琮在都司劉辰在布政司周觀政為按察使三人皆負勁氣不相下琮觀政尤縱私無忌憚事連軍民者即各持說務己勝不復揆理有積滯數月不決者公至斷斷持正且溫辭和氣以導之久而三人者皆惟公言之聽吏奸素甚公每事躬理吏無谷奸聲譽頓起遠郡邑民事當貳佐躬臨視者衆式憚

行賑自請行所過民多德之爲工部聯務叢脞旦莠在公悉心殫慮浚有條理在刑部奉命督北京河運至濟寧而病　朝廷聞之遣中官挾醫馳視并賜藥及詔裝歸事還益持敬愼議獄必究情疑者處之率厚數發奸擿伏奇中而紀綱秩秩

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持立不阿首進公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明年被召入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廢爲務

皇上嗣位知公忠直可任所言多見聽納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公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兵政久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遠邇一辭公言於

上擇廷臣四出清理悉用釐正於釐正他弊尤多賜勅獎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戶部事戶部政紀尤弛公夙夜不懈講求其故䌷其積弊舉其隆典凡上利　國家下利民生者靡不盡心事日益就緒宣德六年正月六日得疾又明日訃聞

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遣中官賻鈔三萬緡勅工部營葬戶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卿大夫士之賢者皆走哭吊致奠祭文相與歎曰一世都高位享厚祿而能任國事如家事如張公者幾人天胡奪張公之速哉公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不在國事剛果嫉惡於治姦宄鮮所寬假而禮賢敬儒尤厚春秋六十有五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亦可以觀其平素矣以公貴祖若考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祖妣李妣丘皆贈夫人配王封夫人子男二璘璟女二長嫁盧春次嫁祁慶孫男三承祖繼宗如意保公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墓在東阿先塋之次璘等以右通政徐琦所狀事行來請銘余與公兩京交

好殆三十年又悉其江西之政益琦知公不若余知之深也銘曰

崇秩重祿偉公與卿魏冠褒衣蟬聯在庭孰如張公經國如家夙夜弗遑勞思孔多何以益　上何以益下曰于時職其敢遑暇焯焯成績在公多有倚注方隆公止下壽廉潔之操公正之施賢人之喪善人之思

陳思孝墓志銘

永樂甲申　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

寂先至時吳中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
無愈己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
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
六卿大臣皆在旁睨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
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
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亨
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歛鋒鍔不復自矜大思孝
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
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
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

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
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率
中七八其収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
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
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寛
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察
使以嚴悍嚮吏爾徵遇思孝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
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朝廷
大興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倦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病川疢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肯險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
義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入閩家福唐之王驂數世徙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母某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男二中專同甫女一嫁
江汝中孫男一維禎女四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
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專泰史官陳叔

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
思孝義不可辭銘曰
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
存邈趍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鶩草真轉施遂葉失
本根唐氷復古稽前附後有作者承餘東思孝之作
泝探源奇迹密義窮究温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
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瑑璠雄渾傑特特絶倫大書
深刻蟠繡雲鳴呼思孝今九京有傳其者庶不刊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
定蹇公墓志銘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
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
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
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歎爲時　國有大
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
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祭而官其長子
英英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爲銘余與公同　朝三
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倚公公　國家老
成人所以啓孟士奇益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
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
祖繼祖妣牟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斌妣胡氏繼羅
氏以公貴贈曾祖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
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
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
哲時爲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
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

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名
瑢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
賜之以易舊名時丁難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
歸蓋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
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務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
愼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
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
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
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

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
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
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勑有秉心正
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
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閱兵
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陞黜之公謂　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
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供支賜冠服象笏及玉帶
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
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亦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
公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
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所以望公等者至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備勞特製
蹇忠貞印賜之其賜勑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
餘年夷險一致之褒時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命監脩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
以有司之務賜勑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
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
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其尊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寛弘蓋以褒德云賜新第於
文明門內寵錫洊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勑褒
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今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薨於公得疾
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爲人沈深質實和
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排

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讞法亦不苟爲包含必
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
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奇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
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
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
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芸次荃英荃皆尚
寶司丞荃先卒女二長適馬駿次適李成孫男四霖

震需露女一公之葬以薨之歲某月日墓在巴縣某
鄉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乎蜀山浩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
騰茁蜀素 皇明麗天奮躍自下在
帝左右承恭與誠掌
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用俊良往
與至理 帝命溥隆俾輔 聖儲陳厥謀謨聖罔弗
俞四紀在廷三翼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
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遠人人則罔
覺惟 帝昭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
慭遺翼我 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刋辭永
告爾後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郭公墓誌銘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棠
邑郭公卒訃聞
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喪且營葬事公諱敦字
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昌棠邑祖諱忠
妣石氏考諱政寬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
幼凝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講習已卓卓出倫輩
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推戶部

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衢州知府下車咨
民隱謁獘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
勸其民振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沉之公
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悉葬
是又爲約敎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
沐致禱雨立降露足蝗入境爲災公自爲文檄城隍
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
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讙譁若狂公禁止之
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僚有
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

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課諸心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宇坦明　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舍內蠶箔嘗有叢絲類織成繁帶脩廣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應在衛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參政無幾調陝西以公務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

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襲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賜誥以其官贈祖若考而贈其祖妣妣皆淑人贈故室李封繼室林亦淑人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命鎮陝西歲餘召還任戶部無敢一毫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為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至隆寒盛暑不懈閨門之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撫卹不徐不亟吏畏民懷冰蘗之操無愧古人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貲豈非篤行君子者乎子男五祺禎禧禋祐女一適肥鄉知縣楊翱孫男女皆六於是諸孫奉衛府長史金寔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葬銘噫為行如公銘其何愧銘曰君子之德惟正故直惟公故碩惟澹故適于道之迪于民之惻嗟乎郭公允備衆好嗟乎斯銘無愧有道

東阿知縣貝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東阿知縣上虞貝秉彝卒自寮屬下暨吏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

遂鄉民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於是其家無一緡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棺斂畢東阿之民皆欲挽留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奉治命必還祔葬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民相率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貝大夫治吾邑吾邑之人旦作夕息各趍其所務無論於遊惰壯者以時給徭賦老而弱者佚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寖癘之憂皆貝大夫惠化所被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邑哉今將歸葬矣公出吾東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

顯人爲具大夫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惓惓也
公以告士奇士奇雖與秉彝平生一再邂逅然嘗過
東阿目睹其民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歿
而愈思其不朽則必有待文詞以傳之明日
公以秉彝之子琛來請文勒諸墓之石按翰林侍讀
李時勉狀貝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宋秘書少監守在
從高宗南渡始家上虞四世至述康軍僉判欽世生
廣德軍教授龍慶又四世至元縣學教諭文忠秉彝
曾祖也祖元凱父爾秉彝諱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
立好學不倦稍長喪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

及撫諸小弱弟咸盡其心以詩經舉永樂甲申賜第
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邵陽知縣縣僻而俗儉前
之名能治者率以嚴秉彝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
感化相戒毋貽羞賢令於利一芥不苟取歲餘以祖
喪去官寮佐以下致賻贈悉卻之而吏民不忍其去
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丧母謹葬祭之禮一如喪父
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
共給之費秉彝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
緣飾人死罪者秉彝曰吾以直報之簿憾而止附邑
流劫人匿其贓古冢中冢傍耕民得之而邂逅被劫
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彝閱
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爲會有商人過東阿
被盜來訴秉彝佯隣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密督機
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皆在耕民得
免冤死民有兄弟爭競相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
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
俱盲秉彝就審之視其容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
乎賊曰罪誠當死無所冤但憂身死即宗祀無繼遂
命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有子嘗歲旱躬禱之雨
立至聞蝗引咎自責蝗遂散歲屢豐建議於朝請平

糴爲預備詔從之仍下其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典
壇廟及學舍久毀于兵前之爲縣者率苟且行事秉
彝率丞簿出俸以倡邑人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
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
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穫以驗勤惰邑西南有濼春夏
潦水無所洩泛溢漫衍近濼之民恒廢耕秉彝相地
將開渠納諸大清河而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
可曰法不得擅役民秉彝曰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
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千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
流徙來歸者甚衆綏撫如子　車駕征北虜命河南

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爲規避計秉彝毅然曰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聞令行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釘擣紙索爲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勑使督建所次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有薦其廉公明大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餘人詣　闕乞留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

仁廟監國知其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聞秉彝復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復任民競趍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彝和厚樂易於物無忤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既仕遂疏之勤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祁寒暑不自逸率爲常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其卒年五十有七娶張氏繼陸氏子男四益錫榮術女三皆幼孫男四嗚呼古之賢長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祠祀祠祀蓋有不及百年不廢者矣如東阿之民於秉彝必欲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爲之銘曰

桐鄉之祀廟貌以施蜀郡之祠興學以治貝君爲阿二者兼有民用不忘視古有虞史氏之銘從民志也後之長民庶其有攷也

故翰林檢討周君墓誌銘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庳不敢忽宋韓魏公登高科而滯筦庫未嘗苟且職事從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當時已知其公輔器蓋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目勤職爲流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爲職亦有故曠散

逸以自高者士奇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爲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殽亂簡編壞折維翰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殽脩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詔脩　兩朝實錄維翰以檢討爲纂修簡牘浩繁考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畢心竭力無幾微厭怠意書甫成維翰病病且困猶日在念慮既劇猶問史成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之卒也家貧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於是其旅以禮部

祠祭郎中鄭復言所具事狀乞葬銘周鄭世儒家曾
祖諱允升元青田縣學教諭祖諱道寧奉化州學正考
諱原宗贈翰林檢討妣朱贈孺人維翰諱翰自少聰
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
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敎官不就會　車駕臨太
學獻賦稱　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
翰居首遂奉　命進學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七年除
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從仕郎維
翰性和易惇孝友服用儉質能推所有以濟窮乏善
交際不吝改過通數學論人吉凶壽夭數奇中其平

生所作詩文累帙其卒以宣德四年八月十一日享
年六十有四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其配史氏宋
忠定王六世孫封孺人子男二益森女二長已卒次
嫁王冬孫男三勤慎菜銘曰
為臣之義敬事為大凡古之人夙夜匪懈嗟嗟維翰
克勤克勵我銘其藏亦勵有位

故太醫士何彥澄墓誌銘

醫者聖人以濟民於大死所謂仁術也近世業醫而
能察於陰陽表裏虛實脉證之故者鮮矣或千百有
什一其庶幾焉則又眎報之多寡重輕而厚薄其施

於是民不幸而死於昧醫者什七八死於貪醫者什
二三其有遇夫精斯術又能心聖人濟民之心以施
之者蓋亦幸矣余中歲多疾始患背疽因故太醫院
使蔣用文得何彥澄藥之而愈後數有他疾皆彥澄
藥之愈不特余也家之長幼內外有疾亦皆彥澄藥
之愈又不特余之家也凡與之親交有疾走彥澄無
弗愈者即彥澄曰不治雖屢更他醫卒不治彥澄於
醫不專名一科自傷寒諸證至于小兒帶下諸瘍皆
有造詣而其心一以惠濟為務名其治藥之室曰皆
春有求者皆趨赴之不以寒暑風雨蚤莫稍緩皆未

嘗責報遇窶者輒曰此世所共矜恤者我其可後儒
者輒曰此世所重道德人也我當敬事焉雖或其致
報未嘗取一毫故卒之日家無餘貲而公卿大夫爭
致賻奠德之之厚者皆往哭弔而閭閻行道悲慟相
屬蓋平素受其施者皆以遇之為幸及其卒也雖為
彥澄戚其亦為己而戚之也彥澄諱淵以字行鎮江
丹徒人先世見余所為其父墓志彥澄襟宇和易洒
落慎行如處女永樂中以名醫徵隸太醫院院使以
下咸重之尤見重於
仁廟屢欲官之輒以卑不果彥澄恬不為意其長官

欲舉為藩府良醫者力辭獨貿重所得
仁廟賜書數十紙如拱璧一日頤其家人言日者謂
我今歲所直五行不利無幾得微疾數日卒於北京
宣德七年三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呂子男三
僑儀倫孫男若干僑倫自鄉奔父喪歸葬於是學士
大夫或為文或為哀挽之詩余於彥澄尤厚為著葬
銘銘曰
世有何彥澄固知遇之之難世無何彥澄宜惝惘而
悲嘆遂乎其業之精愨乎其存之厚嗟若之人豈曷
不臻于遐壽

墓誌銘

孝子曾先生改葬志銘

泰和有孝子曰曾元友先生沒而葬五十有八年矣
其子愚將改葬寓書北京曰先人初葬不肖孤方髫
齔不能請銘於先輩君子甫冠而坐累謫西川數十
年幸老罷歸又幸得吉壤將改葬先人如又不請銘
不孝莫大矣然先輩君子淪謝已盡今姻戚中知先
人者惟子遂視所述事狀曰必無辭嗚呼士奇外祖
母曾孺人先生女兄也士奇幼孤先生以外祖母憐
愛之故時過撫問又時遣人抱至其家覩著膝上啖
以糗餌教誦古人詩成誦輒喜動顏色士奇恒著於
心不敢忘銘其敢辭按曾氏自閩欽使其由金陵徙
泰和始居邑西之文溪以儒傳宋代有仕者至梅伯
宋舉進士紹興府同知析居岳家巷子懷可元袁州
路儒學教授學者稱鷗江先生子心立篤學不仕學
者稱竹間先生子三男一女男龍友盐友季即元友
先生女歸陳靜得先生先夫人父母也元友先生諱
愚元友其字晚更字有實孝友之行出於天性自幼
服勞奉養恒先諸兄元季紅巾冦倅掠泰和先生獨

負老母出走冠追及欲刼之去跪陳母老無共養者
冦怒揮刀將殺其母先生以身翼蔽母冦益怒連數
刀斫先生頂肩及足血流于地而抱母不舍冦帥踵
後至憫之命從者以其母子入營給米肉且數善藥
數日創愈予資遣人護送出時兵禍日熾奉母竄伏
山谷廿旨恒充未幾江西行省參政余並肩撒理辟
為濂溪書院學正遂迎母就養令死依母歸先廬既
廢於兵縣尉楊其為搆室數楹居之榜曰曾孝子廬
母没哀毀而盡力喪葬江西内附吳去疾知州事辟
典税課州人舉其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為縣侍御史

劉昭先知縣事以明經舉引疾辭八年知縣郝思讓
建社學於城内外教民俊秀蜊望躬視督勸禮致明
師十人以先生為首館下生後多成名以升先生眉
宇秀朗面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强記而學穆經
工詩攉八分書飽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占筮精康
節數營奇中蓋春秋五十有八生元延祐辛酉八月
廿二日没於洪武戊午五月廿九日元配衛氏繼胡
氏子男二愚禎皆胡出禎蚤卒孫男三沉淼深深蚤
卒曾孫男四鎡鑑錫鈗玄孫一斆改葬以其年其月
某日墓在其鄉某山之原銘曰

凡人百行孝其權輿為孝有誠天將弗違矧曰人乎
猗歟曾孝子厥有錫類錫類無替曾百世祀

故翰林修撰馬君墓誌銘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
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
所當為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屢顧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實實無
僞者矣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
命攝其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彦聲其

先家饒州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
龍之後有兄弟三人曰隆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
夫伯載兮進其曾祖祖父也母阜氏彦聲自幼已嶷
然異常兒稍長即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
宣遂旁通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為文操筆
輒就自太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
試　廷對賜及第為脩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
三考皆最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詩賜南京國子學學師生將
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彦聲來署學事即與

裝僣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不可則相率助
道理實彥聲曰鏵乃用是煩勞諸君耶一謝卻之處
事公恕監官有挾前輩數與為異同者彥聲面折之
以大義卒怗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國子官四
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及彥聲行事卒
辨而復之於內有孝友之行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
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顧其子昕曰他日葬我必於此
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伉直無崖岸表裏一
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為外飾自奉儉薄雖
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

所居道側洿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遽出之幾
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久乃蘇所為類此皆未嘗
自言間暇讀書鼓琴以自適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
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為號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
六日以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二昕
旺女二長嫁林浩次嫁陳裯孫男三緼繹純其卒之
明年昕始克聞計自長樂走北京奉喪歸葬縣山合
于弟之窆遂奉翰林修撰李騏所具事狀并介李君
求余銘嗚呼彥聲余考會試所取士也又同處翰林
十年相好厚而相知深宜其以求於余也銘曰

馬氏之鄉有湖洋洋有山蒼蒼馬氏之祥昔也其兆
兄弟聯登今也其兆彥聲是徵嗟嗟彥聲名立而剛
曷其奮興弗施之闊嗟嗟彥聲奄歸以藏其垂弗泯
史氏有銘

思貽先生楊君墓誌銘

先生諱璧字仲基一字伯開思貽者所居堂名鄉里
因以號先生焉楊氏之先出關西唐末由長安徙杭
宋又徙吉又自吉水之楊莊徙西昌自徙西昌至先
生十又五世曾祖諱景行元延祐乙卯進士官至翰
林待制洪熙中贈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元史有

傳妣弘農郡君嚴継高皆贈夫人祖諱介清江縣主
簿妣項考諱章妣蕭先生其仲子也其幼時主簿公
特異視之曰此兒壽福過吾輩遠矣稍長為從父彥
中後而孤貧能頎頎卓立負直氣非其道不肯苟屈
下弱冠從學季父益民於顧時詔守令舉賢才顧守
鄭奕併舉先生叔姪送詣江西行省先生以學未至
辭參政端公曰仕優可學也固辭乃聽既歸屬兵亂
初定親戚之僅存者皆散從遠邑先生愍焉因為
家奴及姦佞所侵蝕無遺先生孑孑勤力僅復什一二
而累世墳墓久未有展省榛蕪莽蒼中或迷不可

識先生徧咨遺老除荒薙薈志求得焉而率子弟及時謁拜惟謹買田墓下以供祀事即故址作室復先人之舊日以教子讀書為切務曰此吾祖宗所用植身遺後者豈當至我遂廢也蓋先生所存心靡事不以承先為重監察御史過西昌舉先生訓導文固辭永樂中其弟及子皆官翰林先生嘗三至京師皆留數月父子兄弟極懽而後歸歸必留規益曰勉自效以稱 國恩且光我先人我老死丘園瞑目焉先生幼罹兵亂備極艱苦既冠而亂定拮据勞瘁用造室家自是脫危領安遂其生意而至於老死未嘗一

日忘 國家太平之澤性剛果遇事是是非非不肯脂韋婾婀以避怨尤以是鄉後進率嚴憚之邑大夫歲舉鄉飲必賓禮先生先生生元至正己丑正月十六日卒於宣德癸丑三月十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娶康子男五長相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先卒次旅為從弟仲殷後次弼為族弟仲岡後新授吳江縣學訓導次鵠為兄伯威後次艮女一嫁蕭誦孫男十四奕奐某某女若干曾孫男若干士奇先生再從弟也自幼至老相篤恭愛蓋六七十年如一日世之同產者或莫逮也先生老且病無他念獨念不得復一見士奇與人言輒流涕士奇蓋同此心也頃受 國厚恩未敢急其私今竟負吾兄矣嗚呼慟哉聞訃之後五日忍慟述其平生大槩為銘將使其子鑱石而納諸墓銘曰

楊氏之宗故望于邦世否而隳一綫之微艱而振之自我思貽嗚呼思貽崇孝之道躬踐以適介壽於耄吉壤在原有子有孫述行有文世續勿諼

梁紀善墓誌銘

宣德甲寅七月丙子[illegible]曾府紀善梁本之卒於官本之初病 王日遣醫賜藥既卒賜棺及賻為文遣官

祭之於是其子鼎將奉櫬歸葬泰和其鄉具其狀求余為銘梁楊世婚姻家本之考叶樂先生妣陳安人及兄用之皆余銘其葬矣今於本之又焉不可固辭梁氏先世已見其父兄銘文本之諱混以字行晚號坦菴自幼嗜學始從其父兄稍長出從鄉先生質疑請益弱冠即窮日夜研覈傳註力求諸古人不暢不止遂貫通四書及詩書二經鄉之號前輩者或不及也瑞州府學聘訓導瑞學久闕師士習廃弛本之力作新之飭其學者曰人皆可為堯舜大學則聖賢可至不學則汨沒為庸下人若之何甘自棄也曰

暮躬率勵之為之講説敷析黌達學者始有悟入日
進其功不能自已旁邑之學者來從加多自是大比
瑞之士彬彬出矣九年陞溧陽縣學教諭溧陽學亦
久弛本之篤於教不殊在瑞數年其學者勃興如瑞
未滿九年父喪服闋改納溪縣學納溪士習尤陋亦
盡力作新學者稍知嚮方旁邑學者亦有來從　蜀
獻王聞其賢奏為紀善　獻王崇儒重士作賓賢
堂日引官屬之賢而有文者討論古義或命題試文
章以適而盡出府中書籍資之由是其官屬學識皆
進而本之尤傑出本之臨事論議侃侃盡公道甚見
獎重雖小人有不便不為動　蜀僖王嗣立重其盡
誠輔導嘗致白金文綺為其母安人壽母喪服闋改
魯府紀善　僖王復因使存問賜白金等物在　魯
府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五本之事父母孝父母安之
敬事其兄撫其兄子隔慎睦族姻伯舅之子貲少孤
貧陳安人甚憐之命二子敎之本之赴瑞州遂以貲
及其從孫弟洞偕行旦暮督勵其學後貲洞皆擢進
士去貲卒其孫甚貧以子妻之凡此皆孝之推也為
人剛方公直是是非非不肯苟徇平居未嘗一枉己
干謁有司凡賑䘏寡恤死喪無厭倦意為文字典則
古雅雖老不廢學問敎學者必盡心後多成名所至
舉隆興廢在溧陽出己資倡義一新廟學增其舊規
嘗考湖廣鄉試緊別公明士論愜服襟宇坦亮闊略
學官講授之暇與達人韻士觴詠酣暢翛然物外之
趣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劉氏孝行如夫先三年
卒子男二長貞泰和縣學訓導孝行如父母次樞女
四長嫁王棟次楊持次陳昇季楊稷嫁王氏者蚤寡
居孫男四恩憲愻忠女二銘曰
於乎本之允篤孝德於乎本之允淑訓迪游屬宗潛
亦允弼直銘以揚之來者其式

張從善合葬墓誌銘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東阿張公從善卒張之
先出琅琊今居東阿五世矣祖欽父誠母李氏公諱
仁幼喪母鞠于嫂氏自少負氣節年十九遭元季之
亂為義兵千戶數與渠寇號關先生破頭潘者力戰
有名無幾元亡遂解甲還鄉里力耕養親以自適其
儀狀偉然而剛正自持論議明決鄉黨有爭訟求直
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公有少年酗酒虐人莫敢誰何
者或紿云公且至少年即縮首斂避家居教子為務
子學成將仕勵之曰仕必務持身事君愛民含是雖

有他嗜無取焉與人交輕利而重義春秋六十有四而卒其配丘夫人世家宿州元義兵萬戶其之女年二十有三歸張氏從其夫兵間備歷艱險而事姑孝自始至終喪不少衰後改葬姑啓壙而土室其元七竅慨布拭致傷悲舐而淨尤嚴母道仲子本初為江都知縣迎夫人就養時祿入不繼朝夕極淡薄終不以一毫苟取於下而處之裕如上官聞知縣有賢母咸助其旨至有以母敬事之者

上舉兵靖內難既渡淮遣使諭諸郡至揚州城下夫人諭本曰此天命也違天不祥汝宜為城中百萬人

求生道本遂躬率江都父老詣軍門迎見江都人皆免於兵難戴知縣德而亦皆知其出於夫人之教也

上既正大統擢本揚州知府陞江西右參政遣迎夫人城中老稚及婦女送者數千人又有不忍其去而流涕者凡本在官暮歸必問所治事當則喜如不當可改即命改之或已不可改即色變不言其亞者輒不食以示儆本間於政有疑必咨禀而後行後以刑部侍郎奉命督務山東過疾便道過家夫人見本畢語之曰其出止公館 國家非重務不命大臣雖病可以卧治即萬一不起不失為以王事沒今事未就歸其可便安私舍哉其達於大體類此年已踰耄耳目聰明神守湛然卒於永樂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春秋九十有五子男三長立次本自太學生累官拜工部侍郎改刑部侍郎有守有為卓然名卿次宜女一適潘孫男十有一人瑛珊琫璘珷璉環璜瑄瑾瓛女八人長適盧次適秦次適郝次適李次適祁餘在室曾孫男十人女二人立本宜卜日啓父之墓而奉母柩合葬張公之葬故未有銘至是本具述行事屬士奇銘士奇與侍郎同朝久且相知前年過東阿又嘗陞堂拜其母夫人誼不敢辭故敘而銘之銘曰

偉矣張公閎毅而通弗顯于庸不係其逢有賢厥配允篤于孝亦明以肅篤子之教繇郡歷藩秉憲在廷直方潔清無忝所生欝鬱崇丘迺奉合藏鐫辭下潛永揚輝光

故工部營繕司主事劉君墓誌銘

永樂二十二年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劉季箎卒於官其孤紳齎奉事狀介吏部郎中陳叔剛請為幽堂之銘將歸葬焉君為刑部侍郎時嘗監修永樂大典于文淵閣與余常相聚有知契故不得辭按狀劉氏其先汴人宋建炎初其官某扈從南渡遂占籍餘姚其

子孫業儒亦代有仕者至諱某為丹陽書院山長曾考浙江鄉試其祖也諱某為慈谿縣儒學教諭門人私謚中齋先生其父也母張氏君諱韶字季虎以字行自幼端靜喜學問為父母所愛既承其家訓長而進學鄉先生宋玄僖王孟暘之門刻苦自勵二先生咸器重之登洪武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時重行人之選非進士不授凡方岳大臣率出此君為之一以所學不背尚嘗持節使雲南四川朝鮮所至宣上德達民隱餽贐一毫無所受事聞賜鈔襲衣丁丑陞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慨然曰民困故不能輸為之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寮謀分行郡縣解其縶緩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誘焉民皆感激思奮曰是赤子矜念我我可不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硇砂而歲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傾其家者君為奏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躬行視之為設法治堰民賴以安蓋凡可以利民者率盡心焉華有郭子儀祠以壞過之歎曰此崇德教民之務何可忽督令丞脩葺之凡所過祠宇有關風化而壞者必屬郡縣葺理之其達政體槩類此在陝四年

可書之績尚多被名為刑部左侍郎尤懇懇重民命平反具獄數事陝平民王其為強盜所引逮至而所引者以伏法不能自白君察其冤名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其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對死者既被逮則援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辨所誣引者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慾家後追至殺之而誤中趙朱實不知天未明行十數里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鞫訊考掠朱不勝遂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密察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楊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且視之柄有鄰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人懷刀往察其鄰一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生為務永樂乙酉　朝廷廣名文儒纂修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之書成受厚賜庚寅坐失出罪人左遷兩淮鹽運副使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嘗

以崇庳為思壬寅得痺疾明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清素雖歷顯要而泊然自持居家敦孝友之行接人有謙讓之節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沖澹優柔有陶靖節韋刺史之趣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潘氏子男四紳寅辰復辰中永樂庚子順天府鄉試先君一年卒女二長適安遠縣學訓導趙佐次尚幼君之葬以洪熙元年正月八日其墓在其邑某鄉先隴玉燭之原銘曰

學有以用於世才有以達其志得失無所作乎內勒銘其藏垂休永代

卷三十　十四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訃聞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命禮部尚書胡濙賜祭文命自喪至祥禫皆遣官祭　勅有司治喪葬百需所以褒寵之厚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篤長從前進士聶欽先生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為侍講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　睿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授奉訓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

卷三十　十五

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南京陞奉直大夫十年賜誥命贈其考守正為右春坊右諭德母陳為宜人封母羅為太宜人贈妻孔為宜人十一年扈從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總裁官授奉議大夫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從巡北京預修

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虜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軍皆勉仁與公櫬秘行之既而勉仁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從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
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
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宜直勉
之公其一也奉　命持節冊封趙王妃及封梁王洪
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大臣兼三俸者惟
勉仁與公兩人賜誥　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
父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人
進封母羅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以法
司論死罪多寃抑命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三人同
審而公預焉　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

告歸省公首奏歸省母蓋前此百司職務填委無敢
言私至是公首奉　詔賜賚甚厚是歲丁太夫人憂
上嗣位詔除　兩朝實錄起公為總裁官明年奉
命持節之寍夏冊封安化真寍二王妃歷河南關東
西之境爭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悉見賦詠所
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
上實錄成賜金織襲衣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
邊至宣府而還歲餘得疾
上遣太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
為人簡易沈默温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饑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遂
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寮能讓於人況受無
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
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無工
真行皆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鶩名
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為戒名其燕處之居
曰退菴疾革士奇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
國重恩上無所益　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傍或
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耻訖終清明

未嘗片語涉亂既卒自公侯六卿暨諸司之長皆哭
弔奠祭士無賢愚皆有喪善人之嘆嗚呼儒者際遇
始終光榮如公一世其幾何人公之所存蓋無忝矣
子男五長昭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堅伯文伯壽
伯女五皆有歸孫男六女三公葬以卒之明年其月
日墓在其縣其鄉其原銘曰
玉笥崔嵬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龢挺英賓興賢能
濟濟偕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
清邃崇嚴叅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
龍旂率從上承簡知履坦平平鷗游滄溟鵬翔九天

歷事
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絿有譽無毀方簡大冊天府
府藏崇碑層碣數在四方謙退之存易貴不貳嗚呼
文靖可式有位

故汝寧府通判詹君墓誌銘

洪武九年汝寧府通判姑孰詹君以疾聞得賜歸道
經新蔡卒遂葬新蔡龍潭之側至永樂十年子恩為
開封府學訓導以公事過新蔡將啟其墓歸葬求其
不可得詢諸傍近蓋河决其地已久徒見波濤渺漫
也蓋距葬時三十有七年恩慟先人體魄之僅於不

幸也將取古人葬衣冠之義為墓處以係其後人之
思又以為葬必有銘庶不泯其先德焉於是以湖廣
布政司參政李衡所述行狀介翰林孔目杜謙來請
按狀君諱俊字用章詹世家姑孰祖諱正考諱貞皆
隱於耕讀居青山之下君少好學受易於前翰林學
士陶安洪武四年被徵授河南磁州同知賜冠服銀
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八字揭坐隅以自勵
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君勞來安輯之勸督耕桑興
學選師明飭教令舉賢薦能抉剔弊蠹力孜孜焉
民有訴發地得金為衆所奪者君立衆于庭諭以義
利衆悉還所奪民德君懷金謝之拒之曰我以義利
導民乃躬為之耶民愧而去嘗董民餽饟潼關大寒
道中車牛多斃額劇即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
歸製帶償君君曰吾得紓民憂何愛一帶且未嘗名
償也何為償不受為政一於公平林縣官闕府檄君
權理無幾有令民以賦出戰衣磁州耆老羣訴于府
乞還君以均賦歲蝗自為文禱神蝗及境不下而過
嘗旱作憫旱詩自責已而大雨霑足三年陞汝寧府
通判凡所以盡心民事亦如磁州而守身益嚴嘗治
廨舍役夫得窖錢以內君君曰此汝所得者何與吾

事悉畀之郡闕守貳君獨治之民無失業吏無滯牘
及去磁汝之民老壯皆有不忍別之意蓋年四十有
四而卒君喜吟詠平生所作多散逸有公餘小稿一
卷藏於家尤喜作大書娶宋氏子男一恩女一嫁韓
奕孫男三萬里中永樂十八年鄉試千里百里曾孫
男一銘曰
嗚呼詹君生能仁其民沒不能庇其身孰之為之匪
繇乎人青山在原巋然表墳春秋霜露來拜如雲靈
旋歸哉以福後昆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海寧孫子良喪其妻杜氏將歸葬其邑安吉鄉橫塘原求余爲銘曰吾妻之沒也吾深悲之不能忘吾妻之歸吾家也事吾親甚謹甘旨滫瀡之奉不待咨吾而未嘗乏也吾妻生長宦族父母甚愛之盥漱烹飪之事未嘗任也既來事吾親曰此婦職也躬任之如素習爲吾親有疾晝夜侍憂形於色吾親安乃已吾弟妹皆吾親所愛也吾妻亦愛之如己弟妹爲籌珥衣物悉所取吾親沒弟妹未嫁娶也吾妻皆爲之嫁娶畢力盡禮如吾親之存也其孝如此吾自爲太學生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至爲兵部郎中未嘗一日不在公而敢退謀其家也而吾家之朝暮寒暑之需賓客之奉吾亦未嘗置意而無所不足者有吾妻之理於內也而今亡矣所生五丈夫子長者十餘歲幼者未齔又幼者始晬今吾朝出而晚歸則長者攜其幼者森森左右牽吾衣而號啼哌哌吾妻沒傷於吾之情又如此此吾所以深悲而不能忘也吾妻海寧縣丞英之孫行簡之子生廿有一年而歸我又廿有三年而卒其卒在永樂十一年十月一日五子曰敢昫昉旺曈嗚呼幸亡我銘銘曰

家人之義女治乎其內內則之紀孝莫大焉夫杜宜人者非其有聞乎不然其何以臻乎是也來者尚承于世世

樂母胡氏墓誌銘

永樂十七年五月初三日西昌之和溪樂母胡氏卒其孰壻翰林庶吉士廖謨爲述行狀又爲書致其孤金之意求於銘按胡邑世家其先與忠簡公同族大父古礀父濟翁先待制所爲序礀月集者母天資柔婉端靜幼知讀書自重年二十歸樂大成樂里中儒家嘗有科第於宋大成力學圖紹先業未成名而死方病革時母禱北辰乞代死以首叩地血流滂然被面大成且死顧母曰汝尚少其終不異志否乎曰君何爲出此言婦人從夫有一而已我獨不知古人乎且不復再見君地下耶即揃髮示信夫卒數歲兄弟將奪其志輒慨然嘆曰節吾可失乎吾既誓之吾夫矣兄弟猶數強之即嚙指灑血以示乃無敢復言者孀居五十餘年以禮自持於治家教子皆盡力曰不可以羞樂氏瓊州太守王公伯貞大書其堂曰節婦

鄉先生謝子方爲之傳其族姻閭里相與謀上其行有司以求旌褒母聞之曰凡吾所爲盡所當然豈以爲名乎力止之乃已樂族當元季多死於亂兵未葬出貲教其子皆葬之歲屢饑廩賑貧乏春秋八十有七而卒惟語諸孫宜及時務學立身不及他事子男四金玉琳彥女一嫁胡子文孫男五女四曾孫男七女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墓在某原銘曰

松栢之貞表於雪霜偉此淑人坤德之方皎皎素壁曾何釁瑕君子之思君子之華

故妻夫人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諱琇年廿有三歸余余時甚貧踰月徵詣京師除王府審理明年再遷翰林侍講乃迎夫人來居十年謂余曰先舅姑墳墓容當久曠展省耶且君素不事生業他日蒙恩歸老不豫所以自養者乎君方致力報　國義不得顧私家請行焉遂以其子歸實園廬於城東淸谿之上躬勤家業而樹畜爲務又六年余得疾頗劇累月未解夫人以其子來視又四年余侍從赴北京夫人挈其男女歸鄉里歸四年得疾歲餘卒洪熙改元三月十三日也距其生洪武戊午之歲四十有六年嗚呼惜哉夫人孩喪父未嘗學問而天資溫靜明淑所爲往往近道自用以儉處族姻以忍爲和敬長慈幼咸當其分男女非己出者恩愛均一人莫知其非己出也而助益余尤多余或有過舉必曰君常教人以無爲是也或公退不懌曰事求無愧耳成敗禍福聽之命何用不樂然暇閒與客論辨夫人自內聞之客退謂余君面折人侃侃不少讓此爲盛德耶且人之樂聞過者寡矣不見某某其於今何如也隨事相規類此嗚呼豈謂遽喪吾賢妻哉夫人永樂中封宜人數朔

中宮初賜內製五品冠服後累賜文綺楮幣今

上臨御眷念舊臣士奇屢進官至從一品遂得推恩以其官品贈三代而封妻爲夫人命下三月夫人卒嚴氏泰和名族有科第仕宦數百年宋理宗朝諱肅號朴山先生宰桐馬廷鸞江萬里上其所著易解天子名以爲秘閣校勘不受揭文安公所爲碑者夫人六世祖也元字用父稱後山先生爲高安縣尹吳文正公所爲銘墓者五世祖也高祖恭則曾祖元實祖仲庸皆富而敦禮父文明謹靜耿介夫人之所自者遠矣子男四稷种穜秫种先卒女四長嫁張栟其三尚幼夫人卒時余在北京聞訃遂買石刻銘寓歸

俾稷以葬銘曰
卜之吉兆之谿維伉儷居以匹尚其有待偕此玄室

太傅黔國公夫人程氏墓志銘

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征南將軍太傅黔國沐公之夫人程氏卒享年五十有八程世家廬州之舒城洪武初積武功至萬戶守金華諱俊卿者夫人伯祖也萬戶從子諱庸字得中娶甘氏夫人父母也夫人生於洪武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二十有一年歸黔國爲黔寧昭靖王之介婦黔國時僉後軍都督府事遂授誥封夫人夫人貞靜柔婉處室有孝行既歸逮事姑兼隆敬愛先祠祭薦必以誠處娣姒怡怡如兄弟於長幼戚疏恩意咸當謹禮度貴而能謙富而能儉有寬惠逮下之德治家秩然條理黔國奉　命鎮雲南三十餘年夫人留侍太夫人居南京黔國所以能盡心焉展其才猷宣
上德威不煩鞭笞而諸夷皆革心嚮化使西南萬里之外怗然如即衽席之安者亦以夫人善其家政無內顧之慮而得專其心於臣職也夫人其賢矣哉昔周之盛際諸侯夫人及大夫之妻皆有賢行如召南鵲巢采蘩諸詩所詠者益一本於文王后妃之化我
國家自
祖宗開創茂隆化本而昭靖以至戚豐功寵貴且近則其家涵濡薰陶於
上者尤深厚矣夫人之賢其有所本哉夫人之卒也
朝廷遣官賜祭喪葬一給於公固出　國家厚勳親之典亦惟夫人之賢有以光承之矣夫人子男一儼女二長爲趙王妃先卒次許歸武定侯郭玹孫男一玘女一夫人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禮著內則詩詠宜家維家之本而德之華　國有君子桓桓柱石厥有主壼內周于德隆尊恩卑咸和戚疏外內以辨儀節不踰五十八年哀榮兼備述行有詞垂範來裔

張處士妻陳氏墓誌銘

宣德三年十月十七日建安處士張伯銘之配陳氏卒時其子珂仕京師將奔訃歸遂以父命縗絰詣余拜請墓銘余素與珂往還諾之又拜且言外家世居建安璜溪里外祖諱某先妣年若干歸家君家君嘗訓珂兄弟言吾少時吾親爲謹擇配得汝母汝母之初歸吾也吾家尚微汝母佐吾朝暮養吾親甚孝至

于喪葬至于終身薦祭其孝不衰於睦宗姻慈幼逮
賤率厚有以當吾之意凡吾家衣服飲食賓客所需
皆爲之有道及增益吾家於今之裕皆汝母之能有
以輔吾也小子其毋忘珂兄弟謹識之今珂所慟恨
者珂之幼也母勵之學壯而仕也勵之忠　君而受
人嘗一就祿養於官又勵珂曰子之敬愛其親在承
志耳口體之適末矣珂繼今不復有聞於母之訓也
余曰賢哉其宜有銘按陳氏諱妙善生元至正丁酉
六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長即珂永樂四
年進士授行人陞贛州知府今爲　宗人府經歷次

[illegible]先卒次琏女二長嫁魏德次嫁魏斌孫男六長吉
次壽次慶次安次寧次祥女五長嫁楊譔次嫁陳其
曾孫男一文達墓在其山之原葬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銘曰
婦也有誠妻也有恒母也克明德善之祥來嗣以興

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妻宜人王氏墓誌銘

兵部職方員外郎吉水周君之配王氏初以其子叙
貴封孺人後以職方貴封宜人宜人之初得疾於鄉
也叙在北京奏乞歸省　詔馳驛以行既差數年宜
人復疾叙復奏歸省侍疾越兩月宜人竟不起實[illegible]
七年六月十四日云於是叙以職方命來求墓銘余
與職方同郡同　朝叙又從在館閣久不得辭乃按
狀叙而銘之王世儒家與周同邑元沔陽學官德明
生君賢君賢生子職洪武壬子鄉貢進士歷雎寧序
梁濟陽三學教諭宜人之曾祖祖父也母彭氏宜人
諱靜王氏家範素嚴子孫不得小有過失而彭氏博
涉書史明於化類故宜人德性蚤成既笄擇所歸周
故名家岐鳳以文學爲君賢所愛遂歸爲繼室職方
君也初歸丁家中衰力勤於內以助興復事舅致誠
敬不及事姑歲時薦祭如事生撫前室子慈愛踰己

出職方兄弟三人其季以口衆求析與職方頭宜人
言何若對曰祖父來不析而今析乎既析欲復合得
乎職方曰是吾志也乃不析長育孤姪同己子而皆
成其室家教子若孫必務學且藉程督於內且恒戒
之儉約閨門食指七百餘衣食均一人無閒言既嫁
未嘗一日忘父母始職方爲即墨縣宜人偕行教諭
時在濟陽　先朗靖難之師及濟陽宜人逆知父志
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於職方遣人往訪凡三往竟
得其遺骨及遺文以歸恒自歎善乃爲女子不得以
時侍先人丘壠念及輒酸楚至老猶然一日約叙兄

弟俱省父母墓至則大慟幾絶益自是益病踰年遂卒將卒召其子若婦戒之孝悌儉勤而出所遺衣物分給族姻孫子之不能婚嫁者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三勉叙廣叙永樂戊戌進士自翰林編修陞修撰二女其壻進士金昭伯廬州府學訓導彭埙孫男七蒙渙復巽同伯咸恒女三曾孫女一葬以卒之歲九月十五日墓在醴塘泥洲之原銘曰

士之百行惟孝爲宗自古有女孝宜人攸同孝有錫類其在周之嗣

墓碣銘

翰林修撰蕭時中妻安人劉氏墓碣銘

永樂十四年五月七日翰林修撰廬陵蕭時中之妻安人劉氏卒於南京年三十有三既歸葬其鄉時中自狀其行以其子緝來拜乞銘余嘗聞安人孝行於其姑矣則當表之以勵俗不當以辭永樂十二年時中迎其母太安人就養來南京而安人侍行既至踰月時中被召赴北京又明年安人得疾太安人百方求醫藥弗治太安人晝夜哭慟余於時中同鄉且同寮偕周編修孟簡往弔焉太安人春秋已七十泣謂客曰新婦初歸吾家即事舅姑如事父母處長幼貴賤咸宜其爲人和柔恭慎未嘗有違禮自有此婦凡吾家縫紉浣漱饋食之事皆其所爲不以及吾而皆精潔如吾意自有此婦吾無日不適今老矣方倚孝婦終餘年柰何其遽死乎而泣下不已言愈酸楚不忍聞又數月太安人將以其喪歸是時時中已南還旦夕且至矣余又與孟簡往問之盍稍緩母子一見而後行乎太安人泣下潸潸曰人情誰不念少子顧老矣無孝婦終養今幸歸有冢子冢婦能養吾意決矣遂行余嘗自歎婦而致其姑愛之如愛子喪之如喪子非誠孝能然哉安人諱冬字嚴貞劉氏初自安成徙廬陵家於教城板塘里世儒家其父楚玉母顏氏其子男一人即緝也銘曰

此劉孝婦之墓無踐其塋無剪其樹孝有錫類其來無替

太安人于氏墓碣銘

尚寶司卿張信爲尚寶二十年余時爲翰林凡
朝廷作璽書則翰林尚寶供事
上左右以是恒相比而余與信侍
仁廟監國十餘年相比又谿時信母太宜人已七十餘就養京師康健無恙喜其子之於余比也嘗語信

吾死得楊君銘葬足矣信奉以告余曰春秋不豫凶
事宗何為孝子出此言曰非信敢然惟大人之志也
姑諸之而日益熟其母之德善宣德元年太宜人年
八十有六正月二十九日卒既葬京城之南鳳栖鄉
遂來北京請銘按事狀太宜人姓于氏世家登州萊
陽縣逢山鄉其父宗族以行稱二公太宜人諱妙惠
性行淑慎既笄歸萊州掖縣進士鄉張氏其夫兄弟
行以五稱太宜人之為張氏婦也於尊卑疏戚之屬
能各盡其所當然於佐夫之內外事能咸有條理歸
二十年夫沒居孀能謹教育其遺孤男女能嚴保其

家不隳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貴　賜誥命
封太宜人男三長義以軍功積官至旗手衛千戶先
三年卒次仁次信太宜人嘗疾劇醫弗能療信禱于
神刲股煮液以進太宜人飲之疾愈鄉里上其事於
朝詔旌其門曰孝行而擢信尚寶司丞再陞尚寶司
卿女二長嫁江陰衛百戶俞敬次嫁楊與孫男三晟
昱昂昂襲旗手衛千戶曾孫男一洪上古聖人之教
孝也有道焉中世教道微而孝之本諸天性者不泯
故有出乎至誠或不能無踰於道焉
上者亦嘉寵其誠焉耳如信是已然能為信之誠鮮

矣其亦以有父母之教歟銘曰
崇丈之墳孝子之母生榮於躬沒裕厥後發潛琢辭
以視繇久

羅孺人墓碣銘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泰和陳孔碩先生之配
羅孺人卒將其子孟旦以泰和縣儒學訓導考績及
孫年以事皆在北京明年始克聞計屬士奇為銘將
歸而刻諸墓士奇先母宜人先生女兄也與孺人相
親愛如同產士奇生五歲與孺人冢子孟潔同學同
出入孺人撫愛訓教之如子始終一意也先生沒久

矣先母沒又二十餘年見孺人猶見母也今亡矣
哀其能已乎銘其可已乎孺人姓羅氏諱思柔邑廩
士楚材之子廩士孝友廉潔之行斷斷不可少下古
人前輩儒師君子皆推讓之娶彭氏無他男子唯一
女孺人也溫惠端靜自幼凡織紝纂組衣服饋食之
事習為之皆精嗜讀書於小學論孟諸書悉能倍誦
講說及笄以配陳先生而納贅壻焉先生蚤喪母迎
其父海桑先生就養甥館孺人相夫事舅一如事父
凡生而養沒而葬祭必誠必盡婣族姻閭里皆稱先
生孝子孺人孝婦無間言焉先生沒孀居守節三十

年謹禮度如一日治家教子皆以禮閨門之閒不嚴而肅宗族有寡孤貧乏者皆賙之慶事率由於厚益春秋七十有六而卒鄉鄰論壽德之稱必推孺人子男二孟潔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次即孟旦女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贊次適曾永齡孟潔及蕭氏女皆先十年卒孫男六年考綠紘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銘曰

繄孺人之行柔淑以貞孝有自傳禮有自承既壽考終吉壤睾塋毋祉錫胤厥來繩繩勒銘俾徵楊氏之甥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畦樂先生梁不移之配姓陳氏元贛州路推官致仕學禮之曾孫潮州路儒學教授以道之孫慶士有慶之子母蕭氏孺人諱某在室有女德父母求佳壻於名族得畦樂而以歸焉無幾遭元季兵燹蕩州閭鄉黨爲丘墟畦樂與孺人掇拾煨燼拮据爲庇以養母及婚嫁其弟妹畦樂教授里中二子潛混幾冠皆力學能教孺人曰學必務經術毋徒枚免園冊自足以共治家長少內外秩然有度而躬儉勤率先二子皆仕潛累官至翰林侍講兼春坊贊善混累

官至蜀府紀善孺人享祿養三十年凡所以治其家者一不變畦樂先生卒孺人雖老教其孫曾一如教子之勤孺人弟仲述爲監察御史卒於官其妻亦卒家甚貧遺孤賞及女一人雖依其叔而孺人矜恤教育之如子賞依梁氏以學後舉進士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卒於官家益貧孺人又盡力矜恤之而以孫妻賞之孤昇其篤於親義類此親戚有過必爲之隱而喜道其善於利必顧義之可否待臧獲如子嘗曰此皆去父母而事我柰何不恤其教人亦必以此宣德元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子二潛混也潛先卒孫男若干孺人之卒也葬其鄉某原又三年混來北京以狀求銘墓余嘗銘畦樂及潛之墓矣然余生晚不及見先世事孺人祖母楊夫人先少傅吟窓府君之子孺人自幼爲楊夫人所愛歲時嘗携歸外家故多知吾先世內事而數爲余言之𢃄然姻戚老成人也而余以長女妻潛之子楫又爲長子娶混女皆孺人之命則孺人墓銘余何以辭銘曰

躬祿與壽有蕃來嗣嗚呼德人吉壤千歲

武夫人墓誌銘

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介新建伯李公言於士

奇曰或丞孫賴先妣夫人勞心苦志育之訓之以克
成立有今日仰荷　朝廷錄或之微勤而進贈其三
代曾祖祖考皆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曾祖妣祖妣
妣皆爲夫人王氏所被寵榮盛矣惟或之旦夕寢食
弗寧者日有厚祿而不獲以奉父母一日之懽其尤
弗寧者凡先妣所以訓或者歷歷如昨日事不敢忘
不敢違也欲刻石于墓以示後子孫而非文不傳用
敢布其私懇於是問夫人素所爲訓者曰或生十年
而先考棄背先夫人朝夕勉之於學曰惟學克知爲
人之道惟學可以植身日遵從外傅而弱程督於內
又教之脩忠信恭讓之行於鄉邦閭里或甫成童官
召補世父戍伍於時尚童心先夫人勵之曰男子生
當挺特卓立毋猥自局促未幾從征漠北乃兒不花
之地先夫人泣而送之曰父母惟爾一子但愛重爾
身即愛重父母丞莫勤力奉公毋怠毋縱人能秉心
忠孝神明自佑也還未幾又從北征鵶寒山救亦如
之還遂調燕山左護衛先夫人喜曰兒得所歸矣奉
天靖難之師初出或在行先夫人送之曰勉務恭勤
以衛　主勿顧念老身也內難平　朝廷行報功之
典進或官至府軍前衛指揮使或入拜先夫人又勵

之曰汝發身行伍其艱難備歷之矣宜恒體念以恤
下又明年　賜誥命追封或二代而封先夫人爲太
淑人又明年先夫人以病不起此或所爲永慟不寧
者也余聞而歎曰賢哉乎今母宜孝子之爲圖其傳
也既備錄其語遂爲之誌曰夫人姓武氏世家永平
之遷安及笄嫁盧龍王氏爲得成之妻年四十有三
得成卒生一男或以武功歷事
三聖自燕山左護衛百戶累陞至驃騎將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屢奉　命率師討叛方承休任之隆孫男
六瑠瑾珏瑛理瑄女三夫人卒於永樂五年十月十
一日壽六十有九葬通州消安鄉之原銘曰
人之爲才厥有本源本源伊何父乾母坤有善有仁
有訓有言源澄流長本厚枝捷時有虎臣桓桓駿奔
以從以衛積勞樹勳遡言究之有繇必先維父維母
其慶之源母行之惇母訓之諄報施孔彰自　天疏
恩清潞之源峩峩起墳永揚弗泯述德有文

墓表

禮部尚書胡公夫人范氏墓表

宣德三年二月十九日禮部尚書武進胡公之夫人
范氏卒事聞　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

之又明年其子長寧齋主客郎中孫原貞所爲夫人
墓誌以父命拜求表於余余與尚書同朝三十年而南
京相隣居十餘年兩家相好也時尚書奉使命恒在
外長寧方齠齔夫人及子留京師旦暮門內肅然無
語笑聲聞外間遇長寧未嘗不拱手端立道側俟余
過有問則對否則屏氣正容凝然夫人之父范先生
嘗一至南京閒暇輒喜過余譚論前史而道其先世
文獻及鄉先輩聞人歷歷如昨日事未嘗一毫涉聲
利蓋清厚長者也他日余家人私論隣比婦德之賢
而有禮者必首稱夫人余曰觀其父與子可知矣胡

公之儀于家有素乎尚書屬余文非以余之素相知
乎按范公名爲武進人系出宋石湖先生成大胡出文
恭公宿二家門第相望夫人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
祖致康西興鎮巡檢父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年若干
歸胡氏爲冢婦逮事姑姑治家嚴肅夫人孝敬爲諸
介婦先於妻道母道咸盡於交介婦睦族姻咸宜胡
公以進士自給事中累陞禮部左侍郎太子賓客兼
國子祭酒至尚書夫人亦再被　恩命自淑人進夫
人雖貴盛其恭勤儉約一無所改易曰恒其德貞夫
人吉焉卒年五十有一葬邑孝仁鄉周莊之原子男
一即長寧既葬母廬墓側久不去聞父召乃詣北京
鄉里稱之女一適林玘嗚呼先王盛時德化流行諸
侯卿大夫妻皆秉德執度有君子之行當時形諸詠
歌傳於後來則今之世有好德如范夫人者其可無
傳乎遂爲之表

前山東鹽運副使蕭公妻宜人郭氏墓表

行泰和邑西一舍許曰南溪溪之上故家曰蕭氏蕭
之君子曰鵬舉其卒而葬也余銘之後二十有二年
鵬舉之配郭宜人卒詹事王君既銘其墓宜人之子
鎡在京師又求余爲表泰和數十年來語妻道之賢

曰郭宜人語母道之賢亦曰郭宜人則余何辭宜人
邑儒溪里名家父與恭元萬安主簿富貲産宜人天
性柔淑綵繡素而謹飭自持涉學問知其大義歸鵬
舉不逮事舅姑而歲時薦祭甚謹忌日必素食鵬舉
有弟妹五人待之一如鵬舉之友愛輟奩具以嫁其
妹如己之妹於奉族姻長者及待下至於臧獲皆適
其宜從舉仕爲蘇州府同知挈身之官持廉介後坐
累謫河南宜人鬻産給之而理其家政井井不煩鵬
舉之規也雖時家益落於事必當義不計利問陰陽
家言舅姑所葬地下濕宜遷馳書從鵬舉遂之鵬舉

復起為山東鹽運副使廉介如蘇州而宜人理其家日有餘年六十有六鍈舉卒二子長金已出次鎡廉出常均所有於二子㑹謂金曰厚宜人曰子一也何有厚薄然愛鎡好學嘗曰成父志在此兒意常厚之鎡舉進士歸宜人喜津津見容色二年鎡被召宜人歎曰吾老矣將不復見汝勉務善德無忝父母此宜人之篤於妻道母道者也他如教育親戚孤子長而成其家室又導之奉先之大節益其行可書非一享年八十有八卒於宣德辛亥七月八日子二男三女男即金鎡女之壻郭仲啓吳世昭巴東縣學教諭彭

顯孫男六樂選中江西鄉貢準囷江渭温曾孫男四嗚呼自孔孟明義利以垂教士之遵用一世幾何况世逾遠又女婦耶懿郭宜人允配君子有來繁祉垂百世祀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墓表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之卒而葬也監察御史黄宗載既志而銘之其子侃㑺又以父命齋國子助教徐時所狀行實介刑部主事徐孔奇以來謁拜請表其墓按狀徐世家南昌豐城父與京宜人諱德天資淑惠佩承姆教年二十三歸丁氏丁故邑鉅家

同爨常百人宜人以孝事舅姑而待娣姒及族姻皆得宜其卑且賤者皆樂為之使以是家事無鉅細舅姑悉以屬之而為之有條理維南既出仕為典牧署丞又陞太僕丞有子四男二女宜人留家居教養之男皆逈從明師學維南得盡意於公而無所私累者以宜人主乎内也卒於永樂戊戌四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子男儼侃俶倬倪治書經永樂六年會試中副榜授和州儒學訓導倬亦治進士業其女之壻陳用端周思道孫男三騏鳳驥女五孔奇為余言丁氏於葬事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備棺槨之制用

窆以固合朱氏禮而狀亦云以松脂二千斤内槨中加炭屑沙土貳百石錮其外又外固以石為經久計可謂厚於送終者矣夫亦其有䇿於流俗歟比年匡廬西山之間往往盜發塚墓有司恬莫禁戢兵部盧侍郎葬西山之麓盜發其墓至再雖無所得而體魄有不幸者矣夫忍於為是者亦將無天道之應乎則余之著斯文雖以表宜人而為薄俗者亦可以觀焉

康節婦墓表

洪武十六年江西按察僉事翁師善行部至泰和下車首問風俗及忠孝節義之焯著者得節婦三人門

千　朝又三年詔恐旌其門復其家三人者東仁安之配陳氏其一也又四年康節婦春秋七十有一卒陳泰和世醫家仁可節婦父也節婦諱端自幼秀慧莊重謹姆訓父母愛之既笄擇所歸以配仁安舉男姑相夫咸盡其道處娣姒族姻下及臧獲各當其分歸康氏三年舅歿又二年仁安歿獨奉老姑撫幼子躬勤持家數歲兵亂作寇環四境獨先舉家走避巖谷不蹈於禍所居燬于兵辛勤憂作之以禮厚自坊所親有利其產而諷之他適者斷髮誓天示不復有他志孀居垂五十年貞潔之操如一日孝養姑終

其身而卒成其子於善行女德之大曰婦道妻道母道節婦其可謂兼之矣其卒以洪武戊辰十一月十八日男子一人德昭父喪始三歲長而溫厚醇謹明法律郡邑史率師之其存心長者而賤深文吏不直草芥凡讞獄經德昭議多見寬假或誚之曰子待樹德耶輒應之曰人柰何不務德哉後節婦卒之三年亦卒孫男二郁岳女三曾孫男七豫勉順頫部頊顒女八岳洪武丙子貢士累官梁府紀善頫顒皆永樂庚子貢士頫明年登第　賜進士出身始康氏務德之應歟同本諸節婦之教哉節婦之事見鄉先生陳心吾述贊謝子方銘墓余少授徒其里墊嘗升堂拜節婦又相與德昭父子祖孫者四十年故岳復求余表節婦之墓

太宜人曾氏墓表

太宜人姓曾氏曾之先家南豐初徙盱之楓坑再徙金谿之黃通里世服儒學有聞人元盛時與臨川處士孫穀常齊名朝廷以崇文先生徵不起諱文者太宜人曾祖也稱湖書院山長諱仍洪武初金谿縣儒學教諭諱易者祖與父也母鄭太宜人諱隆生有令質長益脩其女德父母愛之曰必求佳壻時同邑王

脩本從游教諭君力學謹行嶄然出羣輩且家世相望教諭君喜曰佳壻莫踰此矣遂歸焉孝事舅姑舅沒奉姑敬愛迎篤勤家以相夫夫沒無幾姑沒太宜人年三十子一男二女男英年十二女皆幼太宜人辛苦以禮葬二喪時徵賦煩煩王氏惟藏書千餘卷及有田百畝無他畜貲或道其鬻書與田以給公家者太宜人歎曰此王氏累世所積以遺後人柰何自我棄之不聽而盡鬻其奩具給焉日勉英學問曰其改嗣尔先人於是家益落又無臧獲之助饔飧井臼必母子躬任之而太宜人所以持身率家甚嚴英登

第官翰林嘗迎太宜人就祿養者數年英陞右春坊
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得援 恩典以巳之散官
職事贈父而封母太宜人遂捧 誥歸省兩月太
宜人曰旣化食祿兇思效分寸報 國家毋徒久安
於私也英奏分其俸之半給於鄉爲養且時時奉所
得賜貽太宜人數以分族姻之貧者自其子官於
朝二十年階四品聲譽奕奕太宜人歸治其家淸儉
一如布素時而薦祭必加豐毋飭其家人凡賓客之
奉及鄉閭慶弔必如禮而躬督諸孫務學力善曰乂
無忝而祖父自少至老恒勤女事雖老歲必與精締

遲逮其子或曰子豐顯豈少一衣耶曰兒恒愛念母
老使知母能近其心安矣年七十有五淸明康裕而
且紡績不輟一日微疾端坐而沒宣德七年正月六
日也英聞訃奔喪歸
上遣中使設送之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官益特恩
子英自翰林修譔累進其官今爲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侍講學士女長嫁徐洪次嫁許昭孫男五裕祐
祖禎福裕進士廣西道監察御史孫女一曾孫男
三述進遜女四太宜人以沒之歲九月乙未葬其邑
歸政鄉昔魯有季敬姜文伯母也博達知禮文伯相

魯敬姜猶績又明先王之訓以導其子孔子取焉若
太宜人非其得於前言往行率而蹈之歟不然何以
其耕躬導子孫者皆相類也余故表諸其墓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傳

胡延平傳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歷官至延平知府有
善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
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
其夕有大星隕舍延平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初受學
同郡龍原同吳華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
妻之
皇朝兵初已下吉安而新淦寇猝至民陷于脅從者
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恚將盡殺千餘人延平曰吾不
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軍
奉命來為弔民耳今不察輒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
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二年詔郡縣舉文
學士縣令承舉延平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察最上
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
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於
一日哉皆以為御史即賜宴延平數言事持大體
不肯瑣瑣尚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
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 朝廷得廣西新附

臣往治之
上曰前日胡御史其人達於大體可遣也授廣西
按察僉事延平至廣西問民疾苦推于法者必有
哀矜不忍之意時尋遷為按察使持法嚴急嘗出語
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為動行部
讞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辜猶三四覆
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殊死以下
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立命碎之
三年改知彭州益務脩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
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
郡田悉蕪廢前之繼脩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
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脩堰延平至曰土
木可以固豈必鐵石伐即為書白于府轉白省省難
之延平再三言益剴切省乃聞于 朝從之命下
省以委延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
決於衆度所用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
緣塞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延平
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脩彭州堋口諸堰諸溉彭
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皆出負汲十數里堰
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延平之愛已

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歲獄無囚先之流亡者聞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戶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瀰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羣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羣鵲噪于庭數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察郡政有病民者悉去之廳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脩飭學教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侗務以禮化民朞年百廢

悉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絕詎可以怠　君事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是日延平沒于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爲罷市奔走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貞次曰廣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里又姻家王子敬先生與延平同上京師爲御史同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同入蜀爲州守余以是多知延平事延平爲人長身魁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

爲父母後遷延平延平人已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其豪猾之民巨奸之吏亦皆竦然斂迹矣夫嚴不病下寬不容姦延平專任德意何嘗不威懷並著也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於世

知事府君小傳

知事府君諱清字子彌姓楊氏號溪園漁濉洪武庚戌詔改太和州爲縣御史劉昭先知縣事首以明經舉送京師授松江府知事松江繁劇聞天下初到官知府以下咸廷視之府君敬慎恒旦出治事暮乃息而處同官馭下吏一以誠意人不忍欺之皆爲之盡

心雖公牘日累百計未嘗滯積並事務寬恤知府以下或發之過急必從容進曰爲民父母不能少緩之乎聞者愧服自是有欲爲苛察者恐府君聞即止亦多有德之私竊相謂楊君賢者其助益我以君子也嘗行縣督賦民相勸告此長者吾儕可不勉力而貽譏累乎稍暇輒詣學官爲諸生解析經義滿三歲遷福建鹽運司知事運司無大繁劇而府君勤慎一如松江時其長官尤賢之歲餘坐累謫廣西道卒小孫山下府君少孤貧養母夫人至孝與先諭德公友愛尤篤先公沒晝夜哭久不已撫其遺孤甚厚襟懷坦

或寬裕於人無怨惡不以僻隱而隨其所守嘗行道
失足損人一雞時旁無知者碩從者取百錢置雞側
而後去安泊素居官服食一如布衣時雖康潔不務
爲名沒之日家無一錢所著詩文有溪園餘閒録官
游藁藏于家

退菴府君小傳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
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既傳其家
學聞永豐劉于先生邃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
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册

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盖於書無所不通
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
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爲禮部主事數月
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
人望而敬之家貧淸脩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爲政
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同叅政者苛
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
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
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
省悉捕至周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
案屬府君署府君閲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
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
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
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
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訟主之累歲有司不能
决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
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

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
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田决類此
所歷官皆繁劇躬勤莅之未嘗有滯事尚出罔歸歸
輒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皷始寐罷官家居號其
室曰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覽自娛足跡斷向決
不出戶限幾之遐不肯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
數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
世稱楊羅鄧初偕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
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爲
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永豐之撫

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府君有氷消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疾退子傳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爲鄉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　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猝入西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

走避監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者金已盡矣斮之幾斃繼又一寇至見老母哭其傷甚哀憫之予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延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漢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爲詩慕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遠去疾退子小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許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

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彬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掾爲宣使則慨然歎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　朝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前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事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脩潔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爲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於盲而其所適

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矧令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滯歎歎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淟涊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疾退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爲備斂葬之具迺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

有人焉猝起旦暮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蓋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爲戚跡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爲人世其可少乎

黃伯器傳

黃伯器名鼎一字孟鉉其先盱人宋淳熙中八世祖芴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彥粲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

伯器天資絶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嘆曰今之軾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隸京師密邇庶事叢脞簡牒山積伯器至裁决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詿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毅微涵泳渟滀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衆伯器善開諭奬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己任所從學者衆矣其

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爲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灑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删[illegible]緝之所述者爲之傳云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雜故泰和儒家宋有爲廬溝主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進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

禰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韋凱軏
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
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
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
邪行輙絶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
生及楊子淵有氷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
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彦高三人爲
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勑
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
衆入府治刼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
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
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嬰詣府言糟
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
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
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詰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
人諭之曰　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
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
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
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
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　命下賦民

鐵造寶鈔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
生居第後治疏圃得舊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
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
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氷蘗之操愈
厲而䘏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賦吏
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
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
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其聞之
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
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也時州縣知府多闕此知府及先生三
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
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爲
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
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
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
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鄉奕
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
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
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
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

西之役憂遺書篇其學又廿年而楫館富是時所以
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
竊私念先生所以脩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
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概為傳手録一通以
寄其子賓徵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劉子輔傳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
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
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
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為賢御史九
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
累左遷交阯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
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
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
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
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鬬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
不支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　聞贈子輔布政
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
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人蓋鮮知之而其

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
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
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圍苟活旦暮間卒之
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僇貽誚無窮視
子輔若氷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
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
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
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昌嘗之正人君
子其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
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
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
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録蕭執
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
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衛府紀善預脩類翰林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衆共
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槪感錄綱常懿範近言家訓務葬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殉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未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没故述爲

小傳以授其子轅俾傳焉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晩號啓翁王出琅琊後繇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爲塾賓辭歸日闢四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

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裳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遷爲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濟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從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燹凋弊之後植仆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業采罷歸而

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從
生晚學望之皆内自斂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
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
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虚己惟先生之
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
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
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
生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
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啓平
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

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爲要中歲以
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
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
述梁潜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少角以姻家
子恒得侍教循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
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毋念士君子
抗拚阢隉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
評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爲此傳雖言不能詳覩者可
推類以得之矣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
仕者六十人　國朝心吾先生爲江右大儒洪武初
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與孔碩孔碩
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與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
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爲白水縣丞孔與溫粹如
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爲孔與後名鑒心吾
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
試廣東江西旦暮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爲人質確苦
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
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

習弱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儕者皆往質疑請益而
愈益自進不少懈爲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
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
辨不輙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
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繼錄文字甚富一
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爲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
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
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格不
入丁卯再試將入會聞大父喪遂止同門生素爲孟
省薄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

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已已几能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得志竟卒盖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賈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少角嘗從學焉既長猶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遇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歟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爲良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於法吏有警云

錄

抱灌子錄

抱灌子閭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隣習圃之業治五畝之地爲十數畦稼蒔蔬菰芥薑韮葵莧蔓菁瓜瓠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蠹齧者擷去之以旦去蟲日中去艸暮則抱甕以灌率爲常故雖饑歲抱灌子所蒔恒熟蓋爲之不厭于勞也然非專以自給有欲取者聽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恒遇其抱甕灌也號之曰抱灌子雖業圃手一編未嘗釋稍暇坐畦傍箕踞誦聲琅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陶元亮田園之詩或自爲詞以歌曰灌畦東西兮灌畦北南吾亻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星以灌兮戴日以鋤聊任吾力兮焉知其劬我思古人兮仲尼飯蔬綿綿有自得之意會賓興詔下縣令丞稟知抱灌子賢薦之　朝廷與稽古述作之事矣已而擢夏官郎又擢天官郎東皋耘夫嘗出而邂逅焉孰視其狀貌曰此殆非糊蔡急利者也旁有知者曰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耘夫就而與之語抱灌子若罔聞之他日又邂逅焉間及曾隱公以來二百餘年王霸之得失抱灌子張目吐辭娓娓皆不失聖人之旨耘夫唉啞然謂曰抱灌子曷爲不終嘿嘿耶

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時抱灌子蓋有志於退耘夫聞而竊嘆曰抱灌子其志尚可以激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而義不可也蓋惆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賢不可以泯故輒錄記之抱灌子陳氏稱名耘夫廬陵楊某云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表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
之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曁于唐宋皆建
史官專職紀述我　國家奉天啓運
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於下萬方
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
神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成書欽惟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剛健中正廣大欽明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為
理躬儉愛人再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
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畧雄材茂功偉績規模弘遠卓
冠百王欽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孝友英明克仁恭儉敬天法
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
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澤恭
月之內天下歸仁
二聖升遐雲車益遠萬姓哀慕海宇同情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纘承大寶君國子民
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國之懽心
上念
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簡冊
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勑脩
兩朝實錄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
幼孜臣山臣英臣溥總裁臣榮臣英臣直臣述臣時
勉臣習禮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鶴齡臣洪臣
永清臣敘臣日恭臣敬臣翰臣稚臣耆臣繼臣中臣
叔剛臣文奎臣節臣錫臣尊纂脩發左右史臣之所
記閱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見聞編載事
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關制度
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
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彷
髴乃若附錄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訖五年正月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
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
伏念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而久稽亦
討論之惟謹方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于
先朝庶少資

萬幾之暇

經筵謝表

知經筵事太師英國公臣輔同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臣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溥兼經筵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英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侍講學士臣循侍讀臣袁侍講臣敏脩譔臣愉臣琦等茲者恭遇經筵肇啟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膺恩澤謹奉表稱謝者臣輔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清地寧昭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光華中外忻悅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寬仁尊尊親親崇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懽心是以三光全而災眚消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弘懋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允舜禹湯文武之道萬幾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雅用資啓沃用致進脩上以承帝王心法之傳下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洪業撫海宇之隆平臣輔等俱以庸才咸叨榮命荷絲綸之飭勵縟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心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敢陳商說之篇

議

吳文正公從祀議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著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顛弗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祕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

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
敎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
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
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
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
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
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益澄問學之
功朱熹以来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
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
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典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詩

平安南詩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升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
輯天下一出於至仁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
雖聖人不喜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敎以育罔有攸
害時謂泰和至于

皇上盛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奠安四夷嚮慕小大
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昜微其賊臣黎季犛
暨其子蒼沿襲悖兇屢弑國王淫刑暴斂毒虐下人
滋久滋甚
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悔賊罔忌畏數侵掠
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
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
主有遺胤子奔来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

遏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
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過抑厥
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
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戒　盜滋稔
惡群臣合辭力賛必決乃告祀　天地宗廟及天下
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横
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
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

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
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
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予俾統治厥民往哉
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七百萬拒于境上
民聞王師來為已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富良江入
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
挈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遁去王師追之悉生縶
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數求
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
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矣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
歸慈父母相率踵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
于寇孽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珉容
比　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
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
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
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曁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
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
固寖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討無成功　皇明奄有

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
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下馬率衆且射且斫
賊疲稍卻公亦傷足衆剋進戰自巳至酉賊敗走公
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寇賈哈剌時寇衆數萬據嶮
以拒官軍公三道公軍後進由番西涉打中河得間
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
寇境寇憑嶮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嶮明日復力戰
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簡銳卒出哨令望見前軍
旌旗即舉砲俾知已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
窮出降械送賈哈剌京師撫輯其餘衆公及麾下加

被陞賚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兼理茶馬之政邊
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若水患公脩其隄防躬督
工作為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
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
葬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石夾以功陞四川行都司
都指揮同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
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創建百萬倉於直
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
逸秋毫無取於下凡漕途宿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

六師遄邁辟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
赫赫業業如飄烈烈如霆戡戡蠢彼醜虜脅驅為拒
仁威天降執有強禦雜翎夜剛富良為帶投兵委戈
奔降迓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縶之海隅如探取鷇
乃洛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卹其疾痛交人悴悴
爰始色溫舒其蘇蘇爰始咲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癘為福交人有言我祄匪夷逖遠淪汙
陷兹塗泥　天子聖仁曷返我祄內我庇我永康不
虞俘獻于廷　天子受之民有顛欲　天子予之四
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

下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
神孰其為梗鑒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拊巍巍中
夏奠安鞏固海舫陸車来享来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平胡詩

洪惟　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纘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為億兆生民主綏靖滋育四方萬
國林林總總之生皆鼓舞忻戴趍走承奉惟恐不及
至於朔漠鐵裘辮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慕義拜俯
闕下蒙荷官賞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失里弗率倔強
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謂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夫獨
失其性屢發詔使撫徠之虜弗悛益甚要執我使臣
侵擾我疆場之民罹其毒虐
皇上憫焉弗寧謂皇天既付予天下天下有一民一
物失其所予曷敢坐視不䘏且仁者不姑息害患以
厲民虜怙終不可赦予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
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遂

命將閱師永樂庚寅二月丁未　車駕發北京既出
塞踰五雲關道歷廣川龍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
融消剝寒沍坤靈協贊磧滷之野咸出甘泉潔清芳
冽隨地而有士馬所過無不飫足衆心懽懌咸懷敵
愾五月己卯　車駕次玄溟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
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
逐北本雅失里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
諸將咸請追戮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祛之而已不窮殺以為武時將士
生縶虜衆來獻者萬計詔悉去其縶虜衆有擇兵以

其屬來附者又萬計

皇上進而諭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兇孽懷蓄憤鬱不獲自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爲爾除害勿有疑畏悉給予所獲孳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懽喜膜拜舉手加額呼萬歲虜衆遂平獨支冦阿魯台初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

上曰此虜竄匿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師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冦衆來犇者具言其狀徑擣之冦迫急請降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

言未既虜悉衆衝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觧甲去弓矢俯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繇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悉寧封山勒石紀述功德告示萬世七月壬午 車駕至北京中外臣民懽忻舞蹈臣惟夷狄世爲中國患莫甚北虜

皇上乘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廓清六合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詞臣後謹撰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教以理洽于率普神化所濡涵泳鼓舞迯彼朔土負恃遐阻弗馴弗怏執我使者横縱桀驁跳梁醜覷毒其輿虡連我邊野人之鞠窮讐憂以瘵吁號旻天盍于我紓

皇帝仁聖憫焉興悽曰時天氓彼敢虐苦惟天命予予曷敢捨彼絶于天匪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告擔啓行以類以禡六師遵御萬乘從扈如雷如霆如飈迅騖萬里一瞬飛越峻岵謨斷自天孔神且訏

計遐測幽瞭如貯睹迯彼朔土夏不解沍芒芒磧鹵沃渴惟乳 皇德格天昭畐監祐春暘流敷融麗昫朐甘泉洋洋徒乘厥飫競奮敵愾踴躍馳赴擒其狡宄玄冥之滸揮戈擊殳鬬若虓虎虜急在禰强抗螳斧殲之靡孑縱惟七馬乃有支孽潛伏于莽一鼓而獮迅於焚羽鋤犂其藪散其藏聚

皇帝有詔厥衆咸赦解其縶縛綏其降附曰予寧汝汝罔予懼汝飢錫汝馬牛肥羜穊其創殘伸其噢咻如旱焚焚霈施甘雨懽呼膜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母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忠彼朔野同我中土夷堠去防
罷華邉戍邉人肆寧如愈沉痾屬人始悔如寤斯寤
往來孚好無有疑迕
帝曰康哉其選予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
奔賀拜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相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暨宋
咸奬戎侮干備于禦不以晨暮肘單力劬卒罔驅去
帝御九五隆治弘化肆揚神武抉剔民惡洗濯曠蕩
俾民得所五兵偃戢四海熙豫宣昭人文丕闡皇度
億萬斯年永隆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思訓堂詩有序

思訓堂者通政司右通政宛平陳定至善奉親之堂也親沒恭奉於親之訓不忘故以名堂而著其孝思焉間求余言夫世之為父母愛其子盡力於鞠育恩勤者有之矣而能訓之以善道者鮮訓以善道則幸其子不遠於日前之頃有不可必況望其不遠於身後者乎至善蚤喪父獨賴母王恭人鞠育教訓以成其德器斯揚於世矣而服膺母訓至于母沒不敢忽忘可謂令子矣夫君子之所重者有恒心也故作以訓堂詩以致相成之意詩曰

昔我升堂言侍母慈今母往矣升堂孔思厥思伊何
母有訓辭厥訓伊何仁義是持事君猶天盡己勿欺
維厚有容維慎弗危我心藏之夙夜靡遺豈直靡遺
允蹈不違僶俛維寅承母之詒伊昔克承式肇慶基
繼今克承永保弗隳克篤念之罔適匪褆庶幾有譽
于親有輝永迪于斯以善厥施

贊

黃思恭學士像贊

肅乎其外泊乎其內不競不絿于于其泰纘先緒於
垂徽肇來慶於孔章白鹿華蓋玉韞而光榮恩清秩
黃髮兒齒消搖相羊茂綏福禄

晃菴像贊

吾邑蕭生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晃菴胡公像可謂似矣然得其外者耳得其內者莫如余故書之卷首為贊其詞曰

偉乎其儀淵乎其中簡而有執和而無同襟宇瑩
涵秋露於玉壺氣韻洒落揚皓雪於青松洙泗關洛
其學之源大河長江其文之雄耶
聖明之主崇近密之任承禮遇之隆其千載之遭逢

也而泊然如抱虛退然如執冲莘莘於往哲乾乾乎終日者益希先民道德之意君子爲仁之功歟

鄒侍講像贊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發也直而方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澄雲泊乎素心寒岩古栢凜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彥也

自贊

其爲人也知厥初靡有不善知既往鮮有或是知古聖賢皆學而能知宇宙間皆吾分內然望而未見徒

係其志今不田而食不蠶而衣者四十六歲嗟來日之幾何其奚以免夫俯怍而仰愧哉易云終日乾乾庶幾服以自勵

石處士像贊彥誠之父

其中休休其外溫溫雍容者順消搖丘園根忠信於天賦表行義於厥躬抗素尚於浮雲含逸響於清風古之吉人今之善士自天祐之式繁壽祉

具慶堂像贊爲韻王令作

含純抱和蹈發靜嘉有淑令姬協裕厥家爲壽有慶有子有文章貢之濱惠政在民祿養孔時弗忘報施遺像儼然悠悠孝思

亡妻嚴夫人遺像贊

處余之貧泰焉以欣從余而貴不改儉勤益布裳提汲無怍乎鮑宣之婦男女劾績有聞於文伯之母視過不及輔我中道曷不永年於我偕老噫

行儉像贊

學博而志端識敏而才充其秀發也粲芙蓉於淥水其清拔也挺華嶽於晴空承明延閣足以續休乎家世詞命論思足以增重於 國華方當任賢興理之時祿位所臻豈吾所能量其涯哉

歐陽子白像贊

邁往之氣明爽之資有學有文有德有儀如寶劒含精將試之無不利如良玉在匱益蓄焉而弗施雖見諸頷者已老而存諸中者未衰其終求箕山之志抑有俟蟠溪之時也耶

告祭文

祭告 先考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卯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

先考府君尊靈仰荷 舅父積德垂慶覆被小子獲

仕于　朝欽承
上恩特贈　尊父爲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榮捧
命書倍萬愉懌謹錄黃尊遣姪鄉貢進士輝賫詣塋
域恭伸燎告伏惟　尊父服此明恩重念藐孤生而
薄祜甫踰春晬　慈父棄捐生我孔勞棄我孔蚤幸
承福祜用克臻慈心之永傷祿不逮養奉　恩悲咽
如何可言自今以始惟盡此心惟忠惟孝不敢荒怠
伏惟尊靈永佑相之謹告

祭告　先妣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

卯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
先妣尊靈兹者欽蒙
上恩特賜誥命贈　尊母爲宜人榮捧命書倍萬忻
懌謹錄黃尊遣姪鄉貢進士輝賫詣塋域恭伸燎告
伏惟　尊母服此明恩重念兹不孝不天生孩十有
六月慈父棄背當此之時兵亂甫定骨肉散亡家產
破析獨賴　尊母慈仁如天軫念先祀危切寢永保
存孤孽竄於執王逮其有知教之詩書曰此汝先人
之業也汝怠而棄焉是汝不能子而我不能母也嬰
勞夙夜險阻備嘗以長育存全之於孤苦顛沛之餘
至其幼既壯其危既安而　尊母不及見矣嗚呼痛
哉今倚　尊母積德流慶叨承　國恩享有祿食矣
追惟幼侍　尊母糜粥不飽今有祿食能獨飽乎衣
有綈帛矣追惟幼侍　尊母疏薄不暖今有綈帛能
獨暖乎一念之至疾首推心天地無窮母子此痛其
有窮乎祗奉　恩榮益深哀慕悲涕哽塞莫知所云
伏惟尚饗

焚黃告先祠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正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
孝曾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昭告于
三代祖考妣尊靈曰士奇不肖材知謭陋仰荷　祖
宗積善累仁慶澤所鍾叨被小子叨祿侍近積有歲
年兹者恭遇
皇上龍飛恩德覃霈屢陞崇秩　寵賜誥命推恩追
封　三代我　曾祖侍制府君　祖金洲府君　考
諭德府君皆追封榮祿大夫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
士　曾祖妣弘農郡君嚴氏　繼曾祖妣高氏　祖
妣劉氏　妣宜人陳氏皆追封夫人士奇榮捧命書
不勝忻悅祗用錄黃恭伸燎告伏惟　尊靈服此明

因敷佑小子用竟忠事庶幾上不累
君親之大德謹用告知謹告

祭康氏妹文

嗚呼吾母生我及妹心母之心敬母之訓嗣母之善吾妹最賢妹之有家鍾愛賢姑宜於夫子宜於宗戚謂宜祿壽百歲之期云何一疾遽殞中道雖暨里隣咸增悲悼矧於同氣心當如何訃音之來驚仆號慟嗚呼哀哉命果然耶兄仕京師廿有七年思母不見思見吾妹遽復已矣嗚呼哀哉吾妻家居辛苦生業亦惟賢妹姑嫂一心扶助耕蚕不知傺勞吾妻久病

以至于汝兒女呱呱惟姑是恃保育訓敎靡夕靡朝詎謂[illegible][illegible]吾妹又沒兒之抱慟曷有窮期嗚呼冥冥不昧應與汝嫂同事　老母幽明與路窮知兄悲茫茫脩述緘辭致奠南望興悼川雨北雲尚享

祭族兄仲素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七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辛卯楊士奇聞族兄仲素先生之喪已歸痛惟弗遂附酒果之儀令姪之紀致奠于先生之靈而告曰嗟吾兄而遽死乎吾人之德和厚之資衆人之所溢雅之詞彼世人於利勢傍奔走如渴飢獨安分而守

義窮處賤而宅卑濯憂患以益窮恒特立而不移服恬素以自適全天和之熙熙諒於道無所枉雖竟死其奚悲士奇昔邂逅於都城盖晨聚而夕分交書牮之往還雖迹遠而心親詎期一旦北行逾遠杳音塵之莫通忽喪車其來返瞻宗秀之凋摧慟中懷其煩遡謹緘辭而致奠寄涕淚之潸潸尚享

祭陳一敬文

哀哉陳兄遽此永畢耶凡世之人耄期比比獨不躋下壽理其可詰耶兄之所存和易平實兄之應務條理縝密剗削町畦耿介自執凡世之人知兄無幾兄之用世用亦未幾其間得失曾何較計去喩即爽来

返竹林消搖徜徉爰得我心日月幾何鶴書戴下甫即公車倏焉殞謝哀哉陳兄余悲曷舍念余東歸相從遨嬉遨嬉伊何曰書與詩三十年間出處聚散迹睽志同斷金匪間昨昭于茲曾幾晨夕會促別長頻絕來覩平生知心逝者如彼孰計陳兄盍又去此愁哉余情耿耿何已嗚呼死生恒道全歸爲難生無遺憾沒也其安我思陳兄我又何歎尚饗

祭王髮慶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九月己丑朔越七日乙未

故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伯貞先生王公之喪歸自
北京道過龍江其姻家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
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致清酌之奠泣而言曰嗚呼
先生遽往而不還耶歲杪邂逅傾瀉相懽曾無幾時
余疾進也數循閒以來視爲之方以速其安既去此
而北行長蘆之訃猶懇懇於訓言先生之厚余其事
固昨日之間也遄聞端州之　命喜動乎中計旦夕
之南輭得伸款洽以解渴煩何意俄餘凶訃忽聞嗚
呼哀哉偉歟先生士林之雋經學之淵源沂濂洛以
達於羲文文章之閎肆凌韓柳而攀爲馬班正直節
儉有美乎大夫之德寬裕慈厚惟仁人長者之存是
以發乎其中藹如春陽之溫達乎其外泊如秋空之
雲故學者師道德之敎百姓歌召杜之恩濡浹風而
上征其孰不悽楚而辛酸哉粥在士奇契好世敦少
於學問深厚引拔粗焉有聞其敢或諼三十餘年離
合紛紜孰計斯別竟爲永分大江之濆懇此樽盞
撫今而惟昔言可盡而情莫殫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林崇麟文

嗚呼崇麟遽止於此邪士君子所期望於予者皆遠
大之計而

聖天子臨軒親策以子魁天下之士亦有待儒者之
效用於世也子之問學厥有源委子之文章華實疑
蘊忠厚謙慎惟子所存平直端方惟子所履其由此
而遠到理之所必至也孰謂崇墜竟止乎是其古人
之有云莫之致而致乎其身職同寮采志諧道契胡
仳離之甫春奄遙焉而長逝子喪來歸將復故里念
我良友死生之誼薦薄奠而寫哀痛余中之若劇尚
饗

祭陳叅政文

嗚呼寔之別幾隔歲計音東來遽聞謝世方其別時
病喜勿藥何意旋歸而竟不作嗚呼寔之總角弟昆
相勵以學相角以文仕而同　朝又同翰苑過從怡
怡何間晨晚寔之陞擢春官郎署不出京師尚時惟
聚既贊大藩千里睽隔兩地一情累歲一覲今茲已
矣永絕晤期逝者何適存者恒悲嗚呼中表少小相
親六十餘年存者兩人寔之康彊余祈後衰而先余
近余存幾時不腆之文書于燕石庶昭平生以慰冥
冥

祭思賢九文

嗚呼士奇不天甫晬失怙㒼兄廉弟煢煢一身於凡

其從如同父母兄生先我十有六年我幼賴兄提携
抱負追于丱角道我書詩憐我能勤喜動顏色顧曰
予弟奕奕吾宗踵勉繼承在我與尒苟惰弗勉眾彥
自茲恭受教言罔敢遺墮中罹憂患兄勞孔艱未有
室家兄不遑止初叅名命兄曰行哉朝夕戒之毋滯
于下開聯近職寓書勤勤曰振吾宗其將在爾惟敬
惟慎其克有終屢來其懽既別彌戚間聞疾疢如痛
在己兄兄愛我一自中誠我之報兄靡效豪髮在兄
無望在我曷寧連歲書來冀一還晤惟兄與弟皆同
此心所願未酬兄遽長逝聞訃驚慟哀苦奈何頓足
號呼中腸如割兄之壽考諒無憾焉我亦稀年別時
其幾被酒薄奠寫此中情兄靈如存鑒此哀悃尚享

辭

正固先生哀辭有序

於戲自正固先生沒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趣向
無所質於疑惑無所資於故實無所得於效法貿貿
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無所問道也故皆傷悼不能
自已焉先生諱岐字尚仁姓蕭氏學者因其所自號
稱正固先生吾邑在
大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弟
僉憲公有尚書劉公與其弟東原先生有臨淄令歐
陽公有廉憲僧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偲安貳守羅
公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
通儒釆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沒世而學者未至貿
貿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焉待為有正固先生在也
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為哀悼其
能自已乎哀之不能自已於是托於辭焉辭曰
惟氏從道兮克蒞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御彼
先覺兮揭蒙發聾嗟若先生兮昭哉博聞服仁與義
兮秉忠貞粹詁天常兮考明經言為訓式兮行儀刑
渥湘流之清宗兮佩澧蘭之芳譬疇咸仰其元章兮

何不游乎廈之廷止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田兮斥鷃翔於青冥小大胥適匪宜兮羌獨偃蹇乎林坰嗟若先生兮其誰與儗考德而問業兮日詵詵兮其来止惟匠石之良兮飭梁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于栝泉而猶無棄白玉不遇夫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既自我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何爲一旦兮溘風飄而雲逝吁嗟失筮與龜兮吉凶乎吾何所訴紛盲瞽其避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倀倀兮如夜遊於乎先生兮黍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周尚志哀辭有序

仁山文水之間世家鉅族之盛周氏其一也周氏世居泥田里後徙丁田余家去其地百餘里聞有尚志甫德義不愧古之人然既卒矣未嘗得一見也及官京師其子彦將爲刑科給事中因出其族兄前進士矩所爲尚志行狀哉其所存所施者甚備於于若周尚志甫豈易得哉使世之人皆爲尚志庶幾可以復古之世而今亡矣因摭狀之所具爲辭叙之其辭曰惟先生生兮蔑其蹤遐世有書詩兮迨于先生始其弱齡兮淳信而貞兆延而敏學從我先覺匪階椽爵此吾

親之思吾所得爲鞠躬敢辭此族人昆弟于同一氣又敢厲義此民之飢寒蠶衣與冷食中心式安此民于同類野心弗益時于之痗此凡民有弟一言持衡靡或不平此受遺秉義永矢無二危而不避此賤貧自持理亂弗知朝恬夕嬉此六十八年挨風溘焉倏逝不旋此彼人無良耄期樂康孰可較量此生過上壽没顯有後亦竟何疚此景仰幾時卒弗覩斯焉于弗悲此

賦

白象賦應制

二儀含精至和孫毓誕生神物爲時之禎偉形體之弘博屹髟髟兮其若運倫卑以妙用吐冰柱之剛貞瞻彌烈而下處兼四時以流行耿瑤光其上直稟金德之純粹明皓質之自然浮素華於纖毫宜玉山與瓊林步消搖而泄泄躍蹊哉之窮谷暫混跡於狒狒諒

聖人其在上豈終潛而莫躋於是乾符昭兮泰階平坤珍顯兮濟河澈鳳凰集乎德輝麒麟感乎　聖明嘉瑞應乎仁化神龜通乎孝誠獨何爲兮滯幽不躋躍而作興爾乃山靈啓途海若靜波風伯清塵從容師

護遮振高足以千邁出南溟之天涯頓夷獠而長驅
遵大路於中華不疾而速千里數忽言戾都畿瞻望
宮闕闢天門之九重來王會於萬國隨驛使而進趨
仰　天顏其咫尺拜跽俛伏舞蹈怳懌何幸庬野之
資膺此遭逢之極也於是
天子勑命圉臣厚粟豐芻華纓絡首文衣被軀恩榮
汪濊感激何如雖無能以報稱敢不勉其純駑頑備
駕於　皇輅從六龍以任載嚴九關之巍巍衆虎豹
而列衛又引重與致遠明枉直而袪害誓永殫乎尺
寸奉
聖皇於萬歲

　河清賦

歲在攝堂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啓祥颸颺
慶雲爛垂
天子御丹扆闢彤闈班龍節建霓旌摛九重之容衛
紛百辟其來趨從武乎金門屏息乎彤墀乃有陪臣
陝國之使斯伏殿陛陳詞獻牘上言河清河津之渙
發甞訊占
聖皇之瑞臣實睹之敢告
天子天子曰嘻天道感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未
德者垂戒予未究乎慎脩其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
出時則儆侯上公羣卿列秩仰聆玉音愉愉忻忻固
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畢實退就使者而悉焉使者
曰於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其始也沉碧凝黛
流丹曳虹忽易復殊雖色彌望炯素並之皓潔況玄
晶而淋流妙伸化而倏殊協五行之遁旺方其滲滲
瀏瀏滉滉滲滲如淵渊之奔浩乎冢泉之放洒荊
玉而滅迹拖游凝而浮藻影鴻象於昭晰而凝纖塵
之決瀣也於是傳告雜遝聽聞駭感奔走道路聚觀
匡側睛目炫奪心懷惕悅鑑妍者胥明濯汗者避褻
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戟焉於是瞻者俯而思
頎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於瀲灩浸泥混渾渾
溷涇方之而尚列潢潦從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為聖
君之瑞見於千年於遇之記洗天下之平治乎京房
覽易之論洪惟我
皇縱序
太祖道合義軒功隆舜禹政教徧乎邦德澤流於
九土斯河清之協應宜偶然之致也洪水之為川瀆
潤及六府所敘功同上較造化於是而發非任
水德斯民而致其豐足於乎華夷瀰下泉明非

谷應

天子萬歲

天子於是更龍衮乘飛黃從造父御王良升高眺遠周覽四方紛營隊其整列森部伍之分張震笳鼓兮過雲漂戈戟兮飛霜布儲胥兮四合渺罝網兮彌望乃有上公徹侯材官騎士分馳方攘環驅迤靡追奔截翔忽霆迅駛於是金貍玉兎赤豹青兕麋鹿麞麂白鷹文雉倉惶怖懾氣奪魄褫或跳踉而未已或蒙茸其猶起矢不虛發一發五殪弭不虛御應御遂斃巧捷妙中關弁觸態殺獲生繫蓋不可為數計矣

天子既嘉雄武之士尤重三驅之義乃下詔止焉于是時也物不盡殺獲不妨耕將悅騁志士樂發盈臺情快適笑惟沸騰

天子於是命輿馭警蹕駕都城升金根之車鏘鸞和之聲揭日月之旗揚析羽之旌鳴鑾鼓條暢鏗鏘不亟不徐雍容安行歷東華登大廷御黼扆朝公卿文武濟濟介冑并纓以及海外遐裔番王陪臣莫不舞蹈上壽同聲一情咸以謂

天子致勤武事爲任保民感至和之瑞而兆　國家生民億年太平之慶也猗歟盛哉昔之子虛上林羽獵長楊馳騁浮詞以誇詡弋獵之樂殺獲之富游觀之奇而其實無所取徵者彼安知

聖皇至仁盛德上契乎天心天人協和靈瑞駢應者乎臣職詞苑躬覩嘉祥稽首陳賦繼以詩章詩曰

天子仁聖保康兆民民之允懷皇天維親至和孝蠲嘉祥駢臻介福穰穰

天子聖仁又曰明明

天子受福于天德威所被下竟八埏內固外順

宗社奠安　聖子神孫於千萬年

師古堂賦為朱仲智太守作

若有人兮鍾金華之清淑　帝相德而錫命兮旌佐邦於南服願仁智以為堂兮崇忠信以為基敷廉潔以為垣兮申禮防以為階荃秉心之忠貞兮鄙偷惡大奴僻近佞倪不憚大勞兮願追武於前轍道往古之多岐兮世依依其孰從析聖氏以為仁兮謂楊朱以為義闢公孫之鉤鈲兮仲尼又遠夫以規矩似有章以為正兮又類淵以為度嗟紛紛其滿又兮酒是衆術之眾芳同並華之純粹兮並三下之[illegible]仁日之滔滔兮相惟是其獨貴也哭兮往[illegible]兮文非遠而難企也微願吾求蹈兮動[illegible]

彼後世之捷徑兮固遠引而去之先民又告余兮曰
降衷無不全皆與愚既咸稟兮古與今亦同然雖明
聖之迭興兮焉能於此乎增益信由己而匪人兮子
何遑遑而求索感申申其好言兮示攸行之先路終
吾身以服膺兮頭不改乎此度重曰射惟羿之宗兮
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邈遠兮道有在而弗泯泝從
循之兮徽厥心以為則信亢已而格民兮庶將偏為
余之德

離謗賦有序

余讀揭文安公所為幽憂賦為其友辯謗累數百言
既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真盛
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為
之辯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為賦以解
之

離謗讒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為淫僻兮
余憤慨以代言惟弱操其好脩兮稗異冠而複衣被
楨縱以為衣兮攬蒼荒以為裳撥古人之高篤兮將
馳騁乎要之路豈發軔猶未遂兮遵捐矩而改錯猴
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遭尤肆腥臊其黜汎兮文
何有乎杜衡與江離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翽而來

止既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嫉妬
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
異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譖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
恍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
其允臧告曾參且殺人兮毋猶忡惕而惶惶傷白黑
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悅悅以旦暮兮夕營營
以連賭重曰世憂患既不顯兮又曷冤結而煩情上
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繫發辭其不衷兮
揆於余又何有彼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縉旃
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聽來日其悠遠兮庶盼
兮兮猶覺

銘

清白堂銘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
名其燕處之堂謹先訓也蓋今天下之楊皆祖漢太
尉太尉明聖賢之道以清白持其身兆為名臣下戴
而下之為臣者皆所取法刻出於其族乎公作
天子詞臣之首文學行義炳然有稱於時而今奉
於先訓如此蓋存于不恃其所已能者而思有進也
余與公同宗同官請申為之銘且以自勵云

浩浩楊宗肇于弘農累葉載德繇太尉公太尉克明聖賢之道反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絕利徇義維清維白弗涅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日星皦如後有君子是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猗嗟君子力學清修爰陟顯融為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揭是清白川流匪防汎濫孰禦維義維敬為德之據猗嗟君子永篤念哉匪直銘堂亦於我規

主善齋銘

吳中徐俑發身科目為安吉縣學訓導用志聖賢之學以主善名其所游之居蓋非獨以示學者又以自警云其寮之長郭彥鉉先生吾友也聞來求文遂為之銘曰

生民之初受命于天仁義禮智罔不善焉氣質或下內昏外誘聖教爰興俾初之究厥初伊何性善焉耳明之復之究極其全道匪一執德靡常師吾惟善之歸博以求之約以擇之惟善之宗無此他岐精察允蹈復我明德悠久純熟駸駸聖域猗徐俑氏欽仰聖謨煌煌主善以揭齋居匪比在中誠求覺精義所存無資數學惟誠克至惟敬弗渝勖哉無斁

庶永終譽

芳洲春意堂銘為醫士許景芳作

生意敷達為時之春斯乾之元而性之仁惟春之職以生以滋生生之機曷閒四時粵古聖神體仁之大憫時下民沴氣并害道辨物垂範設教用獨天札用全壽考猗景芳甫斯民猶己閔疾而呻遄起弗止考法于聖毫分縷忒惟民之寧豈曰予德本其仁心融而為春保合太和孰己孰人熙熙其春洽我芳洲林林其民芳洲同遊猗景芳甫惟仁之施惟誠弗渝式篤念之

詩禮庭銘為衍聖公孔彥縉作

人之大端曰言與行有物有則匪學弗能其學伊何經訓是服言以詩善行以禮成人心物理六義備焉溫柔敦厚詩教則然從事於斯博達多識志端氣和有言有德三千之儀秩秩其正維禮之教恭儉莊敬從事於斯天叙品節克明克識卓爾其立上焉為己學必自茲學焉弗懈思焉可承肆昔聖師揭時開統示訓于徒亦於子其也嗟子默識力行翊我來嗣敢忘承永明明聖祖陟降庭止惟誠惟敬弗忝厥裔

環秀齋銘

永豐馮氏世武邑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承自伯純甫始來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明秀知學其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陞紹興知府將行以其家環秀書屋求余銘余在兩京以鄉郡故馮氏父子素往還為銘之以永示其後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始來自鄂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有兄有弟有琴有書維兄與弟既翕且好琴以悅心書以進道矗乎九峰時出雲雨黝乎龍潭亦出魴鯉環屋有田歲則恒秋處者樂志悟悟優優仕者行志曰予民福民將于德式光斯屋馮孫繩繩祇念爾初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箴

學箴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先生仲子撝將歸先生作訓子詩百五十言授之其根理也實其體事也切可為州矣撝過余辭別出以見示以余父之執也又求一言嗟乎余復何言哉然撝聰敏恭謹於求益之志不可已也為擬括先生所業餘為學箴一首贈之其詞曰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斲于工師君子之德匪學弗至為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為源本存養乎中靜專純一貫于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以臻于極理欲之幾善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前言往行我求孳孳自古哲人誰非我師以朝以夕以思以繹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山其流如帶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彊役用吾誠以達于成以承所生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四

方外

送彭海雲詩序

國家崇奬道德之教於天下郡邑皆置道官郡有紀邑有會皆取老氏之徒任之吾泰和自置道會以來凡再更代而至海雲而皆和易清約端重雅素直而不肆慎而不縮此豈吾邑為老氏之徒則皆賢哉蓋所資以治非其實有於已則無以服衆而舉其職是以推擇而取之也自吾少時見海雲處於鄉恂恂溫溫退然如一無所有而先生長者皆愛重之至為道

會自邑長貳以下皆稱之曰良而邑之為老氏之徒皆心敬誠服趨其令不敢慢焉此非其本諸內者學有以得之乎世之治其徒而不足以得其心致誠服者要皆無諸內而徒飾其外觀耳況併其外不飾而望人之敬服於已哉於是海雲有過人者矣海雲之先君子游楊氏出也今年被召來京師見余以楊氏譜感然指容齋府君語余曰是生我先大父者也忽斷一紙而不遺我哉其悖本亦我遇之如此蓋非時人所及故因諸賢作詩以送其歸也為序諸卷首

送釋源濟序

詹事府丞慈溪陸中善前為刑科左給事中余知其為人慈厚溫雅明於治體嘗以謂中善其用世之才而陸氏之秀乎間從中善聞其弟源濟之為人於是知陸氏之秀非止中善而已中善之言曰吾弟聰敏過人有才具而性澹泊雅好佛氏之學聞邑中有喆師者通其道即屏去一切世俗之務而往師之既久又聞有祖芳禪師者其道益大又往師焉去年秋復走京師求見高明閎博者以增益所未至吾弟之志於其學可謂篤矣今將還故鄉願得一言贈之夫天

下之事要其成在立志而已探驪珠於不測之淵能篤其志無弗得者而況於學乎況於佛氏之學者乎源濟篤志於其學愈得而深造安得無所成也然既遊乎方之外矣夫人聰明秀敏古今無異也古之為學專於一其成也皆有以及人故古之天下其治日常多也後之為學析為三至於可以及人則惟儒者之道焉耳而後之人聰明秀敏者非所為學不在於儒者常十倍為儒者之學又非皆能篤其志以要於成此天下之治所以常不逮於古也如使今之為學者皆思有以及人又皆能篤其志如源濟何古人之

治不可及哉源濟雖存乎方之外而其所為志今之儒者或不能及蓋不獨賢於佛氏之徒而已余因中善之言而有取於其志也故為之言若其戒行之純學業之至人多知之無待余言而余亦無足以知而言之也

送釋岱宗序

吾邑泮圖岱宗受　朝命為邑僧會今年來京師又用推薦兼住持普覺禪寺前僧會彰公其師也求余一言贈其歸岱宗邑中故家子宋有郭佺與其子同登景祐元年進士第者其族祖也岱宗自少警敏好

學嘗從今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余往還見之愛其事師之禮甚恭也別去十年而能見重於鄉人老宿推舉為百里之地釋氏之徒之表率斯其智行所進必有可稱矣乎普覺在邑東城崇居複宇宏麗深邃進遠喧襍遯焉如出人境外吾少時嘗與今翰林修撰梁用之庶吉士陳孟潔讀書其中今吾三人或聚處論往事輒重嘅嘆欲復一造不知在何日岱宗今有朝命之榮而不去其鄉又當盛年強力得幽閒靜勝之地而居之誠有志進乎其道將來所造詣可量哉蓋境靜則心寧心寧則志壹志壹則其所務者駿駿乎得矣吾聞釋氏之道以清淨為宗而不累於其外世之為其徒者雖有能通其道通而能由之者蓋尠豈非在表率者有以振之乎勉哉岱宗誠能不違於上而後可以責不違於下此鄉人之情之所屬望亦彰公為師者之所願於子也故書以贈

圓菴集序

為釋氏之學其才智有餘研極宗旨之外往往從事於儒而與文人游亦時作為文章泄其抱負寫其性情蓋自惠休有文名世而唐之靈一靈徹宋之惟儼惟演元之大訢輩累累有繼逮于

國朝宗泐來復諸老亦彬彬乎盛矣玄極頂公於諸老差後出其文實伯仲間蓋重於世久矣玄極天台儒家子自其童丱巳悟解穎敏脫畧凡近始出家從泮圖師居無幾師謝之曰吾不足予師乃求禪林之邃於道者而師之篤志苦力久而悉其道焉又以為儒之道當究也又求邃於儒者而師之又篤志苦力久而併其文悉焉夫為文與為佛之道其理無以異也必有師宗必究旨歸壹其心篤其志先乎本而後乎末探乎粹精而黜乎糟粕無弗造者若所造之難易淺深則係其天稟之高下焉玄極非其資稟之高

師承之正積勤之久之所臻蹴於是勃勃起聲譽而
與宗泐諸老先後有聞於四方矣蜀獻王首遣幣將
之且嘗詩有僧中班馬之褒
太祖高皇帝聞其名召至奏對稱　旨命為僧錄左
講經陞左闡教兼住持靈谷寺與任之日重焉玄極
平生詩文甚富多不存稿既謝世其徒崇遠收拾散
逸僅得其詩賦雜文二百首釐為十卷名圓菴集圓
菴玄極別號也將刻梓以傳而求余序玄極之文根
於學充於才論性道明言德行正簡而不促豐而不
汎尤謹於繩尺要其造詣非叢林之名能文者所易

及也然非獨其文吾聞玄極於事其師如事父師沒
衰毀服心喪三年終其身語及師泣下泫然其篤於
倫誼類此尤非尋常方外離倫遺情以為高者所可
同日語也崇遠樸實清雅惓惓圖示其師之傳是亦
其師之心矣皆可尚也故為之序

勅賜廣福寺碑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
成因名對以聞
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璽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
求余文刻石川崇

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
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有形而聞者皆欲使
之生遂暢達而況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
欲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
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
而求諸內其始以為己焉耳及其成也固推以化人
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澹寂寞可為淳古
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
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歟廣福在廬陵
城西一舍許之高峰山與行思禪師青原之寺江東

西相望故名剎也數廢而興既燬于元季之兵久未
有復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父命從樸禮寺
僧方升為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闢興復寺宇術
者言後當有人過寺乃可復遂出遊京師進其業於
南洲洽公講下後轉涉吳楚浙巴峽登峨嵋而至滇
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廉
機之
太宗皇帝聞其名驛召至京集慶兼精形景絕地理
術
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獎重　獻陵之建集慶有

效勞用受知於
上奬賚盃厚賫自陳臣受父命從釋臣惟一兄今傳
兵籍遠戍而父母之祀惟　陛下矜憐之
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峰吾
所自發身也柰何而忘棄源本悲倒囊資磬善信所
施付其徒圖貽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弘
壯加于舊規像設崇嚴采繪鮮麗凡幡幢法具鐘鼓
之樓禪誦之庭及庖湢廩庾靡不完具至是遂承
天寵之厚蓋衆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
余謂集慶篤於其親可以為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

地可以為義仁義脩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奚必
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字雲海其學辯博兼通儒旨
闡與豁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為文諸石又係之以詩
云
大江之西吉維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
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緇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
宅勝極幽輝煥雲霞高峰之宮越歷千禩東岡左環
西溪右迆壓圮而興有維有持于今興之自雲海師
高明爽塏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
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為福伊何惠于羣生覺之悟之

覊洲迷妄導其清淨亦迓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
爾飭爾徒以慈以虔晨鐘夕鼓粲其寶所爾進爾脩
執其爾侮　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爾雲海何以致
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
皇心寵示表勵岳靈拱衛佛日昭宣　皇明一統
帝壽萬年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
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欝泉石奇詭
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

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
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
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復有興之洪武甲戌
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其作浮圖七級
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
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
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
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
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又諸
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

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抗之海昌
人石菴其字今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
主事陳允宗云良玠嘗從允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
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
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
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
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
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
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
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

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
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
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
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
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則佛之道足以鼓動
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
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
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
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
事建功而可以稗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惜夫其見

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宣府彌陀禪寺重修記

宣府古上谷地今為　國家西北重鎮所以控制朔
漠屏衛畿甸故恒宿重兵而簡勲臣之有才望者涖
之自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大將軍印總兵於此城墉
益壯兵甲益脩士馬益强而邊境肅然晏安乃以餘
力從衆志脩城之彌陀寺為　國祝釐為衆祈祐既
成
上親巡邊駐蹕宣府余時忝扈從偕禮部尚書金公
幼孜太常卿姚公友直寓寺中周覽崇臺廣宇巋焉

奐焉亢爽靚深高明弘麗像設裝嚴咸臻精妙余顧
二公嘆曰佛宮布在四方不啻千數觀諸内地會府
鉅州求一盛刹若此未易多得而邊陬遐壤乃能有
之豈非難哉其寺之主僧從旁言曰是皆都督公之
力都督公之心上在　國家下在生民而為此也明
日其主僧求書寺之成將勒石垂後問寺之所始無
所於考寺有勝國時斷碣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都
功德主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安童建寺既燬
於元季之兵僅存彌陀殿已敝都督公至乃脩其敝
廓其規而一新之世謂佛之道以濟利為用而利

國利民蓋其用之大者故自其法入中國千有餘年信用不疑上下一軌而大臣秉仁愛之心者惟國家生民是利是圖苟衆以謂可為則從之以盡吾之心安董元賢相也其意非出於此乎都督公今賢將也其意非同於昔之人乎然則都督公之用心可書僧而克知大臣之所以用心而國不泯亦可書寺之成宜書寺中為三世佛殿殿之東為觀音殿次為寶光堂西為地藏殿次為普春堂二世殿之北為彌陀殿殿之四隅為四壇場東西序為僧寮西序之西為禪堂彌陀殿之北為毘盧殿藏經附庋毘盧殿中

殿前左右為東西方丈殿後為法堂三世殿之南為天王殿殿之前東為清源堂次為鐘閣西為崇寧堂次為大悲閣又前為三門庖廩賓客之位咸備寺成於洪熙元年都督公名膺鎮江人初事
太祖皇帝為百戶調燕山左衛後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積功至都督同知
仁宗皇帝初臨御嘉念舊勞首進左都督委以邊寄
繼事
今上皇帝益見獎重蓋公忠勤寬厚謀猷閎遠毅然於今老成人寺主僧名秀峰介休人舉任都綱於此

而寺之成始終效勞者僧慧銘助資者都督吾安貴義都指揮王禮助地者郎中王良云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粵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智辯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異欣喜樂與之游甚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人崇識論議偉然出乎衆人而汲汲以脩廢舉墜光大師門為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乎內而不徒誇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溫恭言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嚴一如深於法華經皆為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沒又數年一如亦沒一如字一菴既老別號退翁本上虞孫氏子與仿建至大寺雪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所歸釋氏祝髮於五夫長慶寺為大徹昱公之法孫而欲上繼雪庭也又隸籍於至大後從具菴玘公於吳山寶奎

寺碑志所業所寒感影不少缺一義之未徹一疑之
未釋必究竟乃已攻苦幹淡逾久逾篤遂深造閫奧
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
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
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叢脞
洽公酬應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為多二十八
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
啓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
以法華如來與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為之
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浙一人

上嘗覽之獎諭再三加以厚賚十二年被名纂修大
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
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寂于京師海印寺
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闍維舌本不壞得舍
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若干人嗣其法者天
竺道振等若干人其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于其
處貴天竺住持碧源所為事狀介尚寶司少卿姚宗
尊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
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乎以道序其外維一如師

情脩篤行朗乎無障濟乎淵澄維
帝聖明天臨在上曰時于契真實不安紛紛諍徒誣
辯波起彼競于嚮此味于髓錫之徑諦維
帝聖明洵如照禁維師之誠嗟其已矣言則不遺
稅所存尚謹于藏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洪師塔銘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名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
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
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

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識付後事留偈訣
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
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
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于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
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少外耆老送者萬餘人訃
聞
上遣行人王麟致祭於是其徒圓瀓慈潭等奉惟實
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
書蹇公助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汙叟
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未實

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饒
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千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
自幼聞真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齔已志
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　山人作師應聲
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衆驚異　入拾提瞻佛像
輒敬禮順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　之普濟寺禮雪
庭秤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
重之命典賓客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
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
菴玘公于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綸精粗小大之義
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
玘公命首儀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
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
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孫山瑪瑙
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奏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
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
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
儀郡之樂善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
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猶為高下人人滿所欲
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皋諒公啓宗佑公咸共尊

實謂吳中法席斷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
天竺蔚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
明護國懺期七七晝夜為衆講說無虛日成錄
太祖皇帝聞其賢名為僧錄司右講經上音褒諭有
通小乘之書博尚未之道之語益加之以為深居長干
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尚者從夢詣師
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
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
夢觀卒有旨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
法益振徽益流譽望益隆欽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
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
而已居右
上肅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然為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揣詞間之左遷
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此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人以

原缺

別本東里文集二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代言錄已著錄是集記二卷序六卷題跋四卷碑銘十卷雜文三卷末一卷題曰方外凡爲二氏所作悉別編焉並用楊傑無爲集例疑即懷麓堂詩話所謂士奇自定之本以不及全集之完備故附存其目焉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一）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胡文穆先生文集序 芬宗名廣建文二年庚辰科狀元江西吉水人本名靖賜名廣文淵閣大學士[illegible]

夫道莫大於仁論莫定於孔子余讀明史嘗掩卷三復而嘆靖難諸賢之不得其平也夫鼎革之際人所難言若非鼎革以鼎革應之併欲恭天勇功之士蹈海穴山而使父不得貽人材于子弟不得受臣工于兄是五臣不如巢許之高而微箕不如比干之忠也豈定論哉蓋於胡文穆先生重有感焉方公之魁多士也在洪武大定

之後洎乎建文齊黃諸人變更祖制皆汲汲如狂而公獨無所建白得毋有百里奚之見歟逮永樂而後初登卿貳再入奎閣大文勝箕疊出不窮庙堂資其運籌閭閻受其惠澤數百年之

下誦其文章想其風采休休之度躍然紙上偉哉其利濟之仁人乎或不能無求焉或又為之攷其日月以辨之余皆無取也孔子之論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孟子之論百里奚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知穆公之可與有為而相之可不謂賢乎夫穆公猶可相而況其子若弟耶若青田阿璟之瓣髮魏國勳戚之閑

戶則士各有志人各有能有不能耳要皆與于仁而用不同者也方邑諸君子重輯邑乘日余持是義從矣暨書成公之嗣孫張書等將重梓公集而求言于余余即以是義授之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季冬月
關中米嘉績題於文江官衙

重修胡文穆先生文集序

而銘有之曰大臣者天子之家相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然而席寵位而不疚負榮名而無忝則必有學問文章以歌太平之盛績而鼓吹一代之休明然後垂之史册而有光傳之鄉國而可徵而其為言也有典有則是彝是訓不獨其子若孫世守寶之抑將以流傳於鄉校士大夫之口有令人頌其詩

讀其書因以知其為人者是又俾尚論古人者之一助也吾邑
文穆胡先生遭遇明時躬逢聖主擢甲第位卿相生有令名死有崇謚可謂前明一代之福人矣及讀明史所載
先生預禁苑讀秘書置身清華論思之地十有七年而又以扈從北征深入沙漠一切山川所經風雨所過盡涵濡於得心應手之趣與

夫禹語并觳採其奇狀悠情記臆時流露於
歌思翰墨之餘而其体格風蘊類多司馬子
長歐陽文忠之遺意焉蓋天所以篤厚其材
每於功名福澤之中隱寓有憂感玉成之道
此古今來克勝大任者就令富貴棄履未有
不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材能者也欣逢志書
告成之前二年合邑同志人士廣求先賢著
作而

先生孫嗣赴局徼卷余翻閱之下惜其字画脱
落疑誤而以及時重鐫為勸今其令嗣張書
君等捐貲重修不數月而工告竣而又持其
卷帖偕余四弟诰以求弁端於余余仰慕
先生之福澤生榮歿哀為不可及今捧讀
先生之文章又得窺其學問充積光輝發越裡
同鄉之來學竊取其緒餘將死有私淑於被
服澤躬之間者益嘆前人之手澤薪傳得後
人之表彰重新作與述蓋兩需賴也是不可
以不序
旨
乾隆十六年辛未孟春月良旦
賜進士出身原任江南蕪湖縣知縣
邑後學上官模撰

重修文穆祖集序

吾祖有明大魁當代祠臣弱冠入庠序廿二成狀元文章彬彬郁郁光朝宁而映龍日其生平所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及周易備覽諸書當世固已頒行天下稿存秘府其他從行吟咏獻納歌謠與夫一切承制裁答應酬時務有文若干嗣祖種穆穗彙而刊刻行世明末兵燹集版燬沒僅有紙刻存留于家因時際衰微未獲重鐫已巳歲邑修誌秉需吾祖集入局證佐自慚祖德深厚後嗣弗克繼述而琅玕珠璣可任其日即消亡乎且一二姻友亦以詞最因不揣貧乏謀為重新記其原本一十九卷仍前編定其扈從詩四小卷未入卷內茲將此卷合為一卷足成二十其中二次扈從北京北征照原分别吾祖精英庶幾其與河漢並流矣但中有殘缺曾為廣求補葺一時未獲俟得原本原加刊凑寶氣定光牛斗明珠豈或曚暗祖德自輝後嗣又何勞乎今雕鏤告竣爰立數語俾知美玉自不磨也

後裔張書等謹識

胡文穆公文集總目錄

總目錄畢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

卷之二

古詩

胡文穆公文集卷一

翰林侍講男穜暨穆穗編次
裔孫　孫謨　經　宗佩　攸援　闈
德順　兆麟　昇　文敷
紹安　宿　宰　□　重倖
遠孫　墉　尹　學清　對閱
仝　弟　拜恩　校正

古詩

贈別

驅車出郭門迢迢欲何之駕言向關隴指日西北馳朝登黃河壖暮投洛與伊歷覽有古迹馮高多矚辭由來賢達人壯志在四陲焉能事局促徒負蓬桑為念子本超宕雅懷良不羈所希在前轍離別何足悲

題悠然樓

高樓對南山悠然愜陶情登臨或觴詠頗覺幽思清白雲當户起凉飈拂簷生優哉聊寄傲孰知趨利名睇彼羲皇人吾心欲何營

樂清軒

結廬依青嶂地偏寡塵蹤山水蘊秀色花竹清興濃白雲來户牖爽籟生簾櫳有時把鸞尾拂石彈絲桐音響亦何

幽冷冷間松風欣言倒玉壺坐邀明月同怡然對兹境焉
知朝市 滌慮悟至樂俛仰無終窮胡能謝俗鞅與子期
從容

萋萋庭畔草

萋萋庭畔草秀色發華滋凉露凄以零雖榮不及時玄蟬
久寂寥黃鳥向何之物情有遷謝四序迭推移古來桃李
顏難競松栢姿蜉蝣不終朝長生為可期誰為賞心者試
用此理推

贈叔昭南歸

束髮事遊好携手念宿情所居共鄉縣恩愛猶弟兄孰知

中道乖超越萬里程別離愴衷曲況乃殊死生北風揚沙
塵慘澹連邊城心逐浮雲馳淚墜悲笳聲還顧思舊交胡
為能合并飛蓬恨流轉落葉怨飄零君雖阻山海我懷良
不勝悠悠感孤夢迢迢渡滄溟徒勞傷五內晤覯曷由憑
回首歲易徂寒暑坐代更陽春昫萬彙枯朽咸敷榮游鱗
戀舊淵戢翼思南征君來自東夷歸棹留 神京相見忽
如夢歡戚兩相嬰聊沽白門酒暫向樽前傾中懷浩難窮
何以慰不平且還故里閭田園辭昔盟散帙次弟收種菊
旦暮成誦讀有餘暇時役事躬耕臨岐忍璦玖寫此送君
行

題畫菜

久諳山野趣對此興無涯清味良足惜故園歸夢賒猶憶
酌新酒夜雨宿田家

題萬伴讀朝陽軒

朝陽麗華彩照子軒窓中山色翠微入霞光掩映紅仙鶴
下碧落鳴鳳棲梧桐伊人事芳潔高才際時雍

舅氏匡山先生教授開封賦此以別

憶昔初有知階前拜舅氏烏髭映朱顏紅蕖照秋瀲錦繡
羅心胸虹霓吐浩氣宦遊三十載相見各迢遞悠悠隔山
嶽往往形夢寐向來客京華聚處喜慰意白髮已盈顛青

雲遂初志奚云有別離中道忽分袂未賦渭陽詩先感濠
梁思當衢聊酌酒臨岐一灑涕豈因晨風發而使我心噎
人生相見難飄散亦胡易黃葉墮清秋孤雲倏天際舉首
望嵩高游刃有餘地尚懷老司馬周南久留滯願言善調
攝千金以為質永保松栢堅凌傲霜雪歲

存耕堂詩

達士洞至理高矚寄遐思服力非畎畝潛心以自治仁義
乃銍鉏方寸為鎡基一息弗苟懈終日惟孜孜播種非秬
稷耘耨不待時蝥賊莫我蠧穢莠不吾滋既耕斯有穫所
事在謀詒睇彼昏瞀徒營營求其私倏忽取快足千載豈

能期良苗揠萌蘖穉穉菀繁而豊穰尚寡獲歎乏曷由資
擊節歌兩塗為君寫此詞

題程節婦卷

結髮誓同穴百歲以為期託身在一諾此情惟心知夫君
既奄忽妾生亦何為飛鳥有比翼樹木尚連枝嗟人秉靈
性胡能乖所持一死信獨難義重復奚疑茫茫長夜臺皎
皎氷玉姿相見宛如夢精魂常倡隨高堂有舅姑不必念
孤兒兒啼不用悲太史有哀辭

獨善詩為游逵兼賦

為學師聖賢修道本乎身窮則獨善已達則推及人所以

古先哲元不羞賤貧飲水有至樂悠然見天真游君本曠
士餙躬日循循好善希往轍于以求吾仁行藏隨所寓胡
能嗟屈伸勗哉崇明德永結芝蘭親

養志齋為徐景高賦

君子在養志養志本乎心心既得其正志則無慆淫所以
善學者持志靡奔駸湣然寡所欲外物焉能侵猗歟南州
彥所養知所欽口不嗜邪味耳不聆哇音固執弗苟動守
道甘淪沈三歎良起敬載誦君子吟

題畫龍

雲霧起倏忽滄海浩無垠飛潛隨所適變化巳如神董生
妙揮洒邈得垂胡真尺素見騰踔雙影同屈伸八埏需霖
雨九夏多渡民何當注甘澤大地回陽春

題鍾孟振望思卷

宦遊離鄉縣邱隴闊河隔二親久云逝千里空悲惻觸目
感愁思臨風念窀穸人生亦何促百年如過客寒暑遍歲
徂容顏豈金石嗟子屬望勞況乃事行役馳情苦鬱陶洒
涕長嘆惜

郭氏交翠堂

大朴久飄蕩至道不復聞陵夷五季間頹風日紛紛天運
有往復賢達生奇芬春陵秀南紀挺生聖者群於焉續既

絕乃以宣人文畜書發幽賾庭草春自薰風月浩無際此
意妙難云郭氏慕往轍仰鑽惜寸分潛心寡外騖富貴薄
浮雲交翠以名堂虛窻以湛氛悠然得真樂流波振奔沄

立本堂

為學貴立本立本在乎敬一心靡他適萬里皆明淨瑩然
湣秋水湛然懸玉鏡折旋中規矩耳目慎瞻聽持之苟或
失百體靡從令牽泥於外物顛倒成眩瞑所存者幾希乃
以為厥疾蕭氏邦之彥好學仰先正芸窻事簡編于以窮
性命永言在戒之庶幾可齊聖

題仙石書隱

安逸非所尚習隐恒自娛謝兹塵網羈愛此泉石居開軒
無雜言讀我案頭書書閑或散步涉園看嘉蔬歸來酌春
酒新月已盈裾呼童秉華燭簡編仍可舒俯仰思至理悠
然天壤俱曲肱有其樂此外復何如

和畦樂詩

守志弗苟尚所樂在卯園方畦五畝餘晨夕涉其間種蔬
日已成荒穢理其蕃偶然共鄰叟披草相與言但道桑麻
長馬知雨露繁日入荷鋤歸乃忘異患于宿鳥投故林孤
雲還暮山倣盧孰云卑床席求自安時復一觴酒且為開
心顏形迹吾何拘所念非飢寒苟謂道在兹固窮復何歎

永思堂為蔣院判作

逝川無停流寒暑曷時已悲哉父母思永言亦若不升堂
聞愾息入户見容止怵惕春雨濡悽愴秋霜履有色常在
目有聲不忘耳所念去者遠著存則伊迩起敬慎夙夜思
成綏孝子勗哉崇令德庶幾保終始

贈別鍾伴讀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遊遠遊何所適駕馬古幽州侵晨
出門去車馬臨道周仰視白雲飛俯瞰滄波流雲飛有歛
散水流無時休君行日已遠我心胡不憂念兹携手好况
乃為同袠中懐欝以紓斯須且淹留安得凌風翼與子結

綢繆勉旃崇明德忠蓋誠嘉猷

題陳氏明其明齋

太虛何朗朗經緯縱以横彤霞散綺麗河漢皎晶熒浮雲
倐四起曠野層陰生璿霄蔽真體七曜潜光精飆輪忽西
來噓彼昏翳清於焉復其初萬象畢以呈惟人秉至靈銀
海照日星毫末罔不燭千里可一覩或為塵所眯遂若户
牖扃泰山雖在前瞠視有如瞑陳君擅奇術方伎著令名
金篦妙刮青乃能明其列我心以疏滌照見雙瞳青孟氏
有遺訓瞭然示徑　庭苟謂亦若兹歲晏可同盟

幽居為劉氏賦

幽居近城府而無城府迹耕鑿樂歲時樵牧共朝夕鳥啼
芳樹深犬吠村巷僻乘閑或扶履有酒邀隣客掃石奠醆
斝藉草為茵席陶然忘外求所願非所適

贈李伯葵先生南歸

一見慰久濶殊未罄中情胡為倐分別百感交縱横異鄉
對耆舊親知念平生通家貴道義所欽遺孤撑令子尚書
郎粉署蜚英聲朝聘擯方國肅肅將其誠兹來因禄養匪
以狗利名觀光覩佳麗樓閣疊飛甍康樂愛山水故園懐
宿盟言歸春載陽喈喈鳴倉庚冠蓋集衢路車馬出西城
臨岐一解袂挈壺聊共傾蘭棹沿流去掛席遡風行楚川

滮空曠落日漾波明願祝加飡飯旦夕慎修程我亦理裝
褐僶從向北京耿耿高堂思迢迢重遐征但希仁者語引
轂示鵠正素心秪為此𠱾以釋煩縈豈謂離易感良以會
難弁盤洲金螺側芙蓉開青縡幽期若可愜白首同釣耕

題竹閒

屏跡遠塵雜蕭然坐竹閒靜聽清風起行招明月還幽鳥
時一轉隔林聲關關對此堪自適足以怡心顏古來賢達
士高舉不可扳勉旃慎所持歲久有餘閒

以扇畫竹石寄子仍

猗猗南山竹鑿鑿北磵石堅貞兩相宜歲久聊共適彼美

君子人習靜愛幽僻託此可同調霜雪不改色嗟哉艷陽
姿華彩僅朝夕顉言慎所持允矣保貞跡

題志雅堂

大雅久希聲清風轉寥寂斯人尚古道守志慕往昔淫哇
雖悅耳俗好有煩僻揮手謝時流取正聊自適

積雨偶然作

仲秋久淫雨出門苦泥濘凝雲濕不開陰室晝昜暝飛鴻
滯征羽林葉落深靚霏霏日暮看霎霎夜中聽屋溜穿漏
隙敧枕眠無定起坐視燈花積壁汙几凳舊廬水沒膝鄰
舍蝸滿甑耿耿望澄霽忽忽成瞪懵吾為語聲收農穀已
藝稜毋令禾生耳早畀金氣應明當麗晴旭呼童掃苔徑
把酒邀月明豁我高秋興

永樂戊子秋八月十二日積雨初霽是夕月色皎然四
無雲翳予獨坐庭中時夜將半童子皆睡群囂俱寂階
前疎竹數竿篩影于地微風動搖如鸞游鵠舉亦奇觀
也因見光景如畫可以觀書信手探架上得文選一帙
開卷視之乃楚辭九歌也對月朗誦一過殊覺清與洒
然予惟良宵月明常時固多然或景與心違不能取適
夫偶然之適有可樂者蓋情與景會故也遂賦古詩一
章用寫予懷

微雲斂遙空皓月升東海生魄欲成圓入戶流光彩涼飆
度疎竹高樹散餘靄起坐獨徘徊空庭延爽塏俛仰周八
極豁我中磈礧聊抽架上書庶以警愚怠開卷得楚辭幽
怨有深慼託興思美人馨香貴蘭茝高歌聲激烈林葉忽
飄萎曠懷浩無垠悠然慕千載古來賢達士芳躅惟長在
勛業須及時年華不相待取樂愜所遭情景多乖倍星河
漸西轉寒暑易遷改此夕足清歡誰能共瀟洒

對酒和李白

酒行勿停杯春光難再來王母瑤池花誰見一回開煉藥
求長生何如傾尊罍百年會有期四序迭相催擊劍睇晴

吴清歌淩歔臺白鷗没滄波黄鵠離浮埃醉飲寧復辭懷古興悠哉

贈人歸吳興

家臨具區藪門俯雲川澳滄波湫空潤秀色見天目登涵水晶宫湜漾麗晴旭荇葉緣洄渚菡萏映深渌烟樹淡明滅岸芷散芬馥蘭橈畫船簑笠烟波曲微茫間島嶼浩蕩汎鷺鶿九月炎凉中輕颸滌煩燠馳情戀舊游逍遥念往軸十載住京華歸興何處縮曠望白蘋洲迢遥度川陸東華足良疇南山有書屋故廬成别業歲久長松竹桑麻鬱芊芊膏雨既霑霈雕胡正可炊秔稻亦已熟年豐有餘

積蠶絲盈杼軸肥豣速親戚清觴洽隣族奠苴襍殽狙鮓鱠切香玉于以慰契濶燕之論昔宿踅尔就閒居開軒理蔡菊對此心頗適而得遂幽獨時復登西塞悠然動遐矚去留諒可由慎勿厭驅逐鳳臺丹霄逈重來會當卜

吳興山水最為清絶常欲一遊而不可得其還吳興引動余情因作五言詩一首為贈蓋亦想像而賦之者也然辭非工而意已獨至其泛大湖之舟眺天目之岑為我擊楫和之

雨過池上偶然作

雨霽澄夕凉𣍐坐臨清池圓荷泛漪緑芳蕤艶華滋翻藻見游魚隔樹聞鳴雛屏跡寡塵雜適興幽景宜陶情若有得吟詠古人詩懷哉浴沂者千載乃吾師

寄外兄王所存

五載不相見憂思如縷積若堪付機杼製錦可千尺於此孰云少而尚累朝夕兹情諒豈殊中腸有如擘兄弟非他人焉得比相識舊友猶繾綣骨肉寧不怒向謫來京師扁舟達采石聚歡在俄頃歸期忽迫近一唉苦難逢令我翻不懌昕者二郎至拜我臨函席蒙寄尺素書萬金甚珍惜開緘喜數誦宛見真顔色置書問二郎次第到飲食所欣起居好但云頭半白課兒躬力作而不廢簡册雖居城郭

間却少市塵迹安貧樂有餘遇事恒懇懇老兄富道義賤子拘形役相見邈難期安得有羽翮南望會昌雲萬水千山隔寄詩道中素聊以慰所憶

戊子除夕

冉冉歲云暮悠悠予所思勞生三十九兀兀强自持來者何處縮去者已如馳但憂道茫昧豈惜鬢成絲剪燭對寒爐吟詠古人詩流年歎頗同所至其猶兹四十不動心孟氏千載師舉杯聊自慰更闌坐忘疲飛鴻肅征羽棲鵲依故枝物固知節候人生復奚為頗慚淺薄資登庸際明時荷蒙 寵眷深天地重

恩私努力竭忠悃金石以為期

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東坡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强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吾今行年亦三十九道德日荒於舊學而事功有愧於古人叨沐聖恩深懷感激因賦此詩用發一嘆

正月十九日大雪初霽薄暮獨坐南軒清興浩發載酒踏雪訪士奇楊諭德及門士奇亦由雪中訪友歸顧視大笑開尊共酌士奇出先世文翰及海桑集并諸先輩詩讀之每終一篇輒飲一杯不覺傾倒疲乆僕夫告予以三鼓遂振袂而歸士奇送出門同步於雪月之中如

月在瑤臺超逸世外自謂茲興不減山陰惜子猷不見安道而其樂又有歉於吾二人者可與知者道也遂賦此詩為後日佳話云

暮色薄西牖獨坐南軒中飛雪集瓊瑤積素晃簾櫳對此清興發思君豁情悰載酒出門巷踏雪如乘空故人喜我至開尊意尤濃銀燭燦寒輝嘉殽紛前崇示我詩與文滿帙皆名公一觴聊一詠雅頌聲渢渢高韻有餘響何必玲絲桐勸酬甚真率好客歡兒童夜闌厭僕夫笑語聒隣翁七星低北户微月轉朣朧揮手一為别拂袖凌天風飄然霄壤間此樂將無同

題子昂畫太白廬山觀瀑圖

我有千古思緬懷謫仙人高才宇宙間獨立疇與倫清風不可攀海月懸孤曜自惜魯仲連倜儻與同調向來遊匡廬遥望瀑布水銀河幾千尺瀉落九霄裏長吟對五老彭蠡輕一杯新詩足奇語浩蕩發天才遂令岩石間艸木有生色宾棲邈難追孰為踵前跡後來趙吳興雅韻亦絶代畫筆妙通神悠然見丰采褰予樸遬輩謬忝居詞林撫卷重遐想舉首睇雲岑

題淵明

淵明辭彭澤種菊柴桑里五斗懶折腰千秋貴青史賦詩

聊見意大筆書甲子浩歌歸去來知命乃如此俛仰羲皇人高風安可擬

胡文穆公文集卷二

古詩

鍾氏琴清軒

幽居抱貞素澹然寡塵想孤桐組朱絃時復激清響顥氣發西商空林散餘爽臨流漱寒玉開軒坐閒敞對此怡心神焉能拘鞅掌安得拂煩襟聊共知音賞

送梁不移還鄉

昔年客京華相歡成旦暮寒燈照清尊時復誦佳句別來倏數載今日欣良晤有酒欲共斟柰此塵鞅致茲意苦未酬曷以祛百慮先生二男兒競美文術富麒麟與鳳凰翩

翩好毛羽榮身與顯親祿養昇三釜胡不少躊躇而乃賦歸去晴川理舟楫落日孤雲度縹緲長新蒲薰風扇嘉樹分携及茲晨迢遞懷往路尺咫及鄉閭西山隔烟霧抱甕有畦樂忘機狎鷗鷺高情諒無營幽棲復何慕臨別寫贈言聊以道中素

題畫扇

幽居寡塵雜抱琴度溪橋高樹散餘靄遠岫微雲消清風生衣裾行樂自逍遥

別甥洗

[illegible]又向宿州去想見始足慰相別傷情緒不年將及冠新詩頗能賦讀書志求道非云事章句勉旃勿怠荒日月嗟其除臨行復贈言耿耿道中素

樸閣

太素始由質至味不調和所貴在淳朴雕斲胡足多末俗委其本靡靡隨流波競為玉楮葉鋒穀繁莖柯焉知造化功萬物豈鐫劖藐然智力私視不一毫加惟君雅尚古厭藻斥彼華結菴以名樸守道矢弗過而我亦蹇拙戾世其如何幸諧心所願撫年聊以歌

感興二首

去者已不返來者行尚新萬彙皆本寓飄若隨車塵舜花

不度夕靡草僅榮春金石有銷泐天地亦混淪達士洞至微中懷浩無垠衰榮固有定豈用拘常身籛鏗與巫咸孰能識彼真造化委至和且復啜其醇對酒會須飲胡勞役心神彭澤歸去來誰謂千載人

仰觀浮雲馳飄飄隨長風倏經華岳西忽過滄海東海水不歸川華岳終難移雲飛無定蹤聚散焉可期君看垂楊柳結花在條上一朝相辭去無情東西蕩塗泥濺車轍依託能萬里偶然尚膠固亦嘆弗如彼人生百年中往者今不存所貴任所適行止何須論

野亭春思為寧行人賦

高亭俯林薄適與閑且幽窻涵九峰翠門瞰雙溪流日夕此燕坐怡心亡外求靜攬孤蘭芳仰見歸雲浮青陽倏推遷職思良悠悠不悲時易晚但苦德罔修勗哉在努力毋徒嗟白頭

題畫扇

湘靈下瑶浦乘鸞泛明月倚曲發清商凉飆起倏忽秋霜露降與君相隔越離合搽不移矢心等堅碣

謁青陽先生祠

征艫泊修渚前登皖城隅曠懷浩無際吊古重踟躕偉哉青陽公文武足憲謨搶攘奠南服勁氣空萬夫百戰撫創

殘六載枕戈殳四郊轉多壘三復徒上書盻窮援兵絶力竭形勢孤天步挽不回已矣夫何如慷慨盡一决取義以捐軀全家萃忠節之死矢不渝精誠懸景曜赫赫凌蒼虛綱常振隤蕩靡波障奔趨褒揚炫汗竹廟食悠龍舒大江逝滔滔令名胥與俱祇肅拜英爽靈颯颯斯須凄凉西日下慘澹寒鴟呼企矚仰餘烈攬涕成長吁媿美巡與遠千古同馳驅

以扇寫竹石題寄黃叔昭

明月出滄海皎皎麗雲端美人隔千里共對清光寒幽意素有愜朋情浩漫漫修竹凌高節貞石重琅玕託此遠相

遺置君懷袖間卷舒從所適歲久永為歡

分韻得門字

玉堂散偈直向夕出　金門中秋屬良辰爽籟滌餘煩蟾兎浩以盈皎潔懸昆侖璿霄歛氛翳大地邈無垠朋儔惜光景要我開芳尊張筵近華館露坐臨西垣美實羅榛栗嘉殽列盤飧飛觴洽四座高談無雜言為玆文酒會清興靄騰騫盍簪諒所難歡聚亦何繁悠然愜心賞此樂矢弗諼吾儕際盛平感沐

君親恩流連恒警惕古道弥自敦詠歌媿雅什遺響寧足論

別太僕寺丞吳鑑

鴈飛南雲迴雪霽居庸碧長橋度盧溝征馬懸寒驛去程一何遥離別在旦夕微茫楚天低重疊太山隔相見歡未央分携情轉廹落日隱高城暮烟起荒陌撫景歲云徂懷人念行役匪玆謏塵鞅同此宦游跡况尔為舊交且得論疇昔信宿邈難期重來會當適孤騫杳莫追諒靡晨風翮佇立更斯須俾我愁成懌

歲暮東胡祭酒鄒侍講李中允梁修撰許秀才

扈蹕當

聖代驅車遊北京山川偉雄壯風景何凄清倏忽歲云暮飄揚雪紛零感時適中年胡為念勞生燕坐思朋儕默默對

前■■君共卿部同宦趍　承明交深誼轉篤氣味芝蘭
■聊持一壺酒送子當壚傾舉杯勿云薄式以序故情所
欣諧宿歡嘉會良難并侑觴靡珍殽倚歌有新聲永言繼
伐木神聽終和平

北京别家兄

永樂癸巳夏扈從至北京迢迢在遠道戚戚思弟兄兄爲
五湖客高興凌滄溟閑酌玉壺酒放歌北風行超然有曠
懷外物無所嬰揭來黄金臺且喜遂合并旅寓愧蕭條風
雨似彭城閑■倒新釀剪蔬炒糝羹千里骨肉聚百年手
足情荷休詠行葦急難諭脊令聊爲十日留又復向南征

觸熱緣流去長河水正生悠悠指齊魯何時過江亭故鄉
南斗下落日白雲横風飡與露宿尚愼保修程老親在高
堂八十登耄齡倚門旦暮望憂心亦惸惸母爲久淹滯速
以達家庭井昔備供奉綏我懸結縈廣也身許　國傻罷
被　恩榮夙夜圖補報志在竭忠誠
君親兩難酬徒此抱怦怦老兄禀至性孝友自天成勉罄臣
子職努力揚令名臨岐豈忍别佇立以屏營胸臆焉不盡
相對各吞聲後會邈無期安得如■■但願玉山下白首
同躬耕

爲周編修題松雪蘭竹

擷英當擷蘭種卉須種竹竹堅君子操蘭風播芬馥蘭竹
相因依結根在盤石傍有蒼蒼檜芘蔭好顔色幽偏心所
擇貞素乃同德薰蕕不同處蕭艾難並陳紛紛桃李花徒
自競芳晨朝榮豔陽質莫落車馬塵詎知竹與蘭寂寞空
山春人情翻覆手古道慨已矣𠵽高遠蘭竹繁華愛桃李
君看松雪翁託興正如此貴賤愼結交毋逐頹波靡

哭鄭博士孟宣

憶昔弱冠初東遊無諸城海上望三島邂逅浮邱生拊髀
共一笑意氣五嶽傾朝登釣龍臺夜揚呂江舲載酒泛月
色鼓枻溯空明千杯不辭醉和歌激商聲風動林木振水

響魚龍驚九洲耿茫茫夔寶視入紘與酣欲超舉翻作江
上行便腰虛盤囊送我過延平延平鐔津水下有龍劍精
揮手招雷華呼龍借我乘歸來耕玉田坐感歲月更倏忽
易云久蓬莱見淺清歘有紫霞想相逢在神京且諧宿所
好兩得遂故情離合故有定歡聚良難并初若匣中物復
爲水上萍晚承博士命終欣白髮榮高尊二戴禮口授伏
氏經草聖軼張旭雄辭繼長卿公乎抱令器模範足儀刑
云胡溘埃風飄然上遐征學省失知己舊交無老成叉胥
壟黄壤棲神向青冥我聞公訃來悲感戚不勝已咽馬融
笛眞草新宫銘挂劍未有時致芻心益怦寫懷序衷曲涕

淚隕縱橫

題鍾氏玩藻軒

為士慎所翫所翫在日新玩人乃喪德德孤則寡鄰玩物乃喪志志卑役其身所以善學者切近立本根孜孜不遑處于以求吾仁窮達固有命良貴不為貧操執戒外馳勉旃在持循大禹惜寸陰後來當惜分百年寄一生萬偏秖徒云軒窻間玩藻亦壺玩典墳經訓實菑畬黍稷可饎饙紛華奚足尚猶闢慎鋤耕作詩以為勵謬語焉足陳規言故無諛請予書諸紳

貝司業母挽詩

去年我失恃今歲予喪母心肝欲迸裂哀哉共茲苦視彼具慶樂孤生孰卬拊悲聲徹上天血淚潰下土劬勞恩莫酬銜恤及千古母氏信令善伊我誠愧負彼蒼浩無極踴擗誦靡盬拭淚慰所懷相對益悽楚斬焉服麻苴獨行何踽踽忍聞烏夜啼忍見烏反哺況忍說烏傷是予近鄉路子嗁慎卜厝荷器躬築墓莫剪墓門棘夭夭不堪觀多植墓門松會成連理樹行見巢白鳩時復遊馴兎神明眷孝念休徵應罔迮勗哉事顯揚德業期昭著永以賁泉臺前修踵高步我言不忍文嬰憂寫中衷因有淚如河相隨向南注

石鼓碑岐陽石鼓舊在鳳翔金時移置於此今在國監文廟戟門下

蒼姬八百籙中葉適零亂大道墜文武冢宰亡奭旦南征去不返馬跡志遭漫匪惠祈招音幾靡肅離叛厲胡卑王室卒以召大難憂傷託若華劬勞哀鴻鴈宣王中興主修德因旗旱召虎辟四方申甫為藩翰外則事攘却內以集流散氣敵日赫震事業仍前觀才臣須成功斵鼓鑿山矸史籀變蝌斗刀錐費鐫鑽體質自堅確脫落橫十段棄置久岐陽百戰歷秦漢磨劘擊野火而免為礪碬斯文固不喪鬼物為撝扞可誦僅數言字畫亦漫漶摧殘碧樹枝交錯珊瑚幹浮雲簇層吳隱見晨星爍髣回鸞鳳翥扑礫蛟龍斷鉄裂齧追篆偏傍循點竄讀稱予瘖口感激昌黎歎二公既歌詠何用一辭讚至寶重琬琰九鼎焉足換赤刀與天球已隨塵土爛幸此偶永存留為來者看移置今得所蓋護乃在泮安能打萬本家傳作清玩詩書備遺逸考索藉憑按寄言慎愛護毋貽後惜惋

黃金臺按此出黃金臺在易水南後人因慕其名於燕京亦建此其地在都城內今不存

燕昭稱賢王郭隗豈奇才一朝師事之高築黃金臺買駿市死骨將為天下媒所以戰國士聞風翕然來協謀以伐齊軍聲勢震雷幾弘召公業豈但雪前咍達人重道德貪夫徇貨財貴珉賤璞玉而惜所招乖末流匹夫諒致艱良

洋欲濟迷遠津天高嶙戢翼水涸悲縱鱗羈縲詎遑恤犴
獄經數春采薇恥食粟誶歌傷獲麟從容以就義慷慨怒
目瞋辯論詞不屈厲聲若霆震聞者皆吐舌為公却逡巡
宋無不道君而無可弔民大命懸更華皇路哀沉湮速死
乃甘分苟生鄙胡虜所學希聖賢臨死載書紳使公死仰
藥雖忠徒捐㮣使公死絕粒雖義徒江濵天以公報宋亦
以全公純良金堅百煉先玉無瑕彩光明暴天下萬古終
寡隣道增名教重志競日月新煌煌忠節傳每讀必霑巾
公胡歸帝鄉箕尾騎公神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星辰陟降
在帝傍為雨為風雲豐年生百穀室家咸溱溱

聖明啟隆運褒典昭儀文祠廟學宮傍歲時肅嘗禋重為事
君勸永以敦彝倫

居庸疊翠　役北京八景

居庸太古秀蒼翠排雲浮連峰天半出佳氣無時休青林
密掩靄素壁常不秋勢横五嶽高下藪六鰲幽壓沙陽荒
幕根抵蟠中州俯視平原蟄回遏滄海流磅礴跨鴻濛微
茫入窅搜奔崖飛鳥怯絕磵窮猨愁風雷隱繆轇烟嵐翳
巖嶠蓊匃但一色遠睇決疑眸邑從恒經覽超舉凌上頭
捫蘿躡丹梯邈若乘空遊坐看陰陽變倏暢忽已揫軒豁
露端倪曠望入極周東顧蓬萊山西指崑崙丘縹緲瓊瑶
闕透迤十二樓大哉齊壤內名勝不易求惟天作佳麗何
必論十洲長城壯神京豐水詒嘉謀
聖圖鞏磐石萬世固金甌

瓊島春雲

瓊島縕靈異噓氣成浮雲迎日出海嶠作瑞來禁垣非煙
亦非霧為靄更為氛飄颻呈五彩或砌龍文拂樹陰晻
靄羃花暖氤氳流光散晴霞晚色映餘曛嵌巖恣栖宿石
角難鈎援或依金銀闕留連鸞鶴群從類各有合翕張回
無縝近水清見影匝地濕留痕有時彌遙空施雨被八垠
乘風起倏忽轍車漱頹輪真宰拟豐隆鬱驅雷霆奔山川

變晦冥草木滋華黃沾濡既已足下隰兼高原八方歛膚
寸太虛朗昆侖神化不可測出入無窮門於時韞　天用
豈比徒紛紜豐年介黍稷永以粒烝民油然慰所望下土
咸業恩

太液晴波

靈湫出無底萬頃漾寒碧澄陰涵太虛晨光濯陽魄沉浸
匪旦暮由來自開闢幽深閟真源泱漭浮地脉坤維壓混
茫窮探杳難測其上接銀潢其下通碣石天池應青冥滄
海終不隔龜魚哂雕琢神物兹窟宅氣清秋宇高玉鏡靚
如拭朗然洞罔象可以鑑至賾微風漸飄揚静體隨動激

輕盈夔簞紋瀲灩皺衣積平搖烟樹綠細蕩水花白玉文
生所遇聲息了無跡幾度從　宸遊於焉得良覿優游羨
鱗鳥蕭散忘罾弋同此感至仁無俾性情適河潤僅九里
沾濡溯何極一勺瀉天瓢四海俱承澤徒說漢蓬萊敢與
今太液

玉泉垂虹

昔遊五華山更登玉泉峰飄飄凌紫烟冉冉隨　飛龍探
奇歷仙洞訪古追鴻濛下見玉泉流威沸靈穴通乘風濯
素練映日垂長虹喧豗衝石罅縈激翻虛空噴沫洒晴雨
傾匡漱高松逶迤轉平陸遇壑還瀠洄積漲㸃行潦群川

疾會同噬汝坼歆岸赴海迴溝封秋秋霜露降灝氣澄陰
雺清冷見毫髮游沫數鍋鏞合星拱太微照月升天東曉
迴河漢落暮浴霞光紅與物磨無期彤影託至公翻然究
易畫取象以參㕘徂源尋往迹疇能作聖功　昭代復玄
化以道協氏中經始作靈沼詠歌樂辟雍萬方皆育德大
雅回淳風

薊門烟樹

驅馬出薊門遙望薊邱路路傍饒古蹟藹藹多嘉樹氤濛
見畫圖慘澹入烟霧參天閑黛色引吹曳練素但聞幽鳥
啼不見飛鳶渡崔嵬隱樓閣蒼莽隔烽戍瞪迷重關迥坐
恐白日暮緋桃晴若花垂柳低粘絮扮榆翳卷葉松柏凝
陰沍青帘歡酒家遠市館亦移蹊于焉幽寂屢興佳境遇
冥搜寄嘯懷取適愜中素巖筆發靈籟聽之得真趣清賞
邀再期欲往且復駐夕陽下城闉歸馬數回顧喬林間蓊
蔚呵禁神明護中藏琴瑟材亦有棟梁具可以柱巖廊蕪
足諧韶濩剪伐遠斧斤滋息蒙雨露積儲備所需一一中
繩度

西山霽雪

西山幾千仞浮雲上繆繞脉亘出海壖蒼翠落宮沼寒風
吹朔雪飄飄集巒嶂瓊瑤閑嵌巖琪花綴林杪聳空素屏

列嶂疑華嶽層巔失脊舉焉能辨宸宵日晴色更晛月
出影迴皎朗然洞毫髮一槩即可了泉挹岱宗青下瞰滄
溟濶氣凌闕門迥東合渾河小勢並百萬家因得供遠眺
開宸對玉斗凝睇入秋白中城郭中奇觀固云少便當
跨黃鵠飛覽窮幽遐排空淩陽秘蕩豁心目瞭勢雄虎豹
蹲騰躍虬龍矯惟天壯神京萬世從茲肇
呈德協重華光輝被四表
太明曆齊漢普照天下曉豐穰自年年顯微預為兆

盧溝曉月

曙月臨西崦委照下層霄澄暉乘乾水湜湜盧溝橋明沙

積渚雲翻波接海潮殘星伴孤落斷河橫相邀素娥濯玉鏡欲俾蟾兎漂露彩凝蕪葭霜華映翹饒寒鞠散餘芳馝葉紛蘚條晨光入熹微野色薄山椒茅店促雞鳴煙火生市囂跡鍾動僧寂清笳送鴈遥行人催早發秣馬風蕭蕭悠悠駕言邁載驅振鸞鑣縞鶴麗修影翩翩來沆寥上有羽衣客云是王子喬翔翔碧雲裏鳴鳴吹洞簫我欲與之遊舉手不可招去去謁　太清天衢夐迢迢閶闔啟九重群佩森以朝大樂奏廣庭希聲度咸韶文軌萬方會垂拱同軒堯

金臺夕照

夕陽下遥巘回耀憑川陵寂寂黃金臺中蘊千古情遺址迷舊觀廢郭存古名寒鴉向林飛飢鼯出穴鳴高壠散牛羊小徑樵牧行縈華水東流芳草春自生惟有夕照來還滋燒痕青弔古懷昔人築宮招賢英千金買駿骨榮隗揚先聲遂俾戰國士奔走趨轅腥攘臂立功業掉舌談從橫鼇時勢利合馬與安危并一朝風雲散滅沒同秋螢往事付感慨悠然望青冥會當劇陳迹庶以解盱衡聖皇撫靈運穆卜建鎬京禮樂興文治漸被周八紘皋夔與稷禹濟濟登朝廷君臣道相契　皇綱肅以宏中天昭日月萬古仰

大明

芳洲春草　山居八景

芳洲倚江滸瀰瀰水縈抱地偏行跡稀物榮覺春早和風扇淑氣駘蕩滋青草根荄託吹欨披茁賁華藻芊芊成蒼蔚蘿蘿敷蘩葆荒畦帶烟秀小圃迷行道雖蕪五畝園生意亦自好中歲聊荷鋤屏居事幽討隣里或相覯門徑寂如掃有時藉豐茸一壺獨傾倒興酣歌古調悠然望穹昊折條驅牛羊臨流弋凫鴨勞形若有役糗糒忘飢飽日斜枕肱卧屢空靡憂懆所幸遇　羲皇優游樂熙皞聲名有餘貴懷賤以為寶顧此芬芳姿惕厲恒自保但恐霜霰零蕭瑟委枯槁顑言當慎持寸心荅　鴻造

竹塢雲林

種竹繞門巷歲久還成塢高林翠連雲茂樹陰欲雨開軒蔭夕涼荷風散微暑習靜厭物喧幽鳥啼當户嚶嚶聲韻和彈琴聊和汝豈伊求友心而樂此焉處欣然若有託終日為儔侶一朝忽分飛各自理毛羽翩翩棲上林飲啄因得所相隨九苞鳳作瑞符明主時清世運泰文彩天下覩回首望故林還應憶貧窶

滄江煙雨

滄江渺千里烟雨時溟溟瀟瀟迷枉渚漠漠隔遥汀空濛

驛消樹蹟營迤林圳靄舟舞釣荅披簑入津絅不辨山水色但聞軽撈聲飄飄狎鷗鳥洸洸覓何營我居正相近式以諧幽情彼姑食所力我亦事躬耕帶烟引氐苗曷雨理蔓菁匪徒備衣食亦以養性靈怡然忘外慮且復究遺經仲尼既已遠微言誰為呈君子道固窮豈用驚賤榮向來辭草莽忝竊趍　承明晨烟排瑣闥夜雨聆禁鐘叨恩罔由報夙夕惟怦怦永言堅宿志庶以崇令名

天玉泉石

峩峩天玉山上有仙人居境偏泉囂寂其下是吾廬盤㵎多奇石泉沃壤膏腴鞭牛自耕種日旰尚犁鋤朝出暮還

家向曙復如初但望稼穡成焉惜勞微軀豈不見古人服力尚勤渠秋至百穀登禾黍盈村墟鳥雀亦自得人心固欣如東隣新釀熟招邀酌園蔬勸酬意真率一飲連數壺不覺頹然醉枕石卧將晡醒來浴清流乘風詠歸歟襟懷澹無營聊誦架上書懶學巢居子願作希顏徒謀生豈在多簞瓢顧有餘竭來謁金門翰墨冐虛譽名實兩難稱何以厲迂疏素心正耿耿懷昔惟慎諸

石屋晴瀾

家隣石屋邊門對章江流危磯障回瀾翻濤拍空浮上有百仞山下有千丈湫蜿蜒茲窟宅魚鼈從戲游西溪舊釣徒要我乘漁舟鼓枻共觀瀾吹簫坐兩頭取樂在適興垂綸繫直鉤歸來對妻子不復知戚憂顧無儋石儲安用今古愁翩翩五陵兒富盛擬公侯白馬絡金羈意氣軼道周一朝豪華盡名跡委荒丘棄榮哂舜花生死齊蜉蝣焉知貧賤者汲汲惟道謀所以千載下獨貴魯黔婁予生際盛時學疏仕則優樸愚兼顓昧所慎厥身修但恐逐物遷當循初志求

螺岡夕照

螺岡西南峙夕陽薄其陰回光照墟落耀我門前林黃葉影紛披籬菊綮垂金漁舟歸遠浦雲木下棲禽蒹葭水霧

起網罟滄洲深樵牧望暝烟隣舍動寒碪徙倚出柴關蕭條晒嶔崟行歌聊拾薪得酒時復斟高齋坐寥寂捫撫陶令琴琴中有真趣此外亡知音因之養性情澹然抱冲襟憂樂兩不干焉用究升沉一生固貧賤豈謂遽至今本擬形同化乃為名跡侵曠古多賢達俛仰夙所欽萊蕪有塵甑公孫甘布衾守道貴盅虛允埶緜來心常情易安肆撚景賦為箴

墨潭秋月

墨潭清見底澄映天一色明月海上來光輝漾秋碧川平波浪靜浦澗漁火闃近巘倒涵青遠郭遥帶白放艣恒泛

游愛此佳景夕不見乗槎人或逢賣絹客河漢諒可窮一
木終難隔孤生本微賤棲息託藪澤於焉愜幽賞敢儗郎
官跡達士萬古心焉知為形役宵分轉蘭棹江皐影寥寂
縞鶴忽飛來别淑聞吹笛幽發度餘響高林露珠滴蟾兎
有朒盈晴能固陰魄羿姬竊靈藥未解療虧蝕大化竟茫
茫斯理藴至賾北斗漸西斜維舟欹岸側刈蘆聊作薪喚
婦起炊淅舉案希德曜亦以事筐績遼遼貧賤心寤寐懷
怵惕

芙蓉寒雪

峩差芙蓉峰秀色五千丈四時常青青烟雲自來往寒風

變凝冱飛雪集其上巖龕炫璀璨草木渝莽蒼清晨欲柴
扉映我窓户朗茅菴洞虛寂谿落挹暉晃忽動緣蘿興著
屐躋幽賞空山四無人惟聞伐木響搴裳以即之顧我若
惆悵偃蹇對松栢遐心隔霄漢置斧聊與言掃石坐聞敞
高談太古前歷歷如指掌超然道德論令我中惝悦日晏
負薪還我愧寔泚顙南隣有賃舂北渚多漁網生涯各經
營胡能獨骯髒誓將窮歲年託跡終嵁崪努力登嶮阻滌
慮絶塵想一入金馬門致身轉蕭爽補報乏才猷抱拙焉
所儆周防慎檢束從欲易流蕩耿介企前修操持在勉彊
晝果

原缺

胡文穆公文集卷三

古風

到長風沙

我乗浮雲朝　帝闕萬里空江夜飛雪絶似王猷泛剡溪
興闌欻乃驚離别匡廬之仙恍惚遥相迎瓊樓十二彷彿
如玉京湖邊一覽看不足放歌一曲升天行便向小孤沽
美酒船頭坐酌千杯不停手却憶當年李謫仙詩賦百篇
傾一斗酒酣感慨休歎嗟古來賢達四海皆為家莫說舒
城久留滯晚晴喜到長風沙

池口阻風

避風貴池口維纜臨洲渚白浪如山捲雪花黑雲撥地飛
陰雨此時魚龍爭没浮江翻石裂無安流馮夷擊鼓怒鼉
吼恍惚可以追冥搜須臾雲散風亦息將船買酒澆胸臆
鮮魚雖得豈論錢縱飲高歌忘寥寂便覺紅光添入顏推
窻且看池陽山九華濕翠杯中墮對此奚用論閒闊尊前
揮手道知已何須嗟嘆徒為爾青霄有路待我來明日南
風欻千里

繁昌夾值風

繁昌夾前風阻客逆浪牽舟滯行色坐數歸船疾如箭俄
頃飛帆望中没我非尋常流浪人等閒不遇銜悲辛讀書

學得萬人敵直將富貴輕埃塵君不見當壚逸才題駟馬
不如安石濟天下古來豪傑為時出肯逐青牛度關者丁
寧北風且火停會看一舉登玉京未把升沉問詹尹欲共
莊周論達生不須對此歎坎坷世事到頭俱瑣瑣功成拂
衣歸去來依舊東山日高卧

采石述懷

我生厭局促江海忘奔馳扁舟薄暮過采石仙人招我登
蛾眉蛾眉亭前波浩渺百尺懸崖俯飛鳥三山潮到浪欲
平明月時來漾珠小錦袍公子李謫仙騎鯨一去經千年
作詩往有三百篇上追風雅同流傳却向此中看月色翻

身跳入龍宮眠纖塵不染骨已蛻空餘荒塚埋雲煙便呼
斗酒酹江水再起共乘墳下船將攜兩妓歌扣舷玉簫吹
斷催繁絃世上黃金不如土取醉何須論十千悠然懷古
思莫極留得青山似相識傍人訝我酒家仙亦有從前好
詩癖夜闌慷慨曲未終起舞拂袖來天風潮雞促報東方
曙放手但覺金尊空君不見摩娑銅狄徒搔首今古英雄
歸一朽虛名落在宇宙間惟有文章可長久

題脊令圖贈鄧給事乃兄還鄉

枯荷倒醮橫塘水脊令飛來秋風起獨立蒼茫有所思遥
望天邊五雲裏五雲深處蓬萊宮卿家難弟早從龍一經
別後倏三載扁舟歲暮來江東朔風吹寒雪花落壚頭新
醅可同酌客舍怡怡骨肉情眼前暫慰忘蕭索春風欲動
花雨微布帆又向南湖歸此情眷眷為君惜憑寫新圖寄
相憶

送葉先生赴廉州同知

天台先生鸞鵠群胸羅五色星斗文處世無心事生業濟
時有策干　明君向來闕下見
天子萬言書上　龍顏喜郎官未理宓賤琴直筆先修董狐
史前年校文居禮闈門墻桃李春芬菲不才謬蒙藻鑑力
魚目忝混明珠輝相從過眼忽三載鶴髮童顏挹丰采詩

成豪氣謁空雲詞發狂瀾注滄海編來實錄貴璠璵九重
饑勸頒　恩俱一官初試南服外五品新除中大夫拜辭
却畏天涯遠叩陛陳情頻展轉
聖主長懸率土心銓曹方重邊臣選廉州之地接交趾異服
殊音更夷鄙但勤藥餌祛炎蒸莫憚傍人猜薏苡都門臨
別欲如何別情更擬江流多好將事業答優寵釁鏁君看
馬伏波

長江春色圖為季周賦

憶昔閩南看春色十里鐔津漾晴碧芳林錦樹鳴栗留翠
浪銀濤浴灘鶒季君家住劍江上流水青山繞門巷有時

邀我坐談笑對客開尊恣吟望雙峯秀色高入雲楚宫琳
宇無纖紛題詩每羨謝康樂洒筆應懐王右軍惟公高誼
異流俗日日相尋復相逐交游自許結金蘭景物胡能蕩
心目只今一别十載餘鳳城握手情如初且論往日豪華
事更示長江春色圖我觀此畫重增歎飛夢徒勞陽霄漢
欲沽斗酒澆旅懐謾賦長歌荅青盼幽居無復清晝閑致
身却在龍虎闕遥憶故園千里外都寄生綃半幅間

仁山精舍為劉子齡賦

最愛文江好山水東山萬仞連雲峙勢如蒼龍走復蟠影
落青霄伏還起中有柱笏之高峰仁山屹立相與雄四時

不雨洒寒瀑六月大暑生凉風劉君家住山之下却傍丹
崖結精舍門前流水引泉來繞屋濃陰樹相亞我時登覽
慕清賞着屐林間幾來往醉彈棊子落燈花卧聽松飆作
琴響有時坐長夜不覺東方明有時携壺佳興發直向凌
空頂上行放歌騰碧落富貴一毫輕蓬萊之仙若可遇恍
惚駕鶴吹鸞笙舊遊回盼今十載當日朋儕復安在天邊
飛夢度蘿闗矯首看雲重增慨君來訪我龍虎都因嗟往
事懐山居惟有多情觧文學雄辭述記為君書歎我不才
事升斗金馬玉堂誠愧負他年應許賦歸來願共幽棲息
奔走

贈歐陽叅政之官河南

城上凉飆動秋色跨馬出郊向江北新霑　恩渥下九天
御賜宫袍雲錦鮮黄門給事久侍從河南叅政初承宣君
家先公嘗作尹事業至今猶炳炳文章光燄若生存復喜
相傳有裔孫頴水好尋居士迹鄭州遥拜太師墳宦遊與
子同鄉縣祖帳都門聊設餞一片雲山寫畫圖千里相思
即相見

瑞菊詩為黄庶子賦

黄君官舍多種菊長得幽叢傍修竹秋來開徧滿枝花黄
者如金白如玉中有一枝開最奇膩紅艷質凝胭脂兩葩

相並共一蔕萬片紛綴還雙甤夜深凉月照踈影彷彿丹
卵鶴駢頂又疑黍穉醉東風夢入華清呼不醒乃知瑞物
和氣鍾寒芳不與群英同託根别承雨露力賦形自有神
明功朝退從容揭書幌手弾古琴奮逸響橙香酒緑蟹正
肥邀我灯前共清賞醉來行酒酌巨觥醒後不覺東方明
玉堂展卷為君賦俛仰柴桑千古情

送大紀游北

君從故鄉來又向金臺去相見未盡歡相送傷情緒自憐
辭家頻作客五載京畿看春色交遊聚散若浮雲倏忽飛
揚易南北君昔西行入巴蜀劔閣瞿塘騁游目逢人多寄

別來書開緘毎對燈前讀讀罷相思思渺然鴈飛不過峨眉巔山中雲後梅花發知君已繫歸來船歸來兩月居鄉縣促促行裝索相見一杯欲共澆旅懷又似秋蓬逐風轉白門楊柳輕絮飄艤舟正待秦淮潮直泛黃河通碣石壯觀千里關山遥

送胡子澄之官西蜀

容舍相逢春已老楊花亂撲長安道斗酒燈前敘舊情遥憶故園皆弟兄一從佐宮象山幕縣治蕭條似村落床頭無酒不肯沽旦暮盤飧只藜藿作官何必論高卑惠澤及人方有為當年幾郡考稱最留得清名時總知即今遠調

向巴蜀聊賦新詩寫心曲蜀山㸃㸃向君青漢水迢迢為誰綠都門臨發且踟躕交遊還惜別來踈情深惟念平安好遠道逢人多寄書

送別

七月西風流大火梧桐一葉先秋墮江南倦客苦思家楚國行人忽相過許郎自是湖海英胸中浩氣吞鯢鯨向把千金曾一擲滿堂豪俠為之傾錦囊盛卷索我賦正值朝回日將暮燈前提筆一揮洒窗外蕭蕭走風雨天涯飄轉路萬重歸心遥逐南飛鴻嬌歌緩舞留不住樓船明日辭江東到家應是重陽後坐看黃花酌新酒

題謝安東山畫

天外諸峰入雲去樹杪樓臺出烟霧青林露轉碧溪幽傳是謝公舊遊處蒼苔滿地空屐痕絕𪩘孤亭見棊墅遥憶當年携妓遊憂樂誰能識其故長吁胡兒擾中土清談卻恨王夷甫風聲鶴唳寂不同一夕山河非典午惟公雅量坐鎮俗過眼猶為人竊覬可憐恢復未乘時忽夢溫輿識金鼓存亡真足係安危徒使蒼生氣消沮為君展畫三歎息俛仰乾坤思千古

題范紀善攀桂軒

有地莫栽桃與李種花莫種蜀葵子桃李春風能幾時蜀

葵朝開暮離披不及君家栽桂樹千尺團團陰滿户群英搖落已獨榮霜雪相看只如故秋來開花粲金粟隨風到處揚芬馥孤根本是月中分幹葉終當異凡木君家書香猶桂香綿綿相續川流長郤林一枝何足數竇家五株徒自芳高柯秀色連雲上迎鳳棲鸞氣蕭爽殷勤留與子孫攀雨露年深好培養

盤洲釣游歌

端華之陽羅湖西縈回九曲之深溪溪流涓涓清澈玉中有盤洲似盤谷隔江羅列雲錦屏面對夫容三十六桃花流水人不知魚鳥猶疑愛幽獨先生家住盤洲陽濯纓濯

足歌滄浪有絲不繫渭川竹有楫不理烟波舫閒來適興或尒汝只與釣者同徜徉坐窮歲月閱今古歠傲白雲清思長一從别後慚踈曠七年不到盤洲上平生心事向誰論嬀首臨風重遐想我家亦住滄洲間長林茅屋門前山舊日釣徒今寂寞白沙翠竹輕鷗閑何日放歌許蕭散時泛扁舟共往還

送崇威歸省

翩翩鳳池客謁告今南還朝辭鳷鵲觀暮出龍虎關朔風吹寒雪花落江上雲帆去揮霍可憐骨肉平生情相見難頻别仍數二親高堂俱鶴髮不得家書經幾月三年作官

遠定省一片丹心戀金闕綵衣斕斑舞稱壽應及新年奉春酒尊前兒女咲相懽故里交游欣聚首我家老母七十餘欲歸未遂心何如遥念倚門日思我喜見半子情懷舒

送周編修孟簡南還

北來豪傑地送子多感慨千杯莫放酒如澠萬折離情漲東海與子故鄉親況復爲同寅九年詞館編修職三考優爲翰墨臣翰墨兩京誇奸賦黄金臺下同懐古賣釜不惜買歌舞坐上賓朋散如雨我起爲子擊筑歌大風吹沙水揚波明日扁舟須早發昨夜寒霜初凍河河邊水流聲嗚咽與子相看忍離别别後相思隔兩京惟有丹心戀金闕

爲楊庶子題王中書孟端寫竹

北地冰霜不宜竹高館華軒應少見九龍山人妙入神移置瀟湘來赤縣筆勢縱横萬葉垂琅玕交錯珊瑚枝深山大澤蛟龍怒雷雨晦冥真宰嘻忽然坐我素屏下似覺秋聲起清夜影動凉飈毛髮寒怳聞絶澗奔湍瀉山人山人真罕儔寫竹不減文洋州等閒一紙尚足貴何況滿壁飛飀颼淡濃老嫩各有態宓妃鼓瑟湘娥愁乃知興到能爲尒顛倒毫端隨所以墨池迥奪造化功胸次横吞九江水武夷之陽雲山深楊君種竹春森森故憑寫竹寄高節冰

雪年年惟此心

白雲辭

朝望親舍兮白雲高暮望白雲兮親舍遥白雲高兮猶可望親舍遥兮徒夢想安得白雲兮同上下朝登玉堂兮暮親舍白雲高飛兮不可結涕淚滂沱兮兩愁絶

題楊太僕趙子昂春牧圖

吴興公子與清發翰墨通神恣超越意先曹霸掃驊騮筆比韓幹匀肌骨沙塲春暖豐草齊疋疋疑來月窟西立眠飲齕隨所適奔踶蹴齧長鳴嘶雄姿絶足信奇妙虎脊龍翼回光耀青驪紫燕兼小驪花騘影逐追風驃世人畫馬

得馬形趙公畫馬通性靈不圖皁櫪重羈絆要使坡陀自
[illegible]爾來為太僕歲歲攻駒番春牧縱今曠野順水
草不用深閑飼芻菽駉駉牝牡日為群天厩年年遂蕃育
君不見唐家沙苑何范茫四十萬匹俱騰驤只今內外馬
盈廐斷雲踏霧皆乘黄

對雪分韻得色字效禁體一首

同雲漫空曉如幕北風動樹寒摵摵太陰行令當嚴冬滕
六奔驅疾承勑細剪層冰散飛雪要與人間開蟆蠑初飄
阿閣正横斜忽壓松枝半欹側軒轅臺前大如席薊邱門
外深盈尺早朝眩眼渾疑瞖凍咽銅壺漏聲滴金水橋邊

控轡行路滑翻愁馬蹄踣但欣瑞氣作豊年盡道開春足
牟麥玉堂群仙分賦詩引商刻羽爭奇特嗟予才薄乏秘
思細覔佳句何由得聊呼斗酒沃紅顏試酹先賢問消息
欲持寸鐵白戰來只恐東坡艷其色

題宋王晉卿西園雅集圖

寶繪堂前馬塵起當年好畫疇與比繁華過眼易消歇又
落他人毫素裏西園之地深且幽一時勝集俱名流咲談
自謂絕今古豈知亙作桓玄羞龍眠丹青嗟已朽米家筆
陣仍希有文章却數蘇與黄公論全歸後人口

春暉堂為蕭氏賦

慈烏夜夜啼高樹烏啼為何思反哺江南遊子愁更愁聞
之日日思其母憶昔嚴君相背時兩兒方孩仰母慈兒今
長大母已老欲報何如原上草草心雖微感春暉逢春一
度一芳菲母恩如天嗟罔極寸心難答陽春力高堂戲舞
祝春酒歲歲春風母同壽

草書歌

妙年好武仍好文伊誰之能趙將軍精誠皎潔懸白日浩
氣磊落横青雲憶從仗劍事
明主帳下賢勞忘辛苦據鞍草檄人共知破敵搴旗心自許
只今海宇歌太平侍從　彤墀承穆清朝罷臨池恣揮洒

筆陣飄逸令人驚勢如激電起倏忽又似秋空騰健鶻恍
疑危石墮顛崖欻若潛蛟躍溟渤神情冲澹更蕭散何用
公孫舞經眼昔時浪誇金錯刀此際須為鐵門限坐令索
者走如市積軸盈箱更盈几毫端變化不可測頃刻烟雲
生滿紙蹇余亦有好書癖學久無成徒歎息請公為我寫
數張毋使高堂空素壁

題唐三學士奕碁圖

儤直歸來日方永庭院深沉簾幙靜金門無事供奉閑碁
局聊堪對俄頃五花錦褥鋪石床瑶琴上絃置在傍何須
更說大三昧自是神仙登玉堂可憐開元天寶日不及貞

觀斗米三錢直二百餘年指顧間勝負誰能分黑白兩當
計畫宜慎之向後一著曾深思

蕭氏愛同堂 環洲五馬集

蕭氏之堂名愛同乃在滄江洲渚中碧流旋繞青山重開
門正對千芙蓉堂中慈親已華髮三子孝養履不越伯氏
桼觴仲稱壽季子婆娑舞兩袖晨昏問起居廿旨恒有餘
母懽子樂情愉愉時時更誦詩與書北堂樹得忘憂草願
母童顏常不老門前舊種紫荆株花絢紅霞照晴昊枝頭
日日慈烏鳴板輿扶向花裏行好泛瑶池問王母後千百
歲同長生孝心堅如金不改子子孫孫永錫類

虎溪歌

虎溪之山如虎踞因此溪名號為虎四山如城深且固遠
以望之迷入路憶曾尋真經兩回繞到洞口山豁開平疇
萬畝若鋪席人家列屋魚鱗堆初疑盤谷太行下又似桃
源避秦者藹藹桑麻門巷春依依榆柳鷄豚社居民相見
無譙言嫁娶不出東西村青山長共子孫老白首不聞塵
市喧蕭君之先住溪上傳說豪華比卿相金尊酒綠銀鱠
香牡丹正開邀客賞當筵簫鼓催挿花魏紫姚黃分幾家
錦綺玲瓏明絳幄金絲絢爛爍晴霞不將富盛夸鄉里但
以詩書遺後世豈無珠玉飾簪履亦有文章顯科第君為
幾葉之雲仍繼志不忘高與曾卜居乃傍芙容下戶牖相
接輝隣燈故林松梓愴心曲夢著只在嵩華麓雕胡炊香
新醸熟逢迎多是舊宗族祠前落葉響離披水色山光猶
昔時青猿夜叫峽邊月鶴表歸來丁令威我作此歌歌慷
慨滄海桒田幾回改子欲移家與我期石田茅屋專相待
從此虎溪天下聞歷千百刼應長存底須更問華蓋君拊
髀一咲凌飛雲

題劉鎮撫雙清軒

劉候亭前多稚竹歲久森森陰滿屋一林烟雨勝瀟湘萬
箇琅玕似淇澳密葉能為盛夏寒中開三逕日盤桓已無
俗客閑來往只許幽人時借看此君高節凌真漠不似羣
芳易搖落裁管還聞作鳳鳴截杖應防化龍躍傍有長松
青十圍結根相近特相宜炎天何處堪消暑坐蔭雙清君
獨知

送劉孟猷歸鄉

井上轆轤夜深轉露濕梧桐秋尚淺楚澤遊人別思多茂
陵行客歸心遠謝公墩邊開祖筵豈惜千金沽酒錢與君
痛飲莫辭醉嗟我未歸空自憐酒盡揚舲渡前浦過鴈一
聲啼暮雨但得北風吹布帆纔及西江即鄉土到家正值
秔稻香新收芋栗和炊嘗山中故人聚歡咲燈前兒女牽

衣裳城南黄君好晉者讀書只在長林下相煩爲致别來
情不用裁箋更報還

孝友堂爲徐叔通賦

南州徐郎行孝友堂上雙親俱白首鷄鳴櫛髮問起居日
出奉觴進春酒階前兄弟列鴈行塤箎迭奏和宮商天倫
之樂殊未央芝蘭葉葉生輝光南山之松北山栢願親長
徤好顏色年同龜鶴一千齡夜夜老人映南極百花開時
春晝遲紅霞五色眩舞衣我歌此曲爲君賦留與堂中作
壽詩

葵花歎

階前紅葵開朶朶六月向陽如噴火忽然一夜風雨過滿
地繁英盡飄墮莫矜顏色如花枝昨日方盛今已衰長安
年少勿輕咲白頭老翁皆壯兒人生老去嗟已矣葵花落
盡結葵子葵子春來種復生長生世浪傳籛鏗亦知齊物
不可得誰解還丹煉精魄請君有地種葵花不如多種松
與栢

賦得桃葉渡贈清江縣尹季鐸

桃葉渡頭江水清桃葉去後空留名青山不隨流水去落
日毎送寒潮聲潮聲不斷簫聲咽多少行人此離别行人
易老别仍多把酒送君可柰何君今作縣過南浦双鳧[illegible]

拂芭山雨已看列宿應郎官要使居民歌父母公庭草綠
一事無政聲佇見聞 皇都春來遥望渡頭水好寄臨江
雙鯉魚

送崇威徐理問之陝西

相逢頻草草相别苦匆匆骨肉非他人焉能不忡忡一從
作官懸 金闕六載凡經五回别記得去年十二月送子
都門天大雪尊前傾倒澆旅顏蒲帆十幅雲濤間人生萍
梗寄寰壤昨日楚水今秦關秦關峩峩幾千丈太華岧嶤
見仙掌咸陽古道車馬多樂遊原上秋蕭爽男兒歷落眞
壯遊百二山河稱雍州五陵樓閣望烟樹涇渭寒聲晝夜

流佐理大藩結青綬應把銅章懸在肘于公治獄作高門
陰德惟知可期後藍田九月霜葉黄北風蕭蕭征路長歸
鴻日度南天遠回首白雲懷故鄉分携動即數千里只爲
功名常有此好將忠孝荅
君親莫更多愁戀妻子

白雲菴

白雲之菴多白雲騰空駕壑皆成文雲間寂寂何所有但
見纍纍千載墳盖竹山高俯幽渚雲去雲來凞何許老鶴
宵鳴華表寒芳草年年長春雨

送鄧指揮歸雲南

鄧侯本自儒家彥二十從軍別鄉縣立功多在西南夷匹
馬追風挾羽箭昔說輸誠事
太祖遇敵揚戈先士伍邊頭酋虜倏不驕麾下健兒徒比敖
只今海宇屬升平蠶絲霢服空侵爭曾為一使宣
天語遂俾丹心感
聖明功成受賞仍陞秩入奏彤庭　賜顏色丈夫壯志須自
強他日雲臺繼前跡

題高廣文墨竹

高公寫竹不可及毫端揮灑烟雲濕月明疑有白鸞舞雨
晴如同瘦蛟泣徐君久要珎襲之行囊出示求題詩空庭
素壁忽置此便覺習習生凉颸

胡文穆公文集卷四

古風

題王中書孟端為楊庶子畫竹障歌

古來畫竹誰得名籍籍競数文洋州後稱韈村萃東坡神
妙眞與老可儔二公之下誰獨步吳興趙公更高古落筆
縱橫真率怒白日蕭蕭起風雨只今復見王中書寫竹自
與常人殊法無數子出新意文蘇老健吳興腴有時醮筆
倒秋水忽見烟雲生滿紙近歸湖南半曲青罷在君家素
屏裏長竿密葉勢千尺入座恍聞聲摵摵翠鳳参差拂羽
毛蒼龍奮躍驚霹靂石根元氣濕淋漓巧奪化工那得知
絕似楚人歌曲處還憶湘妃鼓瑟時君家住在建溪上門
對武夷開碧障屋前種花屋後竹竹下行吟花下賞遥見
隔林杳靄間鷓鴣啼罷春雨閑此中佳景誰不愛清夢興
勞恋故山君今作官玉堂署試畫此竹相為侶歲寒不攺
雪霜姿顧結堅貞事
明主

和少師對雪禁體

同雲漠漠天雨雪瑞應臘前不為烈踈踈密密下長空入
檻穿簾驚一瞥初看林樹變揮霍忽見山峰已遮截空巖
大壑翳虎兕曠野荒原失卯垤紙屏竹户正相宜宵曙蕭

微曷差别豪貴貂裘忘却寒茅屋鶉衣愁百結長安車馬日紛紜窮門深閉行蹤絕我時朝回坐小閣袖手如冰綿欲折隙風吹鬢刮面耳急呼小兒補窓穴地爐燒肉旋酌酒未覺更深燈燼滅翻思往昔　邑從日比度陰山寒凜冽手足凍皴肌欲裂敲石取火火難熱少師三孤論道德尚書北斗司喉舌調爕陰陽作歲豐不才何用更屑屑男兒一身重許　國冰蘗㕵期堅苦節五更待漏趍承明靜聽金吾水聲咽昔聞漢時雪一丈牛馬僵死乃為孽只今盛世不封條四野謳歌萬民悅公賦新詩頌太平顧我效顰忝後列聊呵凍筆寫華箋時墮簷冰響鏦鐵愧乏春容大雅音漫作缶鳴與竅吷

題邊文進畫松鶴

邊生掃松寫孤鶴傍着長松倚雲壑天風吹墮銀河流挂在丹崖九霄落松聲鶴唳水潺潺恍聆仙樂鳴空山高秋爽籟度紛篠初疑蓬島非人間古稱善畫誰第一畢宏韋偃皆名筆想應對此融心神毛髮颼颼也森栗高堂見之若可招竦身逸氣凌沉寥卷簾只恐上天去長松洒瀑空蕭蕭

題曉睡圖

昔聞藐姑射山多神仙雲裾霞袂何蹁躚今之畫圖無乃是人間一住三千年紗帽斜欹清如洗十二簾垂曙光裏天風吹夢度寥廓倦倚紋綃睡不起芭蕉葉綠松露涼枕邊裊裊騰爐香飛來啼鳥莫呼醒日上扶桑清晝長

贈別外甥劉公鐸

予來擢秀時是我　邑從年相見何草草揮手別華筵別情亦何似皓月懸中天雖云隔山嶽兩地同嬋娟燕臺迢遞孤雲邊音書喜有飛鴻傳知子一官典文學扁舟遙泛湘潭烟我隨　萬乘掃胡天漫山大雪過燕然胡塵掃盡無腥羶塞下烽消人種田去家二載方來還兒女牽衣歡滿前問渠近日平安否為道山中穩食眠只今來朝拜天子長安花柳春光妍花間酌酒不得醉明朝又棹南歸船離情多似滄江水一夜和潮漲百川臨岐解袂意惓惓勗汝道德當勉旃分陰可惜莫輕費毋徒使我心煩悁

黄學士以陳叔起所畫樹石見貽賦此以答之

吾聞閩人陳叔起能畫往與荊關比不煩兎穎事點綴只染鶴翎從骫骳等閒着意求難得乘興從容即數紙此翁已死畫少傳一筆落手人争市向來得者誰最多惟有永嘉黄學士昨日贈我樹石圖畫者之名乃陳氏陳翁寫畫惟寫情不必區區論形似想當槃薄臨風時落日蒼茫去山鬼開窓倏忽生數樹樹底坡陀石兩箇老幹相樛交盤

鐵嶢巖裂皴如頑頑蟠拏平陸奮蛟龍嬰贔中林蹲虎兕
高枝直上勢拂雲低業扶疎未容破發生意與元氣會恊
淡影入秋旻裏囊游五嶺或遇之近度居庸嘗見此須憑
廊廟作棟梁久歷風霜露文理高堂日對興瀟洒眼底丹
青實堪鄙焚香啜茶塵可洗令我抱病春如虎多君此意
期共堅却咲紛紛競桃李傲凌氷雪袪螻蟻相守歲寒良
有以

題檜竹圖

何人洒墨畫老檜傍着修篁相點綴霜皮倒皴苔蘚裂風
業扶疎金錯碎高堂晴日忽見此疑有陰雲萬壑起蒼龍

偃蹇露頭角翠鳳羽毛光旖旎春園桃李漫成蹊容易飄
零辭故枝不及年年顏色好雪壓寒山搖落時

竹林清隱

種竹生新筍三春已滿林炎天却蒸暑客葉成繁陰微風
時來聲摵摵夜月瑣碎千璆琳此中佳致最清絕低結茅
齋倚蒼雪石苔不掃三徑深門外何由有車轍海桑老仙
相往還時時杖屨穿林間疊頭有酒酌燒筍胸中無事常
開顏老仙已去君獨住自信無人知隱趣翰林楊公交價
高作記初成索我賦我媿十年為宦游愛竹亦似文湖州
堦前有地種十箇朝回坐對南軒幽

題秋塘鸂鶒

芙蓉零落秋風冷搖折菰蒲牽翠荇鴛鴦比翼在漁梁近
水双棲照雙影邊鸞寫生筆寡儔意象深遠非常流關雎
託興國風始令人歌詠思河洲

楊諭德以張真人畫寄其兄仲基索予題詩其上

一片雲山是何處絕似江南看武姥澄江溅溅接天來古
木陰森間洲渚無為畫筆做方壺醉墨淋漓寫作畫等閒
一紙不易得玉堂把贈楊大夫大夫伯氏我舊友前月寄
書問安否因將此畫遠酬之骨肉高情薄南斗我為題詩
賦短歌幽裏看山歸夢多欲近清溪卜隣宅問君此意還

如何

秦淮醉別庶吉士李昌祺還省

送君秦淮江水頭秦淮水向城邊流水邊百尺之酒樓登
高一醉翻離憂離憂迢迢逐江水江上帰帆指千里鄉心
夜夜繞江南夢入東山白雲裏與君同是故鄉親客舍相
看幾度春連月無人寄家信今朝謁告辭 楓宸東風新
來着楊柳柳下停驂重分手我有鄙懷盡付君故園凝望
思交友君家嚴父丈人行十年不見增惆悵問道近來白
髮多老吟詩句如陰何山中未得共清賞音書久闊徒瞻
仰佇綵從容倘問余為言長有盤洲想竹林季父結心盟

去歲頻業遠寄聲謬忝玉堂慚舊學丁寧頻與致深情

太常少卿王勉望雲思親

太常王君家蒲城堂上老母霜鬢盈得祿思養展素情絲輿迢遞遥相迎慈親就養來　神京侍安調膳供三牲旨甘修瀡左右戲闌筵進壽酌兕觥趨舞日眩班衣明子孝母悅和且寧頤祝長健臻遐齡客中正喜共歡聚二弟鄉園又思毋閔河跋涉歷修途扶侍還家樂環堵只今母去定省違膝邊代養遣子歸公餘日日倚江閣遥望白雲天外飛白雲茫茫隔千里太行王屋侵霄起目斷親庭若箇邊無限鄉心逐流水君不見斗南一士千載人忠孝芳名

著青史惟當努力報

君親後日相看亦如此

送徐理問往廣西

宦遊走南北飄若波上萍一年一相送欲别難為情去年之官度秦嶺閣路崎嶇雪霜冷妻子相隨忍覊旅曉行野飯殘星影到官三月未暖席一紙徵書召俄頃南風五月來　皇都數旬跋涉臨修途囊中蕭索一事無舊袍賣却雙縑皃我家老姊喜相見復得無愁體康健尊前且慰骨肉情月下離愁盡消遣淹留兩月又分携拜除觸熱向廣西連朝懷抱苦作惡歎息人生徒尔為全家又逐烟波去

說着相思淚如注諸子殷勤教讀書毋令歲月蹉遲暮途傍欲語意無窮長江百轉山千重孤帆已發望中遠木落南天飛斷鴻

題楓塘尹處士子載石田茅屋畨

予家芙蓉東我家芙蓉西相過只隔二十里白雲離遥蒼松低我有長林茅屋臨州渚子有石田茅屋聽山雨幽棲自惜與頗同我出何因子仍處屋南春動流新泉呼童驅牛耕墝烟甕頭酒熟常醉眠萬事不理心悠然我憶故鄉山水好夢回只在文江道石田數畝若肯分與子相期種瑶艸

聽老人說彈琴歌

道傍老人年八十向人欲語先於邑手携古琴紫錦囊朱絲作絃金徽光湘江孤桐裁霹靂聲函萬籟藏宮商自言少小初學鼓傳得張郎雙鳳譜有時抱向月中彈風露滿天秋鶴舞大聲泠泠溜瀽泉小聲幽幽作私語傍人欲聞不可得除是知音乃相許只今頭白兩目昏十指無力不不聞雅韻都忘清絕意多情恨殺卓文君壯心已矣空長歎往事凄凉誠漫憑燈前却憶雉朝飛夢裏猶思廣陵散我聞翁言良可悲人生有盛還有衰蒼茫流水高山趣未路悠悠皆爾為

赤城霞氣為吳悠畋賦

吾聞赤城山乃在瀛海上中有霞氣五色文日與浮雲共來往丹厓翠壁排如掌直入青冥九千丈十洲三島之飛仙飡霞飲露巢其巔松風洒雨飄澗泉空樂縹緲聞諸天洞齊玄籙如有緣底須問訣求長年吳君住在赤城裏朝吸山光暮霞髓閉門不讀老氏書十載辛勤貫經史一從騎鶴朝太清日與群仙相逐行回首赤城歸夢遠紫芝瑤草不勝情

贈蔣御醫

蔣君醫術妙天下豈比華常浪醫者長年求藥盡衣冠每日款門雜車馬翰林詞客病多時　九重促召君為醫即憑六脉審虛實便施一匕回幾危枯荄倏見潤時雨遂使膏肓逃二竪不須鐵鏡照肝脾底事金丹起沈痼從來用藥妙通神種滿杏林千樹春如君之術古亦少何必區區論古人

瞻雲軒為宋紀善賦

瞻雲復瞻雲雲飛何繽紛倏忽變化如輪囷膚寸而合連五嶽東浮暘谷西崑崙宋君獨居小軒下瞻雲思親感霜露二親已遠思不窮墓門芳草春蒙茸幾年不滴寒食酒鏡裏紅顏成白首白首家山未賦歸瞻雲空有淚沾衣

前種得垂楊樹忽聽慈烏來上啼

臥雲詩為僧有常賦

巖真老僧好靜者久住三峯結蘭若長年掛衲臥雲間每日翻經在林下袒肩趺坐肅毘尼禪心已證三摩提松猿夜叫伴孤影竹鶴飛來相對栖有時或出山杖頭懸明月鉢盂盛却水中龍芒鞋踏破溪邊雪了知萬事如空花眼底紛紜任生滅昔曾邀我宿旃檀分與山房雲半間梵香終夜聽清梵風露滿天衣袖寒雲飛在林忽在壑一似老僧無住着袈裟新染　玉京塵昨日依稀到城郭江南山水餘清暉何時相訪叩巖扉喚回石上三生夢閒看浮雲共息機

僧有常索予賦臥雲詩予問之曰雲臥子耶子臥雲耶有常曰吾臥雲也予曰非雲非子焉得成臥有常唉而不答遂為賦此

吳山書舍為吏部許侍郎賦

吳山高接越山起面面芙蓉俯江水江上樓臺十萬家多在山光水光裏君家住在阿那邊占斷湖山百頃烟楊柳曲池常帶雨桃花別塢深涵天君向此中築書舍已遠塵埃絕瀟洒時時吟詠詩與書更着瑤琴鼓深夜興來載酒或出遊小舡棹過芳艸洲船頭吹簫音裊裊月落澄波流

珠小姑蘓城上烏亂啼寒山寺裏鐘聲杳幽棲只欲窮卢
今學道更無干祿心人生富貴會有定魚龍變化乘風雲
一朝綰組登要路聞却吳山讀書處幾回飛夢繞江南雲
樹蒼茫隔烟嶼君莫思故鄉山水奇南宮地位臨紫微謝
安本為蒼生起千古勲名竹帛垂

新月詞

出門見新月纖曲横蛾眉人言坐見好行見成奔馳豈知
行止自有定何必向天疑月影誰家兒女不解愁遥見新
月登西樓一報長笛闗山月行客聽之雙淚流請君不用
悲新月月亦無心任圓缺新月照人能幾何坐見不如行
見多夜來一鈎小於綫舉頭又是行時見

應　制賦白象歌

白象白象來占城皜姿孕毓金天精雪膚霜毳交晶熒炯
炯上映瑶光星雨牙修潔前揷氷秋波洞射徹底明感文
不必因雷聲就中藏簡雙龍横膺流四髀隨時更肉兼十
牛豨目睉載舟可以擬權衡辨訟乃俾奸邪傾
聖人御極海宇清衣冠萬國趋彤庭蕃臣奉貢朝
玉京躡雲騰霧浮滄溟豈比乾陀進魏廷白象曉入排天
閽殿頭曙月臨觚棱迴光照耀皎欲凝寶刀銀甲相輝并
千官環立瑲佩瑱撫之不動亦不驚脅令跪拜言則聽巡
廻移步如卭行旭日初上練色瑩白馬之白何足矜素影
動揺雲毋昇老鶴未敢梳鮮翎　九重慰勞諭彼俾尔圖
効職輸忠誠異物奚用煩遠征俾云
聖皇子我氓衣被飲食業生成奇祥異瑞分獻呈　天産此
物為時禎致之聊以表下情昔聞猛獸恣狰獰巴蛇吞噬
骨積陵居無安地恒戰競拂人叩户乘猩猩犍狐毒矢相
與争一發斃之孔甸旬不惜紅齒酬其能只今
聖德被八紘猰貐螯蟒俱潛形白象始得延長生頓彈微力
駕龍輧千秋萬歲函仁垌物無疵癘乾坤寧華夷一統歌
太平

贈楊生回建寧

都門逢楊郎翩翩好丰儀秪今行年三十一琅玕掩映珊
瑚枝借問何為來云别伯兄久忽聞天外鴻鴈聲一日相
思幾回首便向高堂拜家長畀足揞囊却西往不辭千里
關山遥半月吳江泛孤舫玉署之南喜見兄連床夜雨不
勝情滿地秋風飄落葉豈知歸夢和愁生來時苦難别不
易惟有離人識茲意臨岐欲語兩無言未飲昏昏已如醉
子家伯氏才且清蹇予同官居　神京八年携手游翰苑
五更待漏趋承明與子論交作相識送子長歌寫胸臆别
來何處是相思武夷望斷晴霄碧

楊白花

楊白花渡江竟不還非汝故來意恐落塗泥間春光憔悴如花顏相思不見空長嘆浮雲飛水何漫漫安得隨風返高樹仍結柔條莫飛去楊白花攪心緒

將進酒

將進酒酒中有酖君知否伐德賊性非良友一息不戒門生荐有錢莫向酒家壚彈劍擊筑皆酒徒黃金用盡意氣索夕日疾視如於蒐苑基歌舞飲長夜可憐竟死糟邱下醉魂茫茫誰為招千古惟知獨醒者君莫嗟歲徃鬢如絲昔時曠達今何之武公睿聖恒箴警至今抑抑陳周詩

題明皇貴妃出遊圖

開元全盛忘外憂乘閒長作華清遊君王回盼動顏色蛾眉俛頫如含羞三姨八姨俱不至扶上花驄轉嬌媚翠雲低壓金鳳釵瓔珞光生紫霞帔想當初出深宮時宜春苑裏空花枝水晶盤憶掌中舞纖腰猶咲任風吹霓裳羽衣稱第一知意偏教合歡橘荔枝香間得賓予此樂今生豈能畢范陽胡騎一朝來可憐九廟飛塵埃自信豬龍堪肘腋焉知尤物為胎媒萬乘西行路修阻妖魄終歸馬嵬土香囊不遠瘞肌銷錦韈還為路人覩徒悲中道恩愛乖高塚何如雪衣女蕉葉櫻桃空復嘗腸斷鬧鈴夜深雨吁

往事天寶年畫圖重得觀嬋娟丹青留與作金鑑良工非尓誇精妍君不見從來麗質能傾國惟有成湯遠聲色

題山水

盤洲釣游愛山水遠寄畫圖盈尺咫滄江顛倒在毫末芙蓉秀落屏風裏深林喬木高參天遠山近山相接連飛流迥出兩崖外人家遙住双溪邊男樵女織相往還門前鷄犬皆成仙我憶盤洲多隱趣今見此圖無乃是隔江漁網是滄洲我家正住江心市別來江樹十回春水鳥沙鷗誰共隣淮南藂桂秋香老古道瀟瀟飛鞚塵

沈脩撰樂琴書處

沈公好清致襟懷更瀟洒一室僅容膝居之如廣廈悠然世慮無所嬰不似尋常錄錄者架上有書囊有琴朝絃暮誦惜分陰琴彈太古操書究聖賢心此中之樂真自得書聲琴韻誰知音君不見顏子簞瓢有其樂陋巷高風已寡廓知君有意在琴書不慕陶潜慕顏學

燕辭巢

燕燕飛雙吒喃尾翛翛毛毨毨東隣西舍穿欲徧乍去忽來看人面東家有屋不我容西家屋破愁雨風營巢寄棲只如客嗟胡為乎於我陋所求寸隙暫安寘主人不容將柰何渴不飲尓漿飢不食尓粟廣廈庇寒士烏用苦相

西家却有賢主人縱我為巢顏色真銜泥接食憐我勤汚
書點案俱不嗔生雛長大羽翼成忽然飛去那無情燕雛
飛去復飛來別遷秪畏傍人猜更借梁間過幾宿為謝主
人深响育正恐秋高落木稀一朝各自東西飛主人留我
不能任此意蒼黃誰得知但願主人好心事年年生子來
相依

可惜行

可惜復可惜人生百年駒過隙昨日已往不再來今日欲
留留不得請君莫學流浪徒此身堪嘆非常軀丈夫貴在
盡天理造化賦予無賢愚豈不見南隣富薫天呼盧一擲

百萬錢昨日探丸馳駿馬今朝已瘞泉臺下世上悠悠只
如此可惜空生復空死

別表兄王所存歸會昌訓導

我姑之子為我兄別去十年俱惓情向來紅顏齒方壯今
見白髮盈頭生兄為訓導當僻縣我愧無才居翰苑兄談
道義淑時髦我被虛名勞罣罥憶從扈從來北京兩隨
萬乘征邊廷馬蹄蹙踏陰山雪天街掃凈無攙搶歸來裘褐
敝雨塍驅馳豈在它人後據鞍草檄疾風火破銳衝堅我
何有吾兄安穩不出門朝擁皐比直到昏經史時務課弟
子鈎玄採賾精講論泮芹青青泮水綠幽蘭開花播芬在
行吟坐誦隨所欲官閑禮法無拘束長安苦寒冰雪深皮
皴膚裂不可禁我時韛馬聽鷄起吾兄睡熟初翻衾山城
寂寂逢迎少齋閣沉沉不知曉晴雲淡蕩碧空遙鴻鵠高
飛避凡鳥今年考滿來金臺中堂把酒笏新醅尊前話舊
慰久別劃然使我愁懷開吾兄吾兄性真率一生篤志勤
學術春園不逐桃李顏落盡繁華露秋實肯把文章輕動
人時吟佳句聊寫真紛紛萬事付寄昊流水浮雲身外身
長河氷澌水如綫回舟百折愁腸轉骨肉毋嗟數別離但
願安好長相見

水調歌頭 重九後一日遇雨作

昨日賞重九今日雨兼風登高已罷無事晴雨任天公清
坐玉堂仙署遙望廣寒瓊島隱隱畫圖中更待稍開霽登
眺扈 飛龍覽群岫羅翠障疊萬重古今壯麗山海擁抱
帝京雄循記前年巡守偏歷郊原村落清問及田翁我愧
若無報憂國願年豐

其二

搖落暮秋景蕭索鬢成絲宦情羈思相併無限遶天涯漫
憶前人高致盡付一篇青史得失問何為权予泣峴首元
亮醉東籬物如舊人不見吊豈知滿城風雨更乘興餘和
陶詩眯眼又過重九筭日都來能幾不似少年時惆悵來

風裏殘菊兩三枝

其三

鴻鴈盡向南落葉又紛紛驀然添客愁處嘹喨一聲聞夢繞長林茅屋遥想艸堂對面西碧帯斜曛矯首望親舍迢遰隔飛雲釣鮮鯽燒嫩笋煮澗芹故山路遠誰為捋語寄殷勤閒賞幷州風景有約同袍知友耶樂日為群更把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其四

雨後看山色洗出十分清絶勝金碧圖畫千里翠為屏指點白雲凝處粧柒秋光淡蕩一練半腰横望裏有樓閣還

似見蓬瀛倩黃鶴遊碧落眺赤城不因臂羽安得高舉度滄溟誰說神仙難遇我道神仙堪學有術可長生萬徧叅同契千過黃庭經

其五

記起昔年事曾此度重陽故人要賞籬菊分韻急傳觴滿目同寮知已談笑尊前席上新句競成章木落水歸壑風冷鴈啼霜坐中客星雨散思不忘羡能幾許南北點檢半存亡今歳金臺對賞來歳登高何處誰健復誰強且覓杯中物壺裏日悠長

九日陪　幸城南登高應制 重九前一日作

遇人間九日天上重陽太平佳景黃菊垂金映蓬萊秋影雨露恩深瀚海無際総大明疆境處處豐年家家樂事舉杯相慶況是黃封賜酒滿酌玉液瓊漿啗駝酥餅閶闔風清覺薄霜微冷　金闕岧嶢曉日紅麗照紫萸光顏共荷雍熙萬年天子至仁神聖

扈從北征留別玉堂諸友

少年讀書仍好武三十為官事明主論兵時解說孫吳落筆還能走風雨朝朝載簡侍鑾坡優渥頻沾雨露多獻納不才誠愧負報　恩無地將

如何邊城忽報烽火促塞下胡兒恣殺戮羽書幾道出將軍雲旆連山振長轂天子親征臨北地前發嫖姚後車騎六師貔虎盡英雄萬里沙場騰殺氣是時扈從隨　鑾輿烟花日暖辭　皇都身一皮裘着貂鼠腰下宝刀裝錯魚金鞭拂雪紫騮疾琱弧彎月窮鴟呼築城直度臚朐水封山更過狼居胥　闕下故人總豪傑賦得新詩為贈別昨夜天街太白高便看催敵旌頭滅為言勳業在遠行丈夫談笑胡塵清但見古來重麃蘭功成誰肯輕書生感君意氣有如此日射龍紋劍光紫會當投筆繼班超誓斬匈奴報

天子

端午侍從　御苑擊毬射柳應　制　薛蓬萊

五月五慶端午　御苑晨開看演武　玉殿東頭侍
明主衛士如雲列貔虎羽林萬騎翹赤纓綵旗繡服分兩朋
擊毬决勝各爭能攙金伐鼓何訇訇盤旋走馬趾後興翻
身捷疾飛電驚一點欻度奔流星但聞得雋讙聲騰回首
却顧喜欲矜萬人辟易目眩瞠意氣昂藏誰肯後又挽雕
弓馳射柳分騣控箭挾兩肘一發剪白風拉朽當場較藝
誇好手罰籌更覺成愧負紀昌學瞬目看蝨視小如大風
懸牖百發奇中隨引彀矢鋒相觸棘端揞兵貴練習方赳

赳呼吸変化隨左右虎跳豹躑舒蚴蟉錦綺散地競逐取
兎蹲鶻攫忘跕躒閬闠　賜宴嘗粽粿文臣命以紙筆授
各賦詩章逞蠻白群奏球磬臣拊缶慚以旡礫襍瓊玖
九重進獻拜稽首
聖皇功德被宇宙義為干櫓仁為守太平樂事無不有萬物
熙熙在靈囿麒麟鳳凰出刻藪臣傾滄海成春酒一杯一
祝　萬年壽海水杯量共長久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卷之八

七言律詩

胡文穆公文集卷五

翰林侍講男種暨穟穗編次
裔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孫　堉　尹　學　清　對　閣
仝弟　拜　恩　校正

五言律詩

挽周仲原

歲月嗟飄逝鄉閭哭老成若無高士傳難表隱君名落日

愁雲冷孤墳宿草生欲懸吳子劒聊慰百年情

聞蕭主簿廸寬訃音 三首本洲

分手在江亭之官向建寧十年常契濶一死恨飄零涕淚春城雨交游曉甸星九原成永隔嗚咽望青冥

苦憶垂髫日鄉園共往還坐沉魚浦月游徧虎溪山學問君先達驅馳我靦顏情親三十載空有淚潺湲

吾宗成宅相愛子弟兄賢伯仲俱才俊科名豈後先討論常共被薦剡不同年嗟歎今何在臨風重惘然

贈别宗瓚

迢遞來京國相看是弟兄一尊凉夜飲孤館異鄉情惓慢

開窓放月明明朝有離別歸路片帆輕

題怡老堂

戲綵娛親日承顔膝下時湧泉頻躍鯉種樹每驕枝鵩甕酤浮蟻香盤饍切綵古來稱孝子今日見姜詩

夏日積雨偶成

六月多淫雨陰雲掃不開窓涵暝色早風作秋聲來池館渾無暑園蔬可勸杯出門苦泥濘向夕始朝回

蘇資李南華惇愨上也居翰林凡三載持身處事甚謹人咸稱之今年夏以疾在告未旬日而殁人咸惜之予重惜其才情不能已遂賦五言詩二首以挽之

念子性敦厚才華正妙年翰林初入幕交友盡稱賢臥病未旬日含悲隔九泉蹇予思不已賦此重潸然

西風歸旅櫬落日重悽其虛枕黄粱夢高堂白髮悲題銘祭酒筆哀挽翰林詩地下應無恨招魂有楚辭

丁孔目母挽詩

白髮享高齡華堂見壽筵方期榮色養何遽遽凋零令德傳詩誦潛光屬墓銘傷心悲孝子洒泣向青冥

九日

又是重陽節黄花不肯開長為天上客且盡掌中杯寄遠無鴻翼登高有鳳臺故園千里外十載未言回

南山畊讀詩與劉仲鐔賦 三首

我愛南山好幽偏稱隱心鑿池留月鑑開徑出雲林稻長千畦綠松圍四座陰時時畊與讀興後在瑶琴

朝雨林深宿暮烟放泉來別澗驅犢種平田留客

夜飲新池旋擊鮮漆園希曠逸詩誦達生篇

未曙先啼鳥才春即見花絶勝何氏宅還是鄭生家帶雨鋤新笋穿雲摘嫩茶將書掛牛角歸路晚風斜

喜甥徐洸至 二首

忽喜吾甥至令余懷抱開異鄉為客久遠道奉親來弟妹俱年少提携賴汝才新詩過百首佳句總能裁

別汝僅一載今來已可人歷艱諳世故出語見天眞書未終千卷才堪慰二親客中憐骨肉深夜語頻頻

吉慶

小女名吉慶今年始解行拜人連欲踖學語未分明覓果呼慈母翻書傍阿兄目前聊足慰非汝故閑情

遣興

俯仰思千古逍遥寄雨間孤雲飛不定流水去難還有跡方為役無名始是閒何由堪遣興把酒對寒山

題水墨梨花

春園雲瑣碎剪剪出芳蕤啼鳥和聲裏凭闌幽思中衰榮

無定跡舒卷任東風咲共花神語因知趣不同

題畫岳陽樓

欲過洞庭渚更上岳陽樓烟雨空成夢江湖未買舟雲迷
張樂處樹落弋鳧秋不覺為圖畫渾如汗漫游

程中書母挽詩

客路八千里閩關訃忽來慈親嗟已逝遊子不勝哀丸膽
留遺訓紉箴有舊裁都將一掬淚洒向釣龍臺

中秋夕示南京穆穗二兒 二首

三載從巡狩三年住北京中秋氣已肅今夜月偏清時節
催吾老詩書望汝成遥知把酒處重有憶予情

萬里嬋娟淨三更星斗高愁多憑酒遣興索縱詩豪報
國誠吾事承家付汝曹故園親舍遠誰與進香醪

冬日寄示南京二兒 三首

我身長作客念爾寓京華詩禮從䟽放音書只歎嗟眼穿
飛鳥沒心斷暮雲斜報 國慚無補誰能更憶家
親舍五千里違離十四年安書憑汝寄老病竟誰憐鬢短
緣愁甚天長足夢牽如何小兒女能解寸心懸
歲晏景何迫流年去不停壯心徒草草華髮已星星食祿
慚三釜傳家愧一經汝曹愼修飭足以慰飄萍

贈徐僉事則寧之閩中

拜命辭雙闕之官向七閩遥趍僉憲任直作驄驅匝去路
衝寒雪分司及早春按行先撫靖所重輯齊民

贈饒僉事安之陝西

掄才初筮仕銜命遠之官送别將年盡臨行冐雪寒星軺
辭上國使節望長安到日頻咨訪惟懷靡及歎

郭郎中母挽詩

南浦愁雲外西山落照邊訃音來萬里慈母隔重泉泣血
孤兒痛埋銘令德鐫傷心憐郭巨純孝感皇天

挽蕭引之教授 二首

慟哭同年友全歸已闔棺春秋五傳學教授一儒冠旅櫬

他鄉遠孤墳蔓草寒只今始歸骨蒐斷路漫漫
■載■遺教崑山耆誦聲真能敦古道端不愧新銘將引
■教命低回若避榮哀辭悲五噫有恨獨傷情

贈太醫院判韓公達

奥祖為良相雲仍擅國醫承家文獻舊遇主弟兄奇負局
磨仙鏡長桑飲上池無勞問爪幕毎見起幾危

送吳中書勝四南京 二首

故友難為别分携有底忙殘年催遠道孤館送斜陽去夢
頻金闕交情滿玉堂雲山千萬疊回首向蒼蒼
去路衝寒雪層氷踏馬蹄朔風欺客袂旅飲促晨鷄目極

南京遠心懸北斗低鳳池春色早歸日柳條齊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十首
馳道香風暖春花錦樹紅宸游仁智殿更上廣寒宮瞰水
疑浮海凌雲若泛空自非有仙骨安得到天中
石磴縈迴上嵌巖集業分蟠松低拂地深洞窈藏雲古殿
浮丝靄奇花吐異芬鳥啼如沸樂彷彿九霄聞
俯仰重〻〻遨遊處〻奇才過三十步已有百千岐翠栢
團高蓋青蘿裊細絲自矜遇真境登陟總忘疲
倦立依巖石輕行惜落花孤高望不極清絶興踰賒物色
皆詩句恩榮逮歲華

聖心頻念渴蒙勑賜新茶
大液浮天影晴波泛暖春鯉魴游近岸鳧鴈不驚人未敢
施罾繳徒懷把釣綸物情真自得同此沐
皇仁
白日旋瓊島鑾輦下玉臺勝遊仍未徧
重來鑾落塵胸窄徵氿望眼開躋攀雖力乏欲去更
徘徊
豈弟還向小山游古木圍香殿長橋度碧流入門成
異趣撫景更清幽誰謂蓬瀛遠于今到上頭
瀟壁開圖畫緣階長翠篁龍噓九曲水樹老萬年霜何必

論玄圃真成到紫房回看佳麗地玉氣蔚蒼〻
水殿浚虛敞崇臺入望高畫梁留語燕孤島戴靈鼇脆藕
絲分雪香梨味勝膠清游從此慣奔走豈辭勞
清宴儀天殿爐烟散綺羅黃封分御酒白羽賜天鵞優渥
恩波重昇平樂事多小臣無以報稽首進卷阿
重陪駕至太液池十首 中缺二首
瓊島烟霞外重來又近秋水花涵鏡靚宮樹入雲稠落照
明池上凉風在殿頭翻疑前日到不及此時游
徙倚高臺上繁華入望中凉生金井樹香度碧荷風禁籞
迴仙苑雲霞護閟宮

聖恩令徧覽感此興無窮
載筆隨丹輦承宣近御床波飜清影動松落翠陰凉氷人
分進子金壺賜蔗漿
天顏深有喜沛澤益汪洋
玉砌臨無地飛甍上倚天微風斜舞燕高柳沸鳴蟬岸草
茸〻細池荷箇〻圓孰知丹禁裏別有好林泉
瑤臺浮御氣馳道跨天津空闊渾無暑清虛迥絶塵鴛鴦
臨水並翁翠映苔新寄語桃源客徒勞避世人
泂瀁星槎遠清漣畫舫移迴風飄舞蔓細果壓甲枝勝景
昔從見仙源世不知非因頻侍從那畫此中奇

綵雲移雉扇碧蘚映雕闌柳外停游輦花陰立從官自緣疎散暇常得賜來觀靈囿今同樂皇恩海寓寬

瓊林二島見宮闕兩崖開雲自波心出泉通地底來暢游多逸興欲賦愧非才向夕笙歌散天香滿袖回

五言排律

立春早朝

飛雪送殘臘隔年迎早春暖風回昨夜佳氣藹清晨萬國朝丹闕千官拜紫宸香飄閶闔逈步響珮環振仙樂開中殿青歌下大鈞晃旒瞻黼扆日月繞龍鱗陽德施群動

華夷仰至仁紅含花蕊細綠轉柳條新纖玉傳生菜醇醪賜近臣自慚分綠勝幾載受 恩頻

高侍詔母挽詩

白髮近期頤耆顏介壽祺遥嗟千里隔遽作九原悲蕙帳閒新綵蘭階失舊姿徒增風木感不盡旨甘思姆教留遺訓家聲足令兒才華邦國彥翰院佩琚辭述德光泉室將銘勒墓碑海雲愁漠漠庭草慘離離落月來魂夢寒泉咽泱泱憑誰薦清酌為我酹貞姬

元夕大內觀燈賜宴和李中允 二首

天下皆同樂

君臣共穆清萬方趨入貢多士慶登瀛佳節逢元夕乾坤屬太明[illegible]燈輝月影古調踏歌聲星斗迴三殿簫韶度五更雍熙嘉際會仰見泰階平

神島移滄海輕飈馭鶴仙雲霞相掩映錦繡競鮮妍珠斗千門迥銀花萬樹連御香來黼座戲樂近華筵歡咲同今夕叨陪自往年兩京多勝事倡和付新篇

胡文穆公文集卷六

七言律詩

舟行阻風雪

北風蕭瑟薄征衷千里遥為上國遊雪色滿山明兩岸江聲入夜到孤舟春歸不及南湖鴈晝卧惟憐别渚鷗總為浮名相絆係故園花竹興悠悠

夜宿黄金塘留别王子通

窓外蕭蕭竹千竿酒醒聽雪夜深寒五更鄉夢辭家遠萬頃風波去路難最恨馬卿猶卧病徒令貢禹也彈冠明朝河梁思滿目雲山别後看

曲江阻風

連日寒風雪不消扁舟尚阻去程遥青雲作客猶羈旅章甫為儒際

聖朝别思每勞詩句遣愁懐頻藉酒杯澆明當借得乘空翼咫尺扶揺上九霄

將至南浦望豫章城

長江風景晚蕭騷極目孤城客思勞南浦一流烟浪闊西山千嶂雪峰高驛亭旗色催官舫水國春寒入布袍誰道别離猶有恨不妨萬里快遊遨

元夕泊豫章

殘雪微消潦水生扁舟晚泊豫章城萬家燈火遥爭麗半夜笙歌自有聲時節催人成遠别月華照客未分明同遊總是青雲侶尊酒頻傾慰旅情

望湖亭晚眺

雪殘雲散晚風晴挂席東遊綵鷁輕懐古不堪成楚望登臨且喜上吳城匡廬遥落中霄影彭蠡平開一鏡明往事消沉煙景裏斜陽荒草不勝情

望廬山

廬阜高寒挿劍鋩晚晴遥望入蒼蒼千層華蓋從天下九疊屏風帶雪張影落平湖青黛小秀分南紀白雲長他年五老能招隱便結松巢跨石梁

望小孤

中流迢遞見孤山絶壁蒼蒼杳靄間碧落有雲常掩映丹臺無路何躋攀憑陵吳楚三千里雄壯東南第一關來往人自老南船才去北船還

登小孤

楚水中流闢海門九江東去勢如吞孤峯斷岸千尋上一柱擎天萬古存不晦陰崖常宿雨未明絶頂已朝暾憑高無限登臨興望盡中原望故園

巖巖龍石磴倚崔嵬過客登臨此處來仙子不歸遺廟在寒

潮長送夕陽回江連湘漢天無際山擁瀟廬雪欲開斝把
一杯酬旅況不須懷古重徘徊

發池口

浪靜扁舟向晚開中流濈濈棹歌來雲留翠巘春寒在日
落黃蘆媚色催壯節未酬猶是客羈懷欲遣莫停杯故園
別後無消息愁見江城鴈北回

磯

萬頃波光鏡面開水宮雲影見樓臺夕陽飛鳥歸無盡春
浦寒潮自往來燈火只今漁艇近鼓鍾長送客帆回東游
未遂經行興況是歸程日苦催

早朝

紫禁深深曙色遲千官環珮肅朝儀香雲乍起開
金殿仙樂徐聞度 玉墀星彩遙臨花影動月華絕轉樹
陰移侍臣齊漢承
恩渥只有丹心報
主知

春日禁中

春雲覆殿陰千門晝未漏沉沉一雙燕子飛西掖兩
箇黃鸝啼上林草色偏多回輦處楊花直到曲闌深太平
自愧才無補獻納惟期竭寸心

殿閣新晴晃繡衣朱甍瑣闥映朝暉內官奉輦行黃道近
侍承宣出紫微山色欲來宮苑靜風光相逐燕鶯飛生成
已荷乾坤力頌効夔龍志不違

元日

和風麗日報新年壽域洪開氣象鮮玉曆授時朝萬國鳳
韶按樂度中天駕陳鹵簿 丹墀內班列蛾眉
御座前共喜
皇恩彌八極不須將士守三邊

清明

久客長安近日邊宦情無那也淒然清明又是過三月先
隴相違已六年胡蝶飛來幽徑草黃鸝啼入禁城烟故園
最憶芙蓉麓幾處閑花對古阡

和鄭助教退朝左掖聞鶯

朝回左掖聽宮鶯綠樹陰陰繞禁城清曉每聞烟外囀嬌
歌遙度曲中聲九天縹緲和仙佩三殿依微下玉笙青鏡
流年誰獨惜白頭著述鄭康成

朝罷一官逐隊行新鶯百囀繞含章綠陰最惜西華樹清
韻遙過內苑墻停佩聽時啼却緩向人飛處意偏長憐君
未覺成多感誰共尊前勸一觴

內直次韻

天門侍立已多時内閣從容退食遲四海太平應有象
九重端拱正無為扶桑日上黄金殿閶闔風生赤羽旗共
喜草萊沾雨露華夷從此樂雍熙

毎近
龍顔侍語時金門晝静漏聲遲賡歌不減唐虞盛論道終期
稷卨為御氣欲浮雙鳳闕日華遥映九斿旗趨陪已喜承
殊渥
聖學頻煩誦緝熙

退朝偶賦

清時無補欲如何却惜年華冉冉過青眼故人音問少白

頭老母夢思多孤燈對處看秋鏡雙闕朝來散曉珂載筆
自慚真忝竊　九重況屢沐恩波

秋日早朝次王檢討韻

秋滿都門一鴈飛輕羅初擬試朝衣城頭鼓角催更盡
闕下星河向曉稀佳氣入雲浮紫殿新凉先雨到彤闈溼
濡共際雍熙日詎識陽和造化機

九日

冠佩從容出禁城玉堂杯酒蹔同傾菊花未放空佳節塞
鴈初來寄遠情北郭千山浮爽氣西陵萬樹起秋聲故園
想有登高處誰插茱萸憶弟兄

送鍾訓導之長沙

南去長沙幾日程布帆迢遞颺風輕三湘愁思多離怨兩
地関心是別情賈誼宅前秋草在定王臺下暮烟生登臨
想見時懐古辭賦惟因弔屈平

送芮麟重守建寧

建寧出守沐
恩新五馬重臨擬借恂玉佩曉辭銀闕曙朱轓晴照鳳城春
月明征路經鄉縣日暖甘棠待吏民愧我不才思識面相
逢却訝跡如神

贈徐推官之姑蘇

儒衣曾倚栢霜寒七日承　恩始拜官歴事已聞名藉甚
論囚待見獄平反姑蘇烟樹迎旌旆白下晴楊拂馬鞍
聖代只今嚴考績好將異政達　朝端

送呂僉憲帰省山陰

十載為官一布衣故家文獻愈增輝聲名已為當時重清
苦從知此日稀江右按廵勞憲節山陰帰省拜庭闈南州
凋敝今逾甚咨訪咸瞻四牡騑

別胡于澄

舊遊萍梗逐風輕此日歡逢在帝城剪燭蹔同孤館夜
題詩多是故鄉情一尊別酒將春暮千里帰舟逆月明無

限離愁何處着夕陽江上棹歌聲

贈王助教致仕

白頭辭祿賦帰田烏帽承　恩下日邊官路暫沽前店酒布帆遥挂上江舡思將脊藪供朝飯乞得桑榆樂暮年高卧衡門對松菊應知無夢到成賢

贈張運副帰省南昌

宦遊離别思依依暫得承　恩日下帰江路微茫春雨後郷心迢遞暮雲飛草青南浦迎舡棹柳暗東湖隱舊扉故隴松楸如昨日想應惟有一沾衣

題李伯震巢翠卷

舊結雲巢傍翠微綠蘿碧薜潤巖扉半窓列畫山排闥環堵無塵竹作圍溪雨未來先爽顙水禽相伴每忘機自緣此外堪頭白誰信幽棲與願違

送人之向武幕

驅馳萬里向遐荒拜　命新辭出建章路入兩江分左右天連八桂異炎凉道邊見客皆蠻語峒裏逢人盡卉裳聖代化行無遠迩收民應重擇賢良

送李生還鄉

季父超揚已絶倫阿宜文彩照青春月生合浦明珠出日暖藍田白玉新天上未帰同作客山中若到定懐人還家已遂幽棲願綠樹清池理釣緡

送别家兄

江東門外送輕舟惡說南風苦滯留惜别未終同被樂促帰先慰倚閭愁關河烟景林鴉暮澤國音書塞鴈秋多少傷心眼前事都憑傳語到滄洲

送廖伯琛入播

京華為客喜相逢語咲連宵在會同詩思微茫秋色裏郷心迢遞月明中别情萬里臨流水帰路千山對落楓此去音書何處達夜郎南向少飛鴻

送劉允哲往湘中

三湘七澤水雲連楚客南游思渺然行卷苦難題别句離心况是逼殘年　鳳凰臺下晨分袂鸚鵡洲前夜泊舡試問賈生遷謫處一杯傾為吊荒烟

送人鎮雲南

四海謳歌頌太平將臣分閫鎮邊城節旄上日辭霄漢斧鉞高秋出帝京六詔雲深豺虎肅百夷地遠瘴烟清撫營訓練多餘暇閒看春農雜曉耕

贈江西傳副使

金門儤直夜迢迢珂珮玲瓏近　九霄語咲每為青瑣伴步趨同入　紫宸朝月明候館迎仙旆秋滿都城别使軺

顧假霜威清癰瘝好敷
聖澤及勿莣

贈南康林使君

使君五馬謁　神京三載還來報政成　北闕署名無殿
績南宮考課有能聲江頭落日旌麾別湖上新年父老迎
到郡捲簾公事少香爐閑看紫烟生

別沈縣丞

昌化三年佐政勞簿書考課謁銓曹　金門聽漏霜華冷
玉陛辭朝月影高江路曉行山寂寂浙河晴泛水滔滔到
時又是新春後滿縣東風綻碧桃

寄簡夫

幾度詞垣對夕暉懷君千里恨相違乍逢故友將詩寄久
別文江覺夢稀牛渚波光天際遠龍河草色雨中微遥知
習静東山下閒看浮雲出岫飛

寄紹安

故國三年別夢頻都城又見歲華新談經尚憶西窓夜對
酒還憐小檻春客思不離螺浦樹鄉書多寄秣陵人槐堂
舊有餘陰在應看青雲早致身

送黃伴讀

高才應似馬相如共羡　王門早曳裾首首詩篇唐格調
亍亍筆法晉人書春來江上愁難別君到河南思有餘莫
[illegible]天上遠龍門頻寄一雙魚

送萬伴讀往洛陽

離心日逐去鴻飛把酒河橋送夕暉客裏春來鄉信少眼
中人去舊遊稀踈星待漏辭　丹闕遠水迎舟出　帝畿
想到梁園多賦詠洛陽花柳正依依

送人之官南海

都門花柳照青春拜　命遥辭出紫宸南海喜迎新令尹
西山因見舊交親舟移楚水成孤夢月滿梅關度遠人鄉
思欲知何處是刺桐紅槿鳥聲頻

送王山人

賣藥携琴每出城松林蘿逕往來輕濟貧已足囊中訣習
静應多物外情入洞有時隨鶴去看山終日傍雲行瑯琊
宗族懷高誼千載雲岩一指明

送杜貫道回山陰

華館東風燕子飛旗亭酌酒送斜暉山陰修禊春將暮江
上思家客夢歸舊隴松楸荒宿雨故園花柳映朝扉惟有
清真軒裏月相期莫遣賞心違

送劉凝節南歸

青春作客共京畿遠道思親擬賦歸別夢欲隨江水上離

心正逐嶺雲飛山經廬阜覩千障家在烏源掩半扉白髮
倚門頻悵望斕斑先着老萊衣

題杜清碧書望雲卷

武夷遥憶杜徵君軼世高風迥不群九曲丹霞餘舊業一
坏青草閉荒墳已嗟往事隨流水尚見遺書寫望雲賴有
賢孫能愛惜八分重覩石經文

分得龍洲送楊相歸省

西昌烟樹遠冥冥十里龍洲草色青薄暮漁人隨水上陽
春估客放舡經漫遊憶我曾題賦歸省憐君是過庭他日
甲科期不負縣前爭說讖應靈

送楊泰改重歸閩

玉堂春盡雨絲絲清會逢君對酒巵考績已為方伯最論
交先向故人知天連吴水舟行遠路入閩關馬去遲惟有
無諸城上月海門千里照相思

贈光化知縣王時中

華髮郎官舊縉紳青袍白簡拜 楓宸佳名早已聞朝士
善政應多及縣民秋水漢江歸棹遠暮雲淮浦別愁新鄉
書莫道鱗鴻少此去襄陽有故人

送襄陽教授金原祺

長江無浪布帆輕西去襄陽感別情十載獨憐交誼舊一
官偏羨廣文清雲開漢口斜飛鳥樹接荊門遠帶城千古
峴山登覽興斷碑荒草暮烟生

禁中火若思侍讀韻

閶闔濃雲濕未消風傳三殿 御香飄玉堂晝永頻分直
金闕人稀已散朝露下井梧秋苑靜雁回江浦碧空遥憐
君賦就陽春曲因有新聲出 九霄

送劉凝節

八月都門送客行長河歸雁雨中聲一尊不盡臨岐意千
里那堪別子情廬阜天高秋欲暮崆峒霜落瘴應清杏壇
童子時收講好為窮經照夜營

書李氏孝友堂卷

曾向中華步晚暇竹林相訪倒芳尊別離愧我頻京國孝
友憐君好弟昆夜雨軒窓連枕被春風庭砌長蘭蓀紫荊
莫遣成枯老定有旌書到華門

寄葉紀善

華館遥連紫禁西幾回乘月聽朝鷄春遊翰苑曾同入詩
寫窩愁懷共題嵩岳正中 天闕近黄河直下海門低別
來千里勞清夢何日相逢手重携

卿閒悵同寅諸友

棘闈清坐思迢迢咫尺詞垣隔九霄青鎖晝長閑草制

紫宸天近早趋朝萬家秋色烟中樹一曲京毂月下簫試
問故人相憶否此情欲寄塞鴻遥

送別劉日升

每逢烟景倍思家況是秋風送客槎一見幾回詢郡邑五
年三度到京華滄江落日孤舟別遠浦晴雲断鴈斜後夜
欲知何處夢長洲明月映蘆花

賦得函谷關送人之秦中

岧嶤函谷倚天開百二関門俯露臺秦地山河從此合咸
陽風雨自空來千崖落照明紅葉半壁荒碑長綠苔老子
青牛今已遠登臨懷古重徘徊

雲山小隱為豊城涂生作

清泉翠竹逈無塵布襪麻衣習隱淪芳草断橋青到户長
松巢鶴静為隣西山雲氣生書幌南斗虹光射劍津
聖代求賢需逸士如何江海有閑人

贈徐布政之廣東

簪筆螭頭侍從時多才早達
聖明知九重給事　恩逾渥千里承宣詔豈私庾嶺秋高孤
鴈遠吳江水落片帆遲佇聽
天語丁寧處要是陽和物物滋

題赤壁圖

雪堂學士玉堂仙赤壁重遊夜泛舡文采風流今已遠江
光月色故依然青山幾點蒼茫外碧樹参差杳靄邊尚想
横空[illegible]月衣入夢影翩躚

送別常[illegible]宣

常山佐邑已多年考績應知子獨賢　闕下踈鍾晨接佩
江頭風雨晚移船五經家學還能繼三禮威儀喜有傳莫
歎別離當歲暮到官猶説是春前

送詹奎章直尹東陽

帝城歳晏朔風寒相送都門雪未乾候吏喜迎前令尹列
星還應舊郎官雲邊畫舫乘潮去江上青山把酒看明日

双鳧知已遠碧霄回首思漫漫

送曾太守重知歸州

出守還臨夔子國曉寒分手　鳳凰臺千山積雪離鴻断
萬里歸舟去驛催江左交遊憐遠別巴東父老待重來遥
知到郡春風暖應有棠梨幾樹開

贈羅仲舉致政還鄉

青年遊宦走西東白首承恩雨露同禁苑朝來無舊識故
園歸去羨群公鄉心萬里飛雲外別思千山落照中遥想
到家寒食後尊前日日醉春風

送郭子[illegible]廣西

新承詔命沐　斧鉞青春出　帝鄉蜀縣此時恩郭伋
桂林今日得張綰天連百粵秋無瘴地接諸蠻夜有霜臨
別獨嗟何以贈勉期忠孝答　虞唐

晏僉事之山東

黃鳥翩翩飛上林龍河踈雨落花深春城送別同為客旅
館相思獨繫心沛郡風謠遺舊政麟原詩稾足新吟世家
還接東齊譜此日還持使節臨

別山東鹽運副使蕭鵬舉

三年　京國晏逢君白首惟憐恩不群經學早從劉向說
世家遥自子雲分月中珂珮趋朝接江上歌詞送別聞莫

嘆塩官淹歷下馬頭看徧泰山雲

送李輔歸鄉

都門曙色已曈曨相送離亭思萬重日下紅塵迷遠騎雲
邊紫閣度踈鐘家書欲寄雙鳧渚鄉夢先過五老峯同學
舊遊頻寄語別情應似宦情濃

次韻香莊先生見寄

先生日共白鷗閑九老香山可是班杖策每行洲渚上看
花只在杏莊間也[illegible]仙客求丹訣門有清風掃竹關愧我
一官天上遠何[illegible]酒解襟顏

贈吳太僕[illegible]修

將門才子[illegible]　毋接珂聲步　王𡎺分手又為今日別
論交却憶昔[illegible]憐王宰真能畫更喜吳融善賦詩明
發度江淮浦遠[illegible]烟樹不勝思

梅雪軒

千林歲晚墮群英軒外梅花照雪明一榻香風塵不到四
窻寒影夢猶清酒杯應笑陶彭澤詞賦偏憐宋廣平安得
山陰乘興去扁舟還載鶴同行

和鉦伴讀

辟雍作賦動朝端泮水初辭硯席寒千里風雲仍達道十
年文學舊儒冠已看禁籞承新寵應羨　王門拜好官幾

度文華聽講罷步趋時共出　金鑾

別薛僉事

綉衣驄馬出郊坰踈雨微雲散曉星五載重逢頭已白半
生相見眼中青清秋斧鉞辭霄漢晴日樓船過洞庭遥憶
別情何處是乱山高下短長亭

鍾氏菊逸堂

君家種鞠草堂西分得清香自闇溪歸來彭澤應偏愛隱
逸春陵獨品題幾[illegible]白莊閑璚屑無數黃花勝長蹄我憶
南山秋色好[illegible]花畦

送夏驛丞

桂林向去水　雲山別恨遥曉月和鍾辭　魏闕
新春先夢到　　脈寒猶已放梅花雪未消明
日秦淮江上路　　發好乘湖
送蔡孟凱教授零陵
十年相別在江鄉此日重逢到玉堂易學已傳田博士世
家遥屬蔡中郎月明螺浦帰舟遠天入零陵去驛長誰復
嘆君頻𩒳軻從來師道有輝光
別　蕭崇岳縣尹
花縣即官覲　帝畿朝回握手出彤闈應憐客況難分袂
欲遂鄉情未典衣双舄又從天上去扁舟遥向膝前帰到

家倘過芙蓉渚為道松蘿願不違
送汲知州往祿州
春風萬里布陽和拜　命趋朝聽曉珂八桂遥連銅柱斷
祿州更向桂州過道邊野服蠻音異雨後山田象跡多
聖代牧人無遠近草萊何處不恩波
陪祀南郊
聖主升中禮　　晃漾揺明炬烟霧空濛散好香
玉皇碧霄雲浄日　　列戍　臣侍從
玉佩上公邉　　
天壇下聽徹謡

閶闔中開夜　　日華紛轉閶群佩香
氣初升享百　　　　仙鶴下伶傳太平
正值河清日　　　　國寧
送謝敬常萬安省親
都門楊柳緑依々春半江亭鴈北飛遊宦却嗟為客久送
人多是故園帰青年　上國遥持檄白髮孤村獨倚扉為
羨還家榮綵侍也應五色着斑衣
贈醫者
都城遊逅識徐卿共説能醫學太倉賣藥市頭因借宅活
人別後有奇方杏林舊業烟霞遠橘井新泉日月長試問

上池如可飲便應拊髀訪長桑
送吳中書奉使入蜀
使節遥臨白帝城星槎五月出　神京劍門重度干𡾊險
雪嶺高看萬古晴官路不離江　　青多在峽猿聲勝
遊已入王維畫更有新詩紀歷行
挽江仲温
鄉里交遊惜舊知　分不適是長離浮生已作三生夢在
世應多百韻詩　　故　　齊涼月今平池無端
景物東湖上
贈朱中書

甓辭青鎖書 公秋共別簡
堂孤夢夜偏 葉聲雨地
相思何處是
和韻答徐崇罃兼東鍾山賢先生四首
經筵喜近　九重聞論治應須賈董才鄉里何因遺兩士
文章今見麗三台　山日遠無書寄吳水秋高有鴈來淺
薄秖今逢
聖主侍朝終日每遲回
林下投簪已避榮人間到處有詩名南州高士称徐穉西
學傳經羨伏生萬里冥鴻孤影度九皐仙鶴一聲鳴鍾期

未老知音在莫向絲桐怨不平
一日蜚揚上九天姓名徒使萬人傳宮花低處衣沾雨輦
路晴時草似烟鳳吹每聞雲外曲龍吟久瘵指頭絃
紫宸朝罷千官退夾道分行揖馬鞭
朝衫爭及布衣輕　說罷公懶出城竹下題詩留上客枕
邊無夢到浮榮捲簾不斷雲山色繞宅流來澗水聲形迹
未拘何用達逍遥遂擬問　生　還
題閶関霜　寒漸以山
閶闔月曉樹　共列行暫
連甌越路偏

向鳳凰臺下
送薛御史
兩朝文采繡衣　鬢　憂　九重頻抗
疏官八桂遠提綱　雪晴白　征車　雲滿黃陵去驛長見
說邊氓凋弊甚好宣
聖澤偏遐方
送曾訓導往　縣
劍閣西行萬里遊故園一去已多秋窮途阮藉能青眼題
柱相如未白頭酒滿郫筒花裏醉詩裁蜀錦囊中收別來
何處憑消息巫峽江深晝夜流

送楊編修歸建寧
官情離思各依依白下門前送夕暉春色已隨江柳徧鄉
心遥逐嶺雲飛溪廻九曲迎蘭棹日上重闈晃綵衣髮憶
故園成此別玉堂　夢莫教違
送侯助教致仕　進賢
横經已罷橋門講投老因辭　闕下歸細柳新鶯江上路
綠蘿青草谷中扉　盟三　餘松勤　飲千峰長簇微鄉
呈莫驚冠帯　麻衣
周紀善先
石池泉滿　石　自洗鵝

辯帖好醉還　易陰何日
推冠同結社侍
別劉日升
都門臨發叓躊躇　裏頻頻　慰索居　送別又過三月後相
逢況是一年餘杏花細味啼春鳥柳絮著江上鯉魚亦有
登山臨水興朝簪　計欲何如
挽劉允中
孤墳獨樹草離離落日蒼涼過客悲白鶴不歸留恨處青
山猶似識君時佳名無傳書方伎幽室將銘勒故碑我重
臨文懷往事鬢題辰些益悽其

贈周生景亮還鄉
郎君年少似童烏久侍嚴親走宦途天上羽儀驚鸞鷟日
邊文彩炫珊瑚別程建業雲連樹歸棹鄱易水滿湖此去
重來應不遠西風一葉下庭梧
贈黃中書還
冠佩趨陪　紫禁朝春風華髮已蕭蕭宮槐葉暗藏仙閣渠
柳絲長映御橋　酒欲　浦月　又泛海門潮鳳毛
池上承優渥　山九
別劉仲毎
擅手遥添　細柳烟中色

長樂疎鐘　酒聽流鶯賢
郎學省傳經
送俞御史
三年白簡侍彤　謁告還　定省　曉漏辭朝鳴玉佩春
城別騎鞚金羈思親夢切看雲遠戀　闕情深去路遲烏
府才名推籍甚　綵服　江湄

交誼惟君獨我[illegible] 木憐家口未
了生涯愧容身心上無愁方[illegible] 有酒不為貧欲知
別後相思處顛倒青衫折角巾

予舊居會同館南軒前種竹數竿今遷居翰林之南舊
居則揚謝德居之今年添新笋數十竿謝德以詩寄予
遂和韻酬之

未許滄浪聽竹枝且栽修竹滿軒墀半窗爽籟游塵少六
月凉陰密葉垂別後每思還自惜朝回坐對正相宜主人
莫訝今成客顏色終看似昔時

贈周同知均福之鶴慶府

萬里之官南詔外迢迢去驛度三巴舊情相見難為意便
道經行可到家佐政未宜卑遠郡變夷正好用中華
朝廷重在安邊徼拘礙無煩問海涯

祝教諭萬竹軒

軒前種竹一萬箇滿地春雲亞綠陰俗客不知幽絕處清
風長在翠微深每從白晝聞秋籟只恐蒼龍起夜霖欲訪
此君分半席歲寒還許結同心

贈胡子澄大尹還遂安

山城作宰已三年報政今來列[illegible] 義罽能憐我舊鄉
評應最數君賢民無愁歎安 只俸錢慚愧

臨行無以贈聊題詩句與人

題劉朝縉兩山草堂

草堂只在斗城隈華蓋中間戶牖開瀑布遙從諸澗落松
聲長自兩厓來不妨青草生環堵亦有黃花對酒杯青約
碧山栢學士五車共讀日徘徊

贈劉朝搢

清秋枝藝棘闈深喜得連句與盍簪令弟昔同居翰苑名
家今見重儒林西風別館他鄉夢落日歸舟故里心明發
分攜易南北松溪遙望隔雲岑

喜小兒生子

小兒遠報新生子折展將書與客言奕葉相傳承世澤舉
家歡慶是 君恩未論何日能跨竈且望他時可應門所
幸老親年八十含飴今喜見曾孫

別王太守還沔陽

十年淮海舊交情千里分攜在 玉京別館正飄吳苑樹
歸舟遥過漢陽城空江古渡寒山色遠渚平蕪落鴈聲到
得郡齋多暇日子虛擬賦必先成

至日遇雪

一陽初動琯飛灰霄漢紛紛瑞 光銀花明玉殿輕
隨仙佩下瑤臺萬方已見豐年 素樹開仰望

入顏應有喜千官同上紫霞杯

贈蕭深州

迢迢一騎發金陵欲寫離歌愧未能歲晚家園書信斷天寒驛樹雪花凝曉經欒武臺前路夜度滹沱水上冰此去深州須幾日不勞懷古弔屠繒

和胡祭酒至後一日獨坐書懷

朝來阿閣散彤霞向夕漫空雪作花寒入壁衣堪對酒香浮石鼎試烹茶喜得十年同事 主况逢四海正為家兩京倡和多新曲已見才華與歲加

永樂壬辰仲丁祀

先師孔子丙辰傳制命廣主祭拜命復頒賜誥命
聖恩優渥感荷無已遂賦七言律二首用識喜幸

仲丁釋奠祀
先師制語遥傳下赤墀閶闔曉開迎瑞日春風晴轉動龍旗衣冠盛際文明運禮樂欣逢治洽時感激小臣何以報只歌天保頌無為

草茅深荷
主心憐紫誥新頒下 九天玉璽封銜雲彩動錦縢載檢日華鮮推恩喜得榮先代報德何[illegible]自是太平千載會制書更覩 帝堯篇

示長兒種

玉署 恩深雨露滋難將淺薄幸[illegible]時求田問舍非吾事纘學承家待汝為休老不愁無地著清名只畏有人知從來貧賤多真樂陋巷簞瓢是我師

別胡遂安子澄

相逢相別又經年鳧舃雙飛到日邊白馬青袍花縣令東風行李浙江舡客情愧我成真率鄉誼如君重可憐此去離心應更遠海天南北共悠然

贈蔣御醫

醫術遥馳海内名懸壺終日在 神京不勞方伎傳馮信

自有文章誦宋清春雨滿林栽杏徧夜窓飛火煉丹成眼看起疾多奇効亦欲從容問攝生

哭鈎澗先生

憶從帳下坐春風傾鑛曾承鑄冶功離別愴情生死隔音容入夢有無中鑑湖綠水明阡外鈎澗青山繞郭東南望鄉園頻洒淚心喪未展恨無窮

悵望荒原慘客情一尊何處拜先生江南道學無前輩海内衣冠失老成散帙欲編床上稾傷心忍寫墓間銘不堪腸斷相思處況是西風急雨聲

送梁本之溧陽教諭

翰苑詞華數令兄又看難弟百　紹梁邱賀作

賦應空禰正平路繞溧陽秋樹[illegible]淮浦晚潮聲一官

莫歎儒氊冷萬里青雲自此升

寄黄叔昭

白下分攜數載餘山中獨喜賦閑居懸知別後勞相憶莫

恠秋來不寄書高誼豈為流俗盼多情肯與故人踈新詩

賦就無南鴈把向龍河託鯉魚

憶經別後數流年暗覺韶華似水遷春[illegible]有時和雨到秋

江無計逐風還穿雲遍着遊山屐載酒多乘泛月舡此外

羨君饒逸興渚鷗飛鳥共悠然

翠雲書房

書房遥在郡城西半倚林巒半俯溪山色入簾青靄合淞

陰落户翠雲低水邊臨帖看魚躍花外吟詩聽鳥啼亦有

江樓隣石屋也因踈懶憶幽棲

贈王正中還永嘉

相逢已見鬢成霜半世生涯舊草堂作賦豈須論二謝吟

詩自可繼三王吳門曉月迎潮迥淮樹秋雲接海長矯首

永嘉千里外文星夜映少微光

贈夏郎中廸叅政河南

姓名早入循良傳此日登庸　年居　闕下

承宣千里赴河南清霜已落　過懸汴水帆

聖主恩波頒徧布要令草木也沾涵

贈司勳施員外除南康太守

南康出守分符重　北闕掄才考績優双佩已辭三殿曉

孤帆遥挂九江秋匡廬樹色圍山郭彭蠡湖光入郡樓露

冕臨民多有暇石門仙洞足清遊

贈徐太守之宿州

一麾出守度淮流五馬春行望宿州天上屢看承

寵渥尊前不用惜離憂連城驛路中原近市人家外郭

幽莫羨杜詩多美政須知黄霸早封侯

送中書舍人王遂歸省栝蒼

鳳凰池上暫分襟月轉觚稜曉漏沉歸省總為慈母念別

離況是故交心舟移野渡潮生岸鴈過空江雪滿林莫恋

括蒼山水好春來相望五雲深

題源隱詩卷

憶度黄源訪舊遊滿溪花柳映山樓到門青草還同逸遶

屋白雲長不收載酒有時尋石室惜春隨處步林邱驅馳

却説幽棲好夢隔芙蓉萬疊秋

贈良醫顔存禮

不須青史論秦和蚤有聲名継　千金為報贈每

施一七起沉痾日長城市行 人樂意多見說
故園相別久杏林消息近如何

楊孟潛教授邵武御侍講要予賦詩贈之

昔年星子談經處坐對湖光萬頃清新捧除書辭 玉殿又持教鐸向樵城雪消驛路寒梅色春滿閑門過鴈聲獨有鄉陽交誼舊贈文題卷不勝情

送僧還閩中

手把楞伽遠出山相逢暫得解塵顏談經說法諸天近麈塵焚香白日閒曉月踈鐘辭 帝闕春蘿深谷憶閩閩禪心莫道渾無着又逐孤雲墅鶴還

送劉公哲南歸

九年相別喜相逢共咲蒼顏改舊容羨子棲遲仍隱豹嗟余踈懶早從龍暮雲西嶺家千里夜月南軒酒一鍾最憶鷲溪行樂處幾回歸夢逐飛鴻

別胡遂安

今年京國兩回來握手才歡別又催孤舫不離鴻鴈渚新詩多賦鳳凰臺暫留晚飯供蔬品久車清齋遠酒杯朝退從容一相送臨岐分袂重徘徊

劉敦信致仕還鄉

早辭天祿校書檠又乞休官遂遠 玉堂看月色曉趨 金闕聽鐘聲紅塵軒蓋今 古扉舊有盟歸到故園松菊在門前五柳識先生

別劉孝彰

去年相送鳳凰臺此日山中喜再來天上奉親同作客尊前別酒莫停杯空江一鴈連雲下遠浦孤舟泛月回此後若逢鄉國使音書多寄隴頭梅

送人之官漢州

萬里迢迢蜀道行秋江遠水一帆輕楚臺去鴈雲邊影巫峽啼猿月裏聲經學舊傳秦博士禮儀曾習魯諸生到時倘見劉明府天上交游惜別情

養鶴

養自成雛不混鷄九臯望斷意都迷丹砂頂出看猶淺白雪翎抏長未齊學舞偏憐苔砌窄欲飛却礙竹藂低朝回賴不常為伴莫恋青田自在棲

送楊寧章教諭

遊宦早為文學掾清才已際
聖明時一經不媿專門業十載真成解惑師又抱琴書臨海縣暫隨鞍馬送江湄石渠他日如讎校定數康衢善說詩

薜蘿山房

長樂東山境最奇泮門深繞谷遶 蘿薜陰成屋別

澗風泉響入池竹裏琴尊留海月花 拂掃松枝已饒
逸興無塵夢不用虛名與世知
送人還鄉
新年相送故鄉歸細柳新鶯滿 帝畿别路又隨春酒散
孤帆遥背暮鴉飛南湖水漲消殘雪西嶺松陰映舊扉愧
我去家今十載天邊日夜思庭闈
丙戌元夕黄庶子宅賞芙蓉燈
五色芙蓉剪綵新却先桃花艷芳春已看麗質侵燈發似
向東風避暑塵銀燭照時微有影玉堂對處更宜人不辭
爛熳尊前醉顛倒陶潛漉酒巾

送劉貞固下第歸歐江
群俊登朝子獨歸暫時失意莫嗟歔從來青紫非難拾白
是驪黄識者稀春水孤舟波杳渺夕陽遠浦草菲微還家
更足三冬願萬里雲霄待鶚飛
送解朝夫及第歸鄉
東風擢第上瑶京金榜 天門列姓名拜命已承丹詔重
還家先看錦衣榮九霄日月瞻 龍衮三月鶯花出鳳城
自是送君鄉思切仁山文水遠含情
别歐陽孝忠
歐陽太師賢孫子年少辛勤好讀書 芸窓破萬卷更

於草閣惜三餘春風設帳花連壁方 經露滿裾惆悵
都門一相送故園遥望重躊躇
和茅山倡和
路入華陽翠靄濃茅家兄弟有遺風三株樹老留仙鶴五
粒松飡出火龍隔洞飛雲連水白半山返照上林紅舞真
已得長生訣猶見安期兩鬢童
應 制賦緬人入貢
聖主平成繼禹功
大明日月麗天中千年禮樂當全盛萬國衣冠總會同翡
翠蠙珠夷服貢冊沙象齒緬人供小臣欲獻河清頌慚愧

相如賦未工
示種子
别來嗟爾近何如飽暖惟頻念逸居客裏好須憐弟妹慈
前應苦事詩書奉承慈母尤宜謹親炙名師勿暫疎我有
一身期報國莫將家累更煩予
寄鄭浮邱孟宣
青春分手出瑶京扈從 鑾輿向北行白髮故人憐遠别
清尊寒月最関情客程更度桑乾水舊夢偏多冶子城想
見臨池饒逸興好詩莫惜寄新聲
己丑中秋卿侍講諸公招飲

幾年翫月在都城今歲燕臺看月明[illegible]誰同良夜賞一
尊喜共故人傾西山爽氣來清籟另食繁弦度曲聲自是
玉堂多樂事況逢四海頌昇平

九日分韻得藍字

重陽把酒羨清酣偏插黄花共咲談此會親知皆客裏北
來風景似江南莫驚短髮仍吹帽且得佳時罄盍簪宸是
登高何處好西山晴望碧如藍

謁文丞相祠

丞相祠堂在　帝城門墻近接學宮平生留餘恨圖全國
没有精靈食舊京萬古乾坤高節槩九霄日月著忠貞我
來稽顙瞻遺像尚見風姿颯爽清

和胡祭酒快雪喜晴

風急浮雲斷後連寒生孤館憶青氊北京九月先飛雪南
客單衣欲換綿　金闕岧嶤天影近瓊林璀璨日華鮮也
知東閣多詩興漫和陽春寫素牋

贈南京禮部吳嘉靖

久聞行誼重鄉評相見京華信有徵正喜儀容留客館又
催行李入歸程春風冀北輪蹄疾夜月淮南舸艦輕吟對
玉山還舊隱從敎詩酒樂閑情

胡文穆公文集卷八

七言律詩　七言絶句

七言排律

次若思祭酒移居見寄

淺薄無才忝治康浮雲流水兩相忘一枝未遂巢林願半
世徒憐向客忙踈懶自緣生計拙驅馳誰惜鬢毛蒼橋門
風月應如昔安得清暉似玉堂

天寒　勅賜群臣衣皮裘暖帽入朝

聖主仁恩卹百寮狐裘貂帽許來朝追趨不畏寒威重侍立
偏教暖氣饒珠斗漸回知臘近玉堂渾不覺春遥小臣沾
沐慚無補願效華封祝
帝堯

次楊之宜見寄兼柬黄學士楊諭德十一首

鵷鸖凝霜似露溥　天門寸近五雲端南京故[illegible]
北地今冬總不寒[illegible]未曾收朔漠歸舟誰肯[illegible]
君遠有詩相寄客裏時時一展看

江上分携道路殊便從淮泗度艱史周廬傑直聽笳起行
殿承宣載筆趨故園雲山連海岱古河沙磧長枌榆井泉
羽獵曾陳賦慚愧楊雄一字無

明時誰肯卧林卯司馬長為汗漫遊[illegible]沾濡深雨露羨

君文采富春秋堯封欲訪今千古禹迹經舊九州惟有
[illegible]橋下月清光曾照昔人愁
霜落中原木葉飛渾河水淺帶漸微天涯蹤跡嗟予徧海
內交游似子稀司馬早逢楊得意延年先識尹翁歸文章
事業追千古待見翺華滿　帝畿
天際征鴻唳朔風江南離思幾千重秦淮水落波翻小[illegible]
府山高樹色濃月轉九門鳴曉珮星臨双闕度疎鐘
宸游扈蹕承恩渥五色雲中從　六龍
上苑流鶯繞樹啼朝回緩步掖垣西宮袍賜出新裁錦驄
馬牽來旋繫蹄近户竹陰留鶴舞過橋柳影覆花低相看

莫訝歸來晚擬待追趨手重携
蕭蕭短髮不勝簪况是青年已半臨淺薄敢稽當代士高
明時見古人心早占聲譽遊京國謬忝才華在翰林獻納
無裨慙竊祿思君矯首一長吟
曾寫新詩寄阜秋敢希白雪望賡酬南瞻宮闕雲霄逈比
顧關山道里修天入蓬萊瑶島近水通太液玉虹流君如
借問清遊事海上虛傳有十洲
四海謳歌盡妾臣滿朝多士總麒麟扶輿王氣居
皇極華蓋中天應析津叨列從官隨　[illegible]季常恩聯珮侍
楓宸于今契闊三千里已覺征衣變[illegible]

懷君遠隔鳳凰臺矯首南雲瞻色開[illegible]文謝安多雅量方
知諸葛是奇才龍河晝日行人麼可[illegible]星流馹騎來好寄
音書頻慰藉愁腸莫遣日千回
從聞潘岳賦閒居未遂家園奉板輿寒夜更憐兄弟遠高
堂轉覺音書疎獨嗟故友能相憶欲和陽春愧不如頗恨
雍端今失學索頭空負五車書
和梁修撰偶至內閣見寄并至後喜晴
朝朝聯步踏京塵鳴珮趨朝拜　玉宸雪在西山凝欲曙
天移北斗漸回春年來偶和才偏拙客久交游意轉親共
荷生成深雨露青雲得路際昌辰

他鄉更上望鄉臺鄉信迢迢鴈北回暖氣漸宜西苑樹暗
香先到故園梅待看紫陌花成幄且醉黃封酒滿杯[illegible]還
金門多賦頌早朝准擬獻　蓬萊
太液波融暖浪生况逢至後久晴晴　九天日月[illegible]
三殿雲韶度玉笙漸喜陽和回上谷好傳消息[illegible]
平歌詠吾儕事已有新詩繼頌聲
别江寧羅貞吉主簿
赤縣官曹有俊才相逢相送在金臺空山曉月孤鴻度别
路寒雲一騎回客裏家書煩與寄尊前懷抱向誰開南京
到日春風早滿樹清香徧野梅

病起早朝蒙　恩再予告三日
卧病經旬不出關今朝喜得覲
龍顔立依玉筍慚容瘦趋入　金門覺步艱
天語更憐三日告客居暫得幾時閑自緣草木同榮瘁只在
生成雨露間

和劉侍講雨後夜坐喜凉
都城一雨洗煩炎官舍新凉客興添欲捲桃笙更越席已
停紈扇憶吳綿荷香拂坐風過户樹影當窓月到檐習静
清齋甦沉水鼻端無着似香嚴
十年翰苑愧濫炎鏡裏驚看白髮添家有舊書非長物門

無私謁絶貽纖静閑刻漏傳　丹闕坐見星河轉畫檐最
愛素庵冰蘖操平生清苦律身嚴

姚少師寄詩兼惠陽羨茶和韻荅之
甫里先生憶遠人緘詩遥寄北峯春旋烹石鼎香尤美細
啜瓷甌味更真顧渚一篇曾品第蓟門五月始嘗新清風
吹破江南夢已覺胸中絶點塵
最憶高情物外人清談常對玉堂春書來晋宇神飄逸吟
得唐詩句逼真淺薄每蒙青眼顧相知莫嗟白頭新睽離
但祝身長健有待帰時論法塵

七月四日　賜榔梅
武當仙果非凡實人見開花結子難今歲進來多萬顆
玉除分賜徧千官禎祥已作豐年兆海宇同沾
帝德寛蒙惠小臣深感激却憐方朔未曾看

九月八日隨　駕幸鄭村垻
秋日郊園爽氣鮮　宸遊萬騎出騈闐行經荒草微茫處
望到清山杳靄邊柳樹深藏宛馬廄城河皆遶玉虹泉徘
徊緩轡歸來晚月近西樓半曲縣

隨獵隆慶州
重關複壁壯京都湫々長城控北胡雲散千峯連黑峪川
回一道出飛狐西風萬騎嗚寒草落日孤城噪晚烏惟有

彤霞兼瑞靄氤氳五色護　鸞輿

隨獵懷來遇大風寒甚
西風塵起晝漫々關外因連塞北寒裋褐自憐鞍馬慣布
衣深恤僕夫單空山落木鳴黄葉遠戍孤峯出翠巒浪說
揚雄誇羽獵從知詞賦古今難

客中秋夕
明河耿々映秋清旅寓悠々萬里情官舍兩京同月色鄉
心一夜堕砧聲德公甘向山中老亭伯終辭海上行嗟我
未衰神已耗虚傳丹藥可長生

送孟謙李先生往西鄉

一官萬里向西鄉客思離情兩渺茫去卻遠看秦地月征衣晴拂薊門霜青雲白髮新知少旅館寒灯故意長此日最難交臂別臨岐向有鴈分行

北京八詠和鄒侍講韻

居庸疊翠

軍都之山矗居庸飛崖曲折路當中白晝千峰陰欲雨翠屏萬疊高連空西望洪河底柱小東接滄溟碣石雄天非長城限南北神京永固無終窮

玉泉垂虹

玉泉之山下出泉泉流縈折如虹懸却帶西湖連內苑直

下東海滙百川微風時度碧波動明月夜映清光圓靜觀太易有至理此中會見羲皇年

太液晴波

微風初生太液池蹙波鱗々漾漣漪靈物蜿蜒或游戲水花搖颺如舞儀雲霞沉浸天影動樓閣倒射曦光遲每待宸游臨萬頃行隨仙仗柳陰移

瓊島春雲

廣寒宮殿璃為臺五色春雲自閶闔赤城有鶴訪玄圃弱水無路通蓬萊縹緲隨龍天上下倏忽帶雨山前回方朔瑤池曾侍宴碧桃花下長徘徊

薊門烟樹

薊門迢々薊邱前層城萬雉宿暝烟空濛遠樹遙帶郭蒼莽長林迥接天綠陰沉々春雨後黛色深々幽鳥憐遮却榆關望不見咲指白雲阿那邊

西山霽雪

銀屏素壁何岧嶤西山新霽雪未消千林皓影粲瓊樹萬壑晴光凌碧霄高峯更寒初上日小徑尚隔歸來樵五城樓閣在咫尺從知三島望非遥

盧溝曉月

断雲斜月影蒼々照見桑乾河水黃茅屋居人醒殘夢石

橋行旅乘餘光遠市生烟灯火澹平沙明雪川途長幾隨仙蹕來遊幸蕭々馬色凌寒霜

金臺夕照

數尺荒臺低接城千古夕陽送晚晴青山半邊欲將掩紅葉滿林相與明迢々烟景蘼蕪思冉々年華桃李情黃金之名猶不泯至今一統見昇平

再用前韻

居庸疊翠

九關第一數居庸重疊峯巒杳靄中恒嶽清秋通爽氣太行落日並晴空憑陵絕塞三韓遠橫亘中原萬里雄

聖主神功高百世磨崖鐫勒頌無窮

玉泉垂虹

石洞淙淙瀉沃泉旋流宛見玉虹懸山雲起處遥趨壑花雨來時欲漲川月落嫦娥窺鏡静星垂神女弄珠圓聖明澤如天廣歳作甘霖頌有年

太液晴波

太液晴波漾碧池清風時動綠漪漪銀潢星斗垂天派方文龜龍陋漢儀玉鏡光涵瑠璃島近錦紋流出御溝遲從知涵浸由開闊長映西山影不移

瓊島春雲

望中縹緲見仙臺冉冉春雲晝不開近接九重連禁籞長留五色護蓬萊常時過雨晴還濕幾度臨風去却回毎侍宸遊清宴處鳳笙龍管共徘徊

薊門烟樹

暖日和風四月前薊門春樹帶春烟陰陰梨柘連深社藹藹枌榆入遠天萬籟笙竽行客聽半空車蓋使人憐回看雙闕岧嶤處正在瓊林杳靄邊

西山霽雪

西山白雪聳岧嶤日色纔臨凍未消玉障寒光明早曙銀臺素影晃重霄山人載酒將從獵野客緣蘿欲負樵跨馬出郊誰與興便凌絶頂不辭遥

盧溝曉月

殘星幾點月蒼蒼見漾渾河九折黄山寺僧鐘鳴早梵石梁漁艇泝流光村寂寂林陰潛古道亭亭塔影長摇蕩蘆花千頃雪草頭零露白如霜

金臺夕照

荒臺亙枕廣陽城長有斜陽映夕晴漫說黄金招俊傑空餘芳草發清明圖經猶載千年蹟雲樹中含萬古情六國縱横皆泯滅至今方見泰階平

贈劉僉事咸之蜀中

青年科第早蜚聲捧檄遥趨萬里程曉雪鬢髯鵷鷺觀春風同入錦官城報　恩秪擬攄忠赤持憲先須體下情總謂仕優仍在學莫拋經史負平生

贈黄僉事翰之江西

拜　命初辭禁掖垣雪晴相送出都門禮闈擢桂科名早憲府乘軺使節分夜近斗牛看劍氣春回霖雨洗民冤燭書好爲求幽隱恐有無窮戴覆盆

贈陳僉事琦之江西

射策　天門識俊才拜官相送出金臺清霜已逐星軺去遠樹遥迎使節來别思共看南浦月佳音好寄北山梅近

聞江右多凋瘵煩借甘霖潤草萊

贈錢僉事遂志之山東

最愛錢家好弟兄九霄文彩播英聲鳳凰本自丹卯出珠
樹元從合浦生此日大潛僉憲事向時黃榜甲科名但期
清苦酬初志重展忠勤荅
聖明

贈陳僉事賁之廣西

爾父昔游爲御史賢郎風憲又除官名家詩禮文章在奕
世簪纓踵武難萬里桂林持使節九門風雪送征鞍昔年
按治思先跡別子令予淚不乾

賁乃父仲述由進士爲名御史操行立節表表甚著有文集行於世今賁又由進士除廣西僉事臨行來別予予喜其幼孤能自力學不墜先業遂賦七言律詩一首贈之昔予先君子嘗爲廣西僉事因賁之行重有所感故末句以寄予情

贈季習直教松溪

相逢喜慰舊交情送別空慚酒未傾領　遶人遠去桑
乾河上雪初晴客程夜足歸南夢回雁春多向北聲更待
三年重把臂應看白髮滿頭生

甲午元夕　午門觀燈　四首

聖人端拱致中和四海雍熙樂事多玉燭麗天明日月春風
送暖入山河親逢
軒后垂衣治重聽堯民擊壤歌佳節年年陪宴樂草茅何幸
沐恩波

華屋皓月影相輝萬炬金蓮炫紫微龍伯釣鰲瀛海至驪
珠銜鳳碧霄飛翠華玉節擁仙仗玄武鉤陳衛　禁闥毎
近　御筵觀戲樂天香披拂滿朝衣

鰲峰高聳出　天都鼎峙林巒翠錦鋪紫霧紅雲連絳闕
瓊樓玉宇見蓬壺光含碧落移星斗影落滄溟晃海珠萬
國太平人共樂兩京勝事古來無

九衢不禁夜迢迢歡樂人人近碧霄大統萬年歸鳳曆昇
平一曲度簫韶已慚淺薄承優寵未有文章輔

聖朝欲効康衢呈此句願同四海頌　唐堯

送許七歸鄉

十年離別傷懷抱一日驅馳到兩京南郭小堂松菊夢西
窗寒榻弟兄情鄉心獨雁回春早客思孤舟對月明久憶
故園仍送子天涯芳草逐愁生

送晁司直致仕還鄆城

白髮蕭蕭八十餘罷官歸去樂閒居已承優詔辭　金闕
猶憶同銓拜玉除宮錦惟留前錫服牙籤多載舊藏書到
家結社耆年少只有兒孫挽鹿車

出塞別姻家應徵士

一百年歲月隙中過半世生涯逐逝波為客獨憐君誼重向
人偏覺我憂多明時事
主心尤切遠道思親鬢欲皤此去封侯期萬里班超投筆竟
如何

楊庶子雲山草堂

昔向雲山結草堂半分山色半池光讀書捲幔雲來坐掃
石彈琴月到床習靜有時惟看竹清齋無事只焚香而今
已作金門隱幽興毋勞引夢長

潛御史蒙賜榮堂

天門賜勑沐恩榮華扁新題翰墨清金榜早看登進士

玉京先已擅才名未論過郡腰龜佩且喜還家晝錦成今
日烏臺為御史鐵冠白筆照霜晴

贈別楊諭德

寒風遠路送孤征別夢離愁日夜生因是同官難慰意況
兼知友若為情前程更度梁山泊驛路還經汶水城慚愧
臨岐無所贈只將珍重擬瑤瓊

贈鄭御史幹致政還京華

綸音曉出寫黃麻休致南歸荷寵嘉五色宮袍須戰錦
九重春酒醉流霞人間惟羨詩書澤
天意尤憐孝義家從此不榮疏太傅清名千載重金華

胡祭酒病起

萬里歸懷擬共論重憐臥病獨吟呻床頭藥裹空盈篋壁
上琴囊已滿塵看偏古方難得效貯來丹粒却無神支離
瘦骨清如許應是維摩詰後身

送黃僉事之蜀

侍從考能今九載吏曹陞擢異常銓鬉乘月色辭三殿逆
帶霜威入四川白馬黃牛巫峽路新鶯細柳錦城烟安民
重在觀風使教化文翁豈獨賢

對雪和曾侍講

今年寒較去年冬去年雪少今年重紛紛下集庭異毀片

片飛落居庸岑朝士奔趨待曉漏野人高臥聞晨鐘已臨
殘臘歲將暮坐見上谷田春容

許中書鳴鶴病中夢予來訪比寤語家人謂予必至晨
命烹茶候予茶熟而予果至相視一笑為予道夢中語
遂賦此以酬其意

憐君臥病情尤切夢裏分明與共談遊宦兩京依闕下歸
心一夜到江南叩門烟細茶初熟拂帽霜寒髮未簪笑與
傍人真可訝百年交契信非凡

劉校書調沂州學正賦此題畫贈別

白髮校書前庶王碧山學士舊門生幾年聯隔勞宵夢此

日鼓逢觀故情劇北雲山留別思濟南風土入修程遠持
敷繹沂州去模楷英髦屬老成

贈陶給事璋點兵閩中

使節遥持海上行軺聲應徧七閩城看花候館春題句閱
籍營門畫點兵閩佩早能知武事謝玄本自是儒生讀書
更好閒韜畧投筆須期萬里名

贈呂僉事升之福建二首

早掌青衹獨相知久別丹霄間宿期嗟我不才叨太史憐
公有道屢分司清霜遠入閩關樹明月長懸粵海涯惟羨
平生堅苦節臨岐無贈只題詩

七閩天遠思迢迢萬里關山去驛遥漫說豺狼當路道已
看鷹隼上雲霄好清循獎安邊郡秖竭忠勤荅
聖朝海徼從來多瘴癘便施霖雨洗煩痾

送李昌明歸鄉

相歡何事便相違愁見關河朔鴈飛落日長空孤鳥沒西
風遠水一帆歸故園近日人皆去旅館逢秋信益稀我憶
到家仍未許臨岐惟有淚沾衣
天寒鴻鴈影參差去路還家豈憚遲送別已成千里夢相
逢又是十年期鄉書日下勞將寄杯酒燈前醉莫辭歸note
阿翁煩道語盤洲烟景不勝思

元夕黄庶子宅夜宴賦牡丹花燈

萬片玲瓏費剪裁明燈總上一齊開因看色相元知幻自
識根株不用栽豔質每從春夜見光輝疑是月中來年年
此夕成歡賞豈必清歌勸酒杯

送何教授之成都

秣陵烟樹送輕舟蜀道崎嶇是勝遊故壘更經鄖國處西
風遥泛漢陽秋盤渦觸岸巴江險深谷籠雲杜宇愁自昔
文翁翻教授只今訓詁屬何休

送朱太守還廬陵

三年報政上京畿此日重臨五馬騑白下又逢朱邑去青

原仍借寇恂歸日長郡郭絃歌徧草綠公庭訟事稀遥想
到官民吏喜螺山螺水重增暉
共喜廬陵太守賢居官廉謹志尤堅考功元不論張掖報
政應知似頴川千里桑麻迎社日萬家雞犬樂豐年賦平
自是民無擾已有聲名播日邊

梁修撰病中作詩見寄諸友賦此寄之

嗟君卧病已經旬久不同朝拜
紫宸窓下琴書閒白晝
案頭袍笏染沂塵思家頻有雙親夢伏枕偏憐萬里身好
强加飡扶藥物莫吟詩句恐傷神

送陳士瞻歸西昌

金門鎖闥近群儒讎校應過漢石渠投老却辭天上祿好
賢空賦谷中駒閑門修竹開三逕何處扁舟入五湖迢遞
江南看武姥翠微一片白雲孤

挽吳金洲

白首窮經善說經只將詩禮訓過庭高才已著儒林傳潜
德多書太史欽 華表鶴歸秋肅匕玉樓人去夜冥匕百年
惟有金洲月偏 孤墳草色青

七言排律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永樂七年

聖主恩波雨露濃清時宴樂四方同千門燈火笙簫裏五夜
樓臺錦繡中銀樹燦煌環 絳闕玉蟾皎潔晃瑶宮烟凝
宝蓋麒麟上星散金蓮琥珀紅忽似彤霞明 紫殿恍如
珠斗下瓊空輦扶仙鶴青冥外山載靈鰲碧海東層疊雲
林消晻靄微茫巖岫聳巃嵸漏聲稀報渾疑曙蠟焰交騰
欲譁虹翡翠旛攏光洞射珊瑚枝幹影玲瓏天街深覩與
塵到河漢低迴有路通雉扇徐分
龍袞近鳳輿侍衛虎賁椎璽卮賜酒催中使玉佩聯班列上
公接席相歡諧語笑當筵起抃舞夷戎教坊角觝呈諸戲
光祿盤飧饌有餘既醉又聞歌湛露序賢只擬詠敦弓已
看稷禹遭逢盛不數鄒枚賦頌工宇宙萬年開壽域
君臣一體慶淳風顧慚淺薄疎廷質共荷
皇仁造化功未展涓埃與補報敢忘夙夕竭愚衷太平自是
超前古載筆應須紀治隆
聖天子德被萬方治化隆盛與群臣百姓同享太平之樂上
元節午門張燈賜群臣宴觀仍假七日御城徹夜禁民間
遊賞達旦人心感悅歡聲雷動如愚駑以薄才謬忝侍從
遭逢 盛時實千載之遇謹賦七言長律二十韻以紀勝

會使後之視今欲想望其萬一有不可得之歎然後知今之難遇也

上元觀燈應　制

帝德弘敷被八埏萬方黎庶總欣然元宵燈市人同樂午夜金吾禁不傳山載六鰲來遠海輦乘双鳳下中天虹橋錯落銀花粲霧島参差火樹連光彩迴凝丹殿雪清氛低散御爐烟滚滚零露知霄近點點明星映月圓絶勝竭陀觀舍利恍疑合浦集珠𧕿五峯高接瑤臺路千炬新開玉井蓮雉扇才臨瞻法座雲𩃬初動降群仙身依紅日青冥上人到蓬萊閬苑邊適性鳶魚隨戾躍效靈鸞鶴自蹁躚九衢襟遝趨遊騎百戲分陳並𦢼筵内使頻分　恩賜果大官催送酒如泉風飄香氣生羅綺曲度春聲入管絃鵷鷺毋陪優寵宴鳧鷖屡頌太平篇小臣淺薄慚無補但祝

皇圖億萬年

七言絶詩

春雨苦寒偶然作

坐看時節又清明風雨連朝不放晴懊惱春寒渾未去花枝憔悴總無情

題松竹梅

古梅修竹共涵春更有蒼松日作隣同是歲寒氷雪伴相看不似舜華新

題畫龍

靈物蜿蜒蔵尺素青天白日起風雲滄波捲上九霄去徧作甘霖被八垠

又

嘘氣成雲散爲雨飛騰變化在須臾葉公已矣僧繇死誰遡精神見畫圖

戲東楊諭德病酒

故舊相歡欲盡情厭厭夜飲過三更如君此意猶言薄宿酒于今未解醒

别高仲仁

别來九載鬢成霜舊日才情擬賀郎磁州此去詩千首莫誦强夫老更狂

題趙松雪蘭竹

吳興公子骨成仙留得人間翰墨傳滿風高致看蘭竹猶
是英皇至治平

偶作

黃葉紛飛覆籬清霜半落菊花枝小窗盡日焚香坐閑
看蜘蛛戲網絲

雪後喜晴

雪晴薄暮退朝歸馬踏新泥濕濺衣不假地爐今夕燎明
朝自有太陽晞

題畫竹贈別李孟昭

夢斷瀟湘隔水雲巴歌楚曲不勝聞西風無限江南意盡
寫華箋卷贈君

別徐宿州

歲晏驅馳到北京忽看秋鬢已盈盈相送黃金臺下路寒
雲野水幾多情

乙未冬北京別徐宿州

曉出都門寄雪飄南還匹馬去程遙一杯薄酒將情遠相
送桑乾水上橋

題墨梅 二首

不惜開花徧對雪只緣結實待和羹西湖寂寞無知己總
把精神付墨卿

瑪瑙坡前幾樹開纖雲淡月共徘徊孤芳肯作高人伴踈
影寒香逐處來

題和靖觀梅

石屏風度暗香隨折得西湖第一枝清興滿前吟不盡欲
題雪竇更深思

題子昂畫拳毛騧

最愛吳興善寫真拳毛點染五花新只今日日天閑見却
羨當時筆有神

題子昂畫馬

仙仗隨朝延玉闌圉人牽出觧雕鞍年來沙苑龍駒少只

用千金買畫看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

靜夜焚香閱舊書洛神下筆意何如可憐不寫平胡策千
古中興恨有餘

汴水園陵跡已荒南來宮館燕錢塘臥薪有志當恢復好
寫招魂酹岳王

送處州劉使君

江右衣冠數相卿君家文獻汗青香只今循吏應書傳又
見龔黃任括蒼

題竹 四首

竦影渾疑似渭川修林元不染湘烟夜深忽覺涼風起恍惚秋聲到枕邊

丹鳳翩翩振羽翰深林百尺長琅玕暖風晴日高堂見絶勝篔簹谷裏看

憶昔巴江聽鷓鴣瀟湘兩岸雨模糊十年江海今成夢此日題詩愛畫圖

舊榦參差已拂雲新梢初破石苔紋試看長就風霜後便可棲鸞引鳳群

題長林茅屋圖贈叔昭南歸 三首

修篁古木蔭幽居一榻清風晝不如記得與君同席處滿

庭燈火夜看書

清湖碧水繞門流石壁光含一鏡秋回首紅塵誰得似忘機日坐看沙鷗

休官無計解朝衣憶着滄浪夢不回盡把長林茆屋趣春風江上送君歸

題王母宴瑤池圖

五色雲霞掃不開仙家樓觀鬱崔嵬已憑青鳥傳消息為報瑤池阿母來

試問紅塵萬劫餘蟠桃此日竟何如開花結實三千歲只恐東方朔是虛

題金侍講脊令

客窓兄弟樂怡怡尊酒相歡不暫離比日展圖增感慨為君三復脊令詩

題袁安卧雪圖

雪寒高卧蓽門空車馬徒勞出郡中貧賤不因堅苦節白頭安得到三公

贈郭九成 二首

魚臺昔日哦松處解組歸來未白頭贏得醉鄉忘歲月花間杖屨水邊舟

掄材還出應時需房縣人歌已有襦千里驊騮聊一蹶青

雲終說是康衢

白雲握手意都迷總是相歡又解衣明日買舟江上去幾山遙隔五雲低

寄季敬 三首

別來相遠不相親秪隔雲霄萬里身聞道鬢邊添白髮知君心事有何人

鄉里人來即問君平安便足慰離群莫嫌近日音書少思繞青山與白雲

送別鄉人

滿地楊花白下門高歌一曲倒離尊明朝孤舫沿流去半

月巖程是故園
題小景
風起長林水滿津孤舟來往不勝頻揯卽日暮催柔櫓應
有前村待渡人
題捕魚圖
直鈎不用繫綸絲孤艇橫流斷碧漪野老未能忘得失停
飡還望舉罾時
送別紹昌 二首
小年館下日從遊分手于今又五秋總角忽看成既冠相
過還喜別還愁

石城歸夢隔烟霄咫尺江鄉萬里遥卽罷只今應遲子順
風催送木蘭橈
題畫扇寄徐良心先生 二首
芙蓉峰下白雲深別思從前直到今却憶清秋曾載酒丹
崖黃葉共登臨
萬里雲谿別夢長白沙翠竹憶滄浪先生許我歸休約來
往宗門共野航
題曲江春色
天寶繁華已不存集靈荒草易黃昏惟有曲江名姓在千
年春色照乾坤

周崇效迎其太夫人南歸因賦絶句六首爲贈雖辭語
鄙俚然發於情者有不能已也
已看祿養沐恩榮兄欲娛親弟又迎不似等閒離別苦艱
難况是客中情
長江瀰瀰漾寒流曉[illegible]輿出石頭願得天心酬孝念好
風吹上木蘭舟
舟行絶勝板輿安兩岸青山帶雪看旋買鯉魚新斮膾更
炊祿米作朝飡
羨君伯氏兒朝叅五色宮袍當綵衫愧我未酬三釜志白
頭老母在江南

鰲山高俯釣魚臺歲宴遥瞻畫舫回想得到家春尚早迎
人桃李遶門開
入門喜氣滿華堂共悅慈顔進壽觴此日庭闈雖慰藉豈
知天上引思長
送人還豫章 四首
七年不見各相思纔是新來又別離莫怪臨岐無所贈行
囊多寫翰林詩
龍河蒲葉起霜風一片歸帆背落鴻兩岸青山遥帶雪客
行如在畫圖中
匡廬西望紫烟生彭蠡波光倒黛明歸夢疾如江上鳥夜

來先已過吳城
西山蒼翠落霞邊南浦晴光遠接天遥計客程須十日勝
主閣下繫歸舡

贈醫者 二首

雲邊種杏幾經秋藥裹深藏待客求還少若應真有術免
教白髮上人頭
試問回生事有無沈痾一視可能蘓秦和若道今猶在到
得人人見滂枯

送鄒中書尹資縣 四首

舊遊携手共鑾坡玉笋聯班接曉珂豈料相逢易南北

交歡還少别還多
兩岸雲山雪樹明孤舟遥向錦官城一道巴江來萬里相
看不及送君情
劍閣瞿塘有底奇雪山寒影接峨嵋少陵遊處多懷古一
過閑情一賦詩
鄒陽才思自空群作縣何須羡必君待看政聲如錦水奔
流三峽使人聞

題畫 二首

桃花幾樹隔烟村流水青山近遶門家住泥田遠城郭遊
山釣水過朝昏

一别江南十五春長林茅屋夢頻頻箇中若有閑田地投
老歸來願卜隣

題江頭八景

夫容陽江羅翠屏孤峯獨擁金螺青兩山秀色挹青翠千
古氣入秋冥冥
錦鯉洲前芳草生澹烟起處雨初晴獨倚斜陽看烟景春
風芳草幾多情
空山無處不樵歌伐木丁丁隔薜蘿此處從來近城郭樵
歌乍聽野情多
盤洲幽深無四隣白沙清水堪垂綸欵乃時時聞一曲也

知别有釣魚人
石橋底下水通江江漲生時没石矼幾度漁舟乘水入游
邉繫得棹雙雙
幾年種竹今成塢剩有林亭十畝陰更在傍邊開隙地年
年春雨長森森
霜楓葉丹江渚秋夕陽遥帶澹波流孤舟野水行人少一
鴈飛起横高樓
石磯巢嶫障廻瀾秋月滉瀁澄清寒此中幽絶波浪少八
月好似錢塘看

二月六日朱太常許送梅花不至以詩促之

二月東風長柳芽茸々細草滿堤沙底是容臺春傳 梢
頭猶不放梅花
月下吟詩久不成雪窓瘦影為誰橫若將一朵分塵几紙
帳生春夢亦清
題徐汝濟四鳥畫
山茶相傍隴梅栽一種寒芳兩色開羣雀不飛殘雪在捲
簾疑有暗香來
百花原頭麗日遲東風吹盡海棠枝白頭也解憐春事更
向花間住少時
秋香未老霜果破啼遍梢頭十二紅憶自淮南招隱後滿

林金粟怨秋風
海榴梔子共芳菲紅日花開暑氣微練帶双栖還自得一
般生意識天機
寫懷三首
老母今年七十六別來十載淚沾巾無由為祝身長健夜
夜焚香禮北辰
過庭詩禮早傷悲教訓辛勤賴母慈今日飽沾天上祿寸
心何以報恩私
未恩母德總難酬耿々中懷負百憂惟有此身當兩報忠心
孝念各悠悠

端午即事四首
去歲從征北伐胡六軍此日度瀘朐紫塞無人天漠漠
威萬里掃單于
今年早向 紫宸朝艾酒香蒲賜百寮宮衣炫爛迎朝日
綵扇沾 恩出九霄
別圃花紅綻海榴近堤翠影柳絲柔却憶楚江遺舊俗兒
郎擊鼓競龍舟
曉侍 鑾輿閱教場錦衣小校列成行勇士材官俱俊逸
打毬射柳驟飛黃
送劉廷賢還鄉二首

予向南來我北回都門相見共徘徊殷勤為問交州意已
有平安寄隴梅
行儀才看捲客衣還家興已逐雲飛故園十二年來別
限鄉情寄與歸
題扇贈周崇式
新剪吳綵雪羽輕南州歸去最多情玉堂臨別無他贈分
得清風與月明
枕上
不眠心只戀 朝廷寒漏聲傳點々聽歸到江南才入夢
無端風雨又呼醒

元夕觀燈和金諭德十二首

春滿　金門霧靄濃萬華灯影艷夫容侍衛當関嚴虎豹衣冠接武集夔龍

翠擁鰲山近九重滿天星斗月當中　鑾輿才到閶闔一派簫韶響碧空

玉京縹緲見樓臺萬户千門素錀開阿母先令青鳥至群仙齊進紫霞杯

上林月轉樹陰移絳闕天高北斗垂教坊正奏昇平樂御筆親批應制詩

星橋銀漢繞勾陳九陌香風爛熳春自是太平多樂事非

関歌舞有清新

蛾眉窈窕振鳴珂粉黛新粧簇擁多雙抱琵琶彈越調採蓮舡裏和吳歌

年年歡樂侍

楓宸玉巵金杯錫宴頻度曲每傳天上譜當筵多舞四夷人

蓬萊宮闕啟宵扃雲母光寒晃玉屏漫說上陽番一曲何人獨向月中聽

九衢車馬撲香埃十二層城達曙開處處看灯人不寐浮行直到御前來

玉堂休假罷公衙夜夜陪班不到家漏盡千門歌舞散退朝車馬競紛譁

和風霽月踏歌聲正是家家樂盛平待漏趍朝更鼓靜笙簫不斷到天明

聖心樂與萬方同天下河山總一封賡歌和得陽春曲寫在康衢擊壤中

題劉商觀奕圖

流水蒼松白石間偶逢棋客不知還瞬息歸來忘甲子仙

家無事日長閑

題墨竹

滄江何處起風雷烟霧冥濛畫不開捲簾凉氣生秋爽忽見蒼龍帶雨來

贈龍虎山道士二首

早學飛仙煉大還已看鶴髮變童顏暫來天上仍歸去振袂蒼松白石間

星冠羽珮謁蓬萊龍虎山高接上台曾共乘鸞王子晉吹笙直到鳳凰臺

與魏太守寗行人夜飲因話舊賦二首

一尊聊共醉燈前話舊于今十七年最愛番禺賢太守草
書飄逸似張顛

幾回窓下聽琴聲猶憶鐔津話舊情此日一尊重聚首
燈明月鳳凰城

題便面蓮花

便面生香菡萏開賦紅深翠照霞杯誰乘畫舫西湖上分
得吳欹片景來

題畫

城中無地結幽軒門外惟聞車馬喧逸趣總留圖畫裏看
山看水似鄉園

題畫蘭

階前種蘭香可掬畫裏何因有苾芬紉珮欲知何[illegible]
風夢入楚臯雲

馨香已勝杜蘅清葉葉生輝頓畧卿自咲幾[illegible]
勞五絲近雕楹

題邊文進畫青鳥

邊生寫畫似邊鸞邈得瑤池雨羽翰睡倚琦林忘却晓滿
身雪影不知寒

題内兄陟岵圖

賦罷陟陽情不已天涯相見各沾巾秋風總是傷心處一
片雲山思殺人

題劉商觀奕圖二首

局着神仙事本虗王生柯爛竟何如只今猶見劉商畫千
載迷人恨有餘

龍門畫筆妙當時蘊老文章蓋世奇可惜豳風畱不上茅
生何用勒仙碑

九日蒙　恩賜假二首

年年度節在京華屢酌瓊漿泛紫霞今日又陪天上宴
聖恩特賜看黃花

階前種得陶潛菊因值重陽點點開九日驅馳今日暇不

妨沉醉莫停盃

題趙仲穆畫馬二首

白雪連錢不受羈春遊踏破落花泥園人愛惜真龍種時
向波間洗玉蹄

一疋烏耳削筒五花照夜尾梢風騎來不敢輕輕浴只
恐騰波化作龍

題畫

臨石磵隔松雲入座風泉靜夜聞拌却舊山頻愛畫今
人遥憶李將軍

雪夜偶成二首

九門逍遥漏沉沉掃雪烹茶坐夜深獨對小窓清似水竹
聲撼〻伴孤吟
千空飛雪亂交加素影浮窓晃月華記得滄洲乗興處夜
披鶴氅看梅花

雙溪洗藥圖 二首

山中無事學壺仙斸得參苓為引年坐看童子和雲洗溪
水流香出洞前
白頭蹤跡到 皇都閑却雙溪藥煉爐相逢易得成今昔
空見人間洗藥圖

題畫

江天空濶草亭幽石壁蒼凉杏葉秋總有故園山水思夜
來飛夢過滄洲

江上送別 三首

愁心如醉日昏〻無奈逢春憐別䰟雙淚正猶江上水夜
來和月漲潮痕
馬上看山君憶我天涯見月我思君遥知兩處相思夢只
在吳山楚水雲
高歌擊劍解離憂惟有多情不自由縱使尊前強排遣無
端依舊到心頭

送劉日昇 四首

一曲離歌白下樓飛花淡蕩送行舟故鄉未到心先到記
曾來時不待秋
江上新流漲淺沙順風小艇又還家到時已是春強半開
遍深林躑躅花
十載京華未得歸長林茅屋夢相違憐君來往如孤鴈一
度逢春一度飛
朝〻載筆侍 楓宸自愧才疎 寵渥頻煩寄平安書一
紙高堂先慰白頭親

籃溪釣隱 二首

不着羊裘把釣竿每臨盤石坐風湍幽棲却羨籃溪好學

憶沙汀草閣寒
閑放扁舟卧短簑從來溪上少風波山青水綠無人伴獨
自中流欸乃歌

促內兄善存來歸父喪 二首

去年相約在秋闌過眼今秋又欲殘寄語書岡吳太子一
杯荒草北風寒
零落欲誰依孤塚荒凉骨未歸寒食兩年無熟飯西
門外淚沾衣

題畫扇 三首

騎馬穿雲度石關夫容屏嶂翠微間百年蹤跡紅塵裏爭

似林泉一日閑
水邊林下有佳期山月蘿風總繫思一自朝真歸未得洞
烟雨長松枝
機事即成仙了學壽心息萬緣何日還山同結隱肯
掃石枕書眠
贈太寧王知縣三首
昔年相見共言歡此日重來鬢已皤但喜政成如密令不
須惆悵別離多
欲折垂楊慰解紛雪花如絮濕行雲爭知滿路皆揺落只
有寒梅可寄君

淮水東邊畫舫開㳿鴻遥帶夕陽回青山盡處杉関近多
少人迎令尹來
題七司馬
驅馳関路朔風寒皂帽青衫為謫官青史是非千古在至
今猶入畫圖看
題畫二首
淡淡樹蒼蒼揺落西風起夕凉湖水空濛遠鴈下消
客思是秋光
夕客烟渚入霏微閑却滄浪舊釣磯嘆息年年歸不去愁
看江浦鴈南飛

寄黃學士楊諭德十首
別來江路踏春花此日秋風老荻葭却憶故人黃叔度時
清夢繞京華
天子有雲仍蚤負聲名總不矜自是高情輕海嶽更
重廬陵
五雲南面月輪高㳿館凉風思獨勞客夢不離霄漢上素
心只為憶同袍
一自聯班侍禁闈退朝常是月中歸只今兩地遥相憶
不共行吟共月歸
廣寒宮殿鬱嵯峩太液微風漾碧波同賞未曾酬昔願清

遊先沐
聖恩多
年年對菊賞金盤也有芙蕖蘸綠看醉筆題詩今不忌一
尊誰與共清歡
小郎愛客去還來嬌女燈前解勸杯雪夜對談情似海無
苦相催
騎日紛紛幾度相思思入雲昨夜西風吹塞鴈江
北借離群
遠道憑誰託所思夫容零落杜蘅衰殷勤欲寄頻婆果又
恐秋原驛騎遲

門日覲思迢迢報　國丹心萬里遥事業應須各努力

負

三首

老南白髮多十年不見奈愁何五千里外書難寄日

斷秋旻北鴈過

北闕趋朝晚獨回清燈孤影共徘徊山妻稚子留京國忽

得平安數字來

何處人家吹笛聲却隨雙杵度高城偶然一曲關山月不

是梅花調裏情

除夕和羅修撰

客裏年年共卜居幾過秋半又年除今年才似前年減只

恐明年又不如

和鍾伴讀雪中見寄　五首

六街塵起雪初乾曉起趋朝已不寒惟有南隣鍾伴讀吟

殺人看

京樂事多華筵醉酒聽高歌長安門外傳清響正

敲晓珂

相見歲將殘只尺經過會面難欲買一尊期共醉東

風客館送餘寒

知音本自有鍾期契濶于今又幾時莫怪經過蹤跡少到

無不相思

詩日百篇休嗟一歲不三遷鯤鵬自有摩霄翼會

上九天

鄒廸善二首

故人此去為之官滿眼風烟欲别難矯首毘陵雖咫尺袖

中龍劍好頻看

萬事傷心不忍論都門又復倒離尊臨岐幾點沾衣淚莫

把淋漓作酒痕

送杜徵士致政還鄉

金闕晨趋拜冕旒秦淮雪霽棹歸舟太平政尓需才俊却

恨徵君已白頭

題璧山圖

王郎善畫心膽豪筆鋒寫出璧山高人間何處有此景更

欲駕鶴辭塵敖

道畐二首

歎知稀異世相逢道不違一粒金丹能換骨莫

世天機

旅偶相逢一枕黄粱夢覺中不是先生能度我自

緣肌骨有仙風

寒夜遣懷 四首

華歎無能身荷　恩深報未曾日暮退朝歸小閣
卷對青燈

雨雪初消數九應知暖尚遥病中雖是逢休假却
朝

短檠焰燼消殘𤄃瓦罐茶香出地爐數日雪寒增酒價病
來羸得不曾沽

大兒別久渾無信幼女新來能誦詩多少旅愁排遣得白
頭老母不成思

挽高汝節 二首

薤露歌殘易愴神文光寂寞劍光塵月明冷落歸仙里丹
桂開時不見人

馬田正近小東山三十餘峯杳靄間仙客已歸行樂少一
溪流水自潺潺

題畫

巨鰲江心樓閣俯靈濤吳門千里迷歸望一
鴈蕩高

與朱太常索梅花 二首

因見物華寒梅多在太常家憑君試問春消息開
到梢頭第幾花

已向霜前暗有期銅瓶注水候多時竹窻佇待添詩興
折兩枝

寄李斂王隱居

或以月圓素姿渾比雪霜鮮殷勤託寄相思意千
一天

青山澹澹樹扶[illegible]馬出城南小隱居一自別來經八載蒼
顏華髮近何如

別徐宿州 二首

度江遥望宿州城馬首空濛雨未晴古道西風誰是伴滿
林黃葉與秋聲

亂山高下望滁州荒草萋萋古驛秋馬上吟詩多舊思孤
雲斜日度清流

寄郭子成 三首

都門別後六經秋想見彈冠歎楚囚近日逢人頻借問老
懷不減舊風流

共清歡豈料參商會面難一紙書題千里意半
平安

倍相思未暇財書且荅詩白髮憐君歸未得尊
一笑歎何時

余作前三絕不曾寄去適子成至遂爲誦之相與拊掌

已豈知一笑在今日耶因更作三絶以紀離合
今得解離思喜見蒼顏似昔時無限旅懷俱不問憐
君詩
照斜　紫宸朝退後昏鴉詞垣日直難頻見
我家
便解輕裘當酒　情真跡率也無猜夜深舊事論難盡又
被高城鼓角催

思親

憶着慈闈淚滿衣鄉心遙逐鴈南飛十年離却滄洲路夢
裏雖歸不是歸

得家兄書欲來相見久候不至

嘗聞消息在京師夜雨連牀會有期何事至今來不到水
行已凍陸行遲

得種子書

半年隔越兩京城一紙封緘父子情報道老親今勝昔也
應輕
後慶
年始二齡早能學語性惺惺無端也解牽人夢眠
明見户庭

寄家書

便寫家書寄阿童才開臨紙又怱怱蒼黃不盡丁寧語意
山更萬重
二書
我歸江南老母念京畿可憐三處相思夢不
飛
夜久挑燈尚　霜風吹户覺寒侵相知惟有天邊月照
見平生報國心

題畫

寒流石上一株樹夭矯蒼龍瘦骨清幾度小窗渾不寐卧
聽萬籟起秋聲

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九

文穆公文集卷九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穗編次

裔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敷

紹安　宿　寀　宮　重梓

遠孫　堉　尹學清　對閱

仝　弟　拜恩　校正

應制

騶虞詩有序

洪惟

皇上應符受命昭假　神天以光復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之鴻

業天地發祥百靈効順陰陽以調風雨以時小大之物咸

得其和仁聲義問浹被邇遐四方之國奔走効職者無虛

日有曠古所罕致　凡不能被漢唐宋以來威力所不能制者

□稽顙伏

之速何其神哉永樂元年六月丁巳恭上

謚號尊親之道維時嘉禾生麥穎異二年四月田

建立　皇儲定邦家之本既而野蠶成繭群臣欲表賀

固　勅止之乃秋八月騶虞出于周郊二虎隨之先是

太史奏天垂象有瑞獸應至是驗馬九月丁未
千寮屬上表獻于 廷白質黑章熠燿焜煌文武百
爻慶舞抃蹈拜表稱賀稽諸載籍人君有至信
寘故騶虞至臣伏觀
事神恤民一德之敬恩信覃布及于庶類寬以
皇
待物誠以接下 仁純孝恭儉慈愛本乎天性由是禮樂
法度粲然煥明然一遵乎舊章無所更易非至聖之德其
孰能之故騶虞之應不約而至臣愚以為大貝明珠虎兕
犀象世之常有者產於深山巨壑窮荒絕域皆人力所可
致惟祥麟威鳳仁如騶虞不恒有於天下者豈人力所能

致哉自非一至和感召曷能臻茲協應天啟
皇上萬億年太平之慶故發此為之徵也臣叨職詞林欣覩
盛事實千載之遇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於穆
皇德配乾剛昭假于下赫赫明明昔在
太祖聖神文武 既固者定率土大命既集
前烈是似是秖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思洽化
外景風烝哃靈曜昭融纖微畢被遐邇攸同太
平沓至不蚕而蠒不種而穟雲漢昭回有象懸
角鬣厥獲在郊 皇曰嗟物不狎胡獲人遺伊迩
天道幽賾時維仲秋獸出周墟皓質緇文是曰騶虞惟王

久恭秉虔獻瑞稽首揚言歡呼 萬歲皇曰嗟乎朕弟
王 爾孝誠伊爾之祥王曰騶虞世不恒有
于 皇圖其章昞昞其儀旼旼食不生物昭我
日越千里今循 闕庭蕃我 皇祉鳥獸蹌
聚觀如堵歡聲交騰咸曰噫嘻振古之遇凡
百瑞應啟聖之 羲軒既作澤獸龍圖堯舜相承巢鳳屋
烏禹協龜書殷降玄鳥鸑鷟鳴岐八百姬兆猗歟仁獸感
孚而來 皇繼往聖其付若茲異鵲見唐騶牙出漢于以
方斯胥壤懸判 皇不寶物職思惟康展也無為端拱明
堂應以無心匪求自至幽遠則來以彰 聖治

皇不自聖 皇仁如天緝熙大明於千萬年臣拜作詩詠歌
孔懌 聖治神功永宣金石

神龜頌有序

天閔厥下民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 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君師
難故生而異常神靈炳耀聰明睿智全上聖
之功成雍熙之治自生民之始以迄于今未
之盛者也當元綱不振四方繹騷民無所主
群雄豪神異迭見聞者奔走來歸不約而同

諸豪傑專事攘奪無愛民心乃率衆仗義保障州里戎
衣被創殘休養蕃滋日衆日盛用是汎掃妖氛剗
翊斯民於水火顛連之中不厲聲色而天下大定
又掌由是　尊臨大寶撫綏萬國章叙憲典
建藩屏舉賢任官審明制度斟酌損益務合
中道紀綱條目　細畢張禮樂文物煥然維新敦行儉約
不喜華美身致太平四十餘年百姓豐富群生咸遂教化
休明風俗淳厚至和薰蒸𦫵于四表功德之隆亘古莫比
欲措辭推演猶摹畫天地不足以盡其高大洪惟
皇上聖文神武至仁達孝撫臨神器即位以來首命史臣纂

修實錄丕顯謨烈復上
皇考妣尊謚尚歉然以為未足以竭孝思乃命文學之臣述
為碑辭勒諸琬琰樹之園林垂示子孫臣庶於萬億年之
久永樂二年秋命臣下蒐石固有以愜
聖意　侍石於　府山之陽廣袤數丈趺求稱是又取石
龜斲堅啟埴忽於空罅得石龜一其長踰咫衡
半之昂首妥尾色玄而蒼文甲璀璨非雕非斲
質之巧臣下以獻
心大悦召群臣徧示之羣臣咸稽首曰
祖高皇帝功德塞于天地

至孝感通神明故山川百靈發此嘉祥當建碑之初而
龜　出於他所而特出於趺石之傍非盛德昭應何以
皆讀中庸有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業垂統建萬世太平之基
皇上　由舊典無　改作繼志述事光於前烈天地神祇啟
其潛藏以闡揚偉績實非惟今日之所罕見雖千萬世之
後猶必以為難遇也臣才學猥陋叨陪侍從躬逢靈瑞可
無紀述以贊盛美謹効詩人歌詠之詞而為頌以獻曰
天佑下民篤生

太祖發迹開基肇彼淮土維時誕降祥光燭霄雹爆虹流異
香氤飄及長而奇鳳質龍姿游衍出王神人輔毗元政陵
夷天下殽亂芒芒中原惟憂永歎强弱噬嗑彼攘此奪孰
為司牧孰剪萌枿
天　民罹茲荼毒吾奚弗仁乃誥厥師秉鉞仗
附者猶蟻戎車啍啍王師焞焞赫赫烈烈如
渡大江天塹之東壺漿簞食耆翁景從乃入金
業以對天下所向克捷東征西怨南狃北徯民
大旱雲霓蠢茲江漢恃很而驕據我上游寇竊近
郊

祖赫怒奮揚威武鏖戰鄱陽殪彼醜虜有攘螗臂嗤彼東

六所臨摧拉朽枯元憝斯殛群孽怛驚慄彼海邦章

謂閩固舉之如羽執云粵遥其歸如赴既有東

旋旆汴洛稽首角崩載指齊魯以迄幽冀守

先至曰晉雁門曰秦曰隴競奔以歸無戁無

西蜀憑 倚險卷甲趣之如風斯颷歛氛濯祲去

蜯

腥羶稂莠有彼界亦靡此疆混一之勢成於欻忽遐陬僻

壤不勞征伐既戢武功四海攸同大寶斯臨文德是崇肇

修人紀爰興禮樂治教休明彝倫具作建藩樹牧舉賢任

能百辟庶士小大咸登生息休養臣庶且富鄙耋熙熙謳

歌載路自西自東自北自南仁恩所被無遠弗覃至和坱

扎克塞無間醴泉甘露[illegible]見乃抑祥瑞所念惟艱維

持鞏固盤石奠安建兹咸[illegible]三十年浩浩巍巍上配于

洪惟 皇上

執競惟紹令聞不已受 天明命為天下

婉放勳至仁達孝洞屬幽顯恩澤所敷信于

維新典章由舊萬物紛糅均陶仁囿位育之効

動樹飛走祥瑞孔多

昔天眷 皇考萬祿永荷于躬是保社稷宗廟

考所基凡此烝民呴而育之我其夙夜戰戰兢惕繼序不

忘惟恐弗弔仰瞻 功德萬世惟尊有欲宣昭莫磬名言

念兹日監左右樹石勒銘詒世悠久凡尔臣僚相予

月光華永揭 孝陵幕府之陽有石廣表既堅且

秀爰求其趺以稱厥美爰相爰度龍潭之涘天

蘊蓄雲烟蔚葱熅熅或或乃鑿其隙神龜斯

至精渾然天成負介歛足首昂尾曳奇偶錯綜五

行交系匪雕匪斵若浮若游包括儀象混涵九疇其質則

石其章斐然盈僅踰咫衆體具全臣工爰獲稽首獻瑞對

揚休聲

天子萬歲 皇帝有命大召羣臣乃示禎祥霞彩璘霦群臣

歡欣舞蹈踴躍天眷聖明如彼出洛幽賾突奧顯道之微

天球河圖至妙同歸

皇帝曰吁 皇考在上於昭有赫神靈陟降地出其閟岳啟

其祕於薦 陵廟用彰厥光

假哉於 孝誠升中瑞應爰告

以纘承子孫千億斯今寶徵臣廣作頌繹思

釗僅獲一銖先乎無前後乎無窮湯湯難名

河清賦有序

永樂三年春正月癸卯

高平王　平陽王奏禹門津黃河清朝臣歡動以為
上聖德所致進表稱賀
并居未幾　秦王亦來奏山西守土之臣皆來奏
青如碧玉洞鑑毫髮既而成五色經三旬有二
曾稽之載籍黃河千年一清
瑞而五色者尤為瑞之大者也洪惟
至聖之德作配天地廣運神化故瑞應之來適當其
期誠亘古之所無也臣叨陪侍從幸覩茲盛事宜有所紀
述謹鋪張為賦以傳誦於將來其辭曰
蓋聞洪河之水通銀潢而直下介箕斗之微茫繞崑崙而

奔瀉欻潛行兮地中忽渙發乎重野景如汲海之長虹勢
若馳岡之迅馬驚湍騰逝悍波衝射貌千雷兮砰訇鬬萬
鼉兮呼咤淈泥沙兮懲揚羌晝夜兮不舍方其道積石歷
龍門下砥柱逾孟津出乎無際漂乎無垠臨萬頃兮瀁漭
兮沄渾夫浩浩湯湯堙塞未疏濟漯莫從淮泗
渙而為壑襄高陵而成汙暨九川兮滌源九洲
蒼生於墊溺免斯世於魚鼈惟六府之孔修賴
偉烈嗟形容於乃翁諒一葦之可越遠乎周道既
文武益遠清人麃其翺翔方叔去而不返葛藟與綿綿
之詠尼父有已矣之歎王若瓠子載決宣防既歌下淇園
之綠篠沉美玉於滄波恒汩汩兮混濁或沸豁兮盤渦曾
歲其安流胡然有於盈科謫逸許兮俟清慨人壽兮幾
何兮驟得必以待夫時之泰和爾乃禹門中闢磧
壽不興一碧千里若人間兮天上瀲余視兮衍
于渭濱儼浮游於湘沚澄靚兮泓渟滉瀁兮瀰
漫於漢上陋苔青於淮涘瀍玻瓈兮洞射凝雲母
之淬風泠泠兮吹漾漪天晃朗兮映漣泚蔡飛鳥兮白
鷗數遊鱗兮鱣鮪山倒影兮染翠嵐拖練兮成綺姱瀲灩
兮挼藍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瀲彩盪夜月照兮鏡光
洗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寔元氣之融會而發禜

光於此乃有黃耇居河之澨睹渝瀠而瑩澈為盛世之休
徵爰以告言聞于　紫宸無小大而咸喜騰遐邇之歡聲
達
上致四海兮隆平霈仁恩兮汪洋洽寰宇兮皆春
兮畢來皆衆瑞兮駢臻所以天儲其精地閟其靈
嘉應實有待於　聖明乃謙抑而弗居遜膺美
功愈大而心愈小道弥高而德弥弘視夫平成
萬世而同稱者也猗歟
皇允協神禹稽河清之致祥緊寥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
徊摩銅狄而容與求有並美於今日亦漫患而莫睹泛星

搓以尋源聊逍遙兮銀渚俾玄冥兮先驅訪往跡於河鼓
冉冉兮斯征路迢迢兮遠舉慙鵲橋而孤吟睇層霄而
珠闕之崔巍聆群仙兮夜語謂
克繼述於
兮率舊章靡毫髮兮爽軌度誠於穆而不已全
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兮繁聚粵鴻荒兮芒
之清兮今始覩於以闡 皇猷之精微隆子孫無窮
之祚彼漢唐之偶值又奚可以比數覊元元而無知將以
告夫下土羲和忽兮啟駕宵膧朧兮欲曙靈繽繽兮既遙
擥余袂兮來下抉雲漢之昭回挹九天之湛露披琅玕以

自呈造 金門而獻河清之賦於是為之歌曰河水兮清
聿應期兮斯千年
皇御極兮德配天於萬億秭兮福祿綿綿
御書贊
年秋九月
諦觀
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御製
詩徘徊咨嗟
巷曰 皇考之神在于天功德在于人心如日月之照
臨罔有不被獨翰墨之傳人鮮能見奚以刻石摹墨本裝

潢成軸分賜諸王群臣臣廣受賜再拜稽首跽觀而誦之
章宸翰煥爛奎壁如卿雲麗空五彩交映鸞鳳飛舞蛟
軒韶鈞和鳴八音宣奏誠平生之所希覯者臣仰惟
天縱之聖以武功戡禍亂以文德致太平疆宇
開拓無前之盛日親萬幾早朝晏罷絕無聲色
娛有暇輒與賢士大夫講論理道游於翰墨自古
好學之盛未能或過故四十餘年海宇寧謐民富物
阜稽諸國史醴泉甘露嘉禾芝草無年無之故形於
製者如此洪惟
陛下登大位聰明仁孝纘述舊章光於前烈當改元之初野

蚕成蛋二年騶虞出神龜現三年黃河清瑞麥嘉禾之屬
可殫紀維時刻是碑已適邉臣又以嘉禾來進羣臣莫
以為孝誠所感夫以 聖聖相承治以繼治瑞應之來
已臣廣幸生太平三十餘年沾濡
深仁厚德之澤重荷
恩置於清要之職犬馬之誠豈勝感戴竊惟聞
民涵响於生育之下者想望謳歌从且不忘況
世膺顯榮身沐清光親覩 宸翰以承寵賜豈能無所
忘纂者乎俯伏悚惕用敢攄其愚悃謹述辭為贊以識臣
拳拳不忘之意焉贊曰 天開大明實生

皇赫赫
祖受命溥將監觀于上有下土方昔在元季冠竊縱橫亂
靡有定小大奪攘嬀灾驕毒生民是戕
旗揚揚掃滌妖祲祓除攙搶九有以寧萬姓乂
被如水之行西底濛氾東極扶桑北踰幽漠南
無敢不服靡不來王百靈協和七政齊光曰雨而
賜而賜休嘉之徵蔚為禎祥龍馬靈芝景星鳳凰甘
露膺洊嘉禾穰穰陳之郊廟薦之明堂
近曰吁伊疇之慶夫豈在予實自彼蒼爰以紀之載賦
宝章傳之萬世金縢永藏兆符永樂如契不爽惟我
皇上繼功虞唐大孝述事永言不忘幸紹太平端拱垂裳
日念茲 皇考陟降在帝之傍或見于羹或覩于墻乃閱
宸翰神彩耀芒秉虔對越顧瞻徬徨詠歌
用表彰乃壽堅珉乃畀于很妙墨凝漆雪蚕騰香用
貴重瑪瓚昭揭日月天地悠長臣廣受賜再拜稽
象雲漢在望奎煥璧發鳳翥龍翔純粹至精金
忻踴躍抃舞勖勤世膺顯栄
念溢洋感激慕思無斁或遑洪惟
至德乾綱以聖繼聖大啟文明雅頌聲容謨訓典常子
孫保之永永無疆

賜進士題名記

啟皇朝萬世文明之運篤生我
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全至
君師之任以表正天下即位之初首崇教化修
舉賓興之法勸誘激勵鼓舞作興之道至咸極
之衆自古鮮有我
聖繼聖纘述鴻猷率循舊典恢張治化盡教育甄陶
之功而得士之効同其盛也乃永樂四年丙戌二月天下
士會試于禮部者二千人拔其尤得二百十九人故事
以三月朔旦 賜對于廷是日 駕幸大學乃以是月壬
寅策試于 丹墀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臣義戶部尚書臣
原吉兵部尚書臣儁兵部尚書兼詹事臣忠工部尚書臣
愷都察院右都御史臣瑛右都御史臣中刑部侍郎臣季
林學士臣景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臣縉左春
子兼翰林侍讀臣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
禮部尚書臣賜侍郎臣砥臣珏臣存心掌其事
上御奉天殿賜林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雨至策試
臚二日陽舒陰歛春明流麗纖塵不動景物熙融群情
喜悅咸以為

主上綂紹千萬載文明之祥也至是命立題名碑於國子監
俾臣廣為文記其事臣伏覩
上御極以來崇尚教化身先天下躬視大學尊禮孔子善
惟見諸誦說之間而一本敦行之實故人才治
隆雖窮荒極漠自昔聲教所不能被者咸嚮慕
有以度越千古士生斯時樂育於深仁厚德之下
名于是者當思
所以作興之者無非為生民治道計將有所為以行其
志以成其光明正大之業使天下後世仰望其聲光歎
慕其遭逢之盛豈不偉哉苟惟不修其職業而行有歉於

其心則非　朝廷所望共士君子之意亦非士君子所以
自待也謹書為記且以為勸焉

視學詩有序

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群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二
于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
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
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
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岩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
者即禮聘至　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

海之內罔有遺才焉明年策多士于廷簡其尤者二十八
人俾究極群書期其至于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
之外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
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
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
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
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
有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
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宋
服靴袍行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
皮弁行四拜禮禮畢　駕幸大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
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
賜茗飲降　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
而觀者以億萬計溷溷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
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羣臣于
不懽忻踴躍以為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
此之盛臣仰見
祖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
儒難疑荅問終日弗倦今伏遇

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
鐵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遺一
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傾顙闕庭夫
能强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惟孔子之道與
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
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今
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
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
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
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
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為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

窮焉詩曰
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
其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設教化先務三綱以正
叙周綱解紐王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
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
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
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冥師於
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
表彰絕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璧雍以嚴

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于橋門猗歟盛哉
亘古莫比為憲萬世式承無已
帝纘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祀廟
師秉虔有恪袞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
臨講席列侍群儒紬繹問難六經羣書聖道顯
心以喜章甫逢掖蹌彝士子圜瞻萬億華夏蠻貊
聯題亦皆夷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彝从
敦於昭
皇道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聖孝瑞應歌有序

上功侔覆載道濟天下治化之隆於是為至然嘗謙撝弗
以為足故自御宇以來端居穆清日隆孝思若曰天下者余
考皇妣之天下創造之艱于奚敢忘大德深恩昊天罔極
圖報其有可以致乎思者乎惟佛氏之道可以利
其疇協相于乃聞西方上師釋流之宗夙證圓覺
旨為時所重遣使往迎之五歷寒暑乃至京師
誠者其在若人乎乃永樂五年春二月庚寅命
於靈谷寺啟建法壇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
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蔵事之始至於竣事卿
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

栢生金色花偏于鄣城金仙羅漢変現雲表白象青獅龍
嚴妙栢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
天而降若此禎祥實由
成孝之所感召羣臣上表稱賀
居拳拳以治道生民之事飭勵群下是心也
也臣廣躬逢盛事謹韻而為歌一首以獻顧惟才
陋不足以盡稱揚之美然思古者康衢擊壤之謠樂
詠太平之盛者錄而不發臣區區之心亦康衢擊壤之心
之謹拜手稽首而獻歌曰
皇純心秉孝虔畋如日月當中天夙昔思報劬勞恩孝誠

罔極恒惓惓欲憑釋氏譚空緣遠迓法王來竺乾乘風飛
逾山川歲維丙戌冬氣暄弟子侍從來日暹丁亥仲春
戴吉躅靈谷絣宇啓法筵薦揚普度科葳宣幽明畢被施
上及穹昊下重泉化濕胎卵與蠢蠕悉脫煩惱離癡
喑聾俱獲痊奇祥異瑞紛駢闐卿雲翁裔何爛煸
忽相續聯天工染出錦繡妍青黃紫碧間絳縹下
露萬櫻浮圖設利猶鏡圖影涵明月霄漢懸小大
環繞星珠連又若滄溟日吸蟦毫光蕩漾相周旋甘雨瑞
雪交騰騫繼以甘露如胥瑤凝酥截肪綴璣璿味香而爽
錫蜜然觀者競瑫口沫涎檜栢生花若綴蓮金英翠蘂色
相鮮葳蕤滿樹大如拳奇花異蘤徧郊原東風吹香猶熇
檖十里五里和蘭荃天花飛舞何翩翩半空飄落雲毋錢
瓔瑤璀璨　金階前近人欲取忽起翚惟見下上相追奔
漢真供來雲端自一而數至百千倏忽俱胝不可言十
市壓捧鉢持錫相後先骨相崚嶒眉覆顴右手
擕　左掌須臾上影淩紫烟望之不及去則遄慧光映
金仙身長丈六袒右肩兩手垂示兜羅綿覆以寶蓋
幢幡諸天護從來秖園上首悉是無漏禪寶剎紅光耀
爍輝比虹霓相吐吞　孝陵一道神光揵一護
皇城猶冠纓青鸞繚繞鶴蹁躚天燈炫空赤若殷青獅白

象馱錦韉瓔珞珠珮珊戔戔云是曼殊與普賢梵唄彷彿
吟真詮空樂縹緲神奏損金石堅匐間管絃忽聞下響倏
還聲音不似人間傳
福被八埏一心誠孝格上玄物無巨細蒙陶甄詞林
小　具員作歌擬繼康衢篇愧無李杜筆如椽書成願
得磨崖鐫祝頌　皇圖億萬年
勅　神木山神祠之碑
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群有司毋擅用一
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
熙洽乃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宮殿

朕肇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
然不可後群臣僉曰
下慎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
帝曰嘉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馬用民力十取其一給
以廩食歸其僱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
而作一部尚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
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
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巉然當
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
岩險膚寸不損百工執事顧視讙譁踴躍交慶事聞廷臣

稽首稱賀謂　聖德所致
帝辭以弗逮推德于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
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頓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
之日先降微雨洒滌游坋俎豆既陳罍香肸蠁玄雲
倏冶以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飆徐來神用居歆
開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
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荅神貺命臣廣為文
以紀其事刻之于石臣廣頓首受　命仰惟
帝功德高厚比侔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
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禎皆至是以山川之神

協贊貞符宣朗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逴物表有不
可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已夫充塞兩間
者鬼神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
迭歘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
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
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輸寔由
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
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
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莫
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

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拱把連抱神之衛
闕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効其靈者非一朝夕也茲
今之顯應所以兆
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
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
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
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為而
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
靈具歆壯哉北京　龍飛之所　帝用詒謀大啟厥宇慎

卹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營
上帝有詔取材于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梗楠豫樟絜之百
圍神用呵闢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
呈弗掩良材丸丸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峦峭
壁矗矗崇崇深谷谽呀飛流怒深有嚴厥途其石捷業徐
步舟武循匽僨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
越凋逈巠砰磕如雷巨石嶄巖隨筭以開維山有神維
神昭靈默驅六丁右相　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
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享之醴
清牲腯籩豆靜潔肴羞維旅羶薌有飶春蘿蔚陰秋菊垂

芳祼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象虔以對濟濟鏘鏘同
敬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驂以鳳凰驂以虯龍靈旗揚
揚神既降只鼓鍾鏗鍧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春
邦祇易洽作穰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翊制靈祠以毖
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寔俾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銘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
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
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　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

壤臣妾誕被　聖化恩覩清光靡知忌畏輙敢塵瀆又曰
天以覆我地以載我
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
用備器以資其生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
天子孰使之然也
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踞而履惟
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
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嗇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視
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

言則又頓首曰自
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雪然而呈
草木之不華者蘼然而實異禽蹌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
人老曰中國　聖人德敎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爲
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覲　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
賜宴于　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
宴其妻子內館罷宴勅大官厚具飲食日命大臣一人待
于所舍中貴人專扵伴戯其共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
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毉賜善藥調治遣中
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

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
子憂念朕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覲
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
受
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
入拜謝
誓世世毋忘
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
二十有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䘏
典賜謚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
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
天子恩深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
已是月庚寅以禮㘞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為文誌
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剌失八的妻曰他係
耶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
服玉帶儀杖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王
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
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喈那沙那那萬喈耶三人俾
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王墓置守墳者三户勅建碑祠下

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
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
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浡
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
海來朝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
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
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堅
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
紀其實聲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
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浡泥邈處炎
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趡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
拜甡甡䠞曰
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祐戴天履地疇此幪幪翹首大明適來獻誠
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遠王拜稽首萬歲歡
呼服德懷仁春育海壖囿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
愛而出荏苒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蕡異禽和
音鳴拂其羽走獸麌麌亦蹌以舞國黃耉曰
化所漸臣國雖遐臣心仰瞻

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恭月疾忽及
之奄然而喪後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遘癘死有弗忘
于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邈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
歎沒有諡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
妥王靈其永無斁王雖不歸王聞孔彰
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平安南碑

天眷佑大明肇開萬世全盛之基
太祖高皇帝戡除治定以生以育六合之廣包舉無外
皇帝聖智聰明文武經緯克纘克承光昭前烈仁聲洋溢淪

浹人心際天極地咸冐至化罔不來庭安南南徼近國受
命為先其王日焜嗣其先王已歷三紀懷德慕義國人用
康比其季年其陪臣黎季犛子蒼陰謀內訌殺日焜及
其宗族殘酷其民奄有其國上表冒姓名為胡一元子名
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
皇帝閔民無屬不逆其詐始從所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遂
其奸謀益肆無憚僭大名改國號正朔弗承職貢弗修放
刧邊境據廣西太平等州縣侵雲南寧遠州近取歲金掠
其孥髠鉗給使令事聞
皇帝遣使諭以禍福乃上表曲辨辭益慢占城國王訴子新
立欺其幼以偽印冠服偪之受令附己背朝占城王執義
拒不從屢加兵殘伐要責殺士占城來告急復遣使諭之
愈傲慢無顧忌逾年安南王孫添平始遁至京愬其實季
犛聞之懼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四年春遣使送添平歸
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
皇帝告群臣曰夷醜逞兇悖逆于天侵軼邊疆毒虐隣國殺
主殃民罔知攸畏奉行天誅予不敢赦群臣咸曰蕞爾小
醜敢爾不臣數其逆罪浮於九伐天討所加不可以逭
皇帝曰俞乃告于上下神祇聲罪致討曰能爾為征夷將軍
將師由廣西伐其左以晟為左副將師由雲南伐其右曰

輔爾為右副曰彬曰旭爾為左右參將其神機遊擊橫海
鷹揚驃騎五將軍各率所統以從曰能爾其總統之七月
癸卯
皇帝臨大江禡纛遣師誓于衆曰予奉天行伐罪惟元兇不
赦其毋究武勿毀廬墓暨草木亦勿妄翦除有或違予命雖
勞弗績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師行至龍州能遘疾薨
以師授輔輔率師入境賊築險以拒首攻拔隘留柵遂進
扳鷄翎關席卷至富良江賊度不支并其衆號七百萬退
守江南築柵城九百餘里戰艦數千餘艘阻江為險驅犀
象之屬來拒戰晟輔遵道出宣光江彬昇舟上流督齊

縱火焚其艦晟首尾夾擊鏖戰及晡波濤皆赤遂奪富良
江旭夜度師與賊對壘晟攻其東南輔督前鋒先登遂破
多邦壘我師奮勇矢石交下鼓聲震地賊勢披靡象皆
股戰乘勝逐北斬馘無筭直擣東都旋定西都破盤灘
困枚敗賊於魯江又敗賊於仙茖追奔至黃于江大敗賊
於酞子關賊率餘衆遁于清化分兵逐之水陸並進賊復
遁于乂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生擒季犛及蒼澄盡
得其偽官屬人卒獻俘京師其餘望風迎欵人民按堵市
肆不移安南平得州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
萬五千九百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

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詢衆欲郡縣其地立交阯都指
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各衛所府州縣大小諸司設
官分理追封陳氏諸王建其墳廟有司歲時祭之給戶六
十以供洒掃師還之日册功封晟為黔國公輔為英国公
其餘將校論功陞賞於是文武群臣稽首于廷曰夷賊作
難毒痡一方
帝閔民塗炭興師問罪誅其首兇湔滌脅從綏懷降附撫
厚人民建無前之功宜必有文紀述鴻續
帝以命臣廣臣廣竊惟安南古交阯郡漢制刺史領之歷
代相承或有因革五季擾攘棄而弗治積獲驕悍漸遠禮

教日攺月化宋平嶺表其酋丁氏上表內附繇宋迄元且
一服且叛屢招征伐我　國家平一四海陳氏聞風慕義奉
職來廷有同下吏恪守臣節罔敢違命國父翁和民不知
爭德教所被其効如此逮賊臣逞兇戕奪其國稔為不道
以干天誅
皇帝命將興師伐暴救民罪人斯得成謀定筭獨出
宸衷仁義之舉所向無敵盛德大功輝耀宇宙推求往迹誠
莫有比宜被之金石垂示萬世臣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
曰大明受命全統覆載凡厥有生罔不欣戴
太祖肇基　皇帝纘武二聖相承德博功溥八風宣暢七緯

順行夷狄蠻貊以莫不寧惟彼安南邈居海域來享來王
寔先諸國分封頒爵超歷五等章服煌煌丹綬有頫一姓
三世作鎮海邦飭謹　帝命弗怠有恭比有賊臣煽災騁
毒衷兇莫虞竟赤其族橫肆虔劉人怨家讎兢惕靡遑悲
傷道周匿憑覬謀恣罔于朝
皇帝聖仁諄告惛懘彼悍鷙獝彼心梟獍礪爪磨牙嚙噬邊
境復戕陳胤及將命臣不畏于天奚畏于人
帝曰吁嗟閔兇豎溥天之下孰敢予侮乃擾天紀以速天
誅天之所殛彼其焉逋爰告神祇與師弔伐豫厥善類殲
此檮杌　帝謂將臣予言爾遵討不恭命一二禎罷克奔

斯矜偵抗宜怒恒彼無之勿宄于武彼都彼野彼墓彼屋
勿圯勿夷燹及州木彼寒而飢以燠以飼彼勸而疲以安
以堅武臣桓桓羆將　皇威慈愛訓言動罔或違徒旅嘽
嘽矢于原野如霆如雷孰為禦者蠢茲小醜蟻聚蜂屯覿
望震懾叫呶星奔戈船衝擊鐵騎蹂踐海波騰立象兕暰
戰螳臂莫撐蠆螫胡施電掃風驅雲散氷斯既獲元兇弗
裂弗磔露布飛馳聿來獻馘解從俘囚綏懷無罪甘雨祥
颷恙喣恙漑交人稽首小大咸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士謂
始廹脅實匪乃心斂手就獮不圖有今昔克厄我居無寧
歲不䏶不蚕夙夜惴惴夫勞于役婦瘁于室不犯有誅朝

不及夕雖寒何告雖飢何愬委棄溝途寧我肯顧
皇帝聖仁遯念遐壤撫摩瘡痍湔濯剷薙如曶際明如隙啟
窒抹撥妖祲忽覩天日肇復古封大開文治是正是釐約
我禮義庇我室廬措卬衽席食有饘粥衣有布帛我婦我
子安我織耕悲喟愁吟化為歡聲我寢我興我歌我咢穰
穰豐年靡憂伊樂牛放于林馬牧于郊夜戶不扃旅食不
包齰耋胥慶多祜有秩其誰予之
帝申錫不威以威維德是懷自今以始民去害菑德化流
行無遠弗覃其迪其否於此焉監既平安南四海永清日
月照臨同仰　大明安南既平

皇帝聖功輝耀乾坤萬世無窮

進平胡記表、

臣廣等謹言竊惟自昔神聖之君繼天立極神功聖德巍
巍蕩蕩克塞天地光昭日月傳誦於後世至今猶耳聞目
見如書之二典三謨殷盤周誥具載唐虞夏商成周之迹
皆史臣所纂錄號以為經今之所以仰望於古與後之所
以仰望於今者同一理也洪惟
聖明膺受天命
太祖高皇帝備神武之資全聖智之德平治區宇制禮作樂
剗剔夷狄汙染之習大復中華衣冠之舊功德之隆卓冠

千古
皇上聰明仁聖纘承大統紹致太平海內海外丕冒至化比
者北虜弗靖
皇上親率六師往征之成[illegible]定筭斷由　宸衷運筞九重取
効萬里如指諸掌　天威所加如雷如霆犬羊腥羶即時
蕩滅紫塞蕭條毳無遺迹而掃平之功超邁古今自三代
以來未之有也臣廣等忝職詞垣獲隨扈從日侍
輿備員驅走謹撰次所聞見者為平胡記一卷深愧淺陋
塵玷簡牘聊以備國史所采擇謹錄以進無任慚悚戰懼
之至臣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平胡之碑
上天厭元氏之德命我
祖高皇帝芟除靖治盪滌海宇復千古禮樂之舊故旄鉞
一麾天光日麗留昧就旦功德之隆鮮與為比
皇帝膺受天命纘承
太祖高皇帝鴻基克集大勳家視天下甄陶庶類俾咸得所
凡含齒戴髮有血氣者罔不率服獨北虜遺孽處于荒裔
雲聚烏合遷徙無常倔強黠驁侵略邊圉以梗聲教梟獍
豺狼自相吞噬歲無寧處
皇帝極遣使諭之輒見羈留肆加殺戮

皇帝曰天生萬物不能自治必付人君以治之人君統理萬
物品節制度裁成輔相參若天道一物失所歸咎厥躬朕
監于往聖悉循至德閔其無知包荒含忍撫摩呴嫗動以
至誠畀乃革心乃耆其人鈙邊邊將得之
皇帝遣使數輩護還錫賚隆厚虜益猖狂誕肆兇暴咸被虔
劉群臣請曰覆載之內靡不臣妾惟此殘胡以衰微餘孽
誰德可服匪恩可懷違天逆命蹤擾疆埸戕殺使臣在法
必誅今不討則無以畏四方且滋其為後世患暫勞永寧
在斯一舉
皇帝曰予久戢武肆敷文德以綏來之而虜黠驁若是于其

往征之哉欽
考昔有命必殄虜寇以絕邊釁汝群臣其與聞之予曷敢
不承稽諸天道驗諸人事虜運已絕況醜虜自相吞噬耶
亂亡在今日汝群臣既予同予豈敢弗於衆志乃詔
于天下告于 皇天后土社稷宗廟山川神祇親率六軍
往征之二月丁未師出北京虎賁之士鷹揚之旅數萬而
鐵騎參之旌旗蔽山戈甲炫日長轂轟震填塞川陸三月
癸酉出興和道丙子次凌霄峯地燥水乏夜大雪人馬俱
足丙申次清水源水鹻鹵忽泉躍出地高數尺四月癸卯
次玄石坡乙酉次歸化甸戊申次楊林戍丁巳次捷勝岡

戊午次清泠泊俱有泉涌出於地士卒讙呼人倍厥勇五
月甲戌度飲馬河戊寅逐虜至玄冥河虜來接戰
皇帝率先鋒進擊遂大敗之追奔數百餘里首虜本雅失里
以數騎先遁獲馬駝牛羊生口無筭俘獲降者給以羊馬
盡釋而齎遣之辛巳封其山川而還戊子班師至飲馬河
大詔天下六月甲辰師回抵靜虜鎮虜偽太師阿魯台率
衆來拒戰
帝指麾將士電掃霆擊一鼓而破之虜大敗盡獲其牛羊
輜重群臣咸曰胡虜為中國患其來尚矣漢唐討之師出
屢費鮮獲全功今

皇帝奉行天討蕩越荒域犬羊腥羶即時蕩滅而沙漠空虛
曠絕人迹豈但幕南無王庭而已哉寔由宸算先定明見
萬里恢弘隆基光耀往古宜有紀述勒於金石昭功德於
久遠
皇帝曰皆汝群臣同心士卒用命克成茂勲使國家乂安邊
境寧謐汝之勞烈萬世有光乃命臣廣為文臣廣忝列侍
從親覩　天威震蕩萬里謹拜手稽首為銘勒於堅珉以
頌歌　神聖於萬世銘曰於昭大明受命于天全統覆載
德被蠢蠕孰悍而驕以梗洪化玁狁遺孽擾竊中夏
天子曰吁彼黠而貪[illegible]　我剪戡桓桓王師用彰神
武如霆如雷奮伐醜虜乃踰絕漠至于玄冥大振天聲以
洗羶腥回車載塗虜復逆拒矢飛如雨破之一鼓嗟彼醜
虜獸駭禽奔電掃風驅勦其連狎萬里蕭條曠無遺寇民
安衽席烽消斥堠封山建碣萬世攸隆宇宙清寧
天子聖功

神應泉碑銘

永樂八年春
帝親率六師往征北虜用行弔伐順天應人山川神祇肸
蠁効靈乃三月丙子　駐蹕于凌霄峯水泉歘乏夜忽雨
雪平地尺餘人馬克足丙申　駐蹕於清冰源土燥泉澁
忽靈泉湧躍出地數尺克溢旁達沾溉浸潤沛乎無垠六
軍鼓舞歡聲雷動斯皆
帝聖德感敷故嘉徵疊見臣惟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
平治天下禦苗捍患為生民世道之福者則天必應以禎
兆顯示相右若黃帝平蚩尤之亂有卿雲之瑞大禹著平
治之功有黃龍之祥文王伐崇密之僭有丹書之應斯實
炳然章明可以考見是以基祚綿而歷年遠也夫北虜為
中國患其來尚矣若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跳梁
驕恣乍叛作服或攘逐征討羈縻遷就鮮獲全功陵遲至
于五季大入侵擾靡敝華夏至宋蒙害尤甚元乘南度之
微居統中原亦幾百年玄端章甫悉變左衽風俗陋矣天
厭其德乃眷中土生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卓冠古今提戈振旅淨滌汙染制作
禮樂復衣冠之舊四海之內煥然維新功德之隆萬世永
賴今
皇帝睿智聰明文武神聖克纘克承率由成憲致治之迹暐
暐熙熙聲明文物薄極四裔而胡虜餘孽苶然偷生尚肆
兇梗化殺戮使臣寇竊邊圉騁毒無饜
皇帝曰吁殘虜衰微猶不無憚苟滋蔓貽患無已乃整師鞠
旅踰沙磧掃滅腥穢以雪中華千古之憤為國家生民

無窮之福威宣令布如雷如霆將見小醜授首風塵掃清
烽戍無警疆場永寧　神功聖德之隆有盛於數聖人者
足以　天休震動靈禎預應臣廣叨列侍從躬覩盛美職
在紀述詎可無文歌頌
聖德以傳於永久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於昭
聖皇受命于天綏集裔夷趍歸有虔惟彼小醜豺狼封豕以
撫以循而反齧噬
皇帝赫怒奮整六師用彰天討弔伐寔宜清水之源天兵攸
駐茫茫沙陁水泉深迥神君獻靈泉出于地泓渟瑩澈其
甘如醴觱沸騰涌洋溢充周人飲其源馬飫其流六軍懽

呼抃踴雷動灼覩靈既人百其勇其勇伊何志殲傈鷔爰
下高闕以蕩雞麓衆志先定視此靈泉出雖于地應則在
天應雖在天
皇帝德召顯著神功嘉應作兆神泉濯濯其往如滌大震
天聲電掃霆擊既獮餘孽沙漠永清日月照臨咸仰大明
賜進士題名記
永樂七年春天下貢士會試于禮部簡拔其藝之精者得
若干人當賜對于　廷伏遇
上巡狩北京停廷試明年十一月甲戌
車駕還京師今年春禮部奏舉行
皇上可其奏乃廵故典於三月朔臨軒策試命吏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臣義戶部尚書臣原吉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臣忠尚書臣賓刑部尚書臣觀都察右副都御史臣
謙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臣廣右春坊大學士兼
翰林院侍讀臣淮掌其事者禮部尚書臣震侍郎臣綬越
四日
皇上御　奉天殿賜蕭時中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勅有司於國子監立石題名命臣廣為記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戢戈之日即建
學校上自国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詩書禮樂之習克于

中而達于外遐邦異域咸遣子入學翕然三代之治廓然
萬世之規
皇上聿遵成憲隆重學校激揚獎勵之道尤加意焉自元年
至今凡三開科得人之効有成周大雅之盛仰惟
國家敦崇道德丕闡洪化所用必賢材所求必實効故自
卿大夫至于群寮庶士鮮不出於學校科舉凡縣學校科舉
而出者蒙　國家甄陶育養之恩所以修其德行勉其事
功竭其忠　君愛民之道兢兢夙夜以求無愧於學校科
舉今登名于是者將皆有責任於巳當尊所聞而行所知
卓然以道德文章稱于時垂于後世使人誦其名徘徊俯

仰以想慕其聲光氣烈此則爲學校科舉之榮尚於此而不之勉惟逐〻於其外使人指其名而議之此則爲學校科舉之羞亦非
朝廷之所以期待者也尚勉之哉謹書此以爲記

瑞應甘露頌

洪惟
皇上受天之命代天之工體天行道恢隆治化保合太和咸寧萬國尤必小心以事天孝敬以事　宗廟寬裕以待下文德以綏四方勤儉仁慈純亦不已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無以加矣故東西際日月之出沒南北極寒暑之幽遠

含齒戴髮之類皆欲其並受福禔無所傷害是心即天地之心凡囿於治化之内者生生之樂如物之榮華發滋於雨暘風露之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　聖人盡天地萬物之道也臣聞天生兆民不能自治必託於　聖人而治之　聖人代天理物法天之心行天之事賞罰政令一出於天執天之行無所差忒故天道應於上人事應於下休徵嘉瑞不期而至
上至聖之德協無爲之治克享天心禎瑞屢至自元年迄今無歲無之乃者麒麟產於北京嘉禾生於繁峙維十月甲子　皇太孫演武於方山甘露降戊辰
皇上狩于陽山甘露又降丁丑狩武岡山甘露又大降凝于松柯潔白如雪取之盈器光彩炫日狩罷　賜侍從之臣甘美如飴稽之於傳軒轅之精散爲甘露治政之應又孝經援神契曰德極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瑞應圖曰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名曰膏露又名天酒鶡冠子曰聖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甘露下觀諸傳記信有足徵今茲嘉瑞皆由
皇上一心之和感召天地之和爲
國家萬年悠久之應天豈偶然也哉群臣屢致賀
皇上皆推讓弗有臣知

皇上所以弗居其有者誠欲以一已之福爲天下生靈之福天下生靈舉皆受福者此
皇上盡天地之心也臣廣草茅微賤幸生　盛世躬覩上瑞職在紀載必當播於歌咏傳于無窮昔者堯以宝露賜群臣至今傳爲美事臣覩沐　恩惠獲沾異味誠千載之奇遇豈但聞而知之者乎謹再拜獻頌曰
天眷大明景運隆興六龍時乘廓四海維清纘列聖是承作對于京萬國咸寧肇千古太平於皇
太祖陟降于帝所申錫天之祜敷于下土明德是顧維
皇纘緒以繩厥武猗歟

聖皇受命海將四海永康豐年穰穰協其陰陽日宣重光天
休紛呈禎祥絫軒轅天乳降瑞澤甘露玉潤冰沍凝甘積
素蜜房下雨珠連星聚狩方山陽山歷武岡屛頽蒼松九
九葉淶枝漙滋芳麗繁雲蒸氣霮䨴陽不乾霏旃被幄爰
拂爰有承以瓊斗名曰天酒群臣奔走豪
賜拜受如飴適口懽呼稽首
天子萬壽於皇
天子仁盛德至瑞物靈異于麐麟駘嘉禾穟穟其來無已兆
皇圖萬世

賀平胡表

伏以四海為家懷夷狄所以安中國萬方歸化伐罪吊所
以軍遠人大與仁義之師用拯顛連之衆舉無不克動惟
欽時其惟
皇帝陛下日月之明天地之大仁聲善教隆恩廣被於域中
睿斷神謀威武無敵於天下粤彼小虜僻處遐荒敢恣驕其
暴亢優梗過於聲教拘戮信使侵擾邊陲在天討之必誅
啟
宸心之赫怒乃整師旅窮歷塞垣馬蹄到處而雷厲風飛兵
一刃所向而山摇岳動志惟在於繼序心實求於安民故一
念之感而異既昭敷致多慶之禪而壽應駢集昆蟲草木
皆出其色山川神祇咸効其靈或乏水源則瑞雪降而神
泉出或將渴暘則甘雨注而清風興斯皆　聖德之昭乎
宸心之眷顧乃致鷹揚之旅霆擊而電掃遂使烏合之醜死
殺而星奔始斬遺孽於殺胡之山復破渠魁於靜虜之鎮
盪滌犬羊腥羶之迹剷平豺狼蟠結之根清沙漠於一室震
天威於萬里撫循降附即委用而不疑放釋俘囚加錫賚而
不殺是以功超於千古而恩蓋於八紘者也臣廣等或在
扈從之行親覩雄師之大捷或忝留守之寄旋聞
鳳詔之渙頒喜動臣民歡傳朝野佇俟凱還於　日下恭期
抃舞於　闕前引領丹霄恋　聖顏於咫尺敷陳衷悃頌

神功於萬年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

賜誥命謝表

某衙門具官臣某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欽蒙
聖恩特賜　誥命榮加封贈謹奉　表稱　謝者臣某等誠
懽誠忭頓首頓首　上言伏以　紫誥渙頒沛九霄之雨
露　寶章炫燿騰五彩之雲霞　恩溢幽明豈勝感荷
皇帝陛下功高列聖德被萬方昭日月之光明同天地之廣
大甄陶品物各有以遂其生擢任庶寮咸得以効其用切
念臣等材質猥陋學識空疎受職顯榮益懷慚悚顧無纖
毫之禆補蔓切深厚之　寵光況此異數之加實出非常

之　命俾枯朽回生於泉壤令微賤增重於聲華蒙此
恩賚爲艱難臣某等敢不懋勤夙夜罄竭駑愚期必答於
涓埃求不負於　褒賜贊　皇圖於悠久祝
聖壽於萬年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瑞星表

欽天監奏永樂六年十月初六日昏初刻中天輦道南有
星見大如盞色正黃光潤煜然測候十日安靜不行按占
書此爲瑞星見則天下和平一名德星云王者制禮作樂
內外得宜君上壽考則德星現今見屬斗分正當
皇畿之內臣等遇此禎祥謹當致賀者伏以

景宿星瑞德星煒煜於中天銀漢騰章光彩交輝於輦道
惟茲嘉應實兆　明時共惟
皇帝陛下聖德格天神功蓋世仁同覆載普萬物而皆春明
極照臨光四表而咸被制作隆而禮樂盛教化成而福祿
臻蠻夷奔走以來庭年穀豐穰而有歲是以禎祥騈集而
瑞星燦明此蓋人事和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者也臣等覩
茲上瑞豈任歡欣幸逢振古之太平莫贊無爲之盛治謹
稽顙於咫尺祝　聖壽於萬年

師子贊有序

臣聞人君主宰天下與天爲一天有恒運日月星辰之照
臨風雨霜露之霑被無所不徧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天行道仁布寰區化周六合靡有攸間是以引
繩縣度之壤梯山航海之国服仁歸義奔走來貢相屬于
道故殊方異類紛沓前陳如麒麟神鹿錦豹靈犀渥洼龍
文之天馬黑水鬣角之奇獸畢來呈瑞不可殫紀乃永樂
十三年秋西域來獻師子按師子𤢺也又名狻猊如虪貓
毛群之長人君德及幽遠則至夫師子居絕域深山岩壑
之中食虎豹齧犀象猛而難制非可以羈檻馴也今乃擾
伏從使者度流沙踰玉塞歷數萬里而至于中國盤旋拜
舞於軒墀之下宴然　聖德廣大被于幽遠草木鳥獸咸

沐　恩光故凡不可致之物咸自致也又況自古頑獷桀
驁威力所難服者今皆怗然順化無敢有所齟齬師子之
來爲斯兆徵信御之有其要矣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夫慎德者體天行道之基成功致治
之本也臣伏觀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恭己儉約勵精政治修禮樂
而敷文教安中國而撫四夷恢拓自古所無之疆理建置
自古所無之太平衣冠萬國輻湊王會神化感通之妙與
天地同流此其効也每遇祥瑞之來必謙讓弗有夫謙者
天之道也慎德而至於是所以爲保天下太平長久之道

者也將見億萬年休嘉之應不啻于此臣廣承乏翰林職
業文字幸際雍熙之盛頻覩異物之番誠千載之遇竊當
有所紀述乃作師子賛一首雖文辭鄙陋不足以希古作
聊著事實傳示無極謹拜手稽首以獻賛曰
流沙之西月窟之滸産毓異獸非彪非虎銅首鐵額鋸齒
金睛吐舌燁煜彭鬣卷纓勁毫利爪修彤茸尾猛勢何姝
雄姿特詭曠漠為囿大麓為樊渴飲河源飢蒐崑崙遭無
不摧觸茂不䘮蟻視熊羆蟣搏兕象其氣稜稜其風熇熇
獜獝潛懾罔怪陰伏怒而哮吼川騰石裂礪齶瞋目霆訇
電掣喜而和馴妥耳斂威弭唇舞足霜融日輝孰閑而服

孰擾而馴所暨者深慮於至仁芒芒西極於千萬里
德教彌流無遠弗底勇喪厥威悍失其驕奉琛執贄來獻
于　朝拜蹈　闕下左旋右辟備于率舞以昭　明德物
性靡常逐氣変遷於昔鵾虞鵬異遊鯤猗歟狻猊易猛為
柔鴻化維神品類咸休　當宁欣覩百寮具瞻奔走路衢
歡洽閭閻臣忝載筆叨識奇玩編纂多祥式歳東觀
皇德同天沛澤克溢允廸厥猷世萬無斁

麒麟賦有序

欽惟
皇帝陛下德侔天地道冠百王仁撫萬方澤被群品故和氣
充溢流為禎祥動植之物屢臻咨至古昔傳聞而未之有
者今畢來呈所以昭　聖化之廣遠彰明德於感通也乃
永樂十二年秋榜葛剌國以麒麟來獻踰年麻林國復來
獻麒麟夫麒麟不恒有於天下今乃疊至臣固有以知其
然矣昔孔子作春秋文成麟至伏惟
皇帝陛下覃恩積慮仰觀俯察修治經籍大明帝王之道紹
承先聖之統興禮樂而隆文教正人心以息邪說垂萬世
之治法建萬世之太平此所以致麒麟之來也於乎天人
之際相為流通此感彼應有不期然而然矣臣廣忝職文
翰屢覩嘉徵凡遇祥瑞必有歌咏以播揚盛美傳於後世

况此異瑞所應非常豈可無述故不揣蕪陋謹鋪張為賦
以獻其辭曰維
皇仁之同天包六合而罔外妙神化於無迹爰有感乎異類
覩麒麟之再來作　聖明之盛瑞當夫三辰順軌五緯齊
明歳星耀芒玄枵毓精濯仁風之汸穆協四靈之嘉生觀
其現形異質修頷豐儀身昉林麕文綜元龜蹄踏騼騮之
鐵尾曳髦鬉之氅心合仁義之懿角具剛柔之資顛生芻
而弗踐視蠕動而避踶備衆德於一體豈彝常之可期故
其偃息瑤池嬉遊玄圃蔭琪樹之清陰藉玉英之蕃廡飢
飡金芝渴飲瓊乳或逍遥以夷猶獨徜徉而弗旅雖云長

於毛族實情殊而性異配鸞鳳以儷羙與龜龍而並致出
必待時行必擇地感文軌之大同爰以格于
聖世命騶虞以為先驅俾後猊而為從衛跨滄海之浩渺騰
烟雲之蓊翳希　鴻恩於外苑呈嘉禎於連綴於是歷彼
荒陬亘于　上國香飄丹禁祥開紫掖徹颸盪塵卿雲羃
帝登　天門之九重近清光於咫尺隨雕題以拜跽匪象
胥之傳譯撫之不驚逼之不棘步履中乎規矩聲音諧乎
鍾律方其招摇指東大皡乘震陽氣發烝土膏流潤修厥
耒耜奔彼田畯扶幼一鳴萬物畢振至乃祝融執衡景風
扇候朱明啟歌敷華以阜王瓜初生苦蔞方秀養綏發聲

物咸實茂及乎少昊司兑灝氣横空白露既下潦水由降
天高〻其沉寥林娟〻其生風聿蔵嘉之回揚羌歛肅以
成功又若玄冥閉蟄寒陰凝冱納豫滌場塞向墐户集霰
雪其將零黯同雲其下布忽思邊之欵閲備封疆之水固
斯其順應四時調和陰陽宣導宮徵贊輔家邦遇至仁而
顯出為希世之奇祥陋呈書之赤雀鄙銜鉤之白狼昔軒
后之神化爰遨遊其在囿成康修其禮樂偕儀鳳於郊藪
咏于嗟於周詩感春秋於魯史絶遷筆於大始啟雍歌於
光狩彼銀臺之見趾固已知其烏有矧載籍之傳聞亦貽
哂於僞謬豈若今之庭實表既見而既覯洪惟

聖皇大德難名恩流動植澤洞幽明顯至道以紹五帝廓人
文以煥六經建中立極禮備樂興揭中天之麗日賁華彩
於繁星是以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麒
麟之重見所以兆千萬世之太平於惟
聖皇體道謙虛每遇異瑞抑而弗居恒毖慎乎一德又何有
於貞符故自生民以來之所未有所以邁漢唐超禹湯而
媲黄虞也臣忝侍從載瞻載戢歎曠邈其未覯奚遭遇之
孔多訪龜書於洛汭徵馬圖於滎河追景龍於往紀誦鳳
凰於卷阿比曩蹟以尤偉謹稽首而獻歌〻曰
皇道明兮麗八埏治教興兮人文宣麒麟出兮彰瑞駢兆

皇圖兮億萬年又歌曰祥風布兮靈貺甄日重光兮月重輪
于嗟瑞世兮來麒麟於萬億年兮仰　聖仁

賀麒麟表

臣某等伏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禎祥屢臻麒麟再至如斯異瑞曠古所
無夫麒麟仁獸也感至仁而來為盛世太平之應所在臣
民咸加歡慶臣某等誠懽誠抃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皇御極致嘉瑞之駢臻治道彰明感麒麟之再至光華海
嶽慶協神人共惟
皇帝陛下道大德弘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仁施恩溥若日月

之靡不照臨洞徹幽明沛沾蠕蠢故九夷八蠻靡不歸化而四維萬國莫不來王溢和氣於薰蒸致靈獸之重疊麐身牛尾奇祥紀魯史之書肉角馬蹄仁厚詠周詩之趾稽往牒以為盛也在今日而又過之顯兆昇平之符宏表文明之治臣某等屢覩嘉瑞無任懽欣極擬賛揚心欲言而口不逮惟圖報稱志有在而意無窮遙鵷鷺於　彤墀豈勝蹈躒會龜龍於　宮沼永樂雍熙瞻望　九重歡呼萬歲秉葵心以向日祝　聖壽以齊天無任云云

賀壽星表

臣某等南京欽天監言永樂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戊寅曉

瞻見　壽星見於丙位其色赤黄至二十八日色愈明大光潤煜然謹按占書曰

明主德至於天仁恩廣布於天下則秋分之日壽星見於丙丁天子壽昌國祚大亨天下治平民庶康樂今壽星應期而見誠國家上瑞實由　聖德承天被于四表是以上天垂象顯示嘉徵謹奉表稱賀者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昊天垂象耀南極之壽星　上帝鑒觀彰

聖皇之至德嘉禎攸應福壽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聖德同天被八紘而無外至仁體物協萬國以咸和人蒙熙皥之太平星顯昭融之瑞應見當丙位期值秋分光輝燁煜於璿霄祥彩爍映於　玉闕自宵達曙粲然銀燭之流丹益潤愈明晃若金丸之躍赤稽瑞圖而符兆應景命之悠長臣某等遥望高穹仰瞻上瑞身沛沾於洪澤心慕恋於紫宸域極九圍仰大明之皎日山呼萬歲祝

聖壽以齊天無任云云

進書表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謄寫總若干卷裝潢成帙進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删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迹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綫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貪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

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
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
必有明繇夫濂洛関閩之學興而後尭舜禹湯之道著悉
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晏阨狂言既揚復抑又
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今日
者矣天啟　聖明誕膺景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
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内外翕然同風欽
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纘承大統紹述鴻勲成功盛

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
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游心高
遠乃者涣啟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
文之委靡發紓幽賾鈎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
聖之輔翼合衆塗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清
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
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
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覧於經筵實
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
孟而户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

[illegible]之壽頌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
[illegible]象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
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
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軼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
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奧圓冠句屨固慚列於
章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讎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覩就編豈勝懽慶與天下而同恵於
萬古而有光草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
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云云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

記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

翰林侍講男種賢穆穗編次

裔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寀 宮 重梓
遠 孫 堉 君 學 清 對 閱
仝 弟 拜 思 校 正

記

劉氏重修宴雅堂記

永豐劉氏甥振以其家君子仍甫之命來省予于

京師且曰家君重修宴雅堂成就命振徵言為記宴雅堂者子仍高祖桂林翁年九十五豫章熊天慵先生示衛武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之詩以自儆故取宴雅以名翁之堂且為之記所以考据武公之事甚悉當時若雪樓程公麟洲龍公圭齋歐陽公申齋劉公皆有題跋而桂林翁之德行道義見稱於是數公者垂名於天下後世顧予何人而能為宴雅之重輕哉然敢借為之說矣言者類曰武公以九十有五之年而享榮名於當時至於耄而儆戒不衰斯其有可尚者取以名翁之堂謂擬得其倫矣予獨以為不然夫取武公之榮名以擬翁者武公有之而翁蓋無焉販武公之年以擬翁者翁既過百有三歲而武公蓋無焉尚德之心耄而益勤武公有之而翁亦有之翁同於武公者有一不及於武公者有一武公之不及於翁者亦有一焉然則修其天爵者固不係人爵之有無而翁之一不及於武公者斯亦不足論也已矣武公之子莊公之世入春秋而衛政日非今子仍去翁已五世承翁之德而日增培植抑有過於武公之後且又新其堂揭諸先輩之文於中日以課其子若孫優游宴樂不以世慮經心暇則行歌隴畝倦則偃休堂下濯北窗之涼風曝前榮之暖日慨思昔人之遺澤然後取武公之詩以誦之且以戒儆且以養德豈

不克繼宴雅者乎予聞深山大谷多壽人而子仍所居依雞山之陽坡陀蜿蜒草木叢茂平疇衍沃足稻粱笋蕨之味而無意外塵襍之撓則夫壽考康寧者天必又以錫子仍也更後數十百年有相繼而歌宴雅者必源源而不絕也于故書此以為記且以為之兆焉

皆山軒記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群牧之政
聖天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佩擢為太僕寺寺丞侯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

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為宴休之所引釀泉為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於烟雲杳藹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為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為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盖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

滁非可同於昔日我
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 帝業呼吸雷動群策響應英雄蕩滅滁硤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
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為用武之鄉今為邦畿千里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
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況草木雲霞蔚葱炫爛五色之氣凝為龍文結為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歟昔有觀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
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修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
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為侯道之也

碧潭軒記

廬陵郡城下一舍許兩山臨江傾倚如屋章水瀦其下漫

衍而為潭深不可測魚鼈生之而蛟龍蟄焉鳬鷖鴈鶩鸂鶒鷗鷺之所游漁舟客艇風帆網罟之所集有混涵浸潤之德焉若夫天清氣澄水波不興澹然一碧淵渟泓四山倒翠一鑑虛明湛天影於上下浴東日之初升至於微風徐來蹴文縷縷棹歌互荅響徹遠汀忽白雲而飛來逐孤鳥而遐征又若暮烟初散雪濤不驚映九霄之皓月濯銀漢之繁星則是潭之景朝暮變化不窮蓋言不足以盡其勝也黃謙亨氏居潭之上闢軒而臨之優游以樂蓋謂是潭之景人皆可以有之無得而競焉惟取其有而樂其樂者獨能得其趣也乃來 京師徵余言為記予惟水之

為物天下之無心也隨所遇而賦形焉是故遇激而為湍遇深而為淵汩之而濁澄之而清動而行靜而止故孔子以智者樂水而又指以喻道體焉蓋深有取於水也譙亨苟能無泥於所有而於斯有所得焉然後可以語碧潭之旨矣遂書以為記

石屋真武閣記 庐陵瑶埠

廣家滄洲航章水而西有山曰牛首山秀峰峻嶺峭崖千丈形勢飛動來若蝺虬之糾蟠去若舉兕之奔飲突橫大江紆數十丈許譎怪奇幻不可具狀上有蒼松翠栢綠竹紫蘿下臨湀淵澄潭邃谷杳難測度驚水絡遶其趾玉峯

聳峙於前為吉郡之關障作贛水之砥柱而真武神閣巍然在上誠勝境也亦仙境也廣少時聞父老言此山係瑶埠夏姓祖塋也洪武初夏諱文通公感真武帝兆捐壙傍隙地建閣於上每歲孟春祈穀於斯此亦仰體
天子元日祈穀於上帝之遺意嗣是閣神靈顯凡四方祈名壽子嗣與禱旱澇疾疫者胥敬謁焉而神皆荅之如響及廣拜夏君希宗岳翁門正月之吉隨夏族衆祈穀於閣俻盡歘洽之歡爾時并竊自默禱卒賴神眷得魁於國官於
朝每念不忘常思奉命旋梓重謁神閣值業
天子恩倫忝樞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今內姪昂以永樂丁酉孝廉出宰長沙解組歸里增修加廓工竣介書
京署徵文為記廣因憶此山奇拔甲河西諸峯昔高祖由鄰城卜居山麓之西畔址基宛存而曩時登閣默禱仰賴至今位居輔弼莫非神助之力則是閣神之護國庇民福利天下寧有既耶廣居京師越十餘載久疎登謁而山址原委建閣始末知之最悉故不辭而記以俟後考而世修勿壞庶神閣聲靈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而夏姓捐建功德永垂不替也記之如右

靜學齋記

京口蔣君用文以靜學名其齋蓋取諸葛孔明之言也徵

予言為記予常誦孔明之言反覆其旨深有得於孔孟之道漢儒言弗及是朱子取其格言載諸小學之書以垂世立教有裨於世教者大矣先儒謂孔明有儒者氣象豈非以此歟而論者指其措諸事業而言又可見其言之與行無相背戾真豪傑哉嘗即孔明始終而論之躬耕南陽長吟梁甫不求聞達則其靜之所學以充其遠大之量及左右昭烈父子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立國于蜀凛然有三代之風則推其所學而已東坡嘗云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可謂深知孔明者矣其靜學之言簡要切實非朱子表章之則孰知其為造道成德之語用文取以名齋其有得於朱子之旨者奧夫學固貴乎靜也靜有所養則動有所為操存涵泳以充全其德性則本源深固體用純備而措諸事業者正大光明苟惟不然營營録録紛紜轇轕禮義無以養其心利欲有以誅其外杌陧危殆不能以酬應萬變則何以修身廣才以成其學乎用文深沉篤厚博通經典尤邃於軒岐之說今仕為大醫院御醫其行義甚著則其靜之所存動之所施者鄭然而無所凝滞而猶孜孜不忘乎靜學者蓋必求至乎其極也是為之記

尊本堂記

永嘉黄君宗豫與余同官於翰林於今七年恒相與歎曰凡人父子兄弟至親有不能恒處如吾輩相聚之久果孰使之然哉寔賴

聖天子仁恩深厚喣嫗長育於春風太平之囿使各得以適其適有莫知其所以然也恒相與濯劘規正以不負

聖天子深恩以無愧於同事之久然非託於文字間則異日子孫無以考見其盛宗豫一日將其家君恩恭先生之命以尊本堂微言為記曰是蓋所謂託於文字間也予雖不敏其何敢辭尊本堂者何先生高祖宋修職郎諱適道姚安人蔡氏瘞于其邑德政鄉大羅山之原曾祖謙齋山長而下至厥考府君皆祔焉結屋其傍以為棲神之所下治田若干畝歳供祀事此堂之所以名也曷為而謂之尊本蓋愛其所親而不忘其所尊自厥考推而上之至其高祖猶木之有本本盛大而末蕃茂於今享有其慶夫焉得不思其所從來而尊其所本哉蓋嘗觀之凡人之所以致久遠者由其有世德也世德之興浸漸而長然守之為誠難雖以栾卻降於數世而房杜不踰再傳焉得如黄氏之善守其世德歴數十百年之久而益厚且大如松栢之茂川

流之方至者乎蓋本之以慶澤之以仁義而培之以詩書其積也閎其閎也固其發也遠是故尊本堂之作以承先德開來世於悠久無窮者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蓋先生之志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後之人所當勉焉而黄氏之子孫益尊其本以承其世德其來也庸可計乎而予也幸厠名於文字間相為無窮此又予之所願欲亦宗豫之志也宗豫曰是或可以復家君之命遂書以為記

頤樂齋記

胡則頤廬陵故家子也攻於醫專以濟人為心凡疾病有

求之者不以貧富貴賤輙應之不為苟難疾愈而報不報皆不計人以是多譽之今冬予女兄之夫黃憲榮得寒疾卧于龍江舟中來告予求醫於市得醫二往治用藥而疾加甚峬告予曰脉結殆難治予亟求則顏往視之一見曰藥斯為沴也遂與藥服之即愈明日則顏歸見予曰病愈矣予謝之曰何其神耶則顏曰非我之能也病自可愈耳又明日後感又來告又求則顏往至則風泊舟度江北則顏逐風寒緣江上下數十里覓舟二日不得悵然而歸明日飄風急雨繼之以雪泥淖不可行則顏又往不辭至則大風濤拍舟幾去則顏亟登舟用藥數劑而愈於此可見

其為醫濟人之心雖極勞苦而不辭予觀常人苟有一技能可以徼倖取利者百計衒鬻以求售不如此不足以得大利甚至有幸人之災以求利於已往往皆是其心何異於穿窬也視則顏蓋霄壤矣予欲暴其美將以告於人則顏曰欲名又非我心也予於是益重之間謂予曰家有讀書之齋先生君子常見其僻陋以所處而獨安之遂名之曰顏樂固雖不敢當而竊顛學焉敢求為記以勗之予歎曰善乎君子之名則顏之齋也夫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他日問為邦知其有王佐之才即告以四代禮樂而孟子推之以配禹稷夫以顏子居陋巷何嘗有一日民社之責而孔孟稱之者如此徒以是心可以推見之矣今則顏以一介之士而欲為顏氏之樂不已夸乎然推其所以濟物者皆仁人君子之心盡其所有而施之於人使擴充之以及天下則豈有不可也哉傳曰士希賢又曰學顏子之學此先儒拳拳欲人之學顏子也然則則顏之欲樂顏子之樂者以是心而求之烏乎其不可也

睦岡別墅記

太學生西昌曾夢淵踵門而謁予曰夢淵家邑之南溪世以族大所居地狹隘不足容家父心尚夷曠斥斷家事以

付夢淵兄弟退即睦岡構屋以居大江在前平壤在後小溪九曲紆折而流三顧諸峯羅列户外可觀可樂遂名之曰睦岡別墅携諸孫肄業其中嘗有命令夢淵求先生為記今家君不幸見棄而遺命未酬願一言以終惠之予聞昔固有心欲而心許之者後世固高其義也夢淵之父既有言如此予焉得不効延陵季子哉嘗聞夢淵之父曰允昇一鄉之傑然者也鄉人有鬭爭不決詣允昇辯曲直斷以一言人皆自服為鄉里所畏憚喜飲酒客至即傾倒醉則陶然自適豈古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夫古之士窮與達所遇雖殊要其所至則一而已盖窮則信義著於一鄉

達則功名聞於天下以天下與一鄉論之天下固大也以信義與功名論之信義固內而功名固外然能行於一鄉則不患不聞於天下若允昇者其蓋已行於一鄉矣雖曰未達而乃優游卒歲夢渕又能成其父志求予文於既沒之後欲使有聞是皆可尚也昔韓忠獻公命其子忠彥求蘓長公作醉白堂記長公作之於忠獻既薨之後夫以忠獻功業著于當時而聲名垂於後世夫何一堂之記而猶不忘若此哉長公謂其欲為無聞人而不可得此則有以識公之心矣今允昇命其子求予記予作之於其已沒之後雖非有同於忠獻之為而為之者蓋窮與達勢異耳雖然忠獻之命忠彥之求長公之作皆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而夢渕之志忠彥之心也予故不辭而書之以為記

重修崇道觀記

吉水崇道觀舊傳吳赤烏間玉笥山道士江大師始開基於此嘗有一人携瓢笠來游以瓢貯飲一日置瓢于齋房中以笠覆之竟去莫知所之咸以為異後聞于吳主賜額曰招仙由是觀宇日崇衆至數百人至唐時有曰田真人者賜紫隨朝人呼為田紫衣主觀事視前為盛宋治平中始賜今額南度末道流益衆度不足容始建太初觀于北門外分東齋以居之元時崇道為祝壽道場道士艾文吉提點觀事一時人物之盛有加於昔又於文水西午岡峯建仙壇分其徒數輩以主香火元季兵亂觀廢衆散處道士劉方春匡崇高率弟子游本源周通玄於午岡西上小陂建茇修道院 皇明洪武初方春崇高相與協謀圖復舊規州守費侯震慨然曰玆觀祝釐之所不宜廢乃率耆民助力修之始建真武殿將次第新之而費侯去後方春謀建三清殿崇高即出已藏充工費拘忌陰陽家說而止二十四年清理道教而崇道為叢林復併太初為一二十七年方春出已貲命其徒劉止菴越江湖求良材搆殿是冬殿成凡若干楹三十三年道會游本源新其山門永樂五年道會張節亨重加修飾黝堊塓墍之工始畢殿堂廊廡及賓客之位宴休庖湢之所一復其舊觀居闤闠間去縣治三百餘步前面東山後俯文江接青湖螺溪之勝攬山水之會不出戶庭舉目有雲峯烟島之奇觀故學道者出於其間往往多秀異今之人物視前為尤盛予官京師始識太常贊禮郎彭永年北京奉祀饒中正與其徒廖敬昭傅霞岫皆敦厚謹飭之士一日永年謁予曰崇道觀廢自經營修葺以來積累四十餘年方克成就前代廢興碑刻湮毀無以考見其實今無文則何以示後世乃購石礱之求予為記刻而載歸永年之志可謂勤矣予惟老

予之宮散處於天下者不可勝計然未嘗無廢廢則輙興朝為而夕集蓋不出於公家之力則必資於富商鉅室故其成之之易崇道觀獨後於數十年之後何其若是之難乎求其故蓋道士推己力為之無所資於人惟其無所資於人是以其成之難也宜矣夫天下之事易成則易敗難成則難廢亦理勢之必然而崇道觀成之以難不肯苟且以圖近効則其志在於久遠者也世有取資於人以殖其家業曾不知其為難而欲為子孫長久之計寧不愧於斯乎余與永年鄉人也求予為記有不可辭以鄉人而記其難成之事宜乎永年有取於予之文也

壽萱堂記

清江金方寧名其奉母之堂曰壽萱來徵予為記於今數年未有以復之而方寧之請益堅屬少間乃為之記夫壽者五福之首出於天而不可以强求之也人皆知壽之出於天有不可必致然壽不貳一聽於天之所畀然又有出於人為之所致超出於造化範圍之外有非天之所能奪者故善攝生者絕於耳目口軆嗜欲之累凡有以害生伐性之物皆捐之而不顧所以養其性全其天則神完氣固雖風雨霜露寒暑袄沴舉不能奸往往壽齡遐永孰謂其機不在於人乎今方寧取壽萱以名其堂者蓋不敢徼必於天而乃致力於人為之可必者是蓋知求壽之道而亦善事其親者也荀卿子曰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夫憂者六極之一人皆有所不欲然一心所感憂思無窮豈能使之相忘耶世說萱草食之令人忘憂方寧固有取於萱之義求其親之常樂而壽庶幾有合於荀卿子之言也又況人之七情皆能致疾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瘠驚悸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曰水之性清土者汩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汩之故不得壽方寧能深知於調燮節宜之宜使其親樂而忘憂以養其安適和平之氣宜其母享有壽豈克如其志之

所願欲者乎今
聖天子建用皇極錫福於民天下熙熙然舉囿於春陽和煦之內日月所照皆為壽域豈但一家之壽樂而已哉方寧母壽子孝怡樂於一堂之上者皆
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知所本也

濟美堂記

刑部主事新淦郭鼎貞名其堂曰濟美蓋取春秋季文子之言也間來徵予言為記按郭氏其先本居吉水後割為新淦至宋有曰弥約者仕至朝散郎以能稱其子名份字仲贇中進士第為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常德軍府事以功遷秩擢知興國軍後除知岳州所至有異政民受其惠當時南軒張先生子澄劉先生皆與之交游南軒稱其靖端有守數為延譽及沒子澄為狀其行紫陽朱子為銘其墓謂其性純儉不為驕奢居官斂晦無赫赫之名及其遇事破簽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又謂其樂義有為稚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觀於此誠儒者有用之才其見稱於朱子者豈易得也其子蒙又自力於為善嘗以田二頃為義莊周貧族自蒙而下世多賢者今鼎貞為郭氏之裔又能發身科目以躋膴仕所謂濟美者信有足徵世故有高明祖父作之於

前而不肖子孫覆墜於後者多矣其視郭氏數百年之久而子孫家道益繁益盛雖曰前人之澤深厚不艾要亦後人克培濬之也雖然予尚有屬於鼎貞也凡人克念其先是承是紹固為美矣有執持不固始然終否一人之所為前後若二人焉此常人之情無怪其然鼎貞既位通顯矣有如岳州史君持身操行始終一致見稱於當時之大儒君子為一代之名士當於此乎取法能如是則無忝於前人亦無負於　國家任使之道俾後來者承而則之綿綿不息豈不世濟其美若乎遂書以為記

求志山房記

山房以求志名者吾邑朱求初氏以名其宴居之室也求初居邑之南鄉得山水之勝俯仰嬉遊逍遙卒歲而世外之慕泊然而無有也其所謂求志者吾則有以知之矣君子之於世也有二道出與處而已觀其所趨舍何如耳昔諸葛孔明躬耕南陽而志在漢室龐德公隱居鹿門而終身不入城府論二公之志固有不同然論其賢天下後世均無貶損苟使孔明志不素立則其遇先主必不能成鼎峙之功德公行不先定則其遇劉表必將成就屈之勢故有志者恒貴乎先定也求初之志亦素定於隱處而已吾嘗膺薦徵書之至與求初聯名然求初終辟不就是其志

不在天下而沉痼於烟霞泉石之間有以得古人之高傲睨於一世之表而蕭然與造物者游是有足尚也已今距其沒已六七載其子立卓來京師徵言為記曰此先子之志也願畀一言則先子瞑目九原無憾矣吾觀立卓又克成其父志尤可尚也遂不辭而書之

讀書樓記

廬陵桂溪劉孝力氏建樓於所居之傍積書其上自六經群史諸子百氏之言下至稗官小說靡不畢具與其弟孝彰日講誦於其間名之曰讀書樓諗予誌之予觀通都鉅麗及凡山川之勝必有樓以資延賞然而騷人墨客或假

以騁其雄才逸思或因以攄其羈愁縲憤是皆役於耳目心志之所感豈能於此仰觀俯察探賾於天人性命之蘊以求至其極也哉若孝力之樓不為登覽之娛兄弟怡然樂其天倫之美讀書窮理明聖賢之道有足尚也夫道不出人倫孝弟之外而世之游談不經之士衒辯博而夸詭異飾其淺近之言文其狹小之見以欺世誑俗謂足以明道而適足以害道其去聖賢之塗邈乎遠絕豈若孝力兄弟講習於家求其切近孟軻氏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也　國家混一以來即表章聖賢之學而庠序之教益明以及山林田野之間人知所趨向求本舍末成其德於罔

覺孝力家世為儒數歷變更之餘不失其所守得以安居於是樓而肆力於所學者雖曰仁義之澤足以傳久遠而擬变故要皆　國家太平教育之賜也回視鄉閭昔豈無連甍疊棟出雲漢而凌飛鳥倚靡曼而醉醲鮮沉酣於春風秋月之下今皆漠然於淒烟碧草之間其與孝力讀書之樓大相遠矣桂溪在群山之中攄溪山之勝至於烟雲風月呈露於几席之上者旦暮不窮皆足以怡悅心情以資學力非若尋常之人假此以留連光景者也余家去桂溪不百里而近異時幸遂幽散獲登茲樓傾望四周借未讀之書而讀之相與講劘研究孝力必有以教我也請虛半席以俟遂書以為記

老人亭記

下文江二舍許曰同江同江西行十里曰桃林羅氏世居焉族大且蕃代有顯者享壽考者尤多宋南渡時有至百四歲者須溪劉太傅詩云已過三萬六千日又見辛壬癸甲年有足徵者在元時皓首耄耋萃於一家每遇優老之令下則受絮帛者常十數人故名其里曰老人里長幼千餘指歲時序禮他不足容遂搆亭于里中為拜揖之所亦以老人名之相承六七世元季廢於兵燹今養蒙先生仍其舊址作亭其上以復其前觀始於永樂三年八月朔旦

落成於十月望日凡工用材費若干緡悉出於己不以干其族人先生季子汝敬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迎先生來就祿養乃以其事徵予言誌之予觀人之壽考非出於山川風氣之所鍾則出於飲食起居之得所養其大者出於　國家忠厚煦育之所致東坡嘗云蜀深山之中多老人至百餘歲者岐伯有言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乃度百歲今桃林非有大山長谷而羅氏素業儒不由於軒岐之說而皆躋壽考非國家煦育而何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太平之運四十餘年而優老之詔屢下羅氏

受賜者不一其人先生從父復仁又以弘文學士休致于家亦以壽考終

今皇上興崇德教養蒙先生以幾九十之年蒼顏白髮出入京都幅巾黎杖逍遥夷猶為無事之天民樂太平之盛治人孰不為之慶幸於此可以見　國家忠厚煦育之効也夫氣之交運參差不齊人之有生所值或異而羅氏世得其長者誠遭遇之時然耳然則老人之亭其可無記乎予思昔游鄉校鄉大夫嘗行鄉飲酒禮先生深衣大帶賔主揖讓登降儼乎有容高年黃耇陳列後先退而竊歎

國家建極錫福而齒德者多今安得復從先生獻酬於尊

俎之間周旋於儀文之數既罷而游於茲亭之下相與俯仰今昔詠歌　聖德於無窮豈不樂哉非特一家之樂蓋天下之所同其樂者也

北堂記

北堂者廬陵蕭子恭奉母之堂也子恭生甫晬其父客死母王氏矢死不易志撫育子恭以長以教至于有立今子恭有子子有孫而其母康强無恙天固有以相之也凡人之遇不幸一付之於天而已苟在於己無所歉於天之報施寧有差忒或者遺天之未定耳至有或抑於前而伸於後則天雖未定而有時乎定矣若王氏嫡居生子方孩豈能必其成立固無所恃者特在於天耳知天之可以恃故雖以子然之孤孽守之以待其成立如龜卜數計果獲其報而不爽王氏可謂善待其未定之天耳借使其視天茫茫為未可恃而子之成立為未可必夫焉得有今日今北堂藹然子婦孫甥羅列後先調旨甘之味極怡愉之樂康寧壽考卒有其慶豈人之所能為非天有以相之而何哉此可以見為善之徵亦可以為世道勸也子恭來謁予文為記予憶弱冠時訪其大父蒼雪翁翁童顏鶴髮幅巾藜杖相與逢迎於長松修竹之下綠陰清晝芳尊佳茗宴坐於軒窻之中縱談劇論撫掌大笑不覺有世慮翁年已八

十餘視予猶儕輩拒今幾二十載翁已棄世俯仰今昔遂成慨歎因子恭之請故并及之亦以見積善之有由來也

顯微堂記

客有名顯微者方外之士也恒揭顯微二字於所居之堂來徵余為記予辭之曰我學孔子孟軻氏之道者烏知子之所謂顯微者乎子語子顯微之說予為子書之客曰吾之所謂顯微者非顯之顯非微之微也以顯而喻顯非知顯者也以微而喻微非知微者也以為有顯乎莫知其為顯也以為有微乎莫知其為微也有顯可也無顯亦可也有微可也無微亦可也吾居乎一堂之上目之所視者色

也茫乎其莫知其接于吾之目也耳之所聞者聲也杳乎其莫知其接于吾之耳也吾之耳目之與物相接且吾莫得而知而顯與微吾烏得而知也是故顯其顯微其微吾不知何為而顯與微也予聞其言矍然而有所失曰曠哉言乎夫盈于兩間者理而已理乘氣幾流行無間天地之運行日月之臨照星辰之佈列寒暑之往來鬼神之屈伸山河之流峙昆虫草木之變化以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五常之倫九竅百骸五藏之體與夫散分萬殊之理俱不離乎二氣五行之妙至顯之中有至微者存焉至微之中有至顯者存焉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予之所

知者此而已而子以為何如客曰吾道吾之可不知子之可烏乎其可烏乎其不可也遂相視捐髀大咲書以為記

孝友堂記

余友分寧石君彥誠謂予曰其先府君處士存日嘗欲搆堂名之曰孝友以勗其兄弟集材將半而沒彥誠兄弟痛念其親之志未就乃日夜聚材以成先志堂成於永樂二年之十二月彥誠兄弟日處其間思其親之訓矢兄弟終老門戶不分且欲期其後之子孫居斯堂者陷孝友之義雖百世而不易也請予記其事以揭于今而垂於後予觀世之君子莫不欲遺其子孫而能如處士君之遺其子孫以道者蓋鮮也亦莫不欲承其先志而能如彥誠兄弟力行其道而不怠者尤鮮也當處士君夫婦相繼而沒彥誠兄弟居喪盡禮寢苫枕塊哭泣不勝哀躬負土治二親塋域伐木以建祠堂及成形已骨立觀者莫不閔歎其兄弟怡然翕和兄有勞事弟輒以身任之兄不欲勞弟則推讓再三藹然和氣相敬愛如賓客其孝友之誠見於躬行之實可謂克承其親之訓矣昔太師黃文節公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不解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東坡稱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朱子亦常稱之天下後世仰其聲光慕公之為人處士君居公之鄉安得不企望

而以孝友之行勗其子而彥誠兄弟又安得不黽勉孝友之道以承其親之訓者乎夫孝友者人之令德其孰無之而鮮能得以稱於世然後知斯名之難稱情也何獨分寧數百年之間前見文節而今見彥誠兄弟豈山川清淑之氣融結於斯而鍾為如是之人耶譬之空青丹砂出固有其所也不然公之高風偉行表著於鄉閭家式而人則之惟豪傑之士能超然自見若彥誠兄弟是已於此可以見公之流澤衣被於後人者為無窮也公在當時言論不少挫而彥誠出言方正不肯妄為是非於此見彥誠慕公之深而不同於衆人之慕也予嘗誦南豐之言竊恨不得一

至分寧以觀其山川風氣因彥誠請記其堂而推見文節公之事以見是邦人才之美風俗之淳然後有以釋予之懷也遂書為記且以告其後之人以毋忘其先志以毋忝於是邦焉

忠簡公翰墨記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粗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敬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末書中曰羅甥者公姊子羅[illegible]也常從公於

貺所曰九弟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顧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功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啟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為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為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遞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稾故多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僉憲廣西融州真仙巖有先公封事稾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為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為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為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

生氣為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昇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公荅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汚者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潢於乎公之翰墨在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況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宝其祖之字蹟以為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即見其人子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為心即賢矣誦斯言也則先

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為心寶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永樂四年丙戌秋九月朔旦十一世孫廣拜手謹書

行素軒記

福清施定居正謁余而言曰定布衣也居畎畝之中與野人處耕田而鑿井採山而釣水以盡仰事俯育之道冬而裘夏而葛肌而食渴而飲朝作而暮休暇則讀聖賢書夜則反復以思其理得之則怡然以悅雖榮華之紛陳於前而無所歆動聲利之交雜於左右而無所羨慕吾之所行者惟知若此客有善其志以行素二字以相勉因寘于屋

之南軒朝夕玩之以加省焉敢求一言為記俾益其所未能余聞其言恍然如有所失乃起而謝之曰鄙人也烏足以知斯然竊嘗承教於君子矣謂道之在人不外乎所行之實故能者於其近而求之則即此而在不能者馳心外騖反有視其切於身者而不求此其所以離道之遠也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昔者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使人聘之幡然而起以斯道而覺斯民方其處也固不外於是道及其出也又豈外於所處之道哉居正苟知今之所行者是道也異日所用者特推此以施之而已余少也竊嘗有志於斯而方歎行無所成忽得居正喜其志之有合於余遂不辭而書之以為記亦將以自勉

敏學齋記

學者固貴乎無所不通也自六經百氏之旨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皆欲其通而無所滯然亦豈能卒窮而遽至哉蓋由心知之明用力之敏積習之久然後能有所成也苟志氣之昏惰因循而不進乃有望其門若登天之難者夫豈他人之過哉亦由乎已而已六經者聖道之所存也凡其傳授心法微言奥義具載其中而諸子百氏之言所以羽翼乎六經者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不博極乎六經之趣

其克臻乎聖人之閫奥者吾未信也夫道既存乎六經六經之道又存乎人心惟明敏者為能識之剛健者為能行之行之至者即可以為聖人不能行者未免為愚下若夫百工技藝術之小者也然而有工拙之異亦在乎用力之勤否耳矧夫聖人之道而可以鹵莽厭怠求之乎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孔子曰敏而好學則士之於學又烏可以不敏乎且六藝節文之曲折六經百氏之浩繁求之不敏至有老死而不能通況欲由是而窺夫聖人心法之微以造乎至極哉由乎是而造夫聖人至極之域非敏則不能也金君幼孜與余言其徒蕭廸哲好學不倦嘗以敏學名

其齋徵余為之記余性素不敏於聖人之道蓋邈乎其未有所知將何以為言乎㓜孜之請不可辭姑以此告之且將以自勉

一樂堂記

宮室之麗車馬之富圭組之榮衣服飲食之華美琴瑟籥舞之聲容得之可以為樂然皆在外至者常人樂之君子不樂也是故君子不以其外至者為可樂而以得之於天為難得者為可樂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所謂得之於天者天之於人有萬不齊閔子騫見棄於其母孟軻氏見背於其父周公之不得於其兄弟其他如

小雅蓼莪之劬勞國風杕杜之踽踽或得乎此而遺於彼雖聖賢亦不得而强也人有父母兄弟而無他故豈得不謂之樂哉故外物之奉其身者縱可樂然亦可以力致而得乎天之樂以為樂者亦豈人力所能致維揚别駕安成劉惟文獨得乎天而有其樂者也其二親具慶兄弟三人怡怡然盖乃名其堂曰一樂盖取諸孟子之言也然人孰不願咸若此以係乎天者不可必得其得之者所樂為何如必有非身體耳目之樂所能喻予知惟文藹然之情見乎孝恚友弟之間而和氣萃于一堂之內天之厚於其父子兄弟者夫豈偶然其必有以致之也余少失所怙恒抱無窮之慼因惟文請記其堂遂有感乎古人之所不能得者以自悼而獨以惟文之得於天者為之慶也

永思堂記

永樂三年兵科都給事中河南馬君子昭念其父之早沒母繼而亡祿養有所弗及恒抱慼于心乃揭永思二字於其所寓之堂以識其思親不已之意間徵予誌之至三四而弗倦予乃為之言曰人子之思其親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思故愈久而愈不忘也豈若他思之可以已哉夫思家者至家而止焉思鄉者至鄉而止焉思寛閑之適者至寂寞之野而止焉思榮華富麗之區者至通都之㑹

而止焉故凡不得而思思而得之則思可已矣若夫思親者異於是親在而思思而見尤不可以輟其思矧夫親沒思而不可見不見而愈思是其思豈有窮乎故觸於目者皆思也聆於耳者皆思也見而感聞而悲有動于其中者曷往而弗思哉矧乎孝弟之性本諸心者自有所不能已矣由是思而感感而應則親之容愀然若有以見之也親之聲愾然若有以聞之也色著乎目聲著乎耳夫安得不謂之永思乎雖然子昭之思可謂至矣其有異乎人之思者存焉子昭今際遇盛時為

天子侍從之臣凡出納獻替必思盡其心以竭其職分之所

當為以無負於　寵擢之命則身益榮而名益著豈不可以顯其親此又永思之大者也予昭曰然不敢不勉請書以為記

愛親堂記

金川楊彥清頴其奉親之堂曰愛親命其子延祉來京師徵余言誌之余惟人子之於其親孰有不愛者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莫不知愛其親是愛者根於人心之固有而非自外至者也然人皆知愛其親亦有不知所以為愛者故有以飲食之旨甘衣服之華美為足矣而不知此乃事親之常非所以為愛親之道雖市區五尺之豎皆知衣食其

父母夫豈足謂之愛乎亦有刲股廬墓以為足以盡其愛矣而君子於此有弗取焉乃若墨氏一於愛而無差等卞莊子勇足以塞三北而於孝不終斯亦豈足謂之愛親哉是故君子之愛其親者一出言不敢忘也一起居不敢忘也一頃刻不敢忘也動必以義而行必由道終身無辱於其親斯可以言愛矣古之君子若曾子者其庶幾乎故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愛其身是愛其親者也彥清之愛其親者亦必若是其二親俱存兄弟無故於飲食衣服供奉之樂恒有餘矣今得一命而從事求無辱其身以及其親如是而已夫雖然彥清於其親知所愛矣而於孝敬之道孰有加於此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尔類此之謂也彥清其勗之是為記

永思堂記

邑人羅景泰僑居淮陰二十年買田築室將老于是一日走京師為余言曰其不肖棄先人墳墓而棲跡逆旅以客為家大慮先人不祀是懼今焉幸有子矣欲歸且不可期於是構堂以奉其先名之曰永思示不敢忘也將以告於後之人俾知所自敢請以誌其事幸卒賜之則其之私願足矣而孰事之惠不既大乎余惟人之有身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其生其來必有所自惟仁者知其所以而能思

之思之愈久而愈不忘焉是以有曠千百里之遠若相逢於陛步之內越數世之久常接見於瞻仰之間昔之善懷者必曰永思夫思之永者無非由其孝悌之誠著之於心隨感而見夫豈外物所使而然哉吾知景泰之所謂永思者亦必如是當其寄寓淮陰去鄉里故舊者日已久離邱隴骨肉者日已踈雖欲勿思其能已乎或謂景泰之思親山河風景而懷其舊鄉然而人情懷土固所不免是亦有重於斯人之心豈違其重而從其輕乎雖然景泰之心余既有以知之矣觀古之顯者未必不由東遷西徙豈皆拘拘於一鄉哉景泰苟能致思顯融於其先則此而顯者即

彼有耀矣景泰三揖稱善請書為記且以告其子若孫俾
知永思之義所以立而孝弟之心有所觀以不負名堂之
意後之讀余文者其尚勉諸

友松軒記

高車駟馬足以為榮顯爵重祿足以為貴在常人則以為
夸眩在君子則不然也夫君子之所貴者以節義足以立
於當時而功名可以傳於後世雖享天下之富貴而不足
以係累其心是所操者正而所持者固也常人之情狃於
物欲苟利於富貴則亦無所不至至於殃國殘民亦甘心
忍為雖其奸宄邪慝足以瞽弄於當時而公義之誅不能

免於萬世若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是已雖其身極天下
之富貴而後之庸人孺子聞其名咸叱咤而唾罵之其人
雖已朽壞而其遺臭愈久而愈不息君子於此寧不惕然
而警懼哉是宜李公撝謙友松軒之所以作也公鳳陽定
遠人也以指揮僉事鎮守于安慶所謂高車駟馬顯爵重
祿皆其素有者也然未嘗以為夸眩嘗闢一軒於所居之
側於講武之暇即退遊其間考古載籍求古之忠臣烈士
以自勉揭其名曰友松示其志焉夫古之忠臣烈士遇患
難臨事變至死而不易其所守者如松栢之於歲寒而益
勁今李公之軒名曰友松者良以此夫余嘗聞公秉心莊

誠而臨事不惛其初至安慶有無賴數輩為軍民之梗即
摧折之以去其患有僧以妖術惑衆求其迹聞於朝而戮
之郡嘗不雨有司禱以無應於是齋戒設壇以禱雨隨下
如注善撫循軍民境內晏然夫以公之所為若此余知其
立大功建大節垂名於後世如古之人者不難矣介余鄉
友曾元恒求為是軒記余因古人之忠烈而得乎公之心
有以見世之苟富貴之可羞而重為公勉異時公之名因
節義而益彰友松之名因公而益著然後知世之所貴者
不在於彼而在此也遂書以為記

絲竹堂記

夫子之四十世孫曰纘唐末為吉州推官黃巢亂避地于
新淦之西江生子曰謙謙九世曰其者徙居澧溪其之子
曰其徙居泉井至其　世孫曰利仁能世其家學不失舊
物信為孔氏之賢子孫乃名其所居之堂曰絲竹蓋將以
寓其意焉介余友金君幼孜求予為記其事余以未見利
仁而辭之且未諳其絲竹者果何謂也金君曰孔氏闕里
之胄自其先世居新淦而新淦之有孔氏自此始由是論
門胄則必曰孔氏數人才則必曰孔氏計豐富則必曰孔
氏世遷代移故家右族淪沒無幾瞻其門墻卭墟榛莽視
其堂宇断礎荒烟可以付於一慨惟孔氏經乎變更之餘

而其藹然之門靳然之第與向之爭鮮而麗美者巍然獨存不與之同為一朽若是者果人歟是未可以曉其故昔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居聞絲竹金石之聲而止今其名堂曰絲竹者蓋以此余聞斯言乃歎曰夫有常者天理也無常者人事也人欲以無常而擬諸有常則有常者乖而無常者應惟能修夫無常而達諸有常則天理得而人事盡矣謂人事無與乎天理則善者何從而福惡者何從而禍是二者較然矣今孔氏之盛歷世久而無替者豈不由其克以有常而勝夫無常也歟夫以聖人之靈在天昭如日星其子孫散處天下其麗不億要皆聖人有以覆

被蔭育之至其成敗興衰係乎人事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然則天理人事之間其可忽哉利仁服縫掖之服誦洙泗之言行洙泗之道若是者雖聖人有以祐之而在天理亦有所不能遂也則是堂也非特可以擬諸一代之變故將歷于世世知其必不異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由此推之理有必然用書此以為是堂記且以告於孔氏之來者云

恒齋記

今

天子御極之初播州宣慰使懷遠將軍楊昇來朝于京師

天子嘉其勤命宴賜之恩禮有加且命臣廣以

玉音之宣布於天下者昇之以徧及其土也

天子念遠方臣庶之心至深切矣播之為地在西南萬里外俗知禮義而漸濡於詩書之教者其來尚矣要皆楊氏長于茲土克供其職以盡事

上之禮撫下之道政孚於民而衆悅服之故風移而俗美也按楊氏本太原之族其先世有諱端者寓於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經畧使弗能平詔募驍勇以討之端起應募領兵至蜀蠻諜知之大怖斂退者半遂乘其退進搗其吭諭以唐威德蠻皆慴服會唐移祚感憤而死子孫遂居於

播歷至于今數百餘年而長有播土非信義素服於人者其孰能如此乎昇與余言曰昇本庸劣無所補於時然遭逢　聖明而蒙夫覆育之恩者皆先人之澤所被豈敢忘先德而不加夫警懼哉乃以恒之一字為齋之扁而日觀省焉然未有記欲求一言以為終身勗且以貽厥將來夫恒者常久之道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故天地恒於覆載日月恒於照臨聖人恒於其道君子恒於為善推乎天下之理未有不恒而能長久者也今楊氏由唐迄茲享有民土富貴光榮綿延不絕豈不由其有恒之所致者歟昇益修其德無忘

天子嘉寵之恩永懷先世繼承之美則夫所謂恒久之道者豈有以加於此哉昇好文而禮士略無紈綺驕佚之習是蓋能處乎恒也知乎恒之道而能處天下之理其庶幾乎遂書以為記

明齋記

我
太祖高皇帝平治海内誕敷文教雖遐荒異域咸知禮文之為美也三四十年之間郁郁然文風之盛求之於古罕有為比今
天子入正大統纉承休光嘉尚禮教篤視先烈有加無替故

遐迩向化翕然景從乃永樂元年夏播州宣慰司長官李某來朝于京師謁余而言曰某遠人也沾沐
聖朝之化者非一日某知習中華之風而革其舊習者由乎教化所及之致也今
聖天子仁恩汪洋沛若江河被于中外而我遠人涵濡浸漑思所以揚盛美而播成功不有以自勵則無以飭其身終負於國家盛治之意故常闢一齋而以明之一字揭其扁敢求執事一言以記之俾朝夕焉余惟　國家風教行乎四海如日月之行天水之行地無所不有故感於人者深而化之易也昔者詩人誦武王之德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人之所以服乎武王者非强威固迫而使之然也蓋武王之文教有以致其來服也今　國家右文而遠人咸知從化去其汙陋之習離其闇昧以就光明豈非聲教之所及歟余也忝職詞林才學疎陋不足以鋪張
聖化之盛於是聞其之言樂治道之有成遂不辭而書此以為之記

崇書樓記

臨川許行同倫積書若干卷為樓以藏之與其弟同書曰探索討究於其間名之曰崇書樓介其友給事中王常氏徵記於余余惟良賈之居于市必蓄天下之貨以待夫人

之需求苟一物不備所求者不至其門則非所謂良賈矣人之於學必先於積書積書猶積貨然積之之廣然後可以窮搜遠覽微以至乎天人性命之蘊隱以探乎鬼神造化之賾大以盡夫君臣父子之倫小以極夫衣服飲食之節至於禮樂制度之懿刑政禁令之詳九夷八蛮之交通四方風氣之開闢山川道里之遠近州郡都邑之沿革豎藥卜筮之源流騷人墨客之賦詠風雨霜露之宜昆虫草木之變與夫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知無所不盡然後可以成其材器德性之美而至乎聖賢之域否則不足謂之學者矣古之君子積學以成其名未有不本於茲以孔子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後能至其說禮乃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雖聖人尚有待夫文獻之徵而况於今之學者乎故同倫崇書樓之所以建者非徒然也是必能廣其所積窮其心志之力以底于成者乎余觀今之人有儲書充棟盈室然終歲手不一披閱雖有蔵書之名而無其實且以余之踈陋懶僻尤甚饘口體之欲不以動其中惟酷嗜書嘗積至數千卷然未能遍閱成誦今幸竊祿于朝觀館閣所藏之書數十萬卷茫如望洋莫知所之今同倫蔵書於家静以學之博以求之約以收之必得其歸趣

是無衆人之患與余之所歎者皆可羡也異時東南之間有儒者出其必同倫兄弟也夫遂書以為記

聽琴軒記

鄉先生鍾君尚賢額其宴游之軒曰聽琴以予有里衎之好走書來京師徵言為記余承之禁林際

聖天子龍飛之初大召天下名儒纂修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

朝夕供奉靡有暇逭不得即時以荅鍾君之命今實錄告成玉堂燕暇君之聽琴軒宜有以復之按列子伯牙善琴鍾子期善聽其聲峩峩知其志在高山其聲洋洋知其志在流水今鍾君命其軒曰聽琴者盖取此歟夫天下莫難得者知已也夫死之驥日踔千里陷芻食菽與駑馬共其槽櫪苟無伯樂以顧之則亦終焉而已矣荆山之璞價重萬鎰含其光耀與碔砆雜處苟非卞和以識之則亦與瓦礫同塵矣士之懷才抱器託重於知已者莫不皆然故伯牙善琴獲知於子期子期死而知音絶終身不復鼓琴以所知者寡也今鍾君負淳厚之資秉循良之性抱雅正之學嘗得一命歷州縣所至持廉介聲既老矣退休於夫容峯下預築一軒以擬歸畫其超然物外之情自與世俗不侔而人之知君者鮮也君故名其軒曰聽琴者盖欲聆

天下賢者之徽音豈真有意於琴者歟天下賢士大夫苟負其能者聞鍾君之風挾其伎走其門墻求為一聽君亦必能因其聲而得其心又將有異於子期矣君宜洗耳以俟毋患乎賢者之不至焉

友琴軒記

邑之蘭溪曾原太氏蓄古琴一張取以自遣每良宵暇日風清月霽開軒拂席振襟獨坐鼓猗蘭之操揚太古之音軒窻寂然略無塵雜顧視琴曰此吾友也盍以名吾軒遂命其軒曰友琴然未有記介余同年鄧君子信徵言於余余惟人之取友貴乎知所擇苟不擇友而友之則所損者

多矣是故友也者所以輔仁而成德者也與其不得君子而友之曷若取友於物故此原泰所以友於琴也夫琴君子之所常御而弗去乎其身以其常御而弗可以去故名之為友者夫豈過情歟且夫君子者誦聖賢之訓躬修實踐佩仁服義行乎孝弟之道以尚友乎古之人若無與於物者而琴則禮樂之具非若他物之玩足以喪其志而君子有弗尚焉者故聞其聲者足以消其邪踈滌其思慮盪滌其心志也原泰蓋得乎此而有超然遺俗之想其所以取友於斯者蓋真有益而無損矣雖然原泰之友於琴者余既有以知之矣抑恐其果以友琴為足而遂止於此歟原泰當求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而友之苟以此為未足則當尚友乎古之人於是懷淵明無絃之趣誦虞廷南風之詩詠小雅伐木之篇三復餘音書以為記

杏林精舍記

李允誠氏廬陵御城之世醫也其祖父以來亡有能聲遠近求之者足相累于其門至允誠年甚富性温愨淳篤克紹其先業愈人疾如振槁人有求者雖暮夜不辭然亦未嘗責報往年厭城市之喧嘩乃卜居于滄洲滄洲余里也長江瀦滙環其四面東則夫容諸峯蒼翠秀拔西則石屋諸峯層起靡伏雲汀鳧渚白沙翠竹上下映帶烟霏雨霽

林薄晻曖風帆魚鳥之往來漁歌牧笛之相荅四時朝暮之景雖其善形容者莫能殫其妙也宜乎允誠樂而居之築室数楹前列花卉藥品後蒔椒果瓜蔬雜以薯芋賓朋時至雞酒鮮魚取具隨時乃名其居曰杏林精舍今秋走京師徵余言為記余惟取聲利者必之乎通都大邑山林寂寞惟恬澹幽逸之士得之而為高蓋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允誠獨能違聲利之途而樂為山林之高是有足尚也余去滄洲日久而鷗盟釣侶寥落荒涼因允誠之請心馳如飛何時歸省訪子精舍相與酌流泉而濯清風以尋舊遊之樂顧視一咲必有能為之賦者允誠歸矣幸語滄洲為致余意謝之遂書此為記以俟

蕭氏讀書堂記

余幼時常誦先外祖桂江先生詩集有蕭氏讀書堂歌亟稱蕭氏子孫能讀書也中有不愧當年忠簡筆之句又知先公曾為之書偏也意蕭氏不知何如而前得之於先公後得之於外祖其必賢士大夫之家也歟然竟不識其何誰既冠獲交於永和蕭同文氏乃言及前事然後知讀書堂歌為同文之家而作也於是見同文而益敬之知非尋常世俗之家余去鄉里不見同文者十又五年今其孫其承其父之命來京師謁余於翰林問其祖曰沒矣余深悼

焉其復出詩文一帙示余有歐陽楚公鄉先生申齋劉公所為讀書堂記讀之益有以見蕭氏文獻之足徵也某復徵余言為記觀二公既為記於前矣末學其尚何辭思昔先公忠義貫日月聲名聞天下在當時必不苟許與而特書堂名以遺蕭氏者先公之於蕭氏可謂厚矣夫與人以金帛者金帛有時而盡與人以珠玉者珠玉有時而毀獨與人為善使其守之無窮用之無竟此先公之與蕭氏讀書堂名者是已夫為善者固可以善後而為善之傳遠者又莫如讀書夫讀聖賢之書而窮天下之理世世相承鮮有不善有不善者弗之信也有不悠久者亦弗之信也考

於蕭氏之堂起於乃祖子信由宋南渡歷元至今幾數百年已十餘世矣其間更涉變故而其子孫尚能守其故物而不失非讀書積善悠久之徵乎蕭氏之子孫非惟能守其家訓而不遺抑且能知先公之意所以勸飭於蕭氏者愈敬而不敢忽其源源而相繼者詎有艾乎雖然怠心生於所忽而廢弛相尋於毫髮之間操之不固則良冶之子變而為墁守之不謹則良弓之子易而為籠是何虛名之足恃而不求於實行者乎余故推先公之意書此以寘于諸記之末俾蕭氏子孫讀書之暇而時一省覽焉庶幾或有助於萬一云

淵靜先生畫像記

先生諱恭字季通一名子玉字成我鮮其氏淵靜蓋其門人私謚也其先世自鴈門來刺史於吉州因家焉凡吉之故家多由宦游以居之然鮮氏為最久子孫為最盛詩書之業世世不廢至先生兄弟猶為顯特俱邃於學伯觀我三舉進士兄弟必相次聯名兄必先弟世傳誇以為奇事先生居季以家事自託不欲舉進士乃益自勵沈浸於學謂學者求以至乎聖人之道言語文字非所尚也閒居僃明程朱之言上以溯乎孔孟之旨日與門人子弟相講論一切非聖人之語口未嘗言所居臨鑑湖湖多種荷花幾

千餘畝花開時與其徒徜徉於湖上吟誦夷猶以適其適門有古梅一株拳跼異甚下映清池雪光月皎獨吟其側皃然塵慮之相忘也尤善誨人隨其才器皆底有成性剛介不輕與人言接不善者聞風畏慴人比之王彥方其授徒講道人比之王仲淹云　皇朝平一區宇首下詔徵賢有司必欲起之先生曰壯且不欲矧今老矣豈所欲耶遂辭不就晚尤深於易理臨終時命其孫與誦漸卦一過聽之賦詩永訣正衣冠蕭然而逝於乎非有道者其孰能如此哉廣幸託世契之末第恨生也後不獲一拜先生丰儀及先生沒然後與其諸孫一登先生之墓而拜之墓在縣

東門嶺之陽山勢蜿蜒由東山而來蟠蓄融結昂俯如渴
馬見泉水而飲之前面墨潭夫容諸峯下瞰文江顧瞻徘
徊遐想先生神遊八極之表邈乎其不可追矣先生之孫
翰林檢討榮出先生畫像見示深衣幅巾從容儼雅修眉
廣額豐頰美髯怡然有可親之象凜然有不可犯之風使
觀之者耆然失其安肆之心三歎起敬書此于後以識仰
慕之私云

杏林書屋記

余同年友建安雷原忠為余言其從叔曰伯宗甫遂于學
復攻于醫築室數楹為藏書之所前後隙地皆樹以杏因

名之曰杏林書屋然未有記來徵余言建安閩之上郡山
川秀麗異於他所士生其間者皆明秀俊爽往往有過人
者昔予朱子倡道於是承李延平羅豫章楊龜山之傳以
續夫濂洛之裔其道之在天下雖窮鄉下邑四夷異域咸
知其言尊其道矧為是邦之士接聞其道德之光華流澤
之充溢者乎余嘗誦先生之言而慕先生之道恨不一游
先生之鄉以想望其遺風餘韻生於是邦而得以具悉夫
先生訓誘教詔之詳者何其幸哉余於是邦之士重有以
健羨也伯宗蚤得聞先生之道故積書以資夫探賾者要
皆先生之訓也或者謂伯宗種杏所以慕董奉是不然爲
有生大賢之鄉而不為希賢者乎慕乎董奉者余知非伯
宗之志也伯宗世儒家其先世累擢高科登顯融伯宗讀
書能不失其世守而尤審於軒岐之說是蓋窮理之一端
云然則謂其專於彼而遺於此其於書屋果何謂哉原忠
然余言請書以為記

雲松軒記

昭信校尉余侯峻以雲松名其軒介余友金君幼孜徵言
為記詢其言曰侯慷慨倜儻人也其先家饒州因仕于蜀
遂為蜀人所居臨巴江之上有山水泉石之勝松竹雲霞
之觀花木魚鳥之娛

天朝平蜀侯遂來歸僑居京師還於北京始棄其故業
聖天子龍飛以武功授今官常不忘其舊乃以雲松名軒識
其所思也予謂凡人之所思孰不志於官達及其達也能
不忘其舊者鮮矣今余侯獨能不忘其舊者則其人之賢
否可知也夫松竹花卉皆其先人之所植而雲霞泉石又
其先人之所娛其安得而不思故今雖居闤闠之中無雲
松之觀而其心則恒往來于巴江巫峽之上與雲為徒松
為侶儼然如見其先人之所居處夫豈有所間哉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此余侯之謂也雖然侯之所志者如此
至於干雲霄而出塵埃凌風霜而傲冰雪亦必有所在也

予知侯之不忘其先其肯忘
君之恩者乎傳曰以孝事君則忠余於余侯蓋深有望焉是
為記

凝清堂記

掌治京師之官周曰内史秦因之漢始分置左右内史太
初間更右内史為京兆尹左内史為右馮翊與右扶風為
二輔治長安中然必以有隆望聰明剛直者居是任當時
如趙廣漢張敞三王稱為有聲後代者鮮有聞焉東京則
稱延篤邊鳳京尹之職實難其人至唐宋猶然唐置牧一
人以親王為之宋不常置亦以親王尹京後親王無繼者

權知府一人以待詔以上克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
皆受而聽焉後罷權知府以皇子領尹則京尹之任愈重
矣　國朝京尹亦必擇朝臣之賢能者任之其間能執法
謹守不折於權倖者盖亦可數盧陵姚侯恕以冬官郎中
出守泉州自泉州入為應天府尹位比列卿可謂重矣每
自勵曰吾才力上無以副　朝廷之任使下無以慰斯民
之所望恒夙夜憂畏以為古之君子治有異效發奸擿伏
豪强屏跡而吾弗能察察以為聰皎皎以為明訐以為直
矯以為剛用吾所長弗能强吾所短如是或庶幾乎乃以
凝清揭其堂朝夕修省徵余為記予曰侯之所謂凝清者
可謂得其本矣夫為政貴乎不擾不擾則訟簡訟簡則政
清政清則理民以尹譬之則源也民譬之則流也源潔則
流清已正而物正矣若徒事其名而不究其實則紛厖叢
脞日給不暇而欲其清者盖亦難乎已况京畿天下之所
瞻仰其政治之得失又皆易見苟非清慎自持端已澄慮
以應酬事物則不為所溷者鮮矣此凝清堂之名所以立
而侯之志為可尚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余以此為姚侯祝或者舉韋蘇州燕
寢凝清香之句為侯誦之是匪侯之志亦非予之所望於
侯也他時予　扈從南歸獲登侯之堂相與濯清風攬明

月瀹茗鼓琴誦諸君子之詩然後樂侯之政有成當復為
侯賦之遂書此以俟

遊陽山記

永樂三年秋八月
皇帝用建碑　孝陵斲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
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
漆無疵璺賜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特詔臣往觀
畢越九月戊午特　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
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己未早　朝罷由朝陽門出過
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

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即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映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乘者有登禾乘于塲者有挽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薙者余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頹其半石隂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墻就以疏墻內流水由拒馬墻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許漸多坡陀幼孜與余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

力觧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余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坂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棧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芟數百餘間以舍趍事者禁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一池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為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塡之舉石者耶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趍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歎息所未嘗見謂天生

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数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嵒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擠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磐頭者窅窊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優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觧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小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烟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熈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

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真州奉勅葬此蓋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峰上于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萬世
帝王之都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隂翳中一徑沿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刱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舉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

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凉寂無人語但聞虫鳴唧唧窓外落葉槭槭作聲余久不能寐地誌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于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璲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 明時荷
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 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為暇逸之事乎屬
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圍林昭功德於萬世重其制作不敢

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
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清白堂記

三代而上以德行教民民咸趍於德行而不以德行稱三代而下士習不淳於古而人乃有以一德一行之可名循[illegible]後世舉一德一行以為稱者使人知德行之可尊以後乎隆古之道豈不為風俗教化之勸歟予於同寮楊公勉仁之所為有以知其故矣勉仁嘗揭清白二字於所居

、之堂以自勵蓋取漢太尉震之言也太尉為吏子孫嘗蔬食步行或勸為開産業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勉仁太尉之裔也自弘農徙閩於今凡若干世居官守道取法於古焉得不本於其先乎楊氏自赤泉侯喜佐高祖定天下及將梁侯僕丞相安平侯敞至于太尉父子子孫功名之盛與兩漢相為始終其間事業豈無可稱道而何獨有取於清白之一言乎夫事業可幾而言行難踐自常情觀之清白一節士君子行之不以為難然以褒德侯之碩望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夫然後知楊氏清白之為難宜乎後世所取重者也雖然太尉誠

不可尚矣余因其言而又以推見其他焉昔有勸疏廣為子孫買田宅者對云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劉表謂龐公曰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疏廣蓋知足矣龐公蓋獨善矣若太尉身為郡守公廉不受私謁以清白遺其子孫者蓋公天下之心異乎疏龐之為也厥後歷位三公清德數世要皆太尉一言之教歟故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論者謂東京清節由太尉有以倡之斯言信然今勉仁為

天子侍從之臣日承寵眷顧思砥行立節以荅恩遇是故惓惓於太尉之言振起清白之傳者其在勉仁也自茲以往楊氏世守清白豈可以數計乎聞命廣為之記廣幸際
聖明與勉仁同一遭逢之盛亦以勉求於古之道以報稱於萬一迂闊愚陋無所於歸宿因勉仁之言有愜於余志遂書此為之記且因以自勗

萬木圖記

萬木圖者今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公勉仁思其祖之作也勉仁乃祖達卿存時力善好施值歲飢欲發私廩以振貧乏不欲有是名乃託曰有能於吾山種木一

株者酬之斗粟於是貧者畢來請粟咸飫食而給之亦不較其種否已而隨山之高下曲直皆有木矣逾數年木長茂望之蔚然成林即之森然成列又逾數年蔚然者益蓊森然者日碩可棟可梁可榱可桷達卿戒子孫勿售斧斤刋剪惟聖人之學及浮圖之舍老子之宇神祠杠梁取之無所愛與貧無以為庇死無以為瘞者給之為棺廬子孫守訓不違以是數者伐之而本根萌枿復生發榮滋長繁盛猶昔人謂之達卿有及人之德故山木生意勃欝有以見其遺澤之遠余聞種樹者求用於近種德者期効於遠以近而卜遠則必有相符者昔王晉公樹三槐于庭謂後世子孫必顯至其子果貴蘇長公為之銘曰欝欝三槐維德之符今達卿之樹萬木雖無期必於後世其子孫番衍貴列于　朝與蓊然蔚然者同其盛豈非長公所謂德符也𢦏雖然以達卿之樹立者如此為子孫者當思所以培其根固其本使愈久愈茂而無壓抜之患楊氏之慶豈有涯涘哉今勉仁出仕于　朝不得朝夕瞻望山木乃作是圖俯仰低回以係其思誠不忘乎乃祖之德亦所以詒訓將來為楊氏之子孫者居則覩山木之繁陰出則觀是圖之彷彿豈得不悠然而重有所思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勉仁之志誠有在於是間徵余言為記故為之推本其意以告其來者焉

高明樓記

距泰和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地名曰淶溪因淶水而得名焉淶之源西出騖岡群山之中縈回曲折演迤奔放東湍激瀨於崩崖嶔崟之間或跳珠濺沫於危灘亂石之下往往亦多奇觀東流幾百里與藍潭冶溪會始至於淶溪山開境曠水泓渟瀠潔商帆魚艇日集其上四時朝暮之景變化無窮周氏世居之修林茂樹環列左右良疇沃野溝澮相接有曰天與者四子皆讀書其仲子志剛築樓臨溪之上亢爽高明一覽而盡得夫溪山之勝遥望武姚玉華

三顧諸峯紛然前陳騁奇獻秀於烟雲霧靄之外天與爲其子名之曰高明樓因余友翰林修譔梁公用之徵予文爲記予以末交天與父子爲辭用之曰周氏世多顯者天與端靜篤厚志剛又好學請毋辭用之於人少許可其言若此遂不辭而爲之言曰彼所謂高明者豈非有取於黃山谷南樓詩之句乎山谷文章學問成於天性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足爲後世師法且嘗爲泰和宰政乎訟簡民安其治當其從容宴間之時樂其山水之勝登臨俯仰倚快閣而詠落木澄江之句其悠然之思超軼絕塵逈出於萬物之表流風餘韻之在人耳目者至今不泯志剛之登斯樓也覩江山之秀偉懷昔人之高躅消其湮欝延其遐曠寄興於寥廓豈不高明者乎用之曰此或一端也天與之志蓋恐其子之淪於卑下故以是勗之願卒有以教之余曰道之在人精粗雖無二致苟能因其所至以擴充其心之本體超然不爲事物之累則必有得於予言之外余之錄錄於斯未之有得他時歸老南方艤扁舟於快閣之下約用之同訪溱溪登志剛之樓以審其所謂高明者必有以啟發於予也用之欣然而笑請書以爲之記

損齋記

君子之學惟求之於己無事乎其外也夫知學之在己則凡所以懲治其身心者自不容於不嚴琢磨刮剔滌濇疏櫛益加精密使無𨫼滆之可尋瑕纇之可指仰不愧俯不怍如斯則可矣蓋人之一身心爲之主心之理仁義中正而已固無所偏私而亦何待於懲治自非聖賢則必有物欲之蔽惡能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惡能內外表裏動靜一致是故必加夫省察克治之功去其不善以全其善一切有以病吾之德窒吾之聰揜吾之明而害吾之正者必決去之固其垣墉謹其扃鐍毋使其乘間投隙潛藏隱伏於中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人之去其不善以復其善學問之功豈有以加於此哉其在易損之六四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所謂疾者即不善之云凡私欲忿懥傲惰邪僻驕盈佚肆之類舉足以爲吾之病焉得而不損之乎損之貴速不使其根蟠柢結爲患滋甚故必損之損之至則身日修德日明行日著其有益於己者多矣故云遄有喜也監察御史豐城黃宗載恒以損名其齋於公事之暇則退省其中間徵予文爲記異乎宗載之善學也切於爲己而無外鶩誠君子哉古之善學者莫如顏子明睿勇決一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即曰請事斯語他日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其真積力久効驗如此故周子曰學顏淵之所學然必從事於斯蓋不但不遷怒

不貳過而已宗載之用力於損者其亦克己復禮之云乎宗載由名進士歷仕于　朝德成名立而尤拳拳於學問之功者蓋未可量其至也夫登高山者底於其顛而止矣涉曠壑者底於其際而止矣若夫學問工夫無有底極故雖老而至於耄猶當孜孜不忘於學今宗載為法從之臣其志如此豈非仕而優則學歟夫閱與其中篤踐其實君子之為也宗載職當言路凡政事之得失得以辨論民情之利病得以舉措官司之賢否得以激揚豪奸宿蠹匿慝隱慝皆得以察糾何者而有損於生民世道何者而有益于天下　國家舉得以言焉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宗載蓋亦不得而辭之矣姑誦所聞以為之記顧予之淺陋何足以與此然竊願學焉宗載必有以益予之不及也

重修湖隱堂記

郡人羅德溫為余言其先本姓顏氏世居廬陵值夏高祖用霖壻邑北鄉豐山羅氏遂從其姓曾祖宜則從居鄉之湖塘傍有隱塘泉出其中泓渟澄瑩雖大旱不涸久潦不盈塘之外坡陀衍迤林木陰翳景物幽勝可樂可游有愜于心乃構堂數楹介湖隱二堂之間教授子弟遂以為名當時士大夫有詩文以紀詠之元末世變堂燬於兵燹至其祖志同低徊顧惜憮然于懷恒欲重建以紹先業弗果

而沒及其父仲繹亦有志弗就而終今德溫與其季父某追慕先迹思纘厥志將謀闢其故址構堂以復舊觀徵予文為記予先世居值夏與顏氏為隣顏氏故儒家嘗聯姻譜德溫之高曾而上不可知矣自其高曾而下雖離其故族而猶能守其家世不失舊物竊惟世之可以久長不墮俗以淪胥者惟儒者之家為然詩書之澤善慶之積猶源泉然濬之則益深引之則益遠有賢子孫又能固其畔岸增其隄坊使渟蓄翕潋不至於奔放漾洩則滔滔混混豈有立涸之患哉然則德溫之先取是以名堂者良有以夫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其子弗肯堂矧肯構今德溫叔從肯堂肯構作興於數世廢墜之餘豈不尤賢已乎德溫性溫謹篤實循循然稱其為儒家子弟有用心於郭景純曾文迪諸家之術其子又能挾冊授徒不易儒業此湖隱之源浸漬潤澤悠遠不息者歟是蓋有足徵矣彼無本者朝滿夕竭如蹄涔黃汙曾何足以擬此是故斯堂不可以不繼作既作之又不可無記記之者所以著其先世興創之由與其後來承續之意俾其子孫徘徊俯仰思濟其美以求無忝於斯堂也

長林書屋記

予家螺川之東夫容峯之麓滄洲之濱先人之故廬在焉

舊有豫章二株左右對擢相去百餘步而柯葉承接繁陰徹空連數十畮其下列以修篁雜以嘉木望之蔚然蒼翠春夏之交穠綠浸潤漲滿階闥風晴日暄禽鳥和鳴有自然之韻炎月盛暑蕭爽如秋予為童子時讀書齋閣或繙閱于小樓之上倦則出門偃休乎長林之下或坐石而釣或依竹而吟間與二三友朋討究經典或從事於壺觴琴奕不知塵襟之縈心飢寒之廹體與夫日之暮而歲之徂也暨後豫章厭林斂用顏材木猶存雖非往者之勝槩而尚可樂可蔭予又手植三梘以補其空踰數年亦漸長茂團圞如蓋自予官于　朝承乏翰林致身金馬玉堂之地

翺翔兩京再扈從北狩而與長林書屋相别者久矣豈復有山林幽僻之思乎竊惟樗散樸陋之資遭逢
聖天子知遇之深猥慚學業無成道德不能充乎已才能無以適乎用毫髮靡有報稱追惟厥咎蓋繇昔之宴逸邱園苟且度日學未就而早有射祿之心其中枵然無本故也是以恒有悔焉去年春承　命襃歸覲省桑梓而先廬故無恙覩昔之林木漠然荒寂求予釣游憇息之所則皆非矣但予所樹三梘僅存其二而繁茂過昔俯仰瞻望悵然興懷求予童子時交游又皆七乎其鮮矣所見鄉黨後生才俊超踔凌厲嶄然有以異乎人凡為吾子弟者見聞積習果能憤悱以成其才德否乎故予獨致意於長林書屋者非有懷居之私特重幾時玩愒因循之感將以告吾之子弟俾毋蹈予所悔也中書舍人陳宗淵聞予言欣然為予繪是圖因書此于上而友朋咸為予賦焉

辭劒圖記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予先人舊有辭劒圖筆甚簡古蓋名畫也有前輩題詩於上予幼時常誦一絶記憶弗忘其詩曰送君南渡

不辭勞天遣危途遇一篙邂逅相逢生德色今人郤似古人高蓋故元太常博士劉聞之作也一日忽忘此畫踰數十年畫出里人家人咸知為予家故物或欲購以歸予者予謝之曰凡物無常在彼猶此烏用購嘗觀宋丞相文山公脫京口趙儀真舟不可得以白金千兩求諸人其人曰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强委不受竟得舟而渡予竊謂辭劒漁父與却金舟子必皆賢而隱跡於江湖之上者其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知載為可恨也然則是二人者既遠於利又遠乎名誠無所為而為之真賢者哉予高其人不能忘懷遂令

中書舍人陳宗淵髣髴是圖因記其事而併及之以詒遐思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蓋云乎哉

明秀樓記

廬陵黄濟亨倚江為樓群山環列東南諸峰夫容天玉之秀近在几席墨潭東山聳立屏障接于闌楹之外遠峰露碧出乎天際長江千里演迤于前舟帆魚鳥下上游泳烟霏雲靄陽舒陰合江山之景四時朝暮变化無窮登樓敞闥撝目左右而有雄偉殊絶之觀夫居山林者多幽僻之趣或乏遐曠之覧今濟亨之樓不出跬步而得乎江山之勝豈不亦遐且曠哉間嘗至北京介中書舍人許君鳴鶴

來諗予名并徵文為記予曰善觀山水者不泥於其形善為山水之樂者不汩於其心夫川流山峙人孰不覩而知之然有不可知者匪耳目所可及要必心領而意會之人之生也稟山川靈明神秀之氣故獨超然於霄壤之間惟不混於汙濁而能全其所稟則其瀟洒絶塵之資夐出物表其油然之樂孰有踰於此乎自非知道之君子烏乎可以語此予為名其樓曰明秀蓋掇其英而去其滓也濟亨之登斯樓也徘徊臨眺呼吸山川冲和靈明之秀氣以滌其胸胃養其性靈毓其精粹則其中泊然無役於物雖萬變交乎前而恒泰然不為之動日與兄弟子姓聚處宴笑以叙天倫之樂賓朋往來焚香瀹茗觥奕琴詠以談夫道義於斯時也必有恍然自得之者其樂宜何如也從容俯仰之間當思所以得之而有其樂以成其志者抑孰使之然哉要皆　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相與鼓舞詠歌於照臨沾沐之下使一家而一鄉皆化而為明秀之士則由巳而推之於以見山川神秀之氣之於人也不偏於所鍾也苟將假此以侈其志氣張其耳目聳其形體而不能造夫高明遐曠之域亦非予取名之意濟亨好學而喜文能琴解詩間讀靈樞經及郭景純諸家之書用之亦屢取効其蹤跡半天下於名山川咸恣遊覽居家而又有山水之

勝何江山之緣獨厚於濟亨耶予以其得於山水者多故期之之至予家滄洲與之東西相望隔一航之水凡濟亨之所有予皆共之然不得朝夕以居故舉以讓于濟亨幸他時歸老江村泛扁舟往還於白沙清渚之上登濟亨之樓以覩其所以凭闌四顧尚當分予所有為予賦之遂書為記以俟

守静齋記

予友彭子斐為余言其交朱子貴寓居北京於其所居之偏洒掃一室疏窗虛牖容納天影光輝洞徹几案净潔絶無塵坌置書籍圖畫於中日宴休其間雖近市廛不涸囂

雜其心澄湛無役於物客至則命童子焚香煮茗讀書
畫絕汲汲世俗態其去彛常居市者遠矣上清真人雅知
其人嘗書守靜二字遺之因以揭于壁遂以名齋愈加修
飭間欲介吾求予之文為記且以為規予樂與人為善其
必不靳予雖不識子貴然予斐於人不苟交觀其言信有
以異於逐逐於事為之末者予烏得而靳乃欣然不辭而
為之記夫天地陰陽之理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故靜不一
於靜而靜必有動動不一於動而動必有靜天動也而其
收歛閉藏者豈非靜乎地靜也而其發生萬物者豈非動
乎天地之理具於人心寂然不動者此心之體感而遂通

者此心之用體極其中用極其和惟靜有以養其體動有
以制其用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如此則何外物之能動
哉此操存之極功學問之能事抑子貴之所守者果有契
於予言否乎雖然動靜之理先儒論之備矣惟篤學之士
真積力行涵養執持以誠貫之則表裏如一酬酢事變無
所差謬子貴其尚致力於斯將必有所得苟惟一於靜而
不兼察於動則流於空虛寂滅矣子姑舉其槩以發其端
俟他日造之以叩其至與之焚香細論固所願學者當必
有以啟發於子焉

桑園周氏祠堂記

家廟之制惟有祿之家可以建立然其制久廢無由考見
世故因循而未之行也宋朱文公作家禮始定為祠堂之
制通貴賤皆得行之所以斟酌禮文之宜使為人子孫者
得以盡其報本追遠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也然自家禮既
行士大夫之家能行之者幾何間有行之者亦未必盡合
朱子之意世俗趨於簡便苟渋禮文遂厭觀覽此禮之所
以難行俗之所以難變也要必世族之家率先行之天下
士大夫視以為法而舉行焉則孝弟之道立而三代太古
之風可以復矣吉水周君崇述弟孟簡永樂初兄弟同年
登進士及第偕翰林為編修恒有志於稽古禮文之事慨

其先世祠堂燬於元季乃貿諸從父子勉翁率其族人重
建祠堂於正寢之東以奉先世神主其制度一依文公家
禮凡歲時出入謁告忝獻祭享之節必循其義厚哉崇述
孟簡之心所以仁其族而重其本者至矣乃謁余微言
文以記之予觀先王之教民經禮之有三百曲禮之有三
千豈不繁且夥歟然非此則無以防民之欲而禁民之偽
使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有禮以維持之也周衰先王之
迹熄禮樂之教墮家異政而國殊俗無善治者幾千有餘
年朱子奮乎千載之後有太平萬世之心參諸大儒君子
之言作為家禮明白簡易使人皆可行之而士大夫之家

往々忽而不講豈非朱子之罪人乎余於崇述兄弟有慨焉者不惟其能尊所本而又能尊朱子之說而行之別一家長幼之序與悠然孝悌之心而凌厲爭競之風無有也使鄉人觀感而成化其有益於世道者不為淺矣豈但行於一家而仁於一族哉是〔闕三字〕書也祠堂作於永樂十年十一月成於是年十二月作之易而成之速者亦可以見其孝悌之心所同也維持周氏一家之悠久者其本於斯以是為記俾刻於石